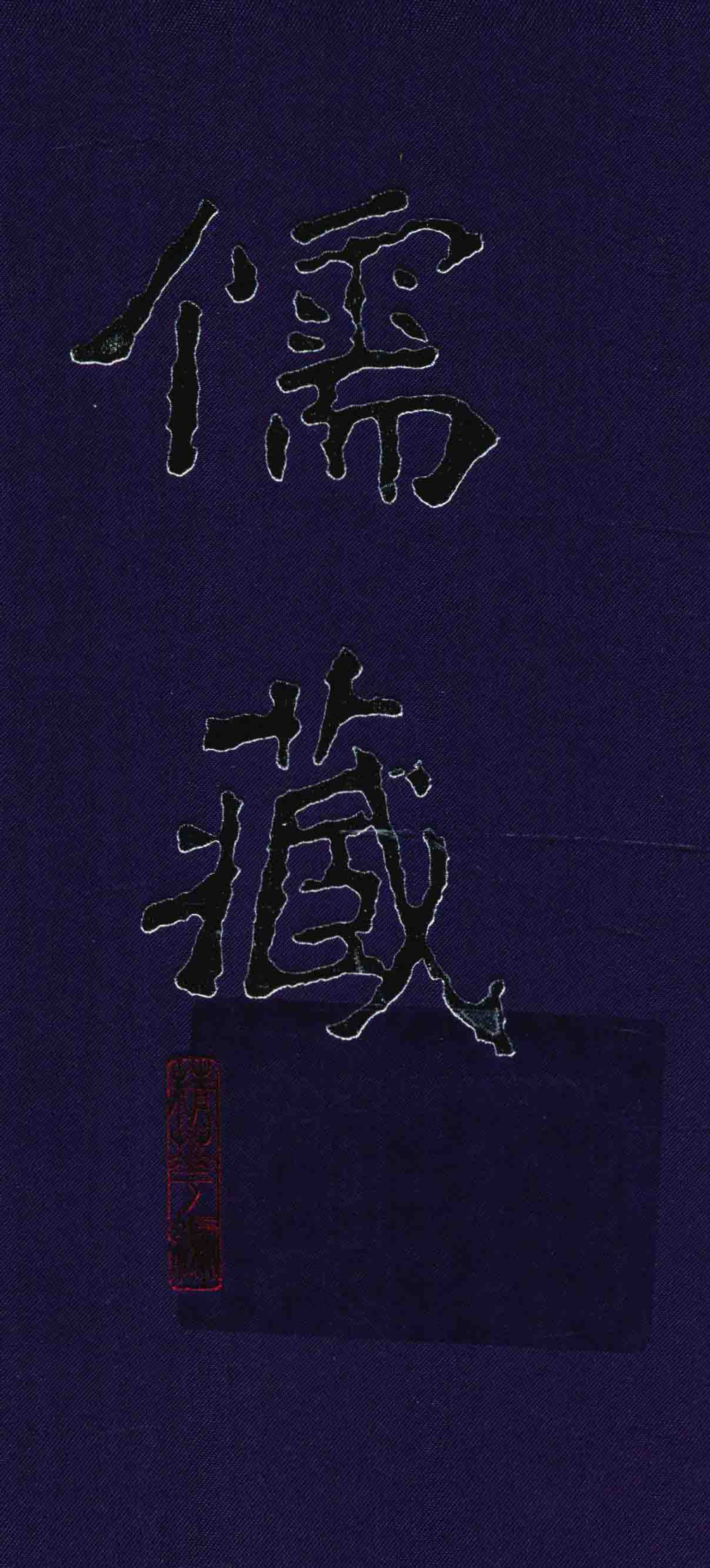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二六九冊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六九/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1-11987-7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373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六九)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翁雯婧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87-7/B・0673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44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九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九册

集部

楊園先生詩文集

〔清〕張履祥 撰
張淑紅 校點

目録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三……三八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四……七〇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五……一〇六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六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七……一七七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八……二〇五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九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二……三一二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三……三五四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四……三八七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五……四三二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九……五三九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五七〇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一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二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三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四……六三九

校點説明

張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桐鄉人，清初著名理學家。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卒於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因所居名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

履祥九歲而孤，祖父經營小店鋪，母親勤苦紡績，家道不富裕，勉强供他讀書。其母常以「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激勵之。十五成秀才。成年以後，以教書爲業。應浙江鄉試，不中。甲申之變，履祥年三十四。爲圖恢復，履祥亦曾與友人聯絡，密謀起兵，後見事不可爲，乃從此抗志不出，隱居鄉里，躬自農桑，課徒自給。

張履祥早年服膺王陽明的學術，從「致良知」説入；後師從劉宗周，講求「慎獨」、「主静」，與黄宗羲、陳確成爲劉氏門下「三傑」。但實際上這三個人的學術道路頗爲不同。張履祥的學術宗尚在三十九歲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由於受到明亡的刺激，他痛感王學末流空疏誤國，認識到陽明學術幾近於禪，轉而接受朱熹《小學》、《近思録》之教，從此改宗程朱，激烈地批判陸王之學，成爲清初「辟王尊朱」的主將。他以爲「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學者當從格物致知入手。他對「格物」的理解是：「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主張「居敬窮理」，從「主静」轉變爲「主敬」。批評王陽明「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履祥的學術，按照舊時的説法，叫做「以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是所謂「知行並進」的類型。他特别注重個人修養，非禮勿視、聽、

言、動，道德操守粹然一出於正，可以説是一個標準的儒者。同時，他主張躬行實踐，一反明人空談之習。張履祥所謂實踐，既包括平日「灑掃應對」、「涵養工夫」，也包括經世濟民，種種實務。他以爲儒者不當輕視農事，説：「治生當以稼穡爲先，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世道可復古矣。」履祥家中有田數十畝，他本人亦參加農業生産，所謂「草履箬笠，提筐佐饁」，一應農事，均身體力行。據説修剪桑枝的技術，當地老農都不如他。對家鄉的農桑水利，更是關心。曾建疏浚吴淞江之策，爲後來的地方官所採納。也曾作《補農書》，在明末沈氏《農書》的基礎上，根據自身農桑實踐所得，詳爲增補，大至改土，小至編籬，以及養魚、釀酒，凡農家所有事，精粗畢載，纖細無遺，可見他對農民的生産活動是何等熟悉。作爲躬行實踐的理學家，張履祥很爲後世學者推崇，他與陸隴其一起，被看作是清代的「洛閩正傳」，同治十年得以從祀文廟。

張履祥著述甚多，計有《願學記》、《讀書筆記》、《言行見聞録》、《經正録》、《初學備忘》、《近鑑》、《近古録》、《訓子語》、《補農書》、《喪葬雜録》、《訓門人語》及詩文集等。張氏一生耕讀教授，晚景淒涼，所著生前多無力刊刻。故世以後，張氏弟子姚璉合家藏諸稿，仿《朱子大全》之例，編成《楊園全集》稿一部，是書僅爲抄本，並未刊行。康熙四十三年，海昌范鯤選刻張履祥遺著若干種行世。乾隆間，祝淦刻《張楊園先生全集》四十六卷，含《備忘》五卷、《訓子語》二卷、《初學備忘》二卷、《學規》一卷、《喪祭雜録》一卷、《補農書》一卷、《詩文集》十八卷、《言行聞見録》四卷、《近鑑》二卷、《經正録》一卷、《近古録》四卷、《喪祀雜録》一卷、《訓門人語》三卷、《願學記》一卷。姚抄、范刻二本中，均有張氏之文集，但所收文互有詳略出入。祝淦刻本則於全集删節甚多，而且爲了免觸忌諱，文字上的改動亦復不少。同治年

間，江蘇按察使應寶時一意表彰前哲之學，擬重刻張履祥遺著，於是聘江西興國學者萬斛泉入幕專事編校。萬氏的編纂思想，以爲「刊古人之書，其偏正瑕瑜皆當存其真面目」，因此他編張履祥的全集，「以姚、范本爲主，其餘各種經先生手訂者，一仍其舊」，可以説最大限度保存了張履祥著作的原貌，同時又收入了張氏私淑陳敬璋所輯佚文，編成全集五十四卷，於同治十年以江蘇書局署名刊行。這個江蘇書局刊本，後又經重訂，今《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楊園先生詩文》即據此重訂本影印。❶二〇〇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楊園先生全集》標點本。

張氏詩文集的内容非常豐富，文字平易自然，從中不難看出這位清初理學大儒的思想、踐履以及精神風貌。特别是多達十四卷的書信，對於瞭解履祥其人、其學，甚至對於瞭解當時的社會狀況，都有重要的意義。

此次整理張履祥的詩文集，即以同治十年江蘇書局刊全集本爲底本，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簡稱「續四庫本」)爲校本，同時參考了陳祖武先生的點校本。原書無各卷之目録，今爲補做。

校點者　張淑紅

❶ 據中華書局標點本的整理者陳祖武先生説，「值得注意的是，同爲江蘇書局本，據整理者所見，北京各大圖書館即藏有編次及文字略有異同的三種本子」(中華書局標點本「點校説明」)。本書個别地方因避諱而形成的墨丁，據陳氏點校本做了校補。

楊園先生全集序

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即所以盡性，下學即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

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絶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説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即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即理也』便錯。蓋心則虚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即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即理』内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説理全無根據。認虚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

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説、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説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説歸于心内，不肯以格物爲窮理，

其病只坐「心即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殽于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于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闒茸者，樂其教之脱略，而不核于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尚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

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毁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

語溪何求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于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藴，即所以論道講學，

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禄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内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

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離，動静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于語言文字，絶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静，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

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内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温粹，陶淑于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説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即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别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遥遥宇内，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

烏程淩克貞撰。

楊園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舉凡天地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之際，吾儒身心性命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固足以不朽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發其心之所欲言。故程子以爲，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甫能操觚，則必先文章，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匪缺也。由是觀之，則夫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理乎？理之明，不由學術之足以不朽者乎？

考夫張先生生於明季，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未幾，厭薄俗學，究心聖賢之旨，遊於山陰劉夫子之門。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所著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雖先生之所爲不朽者全不在是，然即是以驗其學術之所至，則知其信道篤，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

先生既歿，其友何子商隱編輯其文成帙，授其嗣惟恭藏之，本得從而假觀焉。嗚呼，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先生之文，意高遠而詞平易，氣浩瀚而旨昌明，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至其生平大節，仰不愧而俯不怍者，自有當世之賢達識之，非小子之所敢僭也。歲在乙卯春正月既望，澉川門人吴復本拜撰。

楊園先生未刻藁序

亡友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録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雜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内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得之陳子膚公所輯先生年譜中。馥嘗廣爲蒐採，而卒未可得，以爲恨事。」庚戌歲，予客鴛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藁三十四篇見示，因録而存之，則與廣伯所抄之目僅得其半。迨己未秋，吴子寧來自澉上，出《楊園文集》一册，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吴子復本所得於先生後嗣，爲手録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不禁爲之狂喜，亟欲録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别本參補，釐爲十有二卷，復爲摹《考槃獨寤圖》於卷首。

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其文自足以傳。而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抑獨何與？已刻版本，嘗燬於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棄零落。舉吾友所欲得者，又十年而始見。於今方將與同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死矣，則真吾道之不幸也。悲夫！庚申仲秋八日，海昌後學陳敬璋謹書於臥師山館。

楊園先生全集凡例

一、姚氏四夏爲先生高第弟子，所輯《全集》，仿《朱子大全》例，以類相從。經何商隱、淩渝安兩先生鑒定，即雲村藏木是也。其書雖缺佚，而體例可尋，今依編次。

一、祝人齋刻本删改甚多，非先生完書。范氏本刻於康熙甲申後，有《初學備忘》、《訓子語》、《備忘録》、《言行見聞録》、《近鑑》、《經正録》、《喪葬雜録》、《近古録》、《補農書》、《訓門人語》，均爲完帙。《文集》則刻止十八卷。其未刻者，姚氏本存説、論、辨、議、題、跋、引、贊、銘、箴三卷，共文七十九篇，後缺三卷。見陳氏抄本者，有傳、墓志銘、事略、遺事、哀告、祭文、雜著，計四十二篇。今取以補姚氏之缺。又書二十九篇，《書忠經後》一篇，《自訟箴》一首，爲姚抄、范刻所未見，另列《補遺》一卷，附《文集》後。范氏蜀山名鯤，陳氏奉莪名敬璋，並海昌人。

一、騷、詩一卷，姚氏抄本無之，今依范刻。

一、范刻《文集》，序次不盡從姚本，考其年分，前後互有出入。今依姚氏分卷。其題下有干支者改訂，無者仍舊。惟答何商隱書，互少一首，合兩本足之。又答門人張佩葱各書，姚本與答執友吴裒仲同卷，未若范刻自成卷帙爲善，今析二卷。

一、未刻書目，見陳古民《年譜》附録，有《願學記》、《問目》、《朱子文集語類選目》、《讀書居業選》。又《王學辨》、《羣書日記》二種，爲范蜀山定名。今惟《願學記》、《問目》，姚本有之。《願學記》，陳氏云六卷，今止三

卷。録遺附《問目》，則卷首五頁缺。今並依姚本付梓，缺者俟訪得補之，餘書並俟續訪。

一、陳古民述范氏刻書，有《讀書筆記》一種，不詳卷數，今其書不可得見。姚本有《讀易筆記》一卷，《讀史》、《讀史記》、《讀諸文集偶記》、《讀許魯齋心法偶記》、《讀厚語偶記》合一卷，疑即所謂《讀書筆記》也。今仍姚本卷目，姑闕疑焉。

一、范刻各種，於原註、自註，或雙行細註，或單行，或另行大書，體例不一。今悉雙行分註，不加原註、自註字。蓋原註悉依採用各書之舊，自註則率係記以自警，及示門人之言，讀者可自得之。

一、姚抄、范刻兩本，時有互異，今但註明范刻作某。其有原註「一本作某」者，則加「原校」二字。間有訂正，加「某某按」字以識之。

一、先生《年譜》，門人姚氏夏輯。乾隆間，陳氏梓訂正之。近歲，平湖方氏坰、顧氏廣譽，以陳本詳略猶有失宜，復加是正。桐城蘇氏惇元據以補訂，後附詩文目。今有題見文目而文未見者，似宜附刻是譜，以資考證。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一

門人吴江姚璉原輯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騷

有所思四首

若有人兮山之幽，欲往從之兮阻且修。吁嗟風雨憔悴兮，曷云其修。

若有人兮水之洲，欲往從之兮沔悠悠。吁嗟江漢則宗兮，曷云其悠。

若有人兮道之周，延佇獨望兮誰適與謀。吁嗟一日相見兮，其樂夷猶。

若有人兮皇之州，鳴佩將將兮君子好逑。吁嗟願言則駕兮，以遨以遊。

擬招五首

顏子士鳳，今時賢士也。予與之交，易十三寒暑，無幾微間。忽然云亡，予悲不能已；又悲士鳳之抱志以終，不獲見於世也，爲詞招之。招曰：

魂乎歸來兮，白日未莫兮，壯志安酬。何丈夫之生世而忽焉其休？

魂乎歸來兮，舉世行僞兮，君心則憂。何頑衆之未革而浩乎遠遊？

魂乎歸來兮，詩書盈積兮，纂述焉周。何主人之不見而遺此空樓？

魂乎歸來兮，窮交一志兮，爾汝其猶。

何中道之相失而忍予無儔？魂乎歸來兮，老者泣望兮，幼復悲求。何罠罠之靡立而能此春秋？

五　噫

過顏氏廢墟

繁華往日兮，噫！蓬草參差兮，噫！厲階誰作兮，噫！外侮其殷兮，噫！孝睦貽謀兮，噫！顏氏蕭牆禍作而廢，故云。

詩

烏夜啼二首

烏夜啼，子母一枝棲。子母一枝棲，如何夜夜啼？

烏夜啼，母將去子子獨棲。母將去子子獨棲，朝來還復啼。

同遊不同意

鴻鵠舉四海，雁鶩爭稻粱。豈不號同羣，所願非一方。

浩　歌

止君坐歎，聽我浩歌。天地則久，古人無多。曰賢與聖，孔子孟軻。寥寥百世，疇與鳴和？閒有作者，彷彿四科。我生其後，願言則那。方袍申申，修冠峩峩。仰視日月，俯觀山河。思昔先王，伐柯伐柯。我之哀矣，則維其何？普天之下，宋朝祝鮀。巧

笑不恥，猶舞傞傞。一旦中國，汎如洪波。爰駕二螭，驅彼鼉鼉。東臨滄海，西出滹沱。匹夫歡樂，遊子安坡。與君高揖，偃息山阿。振手狂樂，不知其他。

重九日

客邀予此日，相與躡丘阿。辭之得幽獨，浩然撫絃歌。三山五老豈不悦，何必勞勞事登陟。聳身上與秋陽齊，泰華崧嶽皆巃嵷。

赴壬午試抱關問税作以諷之

席珍隆如□，待價傲連城。獨恃皇仁大，津關無税名。

市柏

邑市喧稠，有柏森立，過而感之。

先生挺孤貞，託根乃伊邇。晝見千夫勞，夜聞羣柝止。風雨滌其煩，星霜固其趾。亭如長自芳，罔識歲終始。應有鬼物依，枝柯不能毀。將古大隱流，日日處塵市。原校：「先生」疑當作「柏生」。

野步

芳草紛紜藉麥苗，餘紅閒雜柳枝條。漁舟半出犀溪右，板擊聲聲過野橋。犀溪，予家北。

有感偶成

君不見，南山有鳥名雉雞，雨不求食愁沾泥。北山有鳥名鴟鴞，嗜欲已極鳴中宵。一朝相見愛其羽，藏匿形容學鸚鵡。更令二雛與之遊，遂託知交在肺腑。鴟將遠行攬木螂，反從饑雉聚餱糧。雉饑念鴟報乾椹，慫慂一飛沉滄浪。滄浪之水流不息，行人顧之爲悲傷。鴟鴞歸來飽且逸，不復咨嗟弔其恤。坐看子母零雨風，啄粟靡從啼日月。迺有葳蕤腐鼠羣，猶助鴟鴞取子術。雉之孤子鳴哀哀，寧取我身無毁室。嗚呼之子勿怨鴞，努力高巖豐羽毛。君不見雙翼既垂尾旋薄，王孫横怨關烏號。

無題

舉世笑尾生，尾生寧易得？身輕然諾重，一言不可食。食言雖或肥，守身務繩墨。壟畝猶有疆，布帛亦有幅。云胡靦斯人，二三其爲德。永懷古之人，勗哉□□□。

母諱四首

嬰兒失其母，中夜號不止。云胡更二毛，食息猶如此。

精力未宜衰，劬勞爲二穉。父賫志百端，繼述□何子。

凡母之訓言，兒未能遵者。不忘以終身，子孫世傳寫。

茹荼十三年，菽水無一日。日往不可

追，悔恨總無及。

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有序

玄風其激，萬樹號摧。哀庾老之江頭，感楚臣之歸遠。文學六七，酌酒告予，乃引觴而歌曰：「鴻雁兮孤飛，鬱長雲兮晝無暉。懷佳人兮迷望，憶往日兮芳菲。」又爲之歌曰：「雨雪兮霏霏，流舟兮何依。天若垂兮將問，怨閶闔兮凝扉。」於是聞者各有歎也。爰舉昔日之日，續西溪之遊，率爾成詠，唱和遂繁。嗟乎！梧棲雖謝，井邑未空。倘有後賢，先生其可作也，奚懼風流欲歇，寂寥三百年乎？車馬贈齋，緬斯賦詠。考夫張履祥序。

木葉改榮落，相將又一年。所業未殊昔，徒爲悲逝川。初謂不復爾，漸至乃依然。聞道果何日，詩書自簡編。春秋三十六，不久成華顛。攬衣起徘徊，明發期先鞭。

千古英雄血，無非泣盛年。狂瀾奔極海，百憂障東川。道遠馬無力，撫劍心惕然。往昔亦人爾，日星炳遺編。我獨何爲者，愁長欲素顛。夷吾事業微，猶思爲執鞭。

歲月向無邁，吾嘗亦少年。臨風隨茂樹，觀水立晴川。自罹憂患後，百情已冷然。閉門誰與俱，求友惟青編。其人皆不死，招我泰山顛。所期日未暮，不在黃金鞭。

天地自開闢，不知今幾年。人生暫一過，滔如汎百川。日夜去不息，古今旦暮然。萬物歸何所，名跡遺陳編。前者骨未朽，後已白在顛。何心名利場，駕馬復揚鞭。

附程原韻并序

歲十二月二日，同諸友訪環中老鮑恂於西溪隱居，蒙留款，談論歡洽，豈無一言以紀之？遂命題云，各賦一首。嗟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其所作，蓋可見矣。

我志在千古，此生無百年。百年亦苦短，白日如奔川。光陰旦復旦，把鏡心茫然。歷看古賢傑，勳業昭簡編。安能不努力，坐待雪滿顛。羲和駕六龍，爲我遲遲鞭。

歎馬二絶贈趙公簡

海内無争戰，芳郊騁薄蹄。何顏隨朔産，昂首學長嘶。

豈有千里心，所戚惟窮老。屢鞭腹自饑，蹢躅悲荒草。

丙戌秋，友人自越來。公簡寓書曰：「惟陶徑、管席，可以自安。」予拜而志之，不敢稍忘，蓋懼三徑之蕪，爲賢友割席也。今忽三載，公簡將遠行，因録贈行。適姚子大也至，言及言遠書，益爲之感。言遠時將至廣州任，與大也書曰：「考夫尊師，辱在盟好。今不才濫節，意當在割席之列，不敢通候，見時希爲致問。」故云。

上達詩

一從絶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悲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廣居詩

進趨二帝三王後，揖讓周公孔子前。亞聖大賢皆左右，相觀復姤與坤乾。

會祝孝廉葬阻雪二首

一丘封作孝廉墓，風物千秋懷古情。多媿故人貧病迫，馳驅冰雪獨陳兄。時予以無舟，遲行二日。仲木臥病澉湖。發引時，惟乾初父子上下山坂十餘里。

師門問學吾徒共，七尺全歸志獨深。猶憶姑蘇終夜雪，相期不屈季通心。先師書云：「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吾人以性命爲七尺。」孝廉志之。○崇禎癸未，孝廉被逮，予送之吳門，時亦大雪。

旅歎二首

終年旅處義何如，假託陶公《乞食》詩。自訟朝來無一事，那堪燕息任蚩蚩。

三復陶公《乞食》詩，寸心豈有暫寧時。勤勤冥報誠何意，坐令韶光空自馳。

宿山中

明月不改色，青山留舊顏。故人零落盡，臥聽水潺潺。

閏七月七日

時賢巧已多，變化窮鬼物。猶病術未工，一秋而再乞。予獨抱拙遊，違衆應來黜。

緘舌戒觸藩，服疇遠施罽。拙學不自嫌，甘心在長屈。屈伸靡定門，守之彌矻矻。

題王介甫詩後

介甫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一公身早死，一生一作「此中」。真僞有誰知。」❶

周公自有周公志，王莽終懷王莽情。勿謂隱微人不見，千秋公論日星明。

惜往日

平生心志用何方，齒落顛華日夜傷。一息尚綿知覺在，不難傾否力爲臧。

思將傾否力爲臧，檢點平生益自傷。端爲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莫非狂。

此心非果欲爲狂，信謂維皇授我良。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中膏肓。嘗爲良知之學十年，故云。

既驚厥疾在膏肓，尚自徘徊歧路傍。非爲舊牽陰護惜，卻因簞豆未能忘。先後爲舉業之師十年。

簞豆雖云未易忘，命爲之制義爲防。壯年舉足成迂謬，逝者如斯已弗遑。

感逝于今固弗遑，不聞懿戒耄猶强。修身以俟儒家訓，得正何須計短長。

長年敗德孰如殤，惴惴應猶過獨梁。大道四通皆砥矢，驅車郊野睹康莊。

康莊之道古今同，還問曾施克復功。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

❶ 此詩當爲白居易所作七律中的四句。

感遇二首

自昔墾确田，力疲鮮所獲。今玆受草萊，朝暮不遑適。反覆已四三，根盤匪易闢。筋骨豈嘗愛，鎡基未之惜。嘉種無新機，莠勢轉充斥。自分農家流，服勤乃長策。水旱會有時，蟊賊數庸戹。惟願菑畬成，主伯蒙其益。亦令繼自今，勳免怨疆埸。敢希樂郊人，歲取禾三百。

長途望不極，白日亟西馳。敝車駕羸馬，僕夫力已疲。故人意款曲，執手語移時。壺飧陳道左，復申以多儀。多儀自古重，壺飧奚獨私？饑渴非不慰，所憂道逶迤。暝色接衣袂，惘惘其安之。終焉悔靡及，云何久躊躇。

贈屠子

屠子昏禮成，衣冠見師傅。肅儀趨席端，徐述嚴君諭。氣下色已怡，旋折無矜步。兄弟相後先，翩然美無度。世教日陵夷，相鼠羣諱惡。斯風久已微，君家獨守故。過庭聞幼儀，讀書賤文賦。義訓唯弓裘，虔戒乃馳騖。重君恭敬心，而辭其禮數。拜揖非具文，將以達情愫。病餘苦筋力，朴野遂成痼。受施報必時，或恐至遲暮。亦恥艾渺聞，閑家失於素。何以答君心？《周南》正始句。

偶占

風雨兼旬塞甕窗，一編静對日黃虞。興來適爾覘晴色，水滿前川花滿區。

聞禽

寒光已逗人慵起，雞聲未已鳥聲催。凡物有知皆樂旦，因思百蟄候行雷。

卜居

覆載何寬慮買鄰，斯人猶是古之民。反躬靡玷羣知敬，力學敦和神所珍。

遇災二首

長虛貯粟亦何憂，滿目饑窮幾有秋。力穡不逢天匪虐，懲今疆畝備應周。

小麥猶青大麥枯，情均水火望來蘇。蒼天解得生民意，交夏晴煦風雨無。

故居二首

奠居同是古先民，豈曰人情忽變今。大德有容平物我，天涯皆可睦爲鄰。

天涯猶可睦爲鄰，何況生初日與親。責己責人輕重處，失終由己匪由人。

酬友人二首

二十年前謀拙學，應憐頭白得其門。途長日暮將焉届，猶願知交共講論。

關中大禮昭天地，洛閩遺書二曜存。無忝所生今日事，紛紛同異後人論。

附原詩

三十年來兄弟好，於今能得幾人存。

相逢雨雪寒城夜，白髮燈前仔細論。

傷離歎逝無須爾，喜極君能爲道存。

且盡燈前杯酒意，他時同異再深論。

又附何商隱擬酬二首

拙學沾沾幸得門，艱危不意此身存。

大冬嚴雪今何夕，白首相知喜共論。

閩洛分明泝委源，羹牆千古此心存。

後人自是多同異，我輩還期勿重論。

偶　占

中天星月正輝輝，忽苦陰雲障四隅。猶藉疾風遄捲力，户庭光徹映書幃。

漁　父

昨夜絲綸有未收，鄰翁篝火放漁舟。曉風非不寒侵骨，自昔勞勞到白頭。

答友人見規四首

邱子季心屢以未有講學輔仁之益來責，書此答之。

爰追往事都成悔，懸揣方來無盡憂。力學不堪悲老大，躬行未有一能修。

學之不講是吾憂，若涉津涯何處求。惟有返躬知履錯，敢騰口説起恒羞。

朋友之交道若何，相觀而善益爲多。韋弦自是終身事，藥石焉知不長痾。

作聖作狂方寸取，爲真爲僞夢魂知。悠

悠世論何心顧，祇痛簷光一瞬移。

謝友

七月戊申，同錢雲士問醫語溪，三日風雨，疾載作，方苦支離，朱回津投予竹杖，賦以謝之。

本以求醫往，新疴未藥生。扶顛仁者意，懷惠小人情。

凡物何珍異，珍其利體膚。逾年衰轉迫，藜杖弗堪扶。去秋，回津爲予製藜杖，私謂十年可以相依，不意遽衰，便須謝去。

竹馬童年事，依稀昨日情。見癡憂未識，尚慮竊之行。

少壯逢山水，攀虛類鳥棲。只今平地踏，時抱履冰虞。

夏五苦溢聞沈德甫訃

積雨沉陰越再旬，維皇豈果厭斯人。忽傳野老投淵語，痛惜横流亦久淪。

霪雨初霽得顧貞女傳

睡覺天光已向晨，維皇固自愛蒸民。讀終貞女捐生卷，幽閣偏能顧大倫。

有感

歎息吾衰道不聞，庶幾共學與斯文。云胡否塞同天地，參貳東西各喪羣。

同趙二阻雪宿邵家灣邱老家 己酉閏十二月，下同。

攜琴擬向萬蒼中，流水高山四座同。豈爲丈人將止宿，故施冰霰夾西風。

斗酒難將壯志酬，談兵説劒不能休。漁樵莫及興亡事，故李將軍竟白頭。

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呂用晦❶ 庚戌

乾坤寥廓有吾徒，猶幸於今道未孤。風撼萬松濤並海，雨傾衆壑瀑奔湖。躋登原校：一作「攀」。心急衰如健，拄儗行徐顛得扶。原校：一作「拄杖能扶路不嶇」。爲問三餘功幾許，星回庶物尚新圖。

酬徐堅石

落寞誠吾分，饑年藉館餐。玩心惟古訓，盈耳亦先傳。霜白秋方凜，花殷春復殘。願言弘道力，無令著書繁。

附原詩

張公何落寞，陳叟大摧殘。痼疾仗兒僕，窮愁耐館餐。春山當户静，秋月到庭寒。衰老稀新著，周流憶舊歡。陳叟，蓋乾初也，久疾不愈。

---

❶「用晦」，呂留良之字。原因違礙爲墨丁，今補。下同，不再出校。

壬子仲秋許大辛過半邏候予不至留詩一章末有閔農之句述此以答之

閔農初望雨，插植苦不前。植之未成苗，飛蝗忽至焉。趯趯蝝既出，憂心殆已煎。八月霖雨作，溝渠成巨川。車戽兼晨夜，伊誰敢息肩。所冀雨滅蝗，庶幾小有年。重經水旱後，殘喘或得延。豈知禍尤篤，降此蟲萬千。集根苗遂槁，集榦穗失鮮。初猶十二三，漸乃靡一全。彌望皆朽折，西陌接東阡。蒼天誠何意，斯民日顛連。仁愛寧異古，必也民多愆。我友其敬矣，三復有皇篇。

觀物偶占三十九首

閒居觀物理，理在是爲天。淑慝微分際，端爲禍福先。

閒居觀物理，理本是天然。爲馬首須絡，爲牛鼻乃穿。

閒居觀物理，理可默無言。浩浩江河逝，昭昭日月懸。

閒居觀物理，物勢重難勝。輕重權靡失，天之理即徵。

閒居觀物理，得失豈爭多。何以怨尤泯，人疴作我疴。

閒居觀物理，感物物隨通。將達天涯問，銀燈早結紅。

閒居觀物理，理得是閒居。苦樂語巢燕，逸勞穿藻魚。

閒居觀物理，物以嗜爲馨。雙蝶隨芳舞，羣蟻自逐腥。

閒居觀物理，何物恃成形。蜣以穴而化，腐者乃爲螢。

閒居觀物理，物味正宜探。不歷酸辛苦，如何便得甘。

閒居觀物理，試向樹頭看。取新先去故，華約子斯繁。

閒居觀物理，理顯一庭中。雨露均天地，榮衰自不同。

閒居觀物理，物物見其情。蜂隨（原校：一作「從」。）蜂侶過，蟻逐衆蟻行。

閒居觀物理，理即紙窗形。一隙微通處，乘除已不停。

閒居觀物理，無不燦然呈。花發蜂隨至，雲開鳥弄聲。

閒居觀物理，有物理分明。勺泉蟲遂産，撮土草隨生。

閒居觀物理，果實見天心。剥窮還向本，自古至於今。

閒居觀物理，有物苦塵封。朝來曾拂盡，未幾已重重。

閒居觀物理，物只定於初。發軔迷周道，徒勞將大車。

閒居觀物理，理只砥如平。谿谷窮攀躋，何如周道行。

閒居觀物理，理以物而形。流峙觀山海，昭回觀日星。

閒居觀物理，何物不相求。好鳥鳴高樹，新蘿結小樓。

閒居觀物理，萬理本天然。❶試問寒梅發，幽香孰與傳？

閒居觀物理，置物物之宜。特達誠非過，充庭豈有私？

閒居觀物理，物物愛天光。廡下纖微草，萌芽已向陽。

❶「萬」，原作墨丁，今據續四庫本補。

閒居觀物理，百穀隱於泥。葆此凝寒節，春風綠滿畦。

閒居觀物理，理在返諸身。物物求斯得，誰非橫目民？

閒居觀物理，生理自存存。非以仁嗣續，根苗長子孫。

閒居觀物理，物以大爲君。大小勢相倚，安危理不分。

閒居觀物理，物智日相高。曷若循恒理，爲能省百勞。

閒居觀物理，節物至幽居。百卉芳猶競，櫻桃薦已餘。

閒居觀物理，萬物一乘除。天地初何意，榮衰會有時。

閒居觀物理，物物位難移。東物將西置，西東兩失宜。

閒居觀物理，物物勢如奔。愛惡相攻取，從明直達昏。

閒居觀物理，理亦豈難觀。飲食因饑渴，裘絺爲燠寒。

閒居觀物理，妙理盡於閒。谷邃涓泉出，雲行亦自山。

閒居觀物理，物理自平平。春先百舌語，秋至草蟲鳴。

閒居觀物理，理罔間斯須。物物相消長，凝眸已密移。

閒居觀物理，體物理無遺。纖入豪芒際，其宏及二儀。

丙戌吟 改本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雞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即爲妄，此中得失寸心知。

雍熙景象非難致，端在冰淵不已時。試

驗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先知。

偶占二首

大塊生人豈有心，氤氳□□即爲身。東西南北同天覆，何事拘拘問里仁？

仁里誠宜託此身，於今幾見里之仁。嘗聞四海皆兄弟，平恕要惟責此心。

鶡旦不鳴二首

至陰閉重關，長夜何時止？陽回應有時，守默宜可俟。

寒暑運羣物，動息各有攸。風雨晦之夕，雞鳴不自休。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一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

書 一 師門問答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書甲申冬

敬啓：祥幼罹孤蹇，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説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龍谿先生集》與朱文公《近思録》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爲。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己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爲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繇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至庚辰，於陽明先生所言良知體之較切，氣旋覺有退聽處。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爲誠，「内交、要譽、惡聲」爲僞，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壬午讀《濂溪集》，則求所謂主静之説，得之白沙之言，「動亦静，静亦静，無將迎，無内外」，心知其然，然亦未能親切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啓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於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爲言。退而思之，涣若發蒙。於前所謂志帥、致知、立誠、主静種種功夫，一旦會歸於一，真有怡然理順之樂。祥雖至愚，以十有餘年孜孜矻矻，

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强，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别以來，無日不體此意，必求無負於夫子之教。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爲是者，録如别帙。其所疑而不敢不問，亦録一二如别帙，進之左右，幸夫子詳以命之。外《知本要義》一册呈上，石經《大學》未得刻本，異時覓得，當嗣進也。歲暮旅瑣，不能遠行，來春恭趨闕里侍教。不盡。

别帙一

五月初，傳聞先帝之變。祥竊意夫子當即於此時赴留都，與立君討賊之議，如唐李泌之至靈武。故友朋之東歸者，祥更不致書左右。及聞夫子入朝乃在八月，祥不能無疑。既聞入朝以後，道既不行，事無可爲。竊意夫子即當拂衣以歸，而夫子去位又在十月，祥又不能無疑。二者或亦孔子「可以速則速」之義，而夫子則俱遲遲。意祥之所見，抑亦小丈夫悻悻之類，而夫子固自有道乎？孔子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祥敢有請。

别帙二

自昔相傳惟古本《大學》，程子疑有錯簡，故爲分經、傳，而朱子述之。陽明先生欲去《章句》而復古本，其意蓋以尊經也。石經《大學》不知其源流所自，固已不能無疑，而高氏又有《知本要義》之論，後有作者，惡知不更有所更張乎？是則《大學》一書，將爲古今聚訟之端也。祥竊謂古本自屬舊傳，而

程、朱《章句》固自可尊可信。石經失其所傳，似未可盡信。雖曰秦、漢以後，三代帝王之書率多訛舛，學者信諸其理，不必泥諸其文，然古本、《章句》並行，雖無石本，《大學》之理已自昭若日月，非有所闕，無俟石本而後備也。與其表而章之，而不免於後人之惑，不如闕疑，亦爲不失尊經之意。祥按：夾漈鄭氏曰：「石經之學，始於蔡氏。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❶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燹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又按石經《周易》，晁氏曰：「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較邢璹《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由二家之說觀之，則石本《大學》或亦未是蔡氏之經，而亦不能無訛。若使果爲蔡氏本，程、朱時何以不出？況程、朱於古之遺經，博求廣論，莫不敬慎精詳，又非窮鄉末學、淺見寡聞者比也。竊謂石本直可闕之不論，夫子以爲於義有當否？

附劉先生復書乙酉春

里人還，領手教，識垂念惓惓。老人近狀無似，無可舉以報知己者。出處之際，撫今追往，轉有不自得於心者。奄奄餘生，何處是投死之地，何時是夕死之

❶「書」，原作「畫」，今據鄭樵《通志》卷六十三改。

期？念之不禁於邑耳。別示新功小著，知向道之功，大都反躬近裏者便是真實諦義，政不必問其言之工拙得失也。更勉而不已，日有就，月有將，斯可矣。僕老病入山，新春少還了歲事。茲且復裏糧爲長往計，朋遊概絶，屬有見訪之示，萬祈中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頗苦應酬，恃道誼之愛，必能諒我。知交中幸概以此意相致，望望。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皐比而講道論學乎？❶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事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矣。風便布闊，并函來稿希照，不盡縷縷。錢字虎不及啓，乞致聲，并道書中意。弟名正具。冲。

別　帙

國難初聞，投死無地，進既不足與有爲，退亦不足明守，故前後兩事遲遲，皆不得已也。李鄴侯之至靈武，託至尊有布衣交也。若彼時君臣之義未定，而先事呈身，幾何而不同近日時賢之所爲乎？三宿出晝，僕蓋學焉而未逞。總之，立身未敢望古人萬一，不過守其硜硜之見云耳。撫今追昔，百感環生。

石經授受未明，似不當過於主張，闕疑之見良是。但愚意《大學》之教，總歸知本，知本歸之知止，已經景逸諸公拈出，卻不知「誠意」一關正是所止之地。靜、定、安、慮，總向此中討消息。初經僕看出，因

❶「比」，原無，今據卷三補。

讀石經，不覺躍然，頗謂斷非蔡中郎所能勘定，況豐南禺先生乎？學者得其意可也。

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説耳。今試虛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辭氣無異，終不可也。則知《章句》之爲功不小矣。

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僞本，先生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庚子中夏履祥識。「病其割裂，不復主張」，聞之世兄伯繩云，亦載《年譜》。

與朱靜因 甲申冬

祥春初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兄翁所養之純粹，退而自喜。竊以爲子由之見黃河，不是過也。所聞至教，不敢一日去諸於懷，但以離索之中，知過不能改，又苦不知；見道不能行，又苦罕見。所幸此心不忍自棄，時時省察，私心以爲自此以往，或得不負夫子，當以此也。祥近讀先正之書，所三復不忘、於日用功夫最爲切要者，獨有數語。其一曰：「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其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其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其一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留主敬是功夫。」其一曰：「百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其一曰：「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氣象，惟果決有精金百鍊之真修。」兄翁以爲祥之所見，較之春初進退何如？敢因兄翁以質諸夫子，伏惟詳賜示復。本期秋間東渡，更聆大訓，不謂時事忽多變裂，念之流涕，非

獨祥言之無實也。

與俞賡之 甲申冬

春初獲接有道，則弟已將行矣，未盡款曲。於今每念德隅，未嘗不翹首東望也。別後知仁兄道日高，似弟孤落，何可言！何可言！方今天下多變，人心胥溺，君父之大尚非所知，其不夷狄禽獸者幾希矣。❶原其始，皆由學術之不正。生平所志，惟有富貴利達一途，自己身心性命反以爲迂，而置之不求，是以一經變故，萬事瓦裂也。仁兄以忠信之資，兼以虛誠之懷，努力進取，於古之所稱聖若賢者，驅馬輕車，未足方其易易耳。況近在闕里，宓子師資正復不少，豈若弟之年長習深，寂寥里黨，恒苦索居，難以振起哉！自古聖賢多生亂世，天地之心至於《剥》之上九，便有來《復》之幾。豪傑生此，動心忍性，以爲斯道之寄，殆此日也。劉夫子近時所論，仁兄與聞必衆，或能廣以相貺否？臨書神馳不已。

與王紫眉 甲申

春初弟得見夫子道德之高深，與諸兄翁人文之雄傑，歸思頓忘。徒以授書之席不能久虛，遂爾言復。於今每念與兄翁暨北生諸兄河橋拜別，情誼依依，未嘗不引領而東也。秋間公簡兄至，云兄翁將枉道敝里，弟與二三兄弟擁篲者屢矣，不謂遂虛此緣也。夫子道大莫容，拂衣東歸，比來德體安否？弟目

❶「夷狄」，原避諱作墨丁，今據續四庫本補。下同，不再出校。

察人事，將來鄉國必難苟安，擬欲挈妻子而行，卜居於夫子所居之山，十數里而近，讀書學道，積一二十年，以待天下之清，庶于胸中不爲無據。貧薄殊等，不能出户，時與公簡兄論此，莫不以有志未逮爲歎息也。兄翁學可匡時，非弟迂踈之比，敢問於今出處進退，當以何者爲正？夫子比者所論，兄翁必稔聞之，萬惟廣以相貺。臨楮翹切，玄趾、北生、天若諸兄均此道意。

與劉伯繩 壬辰冬

仁兄敬承家學，爲海内宗仰。似弟譾劣，又年近衰暮，去日苦多，宜歲歲渡江請益，稍自振拔。今年春，乾初、仲木兩兄陪先師春祀，弟准擬秋閒一行，竟以勢不能出而止，愧負實多。一年之别，兄之進德已深，何以教我？仲彝兄慨然欲繼其兄之學，開美當爲含笑入地。今欲於龍山書室奉祀先師，而配以開美，然必告之仁兄而後行事，敬之道也。仲木兄七月閒書至，託弟致言。因弟行不果，至今未達。仲木之愛兄，可謂至矣。今吴使至，弟適病數日，氣力甚憊，謹以原書入函附覽。外微物二件將意，希鑒不一。

答陳乾初 丁酉

接讀手教，稔知閤門康福，喜慰無任。弟於孤危之日，幸舉一子，凡知交厚德莫不爲喜，鄉里親舊亦莫不然，雖弟何敢不喜？然憂懼方深耳。先人之後，惟兄子一人，十九而殤。弟二十至三十嘗生男子三人，俱不長育。今正如就顛之木，方有由蘖，此可憂也。愚兄弟幼失先人，是以無所教訓，冥行

多過，甚忝所生，然先人舉愚兄弟未踰三十耳。每見世之遲暮得子，多至失教，以覆墜厥世，貽笑於人。弟年力如許，豈有望乎？此可懼也。往時恒苦暑氣作病，今年尤甚。三伏以來，書册不能親，酬應極厭倦，一日之中，臥多於坐。自知根本之衰，非特時令之感也。近念仁兄疇昔兄弟同居之教，將以涼秋稍葺故居，率妻子仍返楊園，但不能無費一番經營，爲力愈詘耳。哀仲兄學問想其益進，春仲寄來《丙申筆記》一帙，讀之，真吾輩畏友也。仲木家室遷入澉城，不審安否？二子讀書氣色如何？百里之隔，聲問斷絶，仁兄知之必詳，便間幸以示慰。吾人生於學絶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大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絶也。當此惟有在事物則精心而察理，在古人則篤信而敬求，在朋友則虚己以聽受。然而氣拘物蔽，隨感而有，於道茫乎未之有當也。弟向讀龜山先生集，見其所言「道廢千載，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向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習俗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爲不受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爲之憬然於心。竊以爲今之靡然向風者，非王氏之學乎？且未論受其變移何如，即所謂「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者，隱微之際，果能一一推勘得過乎？前所進規挾賢挾長之語，亦非弟一日之見與一人之私也。平日竊效責善之義，而不足以回兄之聽，疑其有是而不敢信。然則以仁兄前後筆劄，出以商之

同志之友，同志之友咸謂有之，故盡言而不諱也。即「養生送死」一論，於世教極爲有補，然此意不能不露於筆端。蓋兄於王氏之書，讀之熟而信之深，故一種傲然自以爲是，前無往聖，後無來喆，目前儕輩皆可弟子視之之意，有不自知其然而發見者，固非可以口舌急卒爭也。仁兄於洛、閩之書，豈云不讀？只是以先入者爲主，而操我見以權衡之，未嘗遜心抑氣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如弟子之於先師也，子弟之於父兄也，故多見其可議耳。夫操我見而讀書，即如《論》、《孟》等書，豈無無忌憚之徒從而指摘，肆其妄議者，何況洛、閩遺書哉！蓋人心不能無蔽，蔽則所見皆偏，偏則於彼勢重，則於此益輕。是以古之人立規矩以爲方圓，立準繩爲平直，獨無此心之可信哉？以爲信心之有敝，不如規矩準繩之無失也。四家之學，得失是非自有公論。天下後世皆有耳目，皆有心思，既非人之所能阿私所好，亦非人之所能蓋護其短。在吾人自審趨向，則當決所去從，不宜昧昧耳。

大著《性解》、《禪障》二篇，❶極望示教。今日禪之爲禍，烈矣。仁兄於此真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可謂卓乎不惑矣。但其障不一端，未知所論何者？竊恐「障」之一字，已借禪家「事障」、「理障」字面。仁兄有意廓清，即此亦宜去之否？前書謂《大學》爲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自篇首至末簡，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論，禪之言知，説頓説漸，總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❶「著」，原作「者」，今據文意改。

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始終不爲煩言以亂聽，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爲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爲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爲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爲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以附託乎？

至於《性解》，古之聖賢發明已無餘蘊。學者但彙經書之言性者，參以先儒論說，而驗之身心以及天地萬物，則有以默識其所以然者，又何必更爲之解？解而同乎古之人，則可以不作；若將求異乎古之人，則已自蹈不知妄作之病，陷於惑世誣民之罪。古人有言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可不慎也。誠使此言與身俱朽，則亦已矣，使其身死而言傳，窮鄉末學無知之子，爲其惑亂者有之，何足當知言君子之鄙棄誅責哉？弟嘗深疾夫近代之好爲異論者，如體、用本一原也，而倡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說；三教本三門也，而倡爲三教一門之說；知、行本二也，故言知先行後可也，知行並進可也，而倡爲知行合一之說；君子反經而已矣，權亦只是經也，而世之學者，好爲達權通變、經不足守之說。以是人心壞，學術害，横流所極，至於天地易位，生民塗炭，而未知其所止息。有志斯道者，不能惕厲修省，屹爲百川之障，而尚將憑臆奮筆，推波而助瀾，何也？

仁兄《大學辨》始出之時，相知論難紛紛，爭之甚力。弟以爲學問之事，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以兄日新之功，不久當自悔之，無俟多其論難也。故雖有以辨言勸弟者，亦有以不言責弟者，而弟未嘗與仁兄極論。今倏忽四五年來，朋友之論寖息矣，而仁兄信之猶深，執之彌堅。夫朋友之論寖息者，非誠降服於心也，度兄之勢不可以復挽，故引不可則止之義，以全交耳。仁兄勿謂遂能推倒一世之人也。吾人株守一隅，所交不過一二百里人士耳，然已不能無相異同。仁兄之意，方謂天下非之而不顧，異同知所不恤，然能考之古人而不悖乎？揆之大道而無詖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説，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説，西來直指心體之説，而陸氏符合之。此説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莊周「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亦激於文弊之言。浸淫至秦，李斯用事，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郡縣，焚《詩》《書》，坑儒士，舉聖人之迹，一掃而無遺，是亦剖斗折衡之效也。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使當時學者循循焉慎守好古敏求之訓，處士不敢横議，何至流毒若是之烈哉！

弟辱與仁兄有同學之誼，又念舊友如開美、仲木俱已凋謝，吾等未及泉壤，正宜互爲切磋，以求一日之當於道。《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石之賤，或爲玉之所資。兄之他事，弟心儀而行式者至多，惟此未愜於意，不敢尚同苟合，亦非所以求勝。苟合、

求勝，皆小人之道也，弟雖不肖，亦知所克治矣。不盡縷縷。

此丁酉劄也。越二年而哀仲去世，乾初與予不意今玆尚存，衰病日深，業不加益，自顧惕然。一息未已，如何不念朝聞耶！顔氏子録而藏之十有四載，出以眎予，其鑑予所感而勉之矣。維恭且長，其亦知父之心乎？庚戌冬日識。

答陳乾初

別後手諭惓切。因年來衰廢益甚，課誦之餘，心目俱困，失於酬復，罪甚罪甚。弟幼無父兄之教，及長，雖知秉彝之良不可自牿，而沈淪流俗，正學未聞，信心直往，陷於戎狄之道者種種而是，悔不可追也。即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倉皇草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尚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往歲嘗以此事質之長兄，承教以體魄宜静不宜動，未可輕言。又歷引鄉里某家一改再改，而竟至於終不克葬；又某氏一改再改，而水蟻之侵，反不如舊阡之安以爲戒。弟因瞿然而懼，又以播遷之餘，繼之顛沛，貧益有加，遂爾遷延二十餘年。每讀古不修墓勿之有悔，以及無財不可爲悦諸書，徒爲泫然泣下也。

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二字揆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説，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

辨，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啓，温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改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祔穴一改，則必俱改，其間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即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啓鑿與？此蓋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虚，與亟稱族葬之善，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毋已成之局深之，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即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尋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即不無滄桑之虞，又焉有耕犁之能及於高壟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於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祇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爾已。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

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尚惟反覆示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弟於此，益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未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先人入土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説，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

矩法。而後儒單挈心宗，動令精一者，其弊適足以張異幟、斁彝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事言之，而冀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也。

令郎氣貌昂昂，具見不可一世之意。少年若無此種，固易入於流俗。但已逾三旬，竊意英氣已宜斂藏，古人所謂「盡收湖海氣」者是也。相見殊艱，不覺縷縷。

與陳乾初

別後不審道體所患如何？去冬遄返，不盡衷懷，每勤遠念。然兄疾苦之中，得兩令子盡心盡力，久而不怠，斯亦天倫至樂也。弟不及兄之齒者七年，餬口於人，衰病歲加。回視七年前吾兄體力之健，遠不同矣。未知過此七年，此身尚得無恙否？一日病臥，貧婦弱子饑寒隨之，何堪賴其相養耶！所以見令子服勤，而爲之深羨也。弟復自念從前歲月，總不如無生。癸巳一病，幾死而不死。己亥顛沛，亦幾死而不死。其後檢點，祇覺此時各有得力處，益見天之庀我，所以益我也。兄今日自知病中實有進步否？

吾人既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即此身疾痛疴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尚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云：「向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故，必不能取新。鳥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毨；草木之生甲坼，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

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率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即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内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夙夜慄慄，獨此爲切，故不及待兄疾之瘳而進商也。伏惟教正。

與陳乾初 癸丑

仁兄久病，弟不通聲問竟五六載，同學之誼，闕失如此，幾於無復人理。顧以歲屢不登，遇人艱難，百凡俱廢，諒知已不以爲咎也。往聞令仲子之戚，不審老年何以堪此？念之痛切，而亦不能奔慰，徒從知交往來詢無恙而已。歉仄歉仄，如何如何。

今夏忽遘大辛兄之變，又不特哀知交之彫落已也。辛兄志節耿耿，人所共欽。至其生平願大而識端，期將講禮以需明主，傳經以佑後人之意，尤非人所易及。一旦云逝，向後孤寡衣食何所仰藉，婚姻教讀何所資仗，種種宜皆朋友之責。而幾輩貧困之士，率皆不能爲力，奈何！近聞葬事得其令壻錢亦駿任之，而商兄亦有歲卹之米，猶得粗給目下。比聞遠近親友，多有相與共卹之意，此亦辛兄盛德有以得之於身後。但恐怵惕惻隱之發，時移勢改，不無難繼之慮。因堅石兄過而相商，必得老成厚德如仁兄者，順風而呼，相與約爲久要，如往時之爲邱維翁先生及蔡來雲之事，使生者有所賴藉，則死者可以安於泉下矣。諒亦仁兄之素志及之者也。弟適抱痾兩月，率此附悃。諸惟仁兄與欲爾、潮生諸兄斟酌施之。不具一一。

與沈甸華 庚戌

不相見仁兄竟數年矣，弟德不益進，衰病有加，不審別來仁兄所學進退如何？每孝先兄至，得略聞門中動息，然已不得時從孝兄往還矣。

吾人中年已後，固已退易而進難，讀書尚不能得力，又無復精力以讀書，資友尚不得求益，又不能朝夕於畏友。此心悵悵，真不知何修而可也。仁兄新得，其有以示教否乎？吾人布衣蔬食，需世頗薄，而終旅食以老，不能決去，竊爲恥之久矣。方欲斷謝館穀，攜小兒課耕課讀，以歿其齒，其如凶災忽至，更違初心，不免以數口累雲耜、用晦兩兄，豈亦有定命不可如何者乎？仁兄向後將何以爲計也？令子學業已成就大小若何？拙作一二附正，弟之近狀亦可見矣。《自箴》、《約語》各二，寄令子覽焉。

答沈甸華 壬子

老伯遽棄孝養，竟及大祥，而弟未能奉慰，自謂已當見絶知己。壬子秋，用兄歸自會城。接讀手教，皇媿何可言既。弟於水災之後，一病幾死，疾困未蘇，洊有蜚蟲之災。衰眊之餘，學既無成，耕又無穫。年來干累親友，殆至於遍。將遂不辨禮義，凡可得生者，即不恤爲，懼無以復對師友於地下。及念「無信不立」之義，又以古人「嘗善爲粥心，深恨蒙袂非」之言而苟止，未知於理宜何出也。

仁兄未遠少壯，敏求於學，其何以見規乎？大抵人向五、六十以往，在世之日已

不能長，進德則氣血就衰，敗行則大負初志。悲歎窮廬，知其無益。晚節末路，懼日以深。相見未期，願各珍重。臨書欲涕，不盡所言。

答葉静遠 辛亥

三年之別，千里之懷，得讀手教，欣慰無任。祥不自意六十以後，猶得視息天地之間。雖假餘年，未爲不幸，但今古人多有不幸久生，以見醜末路者，以是慄慄之私，日以益甚。今已更無他念，惟穉子幼小，末學無成，庶藉詩書朋友之力，不至敗行，貽先人羞；亦使賤息粗知文義，異日不失鄉里平人，斯大幸矣。伏承遠念，德義相勉，感謝感謝。夙昔自維不少隱於同學之前者，多緣鞭辟向裏功夫不足，是以應物多乖，喜怒失當。又讀書疎略，不成片段，而所讀亦無多。今雖刻自懲悔，欲圖其新，正未知將來若何耳。

敝鄉去夏水災異常，冬春以來，流亡滿目，其不亡者，彌覺凶險。古人有言，畏天命，憫人窮。夙夜寢興，不由不切。遥思上游，自應豐樂。特未悉仁兄近者進步益如何，所得切磋之友復幾人，體究得力之書又幾何種也？吾人生此學絶道喪之日，天牖其衷，既知自愛，一息尚存，願勿以爲日已短，不加珍惜也。若乃摧頽放棄，或小得苟安，不免上負師友，下媿初心。雖及百年，竟與蜉蝣朝菌均盡，可哀也已。

用晦兄高明之識，曠達之度，既足超越倫等，兼其晰理必精，嗜賢如渴，祥兩載相依，殊覺瞠乎其後。不謂仁兄輕爲得師得友之言，聞之惶悚，直是無地可入也。商隱兄敦善不怠，比者夙疴亦稍瘳矣，所切望者，誕

育賢嗣耳。佩蒽兄進德剛而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絶續之際，擔荷無人，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有甚於此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沈溺於「小人喻利」之一言；終日談説《孟子》，只孳孳於「邪説暴行」、「生心害事」之一塗。耳聞目覩，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自非豪傑之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近得震澤之間，士友應求鳴和，綽有起色。《傳》曰：「深山大澤，必産龍蛇。」天地之心，殆將有見於此乎？石長、渝安德隨齒進；穎生矯矯猶昔；韞斯又棄厥婦，窮困有加；子高屈首於秦溪；季心移家於廛市；忠可論醫於禾城；敬可就館於江右；易修與子麟更互倡教，門徒益衆。其餘諸兄，未遑備舉，承問略及之。

令子學業有成否？小兒維恭連年無師，竟無長益。今始得從寅旭先生與敬家孟在舍初授句讀。總是弟未先朝露，課耕肄經，必不敢使其失業。

不知何日復降光儀，愚兄弟父子飫聞藹吉之教也。佇望爲深，不盡縷縷。拙言附正，統候嗣音。

與葉静遠

不達聲問，忽忽二載，仁兄進德如何？令子學業成就如何？郡邑人士能興起者幾人？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念切念切。三吴洊饑，弟東西就食，但在商隱、用晦之家。足知今日不遺老病者，雖在知己，要不能多矣。至於同志，益復寥落。少壯中卓能自立，佩蒽而外，二三人耳，然亦未有能如佩蒽者。睽離以來，瞻望遠邇，風聲氣習大都異

學肆行，正途日蕪。□□□□置之度外，雖先代遺經，顯背不顧。人心胥溺至此，將來不知何極也。所期吾黨一息尚存，各各黽勉。苟乾坤不幾乎息，將必有復旦之理耳。拙作一二寄正，千里之思，附此而已。不盡。

答葉静遠

去春曾以一劄附候，竟不能達而止。冬杪接讀手教，備悉近履之苦。困窮拂逆，吾人今日分内事，不足言。所可憂者，令子不克繼業耳。然自往歲叟東歸來之日，已見其端。故弟於贈行拙草，略已及之。少年心志未定，真不宜使其遠遊也。雖已無可如何，然父子天性，死生、賢不肖，一而已。明知疾不起，豈有不下藥之理？明知不可爲，豈有不挽救之理？竊意令子才力尚是能爲，收而教之，開其悔悟之機，啓以自新之路，他日老成，未必不得其用。《蒙》之初爻「利用刑人，用脱桎梏」，《本義》云：「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此義仁兄已得之，唯弗終棄而已。飲食男女，大欲所存，前此圖婚不早，執業不恒，悔之固已無及。不審亡羊補牢、東隅桑榆之喻，尚有可爲否？

爲仁兄一身善後之計，不得已老坐一氊，課授子弟，亦足以養。此貧士恒業，屈意爲之，當自不難。釋是不務，而别求一超超坦坦之路，異端之徒容有之，吾儒唯有守義安命。若果義命當寒餓死，死亦何憾！古今人若此者，豈少其儔哉！然未必果死者，多有之矣。吉、凶、悔、吝，吉一而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富貴一而已。下學之功，從不怨尤起。若夫託命於緇流，衣食於奔走，今世之士，多有爲之者。以視夫翺遊大

人以求生，挾持左道以惑世者，相去幾何？終非義命之所安也。張佩蔥有言：「朱、均之不肖，堯、舜愛子之心盡矣，教子之方至矣，故不肖止如所載。」如是而後，賢與不肖可以諉之天也。吾人愛身處己，亦有然者矣。

去年婁東陸桴亭、苕中沈石長、海濱許大辛諸兄，相繼淪喪，同人彫落，痛如之何！乃各各潔其身以死，則亦命之正也。弟支吾災歉之餘，今之正月，勉爲長子授室。干累親友，竟已不貲，幾喪平生。今復抱病三四月，慄慄危懼，惟恐一旦奄盡，慙負入泉。引領遥企，知己何以教正之乎？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三

書　二

與吴仲木 壬辰秋

自癸未晤兄，嗣是不相見者十年於兹。甲申春，先忠節訃至，鄉里多故，不得從諸同人後奉弔几筵，闕如之私，與日俱積。然自數年以來，兵戈盜賊之中，艱難逃死既有不暇，是以平生師友所欲踵門一慟者，俱未之能。每爲念及，輒恨覆載之間，何以立此人也。

今年夏仲，乾初兄以書至，期弟秋間爲山陰之行，而于補弔開美之日，過兄相訂。昨擬出門，而所僱僕夫忽然病作，竟復中止。俟二十後，決抵園花，遂走晤乾初，與兄定一期日，至時裹糧追隨也。便間幸道鄙意，弟行期大約決以初冬。蓋年來水旱乏食，今夏敝里乾益甚，所植穀雖無多，田舍人終年之望，亦在此也。度九月中收穫已畢，十月初旬即可行矣，不審兄與乾初能待弟否？

仁兄道力益深，學問日益富，時從友人傳道，得聞其略，而以不得親聆教益爲憾。一二年前，得讀白方兄《同人約》，深嚮往之。竊念兄以明德之後，所學固已過人，而又得白方與之同里，觀摩淬勵，進于斯道，視弟株伏鄉井，有索居之苦而無滋長之益，相去自當什伯，敬羡敬羡。比聞復與諸兄爲省德考業之約，閣伯兄曾以見命，終恨道遠，力弗能前。幸兄示以一二，或得竊聞諸君子緒論，

以自脱於流俗，則兄之所賜爲已厚矣。近修兄時相見否？去年聞有鼠雀之累，而於向時聲氣之士，幾成水火。田野之夫，不知事本。竊意近修今日立身，既已隔絶人世，即應高引離俗，如鸞鳳之翔千仞，使人可望而不可見，何爲尚與餓鴟較腐鼠之餘哉？弟於癸未春嘗以一言進之近兄，望其砥聲氣之末流，懲天下之禍亂，不幸而言之偶中也。

乾坤今更如何哉，乃斯風之尚煽也。自今人士，惟有洗滌肺腸，舉前習氣，自有生以來所膠固而難卻者，刮磨殆盡，從心性中流出道理，以爲立身應事之本，方成豪傑作用。若但依附名義，頭出頭没，作一善斯可矣之人，究其所歸，有不如碌碌無聞之流俗而已也。知兄於先忠節過庭之訓，得之已深，而所聞於師友之間，義理已熟。又念相見雖希，亦十餘年之舊友也。不審于義有當萬一否？惟兄教正焉。風便率此不詳。

與吴仲木

月杪曾於長安逆旅，一行致兄，想入記室也。伯繩兄通家舊好，然先生存日，默如相對，亦未有以知其所得之深，所養之足。弟頃于山間五日之遊，如得新友，益歎先生過庭之訓，弗可及也。遺書甚富，目下事勢亦不容不需以歲月，其中曲折，容他日面悉。遺像一幅先寄上，其合璧連珠及所餘金，容覓便嗣達也。

伯繩兄所撰《年譜》，初聞疑其太繁，讀之俱不可少，文集之外，竟可自爲一書，單行於天下後世。蓋先生學問之源流，立身之本末，固備于此，而亦足以見伯繩之學之大都也。其旁見側出，異時可以采入國史者頗多

也。冬春之間，其稿本原約寄來，尚得同兄及乾兄參酌之。月朔之會，聞白方兄有書相招。弟方初歸，諸事雜沓，又至今日猶未得接讀來書，故弗能奔命也。

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爲己、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于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生平，於身心全無交涉也。陽明所謂揀題目作文字，固學者一大患，況猶有不止於此者。弟嘗於亥之歲有《辭友人》一書，今以附質。紫薇之集，極知諸賢覺人苦心，遠殊悠悠之輩，誠恐和之者衆，萬一有之，亦所當慎。吾兄才高學富，天資近道。竊意尚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功夫。《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困》爲德之辨，其與《中庸》丁寧末簡，蓋合轍也。世間毀譽是非，一概無足計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弟質既愚柔，而又少失先人之教，沈淪放棄，去日苦多。所望知己努力進取，成真正豪傑，則斯道之慶也。而弟亦得資末光以稍益，以不至終溺於流俗，則未嘗非一人私幸也。乾初、白方兄道里近，得時時周旋其間，而弟固陋日甚，正如《蒙》之六四有「遠實」之吝。前乾初與兄俱辱見問，以弟能遠出。弟始以家累爲辭，今漸悔之矣。若假海濱一席，得從諸君子學問以勵初志，固快遇也，何爲自棄於妻孥薪米之間哉！哀仲兄猝猝别去，并惟道意。

弟於古小學與王兄字闇如者相遇。此兄年少，意思矯矯，想亦彼中高志之士也。嘗遊於維斗先生之門，而鴛水、語兒亦其所

數至者也，不知兄曾識之否？ 年來百無繫戀，惟佳山水、益朋友不能去諸懷，率此問及。

答吴仲木 癸巳

弟於崇禎末年，集朱子《童蒙須知》、《白鹿洞學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藍田《吕氏鄉約》四種，爲書一卷，付敝友茅生刻之，會亂不果。今思此書似不可不刻，而敝里梓人稽緩不可言，意欲整備刻資，寫成草藁一册，寄兄一爲料理，不審可否？ 并問兄所藏書，有《司馬温公集》、《許魯齋集》、《吴康齋集》否？ 有則暫假一看，一兩月後即附返也。敝里固陋，弟家貧不能置書，故不能免於遠求耳。

前書所教用財一件，弟憶前輩某公，忘其姓名。以家産分作四項，以四人主之。其一以供日用之需，其一以備賦役之用，其一以爲祭祀、賓客、慶弔諸事之費，其一存有餘，以待吉凶、重禮及意外之虞，與夫水旱災傷周卹貧乏之務。是以財用恒足，以其每事量入爲出，豐儉得宜也。嘗歎其得《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弟無家固不能行，而知交中亦未之能行。惟渝安、鳴皐能使貧而不乏，雖無其事，而有其意。石長亦然。兄能準此行之否？ 總之，本分之外，不生一豪妄求之想，則撙節度量，自不可不生於其間。《中庸》素位而行，此亦其一事也。忠武侯、文中子、李忠定、許魯齋，其言語行事俱可師法也。井田不復，世禄不行，治生之道決所宜講，但不可以饑渴害心耳。

敝里葬社舉後，人情覺有起色，益知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今欲乘此機括，約里中

一二十人，專行《呂氏鄉約》，庶幾有所遵守，後來不至大段決裂也。目下商量未定，尚未舉行。事集之後，亦欲得兄與乾兄歲一再過，相爲鼓倡耳。

先師《人譜》，幸再惠幾册，《日新説》、《家誡》之類，亦望多惠幾帙。蓋諸友往還，見者無不相求也。此亦極好消息，知兄善與人同之心，有所不倦也。石塚嚴三求兄屬弟致意，有許晉臣兄者，流寓桐鄉，敬菴先生曾孫也。弟以先師淵源所繫，勉之學問，此兄亦頗有鄉學之志。兄識之于心，他日意外相見，以繼述勗之也。

答吴仲木 癸巳

我兄日新之功，伏讀來劄，大概得之。弟日用功夫，殊患起倒，數月以來，全然放失。一者四五十日不雨，農田之務不免勞頓，然於心體未有害也。一者外事之來，不能不與之應，而所應者，每不能以天理付之，恒有氣壹動志之失。若欲謝去，以求寧貼，則又入於揀擇去取之私，非何思何慮之義也。大都此患吾人通有，只坐功夫不整密，是以習俗氣稟得而勝之，祇可自咎自責而已。

辱諭操存之法，先師静坐説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静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静而無静。」於此用一番把捉功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于東而生于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又太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上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

自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静。」此爲探本窮原之論。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静而静。静固静也，動亦静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否」，即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即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温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冰釋凍解，功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强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功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鋭退速之患。不優遊則不安，過優遊則有因循荒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

弟所竊聞於師門如此，於己固無所得，以兄下問，故敬述之。若兄勇于進德，誠弟之所畏服，而不敢幾其萬一者。特願兄寬以居之，深造自得而已。《无妄》二爻「不耕穫，不菑畬」，耕而穫，菑而畬，豈爲妄求？然已爲計功謀利之心，不可有也。饑食渴飲，夏葛冬裘，只此原無一事，不待安排。仔細檢點，百般病症都從「安排」二字生出。先儒有言，隨處體驗天理。天理者，天然之理。故秩曰「天秩」，敘曰「天敘」，不假分豪智力而成者。吾人平日種種云爲，見得天理分數尚少，其所爲欲，雖與營營逐逐者微有不同，然其出於人之私智，而非理之本然，則一而已。弟於師門受教日淺，伯繩兄所輯《遺書》復未得窺其一二，宜其愚昧無所知曉。兄之愛我至厚，惓惓於其相討論之舉，而弟半載有餘，尚不能脱冗一過，可謂自棄之甚矣。其負良友，又不必言也。

明年哀仲兄之召，弟初心固所甚願。已而覺事勢蓋有難者，如嚮所面述於兄數端，

今每以揣度，恐終弗能遂其初心也。幸爲弟致哀兄，更擇賢者，弟不足辱命。開美兄遺文及兄所撰《遺事》一卷，粗讀一過，稍暇更閱緘上也。《心意問答注》一卷未及見。乾初兄傳，弟往年曾見之。其雲棲僧禮佛事，雖在開美未志學時，然世俗溺此深矣，賢者細行，要當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其宜商之乾兄，再爲斟酌，誠如來教所云也。外家合巹之禮，未知於古合否？但恐老伯母在堂，婦未見姑，而壻先見妻之父母，於義未安。先正遺事忘其人。有隨親之官，遣之歸娶，既娶，以未見父母，不敢行夫婦之禮，仍至官所拜親後，乃爲夫婦，疑爲得禮。未審達於禮者以爲何如也。有司致祭，通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義，要無足以辱先大夫。爲人子者，爲吾親而來者則拜之，不必問其何如人也。若兄可以不見，則不見而已，如必不得已，則如伯繩兄之於來弔者可也。古之人或有行之，弟寡昧，未之聞也。

施易修兄未曾相見。陳質叔兄明敏之資，兄嘗稱其切於爲己，弟造次一見。但處今之世，人之鬼蜮大不可測，交道不可不慎。嚴穎生兄始初見，弟即以無過亂人之門相戒，而渝安、鳴皐亦於弟時有匪人之比之嫌。兄與哀仲兄於質叔交且深，相見時，幸以此意進之。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吾人已往過失無算，願將來之警之也。近友多有欲往山陰者，誠如來教所云，若果有志爲己，歸而求之，有餘師也。此在先師存日，已有此輩人溷入門牆，甚至未嘗望見顏色，已自附先生高弟者。此紫眉兄古小學之舉所由來鄉黨之怨，而先師晚年不輕納人一拜也。哀仲兄前時相見，似有一種憂人情之險阻，家室不能無虞之意。生於亂世，此意何

能不亟亟也。但成敗利鈍，自有莫爲莫致之理。君子於此，唯修身以俟之耳，他亦無所用其圖度也。

紫薇之會，改作周、陸二姓家會，甚善。白方兄與人爲善一念，如此迫切，同志者固宜有桴鼓之應，其如生非其世何？茗中諸兄近亦無緣往復，聞其中秋以後，舉讀書會于閔采臣家。采臣，湖之少年篤志者也。此日諸同志咸集，竊意兄欲造淩帷燈家，莫若準於此時。蓋帷燈與采臣同里，兄之來既以他故，則耳目不至駭人，而諸友相見，又可不廢日力。特未知兄彼時精力如何，更無人事間之否？

置閏當否？弟於曆法全未之學，亦不曉大統曆之閏果在何月。但聞中氣在月之朔，則前月宜置閏。今見七月中正在朔日，則疑六月之閏或亦是否？或者冬至以後，積漸以差，而不之察耶？然「王氏臘」，是原本之論矣。弟于時節之祀，每不能卜，觴酒豆肉，有待而舉，貧故也。猝猝不盡所云。

答吴仲木癸巳

開美兄遺書弗及校閱，若秋冬之間，得數日相聚，尚俟面商也。開美兄與弟，癸未以前交未深也，故亦無所往復。及交之既深，則禍患已迫，未嘗一再相見矣。所簡得一札，蓋甲申十二月書也。展讀之際，筆墨如新，爲之涕零不已。今以呈兄，若以編入，亦足以見開美兄虛懷之誠，不遺葑菲若此。有所裁節，惟兄酌之。弟弔開兄，曾有一文，亦嘗記録一二遺事，未及正之於兄，容録出嗣寄。然總于開兄學問所得，不能詳也。

《心意問答注》欲請一看。《太常紀事》

有別本，尚求一册。秋圃先生格物之義，亦古人所未發。石經《大學》之爲僞本，不必言矣。先儒疑有錯簡，今據古本讀之，其不能無疑，固古今人之所同然。《大學》之指在于明德新民，始于致知格物，終于止於至善，而要之以修身爲本。後之學者從事於此而致力焉，以求底於盛德至善之歸而已。各持一見，是此非彼，紛如聚訟，即此已爲不治其本而求其末矣。

歲祀之常，竊以爲二仲之丁，宜于家立先師之祀，略倣釋菜禮行之，而率子弟以從事。二仲之社，則于家立先農之祀，其禮尚質，而合田者以有事，教養者生民之本。古人事不忘所報，疑此爲上下通得用之之禮。兄以爲可行，幸撰一儀注見示。三儀及告先師文，容續上。

答吴仲木

手教下及，輒多溢美之語，非特弟恧不敢承，即兄亦不可不謂之失言也。弟寓居敝里，其中蓋多曲折，亦未可一二爲知己述者，則以言語太煩之故。夏初辱命之日，言之尚有不盡其詳。闕書之不即返，固以兄命，亦以哀仲兄遠辱面訂，弟即以他事沮，自宜躬詣拜返，禮欲其稱也。竟緣牽俗，淹忽時月，則有非意計所及者矣。又承命使，祗增局脊耳。

弟學問無素，不足以爲令從子之師。同志中，惟沈石長、淩渝安二兄，皆弟所不及。然石長之在雙林，子弟從之，親若父兄。渝安則又茅可先歲歲以二子就學于家者，恐皆不可必得。既承兄與哀仲兄之命，當走問

之，異日報聞也。無已，則嚴潁生、周鳴臯二兄之中，更與商之。蓋潁生之切直果毅，鳴臯之精細静穆，皆弟之益友也。當敬以兄指傳致之，但四兄惟周與弟近在十里内，淩在十里外，沈與嚴則五十里之外矣，未可以造次達。一月後當酌定耳。

先師平日文字中，多有釋氏字面，不爲避忌，想此種書亦不禁絶也。弟習而忘之，近得邱季心兄切責，始瞿然有省。季心爲天下後世慮至深遠，其言曰：「惜其人已没，弗及面陳而改之。」他日當録一通致左右，或亦以爲先師之直臣也。

開美兄集中書部，弟前不及致思，誤爲易置前後，恐用編年法爲正。弟所定，師爲首，名卿鉅公次之，師之子又次之，友又次之，親戚又次之，家書又次之，未爲安也。世衰道廢，謀身謀家，俱以利不以義。讀袁仲兄見示一書，所以承先志、啓後昆者，懃懃懇懇，一惟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而思以淑其身以及諸人，而無一豪遲徊瞻顧於利害得失之間，真可謂之賢父兄矣，真可以爲天下之爲父兄者鵠矣。弟因此益有感焉，使愚兄弟於先人捐棄之日，有從父若此，其切切於延師教誨之道若此，何至沈迷陷溺，垂四十年而不克振拔於流俗，一至此極哉！蓋有不禁涕泗之交頤也。弟謀之四兄，即有弗得，終不敢虚此雅意。又思先大夫奉其初心，以身死社稷。弟雖瑣瑣，豈無高山仰止之思？初心厭苦鄉俗，自傷遲暮，亦欲遠以求學，則推本此意，發憤一出，亦未可知也。總祈無負袁仲兄之雅德而已。

前書所論，欲倣《師友淵源録》集爲一書，此事恐未易辨。前世間有幾種書，如《聖學宗傳》等類，只據自家意思，强爲棄取裁

斷，未必果有當于先儒，謂之不知妄作可也。先師集中，亦有《正學》一書，弟未之見，他日容就兄訂之。

答吴仲木

裒仲兄近履如何？《大易》《損》先於《益》，《益》之象爲改過遷善，《損》之象爲懲忿窒慾。吾人病痛，大都從「忿慾」二字發根，而此二字各因氣質之偏重，以爲受病之淺深。學問之益，只看此處消長分數，若克除得一分，便是一分長益也。朱子《白鹿洞學規》所以揭爲修身之要也。弟竊意裒仲兄嗜慾自淡，殊爲任道之器，而一種忿疾于頑之意，恐不能無。弟自審平時易喜易怒，乃暴氣之大者，然發每至於不自知，知之而不能遂改，此見求放心之難，而功夫之疏失，誠有可痛者。雖日親有道，以熏炙消融，猶懼弗及，而離索如許，可云自棄之甚矣。仁兄勇于進德，比來得力更何如矣。

開美兄長於弟一月耳，其卓然自立，數年前已遂如此。弟偷生至今，首已二毛，而隨俗波靡，無稍殊于幼穉之日。回思進業初心，反見頽喪。將來結局，坐知流俗碌碌，虚負師友而已。悲歎窮廬，大率此意爲多。兄每辱書，輒加過譽，實非所望。切切之懷，惟願舉其過失，以相振救也。嚴潁生兄初與弟相見，即規弟云：「兄毋過亂人之門以自失。」弟敬而志之。數年以來，體驗平生多坐此失，益歎潁生之愛弟爲至也。至于初非己意所及，而其人謬謂相愛，以非理義之正者，代爲之決裂，則未有不由於不絶匪交以至於此，則又深服潁生之能中其病處，而不爲徒然之泛論也。弟雖無似，然朋友實攻，尚能

志之弗忘。初交士鳳，得不出于婁東、金沙之門，近交季心，知痛絶乎博弈遊談之習，皆朋友之助也。乾兄于弟尚多優容，而兄則概施獎許，得毋揜其不善，使君子不得肺肝之見乎？抑聲音顔色，亦有拒人，而未能虚受之實乎？一必居於此矣。

前所懇敝友開三兄館席，可得與否？幸早示知。此兄未嘗作先生，弟憂其不勝貧困，勸其教訓資養。竊以成人之美之義，端有在於此者。然少年而熟于《綱目》，固近時士友所難，而坦中高行，尤有我人所未易及者。若以蒙士之授經者處之，是其至足之願矣。敝里素來樸陋，然風俗之餘古，亦由於此。自錢一士以來，積漸囂兢，❶與嘉興二海相後先矣。近數輩人，益復鼓之舞之，則皆園花、梅里之餘波也。吾黨小子，因有盡棄所學而學焉者。曾以一帖示之，附正於兄，惟批教爲幸。

答吴仲木

日前程仲孚遠顧，述兄接濟所屬致弟之語，因知兄山陰已歸也。伏讀手教，其勗弟者，雖愚且柔，不敢不勉，其許與太過，則亦何能不恥且懼也。弟本無學問，他友或未之深知，兄猥以道誼之交目弟，弟何心敢以欺己者欺兄哉！弟之不得力學者，有三故：幼失先人，一也；生於窮鄉，二也；長困衣食，三也。所不至於陷溺者，徒恃此一念之良，時時發見。然功夫起倒不常，正如《大易》所謂「頻復」，與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已。

❶「兢」，疑是「競」之誤。

伯繩兄懃懃之誠，正與兄等，感之佩之。陳獻可之學，弟慕之有年。己丑弟在崇德時，與曹、吕諸兄往還。獻老館曹、吕兩月，弟不及請教者，私心以爲，此種功夫弟雖不欲自棄，亦不能矣。終年館穀，空爲人勞，而不得不爲所不欲爲之事。其稍餘閒，人事間之，安得三日五日之暇，而妄意三年五年之功哉？是以兢兢於修吉悖凶之義，而從事於反求即得者而已。兄天資過人，而功夫又能打併，自不妨爲之也。諸凡道理，皆性分之所有，當務爲急，漸及其餘可也。

白方兄會，因其成迹而守之可也，且未宜求廣。一二年來，遠近人士已漸開此種風氣。然弟私揣，人心未能返樸，大都聰明才俊之士，揀取世間一個好題目做耳，未必真有朝聞夕死之志也。苟其不從此志發端，則終是内交要譽之窠臼，與夫數年以來，時賢所爲聲氣，不過改頭換面而出耳，其弊將使人人羞稱而止。豪傑自有真，天道後起者勝，恐不特帝王之事爲然也。仲孚慨然自任，弟私心正以爲憂。前日一友過弟，盛言禾中諸友爲十郡之舉，而請仲老專席講《易》。弟笑而答之曰：「當今只須講『天地變化草木蕃』一節耳。」證人之舉，容更商之，恐未宜汲汲也。湖州諸友大較近裏，但得如兄與乾初三數同志，時相往來究竟，正學一綫之繫，何患無人？正使天地之心，不至滅息，將來自有□□雷奮之日。擾擾紛紛，有損無益，且何當於多少之數哉！

《忠節公本傳》事在國史，天下後世要自有文章之大如韓、歐者。考兄《年譜》，撰爲不朽之業，以光典策。後學小子無論言不能文，不敢妄作，即不揣量，勉述所聞，飛蟲薨薨，何補雷霆之震虢矣。《忠武侯傳》當年豈

無作者，而必待正於橫渠之手，千載旦暮，豈虛語哉？

錢穀出入豈不宜較量，但較量之心，亦有天理人欲之辨。節以制度，天理也；時詘舉贏，人欲也。《大學》丁寧於末簡，非獨爲天下言之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有餘、不足自有法度。吝固害道，輕視亦未嘗不害道也。大都精微之旨，不外日用功夫。「量入爲出」四字，弟有意十餘年，今未能做得一二分。雖曰天命，亦人事也。敝友季心、鳴皋兩兄，常苦口相規，而日常簡點，非□（祝刻作「節」。）之過而至於儉嗇褊急，則不顧其後而至於饑寒也。以是極知中節之難，於此體驗，亦足以見學問之淺深也。

先師著述極富，不忍不傳，然亦不必盡傳。要當擇其精要者先行，其餘則存乎力與夫事勢而已。濂溪、明道著書不多，道理未嘗有虧欠處。書之存亡備缺，與身之出處進退，亦只一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自有定分，全不繫乎區區之間也。若以資後學之階梯，則守其一言，通其一書，足以上達而無難，亦無俟讀其全書也。

陳質叔未嘗聞之，不審寓郡城幾年矣。會稽王闇如，弟去年古小學中曾相見之，年少意氣矯矯。兄所見四十餘人內，有此兄否？伯繩兄族有字君一者，弟於道路見其形貌溫穆，有異衆人，與揖而過。問之沈友開，友開云：「劉氏諸兄，伯繩而外，則其人也。」兄亦見之否？其學問何等也？弟自聞兄述闇伯自悔之語，謂是好消息，喜不可遏，因時時稱於朋友間。蓋緣敝里一輩少年，將緣近、闇二兄以得名者甚熱，意或聞之少淡也。有語弟者曰：「麗京、近修、闇伯，各有子弟爲卿矣。今日之退，乃所以爲進

也。」麗京屋漏誓言之後，其熱腸自若也。弟聞之懼，惕然有念於心。以爲近兄高明，闇兄篤實，坐進斯道，初亦何難，而至有美不爲人所信。一口若此，隱微之際，得無有難欺者乎？抑愛憎之口，固有所不足憑也。但堅其一往求道之志，如《大易》所言「勿卹往」，終必人皆信之矣。近兄叔母之喪，弟今年決往弔。闇兄不能止一士之行，今其祖母忽至大故，使一士將抱至痛於終身。弟固有罪，然亦何能不致咎于闇兄也。爲念太君臨歿之時，已不能言，猶舉三指以示人，至氣絶乃已。一士行三。然則爲一士之友，而凡與聞乎遠遊者，其亦何以爲心矣。兄相見，幸以鄙言致之，或者朋友責善之一端耶。

苕中諸兄俱無恙，惟朱簡臣極可念。此兄堅深刻苦士也。去年一事之惑，至饑寒及其親。交遊中有力者，不能爲之謀，亦不欲人爲之謀也。弟未及與之交，度簡臣未必肯苟交弟也。前月之會，弟不及赴，而渝安兄復以事阻，是後未有定期。學問之道，不可無朋友，又不在多朋友，朋友不可不相見，又不必數相見，存乎實益耳。來教云：「大段還在省過習禮上，而諷詠聖賢之文，以漸自得之。」辭氣稍未條暢，要其指歸，不外是矣。《年譜》及《三儀》謹函上，其間據弟一人之私，一時所見如此。因兄至虛之懷，枉問惓切，固知無當，不敢不直陳兄前，附以相質也。其未盡者，容續進。

答吴仲木 甲午

伏讀《閫儀》，知仁兄踐履益篤。近來學者，多務虛意而無篤行，好趨高明而遺平實。《三儀》之作，修身以是，善俗以是矣。敬録

一通，以時省察，異日覓便附返也。

弟自去冬一病，衰廢無等，因精力之不給，則百事怠弛。即如伯繩兄一札，往往意至輒休。雖有兄與乾兄之命，時督於前，而至今未得。又如春夏以來，兄屢賜教問，而弟未嘗一緘相候，雖酬答之際，若有重困者，餘可知矣。乾兄五十，一孫而殤，誠可哀痛。弟之五十，未知可得一子否？又念衰廢如此，亦未知得至於五十否？學問之志徒切，而工夫間輟，動逾時月，雖有良朋，亦不能爲之力也。弟遊師門日淺而無所得，踰月以來，手謄《語録》，略及其半。雖若日侍其旁，然退而自顧，猶故吾耳。俟録竟，細讀之，晤兄之時，或得互質所疑也。

乾兄《大學辨》執之方堅，似難以口舌争。吾人自審所學不及乾兄，應難得其心折。或者乾兄更歷歲月，所見又將不同。大凡人之見地，各隨其學之所至而遷，如登山者，步步换形。信道不可不篤，自信不可過深。竊恐學者退然不敢自是一念，亦入道之基也。目前流輩，努力爲惡，三綱九法既不知其爲何物，而遠近有志於學之士，要多各成其所是，復不能遜心求夫大中至正之矩。時無孔、孟，以一其趨，行見詖淫邪遁，而未有已也。以兄高敏之資，其學本於洛、閩，而又力行之不倦，幸益勉其所未至，以任斯道之寄，是鄙夫之所重望也。

辱諭令子之師，尚未有其人，他日與諸友商之，嗣報命也。開美兄之葬，聞已定于十月，深爲之喜，皆乾兄與兄督之於外，而仲貽兄主之于中之力也。但念開兄既能入地而無愧矣，吾諸人之後開兄而尚戴天者，未知蓋棺之日，作何評論耳，能無後圖之是惕乎？一士五月間已到家矣。日前來晤，弟

屬致兄意。闇伯近來當復何如？閩中事，不問可知也，唯故人爲可念耳。

《學規》等四種書，且緩書寫，所教名與序，尚俟晤兄時再改。若一刻，則不可復悔矣。《論》、《孟》諸書，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百川之無不流溢，篤信而深求其義者，幾人哉！書之刊行與否，亦焉足爲有無也。録此者，特以明吾黨之志尚而已。暇日或得正諸乾兄，何如？力倦不盡所言。

與吴仲木

近修、闇伯二兄，所聞真切之言，可謂勇于改過矣。從此息交絶遊，做一番本分功夫，猶不失爲獨復之士。否則，四十上下之人，後來光陰已在日中月盈之後，恐不堪擾擾流俗也。

數日來，偶得餘暇，恭讀《忠節公遺集》，深以不得摳衣及門爲恨。兄第通以周公師文王之意，學問人品不憂不至第一等也。《年譜》尚未詳讀，粗閲一過，見其文辭極工。閲竟，覺有辭勝之嫌，此大概也。《三儀》衷於《家禮》，度無可損益，然未暇細思也。《祠堂增議》，中間一段文字疑有可節，容日面商之。三四月間，恐未能應兄之命。月餘以來，彼此鹿鹿，與諸子未有專一之處。若即欲暫輟，非父兄令其子弟過從之心矣。哀仲兄志意甚堅，日用功夫儘可隨事體認，況與兄時相朝夕，家庭之間爲益已自不淺，弟不足言也。

續娶一事，終爲兄難之。目前惟家政不能統一，見爲不可少耳。若事事授以準繩，亦惟兄自爲之。竊恐娶之，萬一非甚賢德，其累未可以一二舉也。即以兄多病而論，亦

不宜娶矣。古今閨門以內，與夫子同志者幾人？如欲以一身化導其間，在賢者處此似非所難，然爲之正自不易。醫家有云：「寧治百男子，毋治一女人。」方今男子，其可以德義相感者已不多人，而況女子？雖苦心極力，亦不免程子扶醉漢之喻而已。勞而寡效，在同志之中，往往有之，如弟亦其一人也。適以敝友之便，率附一言，不盡一一。

答吴仲木

來歲之訂，感哀仲兄過情之愛，秋間尚有拔身一出之意，目下事勢，全不能矣。總俟拜返書幣之日，泥首謝罪也。乾兄相去尚近，以此席處之，既得其人，或一二年後，弟得因其成法而敬守之，其所以報哀仲兄之雅，宜有日也。龍山之祠，于義已無可疑，但審彼中風氣如何，可否遲速，惟決之乾兄耳。湖州諸兄，各率子弟，至於一家，解經習禮，以觀所業之進退，亦何與人事？而嫉之者，輒以不降社題之，流言籍籍，《易》所以言「義」復言「時」也。

□教事前撙節，何嫌鄙吝？若違俗自立，恐非濁亂之世所宜。古之人同不徇俗，異不傷物，庶幾得免。然古之時有盜賊不入其里者，今往往戈矛作于宗族親戚矣。人心之嶮，一至於是，惟兄益固宗族親戚之心，則根本固，風雨無虞耳。

答吴仲木

二十一日，從淩渝安兄家，得讀兄十一月十八日附書賈一緘。越二日，復得初八日寄馬氏書。虛懷篤意，形於翰墨。弟何人，

乃辱下問至此，惶愧惶愧。又念朋友衆矣，謙已譽人之言，接于聞見者多有，未有切問如仁兄者。弟何敢不竭其愚，而以夙昔所聞于師友者，敬陳其略，而因以求正於兄也。

大抵吾人入世以來，各有一種習氣，隨氣質之偏重處而日深月長。平時自信，非不以爲義理當然，而不知已爲陷溺。其心之所至，不特聲色貨利，即文章氣誼之類，皆是也。此心一溺，所發皆乖，爲害亦不細，如孟子所謂「生心害事」、「作事害政」者也。仁兄于爲己、爲人之際，辨之既明，而加之日用省察之功矣。自此惟當持之以恒，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吾人必有事功夫，如此而已。道德極是平淡，正如饑食渴飲，非有甚高難爲，與夫驚奇可喜之事也。但意主乎存理，一念之弛，而不知已入于欲。雖或盡出乎理，而行之有過、有不及，終爲以氣勝志，而無當于事理之當然，其于大本達道，均病也。弟平日功夫無可言者，讀書亦無定準，惟見善不敢不遷，有過不敢不改一念，發乎中心之誠然，然而往往不勇，則氣質之弱故也。當此，惟有求助於良友，與夫先民之遺書，維持鼓勵，去其太甚耳。仁兄其何以教正之？至如遷、固敘事，甫、白詩歌，兼治擯絶，俱不能無弊。先正有云：「心無所繫，一有所繫，遂失其正。」吾人讀書，祇以維持身心，研究事理。專用其心於此，則有玩物喪志之患。若一概捐棄，則心之爲體，又非遺物而自全者也。文者，所以載道，詩者，所以理性情。誠辨于此，則治可也，不治亦可也。

弟年來課習農事，兄弟妻子每用諫止，或憫其勞，或憂其寡獲。然弟則以思無越畔，輒有會心，不特素貧賤之事而已。是以

雖更水旱，樂之而未已。兄或以詩文之業若弟之耕稼，可乎？至于續凰一事，則非弟之所能懸斷，唯兄自決之耳。以禮而論，兄於司寇爲宗子，不可以無主婦，早取是也。然兄既有子矣，嫡庶之際，自古所難。若所取非有河洲、樛木之德，則小星、江渚，蓋有難乎爲下者。況近代教衰，女子尤甚。人倫莫重于父子兄弟，此際尤不可不慎也。若如夫人之才，必不足以總中饋之任，而名家子之德，誠有温良慈孝，可以相夫子，則娶之以主蘋蘩可也。使其不然，不如其已。仁兄門内，弟不能悉知，故持兩端之説，而其意似于不續爲易，則又以弟德薄，無刑家之效故也。

《祠堂增議》，昭穆之序既得，而又不失功德之意，於義極安，其文絶似韓子。謹録一通，以備遺忘。

答吴仲木

每辱手教，許可過情，輒爲汗下。人雖愚，豈不自審？所冀益友勤加攻切，使得與於改過之列，則所賜多矣，不圖蒙之以虚譽也。此在世俗悠悠之交，宜毋足怪，非所望于仁兄也。哲人萎謝，吾等二三知己，正如嬰兒之失慈母，匍匐入井之憂，時切于中。惟有自修責善之道，互相滋益，要使一日得遂朝聞夕死之志，庶于師門無負耳。

乾初兄信宿聚會，臨行，勸勉諄諄，寤寐不敢忘德。此日不立司書，故無所記録。然弟以爲記之於筆，不若記之於心。若于心不發深省，終是空言無益耳。來教「十年猶臭」一語，可謂痛切。無如今人之號爲通敏者，尚欲逐臭也。《大學》誠意，專言好惡，其自

下學至上達天德，只此一路工夫最簡易、最切實耳。弟思仁兄近來功夫之篤，進德之誠，固有欲罷不能之勢。但接對人物，決宜存一種韜晦之思，非獨養德，亦所以避咎也。《同人》之義在于通天下之志，然乘墉伏莽之夫，亦不可不慮。應之以正者，時不能阻，物不能間，其利固可以斷金。若志之不同，目前雖若無間，其終必至于睽，非口舌所能争也。仁兄勇于擔荷，誠恐愛人太過，不免執塗之人而語之失，則非獨儉德避難之旨體之終有未切，亦非龍蛇之蟄之旨也。弟未嘗學問，行己無似。幸兄於鄉黨朋友之前，切勿舉弟之名，方爲愛弟。否則不特深弟罪累，而姑息之愛，亦非君子之所當出也。龍潭老人云：「康齋非愛我者。」此真切語，非本好名，而故爲是飾説也。

《年譜》本無大段宜改作處，徒以下問之切，不敢不據鄙見所及，指一二以報，竟依陳本刻之可矣。當此亂世，了得一事是一事。目下閒暇，即宜刻而藏之于家，如先師《年譜》，亦猶是也。神主舊制，不合禮式，仍舊似亦無害，但新設者，如法可矣。容更思之，未敢以爲然也。紫薇之會，弟之欲赴者，今纔二三，其不欲之意，仍居六七。即前劄所云鄉約之説，意則如此，然未可必也。先師教弟云：「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皋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事者也。」弟思前項見識，尚是吾人見獵而喜之心，疑非道之至正。去年，湖州同志有讀書約之舉，石長兄不以爲然，弟亦從石長之説。已而以此聞之乾初、伯繩兩兄，俱以爲不宜止之，弟故不敢復申前説。今以此意通之，鄉約雖舉，似亦無害，然終未能自決，將決之以蓍，兄以爲宜何如也？或不必卜筮，而可

以得其吉凶悔吝之端乎？前歲天下方亂，鄉里盜益起。弟嘗爲保聚之説，聞者欲之，或欲以弟身其事。弟以一念惻隱，未有以辭也。舉蓍自筮，得《遯》之《咸》，因之遂決意播遷。輾轉三四，雖瑣尾之況大有弗勝，而幸無凶害，且得無咎無譽于里井之中。由今以思，其不至於摩頂放踵而悔不可追者，猶幸此事之不果也。然則今日之義，或亦猶此乎？

兄譽聞素章，交遊素廣，與弟株困固有不同。然以學問之事論之，非徒無益，其爲害要亦不淺也。前時揚譽望，今欲逃譽望，前時通交遊，今欲息交遊。在兄自爲，則日新之圖，誠莫急于此。而所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必且從而怪之，甚者從而怨之怒之，或將無所不至也。以兄之志，固無所動於中，然欲如弟之無咎無譽于里井，以隱約于終身，則有非旦夕之可至者。且非特此而已。門庭將無雜賓，左右將絶外事，則兄之親近，將必疾我輩之語言舉動，而思有以危之懼之者矣。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兄今日不流矣，顧無失前日之和；不倚文章聲譽矣，顧并不倚氣誼，倚即失中，不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矣。《大過》之時，本末俱弱，然猶四陽居中。至于《小過》，則剛失位，而又本末重陰，不得不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矣。況在今日，又非過之可得言乎？諸陽消剥已盡，乾坤或幾乎息矣。所冀者，一陽潛萌九地之下，爲將來聖作物覩之本。保護不可不深，退藏不可不密。天地之理，不滅息則不生息；吾人之學，不去故則不能取新。皐比横經，固爲十月之雷；深衣白處，猶恐非至日閉關之義也。兄愛人之心素熱，故不覺覆慮及之。

先師二仲之祭，越中同志既歲舉之，吾地及門，義不可不與。即有不能一年一往，必不可已，如今年兄與乾兄春往，則弟秋往，以是爲常。則築室之志既可稍申，而處仁遷義之心，亦緣是而益勵也。前與乾兄商之，因爲兄言及。弟秋間大約與許晉臣兄同往，蓋晉臣近頗有意嚮學故也。哀仲兄進業何似？大抵功夫只一「勇」字最急。日用應接，見善便如好好色，見不善便如惡惡臭，旋見有得力處。天地之理，一長則一消，一進則一退，正如水車一般。吾人功夫，于天理分數漸增，則于人欲分數漸減，到進得幾分後，意味又自不同。其于流俗種種，真有不能自安者矣。道遠見疏，以兄虛己之誠，不自知其言之繁也。

答吴仲木 甲午四月

久欲覓便一候起居，而賤疾以來，百凡懈怠，心目之力尤短，甚苦作字，遂至兩月音問竟隔。辱念懃至，感何能已。仁兄昏事在近，弟不能具束脯朋酒以羞賓客，然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亦可自安也。教衰俗敝，妾婦乘其夫，習不爲怪。人之父母，鮮有以順正之義導其女子者。近見一二同志，往往于夫婦之道殊苦，夫豈刑家之義未之講乎，要亦勢之極重難遽返也。新夫人令德夙彰，知葛覃、樛木之風，天性學問，有不待問而得者矣。仁兄于此，想見不甚費力。伏讀來教，猶若兢兢于導率化誨之際，預思謹之於初來。即此一念，時時操省，閑有家之道，庶幾備矣，弟何以復益之乎？且兄從事于慎獨

之功久矣。慎于獨，則心正而身修矣。言有物而行有恒，而父子、兄弟、夫婦、臣妾，莫不一于正矣。推而至于興仁興讓，罔不由此，然則仁兄亦惟密其慎獨之功而已。惟慎于獨，則不期嚴毅而嚴毅，不期和樂而和樂。若意主于嚴毅，而行之或過其節，則敝也爲家人之嗃嗃；若意主于和樂，而出之或失其正，則流也爲婦子之嘻嘻：俱非假家之中道也。但權于二者之失，則與其嘻嘻，寧爲嗃嗃耳。弟于此，蓋學之而未能其萬一也，爲測其義，則或然耳。所謂意外之事，幾至於訟，本末有所未悉，兄得無于「犯而不校」之意猶有未盡乎？孟子自反之三，惟有責己之未至而已。舜爲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横逆之事，極于父子兄弟，在舜惟有反求諸己，負罪引慝而已。至於責己盡處，則不獨家庭之間底豫烝乂，雖有苗亦格矣。吴康齋有言：「君子常自喫虧。」而顧涇陽深以爲然。涇陽道義名節，既凜凜乎不可犯矣，而深歎美于「常自喫虧」之言，可知吾人處乎今之世，人雖至於禽獸，奚擇而猶不能平之？氣勃然有動于中，或感憤于人事之衰榮，或計量于報施之厚薄，要亦未免鄉人之見也。仁兄以爲言之有當於理否？語云：「前事者，後事之師。」先儒云：「無我得正己之盡。」願同此志者，交勉之也。

來成夫一書，磊落豪邁，乾初兄規其憤激，深得切磋之道。蓋其間尚有一種湖海之氣未收也。孔子思狂狷，此兄必狂士也。與之交，可以振作衰庸，弟之藥石也，企之羡之。

乾兄書後一語，誠如兄之所言，《大學》，孔氏之遺書，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大、小《戴記》俱在，其義理亦有可以

相並否？周子《太極圖説》、《通書》，張子《西銘》等書，知道者以爲可繼《中庸》、《孟子》，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愚謂此書即不出自孔氏之徒，亦自可尊可信，又況非孔氏之徒不能作乎？「君子無易由言」，乾兄尚宜敬之慎之，勿蹈後儒喜新立異之習也。即曰「信諸心者，不可奪也」，然心何常之有？高者見其過，卑者見其不及，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信諸此而已。便間尚祈以鄙意達之，然已駟不可及矣。《葬論》中，亦有一二語辭氣之失當處，惜其已鏤板，不及改也。

與吴仲木甲午

音候不達，再踰月矣。仁兄日課得力何如？所實踐于《三儀》者，當有不言而喻之效。此「學而時習」大節目也。惟敬而勉之，求其放心，正非空空地可求，從日用行習，實用其力，則心無時而不存矣。弟緣收穫，假息兼旬，耳目殊覺清滌，益悔邨學堂中坐廢時日，爲不可追也。然又無策可免，思此一事，亦是學也，求其當理而不敢厭怠而已。

山陰之使曾遣發未？乾初兄近來見得《大學》之辨又何如？前韞斯兄來，攜得西陵沈兄《辨言》一帙，一再讀之，爲服膺不已。目前朋友見地及此，大不易得也。西山先生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復有知者；既使後世復有知者，則斯道終有得明之理。」師門有人如此，真吾黨之幸矣。愧恨于今猶未相識也。仁兄想已交之舊矣。平生踐履，踐履更復如何也。辨中「識時務者」以後一段議論，真于今之學者字字藥石也。聞乾初兄於此辨既出之後，復有所辨，弟所由恐恐然不敢驟進其説矣。至所云「《大學》爲

竄釋之首」，則最不足以服古人而信來學者也。若以「知止」二字爲疑，則「緜蠻」、「穆穆」二節，明有疏義，禪乎非禪，不待辨而決也。

蓋緣萬曆以來，學術日晦，説書者多以釋、老解儒書，其有以啓乾初之惑，宜其有之。然此解《大學》者之罪，非《大學》之正解也。竊謂禪學于他書，猶易竄入，至於《大學》，斷斷不可，非徒不可，實不能也。其門庭堂奥，光明嚴正，確實周詳，無隙可乘。天下後世儒者之道賴以不至晦蝕者，幸有此書之傳，不圖今日反以是加獄也。乾兄諭弟有云「君子何易由言」，弟將反規之矣。胡子《知言》，温公《疑孟》，當時自信豈不甚深？朱子辨之，而後知其非也，有識者等之不知妄作之類。惜乎，乾兄之近是也。

韞斯兄以八月某日至海上耶？初與哀仲兄論學，不能相合，今已一否？朱子有云：「人若要洗刷舊習都净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即此數語，可以決之矣。不及作劄，便間幸以鄙意致。開美兄卜葬定以何日？并望示知。風便草附，不盡。

答吴仲木甲午八月

先師《語録》二册、乾初兄書稿二、伯繩兄書稿一、附致伯繩兄書一，謹緣韞斯兄之便奉上。弟每作伯繩書，輒有所沮，自去夏至今莫不然。意下甚疑，其中必有悖謬之處，幸兄斟酌改正，命左右之善書者易書，附去可也。《舊儀》一函，想弗堪用矣，置之，竟以空書寄達，知已總無嫌也。

弟質素鈍，日以館中職事多所妨廢，加以稍有應酬，此日輒有虛度之惜。種種頹落，大半緣此。所諭令子先生，尚未及謀得。若兄可以稍遲，則十月間造兄，因以執紼於開兄，度有旬日之晤，彼時商訂，一友可也。若更與乾兄商之，近地有足以當此任者，擇其一人亦可矣。

辱諭加意自振，恢拓胸次，非兄愛弟之深，不聞此言。但弟思之，膠膠擾擾之情，固時有之。以爲貧之故，而不盡由于貧；以爲病之故，而不盡由於病。弟先人遺田，變廢之餘，尚存一十四畝，妻子飦粥，足以自給。但自禍亂以來，十餘年間，遷徙者五矣。每當遷徙，輒有稱貸。因無嗣息，買婢則又貸；去冬病作，則又貸；積漸而至，已不下數十金。目下以先叔王父之葬，則又貸；亡妹之葬，則又貸，復不下三四十金。每于秋成，輒通以自古有死之義，罄箱償之不足，則復佐以館穀。次年米漸貴，則力益詘，加質舉息，其數仍不減於舊時。誠恐一旦溘先朝露，則長負人入地矣。康齋生于平世，吾輩生於亂世，恐難以同日語也。即以葬事而論，及弟之身，不爲坏土之封，則三喪溝壑矣。

先人積德累行，不幸早世，其用心之際，弟幼無所聞知。稍長，聞之先人之及門者以及宗族之伯叔，皆云燕居之處即書一語，曰：「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至於書籍之間，往往書之，以自儆厲，其不問幽明，可知也。豈宜至於無後？而家兄惟一子，初昏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如，韓子所謂「視茫茫而髮蒼蒼」。言念及此，能不爲之戚戚哉！弟自授室以來，非祭祀、非親戚朋友至，未嘗食魚肉；衣冠

不敝盡不更爲。固所云「貧不與儉期而儉至」，然以云「妄用至于狼狽」，則未之敢也。前歲往山陰，貸於朋友，得金四兩，僱一僕，稍爲出門計，則所攜資斧三金而已。在古小學多留一二日，比返，阻雨錢塘，則奚囊匱矣。不得已，以兄所寄鈔録遺書之資，假用少許。歸來，季心過我，因與戲言：「陳布衣欲見康齋，鬻其家貲以行，得銀五兩，不知歸途作何商量，又不知既歸之後，當復何如。今日之事，比之布衣，猶爲安富也。」季心曰：「正恐布衣當日未必須人負擔耳。」弟聞之，殊愧于心，推此一事，可以知其大概矣。即如今日館穀一事，爲之則有所不爲、有所不欲之事也。欲不爲此，則又不能，輾轉於心，殊不能已。年來學於稼穡，蓋志在徙業也。天時連旱，爲力益艱。去年之病，半亦由此，耕事又將廢矣。不耕而食，何以不至饑渴害心？舍簞食豆羹，何以不至爲陳仲子？以今之世，志古之人，誠不知所以處此也。仁兄何以教我矣？此學問立腳處也，敢不敬從。弟食息自省，怨天尤人之心久矣不作，恐懼憂思之懷所不能無。然而季心、韞斯諸兄之爲弟憂，有甚於弟之自爲憂者矣。是以弟之自信，妄意以爲出於天理，而非出於人欲，界限亦甚分明，特有過與不及之病耳。

《康齋集》，弟未嘗見其全本，其一詩云：「廚頭有醋方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陳公甫《忌日哭父》詩云：「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螿。五十四年天甫定，諸孫羅列已成行。」二詩時時念之，一以自厲，一以自傷也。因兄教及，故略陳其本末。秋風漸高，兄肺氣不爲患否？惟加意節宣爲望。

與吳仲木甲午

辱哀兄遠顧，不能爲信宿之留，歉何可已！弟向聞開美兄葬期定於十月，故先叔、王父之葬，卜以來月中旬，恐彼此相值，不無所妨。不圖期日相距正近，初五六之約，決不能矣。若十二、十三得以卒事，則十五日可至澉湖也。

又諭來歲出門之計，因多所牽繫，未得脱。然十日前，已與錢一士爲甑山之訂，以去家不遠故也。非特虛仁兄厚意，亦重違弟之初心矣。山陰之使，目下遣發，凡事所闕失，不能盡之於繩兄者，總惟兄與乾兄悉之。念相見之難期，即一札之通亦復不易，當此益宜珍重矣。開兄葬事，惟附於棺槨者，不可不慎，其諸禮節，可省者省之，今日正非備物盡文之世耳。猝猝布復，不盡。

答吳仲木乙未

弟喪親之日，未知學問，種種違禮，蓋非人之所爲，至今念之，痛恨無極。兄以居喪之節問及，於弟非惟不知，正亦所不忍言者矣。若其大概，度不外《禮經·喪大記》、《問傳》所載，與夫《小學》所節采「古者父母之喪」數條而已。仁兄本乎至哀之衷出之，要必有自合乎禮制者，似無煩執不知典禮而以其身陷於大罪之人而問之也。《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致乎哀而止。」《記》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爲有餘，爲不足，惟兄自審而爲之節，使無過、不及之差。弟遠於兄，不能懸測也。

哀仲兄讓産一節，在哀兄爲之，甚平，在

今人則已希有。兄所以處此産，要必有盡善之策，使人傳以爲法，稱爲二賢，不俟弟等之贊襄也。目下方在哀迫，未能及此，要當於卒哭之後，徐酌之耳。葬期定於來月七日，諸事須於此月料理成緒。開壙驗視，當在二十以前，若兄不能親至澉湖，則哀兄可以代之。葬法必如《家禮》，以灰入壙，築實無一空隙，故盡善。時俗築於槨外，終是未善。弟往時葬先人，恨不用此法。又入土不深，念之悔不可追，徒有痛不欲生而已。古人所云「必誠必敬，勿之有悔」一語，其戒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至深切矣。他事偶失，尚可補救。三年之内，如白駒過隙，此際一失，終身無可如何。雖抱痛至死，暴屍中野，猶將不足以贖罪也。幸兄勉之又勉，慎之又慎，無蹈弟之所痛萬分之一也。奉晤不遠，又兄哀棘之中，不敢瀆陳，以亂志氣。諸惟珍重，不悉。

與吴仲木乙未

走弔，弟等事也，反累舟力往返，又無以稍效子弟之役，歉何可云。仁兄戚禮俱稱，誠近日子弟居喪之所僅見。但吾人每事於分常苦不足，不憂其過。伏祈時時以「不敢不勉」一語惕勵於懷，使異日無可追憾。又仁兄多病之軀，加以荼苦，何以能堪？遺訓所云「兩家重擔在身」，則益不可斯須忘敬也。喪次嚴棘，不盡一言，歸途念此切切，謹附使者傳上，不一。

與吴仲木乙未

嘉平望後，韞斯兄過弟，得聞吾兄病體

日輕。嗣是又將一月，音問不及，想精力益王也。禮廢久矣，仁兄力行之，時俗駭笑，雖弟輩猶將分罪。至德里人士以爲生今反古之災，誠可悲已。弟與知己言：「仲木若遂不起，是使東海之人終以由禮爲戒也，而豈天地之心乎？」幸仁兄益加珍重，於養德養身之際，敬慎不怠，固亦有志者之所深祝也。

冬間再晤德甫兄，言兄外家李氏多故，以後生計殊乏。向以仁兄抱病，弗便相聞。曾見德老以此言達之鄔季老，頗以仁兄喪病力詘爲憂。度兄親親之誼，固所素厚，抑所給薪米，食指不繁，竊計仁兄已蚤爲之所矣。偶及。

答吴仲木

弟今年館舍差遠，每不及附便申候。百日之別，不圖兄疾之劇如此也，此固孝思純至所致。《記》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又不可不慎也。飲酒、食肉、沐浴，乃禮之變，唯仁兄決之不惑也。藥物草木之資，久恐傷於脾氣，宜擇有氣血者服之，如龜鹿膠、河車丸、全鹿丸之類是也。

賤體今年略勝，然心神終不復也。如裴紹岐勉弟云：「形體所以載神也，體膚充養，則心神自旺。」弟敬而服之，然形體正未易充養耳。

《祠田經始録》昨暮草草閲過，大約已無可商。立法貴易簡而可遵，條目似不必更煩矣。總一族而論，必不能俱智而無愚，必不

能俱賢而無不肖；總數世而論，亦不能俱智而無愚，俱賢而無不肖。法爲愚不肖而立，賢智者無條目可也。若多其節目，繁其詞說，講解展閲，亦不易易也。暫留鈔録，使鄉黨之士有所觀感，非有所斟酌於其間也。恐亂純思，不敢他及。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三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四

書　三

寄倪寄生闓中壬午前

別逾二旬，遂如越歲。令子在館無恙。粟價漸平，疾癘亦退。鄉土視前差有起意。特前月不雨，秋登疑有三一之減耳。閩比數稔豐樂，自當倍蓰吾鄉也。

弟嘗言，遊有三樂，而人往往失之。一者盡交其地所產賢人，一者多購其地所傳典書，一者登覽其地山川奇麗與夫古人往蹟。不然，與寄坐一室等耳。兄翁於數者，皆有其癖，諸所領略，當復過人。未知其中人有幾輩奮乎獨異，足方古之人者，此亦望而可知，亦多不在聲聞之內。幸兄翁加察，斯道晦昧，于兹甚矣。先儒羅仲素、李愿中皆其鄉人也，彼都人士多足傳其流風者否？有則相與倡而和之，不則志其姓字而歸，亦云無虛此遊耳。寥落天涯，言思及此，爲之惆悵。

與唐灝儒壬午

不敏祥賦命孤蹇，遭離多難，經營奔走，未嘗學問。然好修之念，則亦未之敢忘也。每念古人之學，莫不傳于師而成于友，是以間歲以來，雖不能遠有所事，而凡百里以内之賢人君子，莫不敬而問之。即不得見，中心嚮往蓋無已也。一二載以前，側聞德音，私

心輒願見，出其所聞，用質有道。而凶變相仍，莫得其間，溯洄之從，于今闕如。譬之積痾者，聞倉公並世，而又近在百里以內，事勢所阻，不能奮飛，此志何能日月倦哉！

茲因敝門錢子之便，附達夙懷，兼以拙稿十篇呈教，不識君子謂可進之交未否？方今海內，交遊之風幾於沸鼎，古人友道喪失殆盡。某之爲此，非敢以俗之所期塵瀆高聽，幸左右亦無以薄俗之心相薄也。斛泉按：「相薄」疑「相待」之訛。

答唐灝儒

往辱賜教，以客禦兒歸，時又以俗累，久不裁復，殊深歉懷。自古國家亂敗，未有不由人之云亡。朝廷幾十年以來，人才摧折則多有之，所爲長養成就而進用之者，文武兩途均未之聞。今日之禍，識者久知其然。所痛中原陸沈，衣冠禮樂塗炭殆盡，然人心未復，爲亂方未已也。兄翁高風大學，足以拯振末俗，川障瀾洄，當有所屬。若弟以迂疏藉口歸耕，何當君子之重譽哉！

所諭《大易》與禪纖芥之別，弟於《易》未能深究，佛氏之書未嘗過而問焉，然雖無知，願以眇聞正之。夫吾儒言「太極」，佛氏亦言「太極」；吾儒器亦道，道亦器，佛氏離器而言道也。吾儒言「主静」，佛氏亦言「主静」；吾儒合動静言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佛氏離動静言之，絕動而後求静，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或者其相別之處也。至於《易》之機要，則惟存乎《姤》、《復》。由《姤》、《復》而爲《臨》、《遯》，爲《否》、《泰》，以至于《夬》、《剥》，其幾只辨于一念之微。康節所謂「冬至子之半」，所謂「思慮未起，鬼

神莫知」者也。心之存亡辨于此，世之治亂辨于此，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今世在《剥》上九，幾于無陽矣，較《坤》六四「天地閉，賢人隱」，已自不同。聖賢於此，思欲挽救而維持之，舍人心其安事乎？孔子作《春秋》，以正好惡之良，孟子息邪距詖，以存平旦之氣，凡以此也。兄翁以爲有當萬一否？

一士論詩甚嚴，此亦近代祖述王、李之習。弟雖不能詩，然私心竊有所不取也。昭代諸作者，愚以爲當以白沙爲宗。蓋主於性情而不及律調，故其爲詩，若風雲變化，出奇無窮，有康節《擊壤》之風，而温厚和雅過之，誠可繼統三百。其餘互有短長，未之及也。來教云：「畫前有《易》，删後亦有詩。詩之有律，猶文之有八比。」卓哉斯言，可以破當世之惑矣。夫今之論文，猶其論詩也。文非八比，不敢自信其爲文；詩非律體，不敢自信其爲詩。然則由古以降，惟唐爲有詩，而唐之前與唐之後，皆無詩也。亦由古以降，惟本朝爲有文，而自此以前自此以後，皆無文也。夫唐以三百年間，盡英雄才俊之力而爲詩，本朝亦以三百年間，盡英雄才俊之力而爲文，豈不窮其工巧，使繼此者無以加焉？但不用以發抒性情，而用以干禄，則所爲詩者，非詩之本，而所爲文者，非文之本。工巧愈窮，而其失愈遠。揚子云：「琱文刻鏤，壯夫不爲。」夫欲以琱鏤之智，而服壯夫之心，誠哉其難之也。當時韓退之已不爲之。今退之之詩具在也，謂其不工，不可也，然亦何所祖述乎？使今有退之起而爲文，其不屑屑於八比，而思有以起其衰，蓋可知也。亦猶佛氏入中國一二千年間，愚無知者惑于其説而從事焉。其英雄才俊之士，一旦入此，不可數計。就其刻苦厲修，冥心參悟，

豈無所見之深合理道者？但其所見之是，則吾儒之本有，而其所見之非，則實乃悖道而馳，亦其所失者，在於本原也。正其本，猶不能保其末，況已失於本乎？此關、洛諸大儒初亦泛濫於此，而其後豁然棄之，不啻如滓之去體也。

兄翁明于天人之緼，極于理數之精，惟命教之，使是非得失灼然以明，實所私願。弟積疑種種，思就問者，幾歷年歲矣，造次未便陳請。敝友陸孝垂兄，佩服道義已久，兩載内，時欲同弟請益。秋氣稍深，盜梗差息，便當邀之過兄，一罄積愫也。此兄年視弟少，而篤行高志，弟實不如，謹此豫聞。海昌陳匪玄兄，嚮同祝開美兄於先師之門得力最深。今開美亡矣，匪玄兄尚存，變名曰確，字曰乾初，亦弟數年來所交益友也。前弟過海昌，以兄翁告之，願見亦甚。兄翁儻有意晤之乎？世道波靡，目前人物月異而歲不同，賢者奄奄欲盡。當此而不受變於時俗，不剥落於患難，正所謂天地之心，一陽之復，未必不存乎斯人。敢推兄翁樂善之懷而并及之。適王君風便，草此附復，不盡。

與唐灝儒

不覯光儀，竟及一載。去年春，兄至語溪，而弟適返。秋則弟去桐溪，而兄又至，何其左也。比來新功益加純密可知。弟秋冬以後，離索殊甚，目之所遇，身之所經，無非違心之事。平時恒苦讀書無益，至此并不及開卷，不特無一善狀可爲師友言之，舊時顔面，幾不能留與知交相見矣，諒亦兄所聞而哀之者也。

今年春，辱潁生兄遠顧，隨至烏墩，于宇

膺兄家一宿而別。志趣激昂，議論開霽，又同時三四友人更無別調，差覺心目爲之灑然。《易》稱十朋之益，《詩》言佩玖之貽，良弗過也。是日之暮，潁生兄所親有自吴興歸者，爲述令子出就府試。而烏墩風聲羶競，遂籍籍以兄翁爲口實，一以自解，一以勸人。潁生兄大爲嘆息，因有「世教凌夷，十浩如維持不足，一浩如敗之有餘」之語，而屬弟致書於兄，阻其進趨，以爲不遠之復。弟敬諾之。而月餘以來，曾未獲便，時用恧如。誠以潁生兄友朋相愛之情如此其厚，而弟受諾及今，淹留不告，匪獨負兄，且欺潁生也。會開三兄至，問以昔日之舉，乃知令子未嘗禀命，而亦幸不辱名其列，此固天之所以相成，而予友朋以匡救之路也。自後惟兄珍重襲藏，毋令人有名門之子一旦失途之嘆。

語溪曹叔則兄前年以不得已，曾赴諸生一試，求六等而不可得，今乃決然捐棄，將以求進於古人之學。弟甚高其志，而益難其時。方昔陸沈之初，人懷感憤，不必稍知義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於兹，其氣漸平，心亦漸改。雖以嚮之較然自異，不安流輩之人，皆將攘臂下車，以奏技于火烈具舉之日。而叔則兄乃踆巡掩鼻以去，不忍一日尚處于可媿之地，羣非羣咻，所俱不顧。沸鼎寒泉，雖云小補，猶愈於益薪而探之也。

開三兄出兄葬親之約見示，具見錫類之盛心。此義行，可使民德歸厚，幸與同志勉之。弟亦敬録一通，傳播同里。但其間似有可商者。第一條或可去「并押」二字否？其諸「盟」字俱可仍易「社」字否？第五條詞説不嫌太費否？第八條「禮神」四字可删否？詳兄之意，似爲愚俗而發，以其錮蔽之深，不

惜多爲卑論以曲喻之，期于明信而止。弟則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甚不仁，動之以一本，未有不惻然興感者，似不必煩辭以諄之，鬼神以要之也。在兄或爲衰世之慮，不得不然，而弟竊疑待斯人之已薄矣。至其風水年月之拘忌，久已深入於人之心髓而不可挽救，寧使父母暴骨於原野，而不敢及時爲一坏之封，大約惑此爲甚，無財亦其次也。弟意欲以此等義理，明辨一二項，附入條目之內。以至喪之不可舉樂，與作佛事，與焚楮錢，亦宜附論，以解當世之惑。則物力之省，既可以爲營葬之資，而復能愛親以禮，度必仁人孝子之所樂從者也。

弟變亂以來，益復自廢，囊括其口，摧頹其容，以求溷俗，毀譽兩忘，如蘇子所云「與農人牧豎相往還，漸喜不爲人識」。而比者，苕中諸友見敝鄉之人，輒以弟爲問，兼多溢美之辭。自度無以得此，必緣兄爲游揚，加以過情之譽，遂使不知者不攷其實，從而輕信之也。兄可謂不愛弟之甚矣。弟雖昏愚，豈不自揣？少而無學，長而無聞，於今四十年，愆尤罪戾，日以益深，亦何可比數於人世？雖復未忍暴棄，輒思黽勉從事，以得稍列於士君子之林，而鼓罷不勝，求爲尋常無過之人而不可得。所冀良友砭切，永惟自新，不圖君子之交，亦蹈曹邱之陋也。目前朋友，毀敗者固多，好修者正自不少。我輩相勉，惟當切己省治，以企其所未至。幸而賢者不以棄予，資其教益。賈此餘勇，以庶幾於朝聞夕死之義，是則雖不得至，心焉嚮之。若夫彼此稱譽，塗飾鄉曲之耳目，奄忽遲暮，同歸流俗，實非所願也。隔別之長，不禁其絮。

與唐灝儒

歲杪一晤，急遽以別，不盡請教之情。退而歉於心者，未嘗已也。伏念春氣益深，道履彌泰，德業之與日俱新者，更復何如？見子淵兄，述兄所與書中，言及弟所進規勿輕著書之意，爲服兄之虛懷樂善，不遺葑菲，而益將以往日未達之指，續陳兄前，而因以求正焉。

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仁兄天資之敏，讀書之富，從事學問之久，交於朋友之多，俱非弟之孤陋迂疎之所及。是以去春雖讀所著文字，不能無疑于心，而懷之幾及一載，不輒效之左右者，以爲兄之所得，當必過我，而或未可以冒戾也。遲之既久，疑者滋懼矣。蓋既懼兄之積學，將因所著文字，而一旦流爲遠近指摘之端，又懼後生初學，所以尊信唐先生者，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居嘗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悞悞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于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也。幸有禍亂之中，良心天啓，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媿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爲文詞，以與俗流

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于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況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户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弟幼而失學，又痛蒲柳之姿，早就衰退。自兹以往，即復視息人世，欲望仁兄今日學之所至，應不可得，何暇於兄而求全焉？顧念疇昔病卧于牀，幾瀕于死之日，仁兄不遠數十里而起以藥石焉。報李之私，不知所將。而意所不安，懷之已久，復不吐之於兄前，無論責善之義，揆之有乖，抑亦自欺之一種也。謹因子淵兄之言，退而草此以獻。雖無當于參、苓之萬一，庶得比於柴胡、桔梗，求處藥籠，以備采擇云爾。至所致子淵兄書，及所寄文字，俱未遑請而讀之，尚將需之異日也。

弟行習之間，過端百出，儻得因文朔兄往還之便，而時賜教益焉，則所以感兄攻治其心之疾，視肌膚之患，❶爲德益深，而所錫益厚矣。外自責二條附呈。

與唐灝儒 乙未

三載不奉教益，自慚頹落，無以見道德之友。然未忍棄於教外，則又不敢不求見之急急也。敝里歲會不忘自始，必欲枉兄翁一

❶「膚」，原誤作「膺」，今據續四庫本改。

過，責此壇席，固同社之共心，而亦弟祥私心，所欲緣此以正有道也。去冬見拒殊堅，讀手教謙而又謙。今不復以賓席固請，會必有主以陪賓也。是社權輿於兄，以兄爲主人，亦義理之至安，而兄翁之所不得辭者也。肅此代躬，不悉。

與沈上襄 照後改本。○炳按：觀篇首數行，此篇似乙未年書。

別來道履和泰，新功益密可知。自癸巳春季，得交於兄，去二十餘月，而得爲歲杪一夕之晤，次早隨返，人生聚會之難如此。弟衰矣，向後歲月曾幾何時，而離索時多，切磋日少，其長爲小人以没其齒，無惑也。然終年旅食，欲求資益於有道君子，非惟不能，亦不暇，念之惟有傷悼。今年幸館于近里，或得於筆劄之間，時質所疑，而冀商正焉，所至願也。

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録聞其説而悦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

又如所論「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

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禄、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内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亦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而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剥》，以至于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于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跖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由之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于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于義不爲牽合附會否？

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即于邪慝而不自知也。

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于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于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于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于後世。今于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即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

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則餘可知已。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漫之説，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謂禮者。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少也云乎哉！入則孝，出則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誕也云乎哉！是以學問至于復禮，而物蔽之已盡，氣拘之已亦盡矣。世儒重言「克己」，輕言「復禮」，究其本末，皆禪也。夫克己、復禮，固非二事，然而求端用力之際，莫切于禮。苟其無禮，則亦何所取準，求得其所爲己者而克之哉？竊以爲夫子之答請問其目，意或如此。

率布愚慮，惟兄鑒其得失而賜教焉。

答沈德孚

讀來教，具見惓惓。但以釋氏語贊聖賢，恐聖賢有所不受也。先生或者習之已久，與之俱化，竟弗察乎？孟子有言：「不直則道不見。」承愛，不敢不盡所知，以效忠告。

答沈德孚 戊戌

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用當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得去，如異端所謂「末後一著」也。生死之説，亦甚平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人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説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

仁義禮智，性也。盡性者，盡其仁義禮智而已矣。率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爲道，修其仁義禮智之道則爲教，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夫婦，敘長幼，交朋友，三千三百，無非是也。推其極，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求其實，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盡之。不是懸空

可說得一箇性，而須冥參超悟以爲教也。古今言性者，以孟子爲極。其言曰：「形色，天性也。」朱子本是而爲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仁義禮知而已。先儒謂器亦道，道亦器，即此意。」愚只守此訓，此外雖有奧義玄解，概弗敢聞。

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道，不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已。是故夫子教顏子，亦只教其博文約禮。其問爲仁之目，亦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姚江以異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別，其弊至於蕩滅禮教，今日之禍，蓋其烈也。或云：「静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竊謂此際正要辨別毫釐千里。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之空寂有別。若只是冥然空寂，如何能發而中節？曰「釋氏亦黜頑空」，曰「明知不是，卻不承認不是，又躲閃到一邊去」，正所云釋氏之言善遁也。穎生兄之言，雖不無矯枉過正，失之太激處，要其苦心，自不可沒。「未發」只是未感于物，喜怒哀樂未有所適也。若欲求密于未發之前，則心行路斷矣，安得非冥空乎？

常見人說「受用」二字，愚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夕惕，那曾貪著受用！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愧，俯不怍，從戰兢惕厲中出」。然則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與「受用」二字顯然有公私義利之別也。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

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即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即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即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年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于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之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孟子「良知」、「良能」之言，大約因自暴自棄及性無善惡，以仁義爲外者而發。若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即所謂仁義也，

奈何忘其所固有，曠安宅而舍正路也？非若姚江知行合一之説也。姚江特假此言，以證成其直捷頓悟之説耳。大概姚江解書，一味驅率聖人之言以從己意，未嘗虛心詳玩，以求其理之當否也，此病處處有之。姚江既主「良知」之説矣，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豈不自相悖謬乎？可見「良知」二字，亦其改頭換面之語。百餘年來，學術晦冥，邪説暴行塞乎天地，入於膏肓。竊謂姚江之教，如吳、楚稱王，蠻夷猾夏，僭食上國。東林之教，如齊、晉之稱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揜。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數十年之内，應必有大賢之士，起而任斯道之責，揭日月于重淵，而使之復旦者。惜乎祥與先生皆不及見矣。

世儒學術之際，此是彼非，究之只成一副私心，非好勝不能相下，則溺于習見習聞，皆私也。道，公物也，何所容其私？出其所見以相商確，可耳。若此私心尚不能克治，更從何處商量學問乎？祥五年以來，管窺之見如此，未敢自以爲是，未嘗敢以語人。因往年先生同元龍、敬可兩兄遠臨，又諸同志咸在，故弗自嫌，肆其狂言，以求教益。茲歲復承筆之於書，以決是非。伏讀再過，感先生之志大而心切，諄諄相愛之深，又非尋常形迹之可遜謝而免者。略據目前所見，直陳如左。極知狂悖，但以斯道非屬一人之私，是非得失，公論千古自定，無可阿比，無可閉藏。去日苦多，求正之心，彼此交切，尚祈往復。

答沈德孚 書所示萬以忠、易原。

沈先生年高，無暇博涉，只將《語》、《孟》、《詩》、《書》正文本注，熟玩精思，看道

理方無病痛。本朝人著述，概宜屏絶。惟《讀書録》、《居業録》二書純正，其他不足觀也。祥少無師友，泛濫此中，虚費光陰，擾亂見識，痛悔無及。去日苦多，至道難詣，敢効忠告。

與沈德孚

禾中晤廉伯兄，知福履甚穀。久不相見，極欲同商隱兄過候，春來碌碌，殊弗得暇，又將俟之初夏矣。聞季子資性非能習賈者，竊意莫若專守耕桑，暇則讀書，漸求義理之明。今日子弟，忠信者絶少。童年之日，恐不宜壞以利誘。凡人能儉且勤，衣食之需幾何？無憂不足。何必求資市道，損其樸心哉！將欲立身於士君子之林，非稍稍讀書，理義何自而明？何緣而知自愛？古人教子，居近市廛，則急遷而去之，其意可師也。世上非無善作家治生之人，吾人所重，應不止此。鄉者承以教事相委，殊媿無實而空受其名。若使季子徒以善賈了局，亦恐非先生所以使之執贄以見長者之意也。擇術得失，于斯乎決，即貽謀臧否，不外是矣。不盡惓惓。

與沈石長

炳按：以篇首數行及後書考之，此書當在甲辰。

寅之歲，因潁生兄一瞻道宇，適兄抱疾，不遑細聆教益，竊見高深。嗣是季心兄歸，具述兄翁立身之本末，與夫學術之純正。復□容巢，趨嚮頓殊。而所手録著述數篇，亦得而讀之，而又得聞訓言之勸勉，私心自恨前時不獲少留壇席，可謂自外於君子之教

矣。及兄辱臨敝里，則弟方羈旅禦兒，而兄復以市人姓字之誤，訪他氏之門以去。弟之無幸，亦已甚矣。二載以來，無日不思趨侍左右。或承不鄙，賜以切磋之益，以稍自遠於不肖，而□□不立懦頓弗前覆，辱手教推許過情，祥雖迷昧□量，豈不惶汗無地可入耶！顧以謙而又謙之德，切切下問，亦何敢不以所聞於師，而不能行其萬一者，爲兄述之，而因以求正焉。

大抵吾人今日學術之敝，淪肌浹髓，誠有如仁兄所示數端，而其原本，皆由於不能得其本心之正。是以千蹊萬徑，苦心悉力，而終至於離道之遠也。《尚書》「精」、「微」數言，與《論語》之言「克」、「復」，《孟子》之言「求其放心」，先後一揆，更無異指。然吾人自有生以來，習聞習見，固已入焉而莫覺其非，所思所行，益復放焉而弗知其反，更安所得夫道心之正而求之哉？則《孟子》所言平旦之好惡，與乍見之怵惕惻隱，與嘑蹴之羞惡是也。然而仁義之良心，不難于見，而難于守之勿失。蓋不徒不辨禮義而受，與夫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之爲失，即本乎惻隱之心而發，而或仁之過而至于墨，本乎羞惡之心而發，而或義之過而至于楊，此際争差，正不在多也。此顔子所爲擇乎中庸而拳拳弗失之也。蓋人心非獨人欲之心，如聲色貨利之類也。凡夫氣禀之偏，如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冉求之退，子路之兼人，皆是也。人心各於所重處發，固有反之于心，自以爲當然無過，而不知其已失。此精一之功，所以益難益急也。因其急而急之，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慮其有是患也，而稍爲寬之，則又未免優游怠弛而至于忘。此皆吾人無日不在此二失中，而天理人欲互相消長。而未有一

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竊效古之人之一二也。

昔者，先師常以「慎獨」之旨示訓矣。每以自省自考旦晝之所爲，多至牿亡。夫夜氣物交之牽引，多有小者奪其大者，此所以屢前屢卻，而學問日負其初心，至于去日苦多，而駸駸乎下流之趨之憂也。仁兄持守有素，道力堅深，弟祥之所仰望而不可幾及者。或得近在十里或二十里之内，時得質疑而考業焉，庶藉匡救解惑之力，而一水間之，徒切心儀而已。

念時兄仲夏見召，方以種植爲事，不及往應。小人之志，以數畝不易爲憂，而不以執經謀道爲事，適足見棄君子。不謂仁兄初會，議論即有不合也。季心兄以去年藥餌，荷三求諸兄厚意，不可不報。而弟與渝安兄，亦欲一過彦時兄，答其辱命之雅，申兄成德而隱之指。冀二三君子，戒其子弟之賢而有志者，深思《大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之意。但使一陽潛萌於九地之下，何憂剛德之不反，而必皐比横經，乃云修業哉！而道先經兄里，聆其教思以往，抑亦夙志之欲遂者也。

久欲報書求正，初因亢旱救苗，日不暇給，繼以俗務冗雜，又不能於人前作此。小雨黄昏，四顧虚寂，造率不盡，惟仁兄教而示之。

與沈石長

一别兩載，并書問不以時通。即弟之志力益衰，百凡當爲俱廢，可知矣。序賓兄再過海濱，備聞起居，遥慰契濶。至於道業之進登，自非相見面商所得，則彼此各不能臆

測也。恒念古人德以年增，祥閒居自省，精力歲減，即志氣隨以頹落。負慙覆載之間，日以益甚，實不敢於知己前有所掩蓋也。嗚臯兄家門種種，仁兄頗悉其本末乎？弟以踪跡之遠，不得周旋彌縫其間。入夏以來，曾再三作劄，致孟修父子，勉其讀書以變氣質，敦讓以睦本支。□□迂愚，終恐不若仁兄一言重踰彝鼎也。率爾附達，不盡縷縷。

與沈石長 丁未六月

前同商隱兄奉候，雖有信宿之留，適以陰雨，又隔西東，晤對時少，請益之懷終闕然也。賢郎氣貌温恭，舉止謹恪，知平日過庭所得已深。人言子弟所重不在讀書，益驗其不然矣。費母壽言，承佩三兄懇懇之誠，重以仁兄、尹同兄之再命，不復敢以不文辭。但自賤恙以來，最苦執筆，若天氣向暑，益復不支，稍待秋凉，勉强卒事。自念精力益衰，數年間，亦有幾種諸責須了當，此容有以報命也。

周甥年來一番決裂，似爲可憂。但能緣此省改，未爲無益。人未有不受摧折，不經煆煉而克奮發者。父兄之教不先，師長之誨又闕，除是自作過咎，多受人世之困苦，然後可以激其悔心，而出其善端也。俟其他日稍有可回之機，弟未即填溝壑，當從仁兄後，爲之引掖推挽，不敢坐觀也。初至尊齋之日，見執經諸子，客至，多有愆於儀止者，固先生不在，幼少之常然。惟爾老之孤、子周之子二人，修整如故，即此可期他日之有成矣。可嘆親友中，「擇師教子」四字全不之曉，至有一生爲人師，而力主不必從師，何必讀書以惑人者，誠不可解。若子周、佩三之於仁

兄、尹同，真可謂卓絶矣。未知何期繼此良晤，不盡不盡。

與嚴穎生

不親德隅一載有半，然息慮之餘，未嘗不神往左右也。仁兄任道之勇，衛道之嚴，可謂有奮乎百世之氣矣。然而多口之傷，每於仁兄爲甚。相去數十里，不相見復踰歲時，弟誠不審其故。以私見揆測，亦或未中其所以然。然得毋以嘐嘐尚古之情意，將壓服一世之儕輩，而人之弗能平者，遂以摘其行不掩言之節目，以相呰議，而聞者復不察其本末，究其源流，而君子相與咨嗟而愛惜，小人益以附和而加甚，幾乎韓子蜀雪之喻而未有已乎！此其患特在踐履之未純，日用之間，或不能以無過。而於仁兄，無所甚損，而於言者，亦無足深尤也。道理本天下萬世之所公共，非一人二人之所得而私，亦百姓與能，極爲平淡，初非有驚奇可喜之處，足以震耀世人之耳目。《中庸》末簡，所以反覆於闇然、的然之際，而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爲學者程功用力之地也。其下文所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踐履之篤實純粹，而非有一豪矯飾虛假之病。以是而化民成俗，至於世法世則，亦德盛自致之效，初無心期意擬於其間也。若闕此一段功夫，而亟亟以易世成名爲事，竊恐賢者知盡力索，究不免於半途之廢，而不肖者時窮質見，徒以露末路之恥也。

弟修己不力，動而成過，質其生平，固宜爲有道君子之所鄙棄。每念仁兄以豪傑之概，瑕瑜不掩，未爲當世之所推服，深爲疑之。故敢效管窺之區區，進仁兄於踐履之無

過，未知有當於萬一否？造次不盡所言，惟仁兄采而擇之，且因以正之石長諸兄也。

與嚴穎生 丁未

此番相晤，晨夕之久，知己之集，近年未有之樂也。別後吾兄情緒如何？弟十四之暮，疾忽作，一日不食，兩日臥病，十八日强起，扶疾至海濱。今猶臥起相半，未知何日霍然如故也。病臥之中，追念疇昔，隱微之際，不能無歉然者，終覺酬應之節煩，商論之益少。

尹同館中，石長方發其端，意以規切季心卜筮之惑，而季兄之氣，輒已不平，不得不舉坐默默，以息紛争之端矣。朋友間氣色如此，暮年歲月幾何，相見又不易數數，可爲痛心者也。唯語溪之日，仁兄痛切之論，開益□□至深，□□能遜心承受，使弟內慚。交於□□有年，曾未有一日之益如兄者也。但兄每以涵養見許，弟則自維平日易喜易怒，輕言輕動之失，無日不有，雖其所發，容未至大悖于理，而恒抵於暴其氣而動其心，其病正在克治不勇，涵養功疎。仁兄會聚不久，或未之深察也。養得凝定，出之從容詳審，聲色不動，唯雲士、瑜安爲然耳。石長於忿疾于頑之意，尚恐未免易動也。先儒教人理會聖賢氣象，竊謂氣象非能自好，本於義理充積，涵養深粹，使一身氣志，如詩人所謂「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方能發而有中耳。昔者厥修、斛泉按：范刻同此。原校改作「吉修」，俟考。人伯相對，覺有此種意思，惜今不可復見矣。

仁兄擔荷之强毅，立論之洞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處，卓

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虞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生起一種病痛也。今日文弊極矣，疑謂當捄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蔑棄典文、枝鹿椎魯之謂。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道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修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間見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己在人，或不至游談虛夸，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

抑祥猶有質者。文弊極而機智深，機智深而争奪肆，世道人心未知所底，是以至於彝倫之斁而不顧。故祥平生讀書求友，無不本此意以行。凡以資麗澤於良朋，漸腴美於簡册，於以栽培此心之良，使不陷於殘薄也。然亦未嘗不懷好仁不學之懼，推行之際，亦未嘗不思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之義，以求合乎理一分殊之旨。乃出之恒有過、不及，以貽事後之悔。此固由于權度之不審，抑由氣質之偏私，不能自克，以至此乎？又有所質者，弟自有知以來，自是自滿之戒，未嘗不矢之幽獨。至於《詩》、《書》師友之訓言，無不銘之中心，下至疎賤一言一行之美，無不深懷篤嗜，以爲芭蘭之佩。唯有求諸中心則不安，質諸古訓而有悖者，則不敢以爲當然。乃今衰暮，屢來堅愎自賢，不肯范刻作「屑」。虛受之責，豈血氣既衰，盡没其初心乎？抑志昏氣耄，過差而不自覺乎？皆幸仁兄直告之，使知省改，幸勿中道棄之也。

令子勤習耕事，以今之時，賦斂日煩，民生窮蹙，稼穡維寶之意，固不可忘。而子弟游閒浮薄之習，亦不可不力反。但箕裘之任，終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劉

忠宣之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疎，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之弗克世其家也。知交子弟，有去爲商賈者，有流于醫藥卜筮者，較之耕桑，自是絕遠。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弟力田，躬耕養志，不求聞達之英賢耳。過庭之際，願以此意諄復及之。芝房、言如，英才美志，得仁兄爲之鼓導，將來所就何可量，何可量。爲念吾人去壯就衰，不敢復希小成以没其齒，良足悲傷已。疾臥不能端書，因渝兄歸，借筆書此，附致左右，統惟爲世珍重。

楮尾

前者力疾作此，將附渝安，而竟不及。賤疾漸愈，粗能自適，已再旬矣。但飲食大減，精力益憊耳，不足爲念。嚮見仁兄作字甚艱，不覺惕然于心。憶内交之初，所見運肘楷書，精良如何，今一旦及此，可懼也。同志中素推精采，兄及石長耳。前見石長自歎其衰，而兄目力非復往昔，憂患之中，真使人易老也。老成凋殘日見，少年志學又希，猶爲世道言之耳。若我儕輩數人，死者已矣，生者衰病相尋，將何所成，以没其齒？能無怵惕惟厲，中夜徬徨耶？六月幾望祥又啓。

別楮

又啓。前聞仁兄與石長諸兄有七月東遊之意，竊見目下雨澤鮮降，高鄉人情殊已勞苦，兼以初秋暑氣未退，起居難適。莫若遲過中秋，或重陽之前，河流清漣，稻粱向熟，于時主賓相對，納涼颸，坐明月，俱足以

助道誼之樂也。但不識暮春舞雩，情味如何。言念及此，病夫霍然起色矣。祥次日又及。商隱、子高均此致。

與嚴穎生己酉重九

新年別後，又及深秋，人生幾何，老至益將惜日也。仁兄自揆進德如何？弟近狀無可言，徒以餬口於人，歲蹈舍田芸人之戒，惟有夙夜自疚而已。

頗聞吾兄所至，輒以圍棋留止數日。行年五十有餘，古人所嗤墓木拱矣，猶不能自克耶？茲事較之他惡，似乎尚小，實而論之，非細行也。廢時隳業，一也；耽物喪志，二也；比之匪人，三也。高明如兄，豈未之思耶？猶憶二十年前，浩如兄《狐狸》之詩附弟上達，兄明知其意，而久不能改，可謂不負死友乎？今自石長、渝安、尹同諸兄，各以茲事，介然懷不滿之意於兄，兄亦夙昔所知也，而亦自若，豈兄平生誠切之心，愛及朋友，而不自愛？侃直之言，欲朋友之虛受，而不虛己以聽也？特以阨窮遺佚之日，聊以自適，而無所妨耳。此意殊不然也。白沙，學術之有疵者也。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若謂逸民處士可以頹然自放，則古今當有一種無事之人，與日月而争光，不與草木而俱腐矣。況乎門內則有子弟，門外即有鄉邦，吾人一行不慎，以是害己，即將以是害人，不可不畏也。朱子有言：「枉費少壯精力，虛擲有限光陰。」崦嵫已迫，德業無成，念此如何不痛於心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感兄誠直，先施多矣，不敢不布此區區，重惟努力。目昏手震，歲以益甚，不能端書，希鑒。

答丁子式 庚戌

荒野之中，猥辱左顧，未及摳謁，而手書繼至，志誠辭遜，先生若谷之懷，懿德之好，何其至也。祥無知，兼以冗疾，拜答不時，遲之再歲，面對未期，敢先以書求正。

祥幼而孤蹇，又生下邑，既無父兄師友之教，初以舉業分其志，家貧，弱冠授蒙，復以課讀妨其功。二十四五聞良知之説而喜之，夙夜從事，時氣高志鋭，自以聖賢之域舉足可至。由是信其所知以出，日常接物，動多過失，甚至得罪名教，猶以心之所安，不知愧恥。天牖厥衷，尋復自疑，適得《小學》、《近思録》讀之，漸覺有所持循。因而進求濂、洛、關、閩諸書，由繹數年，心漸虚，理亦漸顯，始悔昔者所爲，皇皇以求，率皆懸空想像，有同繫風，枉費心力而無實益者也。非特無益而已，長傲遂非，殆莫甚焉。中西以後，播越顛危，疾病繼作，學問之事多辜初心。是以年運徒去，齒髮遂衰，及今茫無所得也。

間從同志略舉本末，以爲勸戒，誠慮聖遠教湮，異言日熾。祥則已矣，英少有爲之士，竊恐繼踵厥失，驟希生安，諱言困勉，沿習以往，生心害政之禍靡有已時，則其可憂又在世道。故願以祥爲前車之鑒，正如蹈水火者，身受焦溺，幸而得出，則呼號於衆，情詞未免迫切，而誠非有求異之心也。至於取人之善，自少及壯，無小無大，不敢或遺。雖在黄冠緇服，一言一行，苟中天理民彝，莫不篤嗜永懷，私心慕效。何況斯人之徒，誦習古昔，號爲儒家，而忍概訾哉！若夫修身爲學之指，惟以闇然爲己爲歸。若近代賢流高

自標許，以及黨同伐異之習，平生竊所羞惡，而不敢出者也。至於名節之閑，出處之際，聖賢遺訓昭如日星，開卷可知其義。誠使内度諸身，外度之世，有不俟多言而判者。但人溺於利欲，不能自決，又時方溷濁，多爲曲説所奪耳。若夫利欲沈錮之人，父母師保提耳申命，尚不足稍回其軫，何有旁人之潤論哉？此又祥自廢棄以來，絶口不敢爲人道及者也。

文字之習，往時學爲舉業，固嘗庸心。自更禍亂，深念古人焉用文之之義，久矣不作。間因憂喜所感，率爾爲言，然亦罕矣。總之不能爲諂爲阿，喪其良心，以獻媚人世。然自疾病之餘，心力耗竭，雖親友有命不可違，非歷年所不能應也。既承台命，敬當決辭矣。

所示爲學之方，以「敬」爲聖學始終之要，兼内外本末，一天人體用，貫動静，徹顯微之指。先生已得正學之傳，祥則何贅焉。乃若學術之分裂，竊謂自有其故。不直則道不見，吾黨正不必先懷激成之憂也。生今之日，朱、陸往矣，薛、胡、陳、王之徒已無復存，所傳者，其書具在，可得而論耳。孟子以讀其書不知其人爲不可，祥雖愚，亦嘗妄測。象山之所得力，若充四端、辨義利、先立其大之指，朱子少時皆所致力。朱子日新厥德，涵養深粹，以至于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之地，則有非象山所能及者。惟陸氏傲然自多，不復虚心求益，故安於徑直，見爲支離，遂與朱子終若淄、澠之不可復合也。薛、胡之于程、朱，不啻如七十子服孔子。而陳、王則天資高敏，初以文學起家，簡易直捷之途已有所得，於程、朱文理密察之學，竟若傲然不以屑意。但恐隱微自揣，實亦不能寧心精慮，以

求所爲動而中禮者，故覆從而病之。特於濂溪、明道間有服膺，則以其言包涵宏闊，高朗要約，易以附託之故。然其所言之當于理者，固皆周、程之本有，其爲周、程所無者，則皆出入釋、老，雜以私智，使先代遺經驅率由己。若裁以伊川、紫陽之繩墨，偏私破裂，不難立見。至王則尤甚矣。世人所以羣尚争趨，要匪有他，朱子之學精詳，陸氏之學簡率，薛、胡之律己謹嚴，陳、王之爲教放曠。人情樂放曠而畏謹嚴，便簡率而苦精詳，固易嚮陸避朱，右陳、王而詘胡、薛。又百餘年來，承姚江横流之後，程、朱之書鮮行于世，陳、王則家誦其言。士人挾册即已膠錮其耳目，師友論説益復淪浹其心志。遂以先入之言爲主，不肯舍一己之私，進求維新之益。雖令間讀程、朱，祇本王、陸夙習，苛摘其短長，快己論辨而已。于此兩無所見，則又姑爲調停皆可之説以自覆，誰實虚心篤志，從事於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敦其行者？加之異學之徒，竊其近似，竄入儒門，則姚江「三教一門」之説，有以揖而入之。敗名喪檢之輩，既奉身二氏，牿亡其羞惡是非，復詭言心學，變亂其臧否白黑，從前穢迹固可塗飾，復以一旦可託聖人之門，而無慙德也。總緣在此於天理、人欲、義利、人己之際，一豪不以假借；而在彼「無善無惡」、「静中端倪」、「吾心天則」之説，便於欺己欺人。此則小人無所不至之情狀，不堪推見者也。是以羣咻羣和，凡遇與己議論不同，即不難瞋目切齒，與之争勝。究其所以争之如此其力者，非獨深信王、陸爲果得聖人之傳也，藉以掩護其失而已。

因承長者下問之切，用敢肆臆直陳，不卹得罪于人世，幸正其得失而進教焉。先生

之齒長於祥，正昌黎所云「生乎吾前，聞道先乎吾」者。乃氣志同乎少壯，殆亦彼蒼陰厚，啓佑後學于將絶，伏惟爲斯道珍重，毋令雅鄭苗莠溷處不分也。《詩》、《書》在天壤，秉彝在人心，後世有知，指其所失而論列之，甚可畏也。然吾黨等輩，各已踰五邁六，每念古之人道明德立，至此大成久矣。祥顧無似，虛負年華，奄忽待盡，所期後起英賢，先生有以鼓厲之矣。尼書、偉瀾兩兄不及另啓。

更有質者，世之志卑氣弱、利欲沈錮、不知興起者，陸、王之書讀之，不無少助。但病即中於此。每見人纔去涉獵，必是自信過深，好爲人師。上蔡所去一字，反將不免。生質不美者，固已至于無忌憚。間有醇良之資，其意非不好修，行誼多有可取，終是不能篤信聖賢，遜志時敏，以進于學。以是衡之，得不勝失。

與董若雨 庚戌

戌里李燮五兄授徒潯溪，歸來頗道足下深念故人，何其厚也。計自禾中一夕晤言，越今不覺歲行又周。闇伯客死，茂斯長大，不見興起之色，而某則垂暮無聞矣。疇昔知交，死亡略盡，時與柏園相對，繼以慨歎而已。足下名門之子，雄文之士，弗獲已，寄跡緇林，固已合乎遯世離羣之義。竊意一瓢一衲，山顛水湄，安往不得遂其高懷？否亦結茅潯川之上，讀書養德，多可自樂，何必久托靈岩門宇，追逐時僧之後塵乎？祥平生無方外之交，然嘗妄意靈岩僧家之朝市也。足下前者固云「名利心視昔較冷」，據今以觀，冷不冷，未可知也。

人生苦短，至道難求。祥歲歲一邅，東西任運，自謂與古傭賃力食之義未爲大乖。今并此事將決去之，率兒子課耕習誦，以没其齒。足下何時復過甑山之陽，與一二老友幾日話舊乎？煮野茹，具鷄黍，鄉曲中猶所優爲也。柏園近頗留意學問，晚年進步，當是知己樂聞，并及。

與錢愷度

別後，台履暨老夫人俱安吉？復旦丸方謹録上。前候几杖，適聞此日會酌，不敢久坐，有懷未盡，專以啓代。

四令郎與張氏結昏，夙聞禀命許可而後求吉。事成之後，祥聞之，歎美令郎此舉可謂老成遠見。古人云：娶婦須使不若吾家，一也；早年連舉子，後來必繁，漸次訂昏，無失時之患，二也；尤所難者，兄弟不分析，妯娌如姊妹，里中稱其孝友，三也；勤於農桑蠶織，無驕惰游冶之習，四也；往來真率親厚，無虚文疏闊之弊，五也。聞自訂婚之後，去冬前廳遇災，其家即來防護。顔氏賴文虎、晦仲，四令郎賴其兄弟堅拒門户，因免鄉鄰匪類倉皇搬攘之患，即此已見親情友誼，憂患相急之情矣。

今聞擇日納聘，先生意有不悦。竊意既有成言，事難中止。況婚姻萬世之始，誠敬爲主。世人以薄爲道，男家苟簡，女氏論財，皆非敬本重始之義也。今幸兩無此失，故家風味正宜如此。至於令姪□晦仲以及子樂之執斧，特因令郎與彼家相好，借引之意，故亦從而贊成，非好從事，而以飲食幣帛爲悦也。況此事不爲過舉，其間飲食幣帛亦曾幾何，而足以動兩人之貪心哉？若果少年相

聚，舉動大違義理，在祥通家世誼，亦當責備及之。近者并聞先生亦有督過之言，二子殊爲不安。特恐左右未究其本末，一以小人之道相視，故爲言之。高年坐堂上，見諸孫嘉禮次第而舉，大是樂事。宗族親黨之英少，與吾子孫諸事相與有成，亦足嘉也。今將以行禮而不得大人之歡心，將遂不行，又乖直信之道。令郎固無以處此，況晦仲、子樂，方爲二姓師友，萬一不甘督責，翻然謝去，豈不有傷雅道，爲鄉里口實乎？率直希諒。不一。

答祝元佑 辛亥

前辱下教，平翁奉以至舍，祥客禦兒，手致家兄而返，即是見先生之誠篤過人矣。展函伏讀，先生齒德並高，而書辭謙下如是，其教祥可謂至矣，敢不佩服。所示《正學集》二本，因未及見全書，弗敢妄量其淺深。又窮鄉末學，讀書無多，不可肆加批閱，以益譽咎。故以原書返上，有方來命。其全本尚未請讀者，實以壯歲遭逢多難，不能善養，至於多病早衰。年來稍得安寧，則已日暮途遠，不得不約以經書精理，馴習其耳目心知，庶幾涵濡日久，冀望尺寸之益。雖先儒講明理道之書，已多不暇盡讀，何況三百年間，著作文字數十百倍于古人。少壯之日，猶虞力有不給，矧昏眊有加，堪此虛擲乎？是以當代先哲，自《讀書》、《居業》二録以外，不忍輕棄光陰，以掇拾陳言於千百什一之餘也。

若乃任重道遠之義，凡爲同志，應各有懷，然未有己德不日新，而能光大其業者也。苟惟皇不欲斯文之遂喪，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似祥愚昧，何足

有無而重勤長者之眷眷哉！亦知懲今之弊，擔荷者多，實踐者少。每欲及此餘年，戢影遁形，爲讀書修己之計，以不至於虛生虛死，則幸矣。先生其何以教之？至如舉業一道，以同乎流俗之卑志，工合乎汙世之末技，而望有裨斯道，譬則桑間、濮上之淫聲，希《咸》《英》《韶》《濩》之雅節，恐末之或得也。蓋其始初，開卷執筆，爲義爲利，此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

長者之前，不敢隱其本末，未知有當與否？錢、呂兩兄均以台意致言，屬謝不一。謹附鄙言并舊作各一呈教。

答吳彪甫 辛亥

日者□□兄之西，恐煩長者見答，不敢附書求教，祇於上治兄私問起居。不圖復簡

已函金玉，期許過當，惶悖惶悖。

祥自幼失學，長更禍亂，徒以先人之後，繼續無人，苟延殘息，以至於今。血氣就衰，無論舊學無基，難於樹立，即復自恥無聞，思黽勉以圖尺寸之益，已不可得。先生顧以世道之重望之，祥實非其人矣。終篇所教《觀》上爻義，則不敢以廢棄之故，有忘戒懼，幸長者見厚之誠也。若「閒」之一字，昔者，先師於《大學章句》，指「閒居」爲萬惡淵藪。祥賦性既拙，自經疾疢，一日之間，勉而自支，已不及三之一，是以日用常懷惕惕。先生「閒而不閒，不閒而閒」之指，或者風以從容自得之意乎？非祥今日所能及也。嘗讀「抑抑威儀」之詩，衛武年德過人遠矣，猶以夙興洒掃爲常。祥何人斯，而敢忘此？

竊有疑者，「打破敬字」之語，昔者蘇氏欲敗程門之教，故於范公正笏立朝之際，爲

是詎語以亂之，此則蘇氏之私心曲説也。後人不察，沿爲美談。夫見賓承祭之心，惟患不能朝夕持之，以至於熟耳。是以不動而敬，《中庸》垂訓；怠勝之凶，丹書所戒。學者屋漏隱微，尚致嚴于上帝師保，而況朝廷之上，可施戲言戲色乎？此而可破，則老、莊放誕，不爲賊道敗俗矣。先生無亦爲前人所欺，忽不自意，一旦及之乎？抑別有精義，祥未之知也。肅此附問。

上治兄英異之資，親承指誨，所得當已日深，後人稱述，應如范内翰之於吕正獻也。敬羨敬羨。因敝友兼山兄請謁之便，附此不盡。

與沈爾慥

側聞道風，已積年歲，登堂請益，良晤竟虚。季心、容巢兩兄客秋歸自德里，具述高深。雖不得至，其心嚮往，蓋靡日已也。手教遠頒，復損兼金以周季心兄之乏，古人贈車贈言之誼，可謂兼之矣。敬佩敬佩。相去數十里，風氣頓殊，雖胥溺有同，而分數懸別。自幼至長，惟知榮禄一途爲生人究竟事，父兄相勉，師友相長，舍是更無所用其心力。以是浸漬膏肓，竟不知禮義爲何物，斯亦孟子所謂人將相食之效也。其視仁兄奮乎以天理民彝爲己任，而延潁生兄於家，以淑其子弟，平日往來酬酢，無非同志切磋之賢，父子師友之間，其於今日，誠不啻別一天地也。

弟碌碌塵務，立身無以自異於流俗，兼以桑梓之地，膏肓益深，舉足啓齒，動成鯁礙，用是委蛇避禍，寖成沮喪。顧以幽獨之中，不容自昧。竊念人者，天地之心，而仁義

者，人之良心也。《詩》所謂「民之秉彝」，《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惟此而已。若於此任其放失，何以自別於禽獸？雖復蹈習儒書，以資口耳，鸚鵡能言之類也；雖復依託名義，以剽令聞，羊質虎皮之類也。是以日用之間，不敢重違其本心。至爲氣所蔽，而一旦積成過咎，每賴良友匡救之力，與夫開卷而發深省也。然而離索時多，燕安日富，則恒苦於不善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改，則念從諸君子之後，以求道澤之滋益，以不終歸於流俗，固其積懷。而又念方今之世，哲人之萎略盡，生民之困已極，誠如仁兄所教，在《剥》之上九，天地之心，幾於滅息。將爲窮上反下之計，惟有栽培滋養善端之萌，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大易》《復》之一陽從地起，而夫子以爲見天地之心，或以此。子朱子有云：「吾人今日進德修業，安知非即異時撥亂反正之具？」所願二三君子，相與勉之而已。

石長聞有剥廬之禍，老伯母不甚驚否？讀所寄季心兄劄，如見德隅。至云「年與時馳，志以境阻」諸語，怠荒如弟，猶惕然知懼，敢不銘之弗忘？季心兄欲拜辭台惠，至於其旋、三求兩兄之賜，辭之又峻，以其未有生平之素，義不可受也。弟以爲，朋友惟其志義之同而已，何必生平哉！苟道之不同，雖在世好，猶有宜卻；如其同也，異世相感，何況近在百里之内，姓字行己，彼此夙聞者乎？且未有生平，而即致之粟，於義不已重乎？義重不可以固違，斯君子受之已，然猶在辭受之間也。幸得緣兄而預致之。其旋、三求未得專啓求教，容當造請。潁生、自可并惟道意。不一。

與邱季心

兄今年意思何如，深爲念之。處館即無暇出，徒有耿耿。月初，夢兄責我過失，念兄眷愛之深，神明之交，猶切磋不已矣。及門頗醇謹否？能率教否？朝夕嘗與往來之人，有可以開口説義理者否？因思黄勉齋先生當年官於石門之日，不知曾有幾輩子弟，可與商量「居敬窮理」之學。其與輔慶源先生，教鐸相近，風聲鼓動，將復何如。而兄今日棲於窮巷，其成己成物，古今人其能不相遠乎？

弟目下意況，佳於平日。主人舊交，無機心，一適也；子弟安穩，二適也；市略遠，俗囂不至，三適也。所兢兢於心者，惟有二念，其一在己，其一在人。在己者，恐不能常如今日；在人者，憂錢氏子弟約略盡出于門，而吾無以益之，爲異日内省之疚。不審兄之進我以何規也？

石長兄前過里時，所商子勿昏事，弟不知本末。今來訂兄與弟寒食之次往決，謹預訂。令子長者癧患何如？次者讀書幾何矣？幼年應對進退之節，亦不可不習也。目下已與諸生同課否？

與邱季心

家邊習氣，先生所稔知也。一曰貪，至於父子兄弟不相顧；一曰很，惟以淩弱暴寡爲事。雖今日風俗人心大概如此，而此地爲甚。率是以往，人道幾乎息矣，祥所以亟亟思去也。夫豈無桑梓之念，首邱之義？但思向後子孫，欲衍先人之緒，惟有不貪財，不

尚力，苦守「敦讓」二字，稍異衆人而已。

小兒生質不美，察其根株，他日多是好貨好勇中人也。祥一日未死，不敢一日不令其從師受教，薰以德義，而化其愚頑。但在家既無善狀，出外復無好樣，日夕憂念，惟此爲切。望先生他日勿以其艱于衣食，而宥其貪鄙，勿憐其受虧納侮，而恕其强戾。萌蘖必摧，本根必拔，非特祥所爲百拜以祈，當亦先人九京切願者也。自惟德薄，不敢希冀賢子孫。特先人好德守善，志事未申，但願後人能知自愛，循循雅飭，庶幾六行中人，不蹈三風十愆，以貽羞辱於鄉閭，則先生至德大賜，世世以之矣。相見猝猝，恐至遺忘，又恐一旦溝壑，不及言之。因晷刻之暇，附此布悃，不悉。

與邱季心諸兄

祥每思十年以前，遇事勇於擔荷，當爲即爲，不顧前後。故債負雖多，乖錯屢見，而身上事亦了卻一二。今日不免瞻前顧後，遇事退縮，不敢向前，甚至當爲不爲矣。不知血氣漸衰，志亦隨之而損耶？抑更歷變故，多懲既往，故心較小於昔日耶？君子于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人心何常？惡知更數年後，私憂過計，嗜利苟得，不日甚耶？人苦不自知，惟示教而裁正焉。

答邱季心

辱兄手教懃切，非愛弟之切，何以得此？然往往不敢即答者，以兄之見疑方深，

幾於載鬼見豕，懼少不當兄意，遂益其猜嫌，未知遇雨之何期也。目前朋友，氣色甚不佳，死者已矣，生者各有異同參差之失。烏獸不可與羣，素心之交，落落數人，無故而成水火如此，即不如速死之爲快矣。故弟於兄言之得者，夙夜不忘明德；其失者，則未之言。俟兄氣稍平，疑稍釋，徐以陳之而已。惟垂察。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四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五

書　四　道誼知舊問答

與何商隱　庚子

承喻頭腦之説，弟陋，何足以知之？問及此，又不敢不粗舉眇聞，率爾以對。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顔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即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顔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他可以類推。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即「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

三代而下，在濂溪則曰「主静，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

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内；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内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即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即「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静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静矣。故又曰：「無欲故静。」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即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

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

近世學者，祖尚其説，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是以禮教陵夷，邪淫日熾，而天下之禍不可勝言。《記》云：「直情而徑行者，戎翟之道也。」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

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果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鋭，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

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内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静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静，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

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躭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

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顔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教弟履詳謹復。

與何商隱

乾初惡釋氏如探湯，而易修全力以赴之。易修深非《學》、《庸》，黜歸《戴記》之說，而乾初持之益堅。今日波流風靡之中，如兩兄人品，誠不易得。而一種偏僻之見，各不可返，則以皆於「良知」之説深信不疑，而於「居敬窮理」四字未嘗深致其力，故自以爲

是，而不復有虚心求益之意也。

夫釋氏之學與夫「《學》、《庸》非聖學」之謬妄，何待深究義理而後明之？兩兄平日未嘗不言克己，未嘗不言改過，即此一過，已不能改，而此己私已不能克矣，良知之謂何？可見師心自用未有無失者也。夫窮理者，博文之謂，居敬者，約禮之謂也。《論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之言，若豫爲今日邪説詖行之徒而言。而姚江乃謂但可謂之弗畔矣夫，而不可謂之有得也，然則顔子之明睿，何以祇從事於此，而夫子亦何以無單提直指之教乎？學者發軔舉足，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先以師心自用之説入爲之主，向後讀書論説，止以長養其矜高好勝之心，日老日深，極重不返，流爲小人之無忌憚，可痛也已。

弟於兩兄，非不極敬而愛之，平日以兄事之矣。然而不能効其忠告者，則以在己修身不力，固無以見重於兩兄。不幸而不見擇，則又恐旁人不察，反有水火冰炭之疑，非小憂也。且兩兄已各不相允受矣，而又何有於我哉？昨者仁兄兩種學問之言，或亦恐未然也。夫道一而已矣，此是則彼非也。象山不能遜志時敏，輒立異同，是其失也。姚江自附於陸，其實非陸比也。君子儒，小人儒，心術之際，辨之不可不蚤也。履祥啓。

與何商隱

讀書，學問之一事。就讀書而言，經其本根，史其枝葉也。史至後代，尤枝葉之枝葉矣。大約三患均有：事失情實，一也；是非不足勸戒，二也；淫詞蕪説，三也。生平惟范《唐鑑》不得一看，以爲恨事。若司馬

《史》、兩《漢書》，少壯常喜讀之，今久不然矣。昔人所言，鴻鵠所以高飛，六翮而已，若夫腹背毳毛，增一把不爲多，減一把不爲少。竊謂人誠有之，書亦然也。又況橫議妄作，非特腹背毳毛之比而已。兩年以來，時愛閉目静坐，觀書即厭倦易住。雖緣心力之衰，亦未免惡其賾亂耳。前暮言之未盡，兹復及之。

與何商隱

古人著書，動關世道，正如衣裳飲食、舟車宮室，在天地間一日不可已，故久傳而不敝。雖一種文字，亦其人之精誠不可泯滅，故後世如新。三百年以來，詖淫邪遁之書，真不啻汗牛充棟，究竟不可少者，幾種而已。其能不泯滅者，要亦不多也。豈但三百年爲然？魏、晉以降，著書漸多，其得傳於後，不遂泯滅者，千百之十一而已。此亦據今所傳而言，若天下後世，并今日所傳之十一，亦復不傳，可知也。弟深悔少壯精力，靡敝於此。今思年已過中，日力有限，稍覺無益，概欲屏去，勿令徒亂人意也。

與何商隱

楝川，安吉州人，非「冰清玉潔」陳公也。其人大約鄉黨自好之士，方之尚賓先生，未之及也。此種著述，但可供鄉老林下遣日之用，吾人尚有無限理義之書未曾讀得，不堪虛費光陰，勞罷目力於此中也。百餘年來，士大夫人品學術，希足師法，思之浩歎。去日苦多，及此未死，誠欲向經書典文稍求進步。率此完上，顧仁兄姑舍是焉。

附録何商隱來書

《見聞紀訓》，弟未之見，願從仁兄假讀。楝塘先生，不審是東隣山陳世所誦説「冰清玉潔」者否？果爾，則大夫之賢者，與李尚寶先生相後先也。謹候教。

與何商隱庚子十月

古人云：「人無父母，生日倍當哀痛。」若父母在，則又恒言不稱老，生日無可慶之義，凡人皆然也。其或年登耄耋，而子孫衆多，爲子孫者，樂其父母、大父母之享大年，則從而爲康爵之侑，亦情也，然且喜懼併作矣。若祥，幼而孤苦，長歷多凶，「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蓋終其身負此大疚也。去日苦多，天罰踵至。知我愛我，宜弔不宜賀也。《傳》曰：「當憂而樂，謂之樂憂。」樂憂者，憂必及之。仁兄揆弟今日，宜憂乎？樂乎？則多儀之辭受，可一言決矣。幸兄於令叔先生前，婉致此意，收回前貺。必不得已，則留爲刷印《厚語》之資，以播令德於薄俗，不亦可乎？

與何商隱

郡中諸兄，如易修、敬可、子修、晉臣、元龍，俱未得《人譜》看，乞以六七册附往贈之。渝安雖嘗看得，亦未有本子也。易老持身謹嚴，於社約條目不相妨。其餘諸兄，即不免出入，贈之即以規之也。渝安又自不同。某啓。

與何商隱

《先進遺風》已作目録奉正，取者十之八九，去者十之一二。大都邇日心緒散亂，不得詳細，惟兄進退之。《涇野先生集》略看三二十篇，無暇卒讀，正猶染指於鼎，未嘗其味耳。然近代學者，要當推此公篤實矣，視之高、顧，尚爲優也。

與何商隱庚子冬日

易修兄所論，弟未之見也。如所言，誠不宜更以相溷矣。來諭卒未得其人而贈。兄之旨嚴矣，弟非不知之也，但不敢謂斯人何足與言仁義耳。四書五經，立學宫者幾百年，家有師而户有塾，知其義者何人斯？下此者毋論已。《近思録》之將刻，惡必人之寶愛此書，但以昔日得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覓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袁黄《功過格》，竟爲近世士人之聖書，故欲假《人譜》之論，以藥石之，可省幾許唇舌。竊以爲不擇人而投之，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俱無益，而我之心可以無憾。弟平生往往以此得過，見嗤笑於人，然不悔也。郡中氣習，多是「浮薄」二字，能爲易修之學者，要亦無人。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之君子過里門而式，稠人多士，豈盡無理義悦心之同哉？實欲以敬可諸兄之爲之兆也。隱衷如此，不敢不爲仁兄盡吐之也。

四種書，其力或未足以單行，則久而湮没者有之。其旨尚各有不同，以己取之，皆有益也。譬如藥物，温涼辛甘，不妨互用。

《論語》「問成人」章，公綽、卞莊、臧文、冉有，並取而文之，則其歸一矣。今之人志卑氣弱，其視古人，竟如別一天地，別是一種耳目心思，而非吾人之所得望其光景者，故欲假是以示之。若曰我生之前，其風俗人心蓋如是也，君等之所憂患，以爲迂闊而不可以入世者。以前輩舊德繩之，或者未足教誨云爾，而在吾人，則正可因以自勵。若曰之數公者，其於古之大人君子，遠未足以相方，而其下者，或亦未免鄉黨自好之目。讀書尚古，豈果甘心出數公下？然其言論風旨，及其素履，已不能追躅其一二，寧不忸怩内疚，虛此七尺於天地間哉？此亦隱衷之不敢出以告人者，而今日不能不爲兄盡吐之也。

與何商隱辛丑

天地之利，不在於我，則在於人。以生穀之地，而棄之草萊，不特可惜，竊懼非天地之心也。蕩田雖瘠，一畝當一畝，百畝之土，可養二三十人。十年不墾，則天地間二三百人受之飢矣。吾人得志，則施王政於中國；不得志，則亦存其義於家。不謂撫流亡、墾草萊，非今日修身力行中事也。昨所觀地蕩，以仁兄才力經理之，猶運之掌也。《詩》「星言夙駕」，「迺疆迺理」，唯即留意。

與何商隱

兩處草田，目下若得五六十金以作莊舍，則來年皆有人耕其土矣。召募本地居民

佃種，而以至誠惻怛之意待之，可省莊舍之費。但近來農人樸心亦少，彼得操其勢以厄我，則終難爲恒久之計。故莫若推心以待莊户，使彼中慕悦而願耕吾土，則永無荒萊之日也。《大學》言「有人此有土」，孟子言「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此言雖大，可以喻小也。年來爲數畝收拾農夫，見得真如朽索之馭六馬。因下問，并効其愚。

與何商隱

使來，知闔宅清吉，慰慰。敝里夜夜流劫，竟不分貧富矣。前十四夜，暴客至村落中，執家弟一人以去，愚兄弟親與相遇，幸不見傷耳。亟欲稍避，而俗忌生産婦人至家，故勢有不能。二十九日，舉男子一人，念式微之日得此，似爲可喜。特以凶亂之中，年齒衰暮，爲憂方長耳。目下收割已畢，滌場尚未及也。晝則催科之吏如虎，夜則弄兵之子如狼，生人至此，真弗堪爲命矣。令弟讀書勞事，全以累康老，思之仄惕，無可如何。意欲數日之後，以子女暫移鎮上親友宅内，使得解衣帶夜臥，則弟即能出門矣。尊惠受之，實悔於心。因欲移室，無所告貸，覥然拜登。令叔先生前不另啓。

與何商隱

所商合集四種書，未有其名，仁兄細斟酌之何如？竊思「先進遺風」四字甚雅當，而一書舊名，不可以壓三書。或者取《小雅》「視民不恌」之意，而名之曰「則傚録」，可否？又竊見宋季之士，有集宋諸君子言行成一小册，名「自警編」者，或仍其名而竊比

其義何如？唯示教，并別擬嘉名以錫之。

與何商隱

《見聞紀訓》，據鄙見，草創去取如此，唯仁兄細酌之。有未當者，更爲進退之可也。

與何商隱

兩兄之指雖殊，其言性善則一。桴亭意在救時，故就氣質而言；仲升研精釋典，故欲輕言氣稟，皆各踞一方之論。竊謂前有孔、孟，後有程、朱，性善之説已甚詳明。吾人只宜尊其所聞，日用之間，實求所謂爲善而去惡者，以無失賦予之良可也。此是彼非，徒長紛争，何益於己？桴亭此刻，未免文人好事之習。正使其説大行，於世教亦無甚害。仲升之駁，似亦可已。豈因其中指斥，固有觸其所忌而然乎？私以質諸仁兄，不足令人聞見也。

與何商隱

《達意録》一本奉覽。此公篤信好學，可謂有豪傑之志矣。朝廷以科目限人，此等人才淪棄草野，可惜也。又可惜者，東林學派見爲闢邪崇正，而不脱禪家脈路，使此公學問不無濡染。若其得遊康齋之門，不知所造如何耳。

與何商隱 壬寅

《喪祭雜説》數條，往年因敝里葬親會之舉，而以質諸知友，互以此意解里俗之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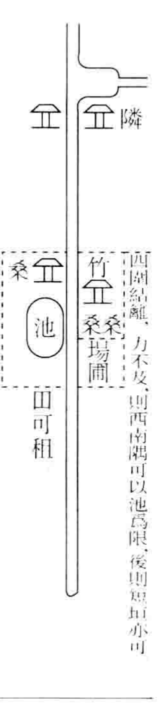
自慚未能躬行，故不敢謄寫請正。適承見問，不敢不以實對。然特私呈於兄，幸勿令人見也。

與何商隱

前所看漊上田，弟早因五先生問及，以意規度如別楮。事無大小，皆非人所能爲，自有嘿主之者，古人所以委心任去留也。若田有可買，則夏秋之間，即可爲家邊變産之計。目下人事得盡，祇此而已。固不敢等於道旁之築，空言無實，亦不能取必於一年半年之間也。海鹽一番跋涉，繼以諸友之來，昨日賤體罷憊，竟不可言，朝來差勝耳。寓形久暫，約略可知。以此，諸事益復不敢爲也。

別楮

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餘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種田之畝數，略如其池之畝數，則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於溝，通於溝，則妨隣田而起爭。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則妨隣田而叢怨。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築室五間七架者，二進二過，過各二間。前場圃，後竹木，旁樹桑。池之北，爲牧室三小間，圃丁居之。溝之東，旁室穿井。如此規置，置産鑿池，約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約需此數，非力之所及也。積漸廢産以置産，約略相當，作室則全無措手矣。



與何商隱 壬寅冬

晤季心兄，知高友在語溪度歲。仁兄初旬得暇過敝里，弟當相隨一往也。聞此友之學，精於切脈，而用藥次之。然未面見，總難以遥測耳。程長老未及往候，他日從容問之。尊體尚未復常，適此歲除，諸凡冗瑣，萬惟珍節，定心氣、省勞攘，目下最爲急著也。抵舍，心緒益爲煩惡。更餘草此，不盡所言。

與何商隱

雙林有商而瞽者，年四十有六矣，好學不怠，無目讀書，則延一友，從旁誦而聽之，疑則就石長講解。吾人號士人，有眸子，束書不觀，復不能皇皇求友，真足媿死。因仁兄好德之切，故亟以聞。欲爾相延渝兄之意，若果，則歲首即得聞之，以便其去就可也。遲過初旬，恐已開館受徒，難以轉移耳。并及。

與何商隱

兄疾初起，不可不倍加珍重。應酬可省者，力爲省之，諸事固戒叢脞，可緩者姑緩之。一意愛惜精力，安養心神，古人「病加小愈」之言，日宜三復也。

與何商隱

弟有絲三車，將留以爲成屋押契之用。兄急於資斧，竟可持至武林賣之，他日事成，爲弟押契可也。若彼處書坊有《近思録》善本，幸多收幾册。前日相商評論《傳習録》，若有其本，亦收二三册，即點汙者不妨也。甸兄即不暇出遊，以一本屬其評論何如？

與何商隱

前因汝典索哀仲兄遺劄，家中檢得十件，皆癸、甲二三載間所示書也。中一件爲致韞斯札，其丙申以後，尚有數件，未及檢得。覆讀之餘，既悲哀仲之虛懷篤志，不得假年以卒其業，益媿祥德不修，負此良友，以爲無窮之恨。謹以呈兄，吾道益孤，當有同痛也。

與何商隱

在家之日，風雨無事，又檢得先友哀仲九劄，皆未、申年所示也。今日讀之，惕然内省，負疚良朋而已。謹以呈兄，然後達汝典也。

與何商隱

子畏兄往禦兒，弟作兩劄，將以附之。一致射兄，一致韞斯兄，均以呈覽。仁兄亦有劄致射兄乎？俞丹書、丁子章二君，俱質心人也，「甘受和，白受采」，若此，竊疑可以爲學，仁兄以爲然否？

與何商隱 癸卯九月

令叔先生臥疾一月有餘，高年之人，精神減耗，固亦宜然。醫經肝主筋，痛未之已，則是肝氣猶未平也。用六君子藥後，痰勢頓減，此其效也。但已進六七劑，而飲食少進，二便不利，恐是氣猶逆否？大茯苓丸每進，輒有痰嘔出，藥亦隨之而出，亦未知相宜與否？辰山今日必是早來看脈，與症應否如何，仁兄細與斟酌之。蓋慮當湖一行，即有四五日之別也。

與何商隱

所論一二大綱已得，未詳者節目而已。常思古人受付託之任，有顧命則遵顧命，無顧命則以遺詔行之，非是，則中外人情不安也。存忠良，去邪佞，亦輔導一要領。著并於發命之日行，則人無所疾怨，而異議息矣。韓魏公在當日，人所不敢言言之，不敢行行之，可師可法。

與何商隱

因家兄來促，遂不及候駕言別。敝友舉葬，亦意中事，但不意其即在目前，不免小有拮据耳。家兄情緒甚苦，若舟來見召，得手教開慰，幸甚。但聞婦人以夫子爲終身之託，未聞男子以婦人爲榮瘁者也。弟常云：「年雖暮，志氣不可一日而衰；家雖貧，紀綱不可一日而廢。」家兄每不謂然。今日困於此婦，念及先人遺體，誠非所甘。燈下留此，不盡。

與何商隱

去非之角里，久而不返，念之可憂也。少年血氣未定，嗜好以物而遷，保無比匪暱非之事乎？《隨》初九卦義「官有渝」，蓋一有所隨，則五官百體俱爲所變。故象曰：「從正吉也。」若一旦失足，挽回便難，仁兄心力爲徒然矣。惟以一劄趣之來歸，某啓雲耜仁兄。

與何商隱

弟所鈔山陰先生《語録》及祝子《師説》奉覽。白方鈔本，想即此也。數年來，未嘗敢以公諸友人，因不得就伯繩面訂故也。丙申初秋，惟與旬華一嘗參較，其間點染即是也。尤不敢令季心、韞斯見。仁兄閲後，仍望勿以示人。《中庸輯略》并上，此書惜不得全本。某啓。

與何商隱以下甲辰

承諭爲令弟密立戒條。退而思之，人所恃以進學者，獨有此志耳。否則，舉此而遺彼，滅東而生西，恐不勝其戒也。朱子有言：「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今不獲已，約以十條，并以累年所爲誦讀戒目二紙呈覽，惟一一裁正，補其闕略。然後付人書出，以便遵守，毋蹈前愆，則庶乎冀其有悛耳。昨夜弟與子高兄俱夢令叔先生，張僮亦然。雖所夢不同，亦見感通，生死存亡豈有二哉！念之惕然。

與何商隱

此事弟已絶意矣。凡事固有莫爲莫致，非人之所能爲者。康節所謂「事到强爲終涉迹」，朱子所謂「落得勞攘」，不敢不三復也。感昨書扇事，以令叔先生之厚德，生前所以愛其子姪者如何。今日在令弟，固爲無知，而旁人之誘導者，誠爲何心？況弟菲薄，尚何望於後人？念及，徒有悲歎。

與何商隱

季老常見責，云：「爾輩相與，不過拜揖打拱而已。」祥思早間所論，又只是拜揖打拱也，重犯其所戒，奈何。然則所云惟禮可以已亂者，非歟？禮以進爲文，拜揖打拱而外，抑別有所爲禮與？抑拱揖之節，可盡廢與？惟教正焉。

與何商隱

季老好疑，昨來兩札，致先生者語氣尚和，其示弟者甚多弗平。大都因先生日所致書爲疑，祥有所尼於其間也。此意或宜使季老知之而釋其疑，抑不必多言，聽其久而自釋也。一二十年素心之交，目前已無幾人，又俱垂死之身矣，日見乖異，真不祥也。早夜常懷悲歎，屑屑相商，憂懼而已。

與何商隱

秋氣日深，病者尚衆，深慮令弟諸不謹節以致疾，故欲攜置尊所以歸。若今暮子高

兄返，則不必多此往返矣。承諭修資，前者領惠已多。家間需用何所紀極，有則用之，無則亦已。意欲稍留，以償去冬所貸，其有不足，尚將以秋收湊成。以後，總不敢煩台神也。此回度無他事，停舟兩日，即可解纜以來。相見無多日，不一一。

與何商隱

原擬初十前造候，且商種種，使命適至，備悉福履，慰荷慰荷。聞之擊千，云尊疾只多服核桃自愈，又述長年先生言，此疾須發散，勿令傳入足矣。令弟年來可憂之勢日進，意必有陰爲牽誘者，將來決裂，正未有底。但荒於嬉猶可言也，目前爲挨排歲月之計，終恐不得不一離家門，否則同心兩三人，豈能勝暗中機穽乎？舌敝耳聾，徒深怨惡而已。

與何商隱 以下乙巳

廿二日得家信，知十九丑刻已産一男。家門零落，得此亦足仰慰先人之意。但念年衰力憊，則爲憂方迫耳。舍下育蠶已過二眠，日來令弟放心益甚，弟不能久歸，俟朔日考課畢，方理西行之楫耳。連日尊體冒雨與郡中親友周旋，不覺其勞否？晤楚老，一按近來脈氣否？病後節勞靜攝，尤當加意。諸凡可省，尚冀謹節。康齋先生常念「從容深宴養」之句，吾人精力大段不如往時，亦不得不以此自勗也。

與何商隱

令弟傳尊意，欲挾祥爲南山之遊。竊念幼不逮事親，今已年近六十，門户單弱，雖復春秋相率子姓有事丘壠，向後寧得幾度耶？柳子厚云：「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當此，寧無惕然？又入春，雨雪極備，農事蹉失。二十後，乘令弟之出，便將假歸，早往亦得早復也。

與何商隱

非意之干，勝之以大度，付之以談笑，胸腹之疾，涣然冰釋可矣。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古之人已然，而況我哉？

與何商隱

賤體服平胃散已全愈矣。此番作泄，弟意則甚喜之。日前所受溼氣，恐其留而不去，以生他患，今度無事矣。辱示先師遺稿，謹俟精力稍王，齋宿而後讀之。讀畢，當奉返也。峻臣兄固多不可及處，若前夕康老所舉一二，實亦愛者不能爲之掩。可知隨俗習非，爲害真不細也。吾人於「有所不爲」四字，須猛著力耳。

與何商隱以下丙午

接手教，備悉台祉。入春微陰之後，繼以烈風，以此未能率小兒一叩門下。兹承來

命，敬須望後下招之舟矣。令弟置之高年里，夾持之心苦矣。但事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惟盡道以俟之耳。

與何商隱

連日道體如何？邵大兄至，知已相對，朝夕情話，想心氣怡悦，起居益適也。朔日暫爾理棹一返乎？令弟近見決裂若此，往者原有朔望考課之事，今不得不嚴行密飭，以冀其有改。恐一向寬宥，養成驕縱，異日何以見令叔先生乎？内外之人，轉移力重，尚惟中諭，願各無忘榻前諄諄也。

與何商隱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傲」之一字。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狠，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即流，誘之即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

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涖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説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尚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巽與之言，能無説乎？」説而不繹，此由於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繹，不以不繹廢巽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

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狠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説，無所信？顯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既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强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説，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説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每必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猱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即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本根，將枝葉零敗，弗堪滋已。

與何商隱

《兒訓》已經改正否？諸葛武侯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也。」惟詳賜批駁示下。竊見目前朋友，總不能免一「矜」字，所以德不加進。知交落落，既不多人，死者已矣，生者已各逾四望五、逾五望六，如此怠荒，可悲也。常與季心云：「吾人自顧何如人，豈真有所謂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不過末俗易高視汙世之人，略覺迂拙而已。」附正。

與何商隱以下丁未

令弟一身邪氣，恐不宜復以邪術佐之。天地間，壽耇康强者衆，不知果然人人修養

服食否耶？事不見於四書、五經，而以爲道，斯以韓子所云「道其所道」，雖不篤信，度未爲闕失也。

與何商隱

承仁兄惠米，不受則妻子饑困，受之又内疚於心。男子不能家食，至以廪餼歲累知己，可歎也。季心膠得賣去，終歲之計，即可無憂。惠而不費，朋友猶易爲力。弟尚有田數畝，饘粥不具，媿之多矣。溆浦大無，孤嫠之苦，十倍吾人。兄入山時，所恤鄔氏米得便帶去，若得於惠弟數中損一石以周之，爲德益厚矣。弟他日從禾中諸友取用可也。

與何商隱

陳氏《周禮集説》首末二帙奉覽。其所載《廢興敘》一篇，與別本大同小異，文字則簡要便讀，而亦云賈氏《正義》，則與所示本，未知孰是也。荆公《序》讀之，想見當時行事及其爲人。《論語》「知言」、「知人」，《孟子》「生心害政」，真百世不易之準繩也。但吾人工夫，不易到得「知言」耳。

喪已逾二十五月，稱禫，正也。稽顙無定考，惟所從可也。禮，禫而纖漸即吉矣，貼藍恐亦不必。謹復。

《性理大全》中所載《家禮》，朱子原本也。其妻爲夫黨服，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乞考正示下。

與何商隱 以下己酉

語溪晤黃復老，知別後起居殊勝。在宅歲久，既去，夢寐往往如遺安堂日也。先生修德履道，本之至誠，而動中規矩，已得斯道之正。而世儒輒欲詘踐履而信知見，多足明其溺姚江之流敝而不能自出，且惡知非因省躬多闕，欲遁以不可證据，恕己駕人，以遊末俗，是則自欺之隱，不堪發明者也。且吾人平日，方媿踐履不能庶幾古賢之一二，而顧欲掃除踐履之實，易以寂若虛無，蕩廢禮法，其率天下而禍仁義，亦復何疑。願先生益信所學，而勉其所不足，毋以雜學空言徒亂其意也。

靜遠兄書，未及啓函，知其切偲之義深矣。讀所致用晦兄劄，大指已見也。若其閒有教言見及，幸因便蚤下。諸不暇具。

與何商隱

前書想入記室矣。所言自知有過當處，言誠而不及明，言行而不及知，未免偏重之敝。但先生平日讀書無不細心，處事無不詳審，則於義理所當然者，固已擇之欲其精，而慮之求其善矣。聖賢所謂「擇乎中庸」者，豈別有一種功夫？而必欲舍此以求所爲寂然未發者，安得謂非用釋、老之近似，亂吾儒之正道乎？此祥所爲惡聞而痛絶之者也。

去冬朱子之書，願先生日與二三知己朝夕紬繹之。郡中日下賈客書至，更覓得《語類》一册，相與潛玩而服行焉，日進無疆之益，當復不同，自信當復逾篤也。日常應接事物，餘力無幾，觀書勢不能多。他卷徒障

耳目，煩人心意，屏去可也。孟子言「尚友古人」，在於誦《詩》讀《書》。末世人物，見聞所及，略已可知。吾人師友，要當從此中求之耳。餘年有盡，精力益衰，寧堪與流輩碌碌送日耶？

弟自入春，未暇開卷，揆以「素位而行」之義，有所不安，只宜且已。將來更無進步，非不念之，然已無如之何，則亦自分以不材終其天年而已。令弟比者志尚如何？冠昏以往，成人之道，當自見之矣。弟在宅數年，正如程子所言，破屋禦寇，東面一人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只緣此中不得主宰，外邪沓至，使人耳目手足應接不遑耳。所以朝夕勸勉，一意培植此心向正，外誘將不能入，則又不免如程子所云「扶醉漢」之喻。固由祥之德薄，不足啓發，亦由自幼怨苦日積，又屬疎遠易間，故徒見其格格也。

今日端老以外舅之親，義則師弟，恩則父子，又其德音孔昭，遠近咸服，轉移當自不同也。須知此生除讀書修身，更無一事可爲，除父兄之教，更無一步可走。少年之人，心志回惑，總是自作孽不可活之類。蚤轉身一日，即早受一日之安全也。

敬夫叔姪適當踪跡既西之日，本不當受此虛稱，以重餘生之恥。今亦無以相勉，古之遺訓，事親從兄，言忠信，行篤敬而已。道遠晤希，惟望教言時及。

與何商隱 己酉午日

弟少壯不力，至今精力與學業日就衰落，自不必言。但一念及生我之劬勞，自傷志事之難繼，不能不夙夜憂之，不可弭忘耳。先生所諭博約之旨，此是孔門正法。闗中之

教，以知禮成性爲先，蓋學禮，則功夫有準的，身心有所持守。自初學以至成德，徹上徹下，一以貫之而已。今之學者，不樂言禮，所以流而爲異，其所爲博，亦雜耳。先生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一息尚存，何敢不相與敬勉？

承以先大夫集見示，春來，案頭惟陳此書，恐雜及他卷，即不易竟也。近已至七八，其訏謨遠猷，多在奏議、書劄中。夫子告子貢，以事其大夫之賢者。今讀其書，如事其人，愚小子受教多矣。惟論學未免白沙、甘泉一派，蓋當時習尚如此，然其有不同者，未嘗不可見也。

去冬，惲仲老亟稱學脈，竊疑祇見其所同，未見其所異也。令弟血氣心志未有所定，但得長無顯過，便可望其月異而歲不同。雖不能，然三年五年一小變，十年一紀一大變，年少猶可爲也。在吾人，始終本末，以至誠篤愛待之，古人誠能動鬼神，而況人乎？況先生精白一心，幽明晝鑒者乎？惟願道體珍重有加，會計纖屑，俟暇爲之，不必汲汲也。

與何商隱 己酉冬

本擬二十有三日，同寅旭兄東上，因用晦兄來甑山留宿，勢竟不能。而使乎適承命以至，其事雖微，亦見氣志之應也。晦兄欲早至，湖樓諸務牽之，然日內努力行矣。日夕相對，則云：「以商兄之盛德，非遐齡，非多男，何以明天道，何以勸爲善？若其久疾，則吾以一月之聚，竭所能爲，得其端緒，應不難也。」

踐更幸已竣事，爲費視往歲特省。初因

蠶桑失望，實用兢兢，半載之中，百從減損，朝夕所資，再承濟其不給，以得不困，深驗「事豫則立」之義。前者語溪「弗煩台念」之言，蓋已自料可以不至狼狽，不圖復以金、米見貽也。方此不寧，發函讀至「季老葬事不能相助」之語，商之家兄，移以給之，又推不欲累友之意，受其遠地一畝。目下經營故友字虎兄之喪，里俗拒沮，方無措手。若此地曠野，非人所争，即以爲錢氏之墓，未可知也。果爾，則仁人之澤，溥且長矣。

越朔生明，即當發舸而東。特以遺安堂師席必不可虚之故，固挽端老之轍，非第以山水人物，一時并集萬蒼而已。令弟今年承役，幸亦省力，然聞將來家計大難支吾。經歷艱難，自是少年得益處，不足爲憂。忠武《出師表》所云「不宜妄自菲薄」，以及「黜陟臧否」，以及「親賢人，遠小人」諸語，當昕夕爲念耳。吕家子弟視他氏較賢，來年規畫，頗見安穩。但弟之不德，自昔從遊，頗少當意，終恐虚此雅情。前者《感遇》數言，并《東莊約語》，屬蔡使録以呈教，得失統惟示知。家兄獨任役事，兩月之勞，氣力頗健，殊不似弟，筋力心意無有不衰也。近見里中通家，七旬有餘而舉一子。若家兄買得少婢，決能生子，惜未得其人耳。不盡所言，喜在晤期不遠。

與何商隱 以下庚戌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只「非仁無爲，非禮無由」。於父母，只「負罪引慝」，「夔夔齊栗」；於兄弟，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遠至苗民逆命，亦只「誕敷文德」而已。其於横逆之來，非惟若罔聞知，且用爲修省

考驗之資也。顏子學舜，所以能「犯而不校」。吾輩不及古人，祇緣此處功夫不得力耳。《緑衣》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人之不幸甚於我輩者大多，何以能格凶頑？以是存心，所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凡是怨天尤人，忿疾於頑，俱從一朝之患爲之根也。三月。

與何商隱

日者，禦兒之鄉，羣賢畢至，其聚不亦樂乎！但來年所以處弟者，太踰其分。雖先生與用兄養老好賢之盛心，與敦舊恤災之厚誼，有加不倦，而弟非其人，爲可恥耳。近不相得，每出恒情之外。弟年來往往加甚，惟三復「天下無皆非」之訓，有内省自責而已。但未得其端，不勝憂懼耳，何敢尤人？

令弟種種失德，總由惑細人、無師傅之故。若端老以尊親之分，肯如弟頑然不動，老坐遺安堂數年，恐不遂至此也。《自箴》、《約語》各四紙，一以示令弟，餘以請正高、幾諸兄。維翁近意頗平否？學問功夫，真不可少也。麥種專舟來領，未能奉價，徒恃鮑知。八月。

與何商隱

到家即覺勞瘁，又思出門之交也。所謀貯米以禦凶災，目下敝里之價已貴，無論此爲不受命而貨殖之事，即以利言，亦不免枉尋而直尺矣。承敬夫懷金遠來，謹以三之二藉返。因會事未集，空囊無以應付諸費，權留其一以濟乏困。聞用兄初旬有東行之棹，弟於其時，度得同舟，併攜所留之一以進之

左右也。謀生之計，交遊中至韞斯、元龍兩兄，真使人計窮力詘，付之浩歎。季老雖不免主人有言，然有旋歸桑梓之樂。天下事，幸不幸恒相倚耳。諸不具。

與何商隱庚戌孟冬二日

犬馬餘生，何堪云祝。承台命遠將，又不敢竟違。所遺程子書，知先生教愛深矣，謹受而讀之。嘉秫之賜，當作酒以餉農人外，尊酒之具略備燕賓之用。適賤疾作苦，草此不恭。

與何商隱

維翁以一朝之忿，有昔者之事，今應悔之矣。但恐不能致懲忿之功，望先生始終勉之以德義，無失此故人也。德老以不能勝小忿，至於殺身。季老無端生忿，三四年未解。韞斯又繼之矣。古人所以於懲忿有摧山之喻也。先生自來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某素所師法，而未足以幾其萬一。竊意大德所被，物無不化，但不息而久，厥效終不虛耳。吾人雖至晚暮，祗有責己一念，長抱不忘而已。十月。

與何商隱仲冬

韞兄西歸，得手教詳備。先生之爲祥計，真過於祥之自爲計也。質米之謀，專爲來年粒食地。尊處既爲十五石之貯，始願殆非所及，以爲得十一二石，佐以種麥數畝，一家饘粥可以粗給。今其數既贏，又得貯以俆運，何幸如之。

小女遣嫁在來月十有九日。年來繭絲失望，布縷亦虛，復遘此歲凶，不得不謀之朋友。目下用兄四明未返，家間多事，恐無暇爲某計矣。方欲晦前趨召以商，而雨雪沮之。又賤體自七八月來，困憊日甚，方欲稍息，以堪來月之勞。適佩蔥兄至語溪，以入郡之便，不恤遠棹，以月川先生書及《童蒙訓》將之左右，而祥亦得以附意。敢煩紀綱於所相信之家，貸數金，以完嫁事。來年若非洊災，則冬入可勉償矣。遠近典質路塞，況無可典，有無不通，況復長無。溝壑中不遇此人，已爲良朋留止，更欲及其孥，可謂厚顔。寅月上旬造晤，不一。

與何商隱 庚戌歲前十有三日

祥無似，以賤息之故，仰累友朋。佩兄衝寒遠涉，固已不安於衷，又勤使者承命以來，冰雪之苦，彌甚於前，真無以爲懷也。敝里景色不堪見聞，日甚一日，揆之時義，不當勉有所費。謹留四金，以完賦稅，其五金，即煩賫回，爲祥略貯薪米，以備麥秋之未至，度亦先生之所許者。所貺帨襪，不敢受，亦不敢辭，以使者之彊，靦顔而受。容面謝，不盡。

與何商隱 辛亥春

凶災以後，窮民無不東就食者。貧士不能爲丐，未免告病於所知而已。先生以一人副遠近之望，雖云爲德不倦，而力無乃已困乎？弟亦在待而舉火之列，又東來諸友，莫不於祥有夙昔之好，所爲内省而多疚也。敝里人情，洶洶欲動，凶歲多暴，宜無足怪。但

吾人所以處此，誠無其術，不可專責人也。用晦兄奉到朱子遺書四種，此書流世，於世教實爲有補。但恐世人以蔽陷離窮之心讀之，反將有惡其害己而棄之耳。前者信宿之聚，得與諸兄爲此良會，不審去後道況如何？穎兄朝夕相對且久，彼此爲益又何如也？子弟聽其議論，終覺有起色乎？凡物感春陽之氣而不發生，則生趣寂寥矣。先生平日覆育涵濡之下，適兹嚴先生戾止，不啻震之以雷霆，澤之以膏雨，其爲甲坼昭蘇，應有百倍之勢已。瞻伯近頗在宅否？進步亦如何？瞻仲連年因幾兄料理清丈，不免失學，其事稍竣，及此努力爲佳。今已十有六歲，纔過二十，記誦之功即不易也。王先生良以爲念，故及之。

與何商隱

日者小价遄返，不及問知令弟動止，殊爲念之。敝親雖有役事，力頗可支。因所役圖分切近吴江，其災尤甚，不能供賦。敝親先爲之輸，而俟其徐辦，一時不得不困，弟所以樂爲之緩急。承十有二斛之假，蓋不特一人感德而已，足使爲厚者勸也。健飛欲歸日久，實以將母之故，其所得之淺深，先生相見當自知之。大抵學問，無論爲道爲藝，非數年攻苦，又數年充積，難以有成。不委健飛向後志力，能時時負笈西從否？用兄本欲來訪，目下以賑飢未暇。先遣人從健飛以東，然不久決須一至也。小价得蔡舍委曲開譬，雖甚昏惑，已宜曉領，但憂不勝其咻之者衆耳。附此謝之。

與何商隱 壬子

望前，晤恥齋於戍上，玆又接讀手書，知起居多福荷荷。賤體無日不勞，而得粗遣，則朝暮服藥之效也。但營作閱四旬有餘，而未遂落成，兼之物力不繼，不免焦思耳。葬會奠儀僅得數分，固因道遠難以取齊，亦見諸友爲力之不易。然歲前歲後，已有五家舉事，鼓勵之善，亦可徵矣。愚兄弟年暮兒癡，受侮不少，大都近在族姓。人不讀書，真是無所不至。不敢疾怨，反身安命而已。日用之間，每念所居之室，夷之所築，與夫跖之所築，所食之粟，夷之所樹，與夫跖之所樹，則種種怵惕靡寧也。先生何以進之？恥齋東來，若賤跡在語溪，自可同行，特未可必耳。

與何商隱 壬子中秋前三日

昨佩兄至，得聞道履之泰。別去，令弟繼至，接讀手教，兼知回津諸兄近況之勝，喜慰曷任。

祥前以婦病，久滯荒居。初旬用兄診視，云：「目下可以無恙，特恐後來不免漸成膈症耳。」然已老矣，死生病健，一身不能自保，餘人雖不敢置之度外，惟勉修藥物以盡人事，其命一付諸天而已，不復能爲憂念矣。用兄近以痔疾，一日之間，坐臥俱半，未能出門也。兩年以來，自以衰耄，不堪課誦，故辭去此事。然在家日多，自覺意思不佳，不獨米鹽妻子損人不少，而隣里鄉黨，人情習尚不堪聞見者，日甚一日，而又不能不與之習，如何此身不淪於流俗，汩汩以死耶！計不

若仍爲課誦之事，日與蒙穉相對之爲快於心而潔於身也。先生以爲義當何出耶？愚父子近日在語溪飽食無事，深媿於心，將來東過德廬，内省疚惡，亦一而已。讀書無論不及，亦已不能；進德無論不勇，而復死期將至。《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祥之謂也。

石長兄來，堅辭生日之祝。穎、佩兩兄雖往，不得一見，兼能使佩兄不敢致儀物，穎兄不敢登其門，尤可敬畏也。望古兄前月已舉一子，極爲可喜。穎兄幾月睽離，此番先生相見，覺有日新之益否？年到逾五向六，進步安能不彌亟也。

與何商隱 壬子冬

尊恙近日已脱然未？前所獻愚，勿藥之義，亦有當萬一否？目下改葬之役，不免經營幾日之勞，固知神相有加，然遇事奮發，起居刻苦，於尊體大宜節宣也。

弟初九日至語水，日來服藥，賤恙已減，不煩垂念。因公勇兄東歸之便，附此奉候，不復專人東來。歲前風色不嚴，尚擬圖晤也。弟自壯歲以後，自一身以及舉家，疾病之作，初則聽之程長年先生，繼則委之薛楚老，今則全憑用晦兄矣。常醫之藥，概不敢服，然往往因以得生。若所讀書，則四書、五經、儒先文集而外，不敢接於左右。所交朋友，則自先生而外，落落數人，通國耳目，無不共知，餘不敢汎及。自謂於此受益良多。近惟季心、韞斯兩兄，嫌疑未釋，乃爲疚心耳。良晤非遥，不盡縷縷。

與何商隱

前月之望，田功粗舉，本擬過此五日即可東來，不謂陸家小女一病幾殆，目下方得起色。癲寡之人，雖在鄉邦，猶應惻然，況父子哉！以是兩旬以來，不得寧息，爲出門計也。尊候有相，履泰爲荷，荒野之中，承令弟遠顧，喜慰無任。但言及蔡舍全家出亡，不審自顧有何大罪，而至於此？令弟得毋見疑，以楊園爲逋逃淵藪乎？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晉錮欒盈，稍知義理大綱，必無釋君而臣是庇者。祥雖昏眊，或不出此。用晦白下之遊，見其家報，歸期尚擬初秋。旬內聞有便人往彼，弟欲附書，趣之遄返，奉晤恐須至下弦左右也。承玉粒之惠，敬與攻兄共之。適宿貯將匱，益重仁人之賜，藉復率此，不盡。

與何商隱 癸丑

洊更凶災，至於今日，干累親友殆徧，幾於不能出門户矣。先生屢捐廩米以相貽，用晦在白下，亦承遠念，十日前，無貳特來餽金，使數畝得以及時耕耨，以冀有秋。古之人所由懷德以思冥報也，豈不然乎？豈不然乎？在家對妻孥，無日不感怒，賴讀《語類》，得如見晛之雪，其服膺不釋者，「顏子好學」及「弘毅」章所録，尤覺會心，敬聞左右，以當野人之芹而已。田功粗畢，乘未酷暑，一走語水，一過震澤，即至存雅東齋共晨夕也。承念維恭學業，今年先生啓誨懇惻，作文字數篇，家兄見之，頗有喜色，但未覩立志，早晚仍不肯用功，可憂耳。攻玉兄會金

領到，色平，大概有餘無不足，屬致謝，不一。

與何商隱

元龍兄弟來語溪，得讀手教，知臂痛作苦，隨以商之用兄，因用兄方患背毒，未能出門，度須重陽前後，方得同來奉候耳。蓋舍下早穀，月杪恐宜收穫。念車救之多勞，去秋之失望，則荷天地之大賜，農夫之餘慶，不敢不在家祇受也。賤疾到家臥起十日，日服藥一劑。楚老方。月初，用兄遣人相招，初五日至語溪，至今日服藥十劑，用兄方。參兩許，疾去七八，胸中勃如，復有餘生晤對之望矣。恐繫先生與穎兄、高兄、幾兄諸相知遠念，先此附慰。所深內媿於心者，學無小成，德不能進，空承先生及諸君子活我之厚誼。再生之後，誠不知所出耳。元龍屬謝明德，但龍兄所以自處未當，其可爲念。往年韞兄之事，使人悒然不已也。

與何商隱 甲寅三月二十九日

太倉張兄，係受先先生從子，今寓北麻，雖緇服，素爲儒者學，與佩蕙兄雅相得。今以慕道，從王先生遠來求教。此兄少壯，長佩兄者四年。先生其進而堅其志，勉其進修，固知樂善之懷不能已也。

附何商隱先生跋

汝霖不文，寡交與，亂離後，益自竄鄉曲，不求聞達。同邑吳子仲木，亟稱張考夫先生，神交而未雉鶩，吳子逝去。歲戊戌，先生館徐子忠可家，因過徐子，具姓名以謁。坐定，詢居處。先生舉余舊姓字，

曰距君所近遠。徐子爲言，乃共一笑。蓋先生嘗潛訪余，一宿大樹下去也。兩人之不輕投合，固有同焉者已。明年，先生去郡館家食。汝霖奉叔父命，敦請授業從弟，先生諾之。自是，寒暑晨夕，動止語默，汝霖叔姪兄弟，以至親朋之有意過從者，無不涵泳春風中，即僮傔佃傭，一日經事左右，各雍雍有自好之色。信乎君子之益人家國，爲不可量也。居數載，叔父病革，執手訂師席十載，先生諾其半。去而館語水二年，汝霖請往來語水、秦溪間。又四年，告終於家，時甲寅七月也。終之日，猶欲强登舟臥痾小齋。嗚呼，交情見矣。

媿汝霖學行無成，有虛師友，然又何敢自棄其餘年哉！手劄在笥，不忍繙閱，曾欲彙輯遺稿，沈子幾臣勉與録出，散軼之餘，得八十八首。先生誨人精意，大約見於尺牘居多。汝霖幸親炙，故涉筆者少，并節其散雜，而以六十七首入集。原翰墨拓爲一卷，以便展玩，他日當歸之賢後人耳。若夫汝霖之庸下惰廢，非所謂「御洪鐘而莫叩，得明鏡而徒懸」者耶？慙恨奚如！慙恨奚如！乙卯秋日何汝霖識。

炳按：此卷姚抄、范刻互少一首，均以商隱來書編列，得六十七首。姚本跋内，「六」字訛「四」。原校併附諸書，以合四十七首之數，似誤。今以來書爲附録，合兩本全收之，正與何跋六十七首數合。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五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六

書　五 道誼知舊問答

與張白方

弟自二十以後，因讀《龍谿集》，憬然有動於心，始知舉業之外，有所爲聖賢之學。進而求之陽明「致良知」之説，已而得白沙、敬軒之書，則亦讀之不厭。斯時志高氣盛，以爲聖賢可以指日而至，然反之於心，廓然蕩然，若無所依據之處。既數年，乃得《近思録》而讀之，因而漸有事於濂、洛、關、閩諸書。意中竊喜，以爲若涉大水之有津涯，與歷谿山之有塗梁也。然反己自顧，則徒傷流俗之日深，與氣質之益錮。回思昔日聖賢可爲之志，則又忽然不知其何所去也。至今年齒空增，憂患空閱，功夫時起時倒，而起多不勝其倒；理欲互勝互負，而理終受制於欲。駸駸乎將急趨於小人之域，而未有已也。仁兄日用功夫，其得力自多可言，幸詳以教告，使迷昧如弟，亦得遵而守之，以振起於萬一，此夢寐之所至願切望者也。

又如紫陽、陽明之學，百有餘載以來，學者之論，紛如聚訟，幾於水火冰炭之不相得。弟兩讀之，私心揣度，則見以爲紫陽之學純，陽明之學駁。學者從事於此，則紫陽之學終是無弊，而學陽明而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日生心害政之甚，其禍至於決裂大閑，恣放無忌，亦或以此也。仁兄幸爲明正其是非，而詳晰其同異，俾迷昧如弟，亦得以釋

然也。

又如仁兄前書所痛異端之害及聲氣之病，二者之患，似乎異端之深。然東南風氣，溺於異端者十猶一二，溺於聲氣者十恒八九。異端之惑，多中老成深苦之士，而聲氣之惑，則凡聰明才雋英少之子弟，皆驅而入其中矣。誠有如夫子所以責原壤，而公明儀所歎率獸食人者。故弟私心以謂，異端之辨，尚可不深，而聲氣之疾，不可不甚。但使其人立身行事，式於六行，無乖五常，則爲儒爲墨，均可取也。苟爲不然，則爲儒爲墨，俱不足取也。至於聲氣之毒一中，正如鬼蜮魑魅之不可測，子焉而不父其父，弟焉而不友其兄，莫是爲甚矣。

去年，越中一友嘗爲弟言，欲求人品，必是氏籍中無其姓名者，方有可信。此言雖過激，未可以概天下之士，然而氏籍中之人品敗壞者，實衆矣。仁兄倡明斯道，其轉移變化之機，將何以用之也？《大易》《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鼎》之初爻，有顛趾出否之象。弟竊以爲，不滌釜，決無可以烹飪之理；不變舊習，決無可以爲學之理。仁兄以爲狂言有當萬一否？

答張白方

伏讀來教，啓掖偲偲，雖以弟之不肖，欲引而偕之大道，此仁者之心也，何敢不勉。但所謂易俗移風，共輓狂瀾之事，在天民之先覺者，固當以爲己任。弟何人而能與此？畎畝餘生，所汲汲弗忘者，求良友之規切，以補下學之萬一，以無負始初一念，不安下流之歸耳。即如前賢之異同短長，有非末學所宜妄論。前者之問，徒以辨之弗明弗措之

指，竊生難端，然亦多見其不知量矣。要之，在我之學進一格，則讀書論世，所見又將不同，未可坐井而測山岳之崇卑也。

乾初、仲木兩兄，來月邀弟同就虎席，肅聆道益。但恐農事伊始，小人之情急於謀食，容有弗能承命以前之勢，非忍自棄於教外也。敝里葬親社一舉，衹以踵顥儒兄良法而遵行之，初未及於學問之事。然愛弟之篤者，連見教諫，以爲非儉德辟難之意，且以勇於爲人，疏於爲己，有違「遯世無悶」之義。弟敬佩斯訓，而復不敢自隱，爲仁兄述之，亦以德義愛深，竊效食芹之獻也。造次具復，不盡。

與陸孝垂

初春辱顧，急猝言別，歉之不已。寒食返舍，足瘡爲患，不能步行，一二里親知，一概不得相見，非特仁兄，徒深懷念而已。賤體衰憊，歲甚一歲。季心、鳴皋俱復多病。仁兄精力差壯，而年來困於婚嫁、賦役，勞心焦思，頗覺學問之氣爲之減損。願兄三復「素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與「苦心志，勞筋骨」，「動心忍性」，及《大易》「困而不失所亨」之義，無爲境地所摧頹也。

弟十年以來，顛沛亦有種種，每念季老所處，有甚於吾等十倍者，然志氣挺然，不爲屈撓，輒爲奮發。仁兄此後，事累正多，焦勞如何能已？若只如目前捱排過日，誠恐不勝其困頓也。紫陽、敬軒兩集，具有案頭，晨夕讀之，當有自得處。且兩先生當日所以處困者如何也，憂患功夫正好喫緊，惟努力努力。

向年，彥時兄所刻《童蒙須知》一卷，幸

簡出託予重寄下，萬勿浮沈。若舊本遺失，即以録本寄至，録出仍附歸也。

與陸孝垂

仁兄近況如何？廿二日，與諸同志相期爲苕溪訪道之游，而陰雨不止，收穫各不以時，無一人至，弟亦坐困寓舍，朋友之樂，真不易得也。仁兄年來困甚，其中得力如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中意味領取不深，學問之事真如捕風而已。令子讀書長進否？子弟斷然以孝弟忠信爲先，今人必欲與此四字相反，耳聞目見，堪爲痛心。子勿來，頗悉石長近履否？種種不悉。

與陸孝垂

近日吾兄意思如何？每相見時，俗務碌碌，不獲如意。顔宅近日頭緒稍清否？門内紛紛，只以不治治之可矣。女子小人，從古難養，愈分理愈煩亂也。士鳳老嫂亦識此意，爲善。雲翃頗相見否？去冬，力盡於葬事，不知饔飧之計作何料理？念之念之。藹生會物將如何處？此事本以義起，不謂不能善始近自吾黨。然藹生朝夕殊艱，欲於此時爲十金之計，則又萬難，柰何！不知兄與季老亦嘗計及之否？前歲升之一事，殊使爲德者懼。今日雲翃之舉，全其始終，不獨其意可使民德歸厚，其間成人之美，正復不少，乃氣色絶無可觀，如此可歎也。兄亦有以策之否？諸子讀書稍長進否？初十

後，恐禮人復欲往嘉興，將益放蕩矣。外一行幸達季老。

與陸孝垂

近履多福。前事累兄勞費太甚，念及殊深不安。別後次日，適孝嘉兄弟自烏墩來，弟隨舟到語溪，竟不知此事準後作何了局。若冊書竟自收拾，不致反累孤寡，則弟雖蒙謗咎，亦不足卹。若人心叵測，或有意外舉動，如日者路乘兄所料，則弟總之任怨，尚宜與之一結，無所顧慮也。特緣家兄爲細說所惑，決不欲弟爲此事，故自出門後，音問阻絕，遂如萬里耳。惟兄詳悉示知，便□區處爲感。前日家兄拉兄往見雲谷先生，亦緣冊書盛言飛老嫁禍之故，心術體面，不堪聽聞，故爲此調停之說以掩飾之。雖欲止弟舉動，亦所以全飛老也。今并怨及於兄與家兄，可謂寃矣，然亦不足卹也。「禮義不愆，何卹人言」，「罪我者《春秋》」，要亦理勢之所必至耳。

與陸孝垂

予重之做秀才，所謂不幸之事，無足喜者。但望自此以後，能經歷事故，瑣細之事，不至驚懼失措，受人魚肉耳。兄大小之事可以由己，諸費宜從減省，儉不中禮尚難支吾。目前家中內外，莫謂喫著不盡也，回味自見酸苦矣。

與陸孝垂

望後返舍數日，因賤體畏暑，不能奉候。

聞仁兄一家大小相繼而病，役事催科，日日騷擾，加以族人不時作抄，苦何可言！不審仁兄何以處之，念切念切。此等事相磨礪，於吾人分上，亦是有益。當思古人生於憂患之語，萬不可因而摧頹喪氣也。《衛風》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人所處，更有萬難於吾人者，何以能挺然特立乎？目下一番重困，將來竊憂朝夕之窘，明年兄能料理出門館穀乎？此事非人所爲，在仁兄□家困頓已極，暫假蒙士之席，稍遠葛藤，似亦可也。□□□□間有頭緒否？誠之所感，能格異類，不憂人情不愜也。

與陸孝垂 丁酉六月

弟今年畏熱益甚，自初夏與諸同志茗中歸，百凡倦苦，目力加昏，此俱衰病之徵也。學問無成，餘勇難鼓，惟獨居傷嘆而已。前月幸舉一子，無間疏戚，莫不稱喜。在鄉邦親友厚德切望，固有然者，而祥謫薄，何足以承之哉！感銘之餘，益用慙懼。辱念乳哺，非惟力不能僱人，亦恐損人之子之養以養己子，於義終有不可。且其自出非乳竭者，故不復爲寄養之計。但未知竟得長育，延先人一綫之祀否耳。

所諭應事處管攝不及，與夫因循廢弛，自覺日甚。季老爲弟言仁兄之患，亦正如此。疑此亦無別法可治，惟有操心是要規，古之人教我詳矣。人病苦不自知，知病服藥便有效。幸兄勿畏瞑眩耳。佳茗之惠，謹以滌煩，拜謝何已。

與陸孝垂

季老疾甚，徒手就醫，恐其不能盡力。聞其合藥之費，須三四金，弟適空乏，不能濟。其目前所尚有米，又無力負出；將於兄處借米二斗奉去，他日便舟附還也。更得兄轉移一金，或藹生兄亦隨力之所及以周給之，其爲不足，再爲設處以滿其數，固我輩分內事也。且無令苕中諸友專美於前，長我媿色也。雲翅並可作一字致之否？

答陸孝垂

前辱手教，疲頓之餘，未及裁答，歉甚。弟自疾病顛沛以來，不自意尚及小女于歸。每羨兄齡方盛，已畢尚平之願，雖復孝思純至，蓼莪之感，時切於懷。而三子各已宜家，二女均得夫壻，顧茲天倫，良足慰也。若弟惟有終其窮悴而已。父母俱存，兩家子女，雖同而有不同。兄之與弟，父母俱弗存，初雖同，而後不能同。念此，寧無惻惻於心耶？

弟戊戌之後，在家日少，又經長女之禍，百凡灰心。小女失教，非有虛言。平日子母相依，惟是紉織繭絲之細，稍知學習。至於事舅姑而執婦道，相夫子而和家衆，其自籩豆、酒漿以及箕帚、滫瀡之事，均未之識也。教婦新來，則惟仁兄、嫂夫人兩大人是望矣。夫自兩家子女未生以前，久已辱兄道誼肝膈之好，弟之壻固不異乎弟之子，兄之子婦亦豈有異乎兄之女子子哉？語有之，「愛之能勿勞乎？」所願佳兒佳婦，弗徒以父母俱存爲樂，而日以無忝所生爲懷，克勤克儉，知憂

知艱，要使他日爲子者有克家之稱，爲婦者有嗣徽之譽。弟幸不即先於朝露，將與仁兄扶杖握手，而賦雅南之什矣。旅次草附，不盡。

答陸孝垂

數載以來，因賤足不堪步履，親友相見，動踰歲時。至於除夜，小趾作苦，則一月有餘，方能出入，以此歲事俱廢，無異遠行不歸也。所喜令孫來舍，朝暮向外翁嘻笑不止，差可開顔。因念吾兄弄孫之樂，真是王天下不與易也。又念世德所種，自應有此馨兒，但異日教養，大宜加意耳。臨發語溪，以弟前者所示小兒稾本，及所鈔補《沈氏農書》兩種，手付小女，令其持歸。屬令郎録一副本留看，擇其當理者，以備芻蕘之詢，則於立身居家之際，不無小益也。過庭之日，尚冀仁兄別其得失而申命之。《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今日所以教令子，正異日教孫之基，全在此也。

處館一事，最是不易。弟今衰暮，計此幾及四十年，越見其難也。然不爲此，實無事可作。蓋人各有恒業，此猶士業之可恒者。令子教課，雖覺太早，要惟斆學相長之意，可求進步耳。所諭嗚臯兄長子此番決裂，自是意中事，非意外也。石長兄之責怨於弟，固無所辭。但弟實不意數年來嗚兄與弟，所見漸成冰炭，固不止教子一節，而教子又其甚也。誼關至戚，不忍默默，不得已思假切磋於朋友，則時從季老言及之，則又不意開罪於季老也。今則兩三年概不敢言及，惟有唯唯諾諾，求避猜嫌，以終情好而已。且弟之一身貧矣，多病矣，去死度已不遠。

上有四窮民有其三之兄，内有老無子之病婦，下有飢飽寒燠不識之穉子，而又負數十金之夙負。以十餘畝躬不能耕之薄産，養數口坐待衣食之老小，其勢不能不餬其口於他家。節序暫歸，已同客舍，安得餘力以及旁人？ 即欲效區區於親友間，要惟忠告而已。今千慮之愚，既無所用，則有束手坐歎耳。

至於周甥，久矣畏之如蛇蝎，終年相見不過一二次，其一二次不過二三刻，即欲陳善納忠，亦不可得。私謂家庭訓率雖有不至，婚姻以來亦十餘載，以石老之德，家風之美，子女之賢淑，觀摩薰炙於其間，亦既匪朝伊夕，庶其少悛，乃卒不克從善，而惟邪慝之趨，若水之赴壑者，則亦末如之何矣。爲今之計，在鳴皋不得不破損其家，出之於罟擭陷阱之中，以全父子之至恩，而少子則不必更爲之計，亦所以全其兄弟一體之大誼，亦所以自引失教之咎，以明赤子入井，非盡赤子之罪。即親如士鳴，亦自顧不暇之日，難以勠力。而石長與弟，但可留其餘力，以爲厥子及婦後來養生之地。目下非特事勢有所不能，揆以人情事理，殆有所不可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❶一旦以配之弗良，至於失所，石長宜其致憾於弟，弟則致憾於何人乎！ 徒有内則譬之尤氏之子以自解，外則藉此以希見鑒於石長兄之父子而已。但不知古今人，豈竟不知書識字，而擇師易子，何以若此之愚？ 而所謂「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者，其亦何以推己而及人也？ 命也如此，知復何言。

❶「閔」下，依《毛詩》當有「斯」字。

與陸孝垂

別後忽爾半載，時從令郎及子樂兄弟遥聞起居而已。人事之勞頓，親友之疏闊，衰老益甚，徒有坐歎，然亦不能自解也。古稱逸民處士，今民矣，何從得逸？處矣，有愧於士，其如之何哉！每念仁兄婚嫁事畢，教授里宅，亦生人之至樂也。

小女因蠶務，在舍日久，有失侍奉之節，心竊不安。但此事實爲吾鄉衣食之本，婦功之所特重者。兩載以來，見其繭絲不成，必緣育飼不盡其道，故欲其就母氏，再加教習，使得熟諳，他日不至休其蠶績，以嬾婦隳損家聲，則區區私願，所祈不負明德者也。貧家之女，不期儉而儉，所憂不勤耳。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非特不匱而已，勤則不驕，勤則不淫，勤則不多言，勤則不生機智而干餘事。男子婦人皆然，而婦人尤甚。弟在家日少，失於教誨，然小女自幼所聞，惟有「孝順勤謹」四字，但未知到宅能守此訓否？令郎皇皇於作家，固亦不得不然，但恐謀利之心太急，則於恩義不能無所輕。治其田里樹畜，修其孝弟忠信，約而易操，兩言盡之。知過庭之日，斯指聞之熟矣。因念鞠之，便附此，不悉。

與陸孝垂

經年不違造候，前者一過，復不得從容時日，一盡衷曲，殊爲歉然。别後每念右園無禦冬之菜，前庭多接春之草，牆頭頹壞而不修，户内塵穢而不埽，足見小女已成嬾婦，不能相夫君以勤勞，弟夫婦之罪也，亦豈爲

德門之慶乎？

昨過甑山，見飛翁諸子若孫，詩書廢棄，家計蕭條，甚爲流涕。而士鳳諸子，亦已貧乏難支。夫飛翁後先產業不啻千畝，予重兄弟雖家難而後，所存尚踰中人，俱何意一寒至此？只坐不知勤勞之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讀書治家，一道也。不勤則落，俱不可不努力。農人早作夜思，不離疆埸，則必有秋成之望。等而上之，勤勞當益甚也。少年歲月無幾，轉盼成衰暮，真可懼也。

前聞仁兄意欲遠出授徒，弟所以不樂勸駕者，以令郎教課尚未可虛，三徑就荒，尤不可無主。在家足有經營，竊恐此身一出，將有得不償失之患。弟一館繫身，徒以産薄之故。每念小兒氣習日壞，舍間諸事日就不理，中夜自疚，輒思奮然歸來。今雖衰老，率兒勉力溉桑種豆，布衣饘粥，或者猶可自給。何爲鬱鬱蒙羞，餬口百里之外，蹈聖賢舍其田芸人田之失哉！仁兄亦可指爲覆車之鑒矣。

與陸孝垂

近年以來，親友相見之疏，未有甚於弟者也。季老在敝里，故返舍即得相見，然胸中所欲商者，別去輒彼此各懷餘憾。蓋人事或迫，且或餘人間之也。每念仁兄子女事畢，竟可優游以享子媳之奉，時以餘閒，教督其所不及，俟諸孫之生，弄之課之，家庭之樂，殆未央已。弟之此生，寧能一日有是乎？而來教所諭，蓋懃懃於學問之事，至云「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具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之誠。而弟之頹然自棄，以俟没齒者，

爲可恥矣。

小女因弟連年遠外，實不及教。今日所望，惟在尊舅、尊姑以及夫子上下提命，使其粗知婦道，使今日幸不見非於宗黨，他日不至貽議於子孫，則弟夫婦與有光矣。至於令郎，徒有舅甥之名，而并未有通家子弟之實，念之負疚。蓋弟之心力，竟已困竭，今日已無可爲，非有懲羹吹齏之見也，在仁兄自能鑑之。又嘗燕居，私念人之得壻，誠若子勿子樂，可謂快心矣。弟所屬意，要惟令郎而已，若鳴皋子，已是無望。小兒雖未有知，大段已見愚下，但得弟多在世間幾年，勉令從師，或者先人之後得以少延。然衰暮至此，其能久乎？是則異時抱歉於在虞者，又爲意中事矣。季老幾於耳無聞，弟則幾於目無見，非特平生耿耿，已不得赴其所懷，即餬口之計，亦將已矣。幽憂沉瘁之餘，思念鄉井，言懷故人。兄之授徒里中，與質實數蒙，陶陶朝夕，似亦未可輕去也。尊居氣習大敝，子弟年少，志氣習尚慮有轉移，何可一日離父兄乎？中秋左右，尚圖面悉，不一。

答陸孝垂 庚戌

久欲過尊館相候，兼謝去年施兄止宿之雅，又洪水災大，公完兄處亦當有同憂之弔也。其如餬口於外，同於匏繫徽纆，不能一日二日之暇何？凡人年齒踰五至六，子女婚嫁一概已畢，而弟方有事，雲士、渝安、韞斯則猶茫無所冀，望古與家兄益爲可悲。屈指同志，得以優游自遂，出門子弟景從，入室子孫歡慶，以其餘閒，沈潛酣適於儒先理道之書，以益新其德，此正所稱「王天下不與存」之樂也。但天倫之樂，人不易得，願兄翁

力帥門中内外大小，興仁興讓，以應天休而已。

弟於令季子，雖爲至戚，相見已希，至於學問之勉，實無分豪，以是抱歉爲深耳。竊意仁兄爲令子授室，而必俯擇於賤息者，豈果上之無名德之門，下之少素封之户，徒以弟一念好修，欲締德義之好耳？乃弟固無似，不敢妄希紫陽之萬一，而令子亦未有直卿之志，不得不讓古之人專美於前也。人苦莫爲之前耳，前有太中、西山，則爲之後者，自不得不學伊川、仲默，其於存心致力之地，宜如之何不自薄也？然此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也。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而已矣，去利懷仁義而已矣。

去春，令子曾以四傳屬弟點定，至今未及，則其失仍不在令子。然往年，弟所爲病時筆以示穉兒者，仁兄固已擇及狂夫，授之令子矣。年來察其居家應物，亦似未有措之行事者，以此鄙末尚猶爾爾，則其失又不獨弟一人任之也。

舍下田苗渰盡，供賦懼有不足，數口終年之望，殊是無從措手。五月以來，承雲士見䘏，屢以擔石惠及，目下舉火尚未爲難，然何可長也。猶憶辛卯八月，從兄假得二金，小价暮歸，未及買米，次早鄰人三四已來轉貸，不得不分其半以慰之，恐將來景色更有不同也。家之歲入既虚，食指則倍於昔。非義既不可爲，里族責望每甚，貧士可爲而不可爲，念此，坐歎而已。惟是不敢以老貧之故，皇皇貨利，没其初心，日爲兢惕耳。

拙稾一二附此呈教。三水令甥何以禦凶？凡事豫則立，到冬徵求一急，無從料理矣。聞當事已爲請損，若得損幾分，便省幾分之力，雖復艱難，猶可勉辦也。大抵患難

之來，惟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象辭曰：「利艱貞。」《蹇》之象辭曰：「貞吉。」《困》之象辭亦曰：「亨貞。」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本義》於《屯》即云：「在險則宜守正。」以此意非衹一卦一爻之義也。《中庸》素位而行，雖當夷狄患難，只「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而已。《論語》答樊遲問仁、子張問行，無非是也。附此道意。

答陸孝垂

仁兄子女婚嫁早畢，令子授室，各有歲年，又各有所業，此弟犬馬之齒，雖幸至古稀，不能一日得此者也。今日素位而行，正如《家人》上九，正家久遠之道，惟「有孚，威如」而已。所慮令子在膝前之日，未免恩勝於義，又承大人之涵蓋，人情世故，不知其難，則有如張子所謂「驕惰之氣，隨所居所習而長」，故以威、孚二義敬進也。廣涵尊伯力不任稼穡之勞，貿易之事又足爲心害。竊意幼年所肄，《小學》、經書略加温習，皆故物也，以是訓課蒙童，當亦優爲。人之力量有不可勉者，通功易事，義無不可。稍得其資，以傭人耕作，既不失《詩》、《書》之箕裘，復不疏治生之本業，兩得之道也。仁兄以爲然否？

《易》以山水之象爲《蒙》，《傳》以爲山下有險，又曰：「山下出泉。」泉，水也，險即水也。人懷血氣心知，爲舜爲跖，無非是也。順而導之，則配道義而塞天地，任其所之，則好色好鬬好貨，至於「凡民罔弗憝」。是以養正爲聖之功，而諺亦云「學堂不鞭撲，必待官堂上」也。鄉使鳴皋稍知此義，何至子弗克厥父事，父亦疾厥子哉！季老平日深惡顧

體面，論上等人，自是不宜但顧體面，至於中人以及下等之人，假若體面不復顧惜，則亦何所不至哉！ 今日周氏之子是已，言之痛心。總之，吾人一日未死，爲人子孫則不可以不孝，爲人父母則不可以不慈。 孝慈之道非他，惟有教子而已。 然欲教子，則惟反己自求，言物行恒而已。 目昏手震，思復煩亂，不能更及。 何日得與兄共晨夕，使令子及子樂兄弟俱與聞此同心之言乎？

答陸孝垂 壬子

別後兩接手教，知令子病體小安，喜慰無任。 久病之後，雖投以良藥，自無速效，但宜靜以養之，以俟來復之機耳。 所恃世德之厚，必有默相，弗用私憂也。 仁兄愛子之心，靡所不至，然萬宜自珍，劬勞亦有節量，使子婦當此，可以稍寧，切望切望。

弟因連日奔馳，筋力困頓，小兒患瘡，寒熱日至，不得躬問，特遣僕婦探信，并招賤內歸家。 病者在牀，不當復有親戚之累耳。 令孫仍可同來，自今以往，大約無虞矣。 老嫗一人儘知事甘勞苦，雖年多，尚可賴其力。目下不能無人，惟留之。 不一。

答陸孝垂

連日不晤，不審令子病勢稍有起色否？胸中稍寬，飲食稍進否？ 欲來相看，懼增病家一累；不來相看，又於心不安，日夕情事，真覺進退維谷也。 用兄所進六字之戒，目下飲食不由不節矣。 性情之調，能敬聽否？古人有言：「疾加於小愈。」令子正蹈斯言之失。 目下亦能自克，重懲既往乎？ 以愚所

見，惟有以命付之天，以疾付之醫，而無搖惑於旁人之雜論，無偏任於一己之氣稟，則疾雖久，度亦不難治也。醫道至用兄，可謂耳目所及，無能過之矣。今使無知之婦女，鄉僻之庸工，從而議其後，心竊爲之不解也。弟固貧乏，今年益甚。令子病中，不能爲情，念之歉然而已。

與陸孝垂

別來已及一月，令孫幸頗無恙，聰慧有加，真所謂小兒病一番，長一番也。尊體起居有相，嫂夫人康祉倍常，孤幼之福也。賤體近亦仰庇，疾疢不作，但不堪勞苦耳。方此洊災，數口之計，殊切憂思，然惟有守義安命而已。我思古人固有貧窮自樂者，但盡目前之所得爲，其外委心任運，其莫爲莫致者，亦無如之何也。日前，子樂見過，云租稅既議，佃户中更其說。已分收稻幾何？夙昔所負，長至前後當已不免催取，不知有以應之否？又不知供稅而外，所餘尚有幾，以供孤寡奉尊養生之計？此際不宜有縈懷抱，然不能不計量及之也。來年令孫讀書，長至邊恐當訂約。彼時返舍，當便道奉晤耳。小女屬省，并及。

答陸孝垂癸丑八月

尊體喜已復初，萬惟加意珍重。承手書下問，及於病婦，感謝感謝。前辱用兄診視，云目下尚得無恙，但恐將來終成膈症耳。令兩孫在舍，長者時苦脾弱，幼者首瘡未愈，然精神反覺幼者爲强，終日嘻笑，不脱懷抱。但貧家粥飯之外，無果餌旨甘之及，此爲澹

薄，或者反合養蒙之義，使他日不染膏粱習氣，未可知也。

崇邑地糧，愚意不若早歸鍾氏之爲上，否則萬一不果，糧累何年得免？所欠地租，總未必可得也。別諭兩月之前曾屬用兄覓之，不待見命也。特朋友之以此託用兄者衆，故不敢必，且不便屢瀆。抑人生小小遭際，自有定數，非人之所能爲，東西南北，聽之可也。以天理言，兄翁之德之學，豈當如此困阨乎？總之，吾人生於亂世，飢寒勞瘁，乃爲正命。不則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類，亦所不免。六極之中，惟「惡」之一字，可得自絶不爲而已。弟自念平生不欲爲惡，及今衰老，轉覺人情難處。始焉見病於一二友朋，今兹家庭骨肉之間，日見乖張，此由德薄，不能彌縫，非獨貧困之故。語云「女德無極」，乃衣冠男子，德亦無極；又云「婦怨無終」，乃鬚眉丈夫，怨亦無終。豈天運使然，抑人事誠不易言也。反己自求，只不能懲忿之病，然未應遂至於此。因知我之深，不覺縷縷。小女久留母側，闕失定省之禮，統惟哀而宥之。

與陸孝垂

老伯之葬已告成事，非特仁兄夙夜寤寐得以安慰，即二兄伯翁之心，亦豈不爲之恔乎？所宜手額以賀者也。兩孫安好，深足欣説。來教言及恭兒勸勉朱舅之事，并見其所貽之稟，不自知其喜而不寐也。但得此心充長，久能不改，即有向上之路。先人之後，繼述有人，祥他日溝壑，猶將瞑目矣。此皆沐浴教澤之所致，仁兄之賜爲至厚，父子天性，能不感極涕零乎！賤體日來洩瀉漸希，

飲食亦爲加進，胸中復有生全之望。用兄東來，又定補脾一方，而郡中相知，亦有藥物見惠。雲兄日内將爲弟製而服之，必有起色。但念及活我之德無以爲報，不勝抱慙耳。附此奉慰，不一。

答屠子高 庚子

日承下問格物之義，時緣紛沓，未及奉復。又辱手教，辭益加切，慙悚何已。弟末學無知，奚足以開仁兄所疑之一二，而顧以是相質難哉？特以仁兄好問之篤，有不敢不竭其愚者。

竊詳來教，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接。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微細，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即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即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即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説，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净寂滅之餘，胸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即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即格物之謂也。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即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説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冰之釋而凍之解也。

廿三日之會，弟金已得令外舅先生處置矣。丹叔兄必往，意欲省此一番應酬，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平色、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即有一行之不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有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惟教而正之，不吝往復。

與屠子高己酉三月

別來道體充養，和粹有加，時切瞻望。小兒自違函丈，不覺兩月有餘，目下受業無師，夙夜憂惕。雖復課之記誦，然無足以發其志氣。每念數載以來，沐浴教澤，雖蒙穉無知，有辜明德，然兩先生之恩勤，何能一日去心也。今兹及門問業者幾人？若台駕竟爾不出，耳目之前既得閒曠，復有端明、商隱、幾臣諸君子相與稽古論德，何樂如之。若祥以餬口之故，終歲與童幼作敵弗已，以至没齒，自顧亦可悲矣，亦可笑矣。令子胸

中知無他願，不顧皇皇一試而已。但向後能自振拔，不甘流俗終其身，則固先生之素懷，而亦祥之所私望也。

與屠子高 庚戌

月初蔡舍至，知闔宅迪吉，道履泰適。惟云家人未能與先生一德一心，不免常懷弗樂。此事自非朝夕之故，至誠感移之化，要有久而徵者，功夫至後，丕變應亦無難。君子亦惟有物有恒以率之爾，效之遲速，非所計也。

弟終年旅食，家間種種，不遑復顧，內外大小，不能不度外置之。加以周敝親之決裂，向後茫然，不知所以爲計，然亦只隨見在挨延，無從料理整頓也。日者商兄書中憂及子大，來歲使人遄返，弗及審思以報。竊意此後但守目前定局，端明、商隱兩先生內外提撕，終始夾持而已。正如久病者，惟守成方長服，以俟一旦霍然，數數更醫換藥，究非善道也。疇昔與先生聚首之日，所爲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者，惟是驕惰之習宜去，恭儉之德宜修，無比匪人而遠正直，無溺讒邪而疏骨肉，以及端好惡、立志氣，勉爲克家之子，無負令先舅屬望之意爾已。今日反覆以思，亦無異指，更爲勸勉之，越月踰時，一再相見，不過重言以致丁寧，然已不免永疚於心矣。先生誼同一體，輒敢附此以報。蓋手目俱病，殊苦作劄故也。

小兒自離函丈，指授無師，益復不得長進。今年蠶桑之望竟失，所差不過十餘金，貧家已自十分狼狽。秋冬踐更將及，小女非贅壻於家，即繼有嫁遣之事，向後力不能支，則讀書能否，正未可知。旦晚憂懷，獨是爲

切，無如蒙穉蚩蠢，全懵弗覺也。涼秋之日，率之東來，望先生有以啓命之。

朱子集知已往復數過，所得已深。諸君子相與密邇，兼無異學以雜其問，正可及此互爲商訂，摘其精要，鈔成一書，以惠後生。祥雖崦嵫之末光，亦得假讀，以維持一日未没之齒，則所賜爲至厚矣。幾臣兄長子，聞其不由教命而讀《尚書》，可謂有志，不識今能不輟否？人家子弟總是肯讀書好修，即已無忝所生矣。願慕私懷，寧無切切此意。令子近又如何也？每念祥與先生頗倣古人易子之義，小兒無知，既深負先生至教，而祥竟亦不能助發令子之志氣，徒有慙負欲死耳。諸惟台鑒，不盡不盡。

答屠子高 癸丑七月

夙昔屢承下問，欲有所裨益，此先生虚受至懷，不知祥不足以與此也。比復審思，敢塞久詢。或者先生養氣之功尚有未至否？蓋人至大至剛之氣，本諸天地，生而具足，直以養之而無所害，則足以配道義，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是則餒，小而日用之常，大而彝倫之重，當言而不敢言，不當言而不能默，當行而不敢行，不當行而不能止，以至遷善不力，去疾不盡，率坐此故。竊以爲此種功夫，凡在覆載之間，無一人可不爲，無一日可不用，故云必有事也。敢質所聞，未知當否。

與曹射侯辛丑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寧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已者也。弟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皂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尚有。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海濱，豈有百里千里之遥，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十尋丈之殊，而水之通竭，榖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占沮塞，以至淺涸故爾。

夫自《禹貢》揚州之域，震澤底定而後，所以備江南蓄洩之宜者，利在萬世，豈今兹而獨不然？三吴近水之區，靡不仰賴，豈此鄉獨不可？蓋宋、元之世，水利亟興，舊制可按也。我生以前，遠者失於傳聞，隆、萬而降，亦曾有水利之臣能修厥職，内朝卿士留心其事，及鄉之先生亦嘗勤思父母之邦，旱乾水溢何以爲備者乎。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尚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尚有役衆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縻金錢數百千萬而績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猶將毅然爲之。他即無論，即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蕆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至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兹，人

病不爲耳，地力豈有常哉？況乎崇、桐、海寧之間，煙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而外，餘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户稍出其力。惟開曠之所，乃用衆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羣作，不及一兩月，在處深通矣。此功既成，滂則速瀉，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竭，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

夫水之與旱，天運當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浮囂，盜賊不息，民間欲望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罪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逾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挶，忍疲勞於井里乎？即若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議賑，皇皇於損輸勸助，而卒不過致歎巧婦之炊，竭蹷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覩者也。

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寧繼之。蓋崇、桐者，海寧之水之牖户也。崇、桐涸，則海寧雖欲措手而無從；

崇、桐見績，而海寧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脈絡，土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蠒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況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取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多者不爲遠慮，反乃從而撓敗之，則任事者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愛詳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向後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間，水涸人愁，籲天無術，泣涙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收灌溉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殍轉徙之悲哉？

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一二百萬，雖古盛諸侯之錫履，約略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坐使荒萊日至，流移轉多，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之日既不及爲之所，今茲民生之困倍於前時，年歲之祲復乃數見，誰堪冥然終不寘念耶？

謹緣課授餘暇，略述鄙懷，私以質諸左右。萬一揆之事理有可采擇，則先生德音遠邇胥誦，正向者所稱鄉邦之望之人也。誠與邑里同志悉其利病，昌言於衆，固知不特傾

耳，殆莫不傾心矣。興百年之利澤，振數十萬之窮民，斯亦霖雨斯人之素志，足慰其一班已。左右儻不哂其狂瞽乎？義有未安，伏惟反覆開誨，不盡縷縷。

又簡。荒政、興工役一條，實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於修隄防、開障塞。蓋非特一時飢民藉以得食，亦可令永遠水旱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行糜粥末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病者爲可耳。并正。

別紙

別有啓者，澉湖山水，百里以内勝觀也。鄉者，許黄門、董蘿石、孫太白諸公常徜徉其間，一時有「高士湖」之目。雲耜兄先世祠墓在焉，將於來月望前裹糧以往，爲旬日之游，蓋初夏景色殊佳絶也。弟蓋同焉，龍山諸兄亦必後先會晤。去春曾有來游之約，竊謂莫如此日爲宜，非特卉木時令爲登臨之善，良朋戾止，足以追躅前哲也。

與曹射侯丙午

立春後曾一至語溪，暮至朝發，竟不獲造侯台祉，歉何可言。緬維日永晅和，太夫人申膺百福，令子學業益新，敬羨敬羨。敝友西安葉静遠兄，向嘗及山陰先師之門而從事焉。一二十年來，以親老未嘗遠游。去春，走山陰，拜先師之墓，遂攜其子游學四方，往來三吴間，徧訪同志。適於海濱見尊刻規訓之書，遂篤道誼之慕。兹以西歸，假途求益，并欲請板印刷幾十册，以惠鄉黨後賢，俾知有所興起，固知懿德之好有素深也。若向有印就成書，則以紙易之以去，否則，於

貴邑留止幾日，從容畢事。異日三衢人士有能振起絶學者，仁兄德惠爲無窮矣。

與許大辛乙巳初夏

不晤良久，讀《春感十八詩》，使人慨然傷懷抱也。會稽之游，知非素懷所屑，毋亦平生磊落，不樂瑣瑣生計，以及此困頓乎？願仁兄懲玆既往，加意本務，無令衣食得以奔走。此身異時雖有故人殷勤擁篲，請效下風，將不復低頭就之，斯亦知交之末所竊期而慕望者也。吾人六尺軀，一日未填溝壑，即一日未保所終，不能不爲之凛凛。

往歲山樓之會，弟不敢一言及於學問之事，惟聒聒於種果樹桑、課耕育蠶之細，此日或不無見鄙於在坐諸君子。誠以學者處亂世，絶仕禄，苟衣食之需不能無資於外，雖抱高志，亦將無以自全耳。令弟志趣日進，讀「脊令」之章，爲之手額，願以吴康齋、劉忠宣之事勉之。暑氣漸深，未得奉晤，龍山訪道，又擬初秋矣。

與許大辛

久不晤芝宇，殊苦鄙吝之日生也。聞寓邑中日多，誠不知何縁相絆，與山中興味有差别否？日讀韓相州書，及「凡人保初節易，保晚節難」，爲念吾人各各年齒嚮暮，如何不惕然耶。便舟得臨，存雅一晤，企予如何！雲兄屬致，教弟某拜啓大辛仁兄執事。

答許大辛

弟祥於禮未之學，竊謂三代以上，折衷

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可矣。《禮經》掇拾於煨燼之餘，固難盡信，然去古未遠，其意猶有存焉者矣。

前教婦爲舅姑之服朞，祥固非達禮者，又見聞孤陋，載籍未之深考，但以幼所誦習，則有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以爲生事如此，没亦宜然。又有曰「與更三年喪」，則似非子獨服三年喪者，故妄謂三年之喪從父母而移，蓋有所隆，不得不有所殺，尊無二上故也。又見《家禮》婦爲夫黨服，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與子爲父母服無異，則遂信之，以爲宜然，而不敢復疑。

別後，嚴穎生兄至，嘗以此義問之。穎生之言亦如仁兄，其不二斬之意亦同。然則《家禮》爲夫服斬衰三年，又爲舅服斬衰三年，非二斬歟？《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若祥者，文將不知，而況乎情？尊其所聞，杞、宋不足徵，則從周而已，未敢於《家禮》有異議也。因下問之切，勉復此言。

答淩渝安 丙午

承示手書，精密之功，日新之益，胥見之矣。佩服佩服。弟無似，匏繫海隅，忽焉六載，徒負於人，無益於己。蚤夜自維，暮衰歲月，尤爲可惜，何堪若此虚度耶！然賤體自經癸巳之病，加以己亥之禍，一衰再衰，心氣耗竭無餘，今日所存，形骸而已。雖承道誼之厚，不廢策勵，已知無可如何。但念一二十年以來，知交零落，死者已矣，未死者非一得自高，則迷沈於釋、老。少壯無接軫之人，長老有膏肓之錮。往昔聖賢之指，不啻日月之淪於重淵，將來生心害事之禍，益懼不可

勝道。時與子高兄悲痛及之，而不敢不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勵自矢者也。

莊誦來書，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昔者，衛武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毋以我老耄而舍我。」命之修短不可知，以弟齒視之，相距尚四十年也，以兄及子高兄視之，則未及其半矣。但使此意不忘，日有孳孳，何憂年數之不足耶！況懷兹耿耿，亦越二三十載，何忍一旦自棄，没齒而無所聞知。前者，猶思究心幾種書籍，庶幾尺寸之益。年來課誦，殊苦日力弗違，又雖觀書，不復記憶，不得已妄爲約守之法，惟於四書經義，優游體驗，窺見一二，信其道理無窮，日用繫心已爾。其餘則視力所能及，將粗涉其藩籬，雖有不能付之於命，不欲罷精馳神於所不得爲。至於奇衺之説，浮濫之書，屏棄已久，豈復使接就昏之目，以亂方寸耶？仁兄精力猶倍於弟，見道明而用力勇，正如輕車駿馬之馳康莊，日進無疆，以爲斯道之光，斯世斯民之幸，則所痌瘝以之者耳。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説紛如，自昔衰亂，無世不然，要亦不足爲患。吾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興起無人，此由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志既起，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勗勉而已。

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治世亂，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禍亂之日，正氣不伸，動與釁尤相觸，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修省較易。」是以

古人進德修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没身焉耳矣。疾病顛躓之餘，久已結舌，同於寒蟲。因兄相愛之深，相勗之厚，不覺狂言之喋喋也。義有未安，惟賜反覆。

與淩渝安 己酉季秋

秋來，老伯安否？久失侍問，罪甚。尊目想已全愈。弟昏憊彌甚，亦自初夏偶感目疾，雖不大患，然朝昏益無光也。每維得交先生二十餘年，未有經旬合并，得遂從容講益之私。幸今兩月，佩兄留止語溪，雖以課誦之務，晷刻弗遑，然祥之近狀，佩兄察之審矣。表裏顯微，得失之際，歸必悉以告之左右，深望明教，俾祥得知厥忒，以圖自新，斯亦君子不棄桑榆之盛德也。

小兒幼穉，未能遣其執經函丈，今年無所師法，愈見冥頑。佩兄已盡悉之，不審何以施教，方可發其志趣也。苟活餘年，別無縈慮，惟先人詩書一綫，嗣續有人，而遺體不至淪陷於大惡，則溝壑無恨矣。附瀆不盡。

與淩渝安 辛亥春

日者佩蒽欲以師禮相待，此非可當。祥何人斯，豈無羞惡之心者乎？狂瞽之見，竊謂三百年間，其人往矣，書則具存。爲斯學者，識大識小則有之，無論三代，庶幾有宋諸

賢，殆未之有也。平生竊怪近世學者，輕於自大，動以昌黎抗顔、伊川尊嚴爲比，不知昌黎已自失之，伊川之德，何可及也！是以自授書餬口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豈以老耄而改行至此？何況佩蔥敏而好學，聞善力行，素爲畏友者乎！望先生深致此意，勿復爲言，具感知我矣。《儆語》一則附覽。

與淩渝安

前所呈教，當理與否何如？更有商者，弟年暮子穉，恐一旦淹忽，不及教之詩書。家貧，長者未能使之負笈從師，幼者復不能延師於家。昨歲，曾以謀之用兄，則云：「必不獲已，移家東莊，拉一蒙館，以安其師，而小兒因附學焉。」又以謀之商兄，則云：「未爲盡善。移家固未易言，而鄉村童子，亦無善習。莫若擇一家貧有志之少年，相隨學問，因以課幼，兩省束脩之費，長者又得一良友之益。」意欲兼用兩策，而水災猝至，力并不能，不免姑遲一載。此前者質之先生，而以爲可者也。

又念人壽幾何，得讀一年是一年功夫，將欲借東莊書屋，攜兩穉誦習其間，而自舉火以食。晦兄子姪出城與否，各從其便。則鄉邑不遠，晦兄之意既可不虛，而弟亦得遂其初心，所難不過先生一人之膳。凶飢爲力固艱，然較之身死之後，亦大勢不同矣，故擬出此。其有志少年，向日曾謀之家兄，則云高第，言如持重老成，足爲師範。企周甚好，而有家累，不能無資於脩脯，子樂兄弟亦然。寅兄、佩兄嘗云：「言如若使不苦饔飧，❶以

❶「苦」，原本作「若」，今據續四庫本改。

其生資志趣，即能出門讀書，異時決可有成。」若此，則當屈言如不疑。而先生與佩兄又俱在邑，得以往來請教，度言如亦自不嫌蔬食也。若鄉土寧否不可知，弟固將營海濱之寓，未必遂至廢學也。

近見子弟廢棄學業，多以凶亂二字藉口，此不過爲父兄者志卑識暗，不欲淑其子弟，亦不思子弟之淑在乎賢師友耳。總之，自膳則進退便得由己，食指多少亦可隨意，惟炊爨無人，或僱一童子，否則，小兒自炊而弟助之，當無難者。古之人尚有爲弟子都養而從師遠學，況父子兄弟之間乎？嗚皋喪偶以後，家間亦只如此，但其不以教子爲事，不知親師取友，則弟所不願效法耳。敢先私商之先生，而次其行止焉。

與凌渝安 壬子八月

承示尚賓先生《行略》諸篇，已令維恭鈔出，謹以原本返上。竊意當年潯溪相公與尚賓相契甚厚，其立身本末，可爲後人師法處，及其用心之微，世人不能盡知處，宜有所表著，而文字竟類應酬，何也？豈潯溪本領亦祇若是而已乎？然則其爲國史概可知矣。往年曾見周生爲之作傳一篇，不識里中能覓其稾否？台駕會城之行，大非得已，但緣此訪尋書籍幾種，差足慰意耳。

《胡安定公集》《胡敬齋先生集》《陳恭愍公集》司馬温公《稽古録》《論孟精義》《程畏齋日程》

與淩渝安

昔年《自箴》之作，贈別錢氏子也。慮其漫不加意，故爲說，略言其意。祥所謂千言萬語盡於此也。雲老以爲即此可明區區苦心，故命梓之。今并其説呈教，其於義有未當，惟示知焉。

來年之席，弟所以輾轉不寧者，雲兄之德厚於祥，晦兄之才大於祥，而云相資，何資之有也。兼金之惠，謂之周乏則可，授餐之雅，謂之養老則可，匪是，則於義未安。自揣課誦幼稺，猶足以自食其力，而先生之教，則以爲決宜允從，故不敢違命耳。今兹東莊之坐，在私心則因往來冗雜，耳目煩亂，非藏修之地。亦竊見晦兄家衆歲增，世業已損，自今以往，事正多而費正大。及時力謝塵鞅，以其子姪讀書其中，使知《豳風》、《無逸》之義，淡膏粱文繡之情，以爲經遠可恒之計，則於聖賢正己而不求於人之明訓，可以世守也。否則，無論目前利鎖名韁難以自脱，異時子弟未必皆賢，馴習城市，比之匪人，其患可勝言乎！乃自春夏以來，察其内外之情，無不以是爲厭苦，而急欲入城矣。此亦野人鹿豕之性，所不能適者也。比緣悔往，間作一二附覽，不一。

與淩渝安

數里之遥，不覯光儀，動踰年歲。遠惟德履佳勝，益以新功茂密，進道之深，何勝企止。鄉黨同志既如晨星，而會遇艱難又復如許，此在道力淵重，固宜有不聞不諫之益，若弟之固陋，終日營營，不越流俗，何能無離索

之悲也。積偷成惰，積習成私，至日負初心而不自知其淪落，兄其何以哀我矣。

孝垂兄遇兄於其兄之客舍，歸而語弟，竟以肌膚之疾，困於行路，惟有坐臥馳思左右而已。苕中同志時相見否？潁生兄卓立之概，足以興起懦夫，比來踐履益純備否？石長兄去春造次一見，未及測其所至。雲翊兄一再往見，志趣大異。季心兄歸，備述其學問本原，又得讀其銘、論諸篇，精微嚴正，有以知吾輩之師儀也。兄之館席去此不遠，時得周旋其際否？吾人幼而游惰，力不負耒，今資生無策，隨俗館穀。然平生志行不立，誠心既不足以動人，而風氣益衰，父兄子弟亦各有膏肓而不能啓，每日所爲，自講解經書而外，真有不堪自對者。若潁生兄之於爾慥，賓主同志，其延教子弟，自講解經書而外，更無流俗膏肓之習，可謂今人之所希有，而吾人之所歎慕而不可得者。近聞潁生兄頗以朋友往來之煩，席不暇煖。此或傳言失實，未必有之，然何以得此於流傳哉？願因兄以致之潁生兄，幸勿虛教育之盛，亦克己之一端也。

語溪之友最謹嚴者，莫如韞斯；近里之友最剛直者，莫如季心。然亦莫困於韞斯，莫窮於季心。韞斯以人倫之變，翻然痛悔，欲求大正，語溪之人竟以爲蜀之日矣，羣非羣擠，蓋不祇匡章通國之況。季心有家而無家，攜其妻子，轉徙二三年，飢寒旅食，艱苦百倍，而困窮之操益用自厲，未常低眉降氣於所識。今韞斯之勢已亟，而季心之疾且成矣。若季心歲歲得米幾斛，以稍寬旦夕之憂，壽命可以永長，而吾輩不失一直諒之友。若韞斯得一席之地，使其去鄉遠游，身心稍用寧貼，不獨進德修業益復難量，且使詈繳

彈射不至，快心意於耳目之前也。兄於二兄固未常相見，然保植善類，要有同心，或可因兄以謀之苕中之同志，而力能振濟困厄者，度非賢者之所難。潁生氣魄大，擔荷勇，此二事必能爲也。

方今世教崩夷，正氣淹没，高志之士，扶植一人二人，亦是難得，不特成人之美義理當然，要亦天地之心必出於此。鄉黨之中，見聞所及，非無才辨聲譽自命過人，考其立身本末，終不免羊質虎皮之目。似此誠心實踐，不求人知，不求宜俗之士，真有以使人不能不敬而愛之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惟仁兄屬念焉。書不能詳，嗣圖侍悉。

與王寅旭癸丑冬

承先生賜食，加之飴餌，以餉老穉，分甘之惠，何日忘之。言如兄藥物之進，恐宜勉力，方兹少壯，胡可使之癯損如老者乎？商聲兄一聚，切磋之益，知其受之深矣。嗣是過舍，不及相接，雖接，亦不能爲益如先生與佩兄也。

今日言學者，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爲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爲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説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軌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可謂南服之英賢矣。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竊以自今而論，以其數則未也，以其時則可矣。名世之業，雖不得見諸當時，名世之學，則自可傳之後起。伏願吾友朋相與黽勉，毋以經綸參贊，非幽居之士之責也。

攻玉兄歸，附致區區，臨楮何勝虔企。

外力行堂所梓鄙言各五紙，去冬以先生有命，故弗敢止之也，然此事亦不異今時遠游之客之所爲矣。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六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七

書　六

與沈尹同

弟履祥鄉從厥修、渝安兩兄備聞道誼，季秋經潯上，特叩絳帷，適緣日暮，未遑細聆教益，時懷闕如。然仁兄深潛之氣，精切之功，已略得其一二，足爲弟浮惰之藥石矣。嗣是手教遠頒，虛懷下問，又何其不擇人而施也。方有山陰之行，久失報命，罪何可言。弟生於陋鄉，幼失先人之教，碌碌流俗既四十有餘歲，而於道理茫乎未之有聞，而復動而成過。反躬自問，無一可以不疚於心者，誠天地間罪大咎積之人，何足以辱君子之垂憫，而貴里同志諸兄謬加稱許，至勤仁兄綣綣之誠哉？顧以厚誼不可不答，因敢竭其愚心，而以夙昔所聞於師友而未之能行者，爲兄敬陳其略，而惟仁兄之教正焉。

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謂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之是安。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無是二患矣，則或矜己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而雖有小善，終亦必亡者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得其本然之正，是以或牿於形氣之私，或溺於習俗之敝，則雖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也。《中庸》示其功於

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大學》要其指於慎獨，無非欲求得其本心之正而已。由是而見之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則所謂心正而身修也。由是而達之五常百行，則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無非是也。君子修之吉，則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小人悖之凶，則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所以功夫只在一念之微，時存時省，而古之聖賢所爲「惟日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也。

仁兄資既賦其高明，年復當夫英少，而又重之以篤志，受之以虚懷，於學問之道，如乘駃騠而驟康莊也。斯文之任，端有所賴，統惟珍重自勉。天地之心，雖當陰凝龍戰之日，而一陽已潛回於九地之下，自有生民以來，終無滅息之理。幸與同志諸君子努力進修，則世道之慶也。儒者參贊之功，要不外此。濂、洛之風，被及百世，其初亦自一人爲之。此道不擇人而付，是在豪傑之士以身承受而已。厥修、渝安諸兄雖云友也，弟實心師之。不相見兩閱月矣，并祈以是求正。外《告先師文》一篇附呈教。

與沈尹同

違别以來，忽復二載。去春遠辱手教，具碌碌未遑報命。一月以前，吴巨老見顧，具述仁兄進德之勇，益深健羡。相隔之地未及二舍，相見之難等於燕、粤，人生幾何，可勝溯游之感耶！古人一年有一年功夫，用一番功夫即有一番得力。不審二載閒，仁兄功夫如何，得力如何？每承惠教，謙下之意過深。至於平日用功次第，所得淺深，未嘗示及。仁兄自處厚矣，區區望益之誠，獨不蒙見照耶？夔五兄下帷仁里，筆劄往復差便，

幸時寄教言，以策衰惰，至禱至禱。元龍、敬可兩兄，懷念殊切，何日得放棹東來爲數日游，亦同人之大願也。不悉。

答沈尹同 甲午

辱仁兄手教，不及裁答，既越歲矣。始緣展讀之後，渝安兄索玩，隨以寄去。冬間賤體病作，奄尋歲月，遂至失其原本。書中所諭，蓋已不復能憶，不知所答。然弟寡昧，素無聞知，亦何足以承兄之下問哉！顧以進德之勇，處懷之虚，春秋之富，資力之敏，同志莫不推羡於兄。而兄一不以是自有，而賜遠問於寡昧無聞之弟，且念去冬若竟一旦填於溝壑，則終不得一言以報知己見問之誠。幽幽之恨，豈有極哉！用是不揆鄙陋，輒陳近見，以當食芹之獻之萬一，猶望仁兄批正，而示以得失焉。

大抵《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意誠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説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

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僥倖，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説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

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仁兄高志實學，其於古之聖賢，誠有不難安驅而至。弟之淺見，知無足以益其高深，特以求正之切，不敢自嫌，匿其所短，惟仁兄進教之。衰病餘生，無任翹企。

與沈尹同 乙未

一水遥隔，相見殊希。知兄與日俱新之益，可爲衰暮鞭辟者當已至多，不審筆劄之暇，可能示教一二否？傳聞時閲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述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閲儒者，即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者不諫，願因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教，則時閲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謾之説，以爲高玄，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去夏所奉一劄，不記其語云何，中間「上達天德，徐以俟之」一語，敝友聞而規正其失，謹以附聞。其餘戾於理道尚多，幸兄不吝指切。

與周鳴臯 壬寅

年來遠出，相見既希，及相見，又勢不能久，不獲盡所欲言，懷之耿耿而已。前晤季心兄，言及兄曾過之，道家間諸務。季兄語兄以課子之事，須令田地做慣，他日析産數畝，只好夫婦傭作而食，猶將不免飢寒，不可不慮及也。弟實聞之瞿然，兩月以來，時形歎息，不知季兄之爲此言，以兄不令諸子從師受學，故進激厲之辭，抑果爲兄忠告也。以今舉世之人率事浮文，圖利達，徒喪其心術，而無讀書之實，季兄之言誠未爲過。然爲未嘗從師受學之人謀，則恐未免失之偏重也。

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耕傭

之人而耕傭，故當時敬之，異世慕之也。若氓之蚩蚩，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户皆是矣。主人握錢而呼於畔，奔走就役，十百爲羣，使子若孫者，俯首而儕侶其間，可謂亢宗否乎？使父若兄者，期望而成就乎此，可謂貽謀之昌者乎？況此人情險惡，風俗頽敗之日，苟非識禮義，知古今，別情僞，有以自立，則一經侵侮，一蹈機穽，數畝者能保有不失乎？若更進於數畝，其不爲匹夫之璧者幾何矣？十餘年來，里中子弟，或衣冠之後，或素封之餘，祖父所遺非不豐也，未幾，室廬田畝盡屬他人，并妻子非其有，以身陷於刑戮者多見矣。原其故，雖緣子弟之不肖，亦何莫非其父兄見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失於教誨使然哉？兄讀書明義理，自先世以降，箕裘可知也，其貽謀亦豈待商度而後決者？夫古之人，若倪公寬、若范公仲淹、若吕公蒙正諸人者，其先世豈有遺財之足賴，而亦何嘗有饘粥之産使之免於飢寒哉？顧子弟賢否如何耳。

弟初春及今，謀於親知，籌於胸臆，未得其策。所爲當食而歎，臨臥而嗟者，特以生兒六歲不能就傅，縱與村兒嬉逐，日就匪僻，他日將無面目見先人，而今日靦顔視息，亦何心以自對且對人乎？餘人無論已，朱氏有女，何心自幼見許爲婚？若徒欲得不識字農夫，異時率其妻爲人賃耕，則上莊村左右豈遂無此快壻哉？念與兄道義親戚，俱當罄盡肝腑以相規益，故備述之。

孝垂向常延師，近以艱難，諸子廢業，其長者比之匪人，幼者可見矣。兄之長子年逾二十，善狀無聞。正學先生有言：「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念之徒有悲歎。友執厚於道義，親執加於兒女，事均一體，惟吾儕共

勉焉。

此劄已照原稿録出，最後故紙中又得先生改筆，較前尤覺精密，於此見先生筆劄之微，必改削盡善，讀之誠不可不敬慎而精詳也。璉謹識。

與朱韞斯乙巳　初字正思。

前至石門，意欲致一劄於左右，不謂爾大既不在館，而弟復急於返棹，竟不及也。相見春初，忽已中夏，日月空徂，浩歎如何。尊二人安否？我兄困窮至此，志氣不減往時，真可謂「不失所亨」者矣。

弟懦夫也，嘗以仁兄自砥，竊謂朋友觀摩之益宜如是，而或者覆以爲戒。夫在仁兄，自爲進德之事，則磊磊峥峥，當有消融變化之道。若在旁人，不知自顧云何，而輒矢口呰議，其勢不至於流俗不已也。孟子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他日則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此何意乎？竊以爲就吾人本分而言，固何必聖人而可師乎？聞東漢諸君子之風，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雒宋諸君子之風，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今之學者，立身未能彷彿古人之一二，而好爲異論，亦惑之甚矣。爾大經此變故，見其不苟，亦所謂不幸之幸也。但末俗易高，惟仁兄教之益用努力。

鄔氏相卹之米，已爲兄送去二斗。兄可爲弟以二斗贈倪老嫂。彼此困乏，徒能中意而已。弟秋冬之交，婢子復有一産，生男，幸也，生女，又多一累矣。尊嫂體氣近差健否？藥物不可已，貧士又不能，惟四製香附丸及益母膏，所費甚省，容能辦此否？二物俱有古方可按。兄之宗祀孤危極矣，宜刻刻以此爲念。莫爲莫致者，天之命也，養德養

身，則在人所能爲。願兄損刻厲嚴寒之氣，長包荒樂易之情，未必非致命遂志之一義也。均之困也，弟則有若困於葛藟，兄則有若困於株木矣，奈何！

別楮

連日相對，終覺堅彊迕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

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門内之治恩掩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雝。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戒也。

「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

諸葛武侯云：「惟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是學問不得力。每思先友吴南村「質美未學」之語，久而愈服。康齋先生《日録》云：「知弗致，己弗克，何以學爲？」然則人安可不於不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克將去也？

與朱韞斯

前者所論，别後終不能無嫌。「可者與、不可者拒」，此兄有爲之言，意將藥石祥也。竊以子夏之言爲訓門人小子也，然已不能無弊。若夫子，自有「汎愛衆而親仁」之訓矣。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末世不可不慮也。管寧、王烈皆漢末賢者，遼東時所論，必以幼安爲是。《易》稱「君子不惡而嚴」，《本義》云：「天體無窮，山高有限。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吾人終身之憂，只在己立身不能及君子之萬一，何暇慮及小人之浼我哉！況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人之度量自宜如此。仁兄婞直自好，鄙言固在所棄。憶昔敝鎮寓中曾述鄙見，以爲在今與人處世，竊效古人同不軌俗、異不傷物之指，以爲苟全性命之計。不見成德，非惟無德可見；儉德辟難，實亦無德可儉。不敢妄引至言以飾聞聽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尚惟勉思克己而已。

《記》有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春間倉猝遘此大故，得用晦兄高誼，幸爾克終斂事。將來欲畢五喪，貧士何以爲計？凡事豫則立，冬間舉事，夏秋即當料理所需，彼時方無失措之患。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忠宣以麥舟贈之，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則不可以是爲心也。吾人爲人輕侮，總緣貧窮不克自振。平生館穀，不免口腹累人，小大事來，即將告急親友，又不能以時相償，故往往隱疚在心。

愚謂今日之事，惟有反求諸己，有田可賣則賣之，有木可伐則伐之，一身而外，皆長物也。將以奉親而親不存，將以遺後而後人未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從旁之人咸懷此心矣，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凡以餘燼未盡之故耳。今日爲親而盡力從事，雖即飢餓以死，棄捐溝壑，不已快然無憾乎！古之人所由不以賣身爲辱，而恥於發難開之口，不受難酬之德者，凡以是也。

以仁兄耿介之性，堅苦之操，而弟復進

以斯言，似乎抱薪救火，以水濟水。爲感仁兄近事，且疚心於播越之中，顛沛之日，夙債未能頓償之故也。因益有感於朋友之間，生平即無狀，未嘗不佩服久要之訓。至於親賢樂善之懷，則雖老疾，猶不敢衰。而近年以來，氣色殊惡。死者已矣，生者五六七人，所稱半生莫逆者也。乃至妄生嫌疑，如以此身入於荆棘之林，使人動而得刺，不敢不局，不敢不蹐，非有自反不縮之愆也，非有獨立而懼之情也，凡以欲終前好，不敢蹈流俗之薄習耳。然修己不力，竟使朋友視予不啻如負塗之豕，載車之鬼，可歎已。而仁兄復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爲教，是徒重祥之過，而益見拒於故人也。夫人方將拒我，方將疑我，欲苟同於兄，而愎不受善，而可真聽從所教乎？祥則願兄三復「不爲已甚」之言，擴包荒之量，己之心跡不必急明，人之賢不肖姑勿指實，以益朋友之嫌貳也。況人各有分量，愛者雖欲加諸膝，不能引之使重，憎者即欲墜諸淵，不能擠之使輕，適足自見其私耳。此箇私心起於意必，成於固我，始於克伐，終於怨欲。方其失之初，不過一蔽，自此而陷而離而窮，勢必駸駸不已。此種心術，在野在朝，總足以造爭黨而敗善類，生心害事，作事害政，流禍當不小也。吾人學問之際，不可有一髮私心，不可有一念不本天理，凡以懲戒於此，而省察克治不可不力耳。

子高兄欲遣長子來弔兄之哀，祥代爲力止之。蓋方有子威兄之喪，未知何時得來相答故也。恃兄見鑒於形迹之外，若在他人，又足生疑矣。

與朱韞斯

音問久疏，度吾兄今歲知己相對，心緒已大不同，病體亦日康也。但吾人未死前一日，讀書學問之益不可使虛，極願與知己共相砥耳。恭佩兄之爲人，亦仁兄所素知者。今春以不平之言，深受匪人之辱，聞之可爲髮指。鼠雀之累，幾及半載，欲因我兄以商之令表兄，杞老必有過人之見以教之也。蓋吾邑倉場之弊極矣，真遠近郡邑之所無者。無論其他，倉夫頂首多至一百五十兩，凡邑之紳衿，以及公子、公孫、公兄弟，以及衙門之豪，無非倉夫者，良民其忍言哉！恭佩兄以一人觸衆怒，勢已孤危，鄉邦之人無可發口者，故特爲之前導，當不爲有心人所外也。

與朱韞斯

某人來，知吾兄近況艱難，朋友間不能爲助，奈何！奈何！但於此當思「生於憂患」，「困而不失所以亨」之義。吾兄向所持「窮且益堅」一語，今驗之，果何如？當有得力處也。前見兄與薛楚玉來劄，云不得與渝安及弟時時商量，此言亦未可全諉之也。古人明夷蒙難，何從得友朋之助乎？要當思則補之耳。

與呂用晦丁未

暑月曾一至郭外，度不能從容請益，復恐一宿再宿，即不免應酬之煩，非賤軀所堪，故寧不見兄而遄返也。前書一十四册，已達

東壁無誤否？ 韞兄東來，具述雅意，因雲兄苦心，量其事勢，亦有難以恝然者。 重違台命，實非初心所期也。 韞兄嘗以弟之行逕類乎柳下一派，今竟援而止之而止矣，仁兄得無觖觖乎？

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 且弟實碌碌無可相益，恒自深咎。 塾書三十餘年，子弟從之，未有一二當意者，即其效亦可覩矣。 鄉國名賢不乏，兄亦何取此人而懃若是哉？ 平生拙學，不敢自掩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録》爲四書、六經之户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學，苟不從此取塗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耀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駮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 然此二書，展卷讀之，刻期可了，無俟經年越歲始能得其嚮方。 加以令子美質，稍得良師友之助，以弟廢鈍之餘，方恥瞠乎其後，何心抗顔承命，冒昧以前耶？ 疾疢日侵，志氣頽落，匏繫若此，惡能復進於學，以期桑榆之收？ 徒然永歎。 仁兄其何以啓我也？ 久感至誠，謹陳區區，以爲就正之端，不盡不盡。 范刻「懃若是」疑當作「懃懃」。

與呂用晦 丁未

月杪曾抵郭門，因館人艤舟待發，遂邀韞斯兄同歸，不及踵門請益也。 韞兄具述明德，於鄙人輒有葑菲之采，慚愧殊深，又懼無以奉報知己，謹效芻蕘之貢，惟垂鑒焉。

仁兄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誼足希賢哲之位，先代傳書既富，而生生之資又足，無求於人。 年來徒以活人心切，亟亟於醫，百里遠近，固已爲憔悴疾癘之託命矣。 但自仁兄

而論，竊恐不免隋珠彈雀之喻也。昔者大禹過門不入，爲放龍蛇；周公仰思待旦，爲寧百姓；若夫顔之陋巷，澤不被於一夫，績罔效於一業，天下歸仁焉。儒者之事，自有居廣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數人以爲功哉？若乃疲精志於參苓，消日力於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酬應之煩不踰鄙俗，較其所損抑已多矣，況復絜長短於粗工，騰稱譽於末世，尤爲賢者所耻乎？弟固於知交之欲以岐黄之道行世者，往往諫止，而於仁兄，彌切切也。非不知衰病餘生，緩急幸有賴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仁兄往歲嘗與祥言，於擊干之書連屋，亦既夙有是意矣，何以久而未決也？將亦求者踵至，弗忍遽絶耶？鳳凰翔於千仞，烏鳶莫得而干之，夫物情則固有然者矣。

韞兄耿介之性，困而益堅，去冬非理横干，得仁兄爲之排解，所患亦復無恙。雖祥聞之，猶將手額，何況身受之者？語云：「善人在患，弗救不祥。」獨異從而擠之如弗克勝者，誠不知其何心耳！來年敝友巖貞虚席以迎之，而以親老不能遠出固辭矣，不審上邑父兄有能爲子弟致良師者否？方今師道難言之矣。如烏程淩渝安、嘉興朱洽六、武塘計廉伯諸兄，德行文學均足師表於時，而均苦於處非其位，如《旅》之九四「我心不快」者。若韞兄所遇尤窮，則幾於上九「鳥焚其巢」矣，度亦仁者爲之惻心已久。自古獨行之士，其窮容有甚於韞兄者，然或慕義於遠方，或推高於異代，至同閭並世，則婦竪靡不侮而嗤之。以今視昔，人情殆無不然，自非達識不能破流俗之拘攣，違衆咻而持獨鑒者也。附便及此，不盡區區。

與呂用晦

初春一晤，備聞教益，高明所見，俱非時賢能及，服膺之私，何日忘之。晝永春深，緬惟進德不倦，自傷老大，瞠乎後之，慚負何言。西安葉静遠訪道抵吾郡，其於仁兄文章道誼之慕，既非一日，弟忝同學，敢介以前，然於且兄亦有素也。仁兄相見，淺深當自悉之。舊作二稾附教。回思去日，忽已一紀，齒髮空衰，業靡增舊，悲歎如何。

與呂用晦 壬子四月

陸堉荷先生一體之仁，三錫寵視，雖生死未可知，爲德已至渥矣。孝垂兄廿六日劄附覽。過此，又下積垢一二，腹痛亦止。雖粒食不進，日飲酒二三盃，痢色亦澹。弟告之當守尊方服藥，以俟天命。竊取《解》「利西南，無所往」之義，未知宜如何也。

弟自疾初作，及今十月，不敢親書卷筆墨，自知過失日多，義理昏塞，故奮然出門，以親道誼，不謂德旌已西指矣。案頭忽見《天蓋樓觀略》之顔，深疚修己不力，無一可爲相觀之益，而復直諒不足，不能先事沮勸，坐見知己再有成事遂事之失。凡連歲以來，所爲適館授粲之德，將何所爲？夙夜内省，其亦何以爲心耶？仁兄少壯，折節求友，可謂衆矣。總始終而論，負兄之德意者蓋已不少，若弟今日之疚惡，豈非又增一人乎？如兄賦稟之高明，嗜善之饑渴，與夫擇道之不惑，見義之勇爲，種種懿美，何難進退比肩於千古之人豪，顧將久與昏濁之日，苟盜浮名之輩，流動若絜長角勝者？某雖志行不立，

私心不爲兄甘之。往時嘗止兄之學醫，實懼以醫妨費學問之力。今去此又幾春秋矣，自兹以往，少壯强力，更有幾何？誠慮行年即若衛武，已去其半，中夜以興，雖若横渠，猶將不及，堪爲若此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費精神，空馳日月乎？昔上蔡强記古今，程子尚以爲玩物喪志，東萊日讀《左傳》，朱子亦以其守約恐未，何况制舉文字益下數等，兄豈未之審思耶？鳳凰翔於千仞，何心下視腐鼠？隋侯之珠，不忍於彈鳥雀。祥固知言之於今日，無及於事矣，但前此未之聞，抑古人有言，非咎既往，實欲慎將來耳。伏惟鑒此硜硜，急卒此役，移此副精神，惜此時歲月，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作字至此，心煩手震，不能復作。然餘生得此，亦兄之賜也，奚所愛焉？

與呂用晦壬子

吾兄一載以來，往往疾作，已可驗精力不及舊時矣。近自一門之内，遠而覆載之間，有多少擔荷須此身以幹濟，何可令其漸就衰損乎？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只爲公其身也。統惟珍重。

與呂用晦壬子八月

十有八日舟至，不及待兄之歸，雖爲秋祀遄返於舍，然抱歉甚矣。尊體竟已復初否？東行汲汲，未嘗不深西馳之懷也。屢歲承吾兄德義之愛，自慚德薄義涼，無以爲賢子姪分毫之益，内省之疚，莫甚於兹。

至於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録，輾轉思

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又自揣量非著作才，而三百年間紀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又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其間豈無訏謨碩畫、堪勒彝鼎者？但幾經永樂諸臣變亂刪修，則已盡非事實。其後數大節目，如復辟、議禮以及三案等事，當時人物，闕之不可闕，載之弗堪載。至於嘉、隆以後，大臣之行修言道者幾人？録其節義，則似獨爲節義一科；録其循良，則似衹爲循良一種。乃若學問之士，其自月川、河東、聘君、敬齋而外，則已不免墜緒茫茫矣。文學則自遜志、一峯諸君子而後，如其人者有幾？然遜志之文存亡幾半，一峯之集純駁互有，其餘無論已。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内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晚暮韶光，寧復幾歲？先代遺經，未暇玩心以祈有獲，庶幾桑榆之末效，而復馳情野紀，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真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屩也。

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録》，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争者，抑中間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故亦未之舉筆。

年來燕居，深念先師遺訓：「非其義所出，一簞之食不可受於人。」而漫承兄與商兄之惠，夙夜怵惕，不能自寧。今幸賤體較之去秋稍覺安健，意欲仍如異時，就一課讀之館，以畢餘齒，猶得自食其力，託於没世無聞之義。但平生未嘗就人覓館席，今使無人相招，固已自分枯槁楊園之鄉。若非意所及，

或以子弟見屬，則往而就之，度亦兄與商兄之所許者。因小伻便走語溪，布此區區。來月望後，收穫西歸，圖晤不盡。

與呂用晦 癸丑

琴書出門之後，耳目開滌，胸中日加灑落，知所得彌多也。但游通都之會已閱三朔，南北人士往來繁庶，交游必日廣，聲問必日昭，恐兄雖欲自晦，亦不可得。迂鄙私憂，誠及於此。以兄高明，固已洞察微隱，無俟多言，種種多懷，不敢贅及。

春前，承有東莊度暑之約，及今思之，修竹高梧，紅蓮碧沼，坐使幽人獨寤其中，爲樂雖自有餘，而意終未盈也。何若主人來歸，共此晨夕乎？韓子云：「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遯世无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贏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争，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蚤。固知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也。手目作苦，暑月有加，爲字不恭，希鑒。日前與佩葱論及以約鮮失之義，佩兄云：「此意可進之用晦。」并及。

連歲災歉，既無禄仕之義，復絶上下之交，自分溝壑無疑。承兄與商隱歲致粟米兼金，疾病則加之以藥物，因得稍延視息，德至渥矣，賜至重矣。但商兄嗣息未舉，諸姪親戚類皆下愚不移之人，惟沈氏羣從有意爲善，而賦質鈍弱，不能興起。夙夜念此，惟有靖節所云「冥報相貽」而已。兄則子孫衆多，生具美質，遠維《周南》、《召南》之盛，近追中原文獻之休，咸可幾及，不使古之人專美於

前也。是以經月不通聲問，中心輒已弗寧，間過語溪，未或不以道義相示。此則區區素懷，所欲竊效於兄者也。願兄早歸，詩書師友，日相敦勉，以期有成。十年、五年之後，氣象更將何如？祥又啓。

望日之夕，與兩令子、載臣、霜威宿於東莊，夢書「檢束」二字贈無黨。覺而思之，不爲無義。無黨平日，終是此二字分數少。康節先生稱風流人豪，然往往書此，用意可知。所以百泉山中，能冬不爐、夏不箑也。查漢園兄竟已古人，海瀕氣色何宜零落至此？先是祝開美、吴仲木、裒仲俱已早世，今復失漢園，可歎可歎。又及。

弟年來每至炊煙幾絶，意外輒有相繼，而又非不義。自信人生有命，何必傾心以營一飽。間以舉似朋友，有議者曰：「此不可效也，吾人若此，則立槁而已。」竊以議者之意，誠爲愛我，然尚是信命不及。《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否如何？載臣將來，聞有賣藥語溪之意。果爾，將與詩書日遠，賈衒日近，初志不期損而日損已。佩蔥往歲欲學醫，尚不敢相勸，載臣又未及佩蔥，如何下此險著？

與許欲爾

湖樓之晤，雖再晨夕，而吾兄平日用功次第，未及詳也，別去殊爲歉如。又自惟念辱兄下交以來，十數載於兹，相見固稀，然相見輒私羨必有進步，兄可謂能日新其德者矣。是則虛下之懷，求益不已，似謂不佞祥亦容有芻蕘之貢。其實祥何所知，而有益高深之萬一哉？惟服膺陳先生惓惓改過之指，參以所聞先儒之論，以爲改過必先知其

過，而欲知其過，在先明乎善，欲明乎善，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不從事也，所謂格物也。不明乎善而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承示《淮南公遺事》，貽我高矩，所貺實多，謹謝。目昏不具悉。

與許欲爾

連日獲接芝宇，領略道味，不覺意深。雲兄過山居，極願緣此一訪新益，因迫祭埽，又小兒初攜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自此知己會晤當益希矣。此狀大辛令叔當已詳之左右也。

往者，存雅堂座中，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己功夫可也。於時適有繼至者，彼此之説俱不及盡。次早復不得間，未及相質，耿耿至今，敢因筆墨以請正焉。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於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己，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痌瘝乃身」之誼已。若果真切爲己，則聞一言即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即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

弟少亡師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常遇毒見凶，噬臍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間以愚夫一得，望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塗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於

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即死，逢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駭栗或過。若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爲虎，而直前履之也。則於爲己、爲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

敝友吴仲壬，苕中髦而好學者也，嘗語祥曰：「吾人爲學，只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當守一家之説。」祥答之云：「若此固善，但須擇之精。」退而其弟人伯責祥云：「家兄此言，是蓋短語，故不及不善而改。兄不與之分析，而爲此婉語，非切磋之道矣。」不一二年，聞仲壬已受某和尚衣鉢之傳。甚矣，學之不可不慎也。傷哉，斯道孤危，惜不獲起先友而羽翼之也。連日課誦，事輟閒暇，作此附瀆，惟不吝往復。

答許欲爾

季兄以上老連經凶疾，繼以喪役，已不忍問及前項矣。兹荷垂情，風雨命使，非特季兄感佩高誼而已。日者猝遽言別，情緒慨然。聊足慰意者，爰立令子賦質醇美，繼述可謂有人，爰兄其不死矣。乾老疾勢且進，大惑不解，如何如何？

答許欲爾

《示兒》鄙猥，過辱虛懷，謹謄寫呈教。目下踐更之局，想已竣事。薦災之餘，適復值此，爲力倍艱，愧忝交末，不能稍佐一籌，抱歉何言！辛老山陰之游，言旋有日耶？吾人惟有力田代食，可以俯仰無怍。若不免

飢驅，雖復較量於五十步百步之間，壯夫意氣得不爲之摧損邪？念之徒爲悼歎。初旬便過湖頭，尚圖良晤，不悉。

與許欲爾 庚戌三月

客冬晤游連日，蓋自乙未翠薄之後又一聚樂也。別後，知所養益充，所得益深。令子今年下帷俱在山中，抑長君仍遠出耶？竊謂少年出門，大非易事。會城風色不佳，何如閉户發册，兄弟朋好相與切磋之多益也。不則端老在半邏，往來亦易，負笈從之，不特親炙有道，足以興起，主人家法豈不冠絶一時耶？

承示《高子節要》，間一讀之，尚嫌數條有未要者。於其所録之有未要，不能無疑於要者之未必録也。成書真不易言，今人率多草草，動云存其真面目而已。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寧爲之深没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既爲愛之以德，不令叢詬於身，而在我，亦不得罪於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訂文集者固已失之於前，而今兹《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承兄惠教，不敢不質其疑。又此亦係學問之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尚口之窮也。幸毋以老病之夫不足與言而棄置之，終虛論正也。

《初學備忘》本不堪呈覽，前因仲木兄之采取，故不能自隱。又緣幾臣兄不遺葑菲，漫爲録出，乞以原本仍致商隱，以歸幾兄爲感。紹衣兄於學進步必多。令大辛叔近況

何如？聞有西過語溪之意，果何期也？附此殷殷。外一緘煩達乾翁。

與錢柏園壬子

早色甚寒，忽念陶公二語：「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又念「菊制頹齡」之句，乘此午暄，采得菊英一器，將入桑葉爲餌，以代藥物，因饑歲不能覓錢買藥故也。忽接得故人詩卷，略展玩之，其間《過柏園》及《哭近修》諸首，真所謂朋友性命者也。前聞將有遠行，意欲於扇頭書陶公《止酒》一詩贈之，以明區區，不審柏園以爲何如？老婦病起，日以弄外孫爲事，不知其他，無足爲念。總之吾二人困狀相同，餘不暇及。履祥拜復柏園老友。

與張恭佩

令子過寓而具贄儀，固非仁兄稱力之舉，亦豈弟所以承兄見託之心？處己、處人，兩有弗當矣。過薄非道義也，過厚亦非道義也，人事應接皆然，況在相知之深者？弟不敢受，謹留此以爲寄膳之資，則在弟可以相安，而在兄亦義所可出。然以貧窶故不得已，究非初心也。來朝遠行，日暮聊具尊酒，與仁兄話別，簋菜蕭然，或亦君子之所取。因器重之便，率此不盡。

與張恭佩

日者出邑，適駕禾中未歸，不及一晤爲歉。今日試事，在仁兄所謂未能免俗，得之

不足爲榮，不得不足爲愠，兩番較藝弗前，固知視同飄風流水，不以介於胸次也。令子秋冬以來，不復命至寓舍，極知仁兄念弟貧窘，不欲以饔飧之事相及。但弟之貧常也，蔬食弗給，豈緣令子一人去來以爲加損？令子向來失學，仁兄出外日多，城中氣習，極憂漸濡，及此不加力學，更二三年，雖欲爲布衣醇謹之士，恐不可得。此弟所切切爲慮，而未能得間爲兄罄盡言之者也。歲云暮矣，將來弟不能不去此遠遊。讀書一節，惟深爲令子計之。總之邑中決不可令久習也。

年來仁兄下帷何地？程氏仍有相延之説否？借此以課習令子，亦一便也。令先人葬事，弟略思之，若欲一時並舉，力必不能，莫若來年冬間，先舉令先祖之喪，而以社中十餘金爲傍，不足則仁兄勉處數金，而更益之親友之襄事。若令先公之喪事，則弟日前與漢鄰、公偉諸兄商之，目下里人欲舉二十金之會以葬其祖，則莫若仁兄勉與一會，寧遜讓居後，俟逐年積漸發出，至期收之以舉事，則不出四五年，亦可完生平二大事，更不必多所經營也。仁兄以爲然否？

答張恭佩

令子資質，儘可學問，但一向荒廢，經書俱忘。目下日理《孟子》，四書既熟，然後温經。理書之外，手抄《正學先生集》數行與之讀，略爲解釋文義。今載熟得經書，明年更可商量，功夫只可積漸做去，若他日成就之大小，則一存乎志，一存乎命而已。大也月初已行，尊扇已代致之，甚佩服明訓，將矢弗諼也。所憂者，自今以往，入世益深，爲學之志不篤，不免漸失本來耳。子爽、邇可

朝夕同事，極望勉以道義。後生從此植基，異時入世，尚恐胥溺，若一向利欲薰心，根本先壞，向後可知矣。器重到蛟川後，意思如何？塗中極聞開罪於仁兄，此亦可言弟之罪也。平日愷翁格言甚多，家風頗爲謹約，子弟守此，亦可少過。又辱吾等迂腐之交，幾年於兹，不知何以動多乖張，想見胸中一概藐棄，落寞之人也。然幸仁兄益切磋之。

吾人今日止宜耕田負薪，入深山而友麋鹿，絶不與世人作緣，可以放懷自適。若不能然，而尚欲餬其口於四方，則是自處固已出於辱身賤行，而欲人之致敬盡禮，宜不可得。故弟平生於處館一事，只作傭力，而未嘗自視以爲先生者也。此亦仁兄之所素悉，而非自今言之也。

與張恭佩

訟事不知何日可結？貧士久累其身，困苦如何，不能一奮同仇之義，徒有内慙而已。目下事勢，度亦能勝，但恐勝而不盡其法，使鼠輩有所懲創，將來未免氣燄益張，則桑梓之弊滋深耳。語溪之劄，每作輒似有沮，不知何故。正恐雖爲此行，未必有濟。兹特附上行止，惟尊裁之。此事了局之後，特望飄然高舉，與一二三知己作耦耕之計。《詩》所謂「稼穡維寶，代食惟好」，「十畝之間，桑者閑閑」是也。處亂世，生汙俗，蟬蛻物外，猶可自適。吾兄尚平之願已畢，亦復何心屈辱塵垢中耶？種種未悉。

與張恭佩

弟往年曾以元城、康齋書屬邇可鈔録一卷，不知邇可没後，其所鈔仁兄簡得否？若有可尋，尚望留意也，弟不録副本故耳。里中子弟，大概輕猥，此子質美，惜無讀書之命。旁人不能成其志，今竟夭折，念之傷痛。一門孤寡，聖揆能加意照卹否？念其兄弟往年急難之情，真如骨肉，一旦相繼早世，衰病餘生，徒然負疚。耿耿此衷，未審何日可對泉下人耳。兩棺尚在室中，抑已遷至墓所乎？念之念之。寒食返舍圖晤，不悉。

與許元龍

年來衰病益甚，親舊往還益稀，加以日昏手震，雖筆劄之屬，不能如往時之便矣。仁兄必能鑒此，不我督過也。初夏曾一經郡中，見施先生及諸相知，粗聞近履之概，而以蠶月遄返，不遑走候爲歉。

乃來書猥以不虞之譽相加，真愧汗無地也。拙學從無所得，特以迂拙之故，守義安命，不敢妄有所營。即館穀一節，豐歉不以經心，其席之有無久暫，莫不聽其自至而已。然往往得之過分，未嘗不以内媿於心。蓋驗之從游少年，罕有好修之士，即可見某之無術，而有負主人之厚德多矣。

所諭皇夏兄，本名家之子，往以外誘，一旦失塗，固爲可惜；若能不遠而復，折節整躬，以爲維新之圖，誠光於祖考之美節也。昔者託於交末，聞之喜躍，更何敢自外。但内則有兩令叔之典型，外則素有施先生與仁兄之陶鑄，其於鼓之舞之之益，夫豈淺淺，何

有於鄙人哉？顒俟德起行修，以寫故交之懷而已。近緣婦病，在館之日殊少，切勿枉駕，懼失追陪，容日自當造郡專叩。附此不悉。夏兄乞道意。

復諸友

去冬，辱諸仁兄寵命之臨，重以元龍兄屈己之顧，義不克違。竊假葬親會之末議，得遂請教之素懷，不圖諸執事過加隆禮，約菴至，并望日之會以行之，使祥一旦處非其分，當日惶悸不已，退而慙愧益不可言。乃諸執事不以疇昔之舉，深失禮於人之悔，復枉敬可兄申以後命。未及拜答，而約菴書下，更諄切言之。此固諸仁兄皇皇求仁義，不擇芻蕘而問之盛心，乃履祥何人斯，尚敢不自揣量，妄以承命哉？敬布本末以辭於下執事，惟諸仁兄垂鑒焉。

顧區區私衷，所以佩服德義，而不敢不期以相勗者，蓋自文敝道喪以來，人心一溺於利欲，一溺於邪説詖行，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淪胥塗炭，至於此極也。其在於今，猶未懲艾。父兄既以舊聞習見安爲當然，貿貿以日趨於行險僥倖之塗，而不之悔悟。子弟承服其訓，益將深漸而力摩之，囂囂詡詡，自以爲得，而莫覺其非。間有一二不欲等於流俗者，高談性命，而不知日用當行爲何事。文章智略，夸絶倫等，而不思我所固有爲何物。《大學》八條目，《中庸》五達道，篤志力行者幾人哉？以是相尋，生心害事，干戈禍亂，宜無已時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謂其身不能者，自棄者也。謂其人不能者，賊人者也。吾人隱居求志，舍居仁由義何事哉？試一一循省，今早

作夜思，旦晝之所爲，果能無一害人之心否耶？果能無一穿窬之心否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能無過不及，皆中天理，不失之爲我兼愛、執中無權否耶？有過不及，其能遷善改過否耶？何修而知之明？何修而行之果？無曲學以阿世，不欺己以欺人，雖無文而猶興，俟聖人以復起。以此終身求之，真有凜乎若涉春冰，茫乎其無所畔岸者矣。

弟愚而不明，柔而不强，虛生覆載之間，奄忽與草木同盡，無惑也。願諸仁兄及此盛年，努力於進德修業，以無貽末路之悔，固以成己，亦以成物，使弟衰病之餘，猶得仰藉提誨切磋之益，以稍補益於後，則幸甚幸甚。精力頹頓，一劄之報，遲以半載，勉就楮墨，動見謬迷，統惟原宥，不一。

與施易修

奉教而後，陰雨隨之，竟不及再請見也。先師奏議及乾兄著述，確爲錢使浮沈，故并尊劄亦不達。此數年來所僅有之事，可知寄空書易，別附一物即有可虞也。延陵惲仲升兄年已高，於錫山、山陰兩先生之學，所稱深造而自得之者，將於歸塗特留信宿就正。念今遺耇無多，先生必所欲見，特此附聞。

與徐忠可

比日郡中人情，聞稍安静，然總之未宜入城也。承惠良藥，雲老云：「且未宜並進，目下服腎氣丸畢，乃繼以河車丸。」故尚珍藏以待耳。一二十年來，每遇顛沛疾病，輒荷

雅德，念無以稍酬萬一，庶或以平生拙學爲令子罄竭，而未得其會。今者干戈甫興，疾困日憊，誠憂一旦不及，徒抱耿耿，如何如何？語水及門所彙屢歲鄙言，謹以五帙呈教，其未當者希示。不一。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七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八

書七

答姚林友 炳案：陳古民撰《年譜》，載此書甲午年下。

弟荷諸兄切磋之益，自二十四五以來，耿耿此心，蓋亦有年，而功夫時起時倒，浮沈流俗，竟無所得。去年一病，幾於長負知己，無及於自新矣。猶幸親友倉皇挽救，得以復生，而衰病之餘，又不努力以求長進於尺寸，真可謂之自棄也已。乃兄不以爲不肖而捐絶之，若以爲稍有聞知者而懃見問焉。弟雖固陋，何能不以所嘗聽聞於師友與臆見所及者，略爲兄述之。

辱問程子主一之説，誠不足以知此。或者不二之爲一，不遷之爲主。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静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功夫辨得界限分明，從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間存心應物，要皆出於天理，而無一豪人欲之私得而間之，方爲得其所生。而食息寢興恒於斯，顛沛流離恒於斯，獨寐寤歌恒於斯，朝廷軍旅恒於斯，然後無所往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慎獨之功，則即此辨之不敢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禄仕，此心固已二矣。究竟心豈

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推其欲之至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間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卒亦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爻，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

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惟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又將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者。孟子矢人、函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而言，實有然者。古人所以願從志養，不欲以祿養。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況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之工與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非小，未宜草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如弟者於斯，其爲夙夜之勞勤，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當年即知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寧至四十無聞，未免鄉人而已乎？許魯齋君子也，其言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觀其遺言，如有深悔恨者，豈非其初爲祿一念不能絕之於早，至於没齒，遂有雖悔莫追之恨哉？

弟近年以來，實見處館一節，真如嘑蹴之食與爾汝之受，故服膺鳴臯爲至深，以爲非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不能也。至於流俗之士，其於書館主人，其事實有同於吮癰舐痔之事，其心實有同於弑父與君之心，故前札感憤及之。且先儒特舉其兩端而括其餘耳，中間無限情態，尚有不可悉舉者。

中夜以思，其爲汙惡不相泣者，幾希矣。弟所以自比此事於傭作之人，主人使其挑糞，則亦不得已而爲之。又自比於守門之丐，與之酒食，則亦欣然受之。兄得毋疑弟賤此而復爲之乎？出處之際，古人立身大業所係。揚子雲不足論，許魯齋、吴草廬皆儒林之賢傑也，後世不能無以少之。況立身未如二子，而詭言隨世就功名，多見其鄙夫患得失之心，而與於無父無君之甚者也。然耕田、釣魚、賣藥、卜筮之屬，古人於此不過借以藏身，至於脩身讀書、濟時行道之懷，未嘗須臾忘也。是以天下後世不敢以農夫市井日之。不知者以爲養拙就閒，其知者以爲逸民處士，而君子則以爲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蓋於此也。不然，百畝之畔，十室之邑，未嘗無人，安在少此農夫市井而愛之重之？

答姚林友

讀來教，具悉比來精專之功。弟愚無知，不足以當大問，但以兄虛受之懷，不能不竭其愚以相質。

心一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體也。先儒所謂「主静」，非收視返聽，斷絶思慮之謂也。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則雖酬酢萬變，而主宰不亂，所謂一也。故周子謂「主静」，而必先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夫中正仁義，非由外鑠我也。此心之良，自無不中正仁義者，但此心不能自主，則外物之感便有客勝主人之患。所以涉於紛華，紛華足以悦之；入於習俗，習俗足以溺之。然而此心之良，終無滅息之理，雖甚牿

亡，未嘗不隨感而見，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在在可以識取。方其此心之見，炳然一念如日之方中，種種凡情習態自無處竊發，無處遁藏，誠有如兄所云「面目俱非」者。但此後功夫不能恒久，是以隨得隨失，如電之光，一過而不復存也。夫恒久功夫非有他也，不過隨在體認此心而已。使此心之所存主與所應用，一於理而不雜以欲，正所謂「静，固静也」。《大易》之「行其庭，不見其人」，其妙正在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也。程子見人静坐，輒歎善學，特爲初學之士終日馳逐，而無休息之期，故假是以爲收斂身心之資，而非謂静坐之足以盡學也。兄試思之，在家則有父母、兄弟、妻子、僕御之人，與夫仰事俯育之事。推而達之，鄉黨則有鄉黨之人與鄉黨之事，朋友則有朋友之事。其自親戚宗族以至朝廷邦國，此身之酬應，有一日可謝去否？不可謝去，可得静坐否？若必以静坐而後得静，方其視聽言動時，將終無所謂静乎？此周子所以有「動而無動，静而無静」之言，而復斷之曰「無欲故静」也。無欲則一於理，一於理，則山林市朝一也，獨居羣處一也，終日視而未嘗視也，終日聽而未嘗聽也，終日言動而未嘗言動也。如是則任物之來，而莫不有以順應之，又何精粗大小之别乎？《大易》所謂「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蓋以此也。不知出此，而欲卻動以求静，非至於桎梏，而使其心冥頑不靈，則有危厲薰心之患，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夫所謂誠意者非他，亦不過此心之存主與所應用，一於理而不雜以欲而已。理則無有不誠，欲則無有不僞。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理也，内交要譽惡聲而然，欲也；嘑蹴而乞人不屑，理也，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而受

萬鍾，欲也。一於理之謂一，一於理之謂誠，故曰：「主一乃是誠意玉匙也。」然則求其所謂一者，夫亦反求之其心而已。規矩立，而方圓不可勝用也。天下方圓不可勝算，無一而非規矩之用，而規矩不以爲勞，先儒所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正此謂也。然此功夫非易非難。謂其易，則一念放弛，百邪並起；謂其難，則一念拘緊，即成助長。惟有存存不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以是終身焉而已。如此則主人卓然，盜賊自不能入，内省不疚，愧何從生？俛焉日有孶孶，悔何自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又何紛華之足患哉？若紛華之接，不能不悦，惟有責志一法，可以勝之。夫悔與愧者，心之良也，涉紛華而悦者，非心之本然也。志不能以勝氣，則物交而引之。夫志能帥氣，則形色歸於天性。惟志不能以帥氣，則氣反爲主，而天性汩於形色，一進一退，必然之勢也。是以但可責志，要使日用之間，吾心常爲之主，而無至於氣勝焉，則視聽言動之際，自能一於理而不雜於欲矣。

先儒立教，有曰「主敬」，有曰「存誠」，有曰「知禮成性」，有曰「主静」，有曰「致知」，有曰「窮理」，種種功夫，不一而足。要之，殊塗同歸，一而已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洒掃應對，以及於經綸化育，惟此而已。

與張巖貞初字子淵。炳案：范刻「淵」下尚有「本姓許，一字思江」七字。

返敝里二日，專以修祀事於先人，而應

接雜沓，又窨陰雨，不能一盡誠敬，自悔自恨平生諸凡草草，不能見諒於鄉黨儕友，以至於此。使來，讀手教，語多謙，許之過，而未蒙直示其失，滋懼益甚矣。「自責」二條，顯儒兄函中失於入緘，固由近年以來衰病之餘，百涉遺忘，亦見用心之粗躁，執事之不敬，與友之不誠，罪非一端而已也。容過澉館檢出，專書謝罪，以當荆請耳。

雙林之行，擬於初二日，季心兄先一日過澉里同行，今季兄已抵澉寓矣。若季兄行急，則明日即發西行之棹矣。仲木兄葬事，期在四月初七，招弟先往。而乾初兄又以忠節夫人六袠誕辰在三月之二十一日，仲木以初喪，不能將人子之祝於所生，則爲之友者，代爲稱觴，以稍慰其弗安之志，似亦義所不容已者。弟將於望後，邀韞斯兄道乾兄家，與龍山諸兄爲一二日之遊，然後同至澉浦，拜祝忠節夫人，遊鷹窠頂，一看日出，觀濤海上。至初旬，襄仲木執紼而歸。不審仁兄得同茲行否？韞兄所需領到，晤鳴皐兄當致台意。同志中，鳴皐、渝安兩兄精力差彊，而復有此駭人之事，豈造物者亦有所警，其與苦心志、勞筋骨者一例之也。

與張巖貞

去秋即擬隨同人之後，奉一觴之敬於壽母堂下，因期韞斯兄過里，闕然至今，覆辱來命，愧汗何已。弟於人倫顛沛，無所不極，三載以來，無論心緒耗亂，不能整績，其面目不堪自對久矣，不圖知己尚未鄙而絶之也。仁兄內有母師，外多友益，日新之德，當復何如？旅食待盡之夫，徒有企歎而已。雖使秉彝銷鑠未盡，而齒髮向暮，恐已弗堪受教

也。松筠持操，自足千秋，況海內名賢，高文鉅筆已盈几席，瑣瑣俚言，奚當有無之數乎？但遇相知，不敢不頌揚休德耳。

別楮

前讀手教，已知道力已深，及同鳴皐、開三兩兄面聆教益，退而相歎，吾兄之學蓋已在日進無疆之境矣。弟少不習耕，年來頗知旅食爲恥，思從事於稼穡，以漸爲閉户之計。而雨暵愆時，爲力大艱，雖借耦於人，而精氣則頓罷矣。賤病以來，益復狼狽，每一開卷，輒有既往之悔。然欲更熟一過，以求滋益，而思力煩耗，隨已遺忘，將來懼無復進步處也。所幸同志君子，乘此壯盛，肆志努力，以進抵於聖賢之域。且時出其有餘，以匡衰困之不逮，俾得匍匐後塵，以自列於鄉黨自好之末，不至蓋棺以後，使人評爲無知之小人，則幸之幸矣。文朔兄志行醇篤，開三常稱道之。頃得緣兄一見，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器矣。且與仁兄朝夕切劘體究，斯詣豈有量哉？羨之羨之。弟履祥再頓首。

答張巖貞

去年曾以易粟再至烏鎮，日中而後，輒爲歸計，終不得造兄請益。冬間不自敬慎，一病幾死，將謂無復聞教之日矣。猶賴知己匡救，進以良規，投以藥物，入春粗有起色，而顛蹶繼之，積久不得趨造左右，時切耿耿。方與開三兄約，望日前後決當走叩，而手教已及，慰念勤至，感何可言。又辱虛懷見問，弟豈有知，而足承此？

顧自賤疾以來，每念修己不力，遲暮無

聞，若一旦溘先朝露，長與草木同萎矣。微末之生不足惜，其負師友明訓，則有非入地所能揜蓋其羞者。因思古人立誠功夫，吾人非不知之，非不從事於此，而若存若亡，見善不能速遷，有過不能速改，俱坐不誠之故。是以學問之道，雖不可謂無其志，而志之不實，平居履坦，尚多不能自必之處，而欲造次顛沛，弗喪所守，蓋亦斷無之理矣。小人無所不至，原其心，豈不亦知善知惡？但其日用之間，安意肆志之時多，戰兢惕厲之時少。是以雖知可欲之善，而善端旋起旋失，善卒不可爲我有；雖知可惡之不善，而不善旋悔旋作，不善卒不能爲我無。至於因循日富，不得已而出於掩著之一途也。吾人稍知義理，思「將不屑於流俗之同汙，其禽獸一歸」之語，或者猶待充類而至。若夫小人之歸，則恐駸駸乎有不能自免之勢，而吾人所當日惕而□□者也。

仁兄春秋方富，志力精堅，視弟衰頽，百不相等。而又密邇於渝安兄，道義切劘，日新之益，固有不待言而知者。視弟市井碌碌，偶見君子，或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相去甚遠也。來教謙而又謙，恐亦太過。近得《小心齋記録》一册，欲於暇日與鳴臯兄商訂，節其切要者數十條，與知己共觀之，未及也。病餘作此，諸不具。

與張巖貞乙未

日者荷兄五斗之惠，小价負之入門，面赤久之。但以匱乏之日，不能不受。又念秋成不遠，雖兄出之高廩，固無報李之望，而弟尚能餬口，則仍以新米奉納，爲仁兄周急之資。其有貧乏更甚於弟者，舉以贈之，則於

仁義之道，益爲可繼耳。近來體道之功，益加精密何如？弟自去冬以後，所承知己膏粱藥石之德至厚，❶念無可以爲報者。日内方録先師語録，録竟，意欲於其中摘其精要者，别爲一帙，與往時所讀元城、東林二書，合成大卷，與同志共閲，以資躬行之助。或於食芹而獻私，庶當萬一。未審秋冬之間，得遂鄙懷否也？

答張巖貞 丁未

客春辱教，適以數十里之隔，不及裁復。私心竊計，以安節原校：一作「方輪」。先生之言傳致同志，初夏即當懷挾篇章，以謁見於老伯母之前。而事故冗出，弟固不能有辭以誦述美德，而諸友中應者殊少，惟吴開三先以二絶一序見授，而詞不甚工，懼不足以傳遠，故未敢達之左右。嗣是唐灝如兄以古詩一章寄開三兄至，詩詞甚美，足以傳遠。而誤以弟之與兄爲同宗，而兄易姓於許。留之行笥已數月矣，意欲見灝如兄，則索其改正而未及也。

前託敝親鳴皋兄致言，想已爲兄述之，然弟怠緩之罪，則已不可勝責矣。弟碌碌無善狀，無足爲知己述者，徒以賢人君子，惟德之馨，雖未能傚其萬一，而慕之親之不敢不誠。而於世俗之如騖如馳，求之於古則不合，求之於今則比比者，則亦不敢不畏而遠之。庶或以爲無傷好惡之正，而所自幸，以不至陷溺其心者，尚其以此。兄其何以進而教之？

季心、韞斯兩兄之困，弟每念之，而力不

❶「粱」，原作「梁」，今據文意改。

能爲之謀。偶於渝安兄柬中及之，然非二兄之所望也。不謂兄已爲韞斯來歲之計，而苕中諸兄，輒復損惠以卹季心之困。世衰俗薄以來，此風不及見之久矣。不圖今日親炙盛德厚道，如覩古之人也。然以季心兄之賢、不得生古之時，承筐致粟出於明君盛相，而徒得之草荆田澤之間，二三各不遇時之士，相與哀其乏而振之，此又足爲世道之悲，而凡有心者，不能不爲之涕下也。謹當面致之，以食明德。餘緒種種，嗣容別悉。爾慥、渝安二柬，使者行急，未及報。日内晤鳴皐，當仍致左右。復之不一。

與張巖貞 庚戌

拙作一二呈教，不惟弟之近狀略可覩，要亦仁兄前車之鑒也。孝垂兄不欲以饑歲累諸子菽水，將赴課幼之招，兄能爲之地否？年來承肆中緩急，愚意錢米之積，不欲使踰二金，其相酬，不欲使踰再月。蓋道義無往不在，而在貧者，尤宜戰戰耳。附此不一。

與張巖貞 辛亥

別來旬日，道體必復常矣。寒風加厲，倍當珍重，念切念切。數年來，米穀減價，骨肉無虞，幾不知饑寒之苦。不謂連歲災祲，加以親戚死喪，疾病衰眊，一身支此百艱，又不敢有違義理，以忝所生，雖屢承朋友之見哀，在己惟以自古有死之意，夙夜自勵而已。肆中緩急，深抱不安，容黽勉圖之也。寅兄書稿附覽。長至前歸自語兒，奉晤不悉。

別楮

曉莽先生學問人品，弟聞見不廣，據耳目所及，要亦不能數人。不知者以爲憤時疾俗之士，其知者以爲天文名節之英，未有深知其學，服膺其德者。前承諭及，欲得所致潘東木兄書，今以奉覽，足以見其一鱗矣。其餘與友朋往復筆劄甚多，恨不能多録耳。弟垂暮疾厄中，幸得相與周旋一二載，始粗知之。履祥燈下又行。

與張巖貞

田契一紙奉上。敝親鄉人之不許者，度其異日亦無他虞，故敢引之至前，不審仁兄觀其爲人如何？潁兄自來不理於口，固其行不掩言所致，但不可及處，終不可没。弟所以始終奉爲畏友而不敢異。相見之際，仁兄必有忠言以益之矣。寒食返舍，晤不一。

答徐敬可

年來賤體益不如前，開卷則目昏，執筆則腕弱，舌枯齒痛，飲食幾廢，或一句而止，或再旬不止，每日只可一無應接，待盡而已。所諭仁熟義精之指，弟何所得而辱下問。以愚誦述所聞，則有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吾人日用功夫，或者只宜於庸德庸言求所爲，不欲勿施，無適無莫而已。博文約禮，則竭其才以求之，聞義不能徙，則以爲我憂。先師遺訓，固無深微，分動分靜，自是彼哉之見。若以一念不起爲歸，恐于具衆理而應萬事之

體，容不相似乎？晤言不遠，諸未悉陳。炳

按：先生《墮齒記》「戊戌冬，始患齒痛」，此書當在其時。

答徐敬可

延師教子，當慎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爲之，方能造就得子弟。所延之師，又必恒久，方能次第受益。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而從事率復不久。爲師者席不暇煖，爲子弟者未竟一經，即使去而之他。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弟，尚將見黜于師長，今乃以之爲師。其年逾四望五，鮮不以爲老物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若此，奈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因仁兄言及來歲先生，故具論之，餘人難以道此。 願與一二知己，有意子弟之賢者，各各守此勿忘而已。蒙師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至陋而世尊隆之，則又不可解之大惑也。 竊嘗歎悼。然今之抗顔爲師者，更可怪也。

答徐敬可

接讀手教，因賤體殊困，不能詳報。《大傳》一册謹函上，精力稍健，尚請讀也。令子教課，自延一師，兄弟同學，上也。若以閲文講書託孝嘉，而自司誦習，差爲中策。若云停作文字，他日慮不能動手，則未必然。安有富有而不日新，篤實而無光輝者乎？ 少年之日，最苦是俗師以浮辭蔓説費其光陰，耗其精力，使長來豪無得力處。知高明必有以處此矣。

與徐敬可

新秋風雨，獨行無朋，兄得無大困乎？是夕得宿于乾兄之家否？所商論有成緒否？《鄖氏議卹序》，尊駕臨行，不及檢出，謹附上。行素生前耿耿，没後卹其孤嫠，在仁者用心，固無論於交之有無深淺。若斗升之惠，或未必出於惻隱之實，微有不獲已而應之之意，誠恐九原之人，無所置其面目也。尚幸兄之察之。愛人以德，當無間于死生耳。因兄惓惓，故并及。

贈徐敬可 戊戌初夏

吾人爲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絶，不使入目。又如勛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毁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又贈别徐敬可

王彦霖先生言：「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絶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以敬可兄高明灑落之資，當此壯盛之日，發憤爲學，其於聖賢何有？竊見一載之間，緇流往還去其一，聲氣應酬去其一，詩文贈答去其一，雜書涉覽去其一，燕放閑適與夫博弈飲酒又去其一。人生精力幾何，日力

幾何，堪此四分五裂也！卒歲言別，無以爲贈，謹述專勤二語獻之座右，用當瞽史之規。

與徐敬可

別來忽復四旬，仁兄身心稍得寧貼否？事物不交，一編静對，自覺快適。然人情事變，非一番歷過，知之終不親切也。即自己力量，非一番試驗，亦不知其不足也。是以横逆之來，古人比之他山之錯。不審仁兄一載以來，風波反側之中，得力如何？

弟往歲嘗以二事諫兄，其一在交游，其一在禪學。微察仁兄未之深納也，但不以爲非者，鑒弟衷之無他耳。今日聲氣之徒，其肺腸可以概見之矣，其褰裳裹足以避之，當必無俟再計。獨禪學，於兄漸漬已深，今厭苦沓擾之餘，或者以此可以滌胸中之煩懣，可以空人世之荆榛，益將肆力而進乎？如是則嚮者已若矢之在弦，今將繳而益遠矣。吾人志業無窮，學問之道亦無窮。在《易》《損》之象曰「懲忿窒欲」，《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往者不諫，來者可追，□爲仁兄進規矣。賤履無恙，愁坐一室，惟爲不雨咨嗟。□來稍紓其憂。念疇昔舟中論《易》，都泛論天道，而□於身心。偶因便羽，布此不悉。

與徐敬可 庚子

吾兄風味，大約似晉人。此與世之羶齪者，誠有不同，要而論之，病亦一般也。晉人中，弟所願慕者，陶士行一人而已。圍碁遣興，釋子談玄，近於此種嗜好，又覺如何？十年之交，不能有所損益於知己，我知懼矣。昨夜念此不寐，旦起書之，以當藝事之諫。

與徐敬可

別後兩上賤劄，不無嫌於過直者。自念朋友之道，以直爲首，有懷不盡，固非所以對知己。年來自度益衰，病患間作，一旦弗諱，舌不存而筆委棄，將死之言，不及稍效一二，則辜負深矣。

仁兄聰明非不過人，今日學問不能歸於一路，不免歧途倀倀者，得非反爲聰明害事乎？古人有言，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芹曝之獻，願進一「誠」字。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須是切實下手。切實無他，只在日用動静，事事求其當理，而不輕放過而已。郡中士友，氣習大概不切實，如交朋友，亦只便辟善柔是慕。以仁兄處其間，固已高於人幾等矣，獨不曰「末俗易高」乎？古之人，古之人，吾負慙者多矣。兹且舉一節而言。晉臣兄存日，其與兄交，非所稱道義之篤者乎？晉臣兄殁後，兄之盡言於晉臣令子者幾次矣，其夾持不令失足者幾事矣？兩家居址相望，動息必能知之。少年之所望于通家叔伯者，非仁兄之望而誰望焉？弟非獨無其責也，相去遠，不及見聞耳，非推卸自文也。更有一言，仁兄近日圍碁之興何如？亦嘗屢進鄙言，兄嗜之益篤，意中豈不以鄙言亦是忠告，然終不見聽者，是亦聽言之不能切實也。且思晉臣兄病中，心血幾盡於此，今日殁世之稱，果在圍碁否乎？楮有盡而言無窮，賤體亦弗堪勞矣。

與徐敬可

別後，以仁兄處佃户一事，再四思之。

田非瘠薄，其人頑梗，既不必言，但彼人去年既有横事，而歲復遭旱，則有可寬之名。縱使格外寬之，他人不得而引例，他年不得而比方也。今忿疾其頑而懲治之，小人不知自反，則不免弗服於心，而有辭於口矣。是則不足以警頑，而餘人不知其故者，反爲其所鼓惑。當此土滿人離之日，加意固結，猶恐不及。竊意羈縻之道一失，即使另召耕佃，未必遂得其良。萬一曠而不治，弗耕既有不可，耕之復重傷資力，在己益增其困，而適足以快頑梗之心，誠未見其可也。即所諭遷他處耕人以授之之説，其勢亦恐有所未便也。今之小人，刁悍成風，十人之中，未必二三（范刻本作「一二」。）良善也。若果勤力守分，則必有可安之業，人情重遷，決不肯去其舊鄉。其非然者，今日掉臂而來，異時即不難洋洋而他適。抑且物以類從，寧保其不同惡以濟乎？而又有興造屋舍之費以勞於前，給發資本以疲於後，此更易佃户爲至不得已之策也。今事已出此，不可以反，惟有善其將來而已。

君子盡其心，小人盡其力，然天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盡其力者也。愚度此地不得不爲屋幾間，募人居之，而授之佃治矣。若屋未得遽爲，則召舊莊人，明諭之云：「有願賃此田者，本家給以資本，成熟取償而不起息。」則窮户之稱貸而無從者，當有應者矣。自此多費心力以撫御之，使其感恵而不忍耕他人之土，則永久無患矣。《大學》有人有土，厥義雖大，可以喻小也。自古農人，惟有勸之一道，《大田》諸詩可三復也。今使佃户之于主人，如曾孫，如田畯，有親愛而無怨懼可已。仁兄承先世之遺業，故此四十畝，雖知其不可荒，而猶不甚汲汲爲意也。三吴之

地，四十畝之家，百人而不得一也，其躬親買置者，千人而不得一也。況此田畝毋論多寡，公私之仰賴恒於斯，子孫之興替恒於斯，胡可忽也。至於佃户，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則彼實任之，而我乃得優遊棟宇，起居自適。念及於此，則仁兄日者所體怵惕惻隱之心，應於是乎加切，而不能不與之休戚痛癢之相關者矣。

又所慮者，舊家世族紀綱之使，類有積弊而不可破，總緣主人、佃户不相親習，彼因得以陰陽操縱，以行其私。一旦欲革此弊，蓋已甚難，計惟有擇人以任之，而擇人又甚難。未得其人，則惟有躬履田畝，日與佃户相見，佃户與主人日親，則欺蔽之弊可以少免矣。古者天子尚猶巡行疆野，省耕省斂，問民疾苦，以通上下之情。而衣冠之族，乃遂深居燕處，終年不出，使耕田之人未嘗得覩其面，豈理所應然乎？

弟自戊戌朝夕相與以來，未嘗不怪仁兄以四五百畝之産，而日膳之米，每歲憂其闕乏也。竊計兄之家口亦不甚衆，日用復不至於奢，其産亦不多所荒廢，水旱亦不歲歲相仍，何以衿肘之促竟不能免也。孟子有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或者得已不已之端，有幾項未塞者乎？出納之政，有未整頓者乎？今産若彼，而艱窘猶若此，假使更損於此數者當如何？今日無事尚若此，他時子女俱長，諸事叢集當如何？抑或歲凶盜起，田者散亡當如何？是又不可不早計熟思，而亟求永圖也。疇昔德老所獻之言，辭雖未達，其意甚盛，惟仁兄深念之。弟年來屢稱道雲耜兄於仁兄之前者，良以雲兄之家政，可以取準，以益其所不足，實朋友相觀，資益之一道也。閒中作此，不覺縷縷。

與徐敬可

湖山之興未酣，兄則先歸，能無使人悵歎乎？別去，得兄一詩於樓上，旋已失稿，想入同人袖中也。此後又有紀遊之作否？弟日前致射兄書呈教，天下事今日得爲爲之，不得爲，他人異日爲之，一也。筆賈鈕君從兄所來，附此不悉。

與徐敬可

日下聞有土木之役，爲力得毋已詘乎？古人竹頭木屑，皆有經濟，秉心塞淵，吾兄於此體驗得力如何？季心兄鹿膠五包寄至左右，若得即售，以爲買角之用，則益善也。恒産既盡，硯田不豐，計惟此事力所能爲，而於義無害。若避謀利之嫌，則於陵仲子之操而已。仁兄以爲然否？

答徐敬可

往年賤事之日，兄教有云：「受降如受敵，不可不慎。」家兄不能深念斯言，以成後悔，今日亦唯敬誦斯言，以報兄耳，他無以獻也。承子脩兄假以涇野先生書，何啻百朋之錫。古人君臣朋友，每有相見恨晚之歎。弟自傷固陋，老而無成，若十年二十年前得此，何至悔吝之積多如今日哉！雲耜兄鈔畢歸趙，亦唯仁兄與修兄遜志于此。渝安諸兄，相見均此道意。

答徐敬可

立春以後，無日不思過兄一候，始因賤恙，繼以舟不得行而止。德老來，又辱手教，知鼠雀之累，將以了局也。處今之世，鄉黨無公論，有司無正法，方是淪胥之道，否則太平盛世矣，念之可痛也。兄於此事，不無稍費力，得毋詘乎？令先姊葬事，竊料望之陳氏，恐未有日。莫若兄任其費，而邀陳氏一人爲之主，可以速辦。往年弟之經營亡妹入土，亦若是耳。世局如碁，變未有定，在吾人只有讀書脩身以俟命耳。惟仁兄及此壯盛，裕匡濟之學，以福胥溺之蒼生。古人云：「事會之來，寧有極乎？」珍重珍重。

答徐敬可

令先姊葬事，弟熟思之，必以婦主姑喪爲禮之正。在仁兄，已不免降服之親矣，忠清公之後人，豈其不明大義？渝安兄在郡，邀之同往晟溪，告之厥脩，必有正論以濟其事。乾兄分卑而服絶，未知能主張否？尊劄當并致之。然終不若嗣婦之得禮。舍三年喪之主而望之餘人，豈所云「葬之以禮」乎？鄙意如此，更與渝兄細商之何如？

答徐敬可 乙巳

詳來教，知合并之無日矣。《論語》二十篇，無非謹言慎行之旨。《孟子》七篇，大要息邪說、距詖行之心。世教不明，處士横議，

前者非程、朱，後者并不尊孔、孟、《學》、《庸》，而云宜黜孟子也，而以莊生並之，不圖横議至此。更不圖此種議論，近自知交中日出而不止也。天地安得不易位？生民安得不塗炭？可爲慟哭流涕也。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人皆可以爲堯、舜，儒者之道，果如何？來教乃云「不可以律人，不可以律己也」，餘何暇論矣。《易》曰「再三瀆」，更不必多其辭説以求勝也。信孟者信孟，信莊者信莊，他日或者悔而知返，再圖合并之論，未爲晚也。

與徐敬可

不通聲問者五旬矣。弟日在病困之中，日下稍有起色，故能執筆作字附候也。每欲至郡安養數日，且就薛楚老藥石，而子高兄疾甚於祥，不獲已，於半邏挨此晨夕耳。死生有命，總不自由，付之度外而已。

吾兄秋來讀書幾何？所得復何如？前書所示，甚非所望於高明也。祥自維衰暮無聞，所可爲知己道者，從幼至今，惟有「篤信聖賢」四字。而於四書正文、《集註》，尤所謂信之深而體之切，故於一概非聖外道之書，盡從屏絶。於此雖無所得，於彼不受其惑亂，蓋以是耳。疾困之餘，反覆前教，妄謂仁兄於四書，尚少親切體驗功夫也。渝兄在館安否？重威荷負擔子，爲力如何？念之念之。

答徐敬可

兄才大，不憂著述不富，無慮聲聞不高。竊祈斂華返實，從庸德庸言上用一番樸誠功

夫，以救當世詖淫邪遁之人心。庶不負天生吾等爲讀書學問中人，亦六陽從地起之意也。

與徐敬可

三衢葉静遠兄，皇皇求仁義，可云迫切矣。頃以訪求同志，攜其子走浙東、西，將自此至於錫山、婁東而返。今來禾中，請正於施先生，其學問所得之淺深，仁兄可以叩而知之，無俟弟言。但以此兄用力之久，見地之高明，猶以僻處離索爲懼，而奮發遠遊，謀道之急，不啻飢渴者之於飲食。吾輩視之，已足慚惕，不識禾中諸好，能暫留其行否？因雲兄積勞臥疾，諸凡碌碌，不盡。

與徐敬可

日曾入郡，因歸棹之急，不獲造候，歉甚歉甚。新祉如何？令子讀書之益如何？雲兄嘗以文字爲子弟狂藥，於日前人家驗之，真有味乎其言也。即若故人子行載，天資非不敏妙，亦儘能文，今日人言籍籍，但聞其失，不聞其美，此固不幸而無父兄之夾持，亦不得不歸過於晉臣兄之單教以文字之業也。少年人只宜使親老成人，多讀理義之書，終是有基弗壞耳。

兹者雲兄將爲令弟行嘉禮於巢氏，諸事從質，惟釵環爲重節，不得不借貸於一時。不識仁兄門内有藏此珍物否？欲煩使者一訪，得華美者貫來一用，禮畢之後，即可函璧，歸期當不遠也。此係媒者諄諄，以是爲

必不可已，故雲兄屬筆及此耳。世人虛文若此類者，真屬可笑。稱爲道義，何不直仿古人荆釵之意乎？不一。

答徐敬可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真篤論也。今日爲子弟善後之計，惟有移家入鄉一策，下此，則鍵門教課，勿令見異而遷。蓋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自身課讀，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每爲相知切切言之，而無如見信者之尚少也。

所論「讀經傳，遲作文」，最得要領。大都郡中氣習，只是以時策論塗子弟之耳目，使不聰明，亦緣爲父兄師長者，未嘗認得讀書二字當如何耳。《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此之謂也。商隱兄以文字爲子弟狂藥，旨哉言之，然豈特狂藥而已，殆鴆毒也。冬春雨雪，殊於常歲，衰年出入行步無不苦，諸事得已即已，總之譬則已死也。

與徐敬可

秋仲晤言，不意改歲又越月矣，尚不及繼見也。爾時薔翁方攜孤孫東從，豈料遂歸泉下，傷悼何可言！行載內不得與叔父俱，外不得親近父執之賢如仁兄者，而日受其教，使人念之不已也。弟碌碌如昔，歲月益增，精爽日去，待盡而已。仁兄進德如何？賢子力學如何？凡人前半生，事莫大乎事親，後半生，事莫重乎教子。如朽者，親不及

事，子不能教，毋論不能，將不及矣。願仁兄及此壯盛，諸不優遊也。

與徐敬可

季冬會晤，雜以應酬，退而歉然不已。即於三令兄，亦有未盡之懷也。前所聞郡中子弟氣習，使人可駭可愕，凡爲父兄者，何能不深懼而預防之乎？前哲有言：「師道立，善人多。」每怪今人延師與延醫如出一轍。醫以寄死生也，上父兄，下妻子，中則己身，所繫輕重如何？平日未嘗留心選擇，一日疾作，則憑之瞽卜，憑之薦者。又不能深信專委，今日服某醫之藥，效未覩也，明日已將易之矣，甚者以己意參制之矣。其爲醫者，亦不暇究病之本末，與治之先後，前人投以溫劑不效，繼進以凉，早間投以補劑不效，暮更以瀉。如之何而不以誤人且自誤也。教子弟者，正復如是而已。生平未有精擇深信不疑之人，臨事復有游移易惑屢更之失，即無論非其人也，得其人矣，而師不得遂所帥，弟不知決所從，安得多有賢子弟乎？

竊意令子去年無師，祥終不能無疑，今歲不知如何？或者主不服藥者常得中醫之說乎？若以庭訓有餘力，則恐不然也。君子不教子，聖賢垂訓，必不可少違。或以爲詘於力乎？然世之貧於兄者多矣，其子弟豈盡無師也？即若三兄知渝安之賢矣，而不延之於家。兩令姪相從，去來不常，復不見久，顧使曹氏得之，亦知交之所深惜也。重威雖未睹過人之志，要不失爲保家之子。抑威年少，趨向未定，恐正煩夾持也。延師即不無所費，萬一爲人誑誘，不幸有類郡中子弟之習，得失相較，恐復不侔。不審我兄

常與三兄微商及之否？以愚所見，子弟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歲歲從師，即無大益，亦可無意外之虞。譬如謹節於未病之日，時從良醫往還議論，死生壽夭，固有大數，而於攝生之道，終不失也。抑不特此也。子弟無尊嚴之師，在己亦失敬畏之友，德業不期退而暗退，過失不期生而日生。詩書師友，真有如布帛菽粟，一日不可無者。夙夜念此，不敢不盡所懷，惟垂鑒，不一。

與徐敬可

初擬歸途迂郡晤兄，適又沮雪，遲行兩日，春前不及相見矣。聞之雲兄，云來年令子不復延師，將攜以至僧舍，爲身教課。以愚測之，但見其必不可。非謂教事必不能專也，亦非謂僧人道有不同，不可令其以先入爲主也。古者易子而教，先師有遺訓矣。事無大小，未有違聖賢之準繩而無敝者也。況今氣習惡薄，子弟但可延師，教育於門庭之內，不令出見異物而遷。待其昏冠以往，志意稍定，義理稍通，然後出門，方不爲害。《節》之初「不出門庭」，所以無咎。《隨》之初「官有渝」，從正則吉。子弟中無所主，一見外物，耳目心思便將大變。氣習一壞，後來不復收拾得來。至於僧雛，尤不可令相近，實危道也。

弟家貧，生兒七歲，即攜之出外附學，豈不甚謂有家法之門，而師又明賢，平日足跡所至，亦未嘗一入不善之地，而其氣習，不覺日異而歲不同，憂其他日不知何底。夙夜自恨，爲父不慈，莫甚於此。兄何以將蹈覆轍，而又引之以非禮之地耶？度兄特以年來窘乏，或懲前所從師未必得益耳。夫窘乏之尚有

甚於兄家者，豈其盡不延師？相知中，亦多有歎無好先生者，此不然之論也。賢師所在而有，求之不難得也。子弟不得成就，雖有世業，一朝而盡。目前之人，可爲痛心者至衆，是以教之不可不慎也。感兄平日骨肉道誼之誠，故不嫌痛切言之，然尚恨紙短行急，不盡所言。願兄三思，勿貽後日之悔。

與徐敬可

聖來兄家無應門之僮，日常搬運薪米，大爲艱難。其尊堂、内子紡績之事，小小貿易，知苦無人。每月得命使乎操舟送聖兄料理一二次，亦一體之誼也。貧士内顧纖瑣，種種難言，唯加意體卹。目下米價方減，若得以來年脩脯爲貯幾石，則大綱得矣。若牙行有棉花可賒，爲之經營數十觔，而待其以紡績所得償之，輾轉相繼，爲便亦多也。諸類此者，仁兄必能意及也。

答徐敬可

淩老伯七十初度之日，同人往祝，祥曾屬草。今以賤恙，日就昏怠，雖欲勉效一言，竟不能矣。宜莫如以大文爲輝緗軸也。

所諭《學蔀通辨》筆舌不得和平，是誠有之。但方此人心胥溺，雖以大聲疾呼，猶苦聾聵。不直則道不見，彼雖動於意氣，在我則視爲十朋之錫可耳。海昌横議，竊意未必本於慈湖。蓋其所習熟者，姚江而已。平生用力，詩文爲多，儒先之書，亦不多看，看亦不肯遜心求益，不過以一人私智，裁量其得失。至爲此論，特以偶然之見，自信過深，遂以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沾沾喜爲獨得，持

以示人。而不知此等語言，俱是故紙陳言，久矣經先覺之所斥棄，而不足論者。若能博考舊聞，當已赧然而廢置矣。甲午、乙未之間，甸華、伯繩、仲木諸兄，力相匡救，而無如持之益堅。弟因友朋見責，亦常再三爲之開説，而决不可挽。一紀以來，所以絶口者，非能恝然於心也，不可則止，固爲朋友之道。又見其老年，於學不復有進，彼里知交自衰仲既没，亦少努力向前能爲規益者，故不得已姑置勿論，以圖全交而已。

今日邪説暴行，充塞天地之間，士人有意好脩，已不得十一於千百。區區私心，固不欲明言其失，間或不能已於言，又恐復蹈末俗門庭水火之嫌，而不敢直遂其説。以此踆巡荏苒，不覺去壯就老，坐見其病之成，竟不啻若蘧篨戚施，而方且自待彌高，視人彌下，漸且惑末俗而誣後生。正使雖有針砭，將何所施，則不免任其自言自已，自消自歇而已，亦不特海昌一人爲然也。然其失，實由吾黨少壯不能力學之罪。若果早有聞知，稍稍成就，豈竟無所是正於朋友，范刻作「無事正於朋友」。而朋友亦何至動相輕忽，終拒不受哉？閒中每念及此，唯有悲歎，不勝既往之咎。因仁兄言及，故罄竭言之，以求正其失得當否也。

澉湖音問久矣不通，《流寇志》未有便人往假。自念歲月無幾，精力日耗，凡語言筆劄，以及一身之出入，與書册之檢閲，非甚緊要，概不欲相接。平生所讀幾卷經書，幾種儒先理道之書，日苦遺忘，極思稍加温繹，而力不暇給，何論其他？惟願老兄及此方剛，并心一力於《大學》之道，以脩諸身，以淑諸人，勿雜勿怠，勿徒與末世之人比長絜勝，以爲若是而足。以祥等輩衰耄之夫，瞬息天

壤，將奄然與草木同腐爲前鑒，誠所深望。

入夏以來，賤體益復不堪，日食減半，非茶湯即不能下咽。目下更有可虞之疾，勃勃欲發，似此情狀，生死不得不付之度外矣。來教深有契於中，勉此布復。渝安相見，并乞以是質之。

與徐敬可

別後起居如何？腹中想即平安，然察仁兄精力，不甚强固，何也？壯盛之年，尚宜勝得勞煩也。弟衰病日甚，年來雖無大疾，而氣志昏眊，不能自支，斯亦古之人所謂「精爽去之」之驗也。前月在家，勞有加於常年，而蠶功較薄，勉爲小兒行納徵禮，約費二十金，而力已絀，但幸不更結債而已。蠶桑之效，具見於此。我兄子女漸長，决當稍營本業，陶靖節、諸葛忠武之風伊可懷也。世人營營衣食，沈錮利欲之中，固爲可賤。若事物不以經心，下稍不免狼狽，以至隕穫於貧賤，未嘗不可戒也。曩者所示小兒草稿，欲求先生長者筆削而正定之，故敢輒轉呈教。亦緣子弟愚下者多，賢知者少，故其間大抵論卑見近，不足使人知見也。渝安、佩璁兩兄竟不爲祥掩其短，相知少年，往往見之，漸至不相知者，耳目亦及，誠非初心。龍潭老人有言：「吳康齋非愛我者。」祥雖不敢妄擬龍潭，私心實願慕焉。此稿若在尊所，乞以擲還，若尚在渝安所，亦乞致意早見擲也。附此不悉。

與徐敬可

兄與袁仲兄今日昏因之訂，豈非天合之

巧？同庚生，皆名家子，中丞公賢大夫也，太僕公殉隨州難。皆幼孤，皆志於聖賢之學。其與弟交也，裒仲以壬辰之冬，兄以癸巳之春，先後亦略同，其出處亦略同，惟年壽不同耳。然裒仲所見早已無過差，而以祥今日視兄，若未能盡舍異學者。裒仲已矣，兄自茲以往，發憤卒業，不以小成自安，異日所至，庸可量乎？因使者往澉城，閒暇念此，謹以附規。

先民有言：「道之顯者謂之文。」又有云：「文者載道之器，言者心聲。」文字，言之精者也，出之本於心術之微，傳之遂爲世教所繫，著作不可不慎也。言之無文既不足論，有文而不幾乎道，內以病己，外以害人，爲罪不已大乎？

答徐敬可

自閏月之望，賤疾一作，及今雖勉支吾，然益不如前矣。畏暑不敢出候，知一門起居俱康福也。晨夕自念，壯歲不力，草草過半生，追悔何及？願仁兄及此盛年，益加努力。學問之事，無可苟止之處，康節先生詩云：「嚮日所云是，而今已覺非。」如此方有日新之益也。專候秋深，以圖永晤。

答徐敬可

數日前接所寄大辛兄一緘，具感相愛之切，凡有動履，輒得知己先事規誨，何憂過差哉？然其本末，不敢不爲兄陳之者。

弟在半邏，歲久無成，固已內疚於心。

小兒在彼，又見月異而歲不同，心竊憂之，故思去日甚，非得已也。吕氏之招，自甲辰冬已有此意，弟辭之。次年，韞斯又爲我辭之。去冬，勢若難已，又力辭之。今竟不别延師，虚其席以待，意亦勤矣。故不自揣量，欲一往以慰之，非有去静就喧之心也。昔年館於上宅，哀仲猶致書箴戒，以爲龍潭老人之言不無可思，愛我之德，於今不忘，豈竟以衰老忽違斯義？特以多病微軀，已不堪多憂，已不堪多疢，而往時東還之志又茫如捕風，或者藉此優游，將養精力，稍復得如三年五年之前，緩須臾之死，以待兒子之長，固私心所爲輾轉者也。若到彼有乖心期，引身以去，亦無不可，未必復有此地之匏繫也。今已爲雲兄苦留，不能决去矣。但恐後之視今，更不如今之視昔耳。命也如此，爲之奈何！

語溪之招，久舉渝安自代，況於半邏，特緣人情便於習熟，未能見從。然慮渝安之未能遽去郡城，亦猶弟之未能遽去半邏也。下旬猛圖一晤，附此區區。

答徐敬可

承示《遊洞庭記》，文字之奇變與湖山敵勝，真足盪人塵鞅也。身雖未至，神魂早已飛越此中矣。維老來約買山之侶，弟之狂情老而未衰，勃勃然復有遠徙之思，特苦囊中無錢，尚平之期，復已難俟，恐徒成虚願耳。仁兄卜築既成，弟與二三知己來遊來歌，共數晨夕，亦可樂也。目下先録一通，陳之几案，當不殊坐卧西山之上，日與埸師圃老徘徊，商度種樹方略也。三兄暑月驅走蠻方，惜不及投以兹文，權量所得之多少，似爲闕事。馬遷、莊周文字，可以移人性情，但世間

實有不可移者，不免東山市中人物矣。原稿函返，不一。

答徐敬可 庚戌

往歲讀兄雜著，有《贈遊子》兩序，心竊疑之。以爲此末俗之士，習非而不覺者之所爲，何高明不以爲非，豈固一時戲言耶？不意今兹竟有豫章之轍也。仁兄名門之子，懷抱高志，何宜失途至此！竊見申、酉以來，士之雅自標許者，不入山澤，則入空門，舍是二者，則輕數千里遠遊耳。究竟入山澤者，甘跖之食；入空門者，分丐之餘；輕千里遠遊者，資利達之潤。跡雖不同，其情則一，要不過簞食豆羹，得生失死起見而已。

仁兄世業不薄，諸子方幼。世業不薄，則飢不能驅；諸子方幼，則教育爲急，非恣意遨遊之日也。山水之情雖深，當不重於家政之理；親戚之誼固隆，當不切於蒙稚之養。《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竊虞遠而後復，不免重貽他日之悔也。總緣吾人立身苟且，爲學不力，雖交於兄日久，而無一善可爲相觀之益。即嘗間及切磋，而迂拘固陋，無以降服兄之心胸。兄復才氣雄敏，未免卑視一概，而於芻蕘不暇采擇，故一旦見此闕失也。然兄之平日，於右吉、白方諸兄所爲，固嘗弗滿於意矣。豈果自愛不若愛人耶？

人生壯盛，要不多時，浮沈流俗之中，馳逐塵鞅之際，於讀書脩身大有妨也。何不浩然來歸，閉户息交，延良師、發書策，爲十年飭躬課子計，立久大之德業乎？弟已絶意旅食，洪水爲災，禾則盡淹，不免復以數口累及朋友，大拂初心，亦宜仁兄聞之而見鄙者

也。近著一二，附以見意，諸不及。

與徐敬可 壬子

在海濱日，極欲到郡相晤，因小恙而止。今至語水服藥，立春後，若寒風不厲，當擬呼艇而東也。洊此災歉，傳聞租入不至大無，未審儉用足支終歲否？瀕海人家，取盈佃户，幾於焚林竭澤矣。度附郡未必至此，仁兄當復益之以寬也。令子學業如何？近日風氣，大都以通經學古相戒。亂世人心，要不足異，在吾人不當隨流汩没耳。

承念弟之貧困，寄語攻玉兄，并誨長兒，感何可既。但此事全繫受教者，來年不得已遣之就佩蔥家學。蓋自賤恙以來，荒廢日久，齒日就長，文義全不之知。爲父之道，似不當計有無能否也，《傳》曰：「是藨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未望穫，先務耕耘而已。竊怪人之大惑，於延師教子，則計及錙銖，至於結納貴勢，賄賂進取，以及施捨僧尼之類，則罄資悉力，有所不顧。所以先生非人，教育無法，人才習尚日就鄙猥，言之可歎也。三兄近況如何？來年令姪延請何師？會晤不遠，附此道懷。

與賈子周

別後，遥聞動履，不獲一棹相訪，歎何可言。兼聞去秋外患忽起，繼以鼠雀之傷，今者其事尚未定乎？處今之日，戈矛伏於衽席，風波起於户庭，要不足怪。古人德業益進，多於疢疾憂患之中，望足下益勵初志，體驗得力如何，勿自摧頹而已。令郎讀書，知必日進。風便附聞，不悉。

與孫商聲 庚戌

側聞執事篤行弘文，願託交末已久。往年辱過，不及一接言論，嗣是靡歲不切伊人之慕矣。更承枉駕禦溪，先之以簡牘，申之以瑶章，抑何禮恭而志切也。晦兄與祥又失覯止，即擬放棹湖濱，以慰飢渴，而庶事羈牽，溯洄未遂。謹因燮五兄便，先附一緘以報，并陳鄙末，唯執事教正焉。

竊聞古人爲學之方，必以知所先後爲則。是以義取祭川，先河後海，理均樹木，培根達枝。後人茍能遵守遺經，實從事於聖賢窮理脩身之務，馴至於德成而行立焉，則發爲文章，措諸事業，皆其緒餘。而凡所謂同人於野，彙征於朝，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義，胥將以時措之，而無不得其宜矣。若乃隨流忘源，舉枝遺本，則力勞效寡，雖或可以小得自娱，而於任重道遠之業，則卒難乎庶幾也。所以古之人早年所志，即以寧學聖人而未至，而不甘於一善成名也。

祥少罹孤窮，功力誤用，已而知悔，則血氣就衰，祇深悲歎。願執事以爲殷鑒之資而已。晦兄英敏壯盛，猶得與執事並駕齊驅，絶塵先後也。近稿一二附教，諸容面陳，不悉。

與孫商聲 辛亥

改歲以來，音問久隔，不悉仁兄在家教子弟乎，抑別有一席以出也？近者致力於學，固知新益有加。古之人知命樂天，是以窮通得喪隨其所遇，不以動心。吾人今日，則已窮而無通，喪而無得，惟有修身以俟，爲困不失所亨而已。目下艱難之中，凡支吾薪

米，料理田賦，頗可自驗學力所得也。比於語水與諸相知晤對，獨念兄不置耳。因復竊維瀕湖之產，素稱土膏，兄半百畝之入已足，無求於世，凶災偶然有作，但費一番經理耳。與其出門課士，何如在家課農之可自得乎？《孟子》凶年不能殺之義，必與小人放利雞鳴孳孳之意遠別。大約如古耕九餘三，雖有凶旱水溢，而無菜色之類。仁兄既周於德，懲今以往，無亦脩其事事有備者，終令凶災不足爲患乎？承假《童蒙訓》、《月川集》二書，謹與同志録成而返，具感十朋之益。因佩蔥兄歸，附此不一。

與孫商聲 癸丑

再歲不晤，馳思殊深。聞館於震澤，仲春一過，竟不得遇。頗聞主人不喜客至，是以耑返。擬以仲秋再過，假宿寅旭王先生家，傾聽別來新得。乃旬日以來，忽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兹事之興，在君子道長之日乎？在小人道長之日乎？異時主張兹事者，爲吉德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儒，遯世無悶，然究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然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辨之於早矣。

弟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爲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如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

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兄有其狂瞽而加察焉。至其別後體驗於身心之際，得力於章句之外，極望一一垂教。古人有言曰：「勿以老耄而舍我也。」風便附此，不悉。

答沈丹曙

昔在郡中，得耳兄名，自託交末五六年來，承兄勤勤之雅，若不以祥無一善狀而棄之者。自慙無以少慰求友之虛懷，敢因王先生便敬附一言。

大凡吾人爲學，必以古人爲準繩，而以流俗爲切戒。吾兄肆力《詩》、《書》，其則不遠，既不待言。若夫館於禾城，彼中士人，不讀儒者之書而談禪學，飢寒不務本業而事遠遊。家於戍里，如渝老再娶，忽有四媒；佩蔥典宅，居間至三十人，此皆流俗之習於非而不之覺者。即是以推，何可勝紀！無論豪傑之士有所不屑，苟能鄉黨自好，亦將去之唯恐不急矣。吾兄春秋方富，不難安驅徐步，至於古人。其視種種，當必褰裳避之，似不應過慮及此。但聞吾兄頗悔疇昔之出，故爲不祥之言以相勗，悔亦不可貳也。語云：「人之度量相越。」祥鄙人也，所言不踰鄙事，高明鑒之，勿罪勿罪。

與沈丹曙 辛亥

久不相見，聞人稱道其善而喜，聞人訾議其失而疑，此朋友之常情也。兄於禾中，聲譽籍起，此固德音之昭，有不能自閟者。但託交末，與有光焉，幸甚幸甚。近者所聞於人，則

以疇昔遠行深爲懲悔，而并勸亦臨兄以無復進取。誠若所言，可謂自治嚴而愛人切矣。但鄙見所及，有不止此，敢以私商而就正焉。

亦臨兄敦篤長者，其爲進取，不過隨流旅逐，未能脱然於世俗之所爲，非有熱中必得之見也。至於遠行，既所未有。世固有敦厚之質，未嘗妄有干求，亦能絶意進取，恬澹遠利，内行雅可稱述，而學術頗謬。用其篤實之力於離經背道之際，計其終身所得，不足償失。雖復雅以濟人及物爲心，而功不勝其罪者衆矣。所以學術之歧途，辨之不可不早也。

夫釋氏之與儒者，其似是而非，前哲辨之已詳，真有苗莠、雅鄭之不可以强同，淄澠、涇渭之不可以强合者。而世挾經之子，顧欲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説，以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其不彝倫攸斁，胥夏而夷也。仁兄愛友之切，竊謂宜從本原要領之處，與之極論而救正之。其諸一端兩端之倏舉，雖未嘗非立身大節之所係，若欲以是一二過人之行，引而置之儒者之林，則恐莫之敢許也。如近代張二無、王炳按：范刻作「黄」。元公諸公，迹其平生操履名節，非不可稱，究其歸，特亦一節之士，不知理道者也。士君子倏身力學，不知求爲全德，而衹以一節概其生平，亦可惜矣。若據正而論，身爲士大夫，不能閑邪守道，以淑後起之人，而躬之所先，尊信服膺者，乃出於無父無君之教，以禍人心而敗世道，其爲罪已當久在兩觀之列矣。孟子所謂誦堯誦桀、行堯行桀，所争豈在遠哉？因兄虚懷，屢屢下問，故敢漫及之。秋深，惟爲道珍重珍重。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八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九

書　八

與李石友 壬午

去秋，聞老伯變，即擬走哭，未及也，適逢大故，自是無復與人事相接，故不得致尊酒之奠，一達小子之志。若欲寄柏園兄弟來，又以不誠非所以對長者，故遂至今闕然也。兄翁不以此絶弟，再辱手書，既慰弟於大故，復招弟於路乘家相見，何其厚也。乃弟又以事阻，不能承命，廢棄何可言耶。今日之集，萬欲來赴，特以從遊諸子少長不一，弟恐舍旦夕，非徒無益，而又損之，非父兄使其子弟來學之意，故寧開罪於諸兄弟耳。

今日寇盜遍天下，朋黨亦遍天下，名士遍天下，饑民亦遍天下，貪官遍天下，狐狸亦遍天下。秀才令妄，動謂饑溺己任，覩此豈能全不動念？甚者乃益之重，勢乎？同盟諸弟兄，以公車行者，其間必有大遇者矣，幸兄翁各各致之。先民有言：「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斯言也，人所常聞，若實爲之，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銖兩雖微，附之千鈞則重。弟固愚昧，方於銖兩則或可矣，唯兄翁不以忽焉。

與李石友 壬午

前兄在數十里外，弟無日不思見兄。今兄在敝里，而弟又在百里之外，相見之期反

疎於昔。餬口四方，良足歎也。兄之於弟，雖鮑子無以復過。今弟有一言諫兄，度兄必不以爲不然者。

士之生世，出與處而已。古之君子，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也。弟讀《魯論·鄉黨》，見孔門弟子於其師之性情動静，與夫服食語言之細，家人父子所不得而詳察者，弟子莫不詳而察之。至其殁世之後，相與哀思而記憶，雖孝子之於慈父，或未之有及也。蓋夫子生平，教學之外，别無他務。其自鄉里朝廷、道途居室之地，無處不與弟子俱；其自燕樂康寧、憂離患難之中，亦無日不與弟子俱。其親愛之情，實有過於父之與子者。是以弟子得以盡其所以爲學，而各有以究其源流也。下逮漢、宋諸儒，莫不皆然。是以從師受學之後，天下之人，望而知爲某公弟子，其弟子亦遂終身以之，而曰某受某公之學者也，既而復以其學授之其徒。蓋非獨有若之似聖人，西河之疑夫子而已。

弟觀兄名盛以來，教事不無少疎，一歲之間，所登堂而講習者，不幾日月耳。夫此以施之高才達智如若雨者則可，天下之人不能皆若雨，則若雨而外，安能盡以若雨之教教之矣？弟昔年嘗歎授教之事賤於執鞭，勞於夏畦。今服習之久，行且忘之矣，行且樂之矣，行且一日不見吾黨，心索莫惆悵矣。然數載以來，變化之術，尚未見有如螟蛉之于蜾蠃者，則信乎教之難哉！幸兄俯察弟意，力謝世事，一登講堂耳。敝邑之人，頗有流言，不過忌兄在此，一旦從遊衆多，故假此以（斛泉按：「以」字下恐有「爲」字。）解散之策耳。然君子當此，唯有自盡其道，彼其之子，終亦無如之何也。苦次草草，不盡。

與唐隣哉壬午

省中倉卒，不盡就正之私，于今每闕如也。然道誼如兄翁，當不以落落爲病耳。近弟得罪于家叔，家叔德雖高厚，度必不能恕弟。幸兄翁言語之下，不吝爲弟解之。語云「子得罪于親，則因姑姊以請」是也。又家叔于兩舍弟，義訓不能無失，弟以數行竊效古人强諫之義，敢因兄翁而達。蓋弟于家叔戚，則視兄翁固有加等，若門下之義則均也。若弟度兄翁于家叔之門，則尤號莫逆者也。若得兄翁間中一言，過于弟等涕泣遠矣，此亦兄翁義所不辭者也。旅次草草，不一。

答唐隣哉壬午

不覯光儀，忽踰一載。客秋存知之集，讀兄翁制藝，繾綣之思，温其之度，不殊接對左右也。嗣是大故適作，無復人間世之想。冬春以來，窮坐館舍，自二三同遊遺論之餘，仰歎俯傷，不知日月，又何有於交遊文藝乎？是以未能修一問於兄翁之前也。猥辱賜書，稱譽踰量，重以珍貺，愧色不遽增耶！

來書所諭當今文社濫觴，弟亦疾心久矣。特念疎庸如弟，世之君子不以鄙而夷之，内以友朋之列，亦何足自外，而不從賢者後耶。首秋之舉，自當聞命馳赴，一寫就正之私。弟數載以前，意頗狂肆，謂海内人士約略有盡，將來歲月即得中壽，猶春秋三十而餘，讀書學道，何事不可，豈獨不讓今之

人？ 何圖禍變屢及，心志頽困，一旦及此。兄翁山海之才，此事萬宜珍重，但使□□精强，何憂不勝耶？ 草此布復，殊愧無儀。

答唐隣哉

筠若吳先生，弟未嘗見之。 聞昔年於拙文稱許踰量，亦不可不謂之知己。 日前聞其訃至，爲之流涕。 又鄰兄嚮讀其文，已深景行，聞其南中經紀先生喪事，又能全其清節。愛人以德，及于蓋棺之後，誠古人之所難，不圖見之於今也。 兄翁其亦聞之否？

與唐隣哉 丙戌

去歲與兄嘗爲午月之期，非故不赴，事變適作，流離奔走以至于今，未有寧息，故不能耳。 每思喪亂以來，交遊零落，輒爲流涕。然痛定之餘，未常不念及兄也。 比者福履之綏，當復無算。

弟五月而後，廢棄衣冠，不與人事久矣。玆以士鳳兄既没，宗姓之人因世多故，一旦爲毁室取子之計，度亦兄所熟于聽者。 所歎甑已破矣，兵連禍結已餘半載，迄未有爲之解紛者。 弟爲其諸子幼弱，懿親誼重，揮涕勸之者數矣。 但弟自分能得之于楚老先生，而未能得之于小有穎叔。 蓋德之不修，古人所云「公不見信於人」是也。 然弟反覆以思，士鳳英雄肝膽，没世未忘，顔氏家世聲名，一鄉之望。 乃者變生門內，室室有破亡之憂，人人有離播之患，而又官司迫其前，細人間於側，薪不盡火不止，蓋其勢也。 及今悔禍息爭，收合餘燼，彼此觸釋其心，勉求敦睦以爲後圖，不獨小有穎叔與諸族人得以釜全，

雖楚老傾覆至此，興復之期猶可望也。但此事非得无咎、叔子兩兄主張，則勢固有所未可，而義亦有所未順。蓋兹訟之興，舉宗之人相與爲獄，獨兩兄不與其列，則公論可自其所出，而彼此得用其調停。又誼屬本支，非餘人可以坐視之比。且宗姓之事，而使餘人得措其謀，將置同宗面目於何地？此弟所以逡巡顧望，不敢告之同志者也。然弟於兩兄交淺，言之無以取信，敢因兄以達之兩兄。蓋兄能信之於弟，兩兄能信之於兄，而小有穎叔又能信之於兩兄者也。則以兄爲仲連，而以兩兄爲季布，事安有不可爲者？使顔氏無族而有族，使顔氏舉族之人無室而有室，安定之德，兄與兩兄共之矣。

抑總前後事勢而論之，解紛則所全爲多，終訟則所敗爲大，亦不獨楚老與其族諸人爲然也，雖无咎、叔子兩兄亦有之。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又曰：「爲鑒不遠。」今者舉族而訟，至於家室既盡，而訟亦止矣。訟止而怨必有所歸，家室盡而毒必有所逞，彼夫弗良，惡知他日不以加於楚老者而加于兩兄也哉？兩兄亦思何以當此數十輩爲無恒産、無恒心之族屬乎？以弟鄙見，莫若緣此樹德於今日，一舉而收舉族之心也，而又有排難定紛之美。況其事之所起，誠非不可共之讎，不可開之憾也，特以小忿積成大隙，以至於斯耳。於今訟之既久，心形愁悴，財力損乏，當必無不可解之勢。因其可爲而爲之，則爲德之所歸，可爲而不爲，則爲怨之所聚，至明之效也。衆全則不致獨毁，衆毁則不得獨全，不待智者而知之也。釋今不爲，坐使俱敗，異時過白馬者爲言今昔盛衰興替之故，當必有執其咎者。祖宗創之於荆棘，後世敗之於蕭牆，雖在旁觀，猶爲

惻怵，何同室者而能忍此？弟于顏氏，故嘗館之，與其族人，亦各有舊，又加以士鳳存殁之交，是以數月之間，早夜以思，不爲不熟。念非兩兄莫了此事，非兄莫任此事，且無以爲兩兄之所信者，因爲盟兄陳列其狀。自謂情無偏私，其言足貫神明，非有蘇、張之習也。若兩兄慨然惠諾，或過兄而謀之，弟亦當鼓棹而來，共商所事，然後徧以告諸鄉黨朋友，將以衆力舉之。

《傳》曰：「《春秋》嘉釋怨。」又曰：「德莫大於安定其國家。」家、國一也。兄之爲士鳳以及其族人者，當無踰此。弟愚困無任，又度其事必出于和解，因是始終心跡，寧蹈良朋無戎之歎，不敢效抱薪救火之譏，亦以此也。其諸筆不能詳，猶俟面言以悉。

答王忱棐 壬午　炳按：范刻作「棐忱」。

辱諭，慰誨懃至，既愛祥於膚體，復勉祥於德義，接讀之次，悲感均集。蓋悲祥之獲罪於天，既已不可爲人，而感君子之用心，不以罪人而棄之也。寤寐懷之，曷其有忘？但以弟鄙志，有不敢不爲兄翁述者。

祥甫八齡，背棄先子，長育教誨，惟先祖父憂鬱勞苦，以是不得上壽。今祥年三十餘矣，于先祖之生，未有一日之養，而先祖之亡，又不早爲卜葬，以至陷于盜賊，祥之罪重何可言哉！祥嚮嘗讀《禮》，至「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輒爲悲痛。至於今日，不特無以爲養，竟欲養而不可得；不特無以爲葬，竟欲葬而不可得。以兄翁所見所聞，亦有遭離凶違如此者乎？是以遇變

之時，寢食俱廢，惟求一死。而親戚朋友相與勸勉，謂死而賚恨，不如生以討賊也。是以復求飲食，爲隱忍偷生之計，將以求得當於讎人，非有肌膚之愛，妻子之念也。至於苦塊之末，非所以致疾病，矧生死哉？貧人乞兒，犯風霜，息草土者衆矣，壽考康寧未嘗無也。若以盜賊已得爲解，無論此賊猶未典刑，雖復食肉寢皮，誠何益於死者？幸仁人君子無以罪人爲念。

與友人 辭社集　壬午

古人云：「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噫！山澤猶未必，況聲聞下哉！予故於今日之士，雖未敢一旦褰裳，而亦何敢重繭以追之也？

與張允公 壬午

客秋間過潯上，敝友若雨亟道兄翁人文俱出今人什百，弟敬志之。逾歲以來，未嘗不爲服膺也。然時以道阻，徒爲一方之歎。夏月以平兄弟順發之集，不圖兄翁弗夷菲薄，惠然而至。領略光儀，兼望鴻筆，漢廣崧高，承風推服，頓嫌若雨之言，猶有未盡也。今天下立言會友，日以月盛，仲任明明之稱，内史繁星之喻，莫以方此。然弟以爲今人之文，殆如唐人之詩，應制則天仗御爐，送行則孤舟斗酒，殊無別調。其所爲氣誼，特一鬨之市，酒食徵逐而已。求其人文真不媿於古之人者未能數數，是則衰莫衰於今。故弟於敝郡諸社，間一與之，而獨於存知諸兄弟數年於茲者，誠以諸兄弟之文，則誠有不及古

之人者，而已殊於隨聲而和之列，而諸兄弟之人，則欲不愧於古之人也。今得兄翁辱至，領袖之任已有所屬，七之日事當更舉，幸兄翁終不以菲薄而夷之，一以古之人相與爲古之文也。炳案：「之文」下，姚本有「度亦大君子之所樂」八字。

與岑漢明 壬午

適聞先生應顧氏之聘，爲之起舞。一席萬里，固不足喜，但以先生高風直節，鄉邦士大夫無慮數十百人，各有子弟，豈盡不欲其賢？乃無有知敬先生者，使棲棲枳棘間，何道之難行耶！是以聞有延先生者，雖道里甚遠，相見闊疎，而喜之遂不可禁也。行期迅速，無緣江干執酒言別，因胡君來，專以一言相贈。今日寇盜滿域中，大江以北，塗炭已甚，東南又事作矣。桑梓之地，岌不可保，稱安土者，二廣而已。按治其地，綏緝爲最，先生從容衙署，時出仁者之言，使爲長上者惻然，加意於窮民百姓，亦吾黨布衣行道之事也。昔人有言：「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三復斯言，南人見庇多矣。又郎君尚幼，夫人貧居，清苦可念，一二載之餘，便應賦歸。較之官其地者，不等也。餘情縷縷，不備。

與趙公簡 癸未

郡中聚首，越三日夕，自與兄翁交，未有相集之久如茲晤者也。所聞言教，莫不根本道義，浹于性情，爲歎與君子交受益如此。退返館舍，未嘗忘左右也。不審兄翁何日過敝里，使弟得時聞所未聞耳。敝門人姚子

夏，年弱而才雄，異時必海內知名之士，聞抱老先生間亦許可之。弟聞古之鄉先生，里有賢士，則進之於朝廷。于今雖希覯此風，然度抱老先生所以樂育族子弟之意，如姚生必非其所棄置者。弟生平無求于人，至於人之有才而未遇者，每喜爲之稱道，將遂忘其身之賤與其分之疎，所恃君子必有同懷。敢爲佈言，惟台鑒不一。

與屠闇伯 癸未

憶自昔年西山之上，見闇伯於稠人中，忽然心契，嗣是日深，聯以兄弟之好者，計六年於茲矣。相見之疎，每每踰歲，然幽獨之間，未嘗不有闇伯相往復也。頃者數次，又匆匆言別，不得盡中懷之一二。私謂褱露之集，得與闇伯作兩日遊，適亡友顔士鳳，祥十有三載肝膽道義之交也，一旦相失，痛何能已！蓋既痛士鳳之高志不一日得而輒死，而又痛祥之多過，遂失一責善之友。是以數日以來，悲思所結，往往不知此身之在何際，又何心於文字，而能從諸君子後哉！以是不得偕柏園來與盟翁晤語也。所不能不以一言相寄者，方今天下，聲氣之習，衰靡特甚。士之入此，約有二種：非突梯滑稽以邀浮譽，則抗視厲氣以啓分爭。不獨於古人安身立命之業，相去之萬，即所謂文章氣誼，亦重違其指。故祥嘗歎，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闇伯忠信之材，篤古之概，亦嘗疾心及此否？

祥自士鳳之亡，悲痛之餘，益用自反。吾等戴天而生，上不能進德修業，及時而行；次復不能特立獨行，廉頑立懦；下復不能博學多聞，顯身及親。齒踰三十，猶復終

年碌碌，與流俗俯仰，一旦血氣就衰，如草萎黃，如籜隕落，不大悲哉！用此將與同志兄弟約，自今盡舍馳騖，日求吾身之所未能者而從事焉，以庶幾於古人之所爲，而後不爲生無益於時，死無傳於後，自等於草木鳥獸之倏忽。闇伯以爲言之不爲迂誕否？祥之交遊，自闇伯所知而外，吳興倪寄生、同里顔士鳳、及門丁野瞻俱稱畏友，而士鳳爲最。去年失寄生，又失野瞻，今年又失士鳳。百里之間，賢人落落，未易多得，而竟易失若此。惟祥孤獨於患難之中，愆尤罪戾日益以多，悲乎傷哉，何逢天之不辰也！

餘不唐子灝如，其人甚高，學甚富，聲聞不入於胸中，祥思之者二載矣。一月以前，曾致書交之。茲復與闇伯約爲責善之舉，以無虛兄弟之稱。凡以求助於二公，俾祥罪諐雖多，庶得藉是以得寡也。則西山之見闇伯，惡知非天之所賜乎？三友雖亡，猶得恃以無恐，或在於茲矣。外《誓辭》一楮，頃者有感而作，然鄙志在焉，特此附覽。

與朱近修郭疇生 癸未

客秋，聞兄獲雋，擬走使稱賀。已而思之，富貴人所自有，賢者出處，幸不幸在天下，非一人之私所關也，遂以中止。嗣是禍變適作，一身之故已盡忘之，何有於文業朋好？是以凡在舊交，罕所覵止，非有餘故，自惟年既壯夫，以貧不德，一旦災及於親，雖知己厚德，不蒙棄絶，亦何心從於君子後哉！今年窮坐柏園家中，一二從遊，遂不可遠。語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諸子辭親聚此，所志亦欲學問。弟既庸愚，若復不與之朝夕，是率人而爲遊惰也，得罪天下

多矣。不能承命，兄翁度能原之。

與沈子相 癸未

前辱手教，適方寸紕亂，草復失恭，知兄能鑒之也。方今天下，交遊之事幾於沸鼎，吾郡尤甚。弟於孤坐之際，每爲念之，朋友所以謀情志也，今以起爭；所以敦德義也，今以樹勢。以是之交，不如其已。是以寧蒙錮疾之譏而不之悔，非獨畏出門之難也。比見仁兄篤誼虛懷，洎諸同聲人文，俱殊於昔，所云「百里之間，賢人生聚」，此則弟所聞風願附者也，況先之以召命乎？今日之集，實以亡友之變，數日以來，魂魄未知所定，不能執筆爲文，敢此違命。諸君子并祈致意。

與沈子相 甲寅

日者仁兄可謂固留，而弟辭之至決。夫以三十餘年老友，白頭相過，雖兼旬累月，連牀對榻不爲多，固留是也，堅辭非也。而必決去者，非有他故，以賤疾甚憊，一身不能自支，而目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言傷氣，多食傷脾，正月十五之禍一旦復作，爲友朋累耳。既而思之，冬春以來，與仁兄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死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

自維生於亂世，幼痛終天，雖久視息覆載，《詩》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者也。況復行年六十有餘，尚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

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于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桎梏而死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生死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于道未之有聞，正苦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寧虛友朋之愛而不顧也。

又承論及先師山陰先生古《易》之書，前以氣力不續，不能奉答。於今思之，此書竊疑未論其詳，不當爲先生傳布於世也。蓋祥於甲申仲春見先生於蕺山之宅，聞先生有《易》義之書，請而讀之。先生曰：「此往時作，不足觀也，吾欲改而未及。」自此距先生殉道，不過一載有餘，未聞有所改正，然又非程子《易傳》尚冀有進，未欲遽傳之意。則今日及先生之門者，當體先生之意，本伯繩之志，敬守其書，藏而勿失可也，何必亟亟行世，以爲先生重哉？況先生輕重，豈在書之傳不傳哉？《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羲、文、周、孔之後，程、朱之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傅會，而不軌于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之失賊。」近代世教不昌，儒風不振，學者不明乎義理，大都以釋、

老之似，亂大道之真，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因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 朱子燭籠之喻，多一條骨障一路明，竊謂今之言《易》者，無不然也。

因仁兄相愛之篤，相知之深且久，而又各各年俱向暮，弟又加之以疾病，視息覆載，正復不知尚有幾何，非可以應酬之常例論，故因前之決別歉如不已，亟亟出以就正，不覺其言之多也。 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唯仁兄進而教之，勿以其人將及溝壑而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徐文匠 癸未

憶自己卯獲交，兄雄才重誼，爲世所僅。錢塘之別，忽然五易歲矣。兄之道義文章益進而上，而弟之固陋猶昔，徒然年齒加長，足爲知己憫歎而已。 天下事故日作，帶甲之士幾滿天地，生民塗炭之至極。 去冬金華寇作，震驚數百里，遠近皇皇，未知所保。 雖天子聖明，隨見殄滅，然民俗敝矣，思亂者多，數年之間，江南恐又非寧宇也。 大賢生此，隆中之業，自當豫定，俟時而興，紓君父之憂，副蒼生之望，固乃期也。 一士、山顏應招而至，與兄發典策之鴻奧，撫江山而拾奇，並起東南，爲天下係重，當不特文章而已。 獨弟頽困鄉土，不能走百千里，親近有道。 一二知己，復爲兄取之而去，益孤弟於憂患之中，是則不能無私憾於懷者也。 兄其何以見慰乎？ 臨書翹切。 外《學規》、《誓辭》各一呈覽。

答徐文匠甲申五月

則先兄至，弟張皇吴興間，不得言晤。歸讀手教，許可過情，惶愧惶愧。若盟兄所云：「忽聞天崩地裂之慘，涕流數日，誰非臣子，豈有轉顔事人之理？惟有漁樵之樂，人品文章，無踰此矣。」弟鄉人耳，何足以言？但今干戈伊始，□□終無兩立之勢，大賢之士，方當僇力中原，克復舊物，樵山漁水，又未爲今日事耳。弟閒觀《易》象，方此神州離析，宗社播蕩，在《坤》之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竊以吾人草茅，大概在《坤》之六四，「天地閉，賢人隱」，「无咎无譽」，可以免患。或者聲名不可太高，交遊不可太廣，進取不可太鋭，亦藏器待時，儉德避難之義也。盟兄以爲何如？ 嗣望惠風，其有以廣弟耳。

與沈星浮癸未

弟與兄交，未得稱最深，然屈指通名以來，蓋八年於兹矣，未嘗一日得盡朋友之道，每爲歉如。但弟所得不愧友朋者，落落之中，不失真氣。是以一二載以前，星浮聲籍甚，弟不敢親人之所親；今一二載以來，星浮聲忽衰，弟亦不敢疎人之所疎，其於始通名之日，蓋無異也。日前，辱以辨揭，屬柏園投弟，弟竊以爲兄可無事此也。使人之所言而果實也，兄可以自反而改之，則不一二年間，毁星浮者，必轉而爲譽。若其言果妄，則固不待辨而可白，何必彼此相持，若水火之決，期一勝哉？ 且兄亦念一二年以前，譽者不爲不多且力，曾於星浮有尺寸之加否？ 而今之聞毁，遂爲此汲汲也。弟之一身，毁

譽亦時有之。竊學古人之義，聞譽則懼無其實，聞毀則樂知其過，差用自勉，亦自驗耳。因兄不惡切直，敬以相聞。八年之交，唯此一語，慙愧多矣，唯兄有以察之。

與孔文在 癸未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弟與兄交有素矣，稱深者自今年始。蓋既托於深，則不敢復有所隱，而自比於淺也。謹以一言相責，知無不可。星浮與兄及伯升兄弟之交，固昔所稱肝膽而骨肉者也，自家人父子以及鄉黨朋友，誰不知四子之交如金石者。一二載間，星浮毀言日起，而兄與伯升兄弟亦遂相與棄之。此于星浮，固未必無過，使人之多言，而於古人全交之道，則不能不爲吾兄責之者也。幸兄致之伯升兄弟，自今凡遇人之言星浮者，力爲之解，使其得以自全。即有重失，猶可更始，亦君子交絶不出惡聲之厚德也。弟生平無所益於朋友，但自維交遊，未有中道而舍者，此雖君子不以遐棄，亦弟所兢兢，惟恐蹈不終之誚故也。語曰：「責備施於賢者。」惟相鑒不一。

答吴文生

國變卒作，天地崩墜，中興事業，佐理無聞，將來之亂，恐未有已。制科之事，朝廷一遵舊章，間有言及孝弟、力田、奇材、異等者，亦未必舉行，即行亦不過開一倖門，當世賢士終不能由是以進也。吾黨所事，舍制藝亦無他務。但處今之世，自非實學實才不足有濟。今日爲諸生，則思進士做，若果登進士，執何具以往？豈能如昔日坐享太平，優遊

貴樂乎？徒有身敗名隕，爲人笑辱而已。弟意欲於海濱僻壤，挈妻子而居，爲苟全性命之計。因於此修身力學，以俟天命人事之可爲，則雖一命之膺，庶幾得如古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然，躬耕負薪，亦足以没齒而無愧。仁兄以爲如何？敬此附賀。

與王章吉 甲申冬

弟於《雜選》中得讀兄翁文，心焉儀之舊矣。春初乃得請見，道宇弘廣，不可方際。世之論者，率謂今不如古，以弟權之，今之山陰，人文之盛，當亦古未有也。東望稽山，雖不得至，時嚮往之。子淵兄其文如虎，其人如玉，弟得聯席甌溪，廣所未及。天下大棘，變出殊常，吾人出處進退，自非恒局。兄翁于此，籌之綽如矣，亦能以其餘相錫否？

答顏司李 己丑冬

造次請謁，有妨台静，然酌安平之泉，聆和吉之論，腐生所得已多。鐙初來，復錫札教，固知長者用意，欲全孤嫠以承先祖，良厚良厚。

盛族之事，潰裂極矣。始焉劫奪，繼焉訐訟，葛藤四五年，經歷十數衙門，鄉黨之論定矣，官府之案積矣。今者中台已死，小西叔穎已死，即楚翁老伯亦已死矣。目前存者，皆其子若孫矣。世業各已蕩然，室家莫不播徙，不獨行路之人爲之心惻，雖起襟川先生於九京，見其後人一旦至此，當爲痛傷者也。盛族諸人於此悔禍改絃，收合餘燼，勉求敦睦，以圖復興可也，猶然波復生波，蔓

益滋蔓，相爲怨惡，勢無終已，豈所以善其後乎？若謂果有弗平于中，乃不言之於楚翁未没之先，而紛紛於楚翁既没之後，不謂之淩虐孤寡不可，不謂之毁室取子不可。有心者傷，有口者議，固理勢之不能無者也。自非先生正容力砥，阻遏羣謀，煢煢孤嫠，復何望哉！

至若繼嗣一節，當時安得不謬，猶幸楚翁末命特爲改正，其事已無失矣。特其産業所撥于季延，則不足四房之數，而於予重三人亦不及於孝嘉。然自變故以來，破亡略盡，所存固已無多，與其奪姪之所有以歸叔，割兄之所有以予弟，家庭之間，母子焉而不和，叔姪焉而不和，兄弟焉而不和，不若弟讓於兄，叔撫其姪，猶爲德之美。《易》所謂「小貞吉，大貞凶」，正或以此，要亦前日積重之勢使然，非區處之得已也。難得者天倫，易得者財産，稍知理義者，應恥以有餘不足之故相争矣。先生致孝嘉書所云「相讓有餘，相争不足」，讓之一字，正盛族對症之藥，今日急宜下劑矣。若導之以争，勢必至於無可争，先世所存不盡付諸他人不止。不特季延之與孝嘉兄弟爲然也，亦不特盛族諸人爲然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孝友輯睦而興者，未有不以乖争嚚競而敗者。

自丙戌之歲，祥致書唐氏兄弟，言及盛族之訟宜解不宜結，中云：「祖宗創之於荆棘，子孫敗之於蕭牆，異時過白馬者爲言今昔盛衰隆替之故，應必有執其咎。」先生過加稱許，今不幸而言之中矣。前鑒不遠，後軫復乘。漢班氏有言：「修正未必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豈鬚眉男子其智反出婦人女子下哉？今日狂瀾之障，獨先生一人責耳。孝嘉兄弟甑已破矣，又方幼弱成毁，惟命於

天，豈敢自作不靖？ 其諸欲與爲難者，各有肺腸，惟先生開示，咸以敦睦爲心，以無事爲福，懲創往事，翻然好終。 豈惟孤孽仰庇藉以安全，當亦襟川先生所亟願於仁孫者也。草野不恭，統祈台宥。

與屠下枝 庚寅

別後，知新禧日益。 令甥家門事變多端，弟之迂疎，無能爲力，惟有浩歎。 每念兄翁視均一體，真古人之用心矣。 二令甥得兄朝夕啓誨，漸見老成，此亦目前欣幸之事。但苦稟質薄弱，尤當以保身爲第一義耳。 敝通家錢愷度先生，平生服古尚德，不徇流俗，自昔盛平之日，未嘗輕與人接。 弟於晤閒，偶道兄翁于章吉士身歿之後，所以恤其孤兒，歸其父母，種種盛德，爲今世希有。 愷老歎慕殊深，遂有識荊之願，而欲弟一言爲介。適以塵俗所羈，不遑追陪，肅此代躬，固知兩美之合，宜其恨晚矣。 不一。

與許祥伯

弟去秋客遊苕上，諸同盟皆得相見，獨不見仁兄，以爲惆悵。 惟從隣哉兄所彙社業中，得讀鴻筆，深静正雅，不異見仁兄也。 每思古人三日不見，輒有殊異之目。 弟與仁兄隔別久矣，弟之固鄙猶然吴下故形，不知仁兄絶塵之奔，於今又復何似？ 景企景企。

頃又從隣哉兄札中聞仁兄近況，多所感憤。 弟思其故而未之得，或者以諸生坐困，無以達其壯心，故多幽憂不平之氣與？ 此固昔賢之所時有，然弟竊有進於仁兄者，則以賢者生於天下，不患不得志，患得志而無

以自見，與不得志而無以自立。頃者，天下多故以來，其人之登巍科、位上爵者，非不極一時之富貴。然數年之間，其誅夷投屏，不得自比于尋常之百姓，甚者屈首賊巢，竄身荆棘者，何可勝數？當此之時，夫豈不悔嚮時所學之無聞，而徼倖於一第，以至於身潰名汙，爲世悲歎。然則爲諸生之日深，未嘗非吾黨之幸也。

弟遭離患難，已極人世之無有，所未及者，一死而已。然猶用自寬，偷生有待者，誠念天之生我，未宜以是自畢也。仁兄雄才高志，當以千古爲懷，萬不宜以憂傷棄此良日，非徒自愛，亦以愛天下也。敬庵先生衣冠未遠，家學源流自在。仁兄試從事於此，當必有樂天知命之懷矣。敬布區區，惟鑒不一。

與友人

古詩云：「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祥讀此，未嘗不興感涕下也。今爲之言曰：「桃李誠二本，猶然相代僵。何況同根生，而或有相忘。」嗟嗟，相忘不可，況相尤哉！前書草草，復爲此言，幸兩兄念之念之。外《誓辭》、《學規》各各附質，區區之誠，亦具於此，幸念之念之。

與薛楚玉

前月奉候，不及面聆教言，次早西發，郡中知己俱不及相見也。一館之繫，真同匏瓜，親友間至有數年不相見者。自顧齒髮如

許，猶以課誦餬口，輒爲悲歎。然尋復自慰，流光易逝，何心碌碌人世，罷筋力於應酬俯仰間哉？藉此避謝，差堪放適耳。

台履比益多祉，夙承左右知契之深，疢疢間來，每投藥石，芻蕘下忱，無當玖報，顧有懷不盡，未嘗不疢於心也。先生初本欲以醫自晦，今三尺童子俱聞薛先生名，乃反以醫顯矣。始猶祇及縉紳之交，未及官長也，今漸通於郡邑之長官矣。始則以筆舌代耕，繼特以藥囊代筆舌，亦士不得志於時之常。今一旦爲角里之人，以多金推羨矣。始亦特以生生之計託業於斯，免八口饑寒而已，今乃至於庖積粱肉矣。凡此固亦事勢所至，容有不獲已者。竊慮自是以往，其勢有加無已，夫亦何可以長乎？

方今之日，名譽不可太高，居實不可或厚，恐先生當此，宜求退步，早爲善後之圖乎？《乾》之上九，龍德也不免亢悔者，進不知退也。今古豪傑，惟是名韁利鎖不能牽制，故於得喪存亡之際，游刃綽綽也。張文節公居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邵康節先生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名言懿節，可爲百世之師也。先生胸襟高朗，非猶流俗之比，固無待于小言之漫及。但自去年岡陵之後，人士傳説莫不致誇，於有客之濟濟，頌祝之洋洋，以及旅幣之輝煌，賓筵之於粲，以爲今之貴人殆未之有。祥聞之惕然，謂薛先生何宜有此？寧顧以此爲重哉？此意懷抱至今，未之達也，故於閒暇特爲進規。又念甲子於祥，五年以長矣，終日勞勞，精力亦應節惜也。敬布區區，不盡。

答友人丁亥

客秋辱以拜經講約，不遠二百里頒及窮宇，弟以病固報命不時，每念厚誼不可不答，一載以來，殊用闕如。方今世道淪胥，人心載溺，仁兄倡道東南，將以振起而作新之，甚盛甚盛。弟雖蹇駑，能不踴躍後塵，思自列於君子之林哉？竊有懼者，鳳凰于飛，聖世之瑞，非時而見，覆以爲災。《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乾坤何等時，仁兄當亦慮之矣。矧承聲氣未流，質心未復，載好其音，不潔其羽，所在有之，藩籬一決，爲世指稱，重使斯道不尊不信，未必非吾黨之憂也。弟戢影息交，聲不達户，非敢云儉以避難，徒以苟全亂世，竊效古人披髮行歌之跡。緣仁兄教以德義，輒進狂言，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幸仁兄敬之慎之，毋蹈德衰之歎。

與友人戊子

欲走郭外晤兄，緣無晷刻之暇，往返經羔羊，又以榜人趣行，不可停橈。論言之私，惟存念想。春來兄索詩至再，弟素不善詩，近年益復無意。語云「身將隱，焉用文之」，故久無以應命。言遠兄曾至敝里，弟在禦兒不得面。一士詩頗多，曾再道兄意，有便當寄來也。

兄交遊日衆，聲名日起，豈非同人之願？但弟竊有進者。亂世聲名不可有，況從而益之乎？交遊不可多，況進而加之乎？即以詩而論，蘇子瞻云：「此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亦何與人事？」然子瞻往往以

詩得罪。今乾坤又何等哉？ 前者聞與友人論及出處，弟云：「吾人處世，非止則行。止則息交絶遊，匿聲逃影，不復與人事接。出則辭墳墓，棄妻子，更不返顧旋踵，杖策驅馳，以戮力於中原。」此非命世之才不能爲，故弟擇其前者而處之，然猶不能。故復與波上下，偷以全生。若乃似出不出，似處不處，言語不愼，幾事不審，而又無重勢以自託，藩籬以自固，斯亦古之人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仲山甫中興良佐，詩人美之，猶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有深意，兄翁以爲何如？ 相阻數里，無緣面陳，草此附瀆。義有未安，惟詳示之，不吝往復。

與潘澄伯

語云：「百歲光陰，能有幾何？」年至六十，將來光陰約略可見。兄五服之内，已無一人之親，假使終不生子，潘氏之後，尚復有人乎？ 念自厥初生民，以至今日，一旦使宗祀遂斬，寧不痛切于心？ 弟所以十載以前，即勸兄買妾，及爲令弟成婚也。不幸令弟娶而短命，兄亦不悟，謂依女以老可已。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聞壻與外孫可以爲後者也。此身不足論，其如宗祀何？ 幸兄翻然取妾，竊慰先師之祀，庶其有託。不謂家庭之間，若此不安也。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固亦常理。但老姨嫣之性，老而不衰，亦是人情之外。而兄所以處此，亦得毋有失乎？ 亦當自任一半不是，思所以善後也。弟爲兄度之，可謂岌岌其殆矣。即使幸而生子，能待其成立乎？ 不及待其成立，親戚宗族何人可以依賴乎？ 然則早生子一年，有一年之幸也。遲生子一

年，即有一年之不幸也。終於不生，更無論已。事勢至此，亦無別著。兄自度家庭之間，可以至誠感化，嫡庶得以和諧，外人不能離間，則夫夫婦婦、母母子子，天倫之慶也，上策也。若度其勢決不能相諧，則別作料理，亦不得已之計，人孰得而非議，以薄于夫婦而議兄乎？夫婦固亦人之大倫，然較之宗祀，則輕重懸絶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父母之命可以不稟，而何有於妻子哉？人之娶妻，爲傳先人之緒也，故曰：「娶妻非爲養也。」人固有不及五十六十而死者矣，夫之鰥居亦是常事，婦之寡居亦是常事。以夫妻諧老之故，而易宗祀之斬，雖至愚者不爲。此意可以仰質令先人，亦可以仰對先外父外母，亦可以内告之家人，外告之通國。

有子無子固有天命，然人事不可以不盡。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未有内外大小若此乖張，而能衍螽斯之慶者也。董子有言：「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方此日暮途遠，情勢迫切，自當急爲改絃易轍之計，勿徒坐失歲時，❶終令令先人爲若敖之鬼也。努力努力。前造尊館，不及面陳，特作此以達區區。臂指作痛，不能端書，惟鑒。

與尤氏通族書 己亥八月

敬啓：瓊山親翁没後，不侫夫婦之於介錫，數載恩勤，諸親翁所悉也。一旦昏迷娼妓，鴆殺小女，介錫尚言「小者死矣，并了老者之命」，諸親翁無不爲之髮指者。然小女

❶「歲」，原作「幾」，今據續四庫本改。

張門已嫁之女，而尤門主祀五年之婦也。今使門内弗幸，忽有庶弑嫡、夫殺妻之事，在家法宜執而付諸當道乎？抑宜默默而坐視彝倫之斁乎？正恐其人盡無父母兄弟爲之哀鳴，家督已不能無聲罪致討之舉矣。不佞以父子之親，奔走號呼，三月於兹。諸親翁處此，徒然相對，不佞引慝不遑。至於介錫，溺娼優下賤而行禽獸，誣有服之親而圖反噬，賊滅五常，弁髦三尺，未聞訟言以正其罪，何也？雖云欲庇介錫之故，或亦本支一體之痛，人有恒情，但愛介錫者，自當匡救於其惡未顯之日，不當姑息於厥罪既成之後也。諸親翁雅敦《詩》、《禮》，誼立鄉邦，綱常名教之大閑，豈於門内而盡掩？古之人大義滅親，雖執彼罪人，告諸祖宗而共磔之，別爲置後以承宗祧，豈云過乎？

今無罪者含冤入地，有罪者視息同天。獸相食，且人惡之，竊疑諸親翁之於娼妓狂且何其獨厚也？不佞衰病餘生，跡絶户外，今自五月廿四以來，蒙面屈膝於官長胥隸之前，踉蹌蹐傯於酷日淒風之下。凶人優游省會，策臣復爲之上下行賄，以濟其惡，指揮起滅，惟意所爲。不佞何罪？殺其子又欲殺其身。匹夫怨毒，寧無所歸？惟諸親翁公心鑒之。臨書感懣，不知所云。

與尤西眷 己亥二月

小女荷老伯母鈞庇，稍延喘息，感深五内，如何可言。別來半月，聲問隔絶，竟不知近日局面如何。昨承策臣賜札，但云令弟往杭之志，堅不可回，而諸尊長所以待彼婦者，未之言及。使者口傳，則云將欲仍來。則是尊伯暨盛族諸尊親疇昔一番正議，適以爲彼

婦歸省之便，成令弟決絶小女之計而已。將來淫恣，更何底乎？震駭轉側，誠不能已。肅此上問，惟詳示焉。令弟早孤失教，以致傲戾狂悖，非復人理。今日夾持之力，門内惟有諸長兄，異姓尊行獨弟一人耳。輓回匡救，竊謂宜有闕弓涕泣，披髪纓冠之義。若謂其無復悔改，束手喟歎，坐觀成敗，終不免於惡養天倫之咎。屢欲進前，復慮責善傷恩，未宜造次，惟尊伯與策臣兄酌其可否而示教焉。若筆墨難悉，尚圖面晤不一。

答尤西眷 閏三月

父母既没，門内之事，主之者長兄而已，策臣尊伯何云不能自主耶？近日傳聞訛言，策臣已納令弟離間之言，有嫌於弟，弟固不敢信。蓋令弟已爲此婦顛倒簸弄矣，吾輩安可復爲令弟顛倒簸弄邪？區區之私，惟欲匡救令弟，使得改過自新，以無負令先叔親翁昔年婚媾之意而已。若小女之安危生死，蒼蒼者自當鑒其無罪而默主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語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生平自信如此，素辱尊伯所知，敢不罄竭肝腑於台前耶？士鳴妻弟前日見顧，但云：「此婦初十前決往接矣。彼時策臣自有區處，甥女斷不失所，姊丈静聽可也。」弟是以踆巡不前耳。造次附復，諸容面叩不一。

答尤策臣 己亥三月

不佞祥與尊伯事均一體，其望令弟悔悟之心一也。若終迷不復，往杭亦覆，不往杭亦覆，不待明者而知之也。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必及數世。家風之貞淫，壽命之

修短，世業之存亡，在尤不在張也。善全之策，惟尊伯主之。據愚所見，覆水復收，目中豈復有人？淫兇滋甚，凡有面目肺腸，必無與此妓同室之理，小女祇有潔身而已，他非所知也。率此布復，有未悉者，尚冀枉教。

與尤策臣 七月十四

自小女毒死，無日不與尊伯相見，令弟介錫上誑以來，相見遂稀。傳聞尊體抱痾，真乎僞乎？天乎人乎？俱不敢知。據跡以推，非獨不佞祥今日不能不疑於尊伯，即恐尊伯亦將自疑也。

去年八月，介錫往省幫訟，合理與否，道路所知也。尊伯爲長兄而不之沮，聽其違義佐鬬，其失一矣。因而遂以三百餘金買娼爲妾，西眷尊伯發憤以争，從省下亟歸，趣尊伯遣人招不佞阻止，左右竟置罔聞，任其猖狂越禮，鼓樂到家，其失一矣。十一月，承遣尊使楊二遠來禾中見招，於時尊伯非不痛言小女不如走一生路，分居以活，然則介錫與娼婦之用心，尊伯稔知之矣。今年正月，遂以令子送娼婦爲兒。夫使介錫終無嗣息，亦當以小女爲嗣母，而忽母娼婦，此何心乎？其失一矣。三月十二日，介錫娼婦狂悖弗堪，尊伯與盛族諸公亟欲斥逐。祥苦謂介錫今日，譬如醉酒，久當自醒，恐持之過急，總從小女結局。尊伯斷斷去之，不使少緩。在家督之道固有宜，然未滿十日，即遣楊使往省，且飾言非果青樓，聽介錫迎還矣。夫使此婦宜還，則前此不宜去；前此宜去，則後不宜還，一言而決也。乃去之者尊伯，還之者亦尊伯，此誠何心？其失一矣。娼婦將還，祥與士鳴妻弟言之再三，此婦重來，淫横必甚，

決無同室以居之理。小女甘心出居別室，若介錫久而悔悟，終不失爲夫婦，即至終迷，如未亡人以没其齒，但得策臣尊伯主張，稍給衣食，以免飢寒可矣。士鳴云：「前與策臣兄弟面決，信誓旦旦，甥女必無失所，姊丈只宜寬處。」祥與士鳴固已愚而信之，至今悔不可追。然至此，父子音信斷絶，但遥聞楚撲不間三日，以及於死。尊伯曾何主張乎？其失一矣。

此後杭州戲子認作娼婦兄弟，頻往頻來，老鴇來宅，尊稱太太，久駐一月。尊伯豈無耳目者乎？何於介錫不聞匡救也？其失一矣。五月二十，小女梳洗欲歸，介錫禁制。尊伯可以一言寬宥，脱之樊籠之外乎？而竟坐視其死。既死矣，乃遣姚宗以病來報，其失一矣。相傳小女未死以前，介錫進藥，疑而不受，從傍勸誘者有人。將死之時，小女煩懣呼跌，執勸藥之衣裾，其人驚怖不已。既死之後，則爲之以粉塗面，此非户外婦女所爲也。尊伯豈不與知乎？其失一矣。不佞以小女死於非命，不得已控之本邑、本學。承尊伯朝暮見顧，温顔款語之中，時見視瞻不定。旁人固已疑之，不佞不敢疑也。介錫到官之日，尊伯至敝寓，一面羈縻，而暗布多人於邑門，護介錫以出，而閉不佞於儀門之内，相與聚擊，使非官長出堂，一哄而散，未必不繼小女而殞命矣。已而用銀三百五十兩，徧布衙門，過手人衆所共知。坐令到官者脱去，未到者不拘。小女之寃無可申雪，不佞之口無可控訴。旋令介錫越詐各上司，到縣行提，尊伯遂爾稱疾，高臥於家。外則布傳天士調停之説，以惑人視聽，陰使人賫金接應，以資其反噬之謀。其失又一矣。

范澄之，尊伯之内兄，其爲尤氏外親，與

不佞等也。小女見殺於尤，澄之當起狐兔之悲，奮鷹鸇之擊。而儀門聚黨，澄之與焉。再往江寧，時天士在江寧。澄之不辭其勞，先是烏鎮之覓居，貯沈一孃。鄉間之索逋，至於小女命絶之日，奔走經營，澄之無不身任，竟若尤門之昆弟、介錫之私親然者。試問此種赤心，爲介錫乎？爲娼婦乎？爲尊夫人乎？尊伯何不思之甚，令其稍知遠嫌，其失又一矣。

嗟嗟！言及於此，人之情僞無不盡見。由前之失，則爲養惡，由後之失，則爲黨逆。尊伯即欲百喙以解，恐雖有辨如秦、儀，亦難爲置喙也。然在不佞，總惟首惡是求，雖同謀之老鴇，亦無一字之連及，以聽彼蒼之顯報。何況尊伯當介錫笞撲小女之日，曾爲解勸，前後嘗有好言入於不佞之耳，而敢頓忘親素，遽行株蔓乎？今將解省赴審，不佞訴詞仍借證明，惟望當道庭鞫之日，尊伯以幾分存手足之情，以幾分保護令子之繼母，即沈一孃。以一分留公道證據始末情由，使小女冤鬼不至夜哭，不佞隱微釋然無憾，自當百拜稽顙，以祝尊伯之永享多福。小女生爲尤氏之婦，無罪受死，終無絶祀之理，於令子重有望焉。臨行頓顙出血，直詞哀籲，伏惟鑒此不宣。

與尤天士七月十四

小女入尤門五載，無應死之罪，通國皆知也。令弟介錫與妓殺之，非惟情所宜伸，抑亦法所罔宥。尊伯老親翁，分則家督，義則嚴師，介錫罪大，自無曲庇之理。矧行爲朝廷持斧執法之司，將使宇下無匹夫匹婦之冤，其折斯獄也，宜如之何？法一也，在官

在家，要無同異。謹以小揭及前後筆劄呈覽，惟垂鑒而裁斷焉。不具。

與尤天士 十一月十七

敬啓：小女之死，介錫與娼婦合謀行毒，此閨門以内之事。在誘藥敷面之婦女，宜與其謀，男子未必知之。故弟祥於盛族諸親丈，不敢以介錫一人之故，失親舊之好，雖在策臣，亦不敢讎而敢怨。所以不敢讎者，首惡未得也；所以敢怨者，前後心跡實有難明也。已詳昔日致策臣書中，故不贅。今日祥於盛族諸親丈，不服者有三，不及面陳，謹以書進，惟左右垂察焉。

八月以前故不論，娼婦首惡，於今見在也。誘尤氏之子，殺尤氏之婦，在尤氏以執而付諸當道爲正乎？以曲庇之，使脱於罪爲正乎？今在娼婦，則欺誑當道，住提不出，而反提及賤内。賤内自小女正月歸寧之後，母子不相見者半載，音問不通者三四月，驚聞女死，昏暈幾絶，於今病未瘳也。何罪而欲提之到官？其不服者一也。小女死之日，身屍之黑，舉盛族之人耳而目之也。西眷、士鳴銀簪之探，舉盛族之人耳而目之也。當時無不爲小女稱冤，謂介錫喪心宜死，今忽闔族結稱病故。誰無子女，此心豈能全昧乎？況普天之下，人人有族，使殺人者盡用此術以免，則是凡人皆可殺人，而朝廷之法不能立矣。且買妓荒淫，狂惑迷亂之日，舉族之人安在乎？何不及時匡救，乃坐成其惡至此極也。其不服者一也。介錫自五月以來，本學呼喚而不出，本縣拘審而不出，本府提審而亦不出，以至臬司之詞是其原告也。祥同被誣諸人，於七月十一日奉本縣起

解，既到杭州府候審，旋復營斡轉督，使縣差帶回，仍不得一鞫。小女之死，幾爲胥隸貴人著衣喫飯之具。幸遇當道嚴提，始一到官。私幸小女雪冤有日，不謂左右復邀諸親友以來，或以勢相嚇，或以情相激，使家兄惑之，痛哭流涕，以爲情實付之公論，定案出之廷平，雖使凶人徼幸得免，在此已不失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之義。乃遂欲明欺官府，强作和局。其不服者一也。

祥豈不知，今日事勢，得産者有人，得金者有人，明與把持者有人，陰爲囑託者有人。祥於衙門無情面可用，無金錢可通，飢寒内迫，勞瘁外驅，衰窮之人，力不能訟，生死之冤，呼籲路絶。若欲忘父子之親，蠲弃讎怨，與罪人和，雖至於死，必不爲也。蒼蒼者天，昭昭者通國，祥與尊伯在昏姻未訂以前，已有葭莩之末親，研席之舊好，平生心事，久當見諒。人無賢愚，可以理服，不可以勢壓。敢布腹心，惟垂鑒不一。

附：己亥年十一月初七日，尤天士與親友强邀家兄私議。云云。十一日，家兄妾孫氏心痛暴死。十六日，天士妻馮氏亦死。先是八月廿四日，天士託妻叔董季昭，邀家兄往邑私議，家兄從皂林往墮水，季昭從茅家渡往亦墮水，議因不果。家兄不悟，至此遂爲所劫云。

今按：親友之議，固難明言鴆死，然已多微詞。若女果係久病身亡，衆人豈無耳目，何以「病故」二字終不能出兹口？矧揆之事理，實不難明。張、尤道路，相距不出五里，雖有急猝，晨夜可達，何難一信相聞？況二十日，女梳洗收束，將欲歸寧。甫逾兩日，何以突死？死若無故，何必將粉塗面，挈妓先遁，不聽相驗，亟行殮

蓋？又況銀簪入口，再試皆黑，五竅血流，兩目爆出，實跡昭著，萬口一詞。至若娼妓，至今見在，而云逐出另嫁，難以深求。果若所言，試問親友此日之議，爲尤爲張，而何不明娼婦去向也？徒以介錫多金，衙門可以把持，證佐可以賄奪，銀簪可以不問，娼婦可以不提，雖以本縣、本學申報，初情可以一概抹倒，而顛置任意者也。嗚呼蒼天！娼婦之同室如新，死女之屍棺安在？尤氏之子，上既不難蒙誑當道，下亦不難欺罔親友，使幽冤之鬼，恨結重冥；衰病之夫，淚吞窮壤。蒼天蒼天，豈終夢夢而已乎！辛丑五月廿四日，女死再朞之日，履祥忍痛。彙此，併識。

附復伯兄書

昨朝接兄手示，字字血淚，雖敬可諸兄讀之，無不感動，而況弟之同氣乎？弟不肖，寧不知虧體辱親之不可，長兄之命之宜從？但以父子天性，痛不可忍，仇人之謀，方極叵測，不得不從官斷以結局耳。人非犬馬，祖宗一綫，豈不深念？弟往昔遭變非常，可死者屢矣。壬午之變宜死，甲申、乙酉、丙戌之間，何歲不宜死，癸巳、甲午之病可以死，所以尚延視息者，特以先人之祀未有所託耳。早夜慄慄，正謂與兄孤危之勢，誠如一髮引千鈞，畏天之威，不敢於所厚者薄耳。兩歲之兒，見弟歸來，牽衣遶膝，及出門，則皇皇以求，此中豈能漠然不動？在昔女兒自幼及長，亦如是也。「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一旦取諸其懷而殺之。念及平日忍罵詈，受鞭撲，欲見父母通一音問而不可得。五月廿三之夜，煩懣痛苦，勺水不得入口，終夕顛

跌以至於死。彼叔嫂二人者，方揚揚計得，急圖與娼婦歡好無窮。若此者，自其鄰近宗族，莫不涕泣髮指，爲之父母者，獨何心乎？恐至斬首以祭吾女，取其血肉而飲食之，未足解此怨恨也。而旁人輒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只坐不關切於身，未免隔膚痛癢耳。最可笑者，皆以天士盛情爲言。弟若小人也，則畏而從之，不則慕而從之，或思以爲利而從之有矣。以弟觀之，以親以友，其與西眷、公度、時升等也，雖其情極盛，不過爲其兄弟而欲全之，非爲吾家、吾身而欲全之也。

凡事成敗禍福，俱有天命，決非人謀所能爲，惟有順受其正而已。弟此事，非若立乎巖牆之下者比也。此身未必以不訟而安，以訟而危，此兒亦未必以訟而失所，以不訟而得所。今特幼而未有知耳，設使其年已長，姊之冤痛而號呼求伸，亦其分内事也。先人有言：「人家無父之子，不長進者亦多，長進於有父者亦多。」譬如弟去冬今春一旦病没，此兒亦留之天地之間，任其自生自長矣。世間遺腹之子成立者儘多，況弟雖衰暮，未必遂死於彼人之手，幸兄勿以爲念。

縣差今番又作領解不投批，若此舉動，尤氏之人尚可信乎？不過如金人以和愚宋，作一緩局，以相籠絡而已。弟在郡刑廳未歸，府堂被參，亦無可申訴，但以討賊復讎之義，有進無退，不能俯首就其指揮。若親友欲邀兄以來，且可遲遲，不獨庶嫂心痛不宜輒出，事固有不可倒置者。原告未投到，而先議處，於事不便。況一從私議，便是私和人命，便是誣告，豈立於不敗之道？今日之事，即不求伸，可

不防屈乎？介錫處心積慮，只是兩言：「小者死矣，并了老者之命。」此寄娼婦書中語也。「窮性命，要了便了他」，此親對弟與士鳴言之者也。介錫處心積慮，只是四字：翻手覆手，此在鳳鳴寺衆人前言之者也。凡事先爲不可敗，今日爾雍諸公，就兄言情極易，他日詭計一出，即恐爾雍諸公亦無可如何，我家就彼求解便難。弟夫婦就心淵饘粥一次，陸霞生爲弟居間賣田一畝，遂成切齒。西眷説幾句本心話，當官便告之，私下便行打駡。此等心術，豈不盡見乎？其餘筆不能盡。弟履祥拜稟長兄大人前。

附揭文

履祥好修半生，讀書有素，豈不知名義可畏，衾影難欺，敢以訐訟虚情誣詆邦國，自蒙没身之恥？伏祈仁人君子哀而鑒之。

揭爲弑嫡殺妻，彝倫極變，懇伸公討，以扶人紀事。切女張氏，幼字同里尤介錫。内弟董士鳴爲尤氏壻，介錫之父瓊山，託其夫妻求婚三載，不得已許之。士鳴本姓諸，名琛。問名以後，伊父母繼没。祥播遷之中，洊承饑歲，念兒女之親，館甥三載，訓誨夾持，匪朝伊夕。荆妻諸氏，止生二女，尤屬居長，恩勤撫壻，踰於所生。至順治十一年，歲在甲午。女年及笄，介錫服闋，禮遣成婚。女性温柔，又幼嫺家訓，爲婦五年，未嘗有過。丙申、丁酉，介錫時有狂悖，如淫費賣婆、盜妾某妻之類。女隱忍不言，以是不至反目。忽去年八月間，介錫往省幫訟，祥館穀郡城，不及沮止，遂以三百餘金買娼妓沈一孃爲妾，時西眷欲遣人招予沮其事，策臣逡巡而止。晝夜宣淫，荒迷無度。種種淫穢，口不忍道，耳不忍聞。

其兄策臣、名文錫。堂兄西眷，名載錫。以二黨尊行惟祥一人，招延至家，相與匡救。豈知介錫之心腹肺腸早已盡變，處心積慮，亟殺吾女而後快乎！冬春以來，淩逼之勢日甚一日，楚撻鞭笞，非復情理。棧板、布機軸頭、棹腳木梢，皆其親屬不平，取以相鬨。介錫與妓晝夜在樓，女主中饋，酒食之供，稍不遂意，詬詈隨之。一日女手書《相鼠》詩置棹上，介錫盛怒，鞭撻之端大概類此。初猶自肆其狂暴，繼而娼妓亦來侮辱矣，繼而家人換壽亦挾勢以淩主母矣。換壽爲娼妓腹心，綫索機關皆其密用。三月十二日，介錫縱妓逼女不堪，尤氏宗人均爲髮指。策臣陽遣妓歸，隨令介錫親往迎還，時有告尤氏先人文，及西眷、策臣往還書劄。并其鴇母以來，同謀設計，一家之人，内外合并。策臣之妻與娼妓結爲姊妹，又以其子送娼妓爲兒。吾女上無舅姑，下見棄於夫，父母音問隔絶，婢僕使令不行，孤立無親，旋墮奸計。五月二十日，女苦欲歸，祥遣舟載之也。梳洗收束已，將就舟，介錫禁制，又陽爲好語留之，不使得脱。甫越兩日，即以毒藥暴死。廿四日午，隨嫁義男姚宗私以策臣之命來招，祥與荆妻倉猝往視，道遇妻弟董士鳴，同至女家。見女屍以粉塗面，徧身青黑。介錫遁跡，妓亦先避，女屍之傍，惟姚宗幼女一人。士鳴因將銀簪銜屍口，色隨變黑。西眷疑之，復令室人以己簪試驗，其黑無異。次日，口鼻猶然血流，兩目相繼爆出。荆妻痛苦，就屍撫視，脣鼻發瘡，一月方愈。此皆尤氏親族共見共聞，切齒痛心者也。雖其兄策臣不能爲諱，但云此人喪心已久，一死不足盡其罪而已。

祥於本日叩縣，鳴鼓求驗。一委捕衙，再委儒學，行賄遏捺，私自斂釘，抗不

赴官。隨以腴田百畝賂進士尤天士，名師錫。一力擔當，公私把定。祥貧病相兼，嗣息幼弱，奔控塗窮，呼籲力竭。痛思吾女知詩識禮，年止二十三歲，任其買妓淫恣，坐見斥絶，貞静自安，已爲可哀，乃復一命罔貸，投毒立死。介錫賦性狂傲，雖甚寡恩，獨不念孤煢之日，在疚靡依，妻之父母嘗有劬勞撫翼之德？五年少婦，爲之奉祭祀、睦鄉黨，米鹽、絲繭、漿酒、衣裳，豈乏微勤？竟溺賤類邪謀，毒加良偶，豈猶爲有人心？狗彘足食其肉。事干倫紀，法在必誅。因此歃血瀝誠，陳其顛末，伏祈通國仁賢共持公義，毋庇滔天，豈特履祥父子生死銜結而已。謹揭。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九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

書　九

與吳裒仲 癸巳

鄉辱枉駕，又辱下問，又辱命以來歲之席。弟無似，素志不立，壯去無聞，何以堪君子之厚德哉？夏仲以來，時欲一叩廣居，以聆教益，拜返書幣。俗務牽之，忽四逾月，闕如之懷，與日俱積。乃仁兄不以爲咎，懃懃致辭，申以使命，弟履祥益滋惶懼矣。蓋仁兄所以望其子弟者，一惟道義之歸，則當求天下大賢之士以爲之師。弟非其人，固不敢任，而在仁兄，亦未宜以萬鎰之璞妄授拙工也。但今教敝道亡，人惟知以多金通爵望其後昆，未有切切於道德，以爲永世克家之本如仁兄者。無論弟之曲學，館穀半生，未嘗遇賢主人，用其心術如此之正大，即以遠近同志數十人，其父兄之招致以訓教其子弟者，亦僅得十百於一二也。仁兄之志，可謂希一世之所有矣。弟何敢多負兄意，以蹈小人不樂成人之美之譏？當敬商之敝相知二數人間，以報明德也。弟所難於出門，蓋有數端。今寓敝里，厭苦已深，而踆巡未決者，容當與兄對席面陳，非造次簡墨所能悉也。別牘敬致仲兄，諸惟垂宥。八月八日。

與吳裒仲 甲午

尊使去後，不識海濱安否？仁兄道履

清和，無疆之益，當復日進，敬羨敬羨。弟碌碌流俗，無可言者。韞斯兄娶事，初以渝安兄主張經營，聘務已有頭緒，不意復有意外之沮，固小人之疾成事，然亦命也。但與弟往時所勸買妾之説，事之難易，乃適相符，未知於義孰當。惟仁兄與仲兄裁度而示教之，并以決之乾初兄也。

雨澤久闕，旱虐日深，天時人事，蓋可見矣。避地之策，窮無所之，或恐澉城瀕海，愈難寧居，幸仁兄早圖之也。敝里近日盜勢益甚，每念古人入山躬耕，付理亂於耳目之所不及，今此事力有不能，已全無善策矣。仁兄素履澹約，即欲益以辛苦，應非所難，但未知家人内外能一如仁兄之心否？處今之日，正如濟巨川遇風波，瞬息生死，無論素富貴之習不可以素患難，即太平燕適之懷不可以一日存也。操心危，慮患深，修德保身，何往不然。韞兄行急，猝猝不及詳正，未行之時，輒復叢脞。凡事不豫而廢，弟之失往往坐此，兄能鑒之也。汝典不及啓，附此達意。

與吴裒仲 甲午

韞斯兄來，復辱手教，惓至有加。弟何人斯，而克承此，惶竦惶竦。沿澥多事，澉城決不可居，上海、吴淞可以爲鑒也。獨其地不大饒富耳，然胡可恃也。目下自應爲避地之計，鹽邑與龍山較，疑以龍山安僻過之，但仲兄在鹽邑，則依其兄弟親戚，亦羈旅所必先也。總之，吾人生於今日，正如一葉之舟，漂蕩乎洪流巨浪之中，但可守正以俟，萬全之謀誠未知所出也。誠能躬儉約，習勞苦，如忠節公所誡，服食器用有農家風，則所至可安矣。

所諭令兄子姻事，疑於義理似無所妨。弟非知禮者也，不審乾初兄與仲兄云何耳？仁兄日用功夫篤實整密，備悉之韞兄所言及所賜劄中。涵養本原，義理有得力處，令其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則於應事，庶幾不爲無本之語矣。弟固無以益之。又旬餘以來，適有兄子之喪，恐懼哀痛，日迫於中，方寸亂矣，不能執筆。蓋弟已二毛，未有嗣息，而家兄惟一子，成婚矣又復夭死。窮民有四，家兄備其三。此固愚兄弟平生積不善之效，已無足論，而先人之嗣，其將安寄？念之，惟有高天厚地之間，不知所容耳。乾兄、仲兄二書，力未能復，他日心氣稍平，別圖報命也。敢乞仁兄一言爲述，以故草次簡略，伏祈台宥。鄖令姑丈時承相念，不及啓候爲歉。

與吳裒仲 甲午

韞斯兄來，具悉道履和吉，慰慰。弟學問固陋，向無所得，仁兄推許太過，每使面頰發赤，此後幸施以稱情之言，所荷知己厚愛深矣。

弟幼失先人之教，長而沈淪於舉業，及粗知學問之事，則又不得當世之賢人君子而師事也。甲申之春，始得一見山陰先生，而禍亂大起，流離播越，蓋一周甲乙矣。及今衰晚已迫，自顧此身，一鄉曲之愚民而已。是以謀食之暇，於諸凡義理，惟日求其所未知而有不給，雖有疑者，闕以俟之知道者而請質焉。至於同異彼此之辨，則非惟不能，且不敢矣。

乾兄《大學》之辨，竊以爲疑非孔、曾親

授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若此種議論出自他人，則亦聽其自言自已，其是非直可任之天下之人矣。乾兄同學之友也，意所不然，義不可以默默而坐視其有過言之失，寧盡所愚而無當於乾兄，不宜量其無當而先止也。但目下方有抄録先師《語録》之事，急於卒業，未有暇也。容日就稿，當呈之仁兄與仲兄，而正其得失焉。然乾兄今日之疑之深，又惡知非他日之信之深？其與世之讀是書而如未讀者，相去固已遠矣。

韞斯兄未與弟交時，友倪子繇。子繇天資甚美，而家世學佛，又里中無有一人言及聖賢之學者，故篤志於禪，自謂有得。韞兄與之交，蓋深相敬服，則其漸濡於此學，固已根於心矣。弟與韞兄交後，見其行事多不悖於聖賢，而其志力之堅深，則又非人之所易及者。至其學問之際，則弟惟相勸以日讀程、朱之書，而相戒以陽明之説。則以弟中無所得之人，固未能以口舌追挽，亦以浸灌薰蒸於鄒、魯、洛、閩之間，久將自有所得，則去彼取此，將有如百川之歸壑，而無難者矣。不圖其於「居敬窮理」之功，尚未能深信如此也。度韞兄之意，或亦深懲俗學之弊，假窮儒先立教之文，❶以塗飾其耳目，而中藏之物欲種種，包錮而不可釋。則有如汲長孺所言「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者，則有如揚子雲所言「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悦，見豺而戰」者。故汲汲乎欲先從事於拔本清源之功，而不知居敬窮理，正拔本清源之功也。程子曰：「敬勝百邪。」朱子曰：「居謂存諸心，學者苟能存心於敬，則物欲渣滓自將退聽。否則胸中

❶「窮」，疑爲「竊」字之誤。

無主，百邪自生，雖欲去之，正如破屋禦寇，滅東生西。」先賢固已詳哉言之矣。

乃若「窮理」二字，自陽明欲以「良知」釋《大學》，而以窮致一草一木之理詆朱子之失。後人不察，遂相率而譁之。不知吾身之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天然之理，不待安排造作而成者。有安排造作，即爲人欲。天理人欲，出此入彼，必然之勢也。學者苟能於日用事物，莫不求合乎天理，則物欲渣滓又安從而生乎？此正所謂「敬義夾持」也。此顏子請問「克己復禮」之目，而孔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爲仁之功，而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夫此獨非居敬窮理之功乎？未有物欲渣滓之未去，而可以爲仁者也。然則夫子何不以第一義告之也？夫固有不待言說而可喻者矣。

來教所云「求其法而不得，而又以聖賢教人成規爲未足以當第一義。故於日用之間，略無持循用力之地，只成終日想像計獲，雖復假以歲月之久，亦卒無實效」之言，有以深中韞兄之病。而弟之交韞兄數年於兹，而未能一効忠告之義者也。

大抵近世學者，信洛、閩不如信姚江，究而言之，信鄒、魯亦不如信姚江。非信姚江也，信其言之出入於釋、老，而直情徑行，可以無所顧忌，高自許可，足以目無古人也。弟妄意乾兄學問，想見得力於姚江，而於洛、閩之書，蓋嘗讀焉而未之詳也。觀其議論氣象，實有似者。義理至於朱子，輒有觀止之歎，而後生初學之士，動而易慢，誠所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後聖有作，不知異同彼此又將何如也。緣兄篤信所及，不覺肆其狂瞽

至此。

與吳哀仲 甲午

尊使至，知閭門康吉，海濱無警，慰藉無任。每辱教愛，誠切有加，兼以下問懃懃，遂若弟祥粗有所曉，足以奉答雅意者。弟鄙魯人也，學無本原，世務鮮達。無論思之不精，言之不詳，即使罄竭所愚，亦豈有當於高明，有中於事實者？但以命使遠臨，不敢不妄有所對，惟仁兄鑒別而棄取之。

吾人生於亂世，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爲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之於中，未有不形之於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必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掩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本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間，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曰：「病在七情中有淤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悲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繇此而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

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

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静起居，一有所發，即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既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湔滌。正如光武克復舊物，得力惟在昆陽一舉而已。仁兄枉教，每以人事爲苦，得毋有厭事之心乎？不識厭事之心從何根而發，尋之自有本末。又每以憂爲言，不識憂之心又從何根而發，尋之亦自有本末。程子以上蔡熟於史爲玩物喪志，而寫字則又曰「此亦是學」，然則所以處夫人事與夫憂思，亦未嘗非學也。行所無事，夫何厭？當憂而憂，不必憂而不憂，亦何不泰然自適哉？如韞斯兄之於娶事然也。當此而不汲汲，非人之情也，然亦有不得不俟命者，則又宜徐以求之，非可急遽而苟且也。其詳具韞兄札中。出門之期尚未可定，亦具韞兄札中。

敝邑稼不甚損，但力不任耕者，則全荒棄耳。此非歲凶，蓋民貧耳。「澹約辛苦」四字，弟素貧賤人也，亦惟一身行之，無所怨尤。弟之婦與女，直以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未必其志之所欲也，況仁兄一家之中素富貴者乎？來教「躬行之久」一語，已盡要領矣。然目前是何等時勢，處夷狄患難之時，而思與太平無事之日一體享用，豈非願外？幾何而不自失也。慎惟努力自勉。別幅草略，并鑒目力昏花之故，勿罪。

與吴裒仲 甲午

辱手教，示以近功，益見知行並懋之實，而弟之衰廢，惕然於弗堪方駕之懼也。承示《康齋先生集》，當夕與韞斯兄挑燈啓讀，已略見其知命樂天、困而不失所亨之概，正吾

人今日最切之師資。至其「把捉身心」一語，尤日用所宜須臾不忘者也。仁兄之愛我至矣，教我深矣。來教所云：「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數言已盡其指。先儒所謂「立誠」，所謂「居敬」，如此而已。所願持之以恒，使身心之間，馴而習之，至於極精極密，則造次顛沛無非是矣。

《初學備忘》徒以兄子下愚之資，而幼復不知所以爲學，里中子弟來就學者，大率無有向上之志，而父兄師友多不以義理啓發其耳目心思，故弗獲已，以日常聒聒之庸語，筆之於册，以爲瀆蒙之具。初何足以當高明之一盼，而仁兄謬加許可，至過其實也，徒增惶悚而已。甸華兄學問之純正，已見於《大學辨》一書。近於鸛山、園花二次相見，雖怱猝別去，不及從容聞教，然一種如玉之度，已足徵其所養之厚矣。至於文詞訓詁之習，未能脱去，似未足爲深病。但不可以是溺其心耳，若不爲所溺，則文者載道之器，未嘗非游藝一種功夫也。鳳師志業日進，皆内而仲彝兄，外而乾初兄與仲兄及仁兄導掖夾持之力。豹臣既婚以後，親近於德義之門，所以薰陶觀感以移易其意嚮者，當有日新月異之機，此實弟所私願而樂觀者也。弟未能自拔於流俗，亦何能爲益於鳳師兄弟哉？然以開兄生前眷眷之誠，苟有聞知，便間自不敢默默耳。

又有未盡之懷，可爲仁兄略述者。方今横流疾浪之中，求得一二有志力之友已不可得，得之又或阻於道里，困於所遇，彼此俱有離索孤頹之歎。嘗思數十百里之内，交遊親戚，凡爲父兄之欲訓淑其子弟者，率以同志散處其間，應自有移風易俗之漸，而吾輩漸

摩切磋於中，亦何憂己之學問不增，而道德不成也。此無論甸華諸兄已爲成德君子，即如來、成夫諸兄，雖其所得之深淺未可知，要其志氣豪邁，卓乎非流俗所能淪溺者矣。度攸好之誠，仁兄必有切切於弟者。故緣韞兄之事，不覺贅論及之。

與吴哀仲 乙未

歲事未完，尋就館舍，因是兩月以來，仁兄書問遂久缺也。比來太夫人安否？仲兄書下，知回禄爲警，弗及奔問，歉甚歉甚。不審闔宅震駭如何？內外各各無恙否？念之。仲兄喪事得仁兄相之，諸中禮節，亦以徵仁兄學問之得力者深也。而兄之戚容過乎所服，足使弟等從旁見之，猶將憯惻於中，又以見至懷之感人深也。至於讓産一事，去年兄言及此，雖弟猶爲難之，則以兄之産薄，而又成已定之局，仍之似爲無害。而兄決意辭之，毫不顧惜，因復自慚，嚮者猶不免以庸夫之見相度，而未有以測兄之淺深也。凡此在古之人，只如飢食渴飲之常，而自今日亂流，一旦爲耳目見聞之所及，真不啻祥麟威鳳之偶出於人世，而凡有志於德義，所皆當百拜爲賀者也。然在仁兄，特所爲事事不輕放過之一事，坦然履之，而初無所難者也。惟益推此心於事事，使顯微大小無所往而不沛然焉，則雖聖賢復生，要不過此。幸仁兄勉之敬之。

正月歸途，頗與乾兄論辯《大學》。乾兄之意尚堅，弟固學非自得，語言澁鈍，無足以啓乾兄之聽。而百餘年來，言《大學》者，重「誠意」而輕「格物」，其弊實有以使之。乾兄固有深中其習而不自知者，仁兄儻能救而正

之乎？匍華兄書雖久承台教，尚未及致，比聞其尊君先生頗欲强匍兄出就館席，不審去冬所辭令親之席，仍得往迎以安匍兄否？此弟於初匍聞之苕中沈爾慥兄者，知非浮傳。蓋匍兄初志，祇欲賣卜以娛親志，而不圖非親志之所許，則遂至於進退維谷。弟思館穀爲養，固已不如耕田、賣藥與夫卜筮、釣魚之得遂其無求之志，然與其舍此而天倫之際乃多弗安，則似爲此猶爲不義之輕者，故爲仁兄述之。若令親之席尚虛，而奉仁兄一書以往，且以鄙見緩商之於匍兄，當必得其一過。而吾人所以承其切磋之益，又私心之所竊願而不暫忘者也。奉面不遥，諸不悉。三月丙申。

答吴裒仲乙未

弟素無所得於學問，病餘衰廢，益不可言。辱仁兄屢歲以來虛誠之懷，一似以爲稍有所聞者，蒙以過情之譽，而不以爲非所宜加。仁兄相下於弟可謂至矣，弟之負兄可謂深矣。書幣遠臨，實增惶懼。蓋求益之私雖切於寤寐，而難勝之任又恐彌重内疚也。近日復以居室皇皇靡定，誠有進退維谷之勢，未敢拜受報書。一月之内，決可定局，苟可以出，萬無自外於左右也。

仲兄之疾何以困頓及此，幸維稍解哀結，勉事藥餌，平日醫理深自講求，今亦應有得力之處。每恨百里之隔，出門爲艱，弗及一造候也。前者辱問掌義田事，失於奉復，此亦足徵隨拈隨忘，百務荒遺之一端矣。此事惟兄審度，若自仁兄而外，有可勝此，則以委之可也。否則奉令叔先生之命，而司其出内，於事理亦有何碍嫌，所不必避也。儒者之事，尚以天下一家、萬物一身爲己任，況本

支乎？《西銘》繼述之義可推也。甸華兄尚未過敝里，貧士徙家，百倍之難。弟亂後困苦，大率坐此，不圖目下又作商量也。率此布復，不具。

與吴哀仲 乙未

四月初，辱龍山諸兄援止翠薄一旬，山水之樂，可謂渥矣。至於朋友切磋之益，反諸中心，負疚多矣。涇陽先生有云：「今人講學，士大夫只『明哲保身』一句，布衣之士只『傳食諸侯』一句。」臨行舉此言别，所以明其相負於諸兄者深也。甸華、韞斯同舟而返，虹橋一夕，語多映心，兹遊之勝，無過於此。次晨風雨，别況凄然，追尋翠薄情懷，則又渺然如隔人間世也。别後賤體差適，又家兄去年所買妾，已有娠五越月矣。先人之祀，一綫可望。館舍去家三數里，塵雜稍遠，課習之暇，因得展閱先師《語録》，及元城、康齋、涇陽三先生集，摘其精要，將抄録成帙，以資淬勵，此則百日以來所可爲知己陳述者也。其餘碌碌，都無可言。

五月初，虜騎經過，❶騷劫殊苦。敝里幸不大掠，然室無居人者十數日而復。韞斯兄父子相守，騎猝至乃避，追之一二里，涉河乃免。此亦足徵所過焚如之一端矣。四兄志學甚篤，汝典舉子早年，聞之喜躍。仁兄耳疾，多緣氣逆所致，哭泣哀傷，往往有此。餘人情不稱服，仁兄服不及情，今宜節之以禮，漸令和平，則此疾宜勿藥耳。仲兄所病如此，暫變肉食，於孝慈之道固所宜。然今人精力萬萬不及古人，行事即應量其勝否，可

❶「虜」，原作墨丁，據續四庫本補。

勉而至則勉之，不能勉而酌損之，疑亦中正之道。且喪之所重，在志哀而居約也，於所居之約，見其志之哀，固然也，至不得已而權其重輕，則古之人猶必爲之，故曰：「爲可傳也。」仲兄即欲自克於禮，誠恐念及先忠節「兩家重擔在身」之語，將凜凜乎不敢節文之惟謹矣。

去年，弟有兄子之喪，飲食起居弗敢變。一者他日未嘗學問，居先人之喪，失禮多端，不忍所輕踰於所重；一者疾病初起，先人之後茫無所續，何敢以身爲試乎？故竊自附於觀過知仁之例，而以爲無不可者也。汝典天資醇美，汝納英分過人，重以家學之嚴正，其所成就自不同於凡等。即如仁兄所憂，在汝納少年，疑未足深怪，此亦古人所謂英氣害事之一節。然若無此英氣，則又不免志卑氣弱，不克振拔之患。先儒義理之書，意味深長，而言辭平淡，正如大羹玄酒，雖有天下之至味莫以加也。然而始學之士未有所得，則不免以爲平平，正有如子貢所言「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

弟自惟幼無父師之教，沉淪流浪，不知所依。一見程、朱之書，深信而服膺之，譬如饜糟糠者，遇膏粱而大悅。令姪幼承家學之懿，仁兄所課習者，無非義理之至醇，譬如饜膏粱者，輒以膏粱爲無味，而致慕於山殽野蔌，亦恒情也。今不必汲汲與爭，但使其肆力於經史，自西漢文、《通鑑綱目》而外，如《名臣奏議》、《文獻通考》等書，惟其意之所嚮而從事焉。他日學有進益，必將翻然而服諸儒之不可幾及也，而惟日孳孳不能自已矣。乃若蘇氏之學，則原本於《國策》，其爲學者之禍甚於柳氏。柳氏詞章而已耳，蘇氏則詖淫邪遁，無所不至矣。神廟時，世教方

壞，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竟，即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爲舉業，以取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尚喜讀蘇文，《國策》則向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至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爲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

來歲之招，辱仁兄三載以來眷眷之誠，中夜念之，徬徨不已，即使勢有甚難，亦當勉爲一出，以酬明德。但令姪學問日就於成，而弟之衰惰日甚一日，正恐聚首終年，以自爲求益則有餘，以朋友相長則不足也。於仁兄之前，豈有隱情乎？至如「身任斯道，教育人才」之語，弟非其人，仁兄得無言之失乎？慚愧慚愧。草草不恭，希宥。

與吴裒仲丙申

月初失於買舟東上，淹忽及今。賤體適以受暑，困頓殊於往年，而敝里盜勢方劇，旦夕不保，竟不能承命以前，歉如何也。

前事既有了局，竊意便可釋然，不妨撫之以恩。處今之世，康齋「君子常喫虧」之言可三復也。吾人日用工夫，最要是懲忿窒欲，惟非理之加，故名横逆，若稱情而施，是爲忠恕之道，不可多望於今之世矣。季兄未及答札，先屬致言。大約以前晤半日，未能盡有以得兄之詳，以意而測，則《泰》之九二爻辭，或者可以稍申芹曝之愛。月初相見，以此商之於弟，弟不能決其當否，敬以附聞，惟仁兄自審之也。

《南軒集》尚未録竟，弟來時帶上也，道

遠不敢再煩命使矣。仲兄遺札，并於異日帶上也。讀乾初兄所示一札，述伯繩兄病況，念之愴然，不能已於涕之欲下也。先師集，仲兄有志成之，而竟不及。今年秋冬，擬約朗兄努力一爲山陰之行，以卒此事。在澉城之日，亦欲與兄彙成仲兄之集，蓋向後死生聚散，總不可必，完一事是一事耳。乾兄已見益錮，奈何？此事亦宜與之一番究竟。當此，惟自恨學力不足，誠意不充而已。不盡所云。

與吴裒仲 丙申

別後，幾次欲發澉湖之棹，如有尼其行者。初緣賤體冒暑，憚於遠途，已而盜勢日熾，百里以内往往沮隔，不敢出門。前月十八之夜，澉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雖家無長物，所失僅十餘金，然寒暑敝衣已略盡矣。幸弟在家，亟攜妻子遁匿，得以身免，而書籍猶幸無恙。劫後人情益復危疑，紛紛遷徙以去。弟以貧窘不能移步，家人旦夕惶懼，不得已與之相守，以覯事勢。此弟久滯鑪頭，不得就教之本末也。

細讀來教，始若有觖望之情，繼若有重嫌於弟意者。夫以仁兄數年以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之赴命，而自春及秋，聚首之日不過五旬，其見責望固宜，此亦弟所内疚於心而不能以自寧者。然春初令先仲兄之喪，及敝里目下之盜，俱有非人意計之所及者。若其外別有肺腸，無論弟生平耿耿，惟以不能自食其力爲懼，而餬其口於館穀，爲天地間一蠹是恥，未嘗有一念見不足於人世。即仁兄辱交已閱數年，豈猶未承見信，而爲此失禮之嫌乎？至於來歲之期，則益有深懼而

不敢遽承者。在弟終焉旅食，東西南北一而已矣，舍道義之知己，又何之焉？但今歲如此，方切悔心之萌，豈可復重一載之罪乎？人事世變，動出不意，此事未可預決。若鄉土稍可寧息，弟能東來，終此秋冬之聚，尚宜問之於筮，以定其進退。若敝里益復不安，海濱未免多事，則目下聚樂尚不可期，而何暇計其改歲乎？所諭《困勉齋記》粗已脱稿，旬兄至，出以請教，略爲删削，人還急猝，不及録呈。餘不一一。

與吴裒仲丙申

自中夏別後，無月不思鼓棹而東，初以盗警，繼以擒盗之兵爲害復甚於盗，道路幾爲不通。目下盗巢移遠一二十里，而騎兵又將經皂林矣。方與韞斯兄期，月初同過，而勢又不能果，惟有竚望之切耳。讀來書，懃懃之誠無有窮盡，益深悚仄。至令姪中之以兼金之惠，是何可當乎？春夏之受，猶爲可以無取，今更無論矣，謹璧上。弟收穫麄畢，農事尚未竣，連日獨處鄉間，書籍楮墨無有攜者，兼尊使即欲隨舟以還，猝猝不及詳復。稍俟拏船勢寬，即當暫至海上，面悉種種，不盡萬一。

與吴裒仲丁酉

入春八日，於韞兄家接讀手教，兼拜藥物之惠，嗣乏的便，弗獲奉復。寒食前，乾兄見顧，略悉近祉，但以道遠，教益久疎，鄙陋日長爲恨耳。適於郡中，敬可兄有訪道之便，謹附一言，諸不能悉。恭藻殁後，無三尺之孤以治其喪，窀穸之事，多賴禾中同志爲

之襄事，不審仁兄亦能爲之助否？恭藻遺稿，元龍已收得幾種矣。仲兄集已就緒否？令姪已徙至漵城否？任重道遠，統惟仁兄與季兄勉之。猝猝不一。

與吴裒仲丁酉

苕中季秋之會，弟不果赴，聞彼間亦因采臣兄有喪内之戚，罷此一聚。來年有期，當預聞耳。城市難處，入林惟恐不深，誠如來教所云。弟於郡中同志之家，每舉足踆巡者率以此。但今日窮鄉僻井，人情亦復不遠，正有「蹙蹙靡騁，我安適歸」之歎耳。每念古人匹夫能化鄉人，使禮讓成俗，惟内省慚疚而已。仁兄卜居既定，遠近仁賢漸來聚處，異時山海之間，稱爲美俗，端有可望。人行猝急，草次佈復，不盡不盡。

與吴裒仲戊戌

別兄之次日，晤施約老，即以仁兄所商種種質之，大約與鄙意相同。竊意造次奉答，幸不至於悖謬。惟用漆一項，約老云：「郡中人家多用純漆，而不加磁瓦之灰。」蓋純漆則堅潤，而棺不至太厚費擴，太重難舉，漆復可以多用。若槨中少窄，則如白兄略損槨磚之説爲安。但工人必擇其良者，不妨多費日力，漸琢磨之，亦不憂其震動也。惟兄以仁孝無窮之心，斟酌行之而已。目下第一義，當以節哀保身爲亟。君子有終身之喪，臨深履薄是也。初喪之日，凡人之子，奈何不痛，不得已而以禮自節，亦所謂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耳矣。兄云平日反以多病貽太夫人憂，以爲至痛極恨，願奉此心以往，

兢兢焉終其身，則養志之大，不越是得之矣。

令姪汝典日内氣力如何？不及一見爲歉，冀仁兄亦以此意致之。承以令兩遺姪讀書見問，而惓惓於先生之難其人。仁兄雖不明言，然曲折之意，似未嘗不在於弟。豈不以弟與仲兄爲道義之深，而方餬口於外，在彼在此，初亦何擇？但弟所以不敢自前者，以昔年之事爲鑒，外則有負於兄，内則叢累於己，進退狼狽，若有物以撓亂其間者。豈非事無大小，端有莫爲莫致，而匪人之所能去取乎？所商姚兄，他已無疑，獨以道路有百里之隔，二親在堂爲可念耳。返舍面決，嗣報命也。又嘉興朱洽六兄，人品甚正。其家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視崇德爲較近。特此兄常年家中受徒，從遊頗衆，未知能出否。若姚兄不果，當往問之耳。

與吴裒仲 戊戌

十月間，再辱手書，因無便郵，未得報命。嗣聞敝里沈姓之賈於龍山者，再至舍下取回音而不一值，益重不寧。尊體想已加健，天佑仁孝，知有勿藥之喜。每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真與「蓼蓼者莪」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冰，終其身若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吾人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始相勉之耳。

承教郡中久處，時地非宜，非仁兄愛我之深，豈能及此。明年以小壻失教，決裂異常，已決辭角里之席矣。總之，不能躬耕自養，俯仰時俗以餬其口，即已難言擇地而蹈，

中夜自惟虧體辱親。坐此一事，多至不可勝贖矣，何言其他哉！去年所示《中丞公遺稿》一帙，謹從石兄取歸。誠恐郵寄不無萬一之虞，未敢附上。伯繩兄處無便寄書，敬當藏之中心，輾轉蒐録。若他日以此屬之甸兄，愈覺近便也。

韞斯九月就婚於舅氏，十月初旬已歸。相聞琴瑟頗宜，其舅氏雅有高致，舅壻各有相見恨晚之意。困窮而通，知交莫不爲之喜。來教所云「宜室家以順父母」，前因便劄已略致之，當能奉慰懃懃錫類之盛心也。行素歿後，生計殊索。韞斯曾與弟言，五年之內，約同志歲致米十石，以爲其老母稚子之養。韞斯任其三之一，而虛其二，以俟兄與乾兄分任之。弟嘗爲之敘其事，未知經入尊覽否？其韞兄所任三石幾斗，略已具有成緒，異日當嗣達也。

又弟所策鄔氏生業，謹録呈教，即煩轉致行素子姪，有未諳者，祈爲講解，總不外謹身勤力二字。所恨道遠，農圃賤學，不能告語之耳。徐氏子弟欲求仲兄所梓兩先生《家訓》及劉先生《日新説》、王文成《客座祝》，及宋諸儒箴銘數帙，有刷本幸惟惠教之。邱維老會金甚廉，弟在舍之日，忠可兄已應之矣。敬可兄金竟不知何以尚未來取，想已不需否？并煩便中一問。或他有所商乎？弟來年不爲處館計，春秋農事之暇，倘得爲旬月之聚，稍助仁兄較訂遺集之役，未可知也。即日弟某又頓首上。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一

書十

答張佩葱一 丙午六月

寒食之次，准擬奉叩尊先公靈几，兼慰孝思，人事所尼，不克如願，歉何如已。令弟奉手書下顧，發函莊讀，誠篤之情，形於楮墨。又在喪言喪，餘無所及，語稱切問，雅賦永言，蓋兼之矣。祥自維孤陋，何足以承下訪，復被過情非分之譽，實滋慙恧，無地可容。顧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正學之不昌，未有甚於兹日者也。來教所稱大賢之士，守先待後，應運而作，應有其人，而祥非其倫也。

某自幼孤蹇，迨長，學不出於鄉閭，加以家無傳書，耳目蔽塞，貧窮，二十以外輒課誦力食，詩書師友之道，殆將已矣。天牖其衷，偶於《近思録》、《小學》而深嗜焉，因漸及於濂、雒、關、閩諸賢之書，由是自幼所習經書始克通曉一二，學問之道粗知向方。然自大亂以來，播遷竄越，歲無寧處，舊業荒於寇戎，精志摧於愁困，顛沛横生，疢疚繼作，倏忽歲之再周，而齒髮遂衰矣。奄息至今，徒以秉彝之良，未甘自棄，故於往哲發明指趣，猶篤信而勉求之，然於斯道，仍若涉巨川之茫無津涯，若履春冰之危靡措趾，夙夜輾轉，懼無一得以慰平生也。語云：「末俗易高。」不幸生兹廢學之日，人才鄙猥，或者謬加推引，執事不察，遂至輕許。人之分量，豈不自

知？若某者，其實不足以當隆平之世鄉井謹愿之士也。執事高明之資，既絶于人，而又虚懷篤志，彊學力行，其視道岸何疑于先登。但其事實有非可一蹴至者，古人所謂「心意勉勉循循，鞭辟近裏著己」，又謂「參也，竟以魯得之」。或宜加之意否乎？

喪葬之禮，某竊自痛，于先人生無一日之養，大故之日，未嘗知學，種種行事，違禮傷教，並不能下同於流俗。若乃祭祀之宫室、器服，固緣貧不能具。又年年餬口於外，雖庶人之薦，每不獲及時修舉，尚何論其餘禮節哉？凡此皆所爲，每一念及，悔恨痛悼，而不可宴如於覆載之間者也。執事將質所疑，宜就知禮君子而論定之，未宜及於迷謬無知之人也。所不敢虚負明問者，敬與敝友何商隱、屠子高斟酌其可。蓋商兄之於葬事講之素詳，而行之復盡其誠，所周旋於親友間者已多。其于祭祀，則兩家所行盡志盡文，追遠之誠，某實不如萬一。謹用其意以復，如原帙所貼及别楮所録，惟擇取焉。不盡區區。

別楮

葬用灰隔，《家禮》備言之。《居業録》亦云：「江南多蟻，不可不用灰隔。」細思久遠之慮，無如此法之善。然近日行之者少，訪問親友，多不信從。若土工未嘗精習（范刻作「專精」）。其事，而督工者又不深曉，恐或不如法，有致後悔。乞詳示其法，先後經營若何，瀝青、石灰、物料幾許，自始工迄成壟幾何時，庶臨期不致疑謬。○詳《家禮注》。先作灰隔，而後柩至，加内外蓋，（不知外蓋是何物。）則下柩殊難。○先生所述是。先安柩，塗瀝青，而後作灰牆，又恐

震動柩中。○或問朱子曰：「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柩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問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商隱葬法詳別楮。語溪吴擊千葬其尊人，用石槨，槨内溶瀝青灌滿，槨外用三和土厚築。澉浦吴汝典葬其叔哀仲，外砌磚牆，不用瀝青，牆内棺外薄築三和土以實之，上一石蓋，蓋上牆外厚築三和土。錢塘邵君衡葬其祖考妣、考妣五喪，不用磚石，亦不用瀝青，開穴之後，用灰和土布底，後下棺，棺之四周俱築三和土爲牆，棺上略築使平，加薄板一層，乃厚築作頂。總之，人子於親，心俱無窮，力各有限，難以一律論。如吴最豐，商隱法亦難倣，如邵最儉，五喪計用灰四千觔，三和土已厚八寸。此在貧者可勉，有力者從而加厚，則於心亦可自安。否則澉吴之法，既不駭於流俗，而槨中不虛即無害。

《朱子語録》：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次。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但今人所行，皆男左女右，不知果當何從。」

今時尚左，從今疑亦無妨。

《家禮儀節》：安柩之後，整柩衣，鋪銘旌。但遠年之喪，柩衣、銘旌俱已毀爛，葬時柩衣或可省，銘旌當復設否？

柩衣、銘旌似不必更作。

刻誌石每位當一片，不識考妣合用二片可否？

誌石考妣合用，似宜。

玲家因遷居，三代神主作一總牌，後有續入祠堂之主，皆不合式，今當於葬時

另作否？若另作主，舊主可埋於墓否？

○題主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庠生、處士。府君神主，妣曰顯妣□□某氏神主。無封，中二字當何稱？

妻爵從夫，無封爵者，俗通稱孺人，因《禮》有「士曰孺人」故也。近有議應稱碩人者，更考之。

祠后土於墓左，不知以何物依神？今見有用片石刻云「后土之神」，合禮否？楊升庵先生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於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爲土地之神，不知其説如何？

稱土地無疑，但立石主以依神，終覺未妥。嘗以爲疑，而未得其當，更考之。

今人墓祭，以后土是外神，多先祭之。《家禮》先祭祖而後及后土，何也？

先祭祖而後及土地，范刻作「后土」。恐是由親及尊之義。

《禮記》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今《家禮》、《會典》皆從周。但古人葬必于三月，既葬而虞，三日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玪圖葬已踰三月之期，葬後當祔祭否？又《禮》云：「以其班祔。」則祔先人之主，止當奉先曾祖之主以祭，而其餘不及否？若繼祖之宗，而葬其考，無昭穆之可祔，其祭也如之何？

此禮之變。曾祖以上既無主可祔，則奉曾祖爲主，而合祭於寢可也。

玪將舉八喪，先祖考妣、先伯父伯母、先妣之主，久入祠堂，葬後想當自墓奉新主入祠堂，行虞祭。若行祔祭，則當合四代之主而祭之否？○虞、祔皆凶禮，雖凶

服不可入祠堂，然此時想必無變服之理。

此可無疑。

庶母之喪，弟尚幼未妻，其虞、祔等祭，當使弟主之乎，抑爲之拜獻乎？

弟主之。

或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未曉其說，乞示題式。

朋友中，去年有徹庶母几筵，而立主祔祠者，當訪之相聞。

古禮喪期年、再期，皆有受服。今俗無受服，但當衣麻以終喪否？

只如此，恐大祥之後，服亦宜稍變。

昔胡伯量問朱子，曰：「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妻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今玲家事頗類此。先兄嗣先伯父，舍姪爲繼曾祖之宗，祠堂當祀尊祖以下。玲爲繼禰之宗，當自奉考妣二主無疑矣。至于玲之曾祖，舍姪已不得祭，禮應助祭於宗子之家。而宗子於玲爲姪，止祀三代，曾祖之主竟不當祧而祧。其餘從兄，亦有祀曾祖者，而皆非宗子，是又不當祭而祭。夫立主不可，助祭又無所，於情於理俱有未安。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與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而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傲之

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兄弟異居，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推程子之意，則宗子當祭不祭，支子可以義起。欲使舍姪加祀一世，上及高祖，玪之曾祖。亦無礙否？若先高祖既不可使舍姪僭祭五世，而玪爲繼禰之宗，又不可越五世而立主，奈何？依朱子答書，似當祧，依朱子後說，擬用祭紙牌少申其情，可否？但不知當歲一舉行乎，抑仍以時祭乎？因思先王宗法，舉族行之，固自無弊。今舉族不行，而一家欲行之，故窒而難通。思欲酌乎情理，得變通之道，而不失立宗之意，若何而可，幸明教之。

《家禮》祭四世，蓋高祖服未盡故也。今皆遵行。若宗法立而上不能及高祖，則不得已而以義斷。紙牌別祭，在異居則可，恐同室亦不便也。

《小學》程子有云：「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朱子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不識季秋之祭，先生家行之否？

家間諸不能如禮，季秋之祭，商隱、子高兩家亦不行。

禮不制師服，以其恩義有重輕也。《禮記》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陳說云：「以後章『二三子絰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絰也。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以上皆《集說》。《記》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徐註曰：「此章當削。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絰可

知矣。」且辨疏之「弔服不得稱服」爲非。此者，竊不敢以爲然。猝附不盡。

敢問二説孰是？

恐是徐説爲長。《集説》多有不如徐註者。

答張佩蔥三 八月到

金行雖届，暑氣猶深，執事往復修途，不太勞苦乎？一得之愚，極知鄙謬，感於知己樂善虚懷，不能不以夙昔所聞于師友者，罄竭于前。執事即或見采，特望存之幽獨，未宜屑屑爲人道也。至於鄙人姓名，尤望絶口勿汙齒牙，始爲相愛之篤耳。某自疾疢以來，幾死屢矣，徒以先人之後，一綫孤危，未敢即填溝壑。虚名之恥，實切于懷，兼之旅食於外，筋力日力均已弗堪應酬，萬惟垂鑒。商隱、子高俱屬道意。高老尤以病體失於請教爲歉。前諭舊作，并妄見一二附正。曙兄不別啓。

學者未道必爲聖人，且求不愧爲士

寄張佩蔥二 七月

前月之中，曾以一緘留舍下，使童男馳上，不審已達記室否？一身遠繫，同心之友相見既艱，計惟筆劄之便，可以寫懷，然復苦浮沈，不得不益稀耳。治葬一事，成畫已如何？前劄闕略未安，幸執事勿嫌往復也。今人營兆，俱爲子孫百世之計，未嘗爲父母百世之計。若爲父母計者，避五患而已，宜以深山廣野爲第一義。不識山中先塋左右有可商度否耶？吾人讀書，總是求明天理，不當拘畏地理。近見友輩多深信而究心於

君子。

學者第一要辨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

《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簡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即仁義輕一分，出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慄慄，審所用心乎？即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衹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即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簡點日用之間，喜怒哀樂不中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今世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能副其實否？隨所舉目，輒已不能，且未問成周三德、六行也。

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即命也。不知義命，枉爲小人。

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即不可身自爲之，修諸己，推諸人。

別楮

龍潭老人其生平學問不能盡知，即于《易》道所得淺深，未知如何，要特狷介自守之士，非康齋之倫也。微生畝不足孔子，見于《論語》，想見當日孟子所爲，必不滿於於陵仲子之流。君子之所爲，非獨衆人不識，雖同時自好之士，亦不能識也。鄭所南、謝皋羽自是一種人品，金仁山、許白雲又是一種人物。非特此也，許平仲豈非豪傑之士乎？天地間人趨向各有所歸，成就各有大小，至于所遇又各有幸不幸，難以一概論。古猶今也，吾人讀書論世，凡是己所不及，揆之聖賢之道而無悖者，皆師友也。固不可以一得之詣自畫，亦不可以一人之嗜好自封。所以從善之心要虛，取善之途要廣。疇昔晤言，間及龍潭、所南，而未及盡，別後殊以爲歉。謹此附正。

又別楮

前劄所懇鄙人姓名以及語言文字勿汙齒牙，并不足以示人，實懼執事樂爲獎借，不無溢美之辭，知交中容有過聽，不之深察，而輕相許可者，竊恐爲鄙人之累不淺。《中庸》卒章諄諄於闇然、的然之際，此繫學者立心基本，某雖無似，豈於老耄而敢悖斯旨？世固有心實好名，而故爲反言以欺人者，執事必能鑒肺腑之誠，不出於此。

顛沛餘生，自慚少壯不能力學，及兹精志耗盡，豈堪復有進步之望？是以七八年來，未嘗求一二新交，與作幾件得已文字。蓋自舍下至館，地距六七十里，求食之急故

爾，出門則已苦跋涉矣。雖在故舊，多有十餘年不相見者，心下欲作之文，亦有數年不能成一字者，欲讀之書，亦有歷年不復注目者。蓋纔開卷執筆，輒苦舌燥齒痛，或旬日或兩三旬爲患不已，此皆在家在外同啓處者所習見共聞，而不敢隱于知己之前者也。語云：「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又曰：「精爽去之，其能久乎？」殆之謂矣。丹兄在郡中，更望深致此意。某又啓。炳按：「殆」下疑有脱字。

答張佩葱四 十一月

別後東行，假途語水，又留止信宿，友朋道誼之樂，莫踰玆旬矣。過是賤體作苦，胸中邑邑，要亦消息之理有然。仁兄痛定之餘，自驗心氣如何？古者居喪之禮，既曰「不敢不勉」矣，又重戒乎「不勝喪」，道固有並行不悖者，要在時措之宜耳。《易》與《中庸》，皆無異指也。前者所期名世之業非他，惟是古昔聖賢所爲修諸己而可以治乎人者爾已。百工之事，猶懼言龐事雜，吾人于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孜孜，歲月儘優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此亦曩者吾兄所虞藝成而下之意也。讀禮之暇，觀象玩辭，當益有得，種種屑示教否？燮五兄歸，《通解》借得幾本來乎？某從語水借十餘本，今在商兄几案。但此書本來闕去幾帙，必得苕中本鈔對乃便耳。商兄寄書返上，併致。

答張佩葱五 丁未二月

旬日以來，經營大事，吾兄祇慎如何，勞苦如何。緬惟孝思純至，鬼神猶將默助，而

況於人？ 某緣旅食，不獲稍效執紼之役，商隱竟以事阻，亦不獲鼓棹而西，子高遂無從附束芻之敬於靈几之前，各各歉甚。 人事真難期也，反哭以往，願節哀自珍，如臨淵，如集木，無非事親之日。 古之孝者，盡其心於無可盡，要自有道，亦在吾人勉思此意而已。便附不悉。

寄張佩蔥六　六月

別來兩月，大都病中度日。 少壯歲月既不可追，始猶希望賢友之助，庶得尺寸之益，以補救於末路。 忽今精志益衰，殆無疑於昔人所悲「目盲齒豁，老死無聞」者已。 仁兄得力近又如何？ 常從邵丁聞兄門內親遜之風，令人敬企不已。 自非言物行恒，無間隱顯，何以有此？ 《詩》稱文王，言其「亹亹」，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起足就途，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一意，夙夜懋勤，欲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 惟仁兄加意，益肆厥力而已。 穎生兄近過戌上否？ 前劄欲附渝安而不及，竟滯五旬，同志之友非獨晤面難，即筆劄郵致，殊不易也。 老去之懷，彼此略同，并祈因便達之。 就正念切，敢以露上臨時，幸緘固焉。暑氣正深，統惟珍重。

答張佩蔥七　戊申

前日墓田之説，本仁兄誠孝所發，於弟何有？ 而歸美於非美，惶愧無已。 人惟善必自己，故大小事難臻厥成，即兄讓善一念，優于天下可也。 商老云：「族墓須有規制，次序不亂一也，疎密不踰限一也，勒石貽遠

一也，謀爲可繼一也。」則皆前者見有未及，敬此附聞。所諭寅旭兄治疾之意，謹已致之晦兄矣。晦兄亦云：「望邊日中兄當來吳門，就之相商。」道里不遠，但未知果來否耳。來則留吳門相知必久，如徐昭法、周子佩諸家可訪也。承教前後二册俱未及細讀，以賤體委頓之故。別緘乞附便投之舍下。

答張佩葱八 戊申十月

來書俱領到。本註自應全讀，因小兒頑鈍，故稍節之，不足取也。至《詩》注，尤無節讀之理。《戴記》所載雖有不合於義理者，全讀而分別論定之爲安耳。所示《涇野内篇疑義》，略讀一過，具見精心。謹奉至館舍，與商隱、子高細究其得失，以求正也。一轎欲送燮五兄，無緣相晤，久未得達，恐歲莫往候，則寒已去矣。特附尊伻將至，有煩轉致，并道鄙懷。

答張佩葱九 己酉正月

別後，尊夫人體氣如何？連日雨雪，想穎兄不能西行，寅兄亦在座，渝老已至，諸賢晨夕相對，道義之益真無窮也。吕家十九日舟來，弟次早行矣，問其使者，知主人日内不出。尊駕若決爲語溪之訪，莫若於五日内一行，到彼，即致此意專候也。治疾莫如早，求醫必就高明，兩言而決耳。不悉。

答張佩葱十 三月

別後，嫂夫人病體如何？服藥頗效否？力雖不足，當多方設處以治之也。去

冬承示教卷帙，無論目下諸不暇開卷，且用晦兄置几案間展閱，久不在弟所，故未及返耳。淩先生施教已及一月，令諸弟姪進步當已不同。總之，吾人無論老少，無論貧富，學問之事，不可一日不皇皇耳。

答張佩蔥十一　三月

賢夫人服藥見效，大爲可喜。用晦兄自二十日別後，未嘗返棹，或從清溪竟到尊居也。若先抵家，當致台意，必其遂來，度晦兄不愛此出者。念兄目下費煩，殊勞措處，自維乏困，不能稍佐纖末，徒懷歉然而已。北溪先生《字義》一本，於初學講解大爲有裨，弟欲抄示小兒，因未有暇，謹附致左右，授淩先生門下諸生，録得副本熟看。它日讀書，即異說，不足以惑之耳。日間督課既無小暇，至晚益復困頓。不具。

答張佩蔥十二　十月

弟十有二日得至語兒城，因致尊意於用兄，大約望後決抵戌上晤面也。又云：「石兄道誼，夙昔所慕，不難放舟一訪。」便風得附訊往否？敝友錢一士，老病不支，而故友字虎之子日嚴兄弟，疾各幾殆，均以貧窮，不任醫藥。弟將特懇用兄活之。必是用兄旌塵至日，得兄走一使於甑山之陽，招其叔姪同出，方不虛所望。舟回率附，不一。

答張佩蔥十三　庚戌四月

弟二十有四日歸自語溪，用兄尚在郡，恐目下正未能去此塵鞅也。舍下育蠶甚少，

初十前大約登簇矣。江城之行，前與淩先生期望，前以它事暫歸，彼時度可偕往，但不知的于何日至戍上耳。昨家兄從澉湖返棹，商老以望之左右，遣人相招，蓋汝中爲匪人所間故也。弟不能不往，其誼有重且急於江城訪道者。若淩先生歸在初十前後一二日，則旬日之内，先江城而後半邏，不則半邏歸來，即有語溪之出矣。如何如何？總之，人事相牽，友人良聚自是不易。若尊駕入城，准在初十後，則弟竟以一棹過兄，畢江城之願。澉湖人至，則留家間稍待，亦似無害，但不免違淩先生前約耳。惟尊裁之。

答張佩葱 十四　八月

別來忽已四旬，里中人情想亦如常。吾人遘此凶災，《易》所謂「震來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寧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閤門撙節之美以勉弟，弟即轉述以勉用晦，即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拙作一二附教，弟之近狀略可覩矣，抑亦同志前車之鑒也，故輒不敢自匿。

中秋次日，舉蓍以筮故鄉可得寧居與否，得《比》之《師》；海濱辟亂，得《未濟》之《剥》，又似東行未宜急遽，而故廬可以苟安者。但「顯比」之辭，未知所處，仁兄何以教之？江城之行，前與淩先生期月初，勢將復不能果。蓋因半邏候久，九日前不得不一行故也。若先生未遂至禦兒城，則海濱歸棹，旋爲此遊未可知。不一。

答張佩蔥十五 辛亥正月

兄無大精神，而有大勞苦，日與寅老實懷私憂，然亦無如之何也。量力節宣，勿勉其所不能而已。要之，今日不得已而爲此，亦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土而樂天，則無入不自得矣。遇事當爲，則盡心力而爲之，不生去取欣厭之心。古之人乘四載，歷九土，八年於外，三過不入，無非行所無事。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爲己學問，自當泰然應之，久將忘其爲勞爲苦。非兄篤志敏求，不敢以己所未至相勉也。

答張佩蔥十六 三月

日聞静兄欲子弟讀古文，學者又能喜讀古文，大好消息也。世教大壞，父兄子弟但知讀時文、作時文，爲逢時捷徑，而不知得失有命，一朝陷溺其心，即終身汩没于此，無復遷於喬木之日也。今幸得此消息，可謂賢父兄、賢子弟，而吾兄興作之效，自不可揜也。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自古聖人教人，次序必是如此。《論語》與《詩》在立禮之前，放勛亦以勞來爲首，《大易》「童蒙」、「志應」皆此意也。吾人今日旅食於人，欲做興《詩》、勞來功夫，已自不易得，何況其後？可歎可歎。前在半邏，終無一人稍見意趣，所以後來不得好散場。固緣自己學無所得，不能淑斯人之徒，然亦豈非命也？惟兄乘此機括，力爲鼓導，使如草木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將來條達，其勢自不能已。

適與王先生歎息世教，因及參贊化育之義，雖覺迂闊，然實理不外此。賤足爲苦，未

及面晤。《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乞節録見示。

答張佩葱 十七　四月

當此凶災，飲酒不樂，禮也。但以長者之召，不敢不承，故商之王先生，已允其赴矣。書法領到，并復。

別紙

兄以令女之喪，爲其許嫁而爲之服期，朋友中有嫌其太過者。王先生云：「佩兄憐其無母，而身館于外，疾病之日，不及盡心，故寧失之厚也。」某則深悔前此見問，不暇深思而輕應，成此過舉，此則某之過也。許嫁一節，古今時勢不同，古人納采、問名，大概年歲已及笄，與請期、親迎相去不遠。其在《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今則自幼結親，似不當拘許嫁之例矣。令女之服，尚宜從中殤之制爲安。大辛兄云：「禮制既裁三殤之服，爲服心喪，不亦可乎？」謹備述以聞，唯更裁之。

答張佩葱 十八　壬子六月

日來精力加王否？萬惟珍節。凡疾之作，必有其故，得其故而施以對治之方，即勿藥可愈。惟氣血滋養，不得不資藥物之助耳。象六、宣城兩兄，前晤悤猝，不及詳悉新功之所得。艱難困猝之中，得力往往以是，然亦易至頹惰，幸各勉之也。雨澤終少，田功倍艱。有沈慎卿者，自云貴里人，留舍下七日，茲因其歸附此。

答張佩葱十九 閏八月

返家之次日，即造珂里，知水雖盈溢，不至爲患，以前年之災，圩岸修整故也。震澤亦同，但稍費車力，農不得休耳。承宣城令弟假米二石五斗，又承見問此米可支一月否，又承見許若刈穫尚遲，彼時更可相商也。自是得寬朝夕之窘，秋前内外數口，皆飽賢昆季之德惠矣。夏秋三數月，因商隱先生委，批《傳習録》。此等文字屏而絶之，不接耳目者二十餘年，今不得已爲一展卷，每閲及一二條，心緒輒復作惡，遂爾中止者數四。到舍，檢得《讀書録》以觀，近日復得《敬齋先生集》看，中心差覺寧快耳。不知兄近閲此爲況如何也？不盡。

答張佩葱二十 九月

陰霖不已，蠢稃尚不遑收，先收者又不能種麥，麥秋之無望已復可知。洊此凶災，人不堪其苦，而吾人猶自素飽于世，實疚于心。語溪之棹，所以屢延而不遽也。然收割粗畢，亦當圖半日之晤爾。某拜復。

答張佩葱二十一 十月

往時歲會儀節，前在半邏抄得，謹以呈覽。其間未妥，不嫌改正，今雖不行，論定則可也。因思向者刷印雖少，亦約百有餘本，人送一本，去今不及二十年，已無可尋覓矣。遠近人士，其心之恒否，略可覩矣。商隱先生未嘗與會，乃此本存而弗失，其事雖微，亦

足以見其所守矣。四夏兄早行，於心不安，然下午即不免陰雲四起，是夕雨作，至今晴霽，而風勢寒慄，行路難矣。舉動之貴乎勇決，於此亦可見也。俟氣稍和，晤言不一。

答張佩蔥 二十二 癸丑六月

暑氣雖深，遠惟尊候有相。小兒癡頑，重累飲食教誨之德，無日不仄惕靡寧也。弟抵語溪方兩日，靜遠兄以先生之未決許也，復懃懃以前意屬弟申請，隨致仲翁先生之誠，繼而仲翁再相見，無不言之至於再、至於三。其云子弟進取不可必，讀書明義理則不可已。先生此意，固已高於世人之延師者。至其所商，若使不免內顧，則酌量次舍一所，請先生攜家以出，尤見緇衣之好賢，出於誠篤而無已矣。又屬筆先致，又屬它日面言其詳，先生其必鑒諸矣。竊意主人求師之意，如鍾呂之協和，既不可得，而先生之以誠感，賢主人之以誠應，復非薄俗之所有。況先生素稱沈石老之坐家授徒爲合義，今一旦允可其請，與受徒于家，亦何異哉？自兩家子弟而外，負書擔囊而至者，欲留則留之，欲去則去之，豈不進退由己？即以令弟、令姪爲念，則如攻玉兄之言，分從學之贄，助之延師，亦無不可。況師之親且賢，復有王先生在乎？即使王先生它有所就，同志間豈無可任此者？統惟台裁而亟定謨焉。手目作苦有加，諸不具。

別楮

小兒近來放心稍能收、庸下見識稍能去否？見識卑下，它日雖欲爲鄉里善人，終不

可得，必不能揜飾於先生與同學之前也。弟種植既畢，即欲往半邏，不意以女病遲之一月。既聞晚村有初秋方歸之信，深恐初秋亦不果，故亟往語谿，寓書趣其歸旌。子大突如其來，言及蔡舍全家宵遁，則知其來多帶僕從非無故也，蓋疑舍下爲逋逃淵藪耳。先是更有可怪，沈蕩演戲，子大乘商老之出也，亦破産爲演一臺，屠、錢兩家内外無不往者。狂邪如此，則蔡舍之亡亦何責焉。月内意欲從郡城一問敬可兄之疾，因至半邏，❶同商老往弔漢園，未可知也。海濱之友，凋落殆盡，惟一二有害人心風俗者無恙，可歎也。攻玉、四夏俱安好，讀書之氣勢，喜無外物撓之，均屬致意。

答張佩葱二十三 七月

宣城兄暑途跋涉，得毋太苦乎？愛身亦一義也。道履和吉，學者志行日新可知。恭兒重累，晨夕仄惕靡已。海濱之往，尚以畏暑，未敢遽出。昨得晚村一信，原書附覽。商聲兄一劄煩致，然尚唯酌之，不宜達則已。不盡不盡。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一終

❶「邏」，原作「過」，今據文意改。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二

書十一

答張佩葱問易 二十四　戊申

《易》以冒天下之道，其微言大義，非末學所能知，但字句尚有未曉。程子曰：「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不揣迷謬，敢質所疑于函丈之前，伏冀垂教，幸甚。

《小畜》，《本義》：「文王演于羑里，正小畜之時。」《大全》：「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憸人，終不能自止其進。』此以德分陰陽。胡雲峰曰：『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後不能大有所爲。』」此以位分陰陽。二説未知孰是？

義俱可通，但以全卦之義觀之，前説爲穩。

陳亢以私意闚聖人，亦是「闚觀」之意否？

亢以私心闚聖人，未可爲闚觀，闚觀只是未能遠見。

《離》以戚嗟而吉，《萃》以齎咨而无咎，皆所謂危者使平也。然「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萃》未安上，果終得所萃否耶？《比》上《坎》體，有類公孫述；《萃》上《兑》體，有類吴越王。斛泉按：「比上坎體」二句與問不合，疑有誤。

湯、武革命，其順乎天難見，即於應乎

人見之否？

孟子與萬章論「天與」、「人與」處可見。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豈敷化有遠近，被化有昏明之故乎？使小人而能革心，則亦可謂豹變矣，似以其止能革面，故稱爲小人也。《書》言象「烝烝乂」，恐亦不止革面，而《傳》引以爲據，何也？「征凶，居貞吉」，建文時事有相類否？

象及建文時事，俱未知如何，竊意「居貞」有久道化成意。

「明夷於南狩」，《本義》「小事亦有然者」，不知小事如何？

如除惡去邪之類皆是。

《咸》九四《傳》曰：「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此似以己與物之感應言，如此便不能通天下之志否？《定性書》曰：「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此似以己一心私欲之應感言，朱子所謂「流注想者」，是否？未識其同異，敢問。

其私一也。

答張佩蔥質疑二十五

前承諭云「人有克己而不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己不克者」，既聞命矣。但克復功夫畢竟是一是二，敢以先儒之説折衷焉。《大全》小註：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朱子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卻乃是精處。」此克、復爲二項。又曰：「己私既克，天理

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蒙引》曰：「克己之外，更無先生曰二字有病。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今已克了去，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此克復爲一項，前論「四勿」皆言復禮，覺《蒙引》猶未精。　顔子不遠復，似乎克即能復。但顔子之有不善，既非形顯之過，而見幾之明、用力之健，又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若初學之士，方且循序漸進，克一分己，復一分禮，雖曰怵惕，猶懼有失也。朱子謂：「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能復禮，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是此意否？　若遽然自以爲有直截工夫，不煩俯首歷階而進，即有以造夫廣大高明之域，一旦私欲净盡，天理流行，恐必流于異學之空虚矣。不然，何不直曰克己爲仁，而更加復禮二字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妄意克己是向内功夫，復禮是於外驗之，程子所謂「制其外也」。蓋人於視、聽、言、動上用功，有所依據，自不容僞，非如異學空説，明心見性，一私不存，而擎拳竪拂，怒目攘臂，猶未免於容貌之暴慢，詞氣之鄙倍也。妄言如此，然否？　淩先生曰：「知及仁守而不莊以涖，動之不以禮，亦是克己而不復禮之意。」如何？

愚意「克己復禮」謂截然分作二項，則功夫實是交至，若欲舉其一而廢其一，則斷乎不可。大抵聖賢所論做功夫處，未有不交養互發者。言「直内」，必言「方外」；言「存心」，必言「養性」；言「持志」，必言「無暴其氣」；言「精義入神以致用」，又必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總不外程子「由中應外，制外養

中」之意。

答張佩葱質疑 二十六 戊申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云云，至「各子其子」。程子有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二語本此。但此以不獨親其親爲大同，各親其親爲小康，似不若程子合而言之，既不流於兼愛，亦不偏於爲我，其説爲無弊也。「貨力爲己」云云，至「是謂小康」。朱子答吕伯恭書有云：「《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

入「禮義以爲紀」七句，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悖理之論。

「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觀此及《左傳》冉有對叔孫語，自稱小人，則當時家臣之卑可知矣。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齒耶。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因疑《論語序説》載孔子爲高昭子家臣，恐未必有此事。且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使必爲高昭子家臣，而後可以通乎景公，恐亦非聖人進以禮之旨也。何如？

據《孟子》「嘗爲委吏」、「乘田」之語，則爲高昭子家臣亦未可知。但「通乎景公」而

由是，則必無耳。

春秋時，爲宰亦有不同。如仲弓爲季氏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所謂家臣也。若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自是公室之臣，不屬於大夫，蓋國之都邑與家之采地固有分也。竊謂君子筮仕，爲公室邑宰亦無不可。朱子云「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豈以當時大夫專政，雖爲公室之臣，亦必出於其門而後得仕耶？又不知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之類，仕於公耶，抑是仕于私耶？

闕疑可也。指子游爲武城宰以下。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數語，註疑其非孔子之言，如何？

竊疑不止於此。大都《記》中所載「孔子曰」，與《左傳》所載「君子曰」相似，謂其必不然固不可，謂其盡然亦必不可，要在擇而取之。

「故聖人作則」云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即此意否？「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註承上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以解鬼神。妄謂「鬼神以爲徒」者，蓋聖人制作，質諸鬼神而無疑，故世道、世法、世則，而事可守也。不知可如此説否？

竊疑此段文字出於漢儒傅會，似非古昔聖賢之語，程子所謂「意屢偏而多窒者」是也。

郊社之祭，宗廟之事，乃先王報本反始之意，不能自已於中，而爲之節文，以將其仁孝誠敬，止盡吾所當爲而已。若禮達而分定，則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云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祀帝於郊」云云，恐非聖人語意。

固有之，然氣象自好。

答張佩蔥 二十七

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録》聞其説而説之，不知《語録》之説如何。已而証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此心原自有寂然不動之際，原校按：「日用之間」下，先生增「事物未感」四字，删「原自有」、「之際」五字，今見上襄書稿。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以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自批云：「正不易言。」先生删去「何思何慮」一句，加「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十四字。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不得其所爲未發者矣。」先生删「不得其所爲未發者矣」九字，加「非天理之流行矣」七字。以思測之，人所以未見未發之中，大約有二病。憧憧往來，常人之心也，枯槁寂滅，異端之心也。以吾心無未發之中，而放而不求，其病幾于忘。以吾心有未發之中，必求見此體而執之，其病又在助長。或倚乎動之一偏，或倚乎静之一偏，皆未得其要也。唯思不出位，真是主一無適功夫。蓋未發以前境界，雖必得之至静之中，而思不出位工夫，則通貫乎動静之間。此書語意，似與程子「能敬則知此」之訓相同，亦以示學者先難後獲焉爾。

抑有質者，向蒙見教云：「《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者』，不是言無心，乃言無私心也。」既以思慮未萌爲未發之中，則何思何慮與喜怒哀樂未發境界似不同矣。今曰「還其何慮何思」者，不知以何思何慮之天即爲未發之中耶，抑以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大本固已不立，必能下思不出位功夫，至於心無私意，如所謂何思何慮者，而後得其所爲未發也耶？且中和雖相爲體用，而未發已發界限必甚分明。今曰「無所往而不得其爲未發」，何也？意者以寂然不動固未發也，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定性之不累於外物者，亦未嘗動也，故曰「無所往而不得所爲未發」也耶？但不知此與朱子「雖萬起萬滅，而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之説，其異同何如也？抑以君子之心無意、必、固、我，寂之後爲感，而未感之前，固中也，所謂事之來也無迎。感之後復爲寂，則既感之後，亦中也，所謂事之往也無將。寂感相生，循環無端，卻與聖人憤樂相生相似，故曰「無所往而不得所爲未發」也耶？但不知此與朱子「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之説，其異同又何如也？一説如右，果有當于尊教否乎？

先師以喜怒哀樂爲四德，如天之有四時。未發、已發爲氣機之流行，循環不窮。中是中氣，和是太和，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無前後際之可言。○思不出位，正是何思何慮，又何以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耶？《易・艮》雖言「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何以言無所往而不得其所爲未發也耶？此等妄爲測度之語，真是可恥耳，何足煩致思而曲折論辨若此也。○竊見近日學者多言未發之中，及寂然不動，及洗心退藏等功夫，及考其平日

言語行事之際，其當理者甚鮮，是以恪守敬軒先生「存心不失爲中，行事不差爲和」二語，以爲準的。然言乎存心，而察之念慮之微，正不能無失，言乎行事，而檢之動作之著，正不能無差，所謂若涉大水，茫無津涯也。先儒之論，淺深得失，高明自能辨之，未敢臆測。

答張佩葱質疑二十八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全》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此似言致知。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此似言力行。蓋所謂習其事者，或習致知之事，或習力行之事，似不必專以行言，但言習其事，即讀書，亦似有行底意思。如何？

竊意纔言學，便兼知行，難以分疏。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及楊氏皆以事言，《大全》勉齋、慶源所云，皆以心言，豈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志於仁者，唯無爲惡之心，故無爲惡之事邪？

心是本。

利仁者，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志仁者，其心誠在於仁。似皆是求仁，未能不違仁也。但不知二者工夫孰爲淺深？

利仁較深些。

「約之以禮」，「約」字有檢束之義，對「博文」而言，似亦有要約之意。朱子曰：

「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真氏曰：「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黃氏曰：「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也。」俱兼二義。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空玄誕謾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爲禮者」云云。玲竊謂以「少」訓「約」，而借聖賢之言爲異學噣矢，固失其旨。謂約束之以禮，文義覺順，若云少之以禮，似亦無此句法。果如朱子、真氏、黃氏所解，則以「少」訓「約」，似亦無害。如何？

單以「少」訓「約」，與必不以「少」訓「約」，其失均也。當時是失言。

「吾未見剛者」註，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蒙引》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二說如右。以愚推之，如富貴不能淫，如孔子辭衛卿，孟子辭萬鍾，即可見聖賢之剛否？貧賤不能移，如顏子不改其樂，即剛否？威武不能屈，如比干諫而死，中屠蟠不應董卓之召，皆可言剛否？所謂剛也。程子似謂不屈於貪富貴、厭貧賤、求生畏死之心，虛齋直謂不屈於富貴、貧賤、威武而已，一是探其本而言之，一是就其事而言之否？

近世人好與儒先立異，可厭。

「斐然成章」，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做得箇狂人成。」又曰：「大率孔門弟子，循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有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

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想朱子此語，是推開大概說，若夫子所云「成章」，只謂狂士如曾晳之流，恐未必及子路、冉有輩也。從於陳、蔡者不與。

《蒙引》曰：「成章地位儘高，如由、求輩俱在下風，但子路畢竟高似冉有。」程子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堯、舜氣象。」可見子路亞於曾晳，而似非冉有、公西華所能班矣。據此，子路亦可謂狂士否？

微不同。指子路可謂狂士。

《孟子註》，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竊謂霸必有大國，管仲之霸，由于齊之富强，故能以力服人。而齊之所以富强者，由于管仲之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才不過能治千乘之賦而已。仲自言內教既成，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歡欣足以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彊，亦不過使民有勇知方而已。假令子路得志，治千乘之賦，使民有勇知方，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吾不知其功烈果何如仲也。人多言仲之學雖不如子路，子路之才實不如仲。歧學問、功業而二之，若聖賢正心誠意之學，不切於世用，而濟世安民必須管仲一流人物，此陳同父之論所由見非於朱子也。愚於楊氏說未免有疑。

楊氏「有所不逮」之說，不然。「子路之才實不如仲」，非是。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

遠者大者，或昧焉。」豈以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爲己正所以遠大也。而子夏規模狹隘，故或昧於此歟？ 朱子有曰：「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夫篤實則切於爲己者也，而有小人儒之戒，何歟？

天下固有篤實之人恢廓不開者，謂之非爲己則不可，謂之能成物則未盡，此由局量。

於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而見天地之心，其猶平旦之氣，可以見仁義之良心歟？ 於收斂歸藏，乃見天地性情之實，其猶觀人之法，必俟晚節而始論定歟？

人到衰老，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有利貞底意思，與萬物只一般。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蒙引》曰：「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繫累意。」又云：「『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推虛齋之意，或者但以有其具言，恐未見得聖人地位之高。唯無意、必、固、我，可仕、止、久、速，然後見聖之時處，而非顏子不能幾及歟？ 然聖人功業，過化存神，固有難于窺測者。顏子素有王佐之才，則其抱負誠不世出也。看來「有是」二字亦不可輕看否？

具亦不同，聖人有聖人之具，賢人有賢人之具。

丹暑兄嘗見告云：「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固無怨悔。然當日若無仲子，則先君之社稷幾不血食矣。中子之立，雖夷、齊初心計不及此，而先君宗祀賴中子以不斬，則夷、齊之心豈不藉是以少慰乎？」玲竊謂夷、齊之怨與不怨，不因中子之立與不立也。始也決計而逃，初無係累，既而各得其志，則無復他願矣。中子立固無

怨，即中子不立，社稷丘墟，度夷、齊之心，亦無所怨悔也。假無中子，夷、齊將不逃乎？

以孟子論舜棄天下如敝屣觀之，固是如此。

玲謂若中子者，所謂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使中子之賢與夷、齊等，必不安受其國。天倫既不當立，又非父命，因兄弟之逃而安受其國，於理正乎？於心安乎？夫國固伯夷之國也，爲中子計，當告於天子，命伯夷而立之。朱子有請命天子立伯夷之説。若謂當時商政已亂，無可控告，則中子亦必逃而後可耳。

竊疑中子不必又逃，恐此論不無賢者之過否？〇告於天子是正論。

泰伯讓天下，註：「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此解泰伯，與「文王至德」相似。據此，須説定太王確有剪商之志，方可見泰伯之至德。但《大全》仁山金氏之論，其表明太王心事，於理固順，而當日商、周事勢，想誠有如金氏所論者。注云：「商道寖衰，周日强大。」與金氏亦不合。太王剪商，或以爲詩人推本之辭，殆未可知。而左氏所云「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朱子亦已疑之矣。然則太王果使無剪商之志，恐《集注》一段辭意俱説不去。如何？

金氏之論，儒者有裨世教之言，而亦當時事勢如此。但夫子明言以天下讓，則與正文不合。〇《集註》是據舊聞而言，然朱子集中亦有論及。

《大全》載明道有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

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據此，則泰伯之讓，其心甚公，不必泥定讓商讓周。太王所以欲立季歷及文王者，不過思光大其國，初未嘗有翦商之志，覺得太王心事光明，亦免後人陰謀之疑也。淩先生曾見教，主程子之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

主程子之說是。然聖人看得天下自是公物，固無取之之心，亦無去之之心。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之，必不爲耳。文王生有聖德，天生此人，必非無意，泰伯見得天意所屬，便決意讓之，後來事全不計較。

石子重問朱子曰：「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子失宜。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朱子答之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集注》胡氏曰：「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若上條所答，恐未免論有無。且門人欲厚葬，亦不可謂非義他求也，而子以爲不可，何歟？恐所答乃朱子未定之論否？但不知許順之之説果然否？

竊意夫子雖有財，其與之椁，亦使之周棺而已，必不厚也。觀冉子請粟事可見。順之未免説煞。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想此「仁」字，以全體言。蓋君子

一念不存，即於全體有虧欠，有間斷。小人縱有一念之良心，隨見隨滅，終不能造於純全。大約孟子所云「平旦之氣」、「怵惕惻隱之心」，但可謂仁之端，未可便謂之仁。故顔子尚或違於三月之後，況於小人求其心無私而事當理，全體而不息之未之有也。若但以一念之仁而言，則小人良心既放，豈無平旦之氣？即謂夜氣不足以存，然陽無可盡之理，良心亦應無盡泯之理，夫子何以斷其必無也？

竊疑「小人不仁」仁字，與「不知其仁」、「三月不違仁」之仁，微有別。經文字目，亦有理一分殊之意也。○所云小人不能造於純全，不止於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大全》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朱子曰：「不然。蓋纔説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以此思「未有小人而仁」之仁，亦似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説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一箇仁字。」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曾到一番。」竊謂既云「徹底曾到一番」，則當日至月至之時，心必無私，做出事來亦應當理。乃云「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則羣弟子之日月至焉者，固全體有虧也，得毋一事之盡仁，亦未可必耶？夫一事盡仁，猶未可必，不識何以謂之徹底到一番也？

疑此指朱子前一條。必有記録之誤。竊意三子當不得一箇仁，是功夫未得純全。當其日月至之時，必是徹底曾到一番，若小人，必無徹底無私之理。

管仲之不死，子路、子貢皆疑之，而夫子獨稱其功，有定論矣。但不死一節，終有可疑。蓋事無兩是之理，使仲之不死爲無罪，則召忽之死，未免傷勇。《蒙引》曰：「夫子之取管仲，特録其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爲解釋也。」此說於管仲之不死，究竟不能釋然。如何？

此說非是。《春秋傳》已有定論。

程、朱俱以管仲輔糾非正，事桓有功爲改過。以此推之，則國初名臣，有仕於蒙古而歸正者，如劉青田之類。漢室再造，亦有仕莽而歸正者，如岑彭、賈復。亦可謂能改過矣。若夫中國之人爲蒙古死守，如余闕之類。莽敗，亦有與其難者，如廉丹、嚴尤。其得失何如也？將謂各爲其主，不失臣節乎，抑匹夫匹婦之諒，不足稱乎？若薄責之，則與召忽同例，其失不在於死，而在於食禄；若深論之，則助異類讎中國，其罪更大也。如何？

此難以概論。指中國人爲蒙古死守者。○愚謂余闕又與廉、嚴不同。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妄測其意，所謂不怨天者，非徒爲天命可畏而不敢怨也。蓋天有消息盈虛，人亦有窮通得喪，理之自然，何怨之有？不尤人者，非徒以長厚存心也。蓋氣化流行，陰陽雜糅，萬有不齊，故人品亦不齊。人品之賢愚、邪正既不齊，則其識見、趨向、好惡、是非，各各不同，聖賢處世遇合之際，夫豈可必？故不合於人，亦常理耳，於人乎何尤？但反己自修，下學而已矣。

只是反己自修，并無此意。此指「人品之賢

患」以下所云。

顧涇陽作《學蔀通辨序》，有曰：「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推此語，則是學者學禪亦無害，使學禪而無我，則禪亦可以入道。又曰：「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不須辨其孰爲禪，辨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語雖若尊朱子貶象山，然斥象山爲禪，而號朱子爲支離，是朱子與象山皆非正學。特以朱子無我，象山有我，故朱子爲稍愈于象山。而支離之過，若朱子，猶不能自解免也。得毋依違兩間，陽尊朱子而陰爲象山地乎？何其立言之似象山與陽明也。其與清瀾先生衛正闢邪之意，不幾大相戾乎？昔吕汲公作横渠墓誌，朱子譏其雖尊横渠，而實與横渠用心相背，妄疑顧《序》亦云。

東林學術所以雜而無足取。

朱子與陸子書云「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今人之顯尊象山者，固不必論，即有以象山爲不可訓者，亦不過曰象山天資高明，自能不踐迹而合於聖賢之道。但象山一人爲之則可，後生無象山天資而學之，故不免有末流之弊，要不可以子方莊周而疑卜子夏也。其論陽明亦然。妄謂此説蓋尊象山、陽明而過者也。觀朱子所云，則倡教之人於修己治人之際，固已多有不得其當者，而何待於末流之弊哉？若謂天資之高，則生而知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未嘗脱略章句也。安而行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未嘗遺棄事物也。孰謂象山、陽明

獨可脱略章句，遺棄事物乎？ 況聖人教人，正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同歸於善，未嘗聞聖人之言人不可言，聖人之行人不可行。乃必謂象山、陽明爲高世絶俗之人，不可幾及，然乎？ 否乎？

聖人言行，猶規矩繩墨權衡也。將爲方圓平直，能舍是乎？

答張佩蔥涇野内篇疑問 凡先生無答語，即以佩蔥所論爲當者，俱存佩蔥集中，不具録。

商隱先生惠示《涇野子内篇》，敬讀數四，其間頗有愚昧所未曉者，欲以質問。涇野子有云：「我與諸生講論言語，二三四人録下，中間也有寫得是的，也有寫得想像的，也有寫得差錯的，便有高下淺深。是以相傳愈廣，失旨愈多。」然則《内篇》所云，安知其不有傳録之訛乎？ 謹條所疑於左，幸論定焉。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此物我之間云云。先生曰：「此正是道學正脈，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絶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己説相勝。以此，學者不可執己見。」原稿連録二四條，兹從略，後放此。

當涇野之時，陽明方倡良知之學，所在聚徒開講，效象山之高恣，以廣其聲焰。獨涇野與何粹夫、寇子惇諸公相切劘，行己教人，務期實踐。《内篇》所載，每以象山、陽明之糟粕六經爲不可訓，諄諄與鄒東郭等辨行先知後之非，海内人士識與不識，皆尊之曰關西夫子，真所謂狂瀾之砥柱矣。特以朱、陸交譏，是非不定，竊有疑焉。朱子當時，

最與南軒、東萊善，兩公亦深服膺朱子。然每有所論，必反覆辨難，未嘗阿其所好也。兩公來往書問甚多，其規勸甚切直，而朱子初不以爲忤。朱子嘗有《胡子知言疑義》中一條，南軒譏其氣未和而語傷易，朱子即註其下云：「某觀此論，深中淺陋之病，謹已删去訖。」曾謂朱子而好以己説相勝哉？不然何與張、呂諸公始終無忤，獨於象山而不能相下也？象山講「君子喻義」，朱子謂深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固未嘗執己見也。假使象山講《洪範》，一如程子之講《易》，象山辨太極，一如張子之《西銘》，即撤皋比而讓之，朱子亦豈有所靳哉？惟其宗旨本禪，而精神緊峭，其説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日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有艾，數語本朱子。故不得不與之辨耳。朱子《答象山書》尾有云：「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人，不可得罪於來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讀此亦可見朱子苦心爲天下後世計，而謂其好勝，然乎否也？所論甚當。○所言以己説相勝，陸則有之。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造詣清苦，亦庶乎原、卜之間矣。」

玲嘗質之淩先生，以朱子著述誠

多，後學或不能悉覽其書。淩先生曰：「著述之多，正可見朱子功業之大。」玲因是思朱子啓佑後學甚厚，推後學之心，方且惜其著述之尚少。他不具論，即如五經，《春秋》未有定論，《尚書》、《儀禮》猶爲未成之書，而何乃議其太多乎？顧嘗展視《内篇》，而竊疑涇野之不釋然於朱子者何多也。想其時亦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

詩問：「格物者何？」曰：「其亦程子主一之説乎。」「何謂也？」曰：「如目有視面、視膝、視足及淫視、勿視之不同也。格而知之，以必行耳，言動諸物皆然也。故《大學》舊本以修身知本爲知至也。」「朱子所補格物之章非歟？」曰：「未嘗亡也，又何補之有？且如其補，爲所謂當世不能究其辭，累世不能殫其用也。」以下連引數條，大指略見所疑，不具録。

格物之傳，其存與亡，諸儒聚訟，且不必辨。但謂朱子補傳爲當年莫殫，累世莫究，恐啓學人厭積累、喜空寂之心，而異端之好徑欲速者，所爲以支離目朱子，而倡爲不必讀書窮理之説，以惑天下也。豈亦記録之訛乎？反覆觀涇野之論格物，其曰「念慮所起」，即朱子「察之念慮之微」之説也。其曰「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即朱子「考之事爲之著」之説也。其曰「隨事觀理，因人辨義，讀書窮理」，即程子「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之説也。其曰「鳥獸草木，怎麽不要格」，即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之説也。其曰「若離卻己身，馳心鳥獸草木上，格做甚」，即朱子「爲

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之説也。且曰「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當如伏羲之觀察求取，得毋又近於「當年莫殫，累世莫究」之説乎？約略數條，要不出《大學或問》之範圍，而反若欲與朱子立異，何耶？且陽明之説，逕野已辨其非，而朱子之説，何獨不能信其是耶？

所以妄，謂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抑亦未免少年登高科，能文章，享盛名之不幸耶。

鄭子閶問：「《禮》庶子爲所生母練冠，麻衣縓緣，爲父後者無服，父死始爲其母緦。今亦斬衰，何也？」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己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己者，不既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謹按：《禮經》庶子爲生母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等焉，有父在、父不在之分焉，《儀禮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諸如衆人。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焉，有嫡母在與不在之殊焉。《禮記注》：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其母緦。若嫡母在，則練冠。《内篇》概云三年，何居？使父在而三年，是無父母之分也；使嫡母在而三年，是無嫡庶之別也。《禮》「父在爲母朞」，家無二尊也。嫡母尚不三年，況庶母乎？若曰父母何算焉，既恐不免於

野人之譏。若曰子不敢以妾待母，則僖公之尊成風，正所謂「知其母不敢知其妾」者也，而《春秋》又何譏焉？至於爲父後者，乃與祖爲體，有祭祀之責，上嚴祖考，自當厭屈私情。苟以生母之私恩而廢宗廟三年之祀，於禮安乎？鄭注「士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其所謂「如衆人」者，必齊衰期年，非斬衰三年也。假令天子諸侯爲父後者而亦三年，是生可尊其母爲太后，死可以祔廟也。且必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令天下臣民服君母喪也，是可以爲禮之常乎？然則繼母如母歟？曰配父也。慈母如母歟？曰貴父命也，非特以慈己之私恩也。若父而不命，則小功矣。養母顧重於生母歟？曰養母無所厭也。《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注云「寧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猶以心喪自居。今使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而以心喪終三年，是既不違於禮，而私情亦自盡矣。先聖王之制，恐未可輕議也。如何？恐是壓於國制，不敢正言極論。但如《論語》問禘，而答以不知，或竟不答可也，或答以遵行《會典》，如「從周」之義可矣。必爲說以文之，則曲矣。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詆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對策之人，立說如此，涇野恐其迎

合人意，有類于蔡確也，故棄而不取，信足以懲後生之浮薄者。但就事論事，則孟子有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假令孟子當時得位，宜何法以罪楊、墨？意者正道明而異端自息乎？倘教之不改，何以處之？又不知今之宗陸詆朱者，其罪之輕重於楊、墨何如也？

《書》固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此一義也。《春秋傳》曰：「《春秋》治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又一義也。

又按：有人倡異說以惑天下，而行己立身又顯然得罪於名教，誅之固是矣。天下之人亦且以其行之汙也，而不甚信其言，是猶未至於大害。倘或居家有孝友之行，服官著循良之績，立朝稱謇諤之風，臨難多禦侮之才，但其立說異於聖門，而天下之風靡景從者，又以其行能功業之震耀於一時，而遂深中其說，則流毒豈不更遠？明君賢相將何以定其功過而後爲至當乎？

竊謂功罪不相掩可也。

先生曰：「舉業與學，本無二道。如場中七箇題目，皆是聖人格言，人做將出來的，又皆是發聖人之精蘊，皆是爲堯、舜，爲周、孔的說話。舉業如何不是學？但在人躬行體驗耳。」

竊意此條亦是涇野引進後學，不得已之言。蓋制科專重文章，已非取士之道，而考較之時，唱名搜檢，全無待士之禮。若學者果能將堯、舜、周、孔說話，躬行體驗，則於舉業之事，且未須言不屑，竊恐有所不暇。特以薦辟之典，曠

闕不行，非此即無致君澤民之階，故雖賢者亦多俯就之。若推其極，此豈待賈之意乎？朱子曰：「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敢問孔子生當南宋，果肯應舉否？

本朝士大夫之賢者，多有此等議論。竊疑因國家定制如此，臣子不敢非議，故以是誘進學者，使其躬行體驗，則聖賢之道即此而是。其實榮利之路一開，士子用心遂與商賈無異。○竊意孔子決應舉，孟子決是不應舉。范刻無「是」字。

或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先生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用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竊以爲朱子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註釋亦不得不然也。蓋朱子非爲一時一人計也，爲天下後世學者計也。所謂其憂之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遠，故其說之也詳。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得以曉知大義，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糟粕遺經。朱子曰：「《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便了。」又曰：「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觀此可見教思之無窮矣，非仁者而能若是乎？涇野乃云不必如此，得毋天資高明故云然否？

竊意涇野生質醇厚篤實，故其功夫亦於

此處著力，而文理密察，不及朱子遠矣。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醜都能甘得，如何有取胡婦生兒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看他當時，匈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爲武也。」

按《漢書》李陵説蘇武，云止有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然則武之取胡婦，非不能甘苦醜也，或亦爲胤嗣計耳。逮武歸，武子坐事死，宣帝閔之，使使者以金帛贖胡婦子通國歸，以爲郎。然則蘇氏之不斬，胡婦之功也，正可見武忠孝兩全處。此事詳見蘇武本傳，何乃云外傳？若匈奴欲以公主妻武，則本傳不載，不知又出何書。

得之。○均之生子也，取胡婦可，納匈奴女必不可，裁之以義而已。正如孟子「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之意。

銓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曰：「佛、老亦得聖人之一偏，見其像而揖之，亦禮也。」

按朱子記尹和靖先生事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將拜之。或問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玲常竊疑其事，今此所云頗相類，敢問其説如何？

和靖誦經拜佛，終非正理。今人輒好援此以文其私，可痛也。儒者當以兼夷狄、驅猛獸爲正。

王材問：「祭止高祖，禮之制也。宗子世數多速及，如宗子易世，而高祖之上

當祧。有叔伯父者，視高祖以上之祖，猶爲高、曾也，則將祧之於彼以祀之乎？」曰：「祧之于彼而祀之，禮也。」「已親盡，彼親未盡，可以已而絶彼乎？」曰：「苟於彼也亦親盡，則祧矣。」「祧而藏之於墓所，禮歟？」曰：「禮也。」

愚謂所云「祧之於彼」者非他，必宗子之曾叔祖父及其叔祖父與叔父也，是皆支子也，祧而祀之，毋乃非支子不祭之義歟？ 然則親未盡而不祭可乎？曰：分之所在，君子不敢違也。 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 假使諸侯之主當祧，而公族大夫尚有親未盡者，亦將設公廟於私家歟？ 諸侯於天子，恐亦有然者。 且《家禮》祠堂之制，繼曾祖之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一。 繼祖之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龕二。繼禰之宗，則不敢繼祖，而虚其西龕三。今將祧高祖於繼曾祖之宗，則世次相接，猶之可也，然已非分所當祭。 若祧高祖於繼祖之宗及繼禰之宗，則曾祖、祖考之主親未盡者，尚當留於宗子之廟。 而繼祖者，將間一龕而上祀高祖，繼禰者，將間二龕而上祀高祖。 揆於事體，亦恐非宜。 但《家禮》有云：「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 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意者親未盡而不祭，孝子孝孫之心誠有所不忍乎？ 今欲考乎古禮，酌乎人情，而不失其宜，若何而可？此卻似安。 指請出高祖以下。

當日王氏之教盈於天下，朱子之學大爲世詬，其書已無復見，況得而讀之乎？ 涇野先生起而闢之，可謂獨立不懼，振古之豪傑

矣。但其學之所至，則去朱子尚遠，讀其書，論其世，當自得之也。

與孫爾大 癸卯前

半載不晤，每懷耿耿。今先兄之變，出之意外，不審足下今日痛定之痛，更當如何？尊君喪子之戚又如何？白頭在堂，嫠孤在室，足下擔荷彌重，自審力量又如何？人之手足病躄與腫者，方其疾痛害事，覺周身爲之不寧，若一朝割而去之，則又不若全之，而仍其疾痛害事之爲愈也。乃今竟在一割之後矣，其爲傷楚，蓋何可言！但能上慰二人，下卹寡弱，使家庭之間無所遺憾，則孝悌之道，所得自勉自盡者也。

不佞祥於天倫之事，多不忍言。今雖餘齒尚存，無可救補，痛心之餘，惟願天壤間人皆以祥爲大鑒，而及時加勉於得以自盡之日也，何況夙昔知己之儔侶乎？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煩碎，則以爲拘固迂闊，相咻相和，而出於蔑禮棄義之一塗，人類幾何而不盡？足下以方壯之年，負高世之志，居廣居而立正位，行大道而淑斯人。古之人，古之人，夫非盡人之子歟，而奚足多讓也。處館一事，損益居半。不佞自維二十以後至於今日，不廢書卷之益者，固不敢忘館我之德。然流光虛擲，齒髮變衰，早作夜不休，而卒無所得者，所損正不少也。足下及今稍爲料理，若可免於飢寒，便當決去此事，獨行其志，則一日千里無難矣。世人緣此而喪志者蓋衆，若祥雖未至於喪志，然亦可謂道德日負其初心者矣，故切切爲知己慮及之。

《居業録》已看一過否？自覺於此書有

得力否？ 儒先之書固須看，然看本朝諸儒書，不若細讀宋儒之書。 要之以四書、五經爲主，看得四書、五經道理貫穿，此外儘無事也。 諸儒之書，特其梯磴而已。 史書不可不看，亦不必多看，讀史只以驗經而已。 開三兄初於史事記頗條貫，進而讀經，便謂看史無益，即此見開三進步處，但可惜功夫倒做耳。 不佞讀書，少無師承，鄉黨又無賢者，雖嘗有志於爲善去惡，而東馳西騖，一無所得。正如終夜求於幽室之中而無所見，又如迷者倀倀於長塗，日暮力疲，而未卜長安之何處也。 足下其亦以爲前鑒乎？

治生一節，學者固不當置之度外。 然有無豐嗇，自有定分，在己所得爲、所當爲者，勤力節用而已，其外止宜聽之。 若少年以此繫念，徒足以損高明之志而無益也。 象山有云「毚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是也。 近見相知中，置之度外者有之，深爲繫念者亦有之，故及此。 前雲老所餽米，聞足下與韞老俱以轉卹倪寡嫂。 即此一事，仁義兼至，日用間事無大小，悉準此心此義而行之，日進無疆，豈不易易哉？ 射老前致不佞書，亦云及此，足下聞之，益宜努力矣。 厚翁、雲老雅爲惓惓，秋涼一過，海濱聚晤何如？

答孫爾大 甲辰孟夏

久不相晤，不審比者下席何地？ 季心云足下殊病吾等平日不能有所匡正，聞之汗下，然亦有故。 年來雖承見顧，而踪跡終遠，別去舉措又所未悉，即欲稍效直諒而無從也。 是以寒暄之外，祇可泛論義理而已。 況在有志於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何待朋友

箴規之力哉？ 閒中念此，謹以爲學大指，書如別楮奉覽，仍不敢煩言以瀆也。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

一曰治性情。剛柔、過不及之類。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審事爲。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范刻本無「提撕」二字。

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純熟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寄姚仲聞 共六條

人之患，莫大於無志，有志矣，患趨向之不正。今仲聞既有志矣，所見已是。端的從此日有就，月有將，豈憂不能過人？ 但恐工夫不喫緊耳。

鄉黨自好之士，亦能有所不爲。孟子尚志、尚友，大丈夫以仁禮存心幾處書，時時念之，便自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氣象。

學問莫先於窮理，窮理以讀書爲先，然不可作空言看。

質地聰明者，即聰明上有病。質地忠實者，即忠實上有病。然聰明人病多，忠實人病少。日用之間，自體自究，長其美而去其病，則善矣。

仲聞生質好，做得一分功夫，當人二分，

蓋能切實向裏故也。異時更得進步爲慰。但生於鄉曲，恐不免「陋」之一字，少不學問，恐不免「固」之一字。開三博洽，交開三，可以已固。韞斯孤高，交韞斯，可以已陋。然兩兄與仲聞交，亦各有益，三人正好相與於有成。今人纔說向裏，便流入禪去。此言向裏，對徇外爲人而言。

凡學以變化氣質爲先，以辨別義利爲主。予於崇德得交仲聞，甚喜。在世俗聞之，必笑且怪，然不顧也。往時交正思，俗人耳目亦是如此。

與施龍友

前足下從尊先生下鄉，某以在舍，不及追陪，歉何可言。屢承尊先生教言，某無似，慚愧不能稍效尺寸之益於知己。竊意惟有恪遵庭訓，致知力行，以爲德業日新之功，使兒輩他日有所觀仰，斯則區區之心，所爲永懷者也。葉以修在半邏之日，聞與雲老、令弟爲兒童嬉戲，足下耳目必有及也，幸以見示。又某頃至館舍，見座左拈「時策論懸書澄源」七字，竊疑將以告諭師長。問之，答以仲發與足下俱曾言及此。或託辭卸過，未必果有是也。蓋昔者厚翁所望於令子，與今日雲老所望於令弟，意實不特於此而已。即雲老往時願託親戚之意，深慮令弟幼弱，至親幾人已不無少年輕薄之輩，相率以爲匪僻，至於漸習之熟，將令父兄之教不能服行。故欲親附德門，於足下有所取型也。莊敬夾持之力，屬望甚深，其有過失，祈一一不爲之隱，要亦親友規切之誼宜爾也。素承尊先生道義之篤，敢此率瀆。

答施龍友庚戌

尊公先生教鐸所振，四方學者賴以興起，足下親承庭訓，何有不至。而日者顧辱下問，執禮恭謹，益復過人。重威具述比來嗜學之篤不置，敬羨敬羨。某雖無似，揆以通家之誼，敢不粗述所聞，以答雅意。

儒者功夫，居敬窮理而已。窮理所以致其知也，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此義儒先言之已詳，世人不能篤信儒先，而好以己見參之，或以先入之言爲主，不復肯舍其故習，而就中正之矩，是以至於流遁而不知返耳。謹録真西山先生語一條附覽。西山得程、朱之正傳者也。吾人爲學，由程、朱而遡孔、孟，譬猶由宗子而遡高、曾，由江河而入海也。其有至有不至，則存乎其人志之立不立，力之勉不勉爾。昔所竊聞祇此，敬爲足下誦之，而因以正之尊公先生焉。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功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虚静，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虚静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静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

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功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與曹友眉 庚戌

尊先君不意遽罹凶變，日者奉弔几筵，哀痛方棘，弗及一言而退，今再踰月矣。念尊君交誼之篤，當效芻蕘，又未宜以溷喪次，故以書進。足下今日雖斬焉衰絰之中，當思立身伊始。立身之道，孝弟其本也。內則誠心聽從叔父之命，外則遜志聆受先生之教，此目前入孝出弟之實事也。自玆以往，遇事則必辨其邪正，聽言則必審其是非，而一以親君子遠小人爲主。繼述大綱，要不越是。尊君與不佞年齒相若，舉子俱晚，足下適與小兒同庚以生，故不佞每至，未嘗不命足下出揖。不謂尊君先捐館舍，而足下早茹荼苦，悲感如何。諸惟珍重珍重。

答鈕亦臨 辛亥

別後猥辱手書，下問虔切。某衰暮無聞，自維平生不能下數年切實功夫，以期振拔，豈能效直諒之益於友朋？所可得言者，惟篤信儒先之書，以求前代遺經之微指，而凡非聖之書，決不使稍接於耳目而已。中間獲聞先師所云「自幼不甘流俗」之語，則深用懲創，以求脫於流俗而未能。至於「學者當念一日之間，不負三餐茶飯」之語，則雖朝夕惕惕於心，服膺弗舍，而未敢庶幾也。來教所諭因循忙迫種種諸過，與夫倫常之難盡，自非省身克己之切，孰能體驗至此？即是

已見仁兄用功之密矣，而祥復何言？況聞仁兄春間已得朱子遺書四種而讀之矣，其中所言爲學功夫無不具備，其辨晰異端亦已極明。仁兄深信而力行之，則所得已多，而又何俟於下問也。雖使祥復稱述一二以瀆高聽，於仁兄所得豈能有加？又況弗克振拔之人，必然述之而有不詳，稱之而無足爲重輕也，徒足以損深信力行之志耳。

去冬不審進退，嘗與龍友、重威筆劄往復，未知曾以質之仁兄否？其爲言說，粗有當於理道之萬一否耶？《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尚願緣此以就正焉。病餘率復，不盡。

與胡世繩

夏初别後，遥知德履佳勝，日新之功彌懋，敬企敬企。顓老天文、小學已曾爲之料理，脱稾成帙否？弟抱疴經月，尚未全瘳。雖病在心神，蠲書爲要，然一息尚存，飢渴之懷猶不能已。承許假《安定先生集》，不識得因兼兄之便附至語溪否？錫我百朋，又何以加。臨紙虔切。

答姚攻玉 辛亥中秋前三日

仁兄志道精專，未知所適，方徘徊歧路之際，忽與寅旭王先生邂逅相遇，固天之所賜，將以成其美德也。此與殷高宗恭默三年而承帝賚，以益進其舊學相類。誠之所感，鬼神牖之，自古有然，統惟珍重珍重。嗣是以後，隨因王先生而徧交於遠近諸同志，與之上下其議論，鼓厲其氣志，其於親賢樂善之虚懷，與夫怵惕靡寧之强力，《説命》所謂

「遜志」、「時敏」者，兄則既有之矣。某少壯不力，衰耄無聞，何足以承下問，而教言之及，累千有餘言，且詳舉其日用持循之功以相質哉？某雖愚惡，敢不誦疇昔所聞於師友者，而惟吾兄之擇取焉。

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致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功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而范刻本作「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於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

今竊觀於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於蹉跎，天資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功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子竟以魯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即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寧，易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遍數以至年數，固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間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多端緒也。

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

儒者主敬而不主静，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静而無静。釋氏主静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虚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於一隅，局於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暮經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情性，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如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人、爲己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己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己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即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己分内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内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即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某亦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於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不知有當否？

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簞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間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仁兄虚懷切問，往往過人，又其至誠有以感於鄙心者，不敢不竭其愚以對，且將因此以正之王先生與佩葱諸同志。其未當理，極望指誨。不盡不盡。

與姚攻玉

昨行時，見家兄怒正未已。一路輾轉思之，朱三事若不真，説他不上，若果有之，怪

人説他不得，初何關於愚兄弟，而先自煩擾乎？極望先生從容開解，使垂老手足不至因傭隸之賤而傷和，則大幸矣，至禱。佩兄十五日已至語溪，半邏分金，宣城兄日内必持至舍下。至則煩遣小伻轉致朱舍親，并語溪知單兩紙送之，更得家兄封函付去愈好。佩兄家信中所急欲達者，語溪知單也。若宣兄適來，即以致之爲便。若已行，三日内即欲遣小伻送至嚴墓，恐遲則諸處難以轉達，容有誤失也。令弟尚未出邑，台意已致用兄。不一。

與姚四夏壬子九月

别後精力如何？大抵志固足以帥氣，然氣亦所以輔志，精力强盛，百凡方能亹亹不倦也。返家得讀令兄所致子台令兄，與吾兄所致丹書令弟兩書，道義規切，曲折詳盡，敬服敬服。因念賢昆挺出，於《易》已爲浸長之臨，更得子台昆季合志同方，在德門遂成四陽之壯，其視同人於野而稱不孤，其樂不益大，道不益光乎？此某所願百拜爲賀者也。附此不盡區區。

與姚四夏癸丑三月

别來肆力於學，所得知益深矣。弟衰眊無聞，然自期一息尚存，猶冀有微末之進，未甘但已也。特苦氣不足以輔志，未免一鼓而竭耳。所録朱子文，尚闕幾卷，若卒業後，即以《語類》繼之。此外書册不足掛眼者多矣，真所謂「觀於海者難爲水」也。修己教人，非有兩事，最喜載臣年均志合，相與並轡而馳，指日千里可必也。敬羡敬羡。老馬爲駒，不

佞雖復自嘲，亦不敢不以自策。遂迫寒食，亟有嚴里之行，未及造晤，附此不悉。

答姚四夏癸丑七月

承下問，弟無似，何足以知之？嘗讀《易》，《恒》之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讀《孟子》，則有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吾人學問之事，但能不急不怠，常久而不已，則自能日進無疆矣。前與令兄抄出《語類》「不遷怒」章，內所論日用功夫，切實詳盡，但將恪遵而敬守之足已。暑氣方酷，手目作苦有加，率復不一。

別紙

他人爲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鋭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自安，輒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均足爲病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强不息也。前劄未盡，特申言之。

與姚四夏甲寅四月

別後兩三月，足下功夫如何？所得力於學問復如何也？某無日不在病中，無日不在悶中，有病不能使愈，有悶不能使去，此志衰氣眊，不復自進於學之效也，又誰咎焉？願足下方此少壯，百凡勉力。近借得茅氏《農書》，方此抄寫，未及寄録。去年沈氏《農書》一本，得便望寄下，因無別本故也。令兄斷辭寒家以去，不獨幼穉失所依賴，某到家，竟失一切磋之友，門中兄弟調劑無人，

不能無怏怏耳。附此不盡。

與王言如 壬子

不佞某老耄無聞，年來祇有悔恨往日不能及時爲學，以至於此。每於喘息尚存之日，思得英敏嗜學之士，與之相觀而善，以自補尺寸。而鄉里少年，齪齪無可與儔，殊深悲歎。五六年間，先後得交佩葱兄弟與足下，與企周、攻玉兄弟，與象六諸兄，志尚虛懷，皆非世人之所易及。今佩葱固能日新厥德，某既瞠乎其後，以爲畏友。而諸兄之進德修業，似未免企羨佩兄而未之及，豈其資有不若與，抑操功之疏密實有不齊也？

日前晤佩兄，云與企周相見，其進步甚多，又其功夫全於人倫日用處著力。而攻玉在舍下，雖疾病憂困之中，無一日怠於學問。四夏時時往來，遜志時敏之功，亦復令人歎服，將來之進，益未可量。近從令兄先生在語溪，夙夜晤言，每以足下索居爲念。某謂今古豪傑，固有獨立不懼者，吾人寂處一室，古人與稽，正得藏修之義。特未知足下近讀何書，所得力在何際，有以深慰令兄先生之意否？

某自去秋病作，碌碌無一善狀，雖欲自强，其如心力昏眊，觀書既苦目昏，鈔録復苦手戰，足下何以哀而教之？因與令兄先生將有經月之别，附此致問，因以相勗也。不盡。

與黃無奇

昨晤猝猝，有懷未盡。念足下美才妙齒，復承夙昔之雅，不以迂老見鄙，實有不能

已於懷者，敢效一言。去春，遥聞誦讀之聲，朝夕不輟，間示所著，清婉絶倫，私謂從此勉勉，自有日進月新之勢。不謂秋冬漸爾不繼，略訪踪跡，未免出入靡寧，容有弗得已而然者乎？然於恒久之道，則有殊矣。窮通得喪，决有非人之所能者，不當以是紛亂其心。生於詩書之門，農工商賈既不可爲，他術又無可執，惟有自幼至老，鍵户斂跡，鑽研書籍而已。讀書一節，爲益無方，天爵之貴，固有餘榮，即人世恥辱之道，所遠多矣。願足下益加努力，志意一奮，即天地鬼神尚有相成之道，而況於人乎？不盡區區，統惟鑒此。

與孫永修 壬子

前者晤言，足下謂某二十年前所遺令先子一書尚有存者。其時足下方幼，能不忘先人游好，難矣。又能收藏其所與往還筆墨而不失，豈不爲守志之大乎！賢哉！有子若此，吾友可以含笑於九原矣。顧猶有不已之懷，一言進勗者。夫子以大孝稱舜，首曰「德爲聖人」。舜亦人之子也，在彼爲法天下，傳於後世，在我碌碌，德音不昭，幾何而不忝所生乎？然則能讀幾卷書，作幾篇文字，在鄉里作一尋常無過之人，斯亦不足言也已。惟希賢希聖，夙夜黽勉，睎顔亦顔，古之人豈欺予哉！前書相忘，不知中作何語，并惟簡示。衰病以來，自慙日負初心，故思一見二十年心事耳。令先子亦常手書古風一章見贈，前日舍間檢閲，不特手澤如新，道誼切靡□誠篤矣。足下欲見，容嗣上也。

與胡次嚴 癸丑

初旬至貴邑，知吾兄已就館舍，殊爲慰。意館穀小遇，似無足爲兄慰，但其間亦有數義。寒士不失職一也，蒙養以端一也，教人居學之半一也。通功易事，又得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之意。弟方處困，不能爲兄謀之，每爲抱歉。今得藉友朋之力，以安知己，所以爲甚慰爾。吾兄磊落之懷，得毋有枳棘之目乎？但所遇何常，行乎其素，修己以俟之而已。教思無窮，學問亦無窮，一事苟，其餘皆苟，弟方深以自警。返舍稍畢祭掃，將爲海瀕之游，會晤尚遥，附此道懷，統惟珍重。不具。

與陳霜威 癸丑

昨暮別去，不及獻言。吾兄賦此英資，懷抱高志，少壯之日，何可使有一種疾病久在於身乎？語云「去疾莫如盡」，百惟敬之慎之。吾人一生學問，不外養德養身二事。讀《西銘》，可知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日用之間，願深體此言也。

與祝鳳師

前辱手教，筆墨之精，詞旨之款，可云兩善。竊意尊先君所以致望於後人，與故人所以過期於知己者，實恐不止於此。聖賢《大學》之道，學者以之修諸己而被諸物者，昭若坦塗，盡人皆可爲之，與爲之而可至，況在足

下有虛齋先生作之於前，復有尊先君紹之於後，典刑儀式豈俟遠求？ 惟冀及兹壯盛，黽勉刻厲，聞道於早，光大前人，以慰九原耿耿之懷，以副衰暮懃懃之願。 祥犬馬之齒與尊先君同，又忝先後同學於山陰先生之門，世好之誼，謂宜篤於他人。故雖久不相見，朋游往還，未嘗不詢訪動履。然師門微指，職重闇修。苟其慕善如飢，去不善如疾，日用之間，皇皇焉求其自慊而毋自欺，則閉户息交，正賢者之先務，不在相見之數，并不在筆劄之煩也。 旅次率復，未盡所懷。

與祝鳳師

禾中別後，不覺再踰寒暑，知交間每耳足下兄弟好修之譽，殊爲欣動顔色也。前從蔡先生所領到先尊君遺書五册，以其一藏之於家，其餘分送已畢。若欲廣播此書，以光先德，嗣續發至，當一一傳致也。其間所竊疑者，《師説》一卷當刻全本，今不及矣。或別爲卷帙，以單行於世，何如？ 蓋尊君一生志行在是，臨歧專以屬之陳先生，似宜珍重，未可概之尋常筆札也。要之表彰遺集於當世，不若遵守遺訓於身心，其爲紹述箕裘爲益光耳。往年曾拜虛齋先生祠，近見雜書載有《皆師録》一種，不審板籍宅間尚有存否？ 儻得印刷一二，以慰仰止之私，何幸如之。率此不具。

與錢叔建

晤面之日，不及盡所欲言。足下所云鄒氏貸金，不可不急償之。足下涉世未深，人情世故容有未悉耳。古人不肯輕受人德意，

極是有關立身。不佞衰老矣，實驗得借貸不如典質，典質不如有米賣米、有葉賣葉、有絲布賣絲布，爲反求諸身之事。足下了此一項，當亦不難，以後決當爲戒，慎勿輕蹈前失也。尊翁先生一生慎交，閉户自好，用是不墜先業，傳貽後昆。三令兄以爲，今日處世不同往時，交游一雜，便見敗壞，亦得失之鑒也。

不佞壯少以來，雖有幾輩朋友，然皆文章道義益我者也，未嘗有勢利之交。若見其人稍稍變動，便將遠而避之。今日死亡略盡，存者寥寥，十年以來，益用戒心，不敢妄交一人，雖以是見疑於朋友而不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苟其賢者，一人二人已足，苟非其人，爲累不小。《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詩也，而曰「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可知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人矣。誼託世雅，故不覺言之切切也。

會金本當持以赴席，但不佞自懼衰病，恐負親友。當年摇得之日，祖儀已存五兩，三令兄應發之金，已會三兩一錢於予重兄弟矣。去夏賣絲，又爲邱先生、予重代發二兩零五分矣。今雖不發，以至會終尚有盈餘。目下見予重兄弟之艱難，不忍以是推諉而派發。足下分内，又不宜以過遲，故復自勉，惟簡入焉。若色等之有餘不足，惟首會示之耳。

承有解經之約，此固素心所願，歲終返舍，適以火災而止。然義理本人心之固有，熟讀而詳思之，不解亦自通明。故家子弟，承先世之基業，不苦飢寒，讀書自是第一事。讀書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禦外侮，可以長子孫。日前所見種種敗亡之轍，只坐不讀書之故。今日所勸足下讀書，豈猶昔日攻浮

文以干進取而已？ 大指只是明大義，可以修己和族，承家保世，以勿替箕裘之業也。楮短意長，不盡不盡。

與沈祖綬 甲寅

尊公臨行，勞冗中作書見答。 丹曙兄來海濱，復寄人參見遺。 故人之情，何其厚也！ 祥以賤疾方困，不能挽遠行之轍，至今爲歉，然已無及，如何如何。 茲因幾臣令兄之便，以鄙懷述之足下，亦猶接輿之歌，面陳尊公云爾。 竊惟尊公之年，與祥不大相遠，但精力不同耳。去冬，令先祖塋域告成，即於此地築室數楹，率子孫讀書其間。 遠跡城市，瞻顧松楸，一可樂也。 栽培蘭桂，先後偕芳，二可樂也。 時與二三知己講道論德，興起後學，維持古風，三可樂也。 視彼驅馳聲利之場，艱險風波之內，相距何遠哉！ 更有一言爲足下進者。 近代學術不昌，人心胥溺，兼今海宇多故，干戈興，經籍熄。古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 及茲年力壯盛，破流俗之見，奮豪傑之懷，深心學古，使仁義在躬，異時出應天子之求，於以康濟生民，光昭祖德，此則故人垂老所爲願望區區者也。 外語水及門所彙鄙言一帙附覽，萬有可采，以當矇瞽之箴，芻蕘之獻。 統惟下鑒，不盡。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二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三

書十二

與吳又韓 癸未

尊人不以僕爲不足與遊，而命老弟相見，數日以來，聚方樂也，不意逐客之令忽下，吾黨去矣，僕亦何以安其身乎？ 昔虞卿猶能爲故人去上相之位，僕即無似，嘗慕古者之風，何況位未必上相，情有踰故人，能復蒙面隱忍，逢人以卒歲乎？ 所不能自定者，尊人厚意，僕志之兩載，本期今年與老弟朝夕於斯，庶幾黽勉愚鄙，悉以所聞於師者，稍爲老弟尺寸之益，而事不逮志，何悵如之！老弟春秋方始，僕亦壯夫，今玆以往，吳興百里之間，豈無同志之士能設一席，爲僕容此從者？ 此時僕之學業，或者較今不無稍進，老弟間過，繼此朝夕爲益，猶有期耳。 舟次敬此言別，不盡所云。

答吳又韓 甲申

君父大故，吾黨伏處草茅，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痛悼而已。 獨怪京師之大，天下人之衆，其間更無一人爲人主殺賊，使其猖獗至此。 至於稽首賊廷，稱臣勸進者，皆平日立名聲、取高官之輩。 老弟遠遊之志，鑒此可以頓息矣。 僕自初夏以來，進取之志久不置之胸中，非能遂於當世，恝然自顧無具，亦愈見天下事不可爲耳。 古人讀書，動云十

年二十年。老弟壯心不已，且當於吾儒安身立命之旨，究竟一番，而於古人經世濟物之方，粗爲料理。先其急者，則《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諸書不可不讀。從此得力，然後宣爲文辭，發爲議論，科目非科目，或出或處，皆可從容以俟命矣。其餘即有捷徑，非所知也。

答顔孝嘉甲申

春初，孝垂兄具述令祖先生意，云明歲欲僕至宅，與足下相朝夕。僕即欲作一行奉復，鹿鹿未遑。嗣是足下每辱手書，辭致誠篤，僕中心志之，每欲裁答，復以賤疾中止，遲遲至今，誠有所不得已也。

僕聞之，兄弟以世疏，朋友以世親；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僕與尊君交，豈世之悠悠者？其自兩家之人而外，通國之人亦孰不知士鳳、考夫猶兄弟者，況至於今日，足下復以尊君之友也，而敬僕愛僕，靡所不盡，所謂以世親，此之謂矣。僕即無似，豈以生死異哉？凡百之事，力所能爲，而有益於足下之兄弟者，當無不爲。況讀書一事，又所夙夜矢之，無日以忘者乎？但僕審慮熟思，足下讀書，非從事胡先生不可。蓋胡先生於尊君，猶僕之與尊君也，而又重以骨肉之親。憶尊君存日，嘗與僕等撫掌論心，往往至夜半，每伸其指曰「吾三人」。言及天下事，亦曰：「吾三人可共做。」尊君哲於知人，其所交當世之士衆矣，終不曰四人五人者，意可知已。此尊君之歿，僕所以有「三人猶鼎，一足折，兩足悲」之喻，而胡先生亦有「造就後人，以報知己」之言也。今胡先生所與僕前後手書，讀之無字不本至誠，無語不

可感涕。僕故不敢遺失，藏以待足下兄弟學成之後，出以相告，足下或未之知也。況蕭牆之爲鬼爲蜮者，萌蘖未已，外禦其侮，何日可無胡先生者？令祖先生年又高，君家長城，安可自遠以啓戎心乎？僕之鄙見，竊以爲足下竟可始終善事胡先生，而僕則往來其間。足下所作文字，郵筒之内可以評閲，其有疑者，相見之際，不惜見問。僕不知則已，苟所知者，敢不竭盡本末，以祈有益於足下，且以慰令祖先生惓惓之意也。稍遲一二載，二令弟解執筆，三令弟經書已完，四令弟亦復就學，僕將請繼子兼兄之後，借尊齋一席，以與胡先生同事，彼此補其缺略。如是數載，當必有以報尊君於地下者。

足下兄弟四人，以僕視之，猶尊君之四體也，無所彼此厚薄於其間。但以今日事勢度之，則有如僕所陳者，幸足下於令祖先生前具述鄙意而更商之。至於足下目前立身爲學，大略謹陳一二如左。語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誠使日置僕於左右，所言要不外此。足下若將以此從事，則僕雖弗獲朝夕，猶朝夕也。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生我，是如何賦畀，父母生我，是如何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以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日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絶之。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固有不知其然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一發深省，曰吾志爲何，而以是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學必以聖賢爲師，今人以爲迂，予以爲特未之思耳。使聖賢之道而在於此身之外，迂之可也。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孰非人弟與人友？思爲人子，則求所以事其親；思爲人臣，則求所以事其君；思爲人弟與人友，則思所以事其兄與施其友。不然，尚可謂人子、人臣、人弟、人友乎？尋此説也，不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不已。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然則舍聖賢，其何所師哉？吾人此際，既看得定，便是要見賢思齊。見賢思齊，便是要見不賢而内自省。此身在天地之間，不是上達，即是下達，無有中立之理。纔欲善斯可矣，便已是自暴自棄。《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其何忍於陷溺也。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不可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以至一國天下皆然。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意。今人志卑氣弱，説及此際，則以爲必非人之所能爲。噫，人特不爲耳。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孔子、孟子生於衰周之際，何嘗有父兄師友之成就？乃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則「願學孔子」，遂爲百世之師，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者，此也。乃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不過曰「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亦不過曰「私淑諸人」。人苟有興起之意，而不欲以凡民自處，前言往行可以私淑者何限，並世之賢可以師資者無窮，乘此年富力强，奮然有爲，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人過三十四十，去日苦多，不免日暮途遠之憂，習染既深，又有難以自新之慮。若少年未嘗

入世，即能從事於此，譬之以璞玉爲圭璋，以素絲爲文繡，於成也何有？楊子曰：「睎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願賢者勉之。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慣。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體，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荷負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内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傍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甓，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本朝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不知。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二字看得遠了，以爲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即如今日，在親長之前，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理，以至親戚、朋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處缺陷，處之當與不當，正見人實際學問。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舜之横逆，直從父子兄弟之間起來，較之宗族鄉黨，其難百倍。然自瞽瞍底豫，以至格及有苗，無

非愛敬之盡處。故曰「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中孚》格及豚魚，誠愛誠敬，豈有終不可格之理？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願吾黨從事於斯。

世衰道微，民彝泯亂，邪說暴行，比比而是。吾人學問之際，擇善不可不精，信道不可不篤。擇之不精，則惑於異說而不能自知；信之不篤，則遷於彼此而不能自定。究也不免於波流而已。見之明，守之固，非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於斯？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

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己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婚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功夫着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捄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人不可以無友，非不可以無友也，不可以無賢友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之間，存乎人之自取而已。吾所取君子也，其過日聞，其德日進，其勢不容於不君子；吾所取小人也，其過日多，其德日損，其勢亦不容於不小人。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又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示人之意，可謂深切矣。自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須辨別君

子小人。大都温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慝者必小人。辨之既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殆庶幾矣。若清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乎！《記》曰：「師無當於五倫，五倫不得弗親。」唯友亦然。

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弈、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閒雜諸書，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進身，尚猶苦其奪志，他可知已。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言「感物而動」以後，無日而非習矣。一世有一世之習，一方有一方之習，一鄉有一鄉之習，一家有一家之習，一人有一人之習，習之既深，所性幾乎不可復見。所恃以可見者，時時發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此充而長之，便是人皆可爲堯、舜處。而其所以充長之道，全在日用之間操存此心，而無使其牿亡，則自能日生日懋，以至於暢四肢、發事業，而不容已者。若其培養此心，則讀書之力自不能少。吾人讀《風》、《雅》便覺興感，讀《春秋》便欲謹嚴，讀《易》便思寡過。推此以論，何書不然。古人云：「非聖之書不讀。」亦所以慎其習也。

爲學只一件事，非有歧也。今人不知，爲應舉者則曰科舉之學，爲治道者則曰經濟

之學，爲道德者則曰道學，爲百家言者則曰古學，窮經者則曰經學，治史者則曰史學。噫，學若是歧乎？夫學一而已矣，理義之謂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吾唯從事於我心之所同然，修之於身則爲道德，見之於行則爲事業，發之於言則爲文章。事親從兄，此理也，此義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理也，此義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此理也，此義也。《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此之謂也。今人所見差異，是以終日讀聖賢書，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宜哉！

《孝經》首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中庸》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之四篇亦曰：「守身，守之本也。」由此思之，此身爲父母之身，即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行，方可謂之養志。即欲自暴自棄，而實有所不敢，亦有所不忍矣。是以古人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懼辱先也。既有辱先之懼，則不得不出於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之一路。況吾人幼失父母，有力有勢，何從而用，舍志事而外，更無可爲人子之職者。今日足下之所爲繼志而述事者，唯有學問而已。尊君中道而逝，百事不了，其外無論，一家之勢可謂岌岌矣。堂上二大人在，足下爲長孫，懷中三幼弟在，足下爲長兄。長孫則有子之道，長兄則有父之道。承前啓後，重大之任，全責於足下之一身。直須待二十年之後，令弟俱婚冠成立，然後事勢可定。若二十年以内，風雨漂摇之懼，何日能忘，此僕每與胡先生私論及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若足下果能力學，則亦無難。老者可安，幼者可教，以至門内之不和者，可

以致其和，外侮之窺伺者，可以寢其侮。家業不厚，何以爲撙節之方？世務未達，何以爲通顯之道？種種處置，總不可以無學。至於古人所云「風雨不動安如山」，方見負荷之力。況自此而外，尚有無窮之志，無窮之事乎！僕前所云動心忍性，生於憂患，蓋以此也。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乃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冰淵之心，而後可爲弘毅之學，有弘毅之學，而後可以守身，可爲繼述，可謂不毁傷也已。

右所陳十有二則，多大綱之言，節目未備。然有嘗爲足下言之者，有未爲足下言之者。其已言者，似不必再陳，特以言之有當於足下，或不厭其丁寧也。若立身爲學之道，春初所與足下《證人》、《人譜》兩書，其義已無以加，何必更有所言。且僕凡於相知之前，未嘗悉意言此，同學之子，雖時與之言，而未嘗託之於書，以德之不修，竊學古人謹言之萬一也。今者因令祖先生之命，足下意復誠厚，不可不答，故有此陳。幸勿徒以往復之常忽之，亦或尊君之志也。

與顏孝嘉 戊申

前過甑山，恪臣自言深悔往時相對，不能努力讀書，今竟無成，不謂足下書中亦有此恨也。此僕少壯不力學，無所得之咎，諸友只得任半過。但可惜此意發之已遲，年俱向四十也。若使果能奮發，亦未爲晚，如僕衰老，徒有悲傷而已。文字二篇，頗見進步，以能去華就實也。所相勉者，足下兄弟本亦友愛，有何不如人？方此禍亂之世，能學

《小宛》，兄弟夙興夜寐，以期無忝，教誨爾子，以期式穀，日斯邁，月斯征，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

所紀言行數十頁，近爲友人取看，無以應教。僕方藉此以庶幾萬一之似，豈有所私哉？他日當寄覽耳。此等記録，雖斛泉疑「特」字之誤。爲取善之一節，若學問實地功夫，不止在此。還當於身心日用之際，密切檢點。徒檢點又不濟事，此身一刻不與事物相接，便當將已讀之書温繹義理，未讀之書探索精微，使實有益於身心。如此十數年，自有效驗，勿作蚤種竹、夜乘涼之見也。大概年及四十，已是踰壯就衰歲月，再經浪擲，不堪矣。事事須從緊要切近處用心力，所讀書亦如此。人倫闕失，種種可悲，但能努力補救，亦猶可及。若以待來年之意存於心胸，即自今以往，終不能保其不再闕失也。

生計窮困，目前亦無奇策，即教課一事，盡心力而爲之可矣。謂之君子勞心可也，謂之小人勞力可也。豐約得喪，自有定分，不足計也。令弟在鄉，有可治之地畝而不能治，此與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意不相似耳。然亦大段不能努力，非獨治生一事。《傳》曰：「譬之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少年凡事當以此存心，若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恐無是理。

予重尚在舅家乎？相見願以鄙意致之也。祖儀困於叢棘之中，將來能自拔否？念足下兄弟及恪臣兄弟與僕之交，自不同他人，今某固已老而無成，而諸友中，亦未有燁然可見於世者，每用疚心。然兩家晨夕相共，約八九年而已，今在半邏已閱九載，而績效更不及兩家子弟，某之疚心，又當何如？又不知他日相對之友，能如足下與恪臣之追

悔於後否？凡此俱衰病之餘，所爲鬱鬱無可告語者也。來文函返，不必批閱，壽序尤見性情之厚，然雜詩雜文，總是無益，不宜多作，廢卻光陰。當以潛心經史爲主，經史之中，又當以經爲主。目前儔輩碌碌者多，希相見可也。

答顔孝嘉 庚戌

得足下臨行一劄，惻惻不歡者累日。世業不薄如足下兄弟，豈意竟以館穀爲事，且內不遑將母及顧子女婚嫁乎？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而身一出門，大倫盡廢，此不佞平生所痛，處館非人所爲耳。古人以學者當治生爲急，此事急固不可，全置度外亦不可也。置之度外，即失之不及，禽鳥尚爲雨雪之防，而況乎人？若皇皇求利，則悖入者必悖出，枉敗一生，落得勞攘，以貽殃孫子。《大學》末簡「務本節用」一條，所以爲百世不易之中道也。人徒以爲平天下之義而不思耳，豈知匡濟一身，要不能外此乎？前者曾爲足下言，使果不應寒餓以死，未必無意外之遭。吾人只有修身力學，爲終焉之計，至於窮通得喪，自有莫爲莫致之理，無俟縈懷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在足下百凡敬慎，深思善後之圖而已。

舍下田疇盡潦，秋無擔石之成，可謂極平生之未有。冬間亦將嫁女。明年承用晦兄見留，而雲士諸兄適至，謂不佞衰憊，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游書籍。又鄉土未必安寧，勢復不可匏繫一室，約以三十金爲禦凶之備，而往來任便。誠錢、呂兩兄曲折愛我之德無所不至，然豈意計之所及也。由今以視，足下與大也雖山川遼遠，不得不

行，則何啻倍蓰矣。但兩兄雅誼，誠爲古人之所有，而今日之所無，而不佞衰暮無聞，不足當此耳。令子嘉禮已成，凶荒方至，愧無以將意。稍待呂家鏤板就緒，刷印一二好書相贈。苟能於此精思力踐，終身得力有餘矣。然總不若令先君子「親賢人遠小人」一語之爲要約而不可易也。雜著一二附覽，以寄遠懷。

與程邇可

足下去親，遠從張先生遊，學問進步固當倍加。又得子爽同事，正好相與有成。三四月之別，刮目之待可預期也。大凡人之進步，決不只是一路，進則幾處並進，退則幾處並退。動筆作文字，與尋常言語行事，總是此心爲之，此心一放，則處處乖張，此心收斂，則處處停當，可刻刻自檢自驗也。足下質地可以有成，在今日只宜認定一條正路，其自家庭之間，與夫鄉黨道路，與夫古稽今居，莫不用心體究，以一歸於此路，則何患不長進哉？吴忠節公有言：「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真閱歷之言，非過激也。

尤埍承念，謝謝。最可惜者，年來一輩損友，與彼宗族之人前曳後擁，只是要他爲不善。不佞與之言，不過杯水車薪而已，念之可爲歎息也。足下讀書，其勢不能久，及此正當努力。令叔、令兄所望於足下者雖卑，然亦不可不聽從也。他日能自拔於流俗，則在足下而已。足下少年，未嘗涉世，今日出外，於人情世故上極要用心體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處正可

驗自己學問之進退得失也。區區之誠，所以寄遠人者，唯此而已。餘不能一一。

答姚大也丙戌

得手教，具悉惓惓之意。僕自變故以來，罕與俗接，自分不識字農夫，可以畢此生矣，然問學之志則不敢自墮。又念當今之亂，由於數十年以內人不知學，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不啻洪水，其所以殘賊其類者，不啻猛獸，是以及此厄也。《易》曰：「蠱，元亨而天下治。」蠱，不幸也而天下治，則乾坤再闢之機也。是以凡朋友相接，未嘗不勉以學問。況如老弟等輩，尤僕所稱同志，而豈無一言以相勸？適緣令舅束末略寓鄙意，亦以此也。

今日所以答老弟之見問，要亦無他，即以老弟之意奉答而已。若謂昔年之不堪回首，則願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若謂開卷有益，則願時時知開卷之益。若知得不開卷而不爲無益，則過此應無今昔之恨矣。此際工夫，全係老弟，不在僕也。僕視老弟輩，老大甚矣，然猶不自已。老弟鼓其壯氣，何事不可爲？亂世崩離，殺人如麻，若復不能操心危，慮患深，爲動心忍性之計，何以自立？作詩猶作文也，可寓不可溺。若能思而不困，如《小雅》之君子詩，亦豈足病乎？若爲所溺，不能自出，則終日讀書談道，亦豈足益乎？此際功夫，亦全係老弟，不在僕也。悤遽草草不一。

答姚大也丁亥

劉先生前，愚往日再四言之，初亦甚以

亂離爲念，其後已有允可之意。愚以爲奉書而前，當受而不辭矣，得非其間事體，有非所以安長者之處，故堅意不受乎？接手教，即欲歸來，苦於道路，尚欲稍遲。又劉先生東歸，道必由語溪，愚可再與面懇。今作一行先上之，若先生慨然無論，否則或大也、或禮人賫其關書，追隨而來，愚當爲老弟苦求，必欲其允也。愚於諸老弟有虛眷眷之情，日夜望諸老弟得一賢師，庶以慰愚跼蹐之意。而世道敗壞，風俗惡薄，目前人士，無論人品不成人品，即文字亦不成文字，此皆老弟所耳而目之者。求友不可，况北面而事之乎？愚所以一聞諸老弟有延劉先生之説，而不勝踴躍也。明年孝嘉亦欲執贄而遥事之，若不肯留，諸人何望乎？面晤在即，草草不悉。

與姚大也戊子

《史約》八本奉覽，家兄屬照劉先生評之。書室不甚如意，且無悶悶，凡事隨其目前過去，不起欣厭之心，亦學問所在也。

與姚大也庚寅

前在邑中，聞一士、路乘之言，將於月初爲僕四十之慶，固已可駭。昨復聞之藹生，云足下出一知單，以告諸友，駭愕無任。

僕與足下，遊處有年歲矣，豈果未嘗識面？平生好惡去從，豈猶未能見諒於足下，而竟爲此首難者？此種習氣，最是近來聲氣餘毒，有志者所應痛懲而力戒之，不謂將以施之於僕也。雖僕亦間有與其事者，或出

於人子之康其親，然必盛德眉壽，爲耳目之所稀有，致足稱此一觴也。足下視僕之爲人子何如也？生無一日之養，没逾葬埋之期，天地間罪人耳。即使先父母尚存，交游執友欲舉康爵於吾親，罪人猶將無穴可入，况使身受之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年已四十矣，學不加力，愆尤日多，誠先師遺訓所謂「幼不孫弟，長而無述」者也。所未至者，老而不死之賊耳。足下之爲此，將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將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於義兩無所屬。而當之者又非其人，失之失矣。必不得已，倘天假之年，不斬吾後，幸舉嗣息，足以奉先人之祀。三四十年後，足下同游之士德業已成，髮皆星星，而僕頽然皓首於其際，雖自省深可哀痛，而人子之心亦似宜聽其自盡。否則自今伊始，改過遷善，蓋棺已後，即不敢希幸無慙德於朋友，或得自列於一善之成名，以見稱於鄉里。足下率一二同人登此一丘之封，呼僕之名字，而傾以觴酒，進以豆肉，亦庶乎可以無憾於九原也。幸足下即以此意徧告諸友，萬勿成此過舉，以重僕之罪惡，感何可言。

與姚大也 庚寅

足下前日出，不得相語，暮歸聞之，良爲悵然。讀《日新説》，胸中頗有所動否？尚有吴忠節公《家誡》二紙，極可佩服，它日足下來，當出以相奉也。近看《忠節集》及仲木所撰《年譜》，見其平生種種，多不可及。不佞志氣頽如，百過叢集，真所謂四十見惡者也，極望少年努力自愛耳。鄉里之人，耳目固陋，無可與言者，其甚不堪者，不士不農，終日閑過，不知所爲。足下與游，亦多此等

人，大足相戒。人各自爲，勿與比量，便泰然自大也。日來胸臆間有種種不快事，因思與足下相見殊切。念及令甥舍姪讀書，益不禁汗流於背也。

與姚大也 庚寅

僕於館舍候趙先生兩日，今適以俗事同藹生兄至鎮上，薄暮即入城也。雲翅兄將欲舉葬，此仁人孝子之事，族人不敦宗好，反從而訟之，其曲在彼，誠有親者之所共憤。今既不容其葬，情亦可痛，而宮牆之蠹反從而需索之，豈人子之欲葬其親者誠有罪乎？吾不知明倫之地，將率人而出於何物也。煩足下晤趙先生時，以此意致之，借一言以達之齋長。少扶天性之良，無令匪人肆志，孝子飲泣，所裨彝常不淺。至以異人誣及正士，尤可痛恨。

與姚大也

敘《經正録》一篇，僕在館時所爲也。煩老弟爲録二通，一以正諸字虎，一以正諸一士。語曰「白頭如新」，適此歲暮，爲念交游零落殆盡，感慨徒深，或者藉是以當資益乎？恪臣兄弟相戒之意，亦存乎此。原稿幸以投僕。

與姚大也 癸巳

足下近頗無事，得靜坐讀書否？貧士學問，更無別法，只衣食之外，不別作經營以廢時日，食蔬衣補，終不放閑一刻，自然學業過人。若必待如何，然後攻苦，則終身不得

之數矣。孔源近況佳否？不佞數里之隔，不獲與之朝夕，有幸遠來之意，念之惕然。極望足下與之準密作工夫，無致劇談過日，則必有益於己，有益於人，不枉一番聚首也。長益有可言者，極望示知。外傳單一，所以諫諸友之奔走於社事者，始自足下，以徧致之。

答姚大也 癸巳

傳諭之言，初爲尤壻而發，因念及於諸友亦有然者，固知足下不以爲非。此事欲已竟已，無多商量也。陸冰修對其母舅張半海云：「亦知不是好事，今無可柰何也。」半海云：「是何人拏你去？」冰修無以答。吳仲木兄赫赫名場一二十年，自去年斷然謝絕，朋友不知，猶相牽附。春間致不佞書云：「十年猶有遺臭。」是可思也。豈是不佞一種迂癈見識，欲妨諸友英高進取之志？平氣以觀，斷乎有損無益，壞心術，喪人品，莫過於此。故私心揣量，端以爲食芹之獻也。諸友中見識不齊，足下如有所聞，幸爲開示之，亦朋友責善之一端也。

孔源遠來，不佞無以慰之，殊歉於心。極望足下與之立定課程，秋冬之間，做一件實益功夫，稍稍自解其咎。古云「斅學半」，人己未嘗不互相滋益也。朱聲始云：「初間只見聲氣朋友，高談氣節，欣然欲入。壬午後，紛紛見招，略往觀之，純然勢利耳。」此亦從此一過，故說得快然。今日至此，亦不復可言矣，可爲歎息。

「至此不復可言」一語，亦非不佞已甚之詞。近來實見一輩少年朋友，日中若稍稍認得幾箇人，寫得幾箇眷社盟弟拜帖，曾略考

得一二次一二等，便不知我是那箇，眼中更無父兄，何論朋友？ 故有感而言及，足下亦當見過此樣人也。

答姚大也癸巳

前以迫暮，不能稍留，與足下一談。嗣以日務相絆，復不能出門矣。足下文字，向無破綻可以指摘，但少精力。此則開筆作文以來，所趨只就平穩一路故耳，然亦病也。多讀書，則義精而力厚，不期去而自去矣。孔源工夫勤密，似此筆性，有成不難。更得一番講求，則一二年間尤佳。目下且未宜專力制藝，先看《大全》何如？ 學問以窮理爲先，雖小數亦有然者。

答姚大也

足下在語溪數日，意思頗佳否？ 同事諸友，去來無恒，進退不果，齋中殊覺寂寂。大半亦由天時不和，米穀日貴，盜賊日熾，中心皇皇耳。令岳遷居鎮上，非全策也。不若且於邑中觀望一載，以待來年耳。字虎家衡山楷書，晤孝嘉極望一索。令甥孤苦之餘，兼值凶歲，朝夕殊難支吾，豈可以先世珍藏之物，爲他人據而有之乎？ 言雅遺稿一卷，亦久留孝嘉處，既不爲之較訂傳寫，亦當還其原稿。前年我輩數人同在笥中簡出，若竟付之彼人，化爲烏有，我輩他日何以見言雅於地下乎？ 亦望足下取之以歸，僕當泥首以謝美德也。

答姚大也

令岳攜家遠去，足下蕭然之況，亦可自樂。但宜收斂浮情，静以進業。愛足下，與足下自愛，不踰此言矣。數年碌碌，輒深人壽幾何之歎，非獨老大之人有此悲痛也。

答姚大也

阿三前日之來，非乞米也，不佞自與之耳。此人之愚之惰，不佞素悉，前亦面諭之云：「如此凶年，養汝無用之人，誠無謂。若汝能勤謹，錢家前後田地，耕治二三畝。即有不能，租船一隻，短載度日亦可。汝主人看得有幾分用，決然收汝。汝豈能養活妻子者？不如力勤從主人過活耳。」彼亦唯唯而去。方欲晤足下時言之，不意手教已及也。今爲足下計，留其妻逐其夫，固情理之不便，若養此無用之人，亦無了，若俱遣之，則其妻又似不可少，且不可遂其肆志也。莫若授田一二畝，督其耕，而以畝許之地，責其種蔬，不用命則鞭撻隨之。如此一載半載，看其能改與否，又作區處可也。然其要，先在足下精勤爲主。錢宅内外，一種頹惰游敖之習，此人入之，又所謂「莊嶽之間」也。爲之浩歎而已。

與姚大也

老弟從幼聞家中來，困苦患難，蓋不必言，但觀其爲人，不因世變而有所潰敗否？又不知老弟相見之際，將何説以勉之，得暇幸爲僕一悉。令舅豆價，僕爲不安久矣。昨

方遣人往彼處索之，尚未可得。因舍親田災於水，且有疾病死喪之事，故此遲之。然舍親可以此爲辭於僕，僕何可以此爲辭於令舅也？當即竭力處置，以足其數，老弟數日間來取之可也。

與姚大也 戊戌

前月之望，遇姚江孫丹扶兄於角里，以一緘附至臨清，想入清覽不遠時日矣。足下別來意志，原校：一作「致」。讀前後所寄三劄，及《送仲聞南歸序》，略得之矣。三喪未舉，遊子之情能無黯然？但自足下而外，恐未有切切於心，亟營馬鬣者。自古及今，安有人心日變一日，風俗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而能晏然無事者？足下讀史，至十六國戰爭靡已，五季篡弑相尋，民生其間，流亡塗炭，子孫不識祖宗室廬墳墓所在，當不勝潸然涕泗之下矣。春秋霜露，感人至深，故人惓惓，專望努力一歸。畢此事而出，則天涯魂夢方能帖然耳。

僕老病日迫。季心一耳不聰，二子多病，終日在憂悸之中。嗚皐抱疾如故。二三知己，相視愁歎而已。足下及此盛年，讀書求志，會有可爲之時，慎勿碌碌儔衆，坐而空老，幸此二千里之行也。仲聞志氣篤實，半載之中，與不佞交日密，久不見大也，藉此以當酬對而已。家兄肺病時發，腳氣稍疎，然老況亦苦矣。其餘親舊，俱各平平，總不外貧困二字，其免此二字者，則唯有孜孜爲不善而已。黄犬東門，華亭鶴唳，知者一二，不知者常十八也。

僕去年五月得舉一子，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諸無

足爲知己述者。前書略具，因注念懃懃，南北道阻，故復及之。百惟珍重，虔切虔切。書到造次作復，不盡所言。

答姚大也 乙巳

承念家兄窮老之況，益復可悲。七月間舉男子，一夕而殤，繼之以病，三旬而起。八月間，不佞亦在病中，幾於不復相見矣。小兒如常，但年增而志不見，直是可憂。春之暮，復舉一子，目下能坐矣。「維桑與梓」之兆，或者其驗乎？維桑今改名維恭，因邱先生云「無令他日子孫難以誦《詩》」故爾。幼者將名與敬。但卜居海濱之願，從無頭緒耳。或俟足下歸來，爲耦耕之侶乎？

里中親舊，無可言述。道義諸公而外，唯柏園猶存舊時面目，一載之中，六七次相對，遡述少小情事，相與歎息耳。人心世事，日就可駭，想南北亦不甚異。足下幾年驅走，見聞所及，心志廣益，視不出户庭者如何？尚宜及此壯盛，努力進步。韶光易過，若不佞一旦老病，無可復爲，《易》所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可爲殷鑒也。令子敏慧可愛，目下已及就傅之日，自今以往，皆教誨之日矣。爲念。

僕與足下俱不幸，弗逮趨庭之訓，艱難困頓，身嘗幾許。愚兄弟之老大無聞，痛傷亦以是也。疇昔知交，士鳳、字虎身没而不及教其子，柏園身存，亦不及教其子，皆足下所熟知者。不佞今兹寢興不釋，唯冀後來不替先人一念而已。令先人兩世之喪，得足下一人而克舉，可謂孝矣。《記》曰：「慎行其身，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又孝之大者。唯

我與爾，其各勉之而已。去冬《示兒》一紙附覽，今秋《示兒》一卷，草稿尚在邱先生所，又語多不便遠寄。若不佞遂若士鳳、字虎者，所祈故人提命，大指不越乎此。臨楮不任惓惓。

與姚大也 辛亥

前者戊上，足下竟步歸乎？去此忽復半月，柏園精神必已大旺，但不知日嚴兄弟景色如何？念切念切。歲前爲日無幾，日嚴家葬事何以料理，賣田有主乎？凡事豫則立，病者不能努力，全望足下爲之主張耳。日前急着，唯有服藥、治葬二事，「素患難，行乎患難」，「殀壽不貳，行法俟命」，種種義理，不外是矣。服藥自令表叔而外，無可商者，萬不可雜投湯劑。葬事則唯僕與足下兩人可仗而已。衰暮之夫，終年旅食，自謀不暇，復欲爲少者憂勞長歎，如何？

答姚大也 辛亥

令表叔十六早往會城治人疾，遲則十九日歸矣。足下欲來，非二十則廿一可也。過此，又不可知。蓋今歲有延醫者，東西南北無不應其求故耳。不佞廿三日返舍，若足下未行，尚及一晤也。聞晦仲不果娶，亦可喜也。前者固已慮其不佳，今日之不果，惡知非晦仲之幸？大凡知其不可而苟且爲之之事，到底有悔，《歸妹》所以有「永終知敝」之訓也。足下此席，恐亦不久，此官家屬衆多，其勢不能善後耳。

答姚大也壬子

日因陸堉病體，心下憂虞，且門内之横逆，未得消弭，不勝鬱悶耳。以此二事糾絆，望後出門，亦未知果否。春和花放，身心泰如，與二三知己談道論文，真樂事也。今日正與相反，其柰之何？

答姚大也壬子

日以憂飢不能出門，較之春間，親戚妻孥死喪疾病相繼而作，意況略有不同。然當此洊災，數口之支吾殊不易耳。足下近況之艱，亦復可知。與其相對而愁歎，正不如獨坐也。老婦近體如常，承念，謝謝。苦中尋樂趣，唯朝夕弄外孫、慰寡女而已。生趣有何勝，而可當親友之壽乎？萬勿繫懷。前月之杪，曾一至語溪。用老以避修志書，久駐會城，歸期未定。擬欲初旬一往，然未可必也。

答姚大也癸丑

《字虎傳》，義所當爲，但自賤恙以來，筆墨久廢，恐不能矣。不知往時兩祭文，及《山陰門人録》中數行，可以附入譜系以傳後否？闇伯尊堂與淩仲宣先生家乘中，俱載壽文一首以見，似亦可倣此例也。昨適冒暑，步履不能，又傷脾作瀉，語溪之行，恐來日尚未能發，柰何！語云：「多病故人疎。」非故人疎我，筋力實有不勝，爲之悲歎。

答姚大也 癸丑

承惠，因攻玉兄云相知意篤如此，不必堅辭，他日酬答可也。但僕適往半邏甚迫，足下遠行，恐不得一送爲大歉耳。茲者子厚兄欲爲其令壻作一通候書，僕自賤恙以來，筆墨久廢，又不諳仕途交際之文，特爲轉懇足下，幸不吝屬草焉。

與姚大也 甲寅

使旋，知客中安善，慰甚。去冬，令子媚已完，今年二月，小兒亦已授室。毋論令先君子捐館京邸之日念不及此，即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但兩家子弟俱未成立，正須教養。不佞今歲既延攻玉兄而外，復延孝垂兄以教兒輩。鄉黨之人，皆以貧困如此，二子二師，無不駭異。不知事莫有切於此者，不佞勉爲之而不顧也。若足下將來出處，無大異於今，茲願同志闕一行。公簡遠游闕數語。僅得首丘而已。柏園往年閩粵之遊，不爲不壯闕數語。遂至不可底止，此足下所親見闕一行。用晦令表叔竟居東莊，以課子種植爲事，不入城市矣。最疾僧妓客遊之徒，向承足下見譽如先生者，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其實不然。不佞自己亥以前，農桑所入，佐以館穀，差足終歲支吾，然已不免債負，年來多故，貧困已甚。以下闕。

與顏予重 己丑

足下就婚，無物相賀，殊爲歉如。然不賀，禮之正也，況重以令先祖之喪，實爲不幸

之舉，故不敢以俗禮拘牽耳。足下自兹以往，列於成人，百凡宜自慎重，宜自努力。外侮多端，自竈下廝養，尚且目無主人，何况其餘？非足下黽勉樹立，愛莫相助也。朝夕之暇，不可不讀書，且自温習舊文，熟其義理。經書有不明處，就令舅求解，貫通不難，萬勿置之度外。尤宜愛養精神，足下向來弱質，不堪辛苦，血氣未定之日，不自珍惜，貽父母憂不小。《孟子》「拱把桐梓」一章，讀之可汗下也。保守强固，使此身既壽而康，仁人孝子之用心，更無重於是矣。勝弟親事，不謂又有一番變故，然亦命也。范當久爲鳩居，今當料理之矣，可與令舅商之。足下家中諸事，十分可哀，十分可憤，僕幾不欲見聞，唯有長歎。所望足下稍長，略知人事，不在所歎之中也。草草。

與顏予重 辛丑

别後，足下曾歸省堂上乎？闔門長幼，想俱平安也。天氣亢旱，秋成可憂，吾里之勢必復岌岌，柰何！不佞餬口海濱，念數年前與足下兄弟朝夕聚首，不復可得。足下假坐令舅園中，猶自得所，兩弟在家，無師無友，悠悠廢業，每一憶及，輒難爲懷也。令先君存日，負不可一世之志，賫之以没，不得見足下兄弟之長。知其冥冥之中，所以望足下兄弟之繼述者，當不在世俗羣趨衆騖之列也。今日令先君之友存者，惟不佞一人，而復一載之間，相見無幾，真可爲長負知己矣。邱季心先生在里中，不佞每以足下兄弟及錢日巖、陸霞生，屬其勿以尋常往還相待，以諸子俱不佞通家世好，日望其人品學業有過於

人者也。不知兩弟亦時時往見否？ 然相見亦自不同。若能努力學問，質疑問難，相見方有益。否則，雖欲不作尋常往還，不可得也。

《後學規訓》一册附寄令母舅，用備令表弟過庭之訓。初夏曾授一册於子樂令弟，因不能多刷，屬其與諸兄輪看，足下曾見之否？ 讀書人不從此立腳，真無地措足也。惓惓。

與顏予重 乙巳

寒食歸，適窘陰雨，不及相晤。近來足下兄弟有佳況否？ 尊堂起居如何？ 僕在館無恙，唯時時思念故人。道遠無由數見，不免爲恨耳。春初入崇德，見胡令表弟，殊慰鄙懷。胡先生雖殁，可謂有子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使胡先生殁後，并無張仲，亦無以有今日也。足下兄弟四人，各有尊先君之一體否？ 何人實能具體而微也？

僕舉子遲暮，望兒子成立，得繼先人，真不啻如河之清矣。去冬書吾言以示之，猶恐愚頑，終爲伯魯之簡。今寄足下觀之，一以祈通家世好，他日得緣此以相糾督；一以使足下兄弟明發之懷，切切於先尊君九原望子之心，亦不異於僕之望吾子也。若此，則日邁月征，當自有不能已者矣。閱畢，即煩子樂録出一通，以原本轉寄陸四令表弟，幸勿浮沈稽閣也。每念足下兄弟之病，率坐悠忽而不能奮發，少年光陰，大都虛度。僕與先尊君，疇昔意氣，卻似過此。追思二三十歲時，胸中目中，儘覺有過人處也。然而尊君早世，僕竟空老無聞，可爲悲歎。目前所見少年，并有不及吾輩行逕者，異日成就，將復

何如耶？前年足下示我《自敘》一篇，久矣檢出，不及返得，今并附歸。但當夙夜不忘此意，加之以努力。《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孟子云：「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故人惓惓，惟是而已。

答顏予重 丙午

令姪之殤，甚爲可悼，然只當自咎，慎其將來而已，徒悲無益也。雖云未有學養子，其實養子亦須學也。不佞少壯不知慎，連殤其子，今以年老子幼爲憂，亦前車之鑒也。信禱祠而不重醫藥，雖服藥而不求良醫，此足下門中自來通病。又不特此。好聽左右之細説，不能服從長者之忠言，蓋非一日之故。

祖儀決歸白馬，嚮曾見商，竊有憂者。祖儀質本薄，胸無定見。往年在彼不久，尚有大失以貽尊堂之憂。今一人獨往，久居於此，能無漸染彼中習氣否？誠恐自此足下母子兄弟之間，不復能相愛如昔日矣。稍近產業，以生計論較之，僦居於鎮爲優。若私憂不幸而中，則彼此得喪，豈足相易哉？女子之生，不宜爲悶，父子之親，何分男女？分男女者，薄俗之用心耳。尊堂體氣素弱，何堪久病，必得如沈、如周兩太君，翻然食肉飲酒，方得壽而康寧，此在足下兄弟感諭之誠而已。前此勸勉日嚴，正此意也。茲事不能，庶幾得醫如薛楚玉、高旦中者，久服其藥，乃足起敝扶衰。近地庸醫，不可過而問也，徒損藥金而無損於病，愚者不爲，況又有可憂者乎？

足下目前艱難，不佞豈不深知？然常歎息，以爲莫如之何者。生質既已文弱，不

能辛苦，又習貫優游，憚於奮發，亦不特足下爲然，兩弟皆患此。循是以往，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束手坐困，豈有極乎？俗所謂破落户景色是也。少年志力，何事不可爲？豈無居無半畝之宫，野無擔石之望，猶能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者？而況尚有幾十畝之遺者乎？此又只當自咎，思善其將來者也。商賈不可爲，力耕不能爲，惟有發憤讀書一路。而或者復以詩書不療飢之説，亂其心曲。且試思之，果然所讀何書，而咎其不療飢也？僦居無力，西歸又費商量，中秋後返舍細度之。大要謀及乃心急於謀及卜筮，事固有不疑何卜者，「明決」二字，不可不勉力從事也。殊苦目昏，艱於作字，爲足下兄弟言，即恐不盡，毋忽視此以没區區。

與顏予重 丁未

足下播遷以來，二十餘年未有定居，今日雖爲暫棲之計，亦當慮及一二十年。石門鎮爲浙、閩通衢，一二十年間能保無事否，此無智愚皆知之也。吾里雖非僻地，視石門鎮則有間矣。屋宇堅深，主人安穩，又得邱先生同室，子姪可以相依讀書，此皆卜居之不易得者。惟市井習氣不佳，然何地尚爲仁里？閉户静處，與二三兄弟守其素風，狡薄之子疎其往還，亦不殊於深鄉空谷也。足下不必多惑。每憶十五年前花石橋内楊氏旁居，若不惑於細説，則園囿室廬久爲足下兄弟之安宅矣。此後東西播越，俱可已也。事多有失於前而悔於後者，此類是也。贈序一篇附返。

與顔子樂丙午

足下與晦仲諸友作詩言詩，究竟有何實益？古人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一生精力豈無他事可用，而用之五字七字，好行小慧之類也？家有《文獻通考》一部，書雖不全，何不究心三五種，亦是有益。馬公生於元代，不得志於當時，彙集此書，以爲俟之百世之計。古人不肯虚費光陰，大都類是。後人讀其書，尚苦難竟，何心哉？録得古詩四首，拈之座右，可資警策。某啓子樂世契足下。

不佞桑梓之交相與最久者，惟足下兄弟，及恪臣兄弟，及祥凝兄弟耳。今日恪臣兄弟與足下兄弟，雖各在貧困，而手足之誼，式好無尤，唯祥凝兄弟之際，每使人不能無憂。在不佞處之，與兄言，依於友，與弟言，依於恭而已。所諄諄相勉者，財産易得，兄弟難得而已。其相戒者，蕭牆之釁一萌，天必兩棄，未有獨全而已。器重處於兄弟之間，友恭之任，惟在一人，勉之慎之。足下兄弟處於其間，誠心感動，俾其敦好，亦自己學問事也。孝友詩十章録寄，課讀之暇，可與令姪朝夕講解熟誦之。又啓。

答顔子樂庚戌

吾人所苦，只在虚度時光。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己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曰「人生一世」，試思天地

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真切自然，欲罷不能矣。友生某啓。

胡氏先世孝廉君所刻《宗輔録》，今其書尚有存否？不佞欲尋一册。若其書已盡，其板存於某房，可借印幾册否？可一問之介貞，或煩其轉問元表、二韓諸兄可也。四官聞其念兄至於垂涕，此意正好栽培，使其天良之發，油然不已，他日盛大，便有可觀。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以是而已。凡教童子課誦，不過閑其放心而已。緊要全在此等，其次則在循蹈規矩。又及。

與陸霞生癸丑

昨日到宅，見填門塞户無非出會之人，只得急返。聽得行路之人皆言，此事霞生領袖。足下何不審思，此是何等舉動？常年作領袖者是何等人？若鄉里老成敦厚，成家立業者肯爲之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以老夫灌灌及此。

又別楮

鎮上氣習不好，邑中更甚。人生長其間，習聞習見無非此等，那得長進？要長進，惟有讀書求好師友。不佞年雖暮，未嘗不兢兢於心，是以詩書朋友不敢一日廢。足下年來想不讀書，又所親比者，不聞有老成忠直之友，作此舉動宜無足怪。但此心本自靈智，是非得失反而思之，當自見得，故曰弗思耳。書之淺近易明，如《論語》季氏旅泰山、王孫賈媚奥竈兩處，極好看。

與錢子固

聞足下教子甚切，令子秀而馴，足下努力以教，必有大成之理。此尊公先生懃懃之志，不得食報於子，將見之於孫也。勉之勉之。然教子有道，《記》曰「嚴師爲難」，而不自嚴師始也，其要在於擇師。擇師在於平日之訪求，而不在延師之日，自子生以後，便當勞心矣。親友遠近訪之又訪，何人可爲蒙師，何人可爲成童以往之師，何人可爲終身之師。《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將欲令子弟繼其志，不問先生之志尚，可乎？又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將以教其弟子，而先生所學未之聞，可乎？知其志與學矣，又當觀其爲教之方，真是求什一於千百也。既得其人，便可委心敬事，令其子以次畢業於師矣。其實一人二人已足，不宜多易師也。多易則心志不專，術業不一，難以有成。然求之不厭多者，備延請之不及，少亦意中須得五六人。今人延師，既非素擇，而尤忽於蒙師，大無識見也。此繫子弟一生立本之處，豈可令非其人，以鄙猥邪僻之言語習尚先入其中乎？孟子曰：「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玉人必求良工，人之所明也。玉外物而已，子弟之賢否，繫乎宗祀之廢興存亡，而忽於求良師，可乎？

不佞得子已晚，將欲施教，而里中無可與共事者，家貧，又不能獨延，不得已攜之遠行。師則極其明矣，同學無相觀之益，今已習成不好。爲父不慈，莫過於此，此僕所爲日夕徬徨者也。足下與大也，儻能與不佞同心，即不難移家相近，協力終始，以祈有成

也。往年示兒之語，大也在朔方日，嘗録寄之，足下曾見之否乎？恒念不佞與足下相與歲月不長，無以爲益，特以教子之方，略佈區區，亦所謂父與父言慈也。諸未及者，尚俟長相見以悉之。

與錢子固

九月間曾作一劄，將致足下，慮有世俗之嫌，故遲遲未達。及足下過我，竟不遇而去，後又不暇圖面，歉懷不已。前劄所言擇師之意，大略已見。但延師一事，貧士大難爲力，不能不計其所出。而子弟讀書，望其小成，亦豈有晨栽竹、午遮陰之理？便使他日通明文義，能知自愛，而飢寒不免，何以保其終始好修，決不流爲辱身賤行之爲哉？此《論語》教之必在富之之後，《孟子》述司徒之教，其先必令飽食暖衣，又必養生送死無憾，而後可申之以孝悌也。然則今日之急務可知已。然非別有治生之道也，先業之尚存者，極力於保守，心力之得盡者，一用於耕桑而已。

僕乙未之歲，與足下兄弟叔姪相見共朝夕。諸君之意，皆亟亟文藝是營，而僕所反覆鼓動，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似乎枘鑿。自今思之，未爲迂闊不切情實，有負相延之雅意也。當時唯早婚一節，有幾人見從，而不至於失時。農桑一事，則足下與日嚴得一二分，今亦見一二分之效，此必足下猶能記憶者。竊以爲衣食足知榮辱，無曠土無遊民，則衣食足，百世不易之恒理。在今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惟有反其本而已矣。平時不得長相見，相見或不暇言及，言及或有所未盡，故於閒暇託之筆劄，以達

區區，亦所謂父與父言慈也。

程子有云：「讀《論語》，其中有得一兩句喜者。」僕所得一兩句喜者，開卷第一簡，則曰「君子務本」，中間則有曰「君子求諸己」，一簡終篇，則有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以平生深信，凡事有命，妄求分毫無益，不事其本而事其末，不特徒勞罔功，祇足失己而已。此意并與門内弟兄叔姪共知之。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三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四

書十三

答吴汝典庚子

令叔殁後，不佞每爲念及，輒傷吾道之孤，何況足下家庭之間失一師友，能無痛心？惟願益自努力，日新其德而已。人生憂患之來，實亦常理。但能與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一等處之，在我不因此顛躓，斯見定力。足下以子弟之年，荷負父兄之任，惟刻刻以克紹爲心。古人有言，任重道遠，正此日也。歲月倏更，足下改服之期已自不遠，日下亟將遺書較理卒事，夏秋之間，遇人事得閒，過我相聚，所極望也。令弟近者志趣何如？相見甚稀，相見之日復爾猝猝，真令人悵歎不已也。白老館密邇，足下兄弟時與往還否？學問之際，求友最急，然朋友最難得，朋友而近尤爲難得，此可與知者言也。造次藉復，不盡所言。

答吴汝典

所諭令先叔筆劄，檢得十件，俱丙申以前書也，此後未及檢得。展讀一再，誠篤之情溢於楮墨，使人不能不益爲之痛心，草宿淚彌新，正以此耳。今日惟願足下兄弟日用之間努力進取，益光前德而已。古人有言：「箕裘堂構。」足下兄弟承先世賢德之後，其爲「箕裘堂構」，視他家子若孫尤爲不同，夙

夜念此「紹述」二字，宜如何珍重，如何黽勉矣。

不佞無似，謬承令先兩叔道義之知，踰於倫等。向以人事艱阻，會晤難期，於足下兄弟未有分毫之補益，率用疚心。茲幸踪跡稍近，而令弟於錢氏又屬至親，往還殊便，孤危之中，非獨足下思有倡和之樂，即不佞亦深願朋友之助也。雲耜兄德義甚修，又得屠子高兄密邇，足下若能過此，當不憂寥寂也。三房令妹聞與許家已約昏矣，此佳婿也。二房令弟昏事，亦宜與令叔相商蚤訂。大都古今時勢不同，古人仲春親迎，其問名諸禮在冰未泮之時，則無早議昏之事。今世大都結髮爲婚，則男女十歲上下，即宜留心擇對，遲則難擇也。兩房四孤，念之惻惻。令尊君去世蚤，足下同憂之恤必深。撫幼之道，教誨夾持是第一事，保守家業尚是易也。

與吳汝典

維正先生適過，故令先叔十劄浼其轉送。若足下録得，稿本仍乞見擲，以當畏友晤對之益。不佞没齒，則歸之令弟，爲手澤之珍耳。二令先叔前劄亦若是也。鄔氏米已寄到否？前以陰雨之窘，不及往看，至今歉然。幸足下加意照及。韞老與不佞於行素兄之交，亦因足下叔姪兄弟推廣之耳。「胥矣富人，哀此惸獨」，諸惟鑒此。

答吳汝典

別後，三令叔見過，又比得足下所附錢使書，備知闔門安好，慰慰。歲祲入薄，諸事宜從減損，又況衰病餘生，布袍蒯屨已非分

之所宜，履韈之惠過於精雅，雖不敢決違來意，祇當轉贈他友耳。家用不裕，弗免經營，斯亦古之人所稱清白之後好消息也。學問之士，素位而行，處富從富厚做功夫，處貧困從貧困做功夫，方是實用其力，方見有得力處，否則道理終只在書册上也。秋間履畝，日與佃户相涉，頗有所體驗否？惟足下及此少壯，努力從事，無大小，無精粗，無微顯，無一可放過也。不佞老而無聞，自惟幼時謂之無志亦不可，徒以時起時倒，不能整一，故竟不得長進也。賢者其應以爲前車矣。葉向生兄嚮承遠顧，煩爲致謝。當此淪胥之日，澹薄刻苦若向兄者，已自絶少，但染於彼教既深，勢難復返。吾人起足第一步，真不可錯失也。

與吴汝典

子善去後，深悔册務一項，不及致言於足下，懷之不寧，屢晨夕也。兩令叔蚤世，令弟俱幼，常年賦役不得不付諸紀綱，其間即有破耗，亦祇目前之事，惟實産去而虚糧存，遂爲世世子孫之累。每見孤寡之家，無人經理，此弊一滋，後遂無可如何，不可不慮也。今年正值開册，兩房户下有推而無收，當亦勢之必然。三房産薄，所開除者亦無多。足下心目一經，可以瞭然，固知不至有失。聞二房年來産破已多，揆之理勢，自應盡行推出，使將來賦役之累稍輕。但里書之弊，不可勝言，以至買主之詭避，居間人之陰陽上下，知數人之營私蔑公，均所必有，自非悉心專力清查其間，未有不受其欺蔽者。孺子何

知焉？所恃賴者，尊行而已。竊意雖有四令叔之主張，恐足下亦當不愛心力，左右其間也。已去之産何日仍來，賦役之煩將來益甚，在令諸弟成人以往，其克負荷與否，則雖兩令叔身存，亦有不得不聽之冥冥者。今日提攜撫翼，俾之他日不至失所，在足下賢叔姪不能謝責也。得則無功可言，失則誰任其咎？誼託通家，不敢隱默，統惟勉力。

與吳汝典

向生兄來，知闔門安好，慰慰。但未知足下進修之功如何？雨澤鮮少，瀕海又將苦旱，加以流傳藉藉，雖未必果有此事，然處今之日，意外事俱作意中看，應之方不困耳。《幼學》二書附返，《居業録》向兄曾假讀否？篤信好學，友輩中大難其人，假以熟看，必有益也。敬之附此道意。

答吳汝典

承假《學蔀通辨》，伏讀一過，知先生放龍蛇、驅虎豹之心切矣。自歎窮鄉末學，弗獲早見是書，以致功夫枉用，老而無聞也。別來進業如何？聞寓梅里，將以醫學著驗。俗多庸醫，今取古人賣藥以自晦，夫豈不願，又況洊此凶災，在足下亦非得已。但慮兹事既患妨功，復患奪志。竊見一二十年以來，朋游中多有託跡者，初心未必果同流俗，然往往漸失故我，可驗習之移人，深足畏也。往者，僕嘗假館郡中，令先叔遺書相誡有云：「龍潭老人之言，得毋可思。」於今未之敢忘，特附此義進規，足下倘能不遠而復乎？古今人遇之艱難，過於吾人者衆矣。

答吴汝典

醫學未能信於人，未必非足下之幸。舘穀無益於治生，亦足喪志，不止妨功。不佞今日有如觸藩之羊，縶廐之馬，深悔少壯不能力田，以至於此。足下有意爲之，較之醫業，可謂猶賢乎爾，終非敢望也。治生一節，立身攸繫，亦孝慈所關。吾人今日商此，正如救荒之無奇策，反求諸己，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耕桑而外，無餘事也。不佞若得五畝三畝之圃，率妻孥終老其間，斯亦小鳥之搶榆，人徒之無懷、葛天矣。視茫茫而顛星星，何心復攜三尺稺子，旅食數十里之外哉？頃歸收穫，酒熟芋肥，不及與鄉里故人作半晌情話，皇皇而東，顧影自歎而已。耿耿總俟面悉。

與吴汝典

前者屯騎流聞，闔門一番驚動，目下想各返寧居也。久欲過候，因賤體畏暑，兼之亢旱，農人桔槔之苦，吁嗟望澤之情，不欲見聞，愁坐一室而已，非獨舟楫弗達也。足下近況如何？新功又如何？念之念之。

前示遺書二帙，雖粗讀一過，尚欲抄録幾件，稍俟秋凉奉歸也。令先叔遺劄，復簡得數紙，先此附到，其外更俟簡出嗣寄也。秋冬之間，令先叔葬事即未能遂舉，恐決宜權殯北山，此後鄉邑事勢正未可知。爲念疇昔舉家遷避之時，能無瞻顧乎？竊念足下於書卷義理得力已多，少年涉世未深，人情事變或者有所遺略，學問實際正當於此研磨，然後遇事沛然應之，在家在邦，庶無悔

憾。不佞今已衰暮，尋省往昔，終是歲歲一氈，人事罕接，故每至於遲鈍失措耳。足下抱此美志，豈忍以閉户書生畢此一生？今日所養一有不至，難以與人家國事也。然正非尋常應接之外，别有一項研磨，别有一種道理也。大舜耕稼陶漁，即耕稼陶漁以學；伊、傅耕築，即耕築以學爾矣。

不佞三十以前，事物全不經心，後交倪寄生，寄生亡，復得季心，深受切磋之益。然初病已深，不堪策勵也。足下其以不佞爲前車矣。二房兩令弟讀書長進如何？《後學規訓》二册，特煩轉寄。初學唯有栽培根本，正如植種是良苗，終不憂稂莠也。造次附此不悉。

答吴汝典

年來館絆甚於往時，以是親友概從疎濶，如足下不至半邏，即經年不得相見也。向兄見過，知令先叔窀穸將治，大爲慰心。承委作志，義固不可以辭，但言之無文，恐弗足揚盛德耳。時念尊先君歿後，足下兄弟弱齡之日，有令先叔倡導於前。令先叔身後，兩子幼弱，復得足下主其大事，加以教率。異時孝友之風，世世弗替，豈非東海盛事，遠近宗仰乎？諸惟勉之而已。謹俟卜日既定，一造柩前，稍效執紼，以展存歿之情。率此附復。

答吴汝典

令先叔誌墓之文，足下前書懇惻，不可復以不文辭，多費往復。抑揆以道誼，亦有不得而辭者，率爾具草，殊愧俚質。但事取紀實，似不足嫌，惟於懿節，尚恐闕遺，足下

更一删潤何如？讓繼産以立義田，在世人則爲難，在賢者特百行之一耳。往時二令先叔誌中已及之，故不載。令叔祖曾以《祠田經始録》序文見屬，尚未應命，他日不免專有文字，又不必篇篇俱見也。

營葬種種，見足下致雲老書，敬慎如此，深慰鄙心。目下物力大艱，生壙或可不作否？況凶事不豫，亦禮也。墓地去家差遠，又聞穴近山脊，殊難爲人力也。百凡料理，務極精密詳備，足下兄弟未貫兹事，雖貫，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令姑丈鄔季翁可以相助。其作壙諸役之勤惰良否，與諸事之可裁不可裁，朱渭老閲歷之熟，細大可商，即不妨懇其指示。往者吴擊千兄舉大事，承渭老不以形跡爲嫌，亦惟足下兄弟推誠而已。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凡事歷過，方無失蹉，無有不然。雲老才固長，又經事貫，故事物至目前，便見條理，可惜時日迫促，不及與之細商也。地遥身絆，不獲稍效區區，諸惟見原。

又，春來陰雨日多，宜豫爲雨備，臨時方不費力。發引天氣晴和，早一二日不害，不必拘時日也。埋誌即遲遲不害，凡事固有本末輕重也。

與吴汝典

足下近習教事，自己體驗身心損益如何？念自有知以來，先生日多一日，誠不知於世教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僕自省身爲此事既三十餘年，於變化作興之道，猶茫然不知所措，徒有技窮力索之歎，中夜旁皇而已。足下其有以起予乎？前晤旦中、用晦兩兄，俱勤勤問及足下，似欲相與究竟醫學

者，足下有意一遊禦兒乎？先儒謂切脈最可觀仁，又教思無窮，仁也。但仁與不仁，所爭俱不在遠，今皆從事矣。足下以爲何者尤難？亦曾與向生兄商決此義否？

與吴汝典

別後，門中各各安善，時得從商隱先生、大辛兄訪問大略，差慰遠念。但未悉足下用功如何，所得力於學問又如何也。凶歉連年，貧士支此，困頓可知。吾人今日困窮，乃其常分，特欲不失所亨，以見志力耳。僕水災之後，繼以疾病，無日不在憂患中。夙夜自惕，惟一息尚存，不敢忝所生之念，未之或忘而已。然老而益衰，不堪昏眊，爲可悲歎。近者商老已梓《楊忠愍公遺筆》，及《温寶忠先生母訓》，及令仲木叔所輯《忠節公家誡》數種，將有成書。往年令先叔所編《中丞公集》中，有《語録》一二卷，意欲并付梓人，以垂訓於後，當必仁孫所不拒者。專走人以請，即望發來抄録，其原本一月後即當緘璧，不敢有失也。適有小恙，不盡所言。

與沈敬夫 乙巳

原注：先生晚年方受敬夫之贄，兩書俱在未及門時。

疇昔相晤，言論之間，見兄每爲色喜，豈於鄙語有會心乎？祥平生拙學，自顧如布帛菽粟，初無足異，而食之可飽，衣之可煖。不敢同於他人，譬若誇述海外奇珍，卻於日用無需也。旅食半邏，於兹六載，無可爲解嘲者，故遇兄下訪，輒爲喋喋。唯冀及此少壯，努力從事，日有就月有將，非特令表兄之所切望，亦知交之光也。

憶數年前寓居里中，書聯句於堂云：「四海良謀唯井牧，六經大義具耕芸。」士友往還，朝夕所見，亦鮮解其意者。鄙人之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如服穡力田，朝夕有事，勿助勿忘而已。若此淺陋，已少同懷，則一方志業可知。用是長思結舌，不敢輒向人言其所不欲聽者。若夫人所欲聽，則又非鄙人之所欲言，但覺寡言之無咎。辱兄信愛之深，相見既稀，復不能久，言有未盡，布此以當一晤。

素臣令弟讀書不輟，聞之可敬。學問之事，必由讀書有得，方能無敝。陸象山雖云「若不識一字，也要做堂堂正正之人」，此爲泛讀書而不知修身者言之可耳。豈知人不識字，做人縱有可取，錯失處多，看義理終是偏枯不中正也。聖人，人倫之至，事無大小，俱有成法，不讀書，何由得其成法而循之，不失之過與不及乎？醫卜種植之類，尚不能廢先傳，而況其大者？附此道意。

與沈敬夫

久不相晤，想吾兄躬耕奉親之餘，讀書所得當益深也。凡人負此血氣心知，立於覆載之間，何事不可進取？故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也。某衰老已矣，惟兄及此壯盛，努力從事，正如服勤於春夏，乃望有秋耳。富貴福澤，有生之厚，未必非天之所薄；貧賤憂戚，賦命之薄，未必非天之所厚。古之人從此勘入，故能不失所亨也。《易》之《困》卦，剛德爲善，義可見矣。率附不一。

答徐重威

一載之中，相對無幾，殊懷歉然。臨行念足下賦別之志，歉爲有加。惟足下本此志以爲學，終身如一日，則何學問之不大有就乎？

蓋人學問之際，未有不始於親師者。親師，則理義之學有益，即俗學亦有益。不親師，則師之愚者無益，即師之賢者亦無益也。巫醫之人，只望人疾之有瘳，其實師友之心皆然，但世人知巫醫之用心，而未察師友之用心。或者所見高下、大小、邪正、遠近、淺深，有如冰炭之不相入，則不得已而如醫者之囊藥而退耳。不佞館穀餬口二十幾年，子弟閱幾十輩，而志合者不能數人，非獨不佞之愚與學之俗也。足下文字之業，將來不憂不日進，但理義悅心之際，慎勿爲流俗之戕溺耳。自初學至聖賢，只有「擇善」二字。擇人而交，擇書而讀，擇言而聽，擇行而從，吾人終身功夫，如是而已，而要本於一誠。足下秋間格親一事，可推其餘矣。

與徐重威

鈕筆客來，言四令叔暨足下一門安善，慰甚。又言今年租入，全以委之邢老管事，可喜可喜。《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事有大小，理則一也。凡爲天下與國與家，總非一手一足之力，其要只在知人善任而已。故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吾人日用，苟能知急親賢之爲務，則於道思過半矣，其失之者亦鮮矣。不佞往來郡

中，見諸家紀綱未有若邢老者，故聞而樂之。若足下於其大者，苟能推此而一一得其人而任之，不亦善乎？ 因平日見信之篤，附便言及。

與徐重威

入夏以來，念及足下，輒思鼓枻一晤。其如賤體近來屢屢疾作，五月間不能進飯，六月初得楚老藥之而愈，七月下旬復病，八月下旬返舍，方得進飯，不敢服庸生之藥，以取喪亡，委心任運，目下差得小愈，故能執筆致問。不審尊君自六月中旬信後，更得平安家報否？ 足下初任重擔，不審近來諸事安妥，支吾頗不費力否？ 事無大小，内以謀之四令叔，外以商之施先生，老成更歷事故，必無蹉失也。 諸惟敬慎。 人情叵測，勿爲所乘，勿輕動意氣，意氣最害事也。

答徐重威

辱手教，懇懇於義利之際，具見用功近裏，將來所進，宜未可量。《大學》咨嗟於末簡，《孟子》反覆於七篇，蓋不特王道霸術、君子小人於此焉分，實人與禽獸所自判也。吾人雞鳴動念，以至解衣就枕，事事體勘，刻刻檢點，正要此際着力，不甘輕易放過，以自即於匪類者此也。今日普天之下，勞心焦思，殫精畢力，卻爲何者？ 鳥獸不可同羣，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念之真堪痛哭。 惟富年有志之士，百倍珍重而已。

承諭十畝桑間，僕之素懷，非一日矣。顧此亦有義有命，不可必也。至於後人之計，則又不在此。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

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子孫獨憂不肖耳，苟爲不肖，雖萬頃何益？ 苟賢矣，雖無立錐何患哉？ 且未論古大聖賢若舜、禹、伊、傅，開國承家，且如漢、宋之間，如倪公寬、范公仲淹、呂公蒙正諸人，何嘗賴先世遺財，初亦何嘗有中人之產，以給饘粥哉？

去秋，足下謂我當攜兒子出門，不令長在母懷，斯言夙夜在心，未之敢忘。今定於九日挈之至半邏矣。此俗登高節也，泰山之與丘垤類也，高莫高於讀書上達，故特以寓意焉。承惠佳墨以及兼金，受之不安。適墨將乏用，金則藏爲兒子就傅時贄幣之將，彼時亦省一番經營。揆之於義，亦不大害，但愧無以相報耳。西山先生《衍義》曾熟看乎？ 先生有言，此人君爲治之門，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然實則士人爲學之門也。修己治人，原無二道。看《易》近益有得乎？ 猝復不盡縷縷。

與徐重威

歲前度能與足下兄弟款對幾日，不意事勢至此，竟爾弗遑，可歎也。今年肄習，所同何人？ 大凡朋友，志尚先不卑下，方可相與有成，若一向同乎流俗，則雖朝夕皇皇，不過努力下達而已。足下生質素厚，志趨亦欲向上，所苦不免流俗之牽，東方先生所謂「利鎖名韁」是也。武塘丁兄，聞之佳士也，今復共事否？ 良友不易得，願與久要焉。廉伯兄寓舍密邇，時從往還，必有益也。道遠希得會面，附此區區。少壯歲月，統惟珍重。

與徐重威

相去日久，一夕晤言，固未足以盡所懷。復以憂悴之餘，身心俱苦，尤難支吾晨夜也。別後，甚歉甚歉。足下秋來讀書興味，當必大佳。子恒兄力學如何？僕衰憊益甚，日常動息，唯有悲歎窮廬而已。拙作附覽，可以得其近狀矣。足下生質自美，而不免習俗錮之，是以未見過人，東方生所謂「利鎖名韁」，没人真不淺也。吾人一日，但能以半日應酬及游意藝文，以半日讀正項經史，其應酬游藝及讀書，一以照顧身心爲主，則自能日長月益。願足下以僕爲前車之鑒，勿迂闊視之。《自箴》、《約語》各二，足下兄弟試同覽焉，未當，幸以見示。

答徐重威

不晤日久，念想爲勞。承顧復不獲見，所爲益惆悵也。絲履之惠，僕所不穿，但不欲重拂雅意，留贈薛楚老，以報方藥之賜，則猶足下之起我疾耳。尊君令弟遠出，目下租入，不免足下獨勞。聞嘉、秀兩邑，秋成不均特甚，不爲分别，則無以服諸佃者之心，一一分别，又慮不及精詳，足下何以處之矣？家國一理，事無大小，處之各得其道，方爲實學。使者行急，猝復不盡。

答徐重威

溽暑之中，精其筆墨，遣人遠致手書，深感愛我之切。僕自閏月以來，賤體抱疾未嘗

愈也，然飢來驅予，不能自由，曷勝慨然。

所諭祕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印，僕亦不欲相勸。蓋此書與黃泜所藏《農政全書》版不同，況陳繼儒近代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末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沒，惡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往時之刻，在高氏已爲無識，尊君有意修之，殊爲不必。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埽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瀾乎？戊戌之歲，曾與尊君商及，莫若選存幾種，其餘盡削剞劂之迹，沽梨棗於坊間，亦足以償異時質物，無爲復起事端，益費貲力也。

若乃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唯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鄙見往往與人難合，大率類是，然不能不爲知己一竭其愚也。

答徐重威 庚戌

接來劄，具見志尚向前，喜曷可勝。但所云脱卻韁鎖，何言之易也。言之易，則踐之難，可知實未能也。「良知」之言，於初學之士志卑氣恭，及沈酣流俗而不能自拔，頗有激發處，未爲無益。但其病根已伏於此，是以君子惡之。僕三十年前無有名師良友指示學問之道，亦嘗努力從事，恐不祇若足下今日所謂烱然者。久而悔其無所得，且將

入於蔽陷離窮，而猶自以爲是，不覺其非也。逮後遜志於濂、洛、關、閩之書，於先聖賢遺經反覆潛玩，始慚向之高趾遠日，指日聖賢之態，始於無恥，而極於無忌憚，皆其有以長己之驕，而益己之慝。是以痛捐夙習，以求一日之當乎理道。於今茫然，若涉大川之無所止泊也。然此習心既已深錮，尚苦乘間竊發，爲存心修身之害，願足下鑒此，勿踵厥失也。

世方濁亂，正道晦蝕，衣冠之子，卑者溺於富貴利達，高者禪學而已，究竟卑者害淺，而高者害深，有志者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也。前聖遺經，昭若日月，人特自絕於日月之照臨，而索之杳冥深昧之域，故失之耳，初亦何難辨哉！尊君前以著述示教，欲僕稍爲商訂。所以不果來者，非欲爽約也，非故爲難也，岐黃一道，向未之學，故弗敢贊其末議耳。凡百學問，俱有門庭閫奧，即使粗涉其藩籬，猶恐輕率爲言，以貽後世之惑，以來明者之責，況全乎未學，而可妄以私知小識測之乎？其爲尊君之累，懼不淺也。此意惟知己鑒之。

令抑威弟尚宜多讀書，少涉外事爲主。日涉外事，不但壞人品地，雖於家道亦弗宜也。承有初冬見過之約，此不敢當。鄉土荒涼弗堪，人情多不可測，又僕旅食於外，家中無人款接，徒滋不安。若欲學問相長，則百里之間，多人往來，筆劄儘便。餘不悉。

與徐重威

近得連晤，又得爲信宿之聚，亦近年來所無者。足下以僕衰病之餘，視疇昔進退如何？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

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願足下日用功夫，篤信勿惑也。孫商聲兄，湖濱之秀傑也，素館潯溪，有令望矣。今以凶災異常，吴江人家罕復有延師者，故欲於吾郡覓一館席，以支賦税。前者曾爲足下言之，而未及以此意商之施先生及尊公，故特再及之。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文學道義若此兄，何可坐視其失所乎？且人家延師得若此兄者，實亦子弟之幸，不專爲此兄地也。凡事無問大小，專爲一邊，必不可爲。僕與施先生一輩人老矣，足下樂多賢友，似此少壯力學之人，亦正不可少也。人惟良友之益無窮，僕所以老而皇皇不能自已者，以是耳。切惟留意。施先生與尊公前，煩各致之，不更啓。

與徐重威 庚戌

小僕東行，以一緘令其送到，想入覽也。所商孫兄館席，有可爲之地否？念之念之。孫商兄與王寅旭先生，皆以震澤水災甚於吾郡，故相知胥爲之謀，或授經書，或課舉業，無不優爲，得使自食其力，而無賦税累其胸中，則亦友朋之責也。今語溪已得一席，可以處一人矣。若於郡中更得一席，東西分教，非特兩賢俱有即次之安，我等亦免伊人水渼之慕也。

張佩葱兄，足下所夙欽其道誼者，今以便道來訪施先生與尊公，及亦臨、子恒諸兄，知足下樂爲之周旋，因以請教之也。世教久敝，人才淹鄙，希賢希聖之士，常千百里無其人。今遠近同人志應如此，可謂吾郡後起之

幸。天道無往不復，每思我生之初，雖盛平無事，然曾無一人好修如目前諸兄，亦未聞有一人言及學問之事者。不謂衰暮覯止剛長景色，正如漢文時，山東父老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興言及此，何勝喜躍。施先生與尊公必有同懷，不及另啓，即以此白可也。

答徐重威 辛亥

足下前書，阿蒙句甚善，充此即希賢希聖不難矣。人所患苦，惟不日長月益，自少至壯，壯至老，終是此等人耳。《大學》引「苟日新」之言，《論語》有「一日用力」之語，只爲不甘心於舊時行逕而已。足下近者深念萬物一體，而惻然於凶飢流亡之人，此念甚不薄也。本此充之，使滿腔子無非惻隱之心，則庶幾矣。然亦須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之義。世人自己膏粱文繡，而不顧人之飢寒者固非，亦有加德於僧尼道士，而不卹門内之艱難者，亦非也。凡說道理，每體驗到身心日用，方是不爲空言。

一理至郡來訪足下，兩次俱不遇，一宿於尊公，一飯於令弟，想無人言之，故不知耳，不必爲疑。然世多有以婦女僮僕不曉事，使其主人得罪於君子長者，亦不可不察也。僕老病日甚，而家貧子幼，内治田桑，外資教學，方免死亡。諺曰「不做不活」，安敢望休養乎？ 粘壁二則附覽。

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執中，僕只說遜志時敏，允懷于茲，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如是而已。因見信故及。

山陰先生曰：「常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況此凶飢，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

與徐重威壬子

抱病而來，承足下惠我以藥物，益之以凶年之玉，其欲生我之意誠殷殷也，感何如之！到家臥起十日，服楚翁方十劑。初五日用老相招，遂往語溪，又服用老藥十劑，賤疾已去七八，竟有再生之望矣。但念涼德末學，猥承諸相知之明德，不能無内愧於心耳。病起之後，即當乘此涼秋佳日，東來作晨夕晤遊。爾時道義相厲，以稍淑餘生，庶幾有當木瓜之義云爾。恐尚繫足下遠懷，先以附慰。久不能親書，作此，亦欲足下知目下精力粗能自支而已。

答徐重威甲寅春

旬日以來，脾氣略健，然十之七八尚未愈也。承賢喬梓垂情，屢以良藥見惠，感何可喻。古之人一食而慇懃於冥報，有以也。亂離之中，人皆廢學，坐使經籍道喪，異時無以應明天子之求，自古歎之。願足下敬守家學，勿稍怠遑也。老病餘生，妻孥亦度外置之矣。將來擬造一小舟，坐臥其中，隨其風之所至而休息焉，則與知己得以終朝累夕談說遊遨於菰蘆荇藻之濱，桑麻禾黍之側矣。足下能從我否乎？雲翁製得腎氣丸，昨日服起，明晨當與來藥并進。尊先生前致謝，不盡。

與錢子大 己酉

數年聚首，今日遠違，能無念之？足下自審近來志尚及日常動履何如？自古聖賢教人爲學之方，無不徹上下而言，不可視爲迂遠闊於事情，非此日切務也。天道十年則一變，人事十年則一周，夙夜存心，能從親賢樂善，遜志時敏之語實用其力，即將來所就，自能過人。令外舅、令長兄人品學問不讓古人，先尊公所以貽其後人真不薄矣。足下敬承此志，繼述之光，寧有他哉！惓惓。

與錢子大 己酉

接讀令長兄手書，知足下近無所失，又聞令室已親家政，又稍稍育蠶，此皆可喜。古之聖賢修身齊家之事，實無甚高難行，惟是庸德庸言，此心不敢自肆，内外大小，克勤而和，則休祥集其門矣。足下自今，年力日進，但能使血氣漸定，遇人則辨其臧否，遇事則審其是非，好惡取捨，不回不惑，即可爲克家之子矣。故人區區所爲，與足下二三骨肉至親昕夕期望者，豈有他哉？

昨在烏戌，見二理求執弟子禮於淩先生之門，極爲懇誠。夫二理年已四十，厥子已長，於淩先生則又自忘表叔之分，乃能折節如此，不覺與佩瑰兄弟嗟歎，以爲有横渠之風，此其好學可師也。《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又云「見賢思齊」。凡人惟是秉彝好德之良真切不已，即人之善，無不可於己取之而有餘，而視彼自暴者拒之以不受，自棄者絕之以不爲，真下愚之不移矣。

僕與足下朝斯夕斯，不覺九易寒暑。愚

父子所叨飲食脯脩之惠，可謂豐且久矣。又重以尊先君之成命，隱懷深疚，惟是不能效分豪之益於足下。而足下自去冬別後，首春見顧者一，繼此遣使者再，用意何其至厚。但僕之所望，惟願以德義自珍，幽則有以仰對尊先君而無忝，明則可以大慰令外舅、令長兄而無歉，則僕之面目得有所施，其爲寵光，何啻百朋之益而已。惓惓私懷，不自覺幅紙之欲盡也。

與錢子大

前往鹽邑，不意三宿於朱令姊丈家，歸途因吕先生行迫，不獲停舟復晤足下，欲言甚多，懷之而返，至今耿耿也。但念疇昔數年朝夕，無大小淺深，莫不與足下諄復言之。今日雖更連牀累日，不過丁寧重複，不能有加也。臨行《自箴》之作，言約義長，鄙人平生所見，祇此而已。自謂可以對令先君於九原者已無他義，唯願足下反覆以思，無置罔聞也。其最切要，則癸卯初冬粘壁「毋聽讒邪而薄骨肉，勿比匪人而遠正直」二語，及粘遺安堂柱「故家子弟」一條，足下豈忘之乎？若果終身守此，古人所稱克肖，所謂保世承家，恐亦無他。

《詩》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豫》之六三「遲有悔」，其上繇范刻作「爻」。曰：「成，有渝無咎。」程子曰：「人方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當少年之日，上承祖宗之庇，不知有生之艱，不知全身之□，鮮不以逆耳之言爲惡，懵然如醉夢之人。他日潰敗之後，焉有不悔悟者？但至此乃悔，雖悔莫及，故聖人以遲爲戒，然猶愈於不知悔者，故雖成而猶望其渝也。此等義理，

講之已素，讀之已久，當必未之忘也，故再爲足下陳之。

宅間今年不延師傅，實是不祥。僕與令外舅、令長兄苦口，二公以爲必俟足下自發此意，方能受益，故不免有坐觀成敗之失。夫人一日不學，百邪並作，足下目下自顧不知何如？外附四題，試作文字見示。履芬按：「苦口」下疑有脱字。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法語之言」二段。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有孺子歌」二節。

與錢子大

足下前者得罪於令長兄，□□必爲匪人所簸弄，欲使足下孤立也。今頗知悔否？《春秋傳》云，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此足下童而肆之者也，此義有何難明，而受其蠱惑至此？足下不幸無父，内有長兄，外有□父，相與夾輔，使得成立，所謂無父而有父也。若足下能成立，能保其家，則彼亦何利焉故巧肆其離間也。范刻以下疑有闕。

答董載臣 辛亥

僕已久欲造候尊公，昨商隱先生在此，即欲同來，吕先生挽而止，尚須再至也。吾人功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始終，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强不息，唯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車兩輪，烏兩翼，廢一不

可。其克治則固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繼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故特言之，其實無所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所論大指已得，無他精義。今姪生質既醇厚，但以義理之書浸灌之足矣，課讀不必過勞。不一。

答董載臣 辛亥

足下之行，固有沈溺之道也，初聞大爲惋惜，已而見仁左昏惑，可知外誘易奪，不敢深咎足下矣。七月中旬，疾作於海濱，生死存亡不能自保，則又有「我躬不閱」之歎。至八月初賤疾稍間，從無黨兄弟得接手教，❶并所致無黨兄弟書，知雅悔於志，隨作辭歸之計，此爲復之不遠，重爲足下喜矣。但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

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者，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卹，而卹其家，子實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胡不思之甚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力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往年沈丹曙兄不能勉從寅旭先生之勸，而就京邸之館，到彼大悔厥心而歸，歸而深戒朋友，并以進取爲決不可，可謂過而能悔，悔而能改者矣。今日不佞亦無以爲足下贈也，即所致無黨書中勸勉仁左者，乘此悔悟之後，一切自新，斬然樹立而已。力疾草答，不盡所言。

❶「無黨」，原作墨丁，今據續四庫本補。下同，不再出校。

答董載臣 壬子九月

兼金二封領到，來日當即致舍親矣。災眚繼作，遠近震懼，上天誠不知其何心。深念吾人久於覆載間作一大蠹，當此無一事能爲補救，徒有臨淵履冰之心，夙夜惕厲，省愆遷善，以庶幾於譴罰之惟輕耳。接手教，具知新益。僕無似，何以相勗？惟願誠切用力，日新不已而已。四夏兄篤志好修，正可互相資益，匪特蒙士聖功爲得宜爾。日前聞此，爲之兩慶，相見當道雅懷。

與董載臣 癸丑

承賢昆仲欲遣一力代某筋骨之勞，不圖先有所往，此僕之命不當稍安也。然感相愛之雅，則已多矣。張企周兄，少年合志友也，今以室家不愜之故，棄偶而出。某憂其易至失足，意欲商之尊公，不審山中別業可稍留之爲讀書之地否？懿德之好，知有同懷，附此不一。

答董載臣 癸丑

朝暮漸涼，足下與呂家兄弟讀書之樂樂何如？人在往古來今之中，雖及百年，真同一瞬，終身履道，何能不汲汲耶！流俗勞擾，無一息及於學問，營營視息，下齊羽毛鱗介，抑何忍此遺體之重乎？足下將來賣藥之説，聞呂先生云出自尊君意，想因足下近來進取意輕，故激而出此耶。大孝尊親，其次不辱。虞舜德爲聖人，畢竟在尊爲天子之上，況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與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者，分數蓋大遠耶。

人家子弟，少年之日最患無志；有志矣，患生質不敏；生質敏矣，患衣食不給；衣食給矣，患無師友。無是四患，即有百幸。不佞今日垂老無聞，自顧少時亦非無志，生質亦非不良，至不幸在無父而困衣食，又鄉無善俗，里乏師資，以是碌碌一生，以至大耋之嗟，猶賴秉彝之良，不甘自棄於流俗，求師求友於與居與稽，妄希尺寸之益，以無忝所生也。以視足下今日備百幸而無一患，奚啻霄壤？乃一旦將下喬木而入幽谷，此嚶嚶之鳴，所爲不能自已也。他日容就尊君痛言此意，以成足下之志也。

前晤時，憂及復公恐不能遽返初服，誠有可憂者。人非豪傑，鮮克自拔，一入世綱，所謂利鎖名韁，陷人深矣。正如素質既就染肆，紫綠碧黑，惟人所爲而已。輾轉思之，徒有歎息，所望「涅而不緇」，「我朱孔陽」爾。《語類》之書，看至何卷？所得力者如何？近日人將從事於考試，又是一種勞攘，此中正好體驗自己學力。吕先生歸，極望寄信海濱，當同何先生西來，相見亦知不遠。

與吕仁左 辛亥

前者六月十八，遄遣小价輟農工南來，專欲激足下之怒，而動其愛惜物力之心也。不意足下怒則有餘，而愛惜之心未之一動。嗣後所聞，且將益甚於前日，可謂「沈冥於豫，弗念厥紹」者矣。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僕至此，已宜付之歎息，置之末如之何而已。然念令先尊君疇昔之交好，與令外舅少壯以來之分誼，與足下近自三載之間，曰師曰弟子已非一日，則

猶未忍恝然坐視，等之道路之人者，故爲述其本末，而冀足下之感悔焉。

不佞棲息語溪之日，足下未生也。尊君年方少，而志行有高於人。時賓客滿堂，而於不佞殊不落落，故僕亦雅愛重之。至壬辰之歲，攜家以歸，而尊君亦已下世矣。若令外舅，則三四十年道誼之篤，桑梓之中亦無多人。往年尤氏之子昏迷無度，而小女死於非命，則又與不佞奮同讎之擊者也。是以年來足下過從，不佞未嘗不以故人子弟相處，其視一日之長，意校殷殷也。今足下舉動若此，非特自待過於菲薄，亦使不佞有何心顔以對生死之交乎？

去年錢氏之子一番決裂，不佞屢語商隱先生云，使令弟之視長兄，有如仁左之視叔父，豈不甚樂？且同人每稱「百里范刻作「我里」。而西，子弟之賢，無如呂氏。用老父子使仁左無父而有父，無黨兄弟使仁左無兄弟而有兄弟，而仁左之於用老不啻父子，於無黨兄弟不啻親兄弟，一門孝友，真不易得。而今日足下一比匪人，百度迷亂竟至於此，可爲痛心也。且使旁人指而摘之，曰「彼夫之門，東有錢子大，西有呂仁左」，是又使不佞有何心顔以對鄉黨朋友乎？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今誠欲改轅易轍，以圖自新，在足下一念轉移之間而已。

試且清夜反覆以思，先人之遺體宜自愛否？祖宗之遺業宜敗壞否？盜賊劫人財命，使人寡其妻，孤其子，彼匪人之心術，有殊盜賊與否？與其內不理於伯叔，見憂於寡母弱婦，見輕於僕婢，外見絶於師友，見快於嫉惡之人，見嗤詘於鄉黨，以滿足匪人之願欲，循此以往，可以久長而無患否？不讀

書好修，不顧人非笑，衾影自顧，面目不可憎，語言不無味否？何如一旦翻然復我故步，内外親疏之人，有不欣欣然喜色而相見乎？董載臣、朱復公，皆足下之親戚，相愛之至者也。載臣貽書勸勉甚力，復公行且不久到此，其意可知也。使足下終迷不復，其亦如此二人何？不佞病且一月，不能執筆久矣，力疾草此，萬惟鑒此而三思之。

與呂仁左

前日所獻鄙言，足下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其以爲然，則當有見可之語；其以爲不然，亦當有辨論之辭，不應竟置不理也。今有兩題，可作文字示我。讀書作文，隨處皆可，不必定在書齋也。日暮文字不到，明早將扶疾坐索矣。

「見不善如探湯」；「子絶長者乎」。

答呂仁左

愧恨一念，必不可無，但□自問此念誠與不誠耳。誠則能改圖自新，不誠則徒然爲欺人自欺之語。人之喪失其良心，鮮不從此益甚也。大抵人之過失，多出於不知而爲之，知即能悔；若知而猶爲之，則爲怙終之惡也。又不可不内省，蓋此際關係非細微耳。來文一篇領到，王先生、令叔已皆見之矣。次題即望作之。

答呂仁左

不佞非欲人多作文字者，出題索文，蓋欲足下緣此收束其身心，不使放縱耳。《尚

書》「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端，蓋人身心不檢束，即將靡所不至耳。足下前此爲匪人所牽，此爲欲敗度；其繼爲匪人所教，輾轉作過，此爲縱敗禮。所以一旦至此，皆由不自檢束其身心而已。古之聖賢，猶然檢身若不及，慄慄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者，豈虛語哉？豈真迂闊哉？來教「自後當潛心以聆訓誨」，何幸得聞此言！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不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願足下持此心至於恒久，令先君九原其日望之矣。某又啓。

與呂仁左 癸丑

胡祥甫，遠近瘍科未有能及之者也，又其爲人，不佞與佩蔥素所敬信。足下就之治瘍，可謂得醫。竊謂疾之遇良醫，猶學之遇良師也，但能篤信服從，所患當必去體。語曰：「去疾莫如盡。」又曰：「病加於小愈。」願終始一意，敬之信之。自身日常興居，尤宜慎節，既不可忽醫，輕於疑貳，復不可全恃得醫，百不加慎也。弗及面晤，切囑切囑。

與呂仁左

足下就醫之後，所患能全痊否？念切念切。令先君葬事既已在心，令叔所商祔祖之説，就目前事勢而揆，莫踰於此，爲子孫久遠之計，亦莫踰於此。謀之既臧，惟在爲人子者夙夜矢之，必舉而已，斷勿回惑也。令先君早世，足下方在襁褓泣呱之日，自非伯叔在前多方保護教誨，何以得至今日？至於令叔義方之愛，不殊己子。願足下終始一意，事無大小，稟命而行。內不惑於婦女之細言，外不遷

於婢僕之邪間，則庶無後憂矣。至無黨兄弟，當親愛如同父，載臣、復公，當敬信如弟昆。此毋論修其孝弟，必自此始，設或一念微隱之際，稍有乖違，便將得罪於天。古之人有言曰「食息動静無非天」者，天豈遠乎哉？不佞念在世好，往歲重以令叔之雅，忝居一日之長，不敢不效忠告之諄諄也。

與呂無黨

東莊左右，禾向秀實，豐年之玉，孰有踰斯。方此梧桐露冷，叢桂芬舒，明月在庭，吟聲達户，冠童相對，各無愁心，興味殊不易得也。尊君歸來，能謝世綱到鄉共數晨夕乎？古云：「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在同志體驗之何如耳。仲秋丁亥燈下。

與呂無黨

冬來，痘作之家，幾於十而九哭矣。門中子弟皆無恙，此自天佑，非人力也。家兄之來，若或使之，然非尊君之虚明，亦何能竭其所知乎？自當上念祖宗之培植與造化之有相，未可專歸功於家兄，即家兄亦何敢居之以爲力乎？大凡福慶之集，益思修德以應之，此與遇災而修省同一意也。吾人所得自爲，以是而已。早間，工作來築垣墉，適與令弟言及「夙興夜寐」與夫「明作惇大」之指，此即修德之實也。附便以聞，子樂、仁左并致之。

與朱復公呂無黨

郡中不及與諸老弟同行者，固緣冷人踐熱地，有所不宜，亦緣二三蒙子不當大放也。大凡耳目所接，無一不可省驗，在己嗜好之淺深得失。老弟今日至郡，一郡人士畢集於此，百貨亦集於此。耳聞目見，比在家之日大段不同，此際正好用心體察也。目下即欲得喪不以係懷，固有不能，但須時時提教此心，常向高明一路，即流俗不得牽拽以往，將來自有過人處也。世人作事，鄙猥者多，語言差異者亦多，然不可謂其全無善者。若有可采取，弗以葑菲而遺之。苟其反是，探湯之疾必不可少。其珍奇玩好，直應糞土視之。若遇好書，宜多方設處，買以來歸，雖資斧不足，可弗顧卹也。

黄勉齋、輔慶源兩先生，昔嘗戾止吾里，文集當極留意。憶僕二十餘年以前赴試會城，見飢殍遍於衢郭，則惻然不忍覩聞，而秀才皇皇營求進取，則實深鄙之。以是入城惟以尋覓舊書爲事，出闉獨步湖山僻遠之處，徘徊竟日而返。暮息寓所，則與知己繙閲書間所得之書，胸中浩浩，未或以得失動念也。然終不克自力，老至無聞，適足悲歎而已。凡夫居常省念，平生得力，多在信命二字。讀書不隨世趨，文字不追俗好，與處身寧滯寧迂，不敢犯義妄求，以求苟全硜硜之拙守。惟此差謂微有過人。特於義理弗能精求其當，往往悔吝隨之。諸老弟正此英少，願各努力自勉。别去一旬又半，何勝係念。友生某謹啓復公、無黨諸老弟世契。

與呂無黨兄弟

近者固知足下兄弟爲銷圖入圖之事，尊君不在家，酬應爲勞。令母舅之來，蓋亦爲此。但人事應接，何人無之，人之一生，各有所重。足下兄弟方此少年，還以學問一項爲終身極重之事。日間應接之餘，便可讀書，日間無暇，早夜亦可讀書，不宜置若度外也。三四兩弟，先生不在，自是兩兄責任，然未有不自己身先之而能率從者。望足下兄弟檢束身心，自朝至暮。仁左近日意思如何？爲我道意，千萬珍重珍重。

與呂無黨無貳

晤言半日，遽爾別去，耿耿之懷不能自已。目下身在秦溪，有懷未嘗不在廓如樓也。去歲，曾以足下不以事物經心，爲一言之規，尊君屢見稱許。自今觀之，未見足下之有異於昔也。頃者，令母舅在睡覺之餘，廓如樓之碁聲不輟，吟誦無聞，實慮足下兄弟不免耽玩隳業喪志，重可惜也。附此相警，唯日省之。語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慰惓惓。

與呂無黨

晉人風流，坐致中原陸沈。文士習氣，可以敗常亂俗，吾人當痛以爲戒。

前舟中器用，風爐一、茶卮一、錫壺一、宋碗二、飯碗三、茶鍾二，今付來少宋碗一、飯碗一，他日舟人來將上也。庭竹加泥，當在八月，此僕人半日之勞。簷下便器，三日

五日一出，亦僕人舉手之力，有何難事，不待請於尊君而可令者。乃至今未見一簣之覆，便器流溢於地，穢惡弗堪，足下兄弟若不見聞而已。至於几案書籍筆墨之亂擲，與夫齋頭之灑埽有所不及，則亦自家分内事。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不佞所謂「不以事物經心」者是也。

與無黨兄弟

古人讀一書，便得一書之益，欲得其益，必先知此書之好處。今《童蒙訓》既皆展讀，又加鈔録，見得此書好處何在？覺得自家進步如何？請試言之。祥問無黨、無貳、仁左。

與呂無黨

尊君會城歸未？暑月遠涉，得毋勞乎？應人之求，固有不得已，可以稍休，亦宜静息旬日，爲怡神之計也。向者，仁左擔石之假，不過推錢先生愛我之意以及我之友朋，不圖此後即有遊蕩之事。不佞既悔於厥心，蓋雖纖微無足供其浪費，亦未免助成其惡之一義也。然未有急於取用之意，以自此相距秋成，尚有兩三月之故。但别時既與不佞期以十有八日，則此諾亦所當顧，不應復有二三以欺長者。特如期遣小价走領，亦所以使之知浪費之不可也，非特内顧之急而已。下服一件，小兒附上王先生者。諸惟努力不一。

與呂無黨

金陵人還，尊公回信云何？歸期的於此月否？想門内各各平安，可無虞。所不能已於耿耿之私，前書多有未盡之語，非得早與尊君面悉，他日必將悔之。偶於《語類》，讀「夜半聞子規」一條，頗有感發。雖疇昔事，於今未嘗不切切繫懷也。足下兄弟日來讀書，興味若何？不謂載臣又以首疾而歸，聚散真不可常。風便附此。

別楮

謹言慎行，無論在家在外，宜無不然。吾人一生，惟有讀書之樂，餘無足掛懷也，願足下兄弟深體此意。偶思《易》義，《否》之世，三陽在上，聖人以陰德方長，即有「儉德避難」之文。至《坤》之四爻，則斷以「括囊，无咎无譽」之象占示人矣。蓋當此之時，有咎不可，有譽尤不可。至「明入地中」之卦，則其利惟在艱難守正，聖人繫彖，則云「晦其明也」。東漢諸君子以不知此義，是以及於難，豈非千古明鑒？又行。

與呂無黨兄弟

別來忽已旬餘，日新之功宜如何也？前日所書人生小四時之説，人所同也，去年所書最難得之説，足下兄弟所獨也。既賦難得之資，又備難得之境，得天可謂獨厚，可不勤思所以仰對獨厚之意乎？不佞自維二三十歲時，志雄氣盛，未嘗不以奮乎百世爲心。及今碌碌以老，祇以庸夫没齒，無一可表見

於時，言之痛心也。自古人物之足千古者，生平志力之用，希不剛毅弘遠過於一世。《大學序》所云「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又「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目下將往海瀕，百里之遥，舉首西望，暮春樂事，不遑共之。深念足下兄弟及霜威、巨平、載臣諸年少相知，伏冀各各努力，相與敬勉。中立先生「此日不再得」之章，日宜三復也。附此不盡惓惓。

與呂無貳

昨以一緘寄載臣家，當未能即達也。尊公南中回信，度決到矣。懸懸之望，何日能已於懷耶。暑氣轉烈，不敢遽爾出門。桑户之下，唯看《語類》一事，至六十二、六十三兩卷，索之不得。不知偶遺於佩兄案頭，抑尚在力行之堂耶？煩一檢點見示，在則即以函來爲至樂耳。附便不盡所云。

與呂無黨 癸丑

月初信後，復得金陵書問否？門内各各安善可知。令尊君遠出，内外和静，足下兄弟閉户好修，能慰尊君不懃遠念，此今日事親一大節目也。古人所稱「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豈有他哉！日用百凡尤當以奉盈執玉爲心。人心最靈智，道理只在目前，思則得之。一言一動即有是非得失，吉凶悔吝無不因之。前書所言謹言慎行，及去冬作圖以示令弟，莫非此意也。不佞暮年讀書，所得無幾，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之際，愈見親切。所接人事，亦惟「厥鑑不遠」，及「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二三處而已。《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日來暑威稍退，將有海濱之行，度相見之期尚在兩旬而後，故爲足下兄弟申復及之。

疇昔所寄孫商老書附覽，若便人往金陵，家報中可函入，質之尊君也。前聞漢園訃，固已痛惜，三日來，又聞大辛凶問。人生覆載間，真與蜉蝣朝菌不異。後死者朝乾夕惕，何能自已？又不特友朋凋謝之悲而已。

與錢子爽

足下去後，宅中俱平安無事，尊堂亦安適，但朝夕之計乏人料理，殊爲困頓耳。令妹已納姚氏之采矣，亦出尊堂意。及大也未行，嗚臯與之相商而行，其禮在豐儉之間，貧士家風如此爲宜。若彼處勉力而從豐，則足下他日必有所不能勉矣。尊先君在日，百凡勉所不能，焦心勞思，至於斃而後已。至於今日，誰復相念哉？言之可爲流涕也。足下此行，不佞絕不之聞。去年，器重以蛟川館地爲言，足下以爲不能遠出。竊以爲其說竟寢，不知何故復有東遊之事也。盛族之人紛紛揣度，不佞不敢信其果然，然何能不以多言而起投杼之意也。吳忠節公有言：「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今日讀書人犯義犯刑之事，一切不顧，故不佞迂見，以爲凡人必能有所不爲，然後有以自立，不然便與鄙夫小人無所不至一類矣。足下未嘗出門户，今正所謂立身之始，不可不慎也。有便即宜早作歸計，若館地相羈，則須待仲夏一歸，秋間再往，亦不失爲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不佞平日所謂擇不義莫若輕者也，其餘更無可

爲者矣。

讀書當以温經爲第一義，他人五經未能盡讀，尊先君課足下，自幼熟此，今不可使忘。義理之門，舍此更無可求。昔年有事於《漢書》，讀而未竟，適更尊君之喪而中止。若有善本可借，則假以讀之，若無從借得，則覓一史册觀覽。文藝殊非急務，幸勿虚擲光陰也。今年晦仲在寓同事，日嚴欲出而尚未能，爲念。昔年與足下兄弟叔姪十餘輩，早夜瞿瞿，吟誦之聲達於道路，真不勝聚散存亡之感矣。諸惟努力不悉。

與錢晦仲

足下在家日久，何以不再過我耶？昏姻之事，不佞時時爲念，不偶如此，在足下亦當輾轉反側矣。古之人寤寐以求，豈惟好色之故？哀窈窕，思賢才，天理有所不能已耳。更有欲爲足下兄弟一言者。不佞受天之戮，吾親見背極早，不逮一日之養，終身至痛，莫大於是。足下兄弟幼而喪母，可謂不幸，猶幸老病之父在堂無恙，斯亦爲人子者日夜籲天而不可必得者也。菽水之將在足下兄弟，可不及時以進乎？古人有言：「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之存。」所以愛日之誠，有所不能已也。而况尊君食貧已久，衣食之需已爲至約，二子合力以供，宜亦無難，雖難，不敢不勉。足下何不與令兄商而力行焉。

與錢晦仲

前足下從尊君過我時，言論甚洽，僮來，接讀所教，殊爲可駭，豈令兄忽有異同之見

耶？爲人之子，而使其親有不類之語，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果爾，則其責仍不得不足下任之也。如何而可以説親，如何而可以盡事兄之道，子從父之令，不得爲孝，即弟從兄之令，亦豈得謂之弟乎？《孟子》「從兄」之義，恐非以曲從爲義也。以諭親以道爲孝之大，則諭兄以道斯爲弟之大也。人要讀書識義理，此等大綱，豈得不深體而力行耶？尊君手書附返，可存爲省己之資，僕所不願見不願見。某啓晦仲世契足下。

與錢晦仲

一春在家，屢得過足下之門，與諸令叔相見。但語及足下，則均有不滿之色。叩其故，則云凡百自以爲是，其在於門中，則多口過，而怡色婉容有所不足也。退而思之，足下於不佞，相待可謂不失節矣，何至家庭日用，有失至此乎？然不可不反求諸己，密切内省也。有則改之，是所望耳。大概做先生極是有損無益，蓋主人以及學子，多是承順顔色，而無逆耳之言，最易養成矜驕自足之氣。不佞檢簡平生過失，亦多坐此，不可不痛自懲戒也。學問着脚，從不怨天、不尤人起，聞善則拜，聞過則喜，吾人切實求益功夫。因與足下誼厚，面時不及一言及此，内省實疚，故以此相告，尚惟克治之勇。祥敬啓晦仲世契。

與錢範可

入暑，再與尊公相見，仍布袍也。古人五月被裘，在尊公適徵其美。乃足下所穿紗褶，何不以衣尊公乎？雖或尊公愛子無所

不至，弗忍足下著服不具，而人子之心，恐未見其安且吉也。堯、舜之道，當於徐行、疾行體之，凡飲食衣服、起居動作之際，不可忽也。

與屠虞來

令先叔一生清修素節，上不負於祖宗，下無慚於師友，今已蓋棺論定矣。其於嗣之有無，不係輕重，未亡人雖在，久病之身，量不能久，豈憂寒餓而急急於嗣子之終養哉？今日繼嗣之義，凡以爲令弟也。令弟年少，不知禮義之切於身。禮義之大，在於綱常倫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是而已。身之賢不肖，家之興替，天下之治亂，靡不由斯。情不能已，故反覆言之。天下事有待商量者，有不待商量者，茲事愚夫愚婦所共曉，天之經，地之義，何待再計而決？其遲留不果者，物欲蔽之耳。理義本於良心之所固有，利欲生於物我之私心。凡人之情，始雖以欲而迷，終必有時而悔。與其悔之於後，而既蒙父母國人之賤惡，何如復之不遠，而不祗於悔乎？

足下兄弟，名門之子，謂宜以禮義名節自愛，無蹈薄俗之失，不意一旦反出流俗之下也。昨接手教，固知令弟執迷不反，足下又爲遂非文過之語，以相欺誑，疾臥之中，徒增鬱鬱耳。《論語》之書，童而肄之者，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只尊父命、重天倫。齊景公雖有粟不得而食，只是父不父，子不子。今一舉而使爲父者不得篤於兄弟，在己有傷於父子之親，拂人道之大經，廢天地之正義，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哉？至於生子爲嗣之說，尤爲悖理。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不

父其父，而禰其祖，衛靈之所以爲無道也。將誰欺，欺天乎？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賊仁之人，傷敗彝倫，滅絶天理，豈在遠哉？只一念自私自利，不顧父子之有親是已。反諸此心之良則不忍，質之祖父之心則不樂，俟諸孝子慈孫則不能不諱，皆此一念之爲害也。

計令弟之心，亦不應陷溺至此。必有人私之曰，如此則有名無實，如此則妨進取，故令弟惑之也。夫進取之得不得有命，吾見名門右族之子，輕棄義命，皇皇進取，其傾敗已歷見於前矣。枉爲小人，何利之有？　此《大學》所以咨嗟於末簡，《孟子》所以論辨於首篇也，豈竟未之思乎？　所稱令先叔治命，亦是洞見没身之後，情事必出於此，故爲此不得已之言，以慰手足之情，至可哀也。乃反假是藉口，以爲可以欺人欺己，不亦愚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未聞捐棄仁義，而爲鬼神福饗者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聖賢遺訓，開卷昭然。願足下兄弟努力自愛，無爲國人父母所賤。所示第一劄，不書朞服，何也？　第二劄書「朞」作「基」，足見心之存焉者寡矣。不能坐書，口語借筆。

與周山甫 壬子

昨日徐四先生言及足下今日令坦，不可不益自奮發，斯言宜日夜佩服也。姚先生兄弟志行如此，可取以爲法也。然姚先生兄弟安常處順，素貧賤而已，足下則素患難之日矣。無故不必屢歸，專以讀書收斂身心爲主。在舍不過澹薄，薪水不繼，是吾分内事，無煩縈懷也。遠邪求志，切望切望。地上所

種胡麻二處，八月間宜收。前以陰雨，不及一看，煩足下留心。若葉就黄落，便要翦到家中，小把置簷下，曬乾，擊出其子，不可待其子枯，枯則子墮於地，不能收拾矣。

與周山甫壬子

春間足下要録醫方，并所示兒子語二本，及今半載，尚是廢閣。即此細事以觀，亦可謂不勤矣。《禮記》似讀，亦未卒業，一年一經，將爲虚語，可懼也。古人讀書，動稱十年苦功。《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將欲爲人師，操何具以往乎？反求諸其身，誠不可不汲汲也。

與董理涵癸丑

數年以來，屢期足下於假館之暇，過我爲十日五日之聚，所弗敢以蔬食相嫌者，實欲從容敘述所竊聞見於令先祖、令先叔祖之懿訓，俾足下知而敬守，以爲繼述之光而已。而足下終不肯爲信宿之留，每爲歉然。近聞倡率諸弟於鄉間，刻苦奮勵，爲之深喜。此九令叔祖玉成之意甚厚，不可不深知也。大凡人生所遇，豐約通塞，自有定分，不必縈心，無用尤怨，要惟學問之事爲不可有失耳。前刻一二紙，雖不足觀，然某平生拙學約略可見，附致足下兄弟相與覽焉。抱病草次，不盡。

答陸幼堅

館中遲歸幾日，種種叢脞，兼之苦於步履，不及到門一看。昨暮人還，知兩尊人福祉及足下娘子俱安好，慰甚慰甚。至親無文，又遇時之艱難，節序之儀總爲可已，乃承多貺，適增歉念耳。日見鄉里後生，益復弗堪，鄙人私祝，惟願足下内外交儆，勤勞克家，以上副兩尊人之望而已。不盡不盡。

答陸幼堅

前日重累足下勞費，殊爲不安。役事既不得僱，只宜蚤備銀米，以應倉場。其圖中催取，極當和氣，決不可輕失人心也。至囑至囑。娘子身體消瘦，此緣産後過勞，殊爲可憂。不佞遠出，不得時來照顧，不免懸念。特便道從語溪，以此意先懇用兄，他日竟可到朱先生家延其按脈定方。凡事以蚤爲主，不宜蹉跎也。

答陸幼堅

初夏與足下相見之後，不覺倏忽又將仲秋矣。木葉落而長年悲，古今人情未嘗相遠，望少壯努力，皇皇於德業而已。來諭極荷惓惓，但爲令尊人館地計，則竊以爲未當也。僕以衰暮之年，餬口於外，兒子幼弱，未有所知也。尊人婚嫁既畢，自宜安受子婦之養，豈宜更作此病於夏畦之事耶？即令先祖葬事，在數年以前，足下兄弟尚幼，固爲尊人之責。今足下兄弟俱婚冠以往，豈得更委之大人耶？亦在足下兄弟夫妻勉力從事而

已。人自初授《大學》，便誦「爲人子止於孝」之語，筆耕、耒耕一而已，硯田、土田亦一而已。吾聞竭力耕田供爲子職矣，未聞竭力耕田供爲父職也。頃於郡城高氏刷得《女學》一册，欲授娘子，因未裝釘，續寄不一。

示兒 甲辰

甲辰冬日示維恭。女生，父年視王考背棄之日，已多十齡，女今日視父在王考膝下之日，已多幾旬。父自幼遭憂，中年患難，變故無歲不有，是以蚤衰。年來凋損加甚，常恐旦暮不保，使女失所，以至貽辱先人。前年秋，攜女棄家從吕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海鹽何先生、同縣邱先生、烏程淩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生切磋受益爲多。幸俱見許，女得納拜，女事之，終身奉爲宗主，便有向上一路。

父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啓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録》、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女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姒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爲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無底。」女切切記之。吾若幸而長

年，照顧女日久，亦女之幸。然志須是自立，力須是自用，教誨大指，要不能有加。或是力量可及，多置幾册書，再從事兩三位先生而已。若一旦不幸，固是女命之窮，然能依傍此意，從師受學，知所好惡，亦不到得墜墮。王考有言：「人無父親，固多流落底，亦有興起底，只要讀書守本分耳。」《論語》曰：「父在觀其志。」女今日先須立志，要做何等樣人。《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女他日長大，能常念王考志事而敬守之，則吾願畢矣。因屠先生命，將讀書次第書之於簡，以示遵守，并及此言。

《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加意。《近思録》，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户。《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蓍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吕先生秀水，字康侯，戊申，與伯父同庚。邱先生字季心，壬子，少父一歲。何先生字商隱，初字雲士，戊午，少父七歲。屠先生字子高，庚申，少父九歲。淩先生字渝安，初字宁膺，與屠先生同庚。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諸位先生皆當世人師也。況今經學蕪熄，先生各復精通，幸得及門，終身一師，已足成就。但憂貧薄，無力延請於家，負笈追隨，不能不聽從先生之便，去留久暫，慮不可知，故令女先執其禮。亦幸俱在數十里以内，比之古人千里從師，爲力已易。其外，予之執友尚多，若事勢各有掣肘，不得已别有商量，但請問先生而往，必然使女得所。

凡人終身不可一日離詩書師友，若三十以前，識力未定，只宜歲歲從師。事無大小，出入無遠近，咨稟而行，庶幾免於過敗。至於朋友，學問苟成，必無孤立之理。少年徵逐千百人中，難得益友一二。吾三十以前所交，不愧三益者，惟顏家伯伯一人。字士鳳，戊申，與伯父同庚。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己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己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幼年同師之友，與師之子，義分自與尋常不同，苟無大故，子孫猶有世講之誼，若讀書其家，叨受厚情，尤宜中心弗忘。王考讀書南莊陸家，臨終尚惓惓言之。父成童以往，讀書甑山錢家，故平生於董氏子孫與陸氏、錢氏、顏氏兄弟叔姪，相與較厚，本王考之志也。《詩》云：「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今當反此，縱彼不來，我寧不往？吴忠節公少嘗讀書鍾氏，後來兄弟貴顯，以女妻鍾氏

之子，人稱厚道，此可爲法。

昔爾王考蚤卒，伯父與父詩書之業得以不廢，固賴爾曾王考尚在，亦緣王妣晨夕勤劬，給其資用。前此爾王妣積累奩田所入，廣錢店渡産至四十畝，是以出門從師，得所賴藉。今日此産祇存十分之一，每爲痛心，將欲稍稍經營，爲女束脩寄膳諸費，債負已多，力未之及。但能常念陳布衣賣油讀書，楊忠愍公負書牧牛，能自興起之義，刻苦奮勵而師法之，則雖貧有加於今日，何憂乎學業之不成矣。

示兒 戊申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敖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敖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

戊申春季書。

示兒 庚戌

陳白沙先生詩：「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月下蛩。五十二年天甫定，諸孫羅列已成行。」痛念汝祖棄世，今日五十二年矣。伯父未有子嗣，爾二人又幼，父已衰病，天何時定乎？《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旅食於此，不得率汝二人一上丘壟，視天夢夢，正未知爾父身後五十二年，竟如何也。《記》有之：「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白沙亦可謂不辱矣，亦可謂尊親矣。汝父遭逢大亂，志業無成，養既弗逮，虧體辱親，復不能免，真所謂「匪莪伊蔚」者也。女而有知，長念爾祖讀書修身，庶幾不辱，使父他日泉下可以見爾祖考、祖妣，則幸矣。庚戌諱日，書於語兒旅次。

與蔡某

蔡舍近來頗讀書乎？人不讀書，如何得長進也。吾三十年來所見人物，少壯之日非無好處，只爲不肯讀書，到今日真是不成景色也。少年歲月不多，老死極是易事。吾自到半邏，曾幾何時，今衰病至此，有目共見，可歎也。大都人做得一番功夫，決有一番長進，若有一節兩節惡處，不用力改得，後來受此一件兩件之害，不可勝言。所以君子一生，只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曰：「苟有過，人必知之。」要知其過，只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不以我爲然者，從而改之，便是向上路頭。若見人説不好便不快，便是下流路頭也。考夫寄。

少主近日有好光景否？人之大節，惟有「忠孝」二字。經史言孝，必曰孝愛，言忠亦必曰忠愛，其義可思也。孝而不愛，其流爲懟；忠而不愛，其勢必爲怨誹。古之人不可及，只是至誠惻怛，悃款繾綣，不可解於心處。吾嘗謂，舜之能使瞽瞍底豫，文王能使紂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得力多在此，人不可不自勉力於爲善也。人在天地間，不可自薄，做得一分人是一分人。吾自庚子春初到今，用心不知是一樣，是兩樣？考夫又書。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四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五

上　書

上本縣兵事書

聞之自古無長治之世也，而亦無不可救之亂，唯平時不預爲計，則臨患有所不可救。是以不恃有不亂之世，恃吾有以應之，使不能動而爲吾憂。古善治天下者，天下長治而不亂，即亂而不至於不可救者，誠備之以預也。

今世太平日久，軍政廢弛，生民不知戰鬬之事，天下可謂治矣。然近歲盜賊多起，妖言流聞，以致上下憂疑，遠邇驚震，則所宜預計以爲之備者，人人知兵爲急矣。夫今唯無卒然之患也，設患卒至，如他處故事，試思今之食於官，若民壯、弓兵、哨兵，有一能執戈者乎？即執戈，有一能禦敵者乎？勿論此也，即營之兵，衛之卒，有一可用者乎？用之，有可恃以守、可恃以戰者乎？此無智愚，皆知其不能也。夫舊兵既已無用，而新兵又未有聞，吾不知當事者何以猶晏然也。將謂寇必不至此，而可高枕乎？抑謂可不需兵，而別有奇策以衛城社、保民生乎？將謂他州衛所有任其責，而將兵來援乎？抑謂十家牌、民壯、弓哨之類，已足落寇膽魄乎？此無智愚，又知其不可也。然而上司不過虛行故事，州縣不過遵示移文，相委相苟，以倖其不至。徒令名爲兵者，播其流聞，以邀廩給，亦甚可嘆已。

其最無謂者，鄉兵也。夫古寓兵於農，雖實力田，不離講武，故耕爲良農，戰爲精兵。今之民，無論不習干戈，無以制勝，且人各有心，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棄而爲兵？若官必執而充之，將見不事耕鋤，乘勢起者，天下皆是也。夫今財殫民窮，而又征科迫之，吏胥擾之，往往思亂而未發者，無大難之端也。近者，第聞其説，道路盡言以爲必反，果强行之，其勢未受兵之利，先受民之害。此時而欲已亂，恐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力矣。方深外寇之憂，而更召内□之變，最大患也。

爲今之計，不過一曰汰，一曰募，一曰練。此三事者，唯當盡去虚文，行之長久。州縣之民壯、弓哨、營衛之兵，大半老弱廢疾而不任事，即壯者，不爲販負，則爲役而不審戰。凡若此者，宜嚴汰之，不得冗食。唯技力實出人者，存之備使。既不以濫食費糧，便可以餘糧養新兵，雖未必一以當千，庶不至百不當一。所謂汰者此已。夫材力過人者，世未嘗絶也，忠義欲立功之士，亦時有也。遇之無恩，教之無道，賞罰之不當，此豪傑與愚民均不樂就也。反是三敝，而又重之以利，明告斯民以非復向時募兵之故事，願應募者，隆貌厚給以安之，免其丁役，仍勿令無用倖食之夫得以冒充。其志智遠者，遇有加等。雖甚無行，如盗賊有罪之人，不妨略迹收之，則所得者必善且衆。

夫鄉民之鬬，富人一呼，而助者四集，有不顧其死者，何也？服其義而走於利也。此募兵之道也。若練兵，則重於二事。蓋汰而不習，猶冗食也；募而不訓，猶無兵也。有其職者，不得以旗鼓進退之末虚塞報稱，當實試其舉重行遠之力，試其弓馬步擊之

技，設形勢之難以觀其攻守，臨不測之地以視其用奇，試其氣，試其膽，試其心。職有專任，有總攝。下者密，上者疎，密者以日，疎者以朔望，以月，以季。能者益糧，否者減食。賞有最重，有重，有輕，必明不以私，罰亦如之。且時上其能蹟於撫憲，如古得名將於卒伍之列，其所司之稱職與否，視其兵。以是真實果毅行之，不以有事急，不以無事弛，如此則兵可精。

至於學校，則益復射圃。蓋弧矢之利，不獨男子之志，亦先王用以威天下者。自昔三代盛時，士多文武之材，然其學必始於射，以觀德行，以飾禮樂。近世士大夫，多左武事。其初學弟子，唯務爲虛浮無當之文，以倖富貴，是以臨事倉皇，至於禍敗。今宜誠原校：一作「鄭」。重其事，使時試於射，且廣以行軍用師之道。天下無事，陶以禮樂詩書，天下有事，入則儒臣，出則大將，上以爲國家之用，小亦可以守州里，此亦預計之一策也。

若夫行常平之法，息訟禁奢，以爲民豐財；勤鄉約，重鄉飲，明禮節，以示民知義。修其根本，以爲長治之計，又不當晏然而忘患也。況乎我地無名山，無巨水，風俗優柔，太平則稱樂土，變作較浙諸郡尤爲難守。論者徒謂寇來進退無所據，且見往時島夷寇不能陷，以爲可恃。夫前有海，後有太湖、洞庭，安在其無進退也？島夷外患，如人身皮膚之疾，非可概論。設或不爲之計，一日禍作，行於無人之地，將奚以應之？

至當事者，又不過懼動而好安，以爲苟未必即至，吾可以委後人，因之外託於無糧，而姑行虛事。夫師行而愛百金之費，不仁之甚也。天下之禍，常伏於未必然之中，倘或後人復委後人，天下事其誰濟耶？賴聖天

子在上，百司賢傑，如此等事固萬無之。然安不忘危，聖人之心；思患而防，君子之事。且民困俗偷，時事又多有如賈生所云「抱火厝之積薪之下」之勢也，應之之具，誠不可不備以預矣。祥見淺言狂，伏唯深宥非分之罪，擇而察焉。

上陳時事略「略」，范刻作「書」。

古者，天下治，則公卿大夫得以無事，亂則庶人宜以有言。夫至庶人言之，其事已有不及爲，甚至不敢言而卒不行，故往往致亂。若前史所載，使人追咎先事之不舉，而因太息世之無言者，甚可憫也。當今天子明聖，庶務咸理，而流寇未殲，近遠驚懼，震隣之戒，豈容緩於今日？乃得言者既不爲憂，學者又徒以記誦干利達，不慮當世之務，即或志經世者，又多不遇，類皆知而不言，然則誰請當事者以備萬一不可知之變哉？敢越分言。

大凡聞變而議者，不過曰十家牌，曰鄉兵。斯二事今時以爲奇策，官府所爲急務也。夫名爲稽察，寔則騷詐，有損無益，莫如十家牌。愚以爲鄉兵之説，亦不異是。蓋古昔井田不廢，兵民未分，故農可以戰。後世唯屯政爲不失井田之意，故鄉兵可用也。井田不能行於今，則鄉兵不可行於今，明矣。觀去歲自春以來，上司移文不一，州縣嚴行已久，終無一人爲兵，則何以故？民各自愛，勢不行也。勿論兵不可得，即盡民而兵，徒激亂耳，何益戰守？不爲制利而反速禍，萬一變生意外，何恃而不恐？一則民之不可恃也。夫忠義廉恥，彼誦聖言列儒者，或不能必一二於千百。以不聞教之民，處窮極

之日，不爲亂首善已，欲倚無恐，不亦難乎？一則兵之不可恃也。執籍稽名，按時給食，人人兵也。然老弱去半，其壯又不知兵，甚有終身不執戈者。太平坐而縻食，有急羣去爲盜，患之方深，遑責其衛？况土平風柔，寇來不能守險，寇退不能遮擊，地又不可恃也。庫藏空虛，倉廩無蓄，平時尚不免借支預征，若果有寇來，奈何？當此時，議征則居民離散，既勢有所不能，若欲養兵勞士，已無經歲之給，糧又不可恃也。一無可恃，而徒倖寇不至，則大患矣。

夫棟宇固而後風雨不入，方藥具而後疾病無憂。民，棟宇也；兵，方藥也。謂無風雨而傾棟宇，疾病形而不求方藥，愚者曉其非。且外患未有不自内憂起者。今之内憂，可謂篤矣。比者季冬之月，地震雷出，又聞山鳴，種種形兆，明非吉徵。以意測之，非疾疫則水旱，如此則民益困，盜賊益多。民困而盜多，則雖無外患，不可支矣。况風雨漂摇，必于腐棟圮宇也。猶不早計，而征科日急，虎胥日横，又以鄉兵迫其思亂之心，何異疾病已深，而猶終日酒色耶？是揖之入而授之戈耳。愚謂莫若罷鄉兵之虚名，行訓練之實事，自州縣以及藩郡，自衛所以及都營，莫不行之，必期可用。庶乎無事，如虎豹之在山林，既不至於虛食；有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方不失之倉皇。則國家得守土之臣，百姓慶生我之后，功在社稷，澤流無窮。夫漢不無東海之憂，而宋能爲横山之舉，是在當事者有以備之。往以一籌陳之縣，今兼録焉。自知狂愚，無足瀆聽。若略罪而詳其可否，亦聖世不廢傳言之盛事也。

上母舅書

年來甥因館遠，久不至舅父家，至亦不能久，門中諸事，皆不聞知。前日拜祝岡陵，親戚咸在，特留宴飲，更深而返，稍知舅父與兩表弟父子兄弟多不和協矣。

人家興替，必由天倫。《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又曰：「家道窮則乖。」自古及今，無不然也。是以爲家長者，必帥之以正，道之以和，要使子孫世世久而不替也。兩表弟出自兩母，固已處於易乖之勢矣。兄弟易乖，則父子之間種種亦爲難處。自非能忍如張公藝，一錢尺帛不以私如義門鄭氏，罕不積釀嫌隙，至於父不父而子不子，兄不兄而弟不弟。一旦禍發，骨肉分崩，基業傾敗，貽戒於旁人者。古人以碗喻家人，蓋言碗之破碎，其初只是碎路一絲，其後漸至不可收拾。又以桶喻處家，蓋言爲桶之木雖本不一，箍得好時，便滴水不漏也。甥竊見舅父之甌，范刻作「碗」。碎路不止一絲矣。桶已將散，箍之不可不亟矣。

去年，不幸四表弟短命，今日父子三人處此多凶多懼之日，同心一力，尚憂善後之無策，安可復生嫌隙乎？先外王考妣勤勞起家，至今十亡八九。兩表弟年各長大，豈猶不念創業之艱難？豈猶不知同氣之當厚？修其孝悌忠信，以圖興復，夫亦何難，而必欲釁起蕭牆，覆亡殆盡乎？夫母雖有兩，父則一也。假使兩母俱在，各私其子，爲之父者，均愛以彌縫其隙，猶煩心力。今兩母俱已棄世，一父二子，何偏何私？榮則俱榮，悴則俱悴，雖有不令之兄弟，嫌隙奚從而生？伏望舅父深念兩子俱已所自出，兩表弟亦深念兄弟本

同根而生，一身之中，兩手兩足，痛不獨痛，癢不獨癢，懲既往之愆，圖方新之業，止慈止孝，則友則恭，上可以瞑先人之目於九原，下可以垂後昆之慶於奕世矣。

自天子以至庶人，父子兄弟之間，每因一念之私不能自克，至於受天之殃，喪身滅祀者，前後一轍。舅父讀書達理，固不待諫言而喻，特恐兩表弟有所未知，昏蒙其心，以蹈覆轍。甥愚，目此情勢，實切私憂，用敢稽顙於先考先妣之前，虔肅獻書，萬惟俯察。

疏

同學喪師疏 代　癸未

蓋聞令儀具式，敬及衣冠，舊德無忘，優加苗裔。是以李生貧没，博陵爲舉其喪；石氏窘存，河陽爰卹其後。維彼友生，義猶若此。況乃左右就養，義並於君親；北面執經，情通於生死。忍使十年在殯，一抔之土莫營；四序屢遷，百世之粢難續？兹者□□□先生，潛志樂修，清操永矢。授經幃席，多率誘之方；習禮牆屏，備匠成之智。要終謀始，教思無窮；究緒引端，小子有造。特以青郊畝儉，研菑罔際其年；絳帳堂虛，卷鬻不周乎槨。梁摧方痛，蓀隕兼傷。西階之櫬猶依，北邙之木未拱。某等下風服義，學成幸免於歸耕；音旨親承，道喪忍尸諸草莽？ 心喪徒切，埸築無能。侯芭之爲揚公，洵可法也；顧玉之於俞氏，竊所願焉。將謀馬鬣之封，爰市樵蘇之地。在賢嗣克遵遺訓，不欲徧告仁人；而愚某嘗學徐行，實恥獨爲君子。加以束帛，人有其心；佐以芻

靈，物維其力。雖愚殊窮達，弟子之職斯均；固室異涼饒，生徒之私則一。或執紼，或引旌，白馬素車，四方於是乎觀禮；亦置田，亦表道，綠棠紅宇，千秋何慮乎廢墟？義則取之服勤，事有優於賻贈。庶喆人之望，登丘壟而如瞻；先生之風，托松楸而不朽。謹疏。

禱雨疏 壬辰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辜死亡無算。愁慘怨毒，上干天原校：一作「太」。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人，善良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於貪墨，又屈於强暴。征輸外迫，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爰率衆哀籲，願賜膏雨，以渥時耕。寧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聞知。

陰陽運數，有齊有不齊。齊者，數也；不齊者，人事使然。予聞之里老，萬曆戊子大水，明年己丑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二十有三日，連雨忽三四尺。先是農之惰者，十百爲輩，棄田業，取魚鰕蠃蚌以爲食。其勤者，力於車救，水盡乃已。雨至，勤者登不損，惰者失望。至今戊子，爲一周甲子，水不逮萬曆間，然四歲連苦水，此或陰盛之效。壬辰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壬辰雨，亦二十有三日也。積八月壬寅，舟始盡通，農之勤惰者，亦如昔時。不知更後戊子宜如何？

姑識以俟來者。

啓

鄉約公舉沈義駁 范刻作「儀」。先生 戊寅

沈義駁先生，正直清方，素爲吾鄉推重，誠後學典型，敝俗坊砥也。今月十二日，本縣盧老父母來講約于鄉，我等宜各持公服，就講所面舉，請加先生禮，使士民知所矜式云。今載美德如左，其有闕遺，幸高明補之。

先生素守介節，履跡不及公庭，不入富者之室，不阿貴者之容。

先生中年喪室，不更娶。

先生雖最貧，不受非義之財。

先生交友極誠信，其不正者，絶勿與近。

先生受諾不宿，議論慷慨，必依古人，聞不平事，義形於色。

先生經學，温故知新，教誨弟子不倦。

張履祥謹啓。

右雲村抄本列上書類。炳按：篇内云云，是啓告邀約，非上書陳言也，今從范刻列啓。

告同志啓

亡友倪寄生，有親未葬，有子未成，今月弗幸，一朝淹世，斯亦有情之共嘆，交游之至傷也。茲者卜葬之事，及期將舉，所哀藐孤，誰其撫諸？祥意欲攜俱原校：一作「居」。館舍，教之數載，特以窶貧，未能勉效古人推食之誼，勢必寄爨主人，每日須銀三分，米一升。用敢徧告同志，凡在平生之厚於寄生

者，各以力之能勝佐之，俾得辭母而行。它日幸不喪業，能讀父書，皆諸君子死交盛誼，所不没倪氏而錫之後人也，豈特寄生黄壤食德而已。壬午孟冬，桐川張履祥敬啓。

葬親社請賓公啓 代同社請陳乾初。

恭惟先生，人倫模楷，國俗典型。依《中庸》而立德，薪傳正學之綫；一體用以成功，光啓斯文之旦。某等側聞道風，積有年歲，顧以株僻，未遂登龍。茲者習流既敝，教澤久微。愚民牽俗，處其親於非禮之禮；貧生匱力，怠厥事於欲爲不爲。因於去冬敬遵唐灝如先生勸厲之法，集同里六十四人，舉葬親社於桐鄉之清風里。來月朔日，歲會卜期，敢竚德輝，賁斯壇席，推論葬錫類之情，乾初著《葬論》一篇行世。敦有喪匍匐之誼。雖人各秉彝，勿勤提耳；而道公修睦，亦俟感心。肅以宗首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執事。伏冀擴同仁之視，葑菲不遺；大先覺之思，泉壤攸曁。預期命駕，以慰斗瞻，某等無任翹企之至。

又 乙未十月

嚴霜其降，時深歸往之愴；新穀乃升，物有性情之見。恭惟先生，道揆一本，學貫同原。仁爲己任，懷先覺覺人之思；禮以躬行，示自新新民之則。某等風聞百里，夙景止乎高儀；好切中心，殊自嫌夫固陋。茲以敝邑人士，曩遵莘里之規，爰舉葬親之會，來月朔日，歲事十期。念生養而死葬，固百姓其與能；而隨俗以習非，乃賢者有不免。雖以孺子之愛慕，猶勤明喆之提呼。肅以宗首

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執事，敢辱旌車，用光鼓鐸。作久溺之心，先自惻隱一端；合易渙之情，展惟修睦一事。由其親以及人親，孝子之事無終極；發乎邇而見乎遠，凡民之喪有匍求。聞言藹吉，將感泣於坐隅；視履周旋，行則傚於道左。某等無任祇切竚命之至。

答吴裒仲書幣小啓

獻歲丙申，伏承裒仲仁兄不鄙庸末，招就廣居，委以教事。弟某自念師門受業日淺，而令兄子家學得力已深，固知良材非薄匠所勝，大寶在拙工宜避。特重以累歲之命，不敢輒違，冒昧以前，實求滋益。幸惟鑒其固陋，賜以切磋。飲斯食斯，情祇迫乎飢寒；教之誨之，志妄希夫斆學。不任竦仄，慚媿之至。

代人請親家啓

伏以大婚遵先典之宜，肇祥百世；嘉禮衍嗣徽之懿，叶吉三辰。載錫之光，喜德輝之來下；爰篤厥慶，樂應和之初成。丹楓昭采於瑞樓，黄菊獻容於金罍。賓筵肅儐，宴好欣承。恭惟□□□，誼超物表，道冠人倫，孝悌通於神明，學問窮乎載籍。居廣居而立正位，式景行者蓋世；言有物而行有恒，仰喬嶽者九區。貞至德於潛龍，蔚大文於隱豹。夜光淵藏而川澤見媚，琬琰璞韞而山谷呈輝。鄉國矜其典型，婣婭儀其模範。小子有造，親則父而尊則師；淑女好逑，宜其家而宜其室。令德來教，夭桃載賡於小春；多儀既成，蘋藻適求於大月。雖無旨酒，樂維

君子之駒；亦鮮承筐，敢享嘉賓之從。擁篲道左，竚聽車音。

庚子冬啓 兒乳名是。

人家子弟不肖，皆因父母護短，怪人説他兒子過惡。旁人見其父母如此，不敢盡言，相與隱諱蒙蔽，背非面諛，養成其惡，以致長來敗壞家聲，甚至陷於刑戮。予不幸，早子不育，今得是兒，而年已晚，又不幸庶出。吾見里中晚年庶出之子，不肖者嘗十之九，其成立者十不得一。蓋因得遲，則爲父者姑息倍加，庶出，則其母不知教誨，故一向驕縱，以至此也。是兒今過三歲，已適有知，深慮失教，他日不能長進，以替先人之傳，則有子與無等耳。古人有言：「教子嬰孩。」乃予餬口於外，一歲之間，在家日幾，慄慄危懼，實切於衷。因此啓告兄弟親族，若見是兒作蠻無狀，勿以幼小而寬之。教之不率，即行督撻，予決不以爲嫌。至於幼輩嬉遊，僭先做大，穢語罵人，尤爲極戒。若其生母無知，或行護短，歸家之日，望以見告，予當痛懲。我兄弟親族，即不念予之不德，幸念先人好德篤行，不忍令有不肖子孫貽笑鄉里也。特此切懇。

啓葬親會諸友 辛丑

李公偉兄周旋社中，數年不渝，弗謂事勢艱阻，賫志長逝。今其孤潛，將於目下勉畢六喪，而病不能行，尤可傷痛。敢告同志親友，儻能效麥舟之義，則銖金斗粟，均足不朽。否則昔所曾荷先施者，亟爲李報，亦足以明終始死生之誼矣。肅此代懇。

序

願學記自序 壬午

卯之歲，秋既暮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所遺也。乃辭交遊，遠家室，旅於苕溪之上，環水爲郭，時俗不入。于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書以記，竊矢勿諼，初不敢告諸人人也。呂東萊曰：「德欲蓄而疾欲彰。」又曰：「傳愈博而疾愈白，益愈衆。」予也爲德不進，而疾則有加。自索居以來，載忽三易，言乎德則日無幾，若疾不啻久矣，終已諱稱，是樂錮厥疾而避醫也，乃因同志之請，遂不敢諱。凡以揭之大塗，而偏望世之俞、扁其疾者。原校：「俞扁」，一作「倉盧」。「疾」，一作「術」。

自題制義序

制義小道也，然朝廷所以取士，與士所以發揮聖賢之指者，皆在焉。苟爲而不至，是未覯乎聖賢之旨也，雖有伊尹、呂望之具，無由自進於朝廷。制義非小道也，設科以來，天下之士童而習之，數百年於茲矣，其入式者，閱三正而舉，千百爲徒，若迺求其至者，或止數人，或遂無其人焉。蓋非有精專持久之力，湛濡理義，博達典書，未易言也。

予自受書，即從先生、求朋友，而學制義之文，既以爲庶幾其道矣。辛未、壬申，草土之中，習業離播。原校：一本作「舊業播棄」。忽念後之學者，代爲聖賢之言，朝廷取其能爲聖賢之言者而進之。然則朝廷既以聖賢待士，

士之爲此以待朝廷之進，要當有其至者。而鄉之所學，皆非也。然疑信時半，未能盡棄。歲甲戌，益信。由是不告於先生，不謀於朋友，一旦以其舊聞棄且盡，不爲文者三載。日求前代遺書，上自周、秦，下迄昭代，經傳而外，子史文籍，雖不能盡讀，亦無曠歲。其微文淵義，意旨法度，雖無從傳習，亦竊有會。復攷洪、永迨今風氣之盛衰正變，與諸名家才術之大小淺深，亦稍領其要略，而究其源流。丁丑，以愛我者勸，復爲文。每因交游言集，興會所至，快然有遇，則時爲之，非此亦復不作。出以示人，有謂然者，有不謂然者，予不以喜，亦不以懼。應有司試，有偶遇者，有數不遇者，予不以多，亦不以悔。閱今凡三正而再矣，彙如干首，雖未敢自必其至，然以揆乎聖賢之指，與朝廷所以取之之式，未之有違也。

昔司馬遷作《史記》五十萬言，班固作《漢書》八十萬言，然或因之先世，或補自後人，或採摭古文而仍其辭，或彼此互見而同其語，其寔自爲不越十有餘萬。今數載之間，本乎時之猝作，以言其胸中之所覩，不敢勦説，無與雷同，遂積十有餘萬。雖小道，亦足以質諸天下之士矣。其得列於千百，使後起者求其至，而置之數人之中與否，則存乎朝廷，非予之所知也。予所知者，不違聖賢之指而已。彙成，因以爲序。

壬午作也。辭多矜夸，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今日此種意思，殆弗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并力學問，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

社業序

古之取友以擇。今思之，人擇我，我復擇人，我之所擇，未必有其人，人之所擇，未必遂如我，則是相遇猶莫知其所以，况不之遇，曷從而擇之？此求友於天下，往往有罕合之嘆也。其於文也亦然。人之爲文，我不能盡好，我之爲文，惡必人之盡好？將從其同者，天下之大，必有不同者矣。將從其異者，天下之大，必有不異者矣。求同而得異，則已拙；憚異而謀同，則已勞。然則何居而有合乎？是以予也於友，不敢擇人，而聽人之擇我，中立我身於天下，賢與否，四海之内皆得而見之。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必於我乎有取也。其賢，我可友，尤賢，我可師也。其於文也亦然。我之文，私之弗以示諸人則已，不能私而以示諸人，非者，四海之内不能是，是者，四海之内不能非。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又必於我乎有取也。以爲是，無我損，以爲非，將我益也。夫所遇者雖不必皆然，庶乎然者不必皆所遇，則罕合而不足以爲嘆也。

晏平仲之風，司馬遷聞之，願爲執鞭。司馬長卿之賦，孝武帝讀之，歎不得與同時。如此者，或慕爲之下，或樂與之遊，非有所甚合而然乎？而皆非有生平之遇。若夫道不爲平仲，文不爲長卿，其爲人慕且樂，豈特如古所云「予友隣」哉。晉社之役，其於友也，某也賢，某也否；其於文也，某也是，某也非，各斷斷然弗之易與。蓋鄉黨之士，爲其望望而去者衆矣，獨於予擇焉而不去，是殆有所合也。夫以罕合如予，而猶有同焉，吾知四海之内，其必無能異之也已。然則人之

求友而未之遇者，舍是其將安取與？夸詞可恥。然予昔之所以不甚受變於社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治平三書序 癸未

天下治乎？亂乎？曰：禮義不立，綱紀不張，賢才不出，寇盜發，災沴生，君臣憂勞，百姓無措，惡得爲治乎？然則惡乎治？曰：天下惡乎亂，君子不治身，於家亂家，於鄉亂鄉，其適逢世亂及天下，何惑已？天下雖亂，君子身獨治，於家治家，於鄉治鄉，其適逢世治及天下，何惑已？予小子不德，日從先生長者誦讀講習，求所以治其身者，而未之逮。猶賴鄉之賢者弗之具遠。因爲立約於□□之堂，取司馬温公《家法》、朱文公《白鹿洞學規》與藍田《吕氏鄉約》而從事焉，且欲廣之人人，俾各相與爲治，天下雖亂，何憂乎不治？夫亦草莽戮力之義也。爰梓以行。

經正録序 壬辰　附癸未舊序。

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經正録》目次

朱子《訓學齋規》第一 即《童蒙須知》。

此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首。

朱子《白鹿洞學規》第二

此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

司馬温公《居家雜儀》第三

此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雜儀》次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第四

此御家邦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次之以《鄉約》終焉。

附經正録舊敘

天下之亂，何自而作乎？大經不明，邪慝肆起，上失其所以教，下失其所以學，浸淫既久，習俗遂成，政事不能救，以及此禍也。夫綱常者，經世之本，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以古準之，百世不改。比之人士，始於就學，暨乎升庸，詞章聲利，胥及於溺，敦本之道，闕焉不求。原其立己，已爲父兄鄉黨之所棄，恬不知恥，猶將宗世而長民也。議者方之春秋之末，禽獸逼人而食之。嗚呼，抑有甚矣！予用慄慄危懼，思與同學力行古訓，以自遠於邪慝。爰録此編，以爲之端。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祥雖不敏，請從諸君子後，勉其所不足，以竊附於庶民興起之列，所願欲也。録成，受而諗諸衆。

言行見聞録序 癸未 原注：照改本。

言行何爲而有録也？師之也。師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册，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恭愍陳公，常手録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癸未

先輩程巽隱，一日舍鄉黨，學於金華朱氏，以金華朱氏得考亭夫子之傳也。當是時，程公在金華最久，是以道義顯於國家之初。今之之金華者衆矣，未有爲此志也。顏子士鳳，予自定交後，蓋各相期勉，毋爲鄉黨之學。既歲行一周矣，將有金華之行。予樂兹遊士鳳必有所得也，抑予尤有屬焉。高祖之興，從龍諸君子，江以上爲多，如劉伯温、宋景濂，皆其近所産也。文業風流，至今炤人耳目，後學之士，必有聞之而起者。士鳳至此，能於其間留訪之乎？抑復有如東萊、仁山其人，立身行道，以守諸先，以俟諸後者乎？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兹。予欲問業，貧不澤遊，志而未逮。士鳳歸來，曷迂道秦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則兹遊也，庶幾古人之風，而非與鄉黨之士之金華者等已。

送錢崑賷之長超山序癸未　原注：一作「送友人」。

天下未有之事，自其人爲之。吴興，山水會也，東二十餘里爲長超，高不及他山，而孤潔過之，其前有水數千畝而廣。吾鄉錢君，誅草茀，滌砂土，結廬其上，既數年矣。余之友崑賷，嗜古好奇士也，就此讀書焉，因爲言以送之。曰：

自有天地，即有此山，生斯遊斯者，俱不知幾千輩。厥初以來，亦有知是山而爲廬者乎？有廬始錢君。予常一再遊，然竟日輒返，不得久。崑賷負書數千卷，將於是易寒暑，更春秋矣。夫以嗜古好奇之士，復得山水之助，凡雲物之卷舒，草木之榮落，風檣之進反，魚鳥之下上，皆情思之所發揮也。昔温公居雒十有五年，而《通鑑》成，故其易紀傳而編年也，爲《春秋》以後未有之書。崑賷博達羣籍，而於《通鑑》尤專意。吾知進此以爲未有之業，其在兹行乎！是爲序。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予與一士同學以來，蓋二十年未嘗隔千里，千里之隔自今始，因爲言以贈之。曰：

吾聞之蘇子，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今之俗學又不盡此。一師之説不能究，一家之言未能修，飾其衣冠以阿聲譽，童而習之，至老死不悔。嗚呼，其無成也何惑！予用是悔且恥。爰懷古人，孔明二十有八，出草廬，輔先主，伏龍之學成矣。伊川三十有四，通經術，明古今治亂，可

以經世濟物，先覺之學成矣。今者予年已若伊川出羣之日，一士亦踰孔明去隆之時，其所成何有哉？自頃予也渡錢塘，至會稽，見劉夫子以歸。而一士適赴徐子之招，越富春，抵三衢，詢其返也，秋以爲期。夫自春江方漲，百卉具芳，暨乎歸來，金風作矣，萬物將休。踰三時，去二百有餘日，以寸陰計之，不知其幾億萬里也，以分陰計之，又不知其幾億萬里也。若乃德不益新，學靡增舊，使人嘆息，猶然疇昔故形，爾我二人亦何顏相見乎？敬與子約，今茲以往，其務盡舍俗學，各相黽勉，以期有成，則予與一士，庶無負於日月之遷也已。

甲申作也，距今忽五載。古人云：「年與時馳，歲與意去。」撫今追昔，能無慨然流涕乎？

顏士鳳詩集序 甲申

士鳳何爲有詩也？士鳳抱豪傑之志，感憤不遇，無以自見，發之於詩，所謂窮愁之賦也。故其爲詩，類非規模月露之作。如《農夫》、《蠶婦》可以觀政，《連雨》、《大風》足以紀災，《放生》諸詩則見其胸襟灑落，《感懷》諸詩則見其抑鬱難平，《貧交》詩嘆當世之無朋，《螢火》詩刺斯人之羣比。其他諸作，率皆有託。是以和平者十一，嗟嘆者十九。至於賦落花、賦觀潮，凄然有秋冬之意。嗚呼，惡知遂此不永乎？予獨悲士鳳抱志如此，而不得一日之遇，使和易其情，以歌咏備雅頌之職，竟至感憤以死，可爲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抑聞之，德修而名不立，則友非其人也。士鳳既已不遇知於當世而死矣，

其詩具存，猶將望之天下後世，容有知士鳳者，爲梓其遺稿而存之。

倪氏族譜序

吴興倪寄生與予友，且死，以譜屬予曰：「宗雖微，亦厥初生民至於今，不忍自我廢。」予聞而哀之，爲定其可考者凡九世，九世而上失其傳。至宋，文節先生思，前後又五世。五世而下雖闕，然舊聞又遷徙，遺址猶有識者，非以僞附。既成，授其子國求，語之曰：

爲人後而不知其祖，與爲人後而替其祖，均有罪焉。故于《易》爲《涣》，上木而下水，樹莫如滋，言有本也。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言有源也。本固故枝榮，源深故流遠，是以仁道親親也。子之族一百有餘歲，無復有如宋之盛者，惟子先人，將振越其宗，而又死，幾於替矣。然替盛何常，惟人所致。以予見聞所及，江南族姓，盛而替，替而盛者，屢屢也，罔不以人子勉之。其務强學力行，日思光大，以克紹厥後，則庶幾無廢先人之志。《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微子其誰責之？爰書而爲之序。

采山遺稿序 戊子

士不得成其志，思以言辭傳後，哀已。顔子孝嘉傷言雅短於年，而憂其無傳也，彙其一二年間所爲詩若文示予。予哀之，爲之言曰：予歸自禦兒，言雅必持數篇造予。予方勉以學問，謂所志不當自薄，浮華奚事焉？每病其多。及今奄忽云逝，無論學問之事，如軔方發而轅折也，雖所爲詩若文者無幾，使惜之者覆

痛其少。然則未死之前，亦何可不勉哉？乃予之哀言雅，終非以其文辭也。

忘憂録小序

内叔某，貧與困兼，病緣愁甚。予懼其速老也，爲書昔事數十百條以解之，且爲之序曰：

昔枚叔有《七發》之篇，曹子有《釋愁》之作，皆以卻憂招悦，去傷神之錮懷，來忘老之愉志。所以作者中不託以悽愴，聞者意漸辭于鬱悴也。嗟夫，人生無百年之壽，而有終歲之愁。壯氣損于膺間，昌顏變於眉際，華髮不復，皓首徒傷，亦何不高談曲枕，暢情於佳日；芳尊雋咏，學閒于少年乎？況復三旬九食，古人良有其艱；若乃行嘆坐愁，在我寧踵厥失？春雨欲來，夜草能憂何益？寒冰且至，夏蟲不識奚傷？是以淵明採菊盈把，不負重陽；野航喜月當頭，無虚永夕。四休安樂法，孫公之軫可追；三友外無求，白叟之風雅述。今此不樂，日月其除。用是彙哲成書，命以忘憂之字，雖未盡於土安，要有功於蘐佩。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五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六

序

贈劉子本序壬辰

山陰劉子本，先師念臺子之孫也。甲申春中，予渡江見先師，子本甫成童。今年來弔先師，則子本已丈夫冠矣。哲人既往，日月空馳，慘然悲傷者久之。將歸，因爲言以贈。曰：

子思子作《中庸》，以明斯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中篇述夫子之言，而曰「道不遠人」。蓋既爲人，則即有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友之道，所謂庸德也。德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繼述。故於舜與文、武、周公之際，詳致意焉。後炳按：疑「古」字訛。之爲人子若孫者，於其先德之無聞也，宜莫如舜；於其先德之不著也，宜莫如武王、周公。子思之意，或未之及，而後之人可以意通之者也。然則子思子，其繼述之至善者歟？

昔者先師立人極以爲教，而原其旨於慎獨，其於夫子之言若一揆也。海内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雖在喪亂，豈謂遂無其人？然而家學之相守，則一世再世以及百世，弗可失也。常人之子若孫，其賢也，爲亢宗，而不肖也，無所於咎。至於君子之子若孫，其克肖也，祇爲象賢，而不然也，謂之忝世。子勉之。今日侍於親之側，服勞承事，孝之小也。異日世其家之傳，裕昆錫類，孝之大也。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無異道也，夫亦盡乎

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

龍谿子，子之鄉先生也，嘗作詩以贈陽明之嗣子，有曰：「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内望深責亦厚。」予固不如龍谿，而先師之德粹於陽明。子也思其責而慰其望，則舍子思奚法已？子思亦人耳，慎毋阻於難而浸浸於流俗之趨，俾古之人專美於前，則固區區之私願，而亦先師之志事云爾。

贈張白方序 丙申

張子白方將有東粵之遊，行有日矣，予始聞而疑，爲書問之，亦以止之，而勢不可復挽矣。張子學古之道者也，予誠不知爲此行者何心。則答曰：「有友仕於粵，其子將歸，因以長途託。抑山川之奇麗可憑弔也，滕王、白鹿、白沙、甘泉之遺址在焉。」崇德朱子繼以爲問，則嘆息而言家貧親老，以及毛生捧檄之義。若此者，張子所爲弗得已云爾。予聞之，疑益甚。維朋友之道在責善，不可則止，非所施於張子。且張子果以是行也，他日悔之，必將薄吾黨朋友皆流俗人，無尼其行者，恥孰甚？因爲言以贈之。曰：

古之人所以陟屺而嗟思者，爲有母也。故勞王事者，登高山而望白雲之所在。張子之母六十有五，當此干戈滿地，張子寧不知定省之弗忍疎？出門惘惘，已與親俱懷萬里憂。一旦以友之子故，不憚遠行，其篤於朋友如是乎？且山川之樂，樂以外也，天倫之樂，樂以内也。以内易外，張子必不出此。白沙子當世平道泰之時，薦者屢至，朝廷命以翰林之職，以母老辭，明乎禄養之不如志養也。其言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中未必有。」蓋其志操有介然者。至於白

鹿之教，則正誼不謀利，朱子尤切切爲學者示之。古有仕宦而黄昏以過鈞臺者，誠難以面目見嚴先生也。張子豈不聞乎？兹遊也而果以是，其不上慙考亭，下慙公甫哉？

若夫毛生之喜，則又未可概論已。東漢之日，普天率土，莫非其臣，徒以政亂於上，故辭尊居卑，假薄禄以養其親，而未爲失身也。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今日者張子以爲可仕乎？仕而受禄可也。如其不可，則進以菽水而已。雖其友分禄以及母，於義猶可無取。夫已則以處士美其名，而從朋友之仕者，陰取其實以自腴，當世之士多有之，不宜出諸學古之道之人也。使學古之道之人而亦猶夫當世之士之所爲，白者吾懼其涅而爲黑也，方者吾懼其刓而爲圓也，平生抗顔而談道義者如是乎？其必不然也。且夫貧窮亦有命也。窮乃益堅，彼賦滕王之稺子猶能言之。惟世之習爲誇誕脱略之學，檢諸躬行而無實者，聽其言若聖人可立至，前古之人皆無足以爲法，而實則假以濟其私。及乎見利而動，毁決藩籬，爲世口實，不以爲惜，是則與夫色厲内荏之小人同類以譏，而張子豈若是哉！

或者男子生而懸弧矢，四方之志，甚迫於中乎？然絶裾以往，要亦急於功名者之所爲，學道之人不登高臨深，復不過時宜，聞之稔已。予也固喪亂以來，局身蹐足，將守先人墳墓以老，志意無從廣也。因張子之行，輾轉以思，有不能釋然者，不敢廢朋友之道，而贈之以言。雖然，張子之學本良知家隱微之際，要必有自知不欺而不以告人者，予也固奚足以知張子！張子行矣，使予他日撫掌而嘆賢者之不可測也，是則所期於張子也夫！

鄔氏議卹序 戊戌

始韞斯朱子遊於潡城，再遊於龍山，與鄔子交厚。時韞斯未有室也，鄔子有女將及笄，諸友爲議昏，已而不果。然韞斯未嘗不感鄔子之義，鄔子亦以韞斯之志有同然而益厚之。今年春，偕予弔於潡城，而鄔子適相遇，猝猝別去。鄔子徘徊郭門外，予與韞斯亦邑然久之。季夏，爲訪吳子哀仲之疾，韞斯出所爲《夢鄔子》詩示予，遂先一日至潡城，曰：「當致鄔子，爲信宿之聚。」韞斯步自北山，鄔子之子以疾告，望廬而返。次日予至，相與慨嘆，謂友朋聚樂，難期如此哉！越月，而陳子乾初寓書，且告鄔子訃也。曰：「行素志節，不媿古人，今死而家極貧，如何？」又越月，而吳子復以書至，云：「行素一病不起，家貧親老，後事尤無以爲計。」

予過山居弔鄔子，素幃空懸，門庭寥寂，桑麻夾道而未長，荆籬成列而初編，蓋不禁潸焉出涕也。壁間讀陳子文，而益痛之。歸以告韞斯，韞斯曰：「噫！是朋友之責也。夫鄔子死而母老子幼，鄔子之友在，何可令其失養也！顧予貧困，將曷謀諸？」予曰：「殆莫若謀之陳、吳二子矣。昔者竊見海濱諸友誼至高，楚人蔡來雲客遊至龍山，諸友館於許子大辛之山房，及其室家，歲致薪米，以終其身。比歿而爲之葬，許子復爲銘其墓而傳之，事未遠也。鄔子之行高於蔡，與諸子交深於蔡，抑壯盛而歿，老母悲摧，稚子號泣，又較痛於蔡。微子言，陳、吳諸子將爲鄔子謀。抑陳子則既有言矣，鄔子性狷介，身後以家室託友朋，鄔子生平未之有可。然吾黨要當以可成其不可。陳子之言如是，吳子

之意必有合也。」韞斯聞而是之，屬書其事而往弔，且遂將與諸子謀之也。桐鄉同學張履祥揮涕敘。

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 戊戌

予十三識黃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陸子感憤不遇，編次《詩》、《騷》。陸子字昭仲，有《離騷疏》及《詩鏡》行世。先生與陸子善，數過陸子，論古今事每不合，爭辨面至赤，別去猶未已。然不三日輒相念，非先生復來，則陸子必往。嘗慷慨言：「今日天下，一拳可破也。」予駭異。以是及長，雖久不見先生，知先生非常人。

崇禎間陸子益困，知交絕往還，先生獨如故，予益敬之，略問平生。陸子曰：「是嘗散萬金，棄諸生，隱於崇德之鄉曲，喜以方藥濟人，遇富貴人睨不顧，飢則閉門不出者也。」予間過先生隱所，先生不我拒，情日接。大亂而後，先生遯跡予里，病者求及之，餽以錢米，輒與人。常歎曰：「官吏殺人，寇盜殺人，庸醫復殺人，人幾何數？」以道授弟子，未有傳其業者。與人言復寡所合，則益歎曰：「吾不能奪人於庸醫之手而活之，其活後世人矣。」因取《素問》論疏之，大指多救俗醫之失，曰：「醫病，古人詳之；醫醫，吾志也。」書成，示予曰：「斯道壞於扁鵲，而幸明於仲景，知我罪我，其惟此書矣。」予不解醫，讀一二卷，測知先生自得者深也。

癸巳冬，予病幾斃，羣醫束手，親知涕洟。先生投以藥，一盃輒活。改歲，抱布一疋稽首先生之門，先生笑而受，實殊數也。蓋先生雅不喜貴游，遇落魄士則喜，若樸夫野人則愈喜，故予里二三友生及鄉之負擔，

皆得內交於先生。遇病求方予方，求藥予藥，倚之以活，不啻嬰兒之保姆也。

先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家無長物，石鍋一，熬藥即登用。自海外至老姬一，凡用藥物，悉出其手，是昔者散萬金時物色得之者也。能與先生偕隱，先生不出户，則同與飢困者也。天下後世有知先生者，書具在，予不述，述先生之言及其平生，宜有聞之而起者。先生姓程氏，別字長年，黃山人。

百一吟小序 戊戌

俗之詩衆矣，予竊惡其寄志羶也。子蕃先生，小石爲山，隙地爲圃，抱書種菊，嘯吟其中，俯仰獨得，時時發爲韻語。既數年，彙之，積一百一首，題曰「百一吟」。蓋非有意於詩也，其聲情偶中於詩，則曰詩而已。亦非有意於百一也，其篇章偶至百一，則曰百一而已。予於苕行舟次得而讀之，少陵野老之悲，彭澤歸來之趣，不自知其欲動也。情蘊於中而攄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有以知先生寄志遥矣。先生居於闤闠，户外之士，擾擾聲利；先生寡於欲，入郭之甿，憔悴征役；先生薄於田，雙扉自隔，風埃不侵。諸子躬耕讀書，志以爲養，有《考槃》、《伐檀》之風已。因序其端，以識予企。

施氏族譜序 戊戌

譜之修，於亂世益急。太平之日，室家相保，廬井無虞，耕者安於畔，仕者返於鄉，自幼至老，墳墓桑梓，可覩記也。雖隣里之人，猶能歷歷推其世數，何況宗族乎！惟夫

衰亂之世，賦役急而思樂郊，干戈興而謀避地，則雖至於輾轉播越而不遑恤。至其甚也，有父子兄弟而不相識者矣。當是時，苟非急明《萃》、《渙》之義，詳其世緒以聯合之，一旦不幸，有如前史所載，楚、漢而降，十六國戰爭靡定，五季篡弑相尋，民生其時，流離轉徙，子孫不識祖宗室廬墳墓所在，其宗族之人，所不至漠若路人者幾希矣。仁人君子惕焉念之，譜系之修，所由弗容自已也。

吾友約庵施氏，去年冬輯其家乘，既成而屬序於履祥。祥薄於德，不能敦行孝弟以維繫族之人，惡足辱命而玷以言哉？顧茲盛事，足爲衰宗子姓兄弟之勸，是亦吾友錫類之所及，因不敢辭而爲之。按譜以序之曰：

自氏之初生，莫不有其祖也。盛衰絶續之際，往往以一時失其傳，而遂至於不知其所自。施氏自得姓以至密雲公，世次不詳者，有疑則闕，蓋其慎也。其自密雲公以降，由縉雲而遷吾邑之濮鎮，復由濮鎮而遷郡城之瓶山里。三百餘年衍爲二支，無闕遺者，由譜系之敬守不失也。其能敬守不失者，由孝義之世篤也。其密雲以上失其傳者，阻元季之亂，不得更考縉雲之譜也。自茲以往，世更禍亂，而孝義彌篤，敬慎勿衰，雖百世可知也。今夫水分流千里而終合者，其源同也，其不同，並行而不相入也。樹木之生，自榦而枝，自枝而杪，其勢不能無遠。然當果實之成，雖至萬億，莫不還向其本根。故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又曰：「本立而道生。」仁人君子亦務其本而已矣。

約庵氏之學，固以一體萬物爲心，而其本則修諸門内，以化達於鄉黨。所以訓其子孫族人者，有曰：「讀書而潛心理道，耕稼而

肆力農畝，孝弟忠信以毋貽祖宗羞。」則勿拔其枝，根乃愈固。且稱述先大夫，不苟與吴興顯族合譜，而戒後人守此「遠者不可强綴，近者不可使疎」。大哉言矣，可爲百世法也。嗚呼，夫豈獨施氏子孫宜世世誦之哉！祥弗類，忝於祖父，其敬奉斯訓，以與吾子姓兄弟從事無斁已。戊戌季秋，桐鄉張履祥頓首序。

自題族譜序

世之修譜，修於全盛之日，余之修譜，修於式微之時。蓋全盛之日，其修之也易，而恒患於雜。式微之時，其修之也，不憂其雜，而恒患於不繼，以至於忘其所自來。桐鄉自宣德前，屬崇德之東鄉。張氏由宋、元世爲望族，至今地號有張村、張蕩、張橋，及東張、西張、南張、中張、北張，大約其子孫之散處也。入國家以來三百年間，爲孝義節行及明經士，時有之，未有登科爲顯仕者。諸張之譜，亦無一合，即清風里之的爲張姓者幾族，亦有東西張之稱，按之譜，亦無復合，其或有合者，蓋未必其真也。

予幼孤，聞之先王父云：「吾家世居楊園，以園爲號。先人常纘舊聞及龍翔僧籍載，范刻作「載籍」。輯爲家乘，凡十數世，置先祠閒。」予長而王父棄世，祠室亦災，遂不及見。訪於龍翔僧之老者，已無復存，舊籍亦廢，悲乎傷已。爲人子孫，而不知其身之所自，及祖宗功德言行，與夫世系、遷徙、盛衰之次，豈不痛哉！因略述先人祭祀未祧而所及知者，自身而上凡五世。其的爲吾宗而宜附以傳者，凡二支。自慚不文，無以闡敘先德，久未敢出。會甲午之歲，兄子夭殤，而

予已見二毛，深懼一綫之緒，無以嗣續，貽先人憂，將欲遂成。疾病之後，鄉里盜作，播遷無寧歲，未之遑也。越三載，而維恭始生。次年夏，匍匐口食以就余懷。自念憂患餘生，齒髮早衰，庸能及其長而授之乎？爰於暇日，序而傳之，凡吾子孫族人，其亦各知所重，以毋至於失墜也歟。戊戌長至日，履祥敬書。

附修譜例

凡家譜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甲子年爲始。小修小宗之人畢至，大修大宗之人畢至。

凡修譜以尊行一人、宗子一人主之。

凡譜止據可知，其不知者闕之。親者雖微必載，疎者雖顯弗及，舊聞則存疑可也。

凡諱必書字號，行必書，業必書，言行必書，出處必書，生卒必書，居墓必書，妻妾子女必書。其妻妾無出及再適，俱不書。

右圖小宗分爲四支，因大宗不可考，故源流多闕。大約君宿一支與吾本支爲近，德明一支與敬溪一支爲近。但君宿之與本支，六世以内無可考，不知自何世而分。其德明、敬溪之支與本支，又不知自何世而分。以情與義揆之，必在十世上下也。其餘隣近，亦多姓張，俱有叔姪兄弟之稱。其實有自丘而贅因冒張姓，有自潘而冒張姓，有自沈而冒張姓，有自毛而冒張姓，不一而足。世遠年多，其子孫各忘其祖，未有能復本姓者。凡我後人，不可以是溷入同宗，有乖水木之義。

飭身儀則序

先友吳子人伯所著《日用飭身儀則》十有四卷，間嘗三復及之，肅然敬生，又不禁潸焉出涕也。其意雖爲初學設，然道則大矣，蓋修己以敬，不外乎是。人自能食能言以至没齒，有一日不行其身乎？身之所履，其自家鄉以至朝廷、邦國，有一之可不敬乎？一之不敬，非慝乘焉，耳目靡所施，手足罔所措，戕天理而窮人欲，動止拂經，彝倫攸斁，其不至於異類者幾希矣。夫大亂所由生，未有不始於理教之放失也。登木而歌《貍首》，臨尸而和鼓琴，春秋戰國之流極也。蹲踞而說《詩》《書》，裸裼而接賓客，荒沈養望，自云弘通，晉之末俗也。世道徵之已。若乃居處有禮，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其君子言有章而容不改，其小人袵席受下，觴豆受惡，猶惘惘犯義犯刑者，有之乎？故曰「惟禮可以已亂也」。

昔者聖人欲人之善其威儀以定命也，是故經禮以經之，曲禮以綸之。自爲童子而隨約以規矩，習焉游焉，出入恒於斯焉，使人遷善遠罪，默不自知，故始而孫弟，成而化民也。百餘年來，學術橫決，禮教蕩然，生心害政之禍，日日以加。原校：一作「生」。吾願海內士君子，致禮以治身心，庶幾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奸於其間，於以視民，俾得則而傚之。慎毋踵曩昔放恣之敝，推波助瀾，以貽生民之烈禍於無窮。則家置一書，以終吾友未竟之志，豈爲迂節乎？

贈別林岐宗

天地之爲道，化不暫停，運無驟至。呼

吸者，古今之象也。蒸民之情，莫賁草木，日月代於上，江河流於下，昭昭乎其示人察也，湯湯乎其動人悲也。一進而一退，消此而息彼，昔之形往而不來，今之形禪而速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於《易》也，終身焉耳已，無俟假年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有四，兩言以約之，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者去故，遷者取新，新新而故故，如毛髮爪甲之榮且落，於膚體而未之或知也。不有進斯退矣，苟有消斯息矣。吉凶悔吝，所以迭乘而無端，環周而不舍也。《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嗚呼，非至德，孰能與於斯乎！林子岐宗，年富而思長，疇昔與予言《易》夜幾半，於其別也，略述舊聞以贈之。時戊戌長至後某日也。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丙午

予自庚子旅食海隅，因得交呂康侯先生，又得善於沈子幾臣兄弟。先生剛介不屈士也，幾臣兄弟俱循循守約，率禮不愆，非義不就，使人有故家遺俗之慕焉。明年，先生與予同館何氏之遺安堂。先生年齒長，談論道誼，志尚高潔，遂成莫逆交。又明年冬，先生竟遠游，莫知所適矣。又四年，先生之訃自睦州至，同人悲悼，謀所以歸旅櫬者。幾臣子慨然請行，謂是先君子、先叔父深契也，吾當相其子往求正斃之次，度喪可歸，歸之，不能，即其地買山而葬焉。予拜手言曰：「君之義誠高已。喪亂以來，彝倫攸斁，父子兄弟存不相懷，歿不相求者，往往見也。君

以世好之故，越數百里謀其喪，存心可謂仁矣。吾聞仁者必勇，乃見於茲。」其行也，復爲言廣之，曰：

今之遠行者，推其故，未有以仁義出者也。君以仁義出，則宜進乎是。山川名蹟，遊者所有事也，若乃風俗淳薄，人物臧否，則忽焉弗問。夫子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山中人心醇樸，恒不同於外郡。且夫山川自古如斯，名蹟古人已往，登臨懷遠，尋常無不同然。惟夫善俗良心，天地之所醞毓，先代政教之所釀成也。人物之生，先後多不相同，或乃今不如昔，或乃後勝於前，聞之而可興，見之而可益。君於襄事之暇，因博訪而識焉。今之日，亦有羊裘垂釣如嚴先生者乎？亦有擊石楚歌如謝參軍，慷慨入告、力詆誤國而去如江司諫、方吏部其人者乎？ 其風流習尚，足爲師法者何等也！ 抑爲先生昔日見聞所及，遺筆有存焉否也？ 凡此皆仁義之心宜所不釋，弗以一事之畢遂已者，君其敬勉之哉。各再拜以别。謹敘。

沈氏族譜序 丁未

古者建國，必先立宗，宗子法行，自朝廷逮里巷，無一人不知所自，是以尊親之化行，遜讓之俗洽。當是時，雖有矜寡，不哀無告；雖更喪亂，不輕流亡。後世政教不修，人情渙散，其事已不能望諸朝廷，而萃渙之責，專于家族。幸而代有賢者，聯合維綴之，使孝德久而不衰。斯家風不至隨世以變，其道莫先於明譜系，顧世之爲譜不少矣。其身既富且貴，恥先世未必富且貴也，求異代賢達，甘附其後而不卹。又恥族之人不盡富且貴也，援一時强宗，勉與之親而不敢異。由

是一本之義先乖，枝葉條枚益不可問矣。是則名合而實離，彌綴而彌亂，耳目所及皆是也。

若吾郡西河沈氏，始遷祖遜庵公，於元時自維揚來徙嘉興，迄今十有餘世，雖分處鄉邑，未有一人散亡而莫之考。又其仕者直節政績聞於時，處者碩德獨行稱於里，先後不乏。崇禎間，予始與子相兄弟交，已而交於幾臣兄弟，莫不孝友溫恭，篤門内之誼，慕古而尚賢，既殊異乎時俗嚚競之習。今年秋，幾臣以其先府君所輯家乘示予，屬爲之序。拜而讀之，見其由本達支，重宗崇實，不矜耀於富貴，不遺棄於貧賤，又殊異乎時俗依附之陋者也。乃爲之言曰：立人之道，仁義而已矣。仁道親親，親親故尊祖。義道尊尊，尊祖故敬宗。尊祖而敬宗，孝德也。天之經，地之義，不可一日而失也。今夫行乎道路，與耆老遇，不期敬而敬；適千里百里，見桑梓之人，不期愛而愛。是無故愛與敬，植之自天，感而隨動也。乃同室之屬，有不知愛者，祖父之行，有不知敬者，尊親之道失，相習於偷之日久也。試與明一本之義，則不忍遺其親矣；示尊卑之序，則不敢慢其長矣。親不遺則知愛，知愛則仁興；長不慢則知敬，知敬則義立。《記》有之：「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家之肥也。」親其親，以至不獨親其親，長其長，以至不獨長其長，則雖施於四國，遜讓成俗，胥是道也。又況戚戚之人，循百世而情不涣，豈有他乎？爰書其末而歸之。

祠田經始録序 丁未

宗族之盛衰隆替，豈不以人哉？人之

賢不肖，心之厚薄爲之也。始蓋嘗疑吾里無千人之族，今思之，非盡風土之故也，薄習中於人心，根本先撥也。諸父而無後，其家苟富，爭爲之嗣，以據其所有；若貧，去不顧者皆是也。身苟富且貴，族人鰥寡孤獨廢疾者，不得復至其門；苟貧賤矣，遇族人粗給衣食者，輒生忮求，胥戕胥怨不已。如是輾轉流散，以迄淪亡，何惑乎？

予旅海濱，見士大夫家往往有義田，厥族久而不衰云。故友吳子哀仲，以其嗣田二百三十餘畝，與其從兄仲木固相讓爲義田，事詳《義田記》。仲木亦推所授永思之祠，祠始遷祖，以合族屬。經制草創，仲木卒於喪次，越三載，哀仲亦卒。弘度先生曰：「始以先兄繼没，克家者兩姪也。今日祠田之任，匪予誰始終之？」爰典其事，會族人而誓之。以昔所爲條目版籍以遺後人，謀久遠也。屬敘於予，以予昔嘗與聞厥事，羣從子弟多有一日之長之誼爾。

竊惟人之德業，所謂始家邦、施四海者，惟心而已。心止周乎一身，一身而外，弗能及已；心止周乎一家，一家而外，弗能及已。心苟周乎萬物，澤覆天下可也；心苟達乎無疆，百世爲量無不可也。世人見小而遺大，舍遠而圖近，一錢尺帛，沾沾自私，雖父子兄弟不遑卹也。乃其所私，曾未轉盼他人有之。若而人者，其量不足以没身，況子若孫乎？程子曰：「人未有不誠而能爲善者也。」誠斯公，公斯溥，可大之業也；誠斯摯，摯斯永，可久之德也。蓋莫不自篤親之心推之。舉斯心加諸彼布衣寒士，有以及於物。等而上之，所處彌高，所席彌厚，則其所及也彌以博。諸子勉之。

昔者仲木、哀仲所以相推讓，篤於門內

者，惟其誠也。今日弘度先生所爲皇皇遺其後昆，惟恐失墜者，亦惟其誠也。誠也者，事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者也。天下事非作之難，守之難，守之久而不廢尤難，克誠斯無難。近本初生者未大，末而後大，瓜瓞之義也。「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耕穫之道也。毋謂田之所入，賦役方繁，金貴而粟賤，一族所沾，曾無幾何。苟能人人以是爲心，爰及苗裔，將必有擴而大之，踵而增之者。昔范文正之義田，忠宣繼之，始克傳久，豈非既有人爲之先，又有人爲之後乎？是則故人區區，有望於繩武者已。爰爲之序而并諗之。

寄贈葉静遠序 丁未

西安葉静遠，與予先後遊念臺劉先生之門。時先生晚年矣，家貧，在講筵日淺。然及門之友爲道姓名，葉子久知予。先生歿後十有九年，即海濱訪予。既去，又三載，訪友至婁東而還，與予遇。復至海濱訪何子商隱，將歸，商隱送之西至苕上，見同志數人，遂道語溪而別。時行急，不及爲言以贈。於後，因郡人客遊三衢者，敬以一言寄之，曰：

變亂以後，師友之道不忍言矣。昔之嘗及先生門者，多隨世故以變，其有不變者，死亡略盡，未死者，非流於異端，則傲辟放恣，於師門之指，不復顧也。其能尊所聞不至喪敗者，要不數人。其數人又不復相見，論其指趣與其所得與其所至之淺深遠邇。漸恐先生之教久將失傳，使後人不能無疑，固吾黨小子之罪。況吾人所爲，望先生而希萬一之似者，猶射之鵠的，匠之規矩也。嘗學於先生，不識所以爲先生，可乎？敢以昔者所

聞爲學之方、用力之切與所親炙儀刑而不忘者，粗述其概，與交勉共守焉，亦後死者宜有事也。

夫先生所示爲學之方，居敬窮理之目也。所示用力之切，慎獨之旨也。蓋世之學者，務外好令，騰口無實，襲良知之詭辨，以文其棄義嗜利之奸，其歸至於決名教而鮮廉恥。先生病之，而以生於越鄉，浸淫之敝已久，非可旦夕以口舌救，又不欲顯爲異同，啓聚訟之端。故與學者語，但舉程、朱之教，使之主敬以閑其邪，窮理以求其是。且謹凛於幽獨，辨析於幾微，嚴之義利之界，別之闇然、的然之趨。有志之士，苟能於此有得，自於彼有棄，而不蹈近代邪詖之習，以貽天下來世之憂。此及門之友所共聞也。

若夫先生立身之峻偉，海内有耳目者，皆所覩聞。然或舉其大者遺其細，得其末者失其本，雖及門之友，有未之察也。竊見先生之爲人，在《中庸》則曰「中立不倚」，在《論語》則曰「躬行君子」，在《孟子》則「反經」而已。是以其事親也，生事盡其力，死事盡其思。其事君也，進則矢責難陳善之義，退則懷食息不忘之誠。其處僚友也，不爭不黨，人自莫敢干以私。其臨下也，不矯情，不干譽，亦自不能忘其德。其居家也，閨門之内，肅若朝廷。其居鄉也，貴而益謙，長而彌遜。其律己也，一介不苟於取予。其接物也，嚬笑不妄以假人。至若取善不遺細微，一言幾道，即舍己而從之；省身不懈幽獨，一念偶動，必致察而澄之。是故其處也有爲，惟讀書與教學，然恥皋比橫經之習；其出也有常，必難進而易退，益勵羔羊素絲之風。其涵養之粹也，温乎如玉，而嚴栗之意未嘗不存；其爲義之勇也，決若江河，而從容之度

未嘗有改。至於毀譽之來，寵辱之臨，以及生死存亡之故，則固一豪不以動於心，纖芥不能移其分者也。嗚呼！先生一生，修身履道，固已日月齊光矣。

吾黨玷於門屏，念離函丈以來，星霜亟換，不覺去壯就衰。反己內省，平日功夫，其能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得以乘之否乎？讀書能潛心玩索，以求所爲，知之明而行之果否乎？其存諸心、見諸行事者，果能盡由於義，不入於利，一意於闇然，不雜於的然否乎？凡此皆非人之所得與，而當自知自改者也。若乃躬行之實，其入孝出弟者如何矣？其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者如何矣？其能非道義，簞食豆羹不受於人矣乎？其能一物我，在邦在家不欲勿施於人矣乎？其晝觀妻子，夜卜夢寐，亦能無慚無忒，皎然不欺於志矣乎？追維在昔，所爲贏糧擔囊，適數百里而見先生，初心何以哉？特欲自拔於流俗，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豈若俗之假竊虛名以遊於世，號曰先生弟子而已？竟乃碌碌此生，宛其以死，使人舉其生平，盡無足述，或乃指而鄙之，謂彼固稱嘗及先生之門者也。初不能免庸夫匪人之目，能不有痛於心？

予也疾疢繼作，精志遂衰，行將殁齒無聞，有同草木之腐。葉子意氣猶盛，來日猶多，願益堅厥志，益勵厥操，益遜志伊、雒之深源，勿徘徊於兩可，益脫屣敝俗之酬酢，無虛擲其歲年，于以光大德業，有耀師門，雖使異代聞風興起可也。若遂修己不力，擇焉不精，苟得遽止，非徒慙負父兄師友，質之初心，何以自寧？此吾人所當矢之幽獨，慎之又慎，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千里而遥，山川間阻，生死病健，契闊何期，耿耿斯懷，

惟德義交勗而已。《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古人生於亂世，兄弟相戒有如此。朋友猶兄弟，無忝所生，則又當敬念哉。再拜而序之。

近古録序 丁未

尚賓李公云：「予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雜記》緣以有作也。」小子祥弗幸晚出，少壯已來，見聞所經，竊疑戾是。今距尚賓歿又五十斯年，人心習尚，益復駭異。旅食鹽官時，與吾友何子雲耜喟悼及之，何子亦出陳、耿二公所著《紀訓》、《先進遺風》，暨其家學博公所輯《厚語》示予。課餘展卷，蓋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焉。爰取諸書，節録去古弗遠者凡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則傚。抑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章國家淳隆之治。迨乎輓俗，一二老成人汲汲憂懼若此，亦足徵升沈理亂之端已。

近鑑序 丁未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無古今，無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匹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浮沈末俗，圖厥苟全身家之慮，宜各有之。且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即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大哀！因舉少壯越今，覩聞所逮，足爲鑒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妖災蓋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慎，莫敢慆志也哉。

贈張佩蔥歸故居序 己酉

君子之於學也，以修其身，得志則以其道施之天下，不得志則守其道以淑諸人，以傳之後世。若夫厚人倫、教子弟，則無治亂，無窮達，一也。若此者，抱經之士皆能知之，而實踐其事者少也。吾友吴江張子佩蔥，自其幼年，從父兄寓於烏戍里，距吾家十有餘里。予未知有張子，張子亦未知有予也。丙午過戍里，聞其居喪中禮而敬之。未幾，介予友淩子造予，見其質敏而志剛，行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嗣是以來，往還益密。蓋自喪亂以來，平昔知交，越數歲不一相見者衆矣，雖相見，以道義觀摩者，已不數人也。張子不以予之衰眊無聞，而屢承下問。予亦竊幸日暮途遠，得一畏友，雖憔悴以死，可不恨。今之秋仲，將與弟宣城携其孤弟三人、孤姪四人，及其子各一人，去烏戍而返故廬焉，惡可無一言以贈？乃即其居，揖張子而進之曰：

聖賢遺訓，吾人所爲守以歿世者無他，修身齊家而已。身之修，可窮可達，而必不可以不仁義；家之齊，可富可貧，而必不可以不孝悌。此恒理也，以是爲言，則恒言也。惟其恒，故百姓日用可以與能，而聖神事業有不能外。先儒之言曰：「一年有一年功夫，如菑田，如作室，爲之有其方，施之有其序。」古之人所以啓迪後賢者，經籍所載，不爲不詳。世惟忽以爲恒，弗之從事，是以身之不修，而日積於非慝，家道遂因之以乖，父子兄弟之間，至有不忍言者矣。今夫立身矩法，譬則疆畎也，門内子弟，譬則基幹也。基幹固，而後垣墉可立，堂構可施；疆畎修，而

後耘耔可事，比櫛可成。然則今日所爲南東其畝，面方繩直者，緊惟佩蕙、宣城是賴。

夫子弟之敏鈍，各有其質，遇之通約，各有其命，難以一概期也。父之於子，親賢而下無能，母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固人之恒情。世之父兄，惟欲其富而不貧，貴而不賤，莫不驅之於利達之途，而工之以干禄之術，則以敏慧爲賢，質訥爲無能。其子弟從之，富且貴，則驕溢夸詐，不知名義之爲重；貧且賤，則淪喪汙下，不能顧廉恥之大閑。佩蕙兄弟之教其子弟，固異乎是矣。然子弟十數人者，一二十年之間，將遂森然成族矣。其多賢也，允爲可敬，其或不然也，勢亦可畏。惟願益懋進其德義，而無使頽俗之言行，得及於覩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俾能視窮達爲一致，等豐約爲一節。

昔聞之，克勤克儉，大禹所以開夏也；令德孝恭，君陳所以釐周也。身者表也，家者景也，修諸身、刑諸家、推諸天下，王公士庶無二道也。《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今日敦行《内則》，所以事親從兄，讀書求志，莫非仁義之是務。其不遇於時也，固將使親遜之風成於里俗，而遺休可及孫子。其得遇於世也，可使仁讓之推，準之四海，而德澤被乎來兹。此固君子創業垂統，求爲可繼之道也。然予之爲是言，特恒言也；是理，誠恒理也，初無足以詡世耀俗。無如鄙之者衆，自非張氏父兄子弟之賢，固有難以進勉者。乃敢次其語，而因以就正焉。

銜卹鳴序壬子　即訓子語

銜卹者何？予幼而孤蹇，長更喪亂，入也無歸，出也無歸，蓋終其身，銜卹之人也。癸巳冬病，自分溝壑已矣，明年春得起，其夏，兄子又喪，先人之緒，殆茫茫欲墜。後三年而長子生，又越八年而次子生，於是似續之心復切，式穀之望不得不深。予乃年踰六九矣，因以昔之所聞，筆授厥長，將以繼述之重，責之望之。鳴者何？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哀疚之人，惻怛在心，靡從語語，託諸楮墨，用傳厥聲。俾子若孫，永鑒勿諼，求爲可繼，則余之責也夫。

錢柏園文集序癸丑

吾鄉自國初基，清江、巺隱兩先生並起，一以詩文鳴，一以道德顯，蓋一時人傑也。嗣是賓興孝秀，甲乙之科未嘗乏絶，能樹立不朽者，抑何寥寥？神宗皇帝朝，李尚寶、錢中丞同時而顯，然以方諸古之作者，已不能無遜焉。此鄉邦典型，所以往往而絶也。

予與錢子柏園，幼同師，長同業，嗣徽繼響之志，蓋亦未嘗無也。乃中更喪亂，艱難百歷，流離顛蹶之餘，飢寒愁悴，雖不忍廢棄於學，而氣亦稍折矣。予株守井疆，足跡不踰浙右。柏園嘗走數千里，訪名山遺賢逸老，以自補其不逮。其詩若文成卷帙者，蓋若干焉。予無所就也，疾病繼之矣，人事又拂之，坐見老死而無小成也。柏園抗志强

學，豐于才而嗇于遇。今也行年六十，意氣不稍衰，一旦哀集所著，而屬予敘。予謂得失高下，傳之異時，自有論定之者，不具論。爲敘其本末，以告來世，使知其概，視夫古之英傑穹然，發憤而圖不朽於天壤者，遠近何如也？

紀交贈許需亭 癸丑

許子需亭之與予交，蓋自壬辰秋也。始予宿於屠子闇伯之家，需亭夜過而偕止焉。闇伯家梅里，在海寧、嘉興間，爲武林、姑蘇孔道。士人勝衣冠，即無不廣交遊，談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筆舌甚于戈矛，親戚同于水火。予嘆息而言，疇昔之日，數十人鼓之，數千萬人靡然從之，樹黨援，較勝負，朝廷邦國無不深中其禍。政事之亂亂於是，官邪之敗敗於是，人心之溺溺於是，風俗之敝敝於是。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詩》所謂「載胥及溺」、「淪胥以亡」者也。需亭韙之，謂予曰：「惜乎，言之無益，弗克挽也已。」是夕縱言及於他事，莫不相得甚歡，明日別去。竊謂於今之日，而有不惡聞此論者，類非流輩所及，由是識之不敢忘。

歲戊戌，予旅食郡城，需亭屢過予。明年，予以顛沛之故，辱在泥塗，需亭不予棄，復訪予於郡邸，自是交益密。每從海濱何子往還，即無不相見，相見未嘗不誼爲加篤也。今年春，商隱語予曰：「需亭子行年七十，而氣志不損，又率子若孫，奉其壽母九十有二，吾黨天倫之樂，孰過於斯？」且出辭壽之文示予，而述其言曰：「壽我我不敢受，教我我不敢辭。」予讀而逾敬之。古昔所稱乾乾不

息，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殆其人歟！天倫之樂，苟非厥德允修，何以克致？乃屈指歲月，不勝重有感焉。溯昔邂逅一遇，彼此皆壯夫也，忽越二十餘年，猶旦暮間事。嚮之抵掌努目以主盟會者，存焉者幾？迨夫蓋棺，總其生平論定之，求一善之名不易得也。需亭子落落於世，年彌增，德彌卲，雖予顛沛之餘，猶得苟延視息，以從其後。勗哉君子！慎無以年自諉也。即若衛公自爲《懿戒》之時，俯視吾黨，真小子耳。願益勉其耄而好學之志，以日進於無疆之德業，使異時論述古今之人，謂睿聖武公而後，復有若睿聖武公者，豈不休哉！若予幼而失學，長無聞知，弗敢上儗也。

昔者李公問於周子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已，聽吾言可也。」他日其友見而異之，曰：「汝從茂叔來耶？」予少於需亭七年耳，使自今以往得遇周子其人者，願從而問焉，庶幾吾友或有異前之目乎？然與需亭交不爲不久，而不能少進於往日，雖濂溪其如予何？此固予之深懼。敢推需亭子之意，而敘其本末，一以見交惟德義，可不媿乎久要。人惟德義之懋，可以不虛長世，而亦兼以答何子也。

壽　序

陳母葉太君九袠壽序

余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有年矣。陳子長予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於鄉矣。兄子八人，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槎光。每至陳子

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知學問。今年九月，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子之友而受爵，齒髮顔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俟引翼。余則何以祝太君？蓋夫詩書所嘆誦，舉世所稱願，不能必之天與人者，則愛者多爲之祝而庶幾焉。今太君之壽上壽矣，太君之身安且寧矣，太君之子若孫踰艾而耆矣，林立而壯盛矣，抑又賢而好德矣。余則何以祝太君？不然，則將以勉陳子。

夫菽水以歡其親，其親可以安之，於人子之心，終有憾。陳子家非富有，而衣帛食肉可以不匱，太君又不惑於釋、老之教，卻酒肉以速其衰。然或子之不淑，毀廉隳節以爲親僇，遠游涉險以貽親憂，亦無如之何。陳子飭躬立行，不求聞達，與其兄弟子姪，怡怡温温，朝夕承事於太君之側，則又體養志養無不足也。雖然，予則終以勉陳子。

蓋凡本乎天者，莫爲而莫致，故有幸有不幸。本乎人者，盡人皆可自爲而自致，而容有不得自爲與不得自致者，則亦有幸有不幸。年至期耋而身樂康，子孫衆多而養豐給，此本乎天者也，陳子可謂幸矣。多賢而懿德是好，本乎人者也，陳子可謂幸之幸矣。然而德者求之，皆我固有，而雖聖人猶亹亹焉。孟子言三樂，次之以「仰不媿天，俯不怍人」，有以也。必能盡天之道，而後可以不媿於天；盡人之道，而後可以不怍於人。是以子臣弟友，夫子未能，而修己之盡，堯、舜猶病也。近世學者，於道粗知嚮方，遂自矜許，上無古人，甚至信一人之臆見，薄尊聞爲流俗，足己自賢，而無復求益之意，非聖人日進無疆，綏其福履之道也。夫崇德之量，至於

效天而已矣。古之人修身以立命，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德盛而休祥集之。陳子據今所至，益以懋修厥德，不自滿假，於先民之遺訓，篤信精求，遜心以從，歸於至善之則，以馴至於踐形惟肖，而後由事親以達之事天，均爲克家之子。故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以是干百禄而稱無期，寧有既乎？予故奉觴而祝，本乎陳子兄弟子姪之賢而好德，廣之天人之説，以侑太君之觴。雖然，予則何以勉陳子？

壽周母吴太君六袠序 甲午

余友周子鳴皋之母吴太君，以甲午之季秋十有九日，凡爲甲者六周。六甲之壽，壽未上也。顧太君稱未亡人者垂三十年，太君之至於此日，非易也，不可無祝。小子張履祥敬與邱子雲、陸子裕弘、淩子克貞、朱子天麒、許子在明、吴子泰，奉觴而進。祥長，因屬辭焉。七子者，地同志同，與周子皆學《易》，遂以《易》之義宣言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利貞者所以爲元亨也，於令爲建申酉戌之月，當夫白露下零，嚴霜疊降，《觀》、《剥》而往，幾於無陽矣。然而來復之本，恒必於斯。方太君之稱未亡人也，周子甚幼，寡兄弟。太君以一少婦，提攜保育，孤危哉！而漸且長有室矣，孫子繩繩矣，修身力學而克家矣。太君下機杼而安温清，含飴漿而弄孫子，殆如窮陰之後，東風至而品物其蘇也。當是時，周子學益進，志益强，似顯榮之事，無不可致之親者。而天地易位，明入地中，周子隱矣。其守身明志，亦若太君之稱未亡人之日也，周子可謂能以志

養矣。

周子之學，讀《太極圖説》、《西銘》而涣然有得也。太極圖之説曰：「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西銘》之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子於此，蓋已體之親而見之卓矣，非若世之學者，口耳而無實，泛濫而無歸者也。然周子學務益晦，志務益勵，閉户課子，非聖賢之書弗妄接，非義弗苟取與，非硜硜然如七子者，不數數與通往來。《易·履》之六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太君有焉。《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周子有焉。周子可謂能以志養者矣。天地之理，無往不復，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周子勉之。其及此困伏蒿萊，萬物無相見之日，於主静立極之義庶幾哉。積之厚而造之深焉，將見有諸己者，充實而光輝，致諸用者，刑寡妻而至兄弟，以及御於家邦，準諸四海。此又横渠「貧賤憂辱，玉汝於成」，濂溪「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旨。周子所以壽其親於無疆惟休者，宜莫如此矣。余七子者，皆未之逮也。周子勉之。乃酌酒再拜，致辭而退。

壽二母并序

予不得父母也壽，倍樂人之壽其父母，蓋樂人之所樂者，益以悲己之悲也。友許子，寅之夏，母吴貞人年周甲子。友屠子，辰之夏，母褚貞人亦年周甲子。二子皆辱交予，皆能以志養其親者也。予感予母艱貞如二母，而年弗逮二母，予之孤苦如二子，而志業弗逮二子，其於己也，悲

無期，則於人也，誠樂無期。田野之夫，親末耜、廢筆墨久矣，不足述懿德而垂久遠。徒以友朋之素，不敢自外，勉獻一言，等諸溪毛葑體云爾。

羣物並毀，金石獨壽。百卉具腓，松柏獨秀。正性不移，自天斯祐。賢哉二母，德音實懋。一德曰貞，孝慈則又。罔替乃先，克開厥後。厥後伊何？人養以祿，己則以志。節孝其儀，和靖焉企。道惟一揆，學之斯至。彼自古難，君子之子。不辱其親，孝無終始。名立行成，千秋彤史。厥美惟馨，厥忒維嗤，凡民罔弗知。曰丹而轂，曰膏而頤，將其來蛇蛇。懿厥二子，泊然自持。匪異是資，繄母是師。小人有母，未敢絜芳。庶其比者，靡艱弗嘗。歲熯而凄，大有而漿。得子之劬，未得子之康。爰頌母齡，既陵以岡，覆莪以蒼。我友敬矣，夙夜就將，匪竹帛是光。維德云備，乃天地無疆。原校：云有自跋。

壽吴母序 丁酉

丁酉首夏，予與同學諸子訪友於苕溪。將歸，吴子市絹素，問之，曰：以爲嫡母六袠壽。同學諸子僉曰：宜有以壽吴母。予曰：義固不可以已。然吾黨之爲吴母壽，宜莫如吴子自爲其母壽也。蓋吾黨交吴子，因知吴子之母。十年以來，有至其家者，有未至其家者，今焉相率奉觴以進，頌母德而獻祝焉。吴子樂其親之志，固所欲得於朋友，然特一日之事也。

方吴子之幼也，處士公捐館舍。吴母攜諸孤，遥遥未覩成立，宜戚然於心。今諸孤原校：一作「孫」。蔚起，而吴子兄弟復能肆力於學

問，親賢樂善，不求聞達，宗族鄉黨，爭稱願之，吳母之心宜稍慰。吳子之兄，吳母生也，降年弗永，而吳子視其子如己子。又力營處士公窀穸，與二季弟貧約自甘，靡有間言。家庭之間，雍雍怡怡，朝夕將愛敬於母，吳母之心宜益以喜。此則終身之事也。

夫十年而修一日之祝，與夫朝夕之將事，其數固已懸殊。若乃德益修，學益懋，以愛日之心夙夜自勉，異時立身行道，誠無媿於古之聖賢，使天下後世稱吳子者，莫不推其所自，則吳母之德，將與古之聖賢之母施令譽於無窮。則夫所以壽其親者，奚特旨酒羔豚，百年之康樂而已哉？予與同學諸子，翹首企足而願慕之矣。爰書其語，以贈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淩子克貞、朱子天麒。忝予履祥，里居不遠，與吳子泰於學有同志云。

壽淩老先生七袠序

始小子履祥與同學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沈子蘭先、朱子天麒、吳子泰、徐子善，與淩伯子先後爲志義交，登堂請謁。當是時，先生方六袠，淩子不以聞。今仲秋十有九日，則先生七袠懸弧之辰也。淩子謂朱子曰：「予無以說吾親，願勿聞諸同學。」蓋淩子所以壽其親者，固自有道，不在區區一觴一詠也。顧小子之敬，不可以不修，因攜尊罍、戒盤匜而獻誠焉。且致詞曰：

自干戈以來，凡人間喜慶之事，久不與於豆觴之末矣。間聞歌吹鐃鼓，忽不自意，中心怦怦，若震駭然。惟康高年介眉壽，輒欣然樂就。竊以爲耇成之人，天之所厚，意在茲也，抑亦爲人之子樂之。古人經營四方

則不違將事，養不逮親則感歎劬勞。即祥數人中，稱具慶者，惟沈、朱二子，令母無恙者，惟周、吳二子，然皆未屆古稀也。今先生既壽且康，和氣滿容，而淩子兄弟左右將事，克盡懽心。當此陸沈之世，天倫晏如，慈孝無間，可謂極生民之至樂矣。雖然，猶世人之間有，先生與人共之也。

淩子整躬力學，非先古之法言不言，德行不行，凡夫學術之純疵，政治之得失，人品之端邪，源流本末，莫不條貫究而豪芒析也。又抱玉深藏，惟世之得聞是懼。羅公一峰云：「古之君子榮親以德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讀書而首甲科，其於世之顯榮，亦云赫矣。公之欲乎不足者，乃在德義。淩子之學，不難致身通顯如羅公，而顧視之如糞土，方亟亟焉益求所爲欿然者，而致之於親。先生於此，寧不顧而樂之乎？先生生於吳興之右族，詩書之澤既長，父二華公以孝友直方著聞，享年及杖於國。先生復以盛德世其家。淩子兄弟繩武於後，將益進而光大之。父作子述，三世一揆，禮義篤於閨門，親遜孚於族黨，未嘗富而無求於人，未嘗貴而見重於世。以先生七十年間，静觀里俗，倏榮倏落，車馬蒿萊，墟井變易，不知幾何，而一家世德，悠悠彌懋。詩人所詠「令德壽豈」，其真可謂令德也已，可謂壽豈也已。若此者，世人或未易有，先生之所獨也。

小子祥不敢以方來未艾之福履，效世俗之祝，爲先生壽。惟本乎先生之固有者，偕其同學，舉觴以壽先生，而因與淩子相勉於無窮也。

壽沈德甫六袠序

嘉善沈德甫先生，忘其年下交於予，今

六月九日，則六袠懸弧令辰也。檇李施易修，偕其友許元龍、徐敬可、高子修過予，屬爲文以壽之。予無文，固辭不獲，因率而言曰：

凡世俗之爲人壽者，多爲頌美之辭，予謂非所宜施於朋友。朋友之道，宜相下相勖，期於有成。蓋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爲甲子不知幾何歲矣，其間烝民之生一周甲子與再周甲子者，不知幾何人矣。乃天地如故，而人之代謝，無異草木之倏榮倏落，而莫與久存也。其配天地而久存者，惟聖賢之盛德大業傳焉。是以夫子至聖，猶假年以學《易》；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瞿瞿然蓋不知老之將至也。

先生生而孤，長益窮困，又數遘奇疾，幾不克有其年矣，然能自振拔。初受業於忠憲高先生之門人周氏，遂慨然志於正學，而不甘於流俗。其師既没，則過山陰，謁劉先生，而友祝子開美，又數從燕人韓參夫游。乙酉以後，造扁舟浮游三吴間，賣卜貿茶以自養，訪遺老之猶存，及幽棲之素士，相與講道論業於野田草澤之間。毅然擔荷，雖壯夫弗及也。夫天地之道，惟富有而日新，故歷日而月，歷月而歲，歷歲而世，以至於久而不敝。今先生之求友力學，歲月已邁，而志氣不爲衰止，過此以往，行見其德業之益懋而靡已也。使先生生於盛時，隆以國庶之典，授几杖於朝，固不爲之加益。今也布衣蒯屨，酌水茹蔬，與二三退士切劘德義，亦豈爲之加損？蓋人固有所以久存者，而不與乎區區榮落之數也。吾黨勖哉！其年之未及乎先生者，固當以先生之求友力學，勉其所未至；其窮困疾病之不若先生之甚者，益當以

先生之能自振拔，及時而進德矣。因各舉酒，相屬而退。同學小弟桐鄉張履祥敘言。

費母壽序 丁未

予與費子佩三，相見於沈石長氏講授之堂，氣貌恂恂，年三十餘，執禮恭謹若成童然者，已意其家教之有素矣。又使其子受業於沈尹同氏，私異父子先後師資，皆予畏友，抑何賢而好德也。今年春季，費子以母丁孺人七袠懸帨之辰，乞言於予，曰：「母氏勤勞，克相先君，立厥家教，育家琚兄弟，使知親賢就學。今茲幸壽且康，自念無以爲母慰者，庶得長者一言，用光緗帙。」予辭不克，兩沈子連爲之請，且道母德不置，然後知費子之賢，誠有所本也已。念之母德之懋，誠若所言，自足顯聞於時，受福於天，初無藉乎人之揚詡也，又況所爲揚詡之人，甚不足以輕重於世。然則爲費子者，將以人之言壽其母，不若己之德業益修，爲足大壽其母也。每見世之貴人富室，厥父母壽耇，莫不列屏障，肆几筵，錦章華軸，頌聲洋洋。未幾，而頌者與所頌者，忽如春禽秋羽，越令踰時，而已寂若無聞矣。是則有言不足爲益，無言不足爲損，明甚。

昔者孟子之母固聖，得孟子而行益光，朱子之母雖賢，得朱子而傳益永。孟子之爲母壽，遠不得聞，然至今稱之，誰則大年有過之者？若夫南宋之日，要與今時不異。當朱子盛時，同官之僚友，同道之英賢，與夫韋齋先生之故人舊德，其爲名公碩老，所以奉壺觴而進頌禱者，不知其幾。於今誦述，則惟朱子自爲壽母之詩，足令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聞而興起也。其言曰：「人間榮耀豈

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又曰：「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休哉！可爲法則也已。是詩也，費子周旋吾友之間，習有素矣。但能率其門内，修身履道，以康孺人，孺人見子若孫德業日起，殊有異乎他人之子若孫，其鄉黨賓朋，歲時過從，亦莫不爲孺人慰，曰幸哉有子若孫如此。豈不賢於日進金罍，而祝祺壽於無疆也哉？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而云不可以學朱子之所學，愚未之聞也。

或疑祝與規宜有異，予應之曰：「小人有母，悔不克盡一日之力也，祇以幼不知學之故。今焉費子之母既壽且康，爲費子慶，固宜爲費子勉。況乎吾友嘗教我矣，匪惟頌之，因以勗之，蓋實本斯義爾。」遂次其言以贈。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六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七

記

鄉約記 附記三條

天子戊寅，二月既望，春和土滋，風物恬樂。令君盧公，修故事於鄉，偕邑博士以來，集鄉之貴者、高年者與士人百姓於清風里，而申其約焉。既畢至，升堂，樂作，行士相見禮，賓主辭讓即席。盧公西嚮坐，次博士，各以職降，亦東西相嚮坐。次進士之家居者，次孝廉，次鄉進士，次國子生，次博士弟子員，皆東西嚮坐，各以齒降。次典禮生，東西嚮坐，亦以齒。次畸民，次耆老，次里之長、市之甲，皆東西嚮立。爲二臺於堂下，高五尺，臺各二人，東西嚮立，則讀約者也。其外斑白者、壯者、幼者、秀者、樸者、擔者、負者、緇者，皆環立，蓋如堵垣焉。予以儒冠，從弟子員後。

儀既卒，伐鼓，進童子而歌。歌畢，鐸者執鐸而進，北面立，振鐸宣言於衆。退，西嚮立。臺上立者，左一人讀約一章已，右一人繼之，如是者三。蓋以高皇帝所頒六言，而演以習語，綴以往事，期人人通曉者也。予間視環立之人，往往有垂涕嘆息者。讀既卒，伐鼓，又進童子而歌焉。公起，博士亦起，自進士以降，各以次辭出。予避外次以觀。畢事，公復升，南嚮坐。博士亦復升，南嚮坐。公命市之甲引數人前，年皆六十餘，與二紙花，飲酒一爵，鼓吹以送之，曰勸善

也。復命隸人縛數人至，笞之，中一人以不順父母，將笞，其父母泣而請免，則亦已，曰戒不善也。

事既卒，公起，博士亦起，進士之家居者，及孝廉，及鄉進士，及國子，及博士弟子員復入，樂盛作，爲送賓之儀而旅退矣。自畸民以降，各以次散去。予乃取逕村井以歸，時日漸林木矣。途之人肩隨而至，莫不相與道之，如甚樂者。未至家一里許，有叟坐桑榆之下，以所聞見，語其家之人。家之人男女數輩，聚而聽之。稍前，有媼戒其幼曰：「汝不聞今日官長來，某甲賞，某甲罰乎？」幼曰：「何爲？」媼曰：「某甲善，某甲不善也。」予因是喟然而嘆教化之易行也。夫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其然哉！蓋其然哉！

夫以今之約於鄉者，特故事已爾，非有古昔教民之實也。其東西嚮而讀者，非有至誠惻怛之辭，足以大勸勉人也。且其所賞，或未盡善良而賚之，所罰，或未盡暴子弟而懲之也。而已有泣於堂者，有道於塗者，有老語其少、母戒其子者，何其入人之深，遂至此歟？然則爲長上者，苟有學道愛人，視其民若父母之於子，化行俗美，豈三代之足難乎？而世之有司，操法以治下，其擊剥於民，非不多也，輩而刑、輩而獄者，非不踵也，誠能使其遜心而畏令矣乎？然終不務彼務此。國家數百年，赤子以生、以養、以教、以育，以及於斯憂，其富且繁，一假令君，貧之且死之乎？予於是不能無感於盧公之能重愛吾鄉人也，因書以記其事。崇禎戊寅春日記。

盧公諱國柱，荆州人，寬厚有守，中譚元春榜鄉試。來治予縣，凡二載，民樂其簡，士服其謙。以不能如上官意，考最殿

諸邑。入覲，逮繫司寇獄。人皆冤之。崇禎庚辰秋日記。

屢讞，終無引據者。辛巳，天子知其無罪，詔出獄而死。繼盧公而令者，大弗堪於民，民益思盧公。去之日，檄民祠於皂林尸祝之，民益憎。既去，以其祠改祠盧公。崇禎癸未孟夏記。

後十年，冠裳既易，皂林人烟悉爲茂草，祠毀於戎馬。盧公季子士和，羈旅至桐鄉，人無識之者。乞食於市，故役胥識之，相與泣，就其家飲食之。邑人士聞者，咸來問故。季子曰：「先君子歿於京邸，歸葬故丘，予年十五六。明年，流寇破荆州，有兄三人，俱死焉，姊妹五人，亦死焉，家室遂盡，宗族親戚鮮有存者。」指其僕曰：「惟此奴尚存。乙酉虜騎入楚，遂漂泊至金陵，漸謀入浙，與諸父兄相見。」言未竟，皆爲流涕。邑之人士相與館之，斂數十金以贈，且求盧公衣冠書籍之尚存者歸之。庚寅春日記。

粤蕉記

有蕉而華者，緑葉、朱英、玄實，始生若青荔，本粤産，踰嶺而死。崇禎間，江南人家多植之，盛根蒂，長子孫，幾遍吴越。予見而異之，是爲記。

論曰：《傳》稱「鸜鵒不踰濟」，《春秋》書「鸜鵒來巢」，紀異也。有宋熙寧，杜鵑鳴於雒陽。邵子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自此多事矣。」不數傳而有靖康之禍。洪武初，滇池雪三日。程本立曰：「土人云其地未嘗有雪，今始雪。」故其爲詩，有「北來地氣符王化，南下天兵克鬼方。」土鼓汙尊皆禮

樂，氈裘椎髻已冠裳」之語，蓋廓清中原之效也。今日之蕉，雒陽杜鵑豈有異乎？讀巽隱詩，爲之唏噓流涕矣。范刻「已」作「亦」。

牧獵圖記 丁亥

予於物無所好，唯法書、良硯猶愛之，畫雖名家作，不嗜也。今欲爲一圖：二人，牧者居山之巔，獵者居山之半，羊五犬三。牧者圖用《小雅》，獵者圖用《齊風》。羊性畏犬，作驚避狀。司馬遷《莊周列傳》云「其文洸洋自恣，大率皆寓言也」。

生公遺事記

宣德間，知邑事生公，名地未考，本牛姓，以國子生授。報最入覲，疏言：「下邑民貧，科不及額，請即司寇。」上憫焉，特旨減桐鄉賦，又以新邑長民者，不可以牛爲姓，乃御書一畫於下，賜姓生，復任三載。自是，桐鄉之賦輕於崇德，蓋其原如此。壬午重九前一日里老云。

張履祥曰：「桐邑分自崇德，厥土壤等，厥賦不同，竊嘗疑焉。」則解之曰：「萬曆間，胡公條均田地，畝賦不得上下爲奸故也。」或曰：「非也，嘉靖某年，皂林驛移而南四十里，入崇德境，供應遂省故也。」未有詳生公本末者。若老者言，民到於今受其賜，而邑乘曾未之及，何耶？使果不有其事，何以舊聞久傳未已耶？所謂没世不忘，無俟金石而壽者耶？亦因以見天子仁民愛士之異數，可以爲百世作牧者勸也。謹記其語，俟徵信焉。

赤米記甲午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黄白稻。民間所植，秫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即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嘆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史賫庫金若干，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或云江北泰州。而已則行水勸諭，且請於三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糴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黄赤豆以接食。公曰：『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衆，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後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絶。」

予聞而德之，不可以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既去，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其歸華亭一作「常熟」。也，民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之禮，歡然道舊。父兄子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其碑志，凡公之涖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哉，豈非親上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之，則雖聞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歿世不忘，況乎公於我民，不啻起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宜其遺澤之長久而不息

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顧」，❶《碩鼠》之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曆間進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猾士記

崇禎庚辰，江南大飢，人相食。杭州諸生，名□。一夕無大小自經死，次日隣里方知之。嗚呼！以飢乏之故，計無復之。始疑其過，徐而思之，自古有死，其人蓋重廉恥、顧名義，不欲以飢渴爲心害者。且其妻若子，甘隨以盡，無懟怨之辭聞於人，豈易得哉？予因是慨風俗之薄，宗族昏姻，靡相周恤。而爲之長上者，教養道衰，省會人士，輒轉溝壑而莫之振。或乃黠者豐生，介者槁死，亦以見朝廷空言取人。衣冠之子，受書游庠序，呫嗶而外，無恒業以資俯仰。此雖一事，爲感數端矣。

聞之故老，萬曆戊子、己丑，水旱，米石銀一兩六錢，朝廷蠲賑，餓殍載道。戊申，大水，米石至一兩六錢者數日，朝廷蠲賑，道殣亦如之。崇禎庚辰、辛巳，水、旱、蝗相踵，米石至三兩，朝廷不復蠲賑，民間鬻田宅妻子者甚衆，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飢死者相望矣。洎乎戊子以迨乙未，七八年間，水旱繼作。辛卯，米石至五兩，餘年率三兩爲常。惟庚寅春，米石一兩，己丑、乙未，米石一兩六七錢。然已無復賣妻鬻子者，餓殍不見。夫以承平之日，宿貯未虛，上有解仁，下有爲德，猶不能免於死亡。乃干戈四興，蒿萊盈目，兼以獺

❶「顧」，原作「穀」，今據《毛詩》改。

漁虎噬，膚髓均竭，哀乎遺黎，何自得延喘息，而流離鮮少，捐瘠罔墐？蓋强者爲寇爲兵，弱者爲厮徒、爲僧道，去仁恩，喪羞恥，以至於斯也，亦世道人心盛衰得失之一徵已。并記。「喘息」范刻作「視息」。

衣袂記 乙未

崇禎間，予之衣袂竊倣深衣意，尺有二寸。見者莫不訝曰：「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隘而袂。」於今製衣亦如之，見者又莫不訝曰：「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博而袂。」袂未嘗異也。時之尚贏二尺有五寸也，則以予不及其半而病之；時之尚縮於五寸也，則以予過其半也而復病之。噫，人之於予也，豈爲苛哉！彼狥其所同，予守其所獨，夫固有見病於時者也。然獨一袂而已乎？「彼夫」，范刻均作「夫夫」。

困勉齋記 丙申

吴子哀仲以「困勉」名齋，屬予記之，而言其義以相勗也。哀仲十六七已不甘流俗之學，始聞釋氏之説而説，二十而盡棄之，學聖賢之道，窮理必擇其精，動止必要諸禮。哀仲之資，可謂學而知，利而行者矣。而顧自處以困勉，誠哉，其卑以自牧也。予壯志已去，衰及無聞，方奉之爲畏友，資切劘之益，何足以勗哀仲？顧其義甚美，樂得而道之。

夫人未有得恃其生資，無勞而聖賢者也。夫子至聖，猶然好古敏求，至於發憤忘食。大賢如顔、曾，一則曰拳拳服膺，一則曰日省其身。而孟子亦曰有終身之憂也，其告

滕世子，則以《書》之「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勉之。夫既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復進之以是言，有以知其願學。孔子以來，其爲瞑眩也多矣。蓋人之生也，固皆具可以爲聖賢之資，然而清明純粹者，千百不一人也。入世以後，緣習俗聞見而遷者，又不知其幾。其違道日遠，何惑焉？抑或資之美矣，而過於此者不及於彼，廣大也未必精微，高明也未必中庸。自非擇之精，執之固，明善以誠其身，而徒任其所知以往，則固有自以爲中道而已，不知其離道也。一二事之偶中於道而已，不知其餘之皆離道也。故聖人不以生知安行爲可恃，必下而及夫困而知、勉而行者，與生知安行、學知利行者並列，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至舉其爲學之道，則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弗知弗能，弗以措也。雖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苟弗知而弗能，終弗以措也。

予也嘗學稼事，請以爲喻。五穀，種之美者也，此喻天命之性。春而甲坼，夏而長茂，秋而秀實，冬而斂藏。天之時也，地之利也。此喻率性之道。其自播種而往，灌之、漑之、耨之、耔之，晨而耘、午而鋤者，勞苦蓋不可以算。然而水旱有災也，蟲螟有害也，勞苦有加焉，弗以辭也，如是庶罔弗穀矣。弗敢自信也，必問諸老農而致其力焉，不然者，力雖勤，猶鮮獲也。若乃怠棄焉，作輟焉，種則猶是，而秀實不啻倍蓰矣。此喻修道之教。

君子之於道，亦若是而已。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固也。然充而養之，猶必居敬以存其心，窮理以致其知。凡夫慾之易流也，窒勿流；忿之易發也，懲弗發；善之難遷也，必以遷；過之難改也，必以改。言則務其逆於耳，必求直

諒之友而與居；行無務其適於心，必就維則之閑而以動。稂莠之不芸不敢也，揠苗以助長不敢也。然而疾病之爲水旱，憂患之爲螟螣也衆矣。日乾夕惕，譬未雨而治其溝塍也；殀壽不貳，譬善其鎡基而俟時也。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百餘年來，學者惑於直捷徑省之説，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而肆焉自居於生而知之。其見之行事，則以我心自有天則，而不必循乎古人之塗轍。於是將廢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而致其良知，以爲是即一日而聖人矣。是必人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志學之日，即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人不能也。夫以七十子之徒，得夫子以爲依歸，博文約禮之誨，聞之豈不至稔？然猶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自顏子而外，祇能日月至焉，不能守之久而不失也。而謂今之人則易然，是何異於指甲坼爲穎栗，而無俟乎耘耔也？抑弗思之甚矣。

夫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云者，爲夫世之人以仁義爲外鑠而自暴棄也。故爲之言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即謂之仁義云爾。若之何其曠安宅而舍正路也？若夫明庶物，察人倫，而由仁義行，則惟舜爲能之，湯、武而下，未之許也。今之世，非無好學之士也，一入其説，老死而不知悔，又將斷斷焉執其一偏之聞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吾易。及徐而考其言行，則與小人之無忌憚者同科。是則可知恃其良知之不如困而知之，恃其良能之不若勉而能之也已。

夫直捷徑省之説，與釋氏之言最相符，故今之爲釋氏之學者，多好言良知、良能，以逞其猖狂無忌之志。哀仲翻然去釋氏之説，

而於良知家言又卓然不惑，以循循焉從事於困勉。雖以予之無聞知，亦將過而問焉，其進而至於明善誠身也不難矣。予故樂而道之，且將因是以質諸世之有志於學者。「至聖」，范刻作「生知」。

絹褶記丁酉

童年，先孺人以兄所服絹褶，命履祥服。時無知，見里之幼少咸服綺紗，恥不以服。先孺人藏之，不復。予五月冬服。沈孺人聞之，製紗衣相遺。雲芝諸先生曰：「張氏子幼志如此，母也藏其服，中乎古之教子，不宜違賢母意。」沈孺人固憐之，卒以遺。越數年，天罰踵至，禍變四五作。履祥布衣苟活，延先人祀，久無意人間文綺。丙申之夏，予女成絹十丈，分衣家人。予忽有感，因取三之一將爲暑褶，以見賓客、承祭祀，其色與製，悉倣先孺人曩昔所授。未成而盜至，家人之衣俱失，此絹適存。次年六月乙亥乃作之。

爲念倏忽三十餘年，鬐者星星，齔者摇落。先孺人早背，而外舅父母雲芝先生、沈孺人。相繼以喪。亂離以來，艱難播越，雖與吾兄，亦不得終歲相依，同室而居，同爨而食，同袍澤而衣，不禁淪漣而涕隕也。既復念之，均此一服也，初恥其陋，既乃嫌其奢，念昔先人而後服之以安也。此心相去，豈不甚懸？即予亦不自覺其然也。人生苟無父母之訓誨，憂懼之震厲，其溺没於流俗可勝言哉！因記其事，以識予感。

愛日堂記

天下文士如林，東南尤爲淵藪，然予之求友，必以忠信爲先。蓋文質俱備者上也，下此，與其文而滅質，毋寧質而寡文。自昔文章之盛，威儀詞令施之君臣父子，粲然有以相接，古人猶憂忠信之薄，況於今之淫詞誕說乎？

語溪姚子仲聞，距予家十里而近。甲午之歲，介其叔氏夏訪予於客舍，相見語踰時，固已悉其爲忠信士。越三載，歸自魏邑，復過予，悃悃語平生事，皆力行人倫節目也。今也名其所居之堂曰「愛日」，揭二古語書於座隅，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走書檇李，屬予記之。予發函悲歎，念少長不逮事親，而於從兄之際，尤多罪慝，何足以記孝友之盛？顧以姚子之誠，有不能自已者，因識其事，而申以言曰：

今之事親者，好爲高論而無其實。言孝，則立身行道通於神明，至於承歡將事，鄙爲末節細務而未之及。不則冀顯榮於異日，而目前之左右就養，甘旨滫瀡，闕焉莫修。此不肖者往往不顧父母之養，雖賢者猶不免皋魚之痛也。夫書傳所載，文王之於王季，曾子之於曾皙，詳已。語其事，三尺童子能明之；推其道，聖人人倫之至也。以姚子之忠信，夙興夜寐以事其親，古稱竭力，殆將庶幾矣。雖然，「愛日」之言發之子雲，朱子取之，以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義。乃子雲事親之實，無聞於時，無傳於後，而言行之疵，至今爲詬。若夫朱子修身履道，所以法天下而垂來世者，能使其親德譬與王季、曾皙比光無窮。則凡爲人子者，將學曾子之養志，

莫先學曾子之守身矣。《小宛》之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昔者曾子蓋嘗誦之。「我日斯邁，爾月斯征」，仲聞兄弟，其亦終身罔怠哉。

春風草堂記 戊戌

郡城朱君，將顏其室曰「春風草堂」，而屬徐子敬可命記於予。予不敏，誠不知朱君之義何取也，久未報。歲云暮矣，雨雪將歸，徐子復申前命。予竊測之，或者有取朱公掞「春風中坐」，以及濂溪先生「牕前草不除」之義。果爾，則朱君之志高於人一等矣。

顧予聞之，論人者必考其世，而爲學者先識其時。今乾坤何時乎？陰霾塞路，百草萎黃，凡今之人，不爲歲寒之松柏，庶幾乎疾風之勁草，斯能自立於大冬嚴雪之中。不然，未見其不靡靡以偃也。抑又聞之，和樂生於恭敬。天地之理，非冬無以爲春也。周子之庭草交翠，原乎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之和氣充溢，原乎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若乃不求其本，知和而和，未見其能終日也。

朱君而誠有意於此，其學周、程之所學，主敬以立人極，始焉淵冰戰惕，以進其德，久之，必有睟面盎背，萬物煦熙之應。正如至日閉關，以俟天心之潛復，未幾陽氣流行，而百穀草木胥以萌動，馴至太和成象不遠也。他日與君登斯堂，載賡《雅》、《南》，茁葭之繁盛，竹苞之豐美，不亦樂且有儀矣乎？予故不徒記述其事，而爲申言其義以相勗云。

姚子復姓記

同邑高氏，世居城南大吴村，雖未嘗貴顯，然墉接室比，凡若干家。吾友雲翃，一日以其先人所輯家乘示予，而問以復姓之義，曰：「吾九世以上本姚姓，自崇德至贅於高而家焉，遂爲桐鄉高氏。今自族人以及里閭，幾忘吾宗之爲姚矣。先府君懼焉，將使子孫復姓，未及而没。某承厥志，名子以姚姓，可乎？」予曰：大哉斯志也！

自生民以來，綴之以姓而别族，親親之道也，百世不可改也。自夫後世孝弟之道衰，上有賜姓者，下因有冒姓者，亦有貧窮患難不得已而易姓者，有出贅繼絶而因蒙其姓者。姓至今日難言之。有本同姓也，至於相遺棄，甚者通昏姻矣。有本非同姓也，反以合族屬，甚者稱父子矣。蠻貊禽獸之道，莫過是也。君子誠欲敦本厚族，其或弗幸，數世以上不知所自來則已；苟知其所自來，本始之義，何可不深維也！

吾鄉若某氏、某氏者，初固某姓也，里之人皆能知之，老者猶能述其先世。子孫顧若不知，環顧遠近有是姓富且貴者，往與通譜，殷勤篤好，真若同室；於本姓之人竟漠如，或乃奴隸畜，仇讎視也。自搢紳之家而若是，況齊民乎？世教不明，淩夷泯亂，靡不自兹始。

今吾子丕承先志，復其本姓，使子孫不忘所自，可謂善繼矣。又數年以來，遇崇德之姚氏，必諮問其先嘗有出贅於桐者乎。府君没之日，治喪不循流俗，浮屠酒食之事悉屏絶，雖鞏非弗顧。營辦葬事，殫極心力，族人强無知者起遏之，勿與較。泥塗冰雪，幾

及二句，不爲病。撫庶弟，克盡友愛。凡此皆予所覩。其篤於孝道，非獨子孫可以爲法，亦鄉邦之觀也。樂而志之。「循」，范刻作「徇」。

先人畫像記 癸卯

天子壬午，距先人没，歲行二周矣。孟春三日，東越黄君過我。黄君，丹青之世其業者也。念先人遺像未能彷彿一二，因以請，黄君許之。親舊以歲事至者，坐黄君而徧諮焉。黄君傾以聽，俯而思，越晝夜倣遺貌以示，有未似者，一日而改之再以三。既數日成，懸之寢室，凡嘗見先人者，僉謂復若有見焉。

時歲連祲，飢殍載塗，人不自保，賴先業未失，饘粥粗具，以免溝壑。復幸長上政治清良，窮民不至相聚爲盜，親黨得以往復從容，詢訪得失。越二年，天下變亂，兵革蝟起。大江以南始苦兵，嗣益苦盜，不能安於楊園故居者十有五年。每播越，奉以行，緩則雜以書册，轉徙數四，貧困有加，復不遇良工以摹副本。

庚子後，館於海鹽何氏，敦孝篤義，有古人家風，雲耜與予交素厚。癸卯正月，雲間顧君來游海上，丹青之學，視黄君有師法。雲耜子出所藏先像，屬新之。首有事於文學府君，問諸世父，問諸族人，又問諸親長，下及僕御之逮事府君者。愴愴焉，皇皇焉，視予壬午之王正殆倍之矣。未畢事，爲請顧君，予因得更爲二幅，其一肖王考而次顯考，其一縞素而肖先妣。蓋先妣棄孤之日，方未畢王考之喪，而予兄弟自幼至長，先妣稱未亡人，長育教誨，未嘗一日不疏布勤劬也。

乃以前所摹本藏於家，身之所至，則奉新本，時瞻顧而永懷焉。因念雲耜子以二齡遺孤，修身立行，克光箕裘，雖以形容之末，猶將求肖於四十餘年之後。又推是心以及朋友，使予既衰之年，與有慰於萬一。《詩》云「孝子不匱」，其謂是歟！何可不世誦其明德，爲敬識之以貽後人焉？時九月既望。

墮齒記

戊戌之冬，夢一齒墮。未幾，下右旁齒忽痛，痛止動摇，次年春仲竟墮矣。飲食言語，頓覺有異。已而又旁之齒復痛，私念衰病之餘，漸將盡落。數日痛止，則移以均，所墮之虚位已補，啓口莫知其曾有墮也。因思天地間陵谷變遷，與人身移氣移體之理，初無足異。而所謂吉凶夭壽，有可移易，其言殆不誣也。雖然，形體其跡也，吉凶夭壽則隱昧難知。若夫遷善改過，始而小人，既而君子。當其小人，猶廢疾之害事，及其君子，猶身體髮膚之得全也。五常百行，立誠以補其失，在己可勉，在人莫得而禦。非若形容榮瘁有常時，肢體完毁有定象，莫可如何者也。《宛》之篇「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其三復勿忘，日慎所之也夫。

野泊記

陽月庚午，穡事畢，率稚子就書室，道遇暴客與榜人久相持。過長水，日云暮，將寄宿故人張氏，不遇，去泊於野。月色已白，居人滌場，乃涉危橋，循岸行二百餘步。寒及膚，反，擁衾卧，不寐，默訟途中所以處暴者不克盡理。寢載興，夜未半，旁有老者業腐

燭射舟，與霜月映。有頃，櫓聲過之，老者曰：「噫，漁船也，每夜起輒過此。世人不勞，活固難。」予深感於康齋《舟中即事》詩。老者磨且歌，至於再，至於三。古云「勞歌其事」，蓋以是乎？又頃，雞始鳴，人聲遥聞，礱米者逢逢繼作矣。榜人屢欲發，止之。昧爽，行二十里達館舍，與屠先生述其事。先生微吟「緗帙收來霜夜分，月中猶見打魚人。始知各有平生分，勤苦方能立此身」之句，與予所感適符，視而笑。遂命稚子誦之，庶其永懷，以無忘先生至教也。

桐鄉災異記

萬曆戊午冬，地動。次年夏，大水。米斗錢百六十，當銀一錢六分，人情大棘。其秋，縣尹譚公名承詔。發預備倉穀賑之，乃定。天啓甲子春正月，妖人爲黑日盪日。冬，訛言選宮人，婚嫁殆盡。戊辰秋七月，原校：「戊辰」一作「丙寅」，「七」一作「八」。海潮溢，自海寧入，一夕水漲三尺餘。河流鹹，汲井池以飲，夜掬水，明如火，田涸不敢灌，海魚蝦頗遺種焉。錢始賤。崇禎間，雉兔忽多，有野鹿走運河側。丙子，衣冠之族有兄殺其弟者，民間有母欲再嫁，殺其瞽子者。

己卯春二月某日，將暮，有火數萬，大者如瓜，小者如卵，空行，聲如暴風雨，無光燄，或高或下，去地丈餘，著物不焦，遇牆屋從上過。自邑西南境，歷城郭，越運河、爐鎮而東，北踰境，不知所止。時縣尹盧公名國柱，荆州人。在皂林，人聲四喧，疑邑失火，急遣人往救。行二三里，與火遇，還報。須臾火至，前後稀，中密，數刻而盡。或云起自天荒蕩。蕩在崇德、桐鄉之交，綿亘二十餘里，不任耕墾，相傳爲吴、

越戰場云。

庚辰正月十三日，大雨雪，至十八日乃霽。五月初六日雨，始大，勸農急種插，惰者觀望。種未三之一，大雨連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行於陸，旬餘稍退，田疇始復見，秧盡死，早插者復生，秋熟大少。次年夏，飛蝗蔽天，斗米銀三錢，豆麥踴貴，飢人望屋而丐，掇草木可食者，雜秕糠煮啗之，草根木皮幾盡。又明年春，道殣相望，買奴婢，斗米二人，夫妻子母相離而不泣。死人棺斂者，不得至中野，用器、材木瓦石盈街，衢人弗顧。盜竊文廟祭器。大疫，舉人妻與官交際。邑令閩人以火肉稻飯餵犬，檄民爲生祠入覲，民憤，改以祠前令盧公。其秋蝗息，稍熟，米價差減，錢益賤，三千當銀一兩。

甲申始亂，五月稍定。明年春選妃，江南童男女無不婚嫁者。夏五月，鄭兵逃歸，過皂林，人相殺，聚衆焚巨室，發墳墓，同宗兄弟行刼奪，搢紳主之。六月，貝勒入浙，經皂林，令率丞尉學博父老及舉貢生員，獻牛酒以邑降。是年，皂林鎮爲墟，人烟絶，盜乃大起，連歲勢益甚。東自嘉興縣嘉會都入桐鄉，東西兩八都，無非盜窟者。西自歸安縣含山界入桐鄉，二十、二十三兩都，蔓延至二十四、二十五諸都。日夜刼殺，焚廬舍，掠子女。良民奔匿城邑者僅免。然催科急，田業荒，衣食靡給矣。訛言選西女，民大駭，亟配合，嫠婦嫁且盡。

戊、己間，水連溢。辛卯春，雨不止，麥豆浸死，魚肉鹽價相若，米斗至五錢。强者爲盜，弱者流亡。次年自五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河流絶，井泉竭，運河底見，行不沾履，苗盡槁。二十三日乃雨。先是，勸農車救及

三次者，苗復生，惰者棄田取魚蚌以食。秋失望，新米斗錢八百，學宮傾圮。次年元宵，縣官檄民盛張燈火，飲酒爲樂，至二十日乃罷。盜潛入，刼庫藏去。索盜不得，延及平民。其冬大凍，禽獸多死，旬日舟楫不行。是時有舉人富於財，母再適，弟行乞死。丙申，訛言又興，婚嫁不已。夏秋之交，邪人爲妖術，人大怖，家貯水火以伺。執邪人，妖乃絶。

康熙初，有虎來自東，入八都，踞楊氏墳，傷人畜，數日乃去。辛丑、壬寅連旱，稍不及壬辰，米價稍賤，盜漸息。甲辰秋大水，米益賤，民財益匱，海寧婦女羣飲於先師殿，次年笞生員於殿陛，靈星門毀。一本下有「自盜起至是，越二十年，良民死者猶千萬計，盜賊死者不啻倍蓰，若其流離失所，竄徙奔亡者，何可勝算」四十字。

按：桐鄉之地，北枕爛溪，南接長水，中貫運河，車溪、沙渚，綿絡其間，去震澤百里而近。苟畜洩得宜，可無旱澇之患。加以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蠶織，易致富實。特以水利不講，所至壅淺，雨暘愆時，遂足爲害。近自三紀，人情殘薄，官長下車，紳士胥隸罔念桑梓，導以殃民之方，遽乃弊政日滋，表裏爲厲，盜賊奸宄無憚肆行，而善良喪氣，往往丘墟矣。念自我生之初，家幸殷穰，俗號長厚，蓋樂郊也。乃壬午以前死於饑，甲申而後死於盜、於兵、於吏，舊鄉舊井，其忍言哉？

求仁堂記 丁未

武林之勝在西湖，沿江海而下至於赭，東過談山，又東至於澉墅，雖無崇岡峻嶺，環

山爲湖，人資灌溉，羣峰周羅，大海外浸，亦山水勝地也。論者比之西湖，氣象弗及，雅静過之。錢氏墓在焉，負山面水，可以望海，復擅一湖之勝。墓左有堂，有寢，會族屬，寄永思也。厥堂曰求仁之堂。予始至，太學厚庵先生命記之，予維作堂本末，先生自記詳矣，可無贅。越四載，先生疾且革，猶以爲言。將屬草，死生存亡之感方迫，弗能就。及今墓草再宿，予亦將去，惡敢負諾九原，因以求仁之義進，汝中諗之。

曰：天地之生，人爲貴。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其事本於事親、從兄，其功莫近於强恕，古人言之備已。蓋萬物皆備者，天之所以予我。有生以後，不能無物我之私，私意既起，子不能心乎父之心，弟不能心乎兄之心，則一體也，呼吸不相應，痛癢不相屬，不仁莫大焉。是以人之少也，愛親、敬兄，無所於强，肫肫乎仁也。知好色，其心變焉，有妻子，其心又變焉，以至慕富貴利達，其心又變焉。夫是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悖德悖禮所自出也。當是時，爲思昔者嘗愛親敬兄矣，何以一旦至此？豈非放其心不知求，故舉其固有者失之也。强者因其易流之勢力挽之，使弗失也。

今有人於此，子焉不父其父，弟焉不兄其兄，謂己類是必不欲也。又況物我易地以處，所惡於彼尤甚。章章若此者，以施他人，宜有不忍，況乎父兄？此恕道也。斯道也，極其至，孔子之聖猶謂所求乎子以之事親，所求乎弟以之事兄，歉焉未能。蓋仁至難言也。從此推之宗族，其初一人之身也，已欲賢而達，不欲鰥寡孤獨廢疾也。視族之人，或就匪彛不知返，或淪危亡不知避，能無動

於心乎？動則惻隱之仁，不動則物我之私所封也。夫是而侮貧弱、虐無告，以小忿廢懿親，以乾餱生疾怨，則此心既亡，而違禽獸不遠者也。

雖然，心誠求之，欲仁，仁匪難，仁我固有之也，求焉即至。程子曰：「須將此身置天地萬物中一例看。」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强恕者，克己之方，爲仁之事也。譬則羣山一脈也，衆水一源也，同流並峙於天地間，何彼何此？何愛何憎？而曾己私之足容？人能實從事於此，操之不舍，庶幾哉，可以無我矣。無我，則於仁也不遠已。子識之。夫予所爲不敢負諸責於九原者，惻隱一念爲之也。書以記之。

遺安堂記

瀕海而西一舍，厥鄉爲彭城里，民勤而俗樸。嘉靖間，奉常錢公作室於兹，爲講學之所。公出甘泉湛氏之門，在官在鄉，俱有德惠，非若一時講學之徒，騰口無實者也。既老，乃命次子世守焉。歲久半圮。乙酉之亂，嗣曾孫商隱去郡城，奉母氏歸居其中，惇行孝弟，施舍不倦，鄉里咸德之。越數年，感先業頽落，聚材鳩工，易朽補敝，雖不逮乎故，已足傳世。因顔其堂曰「遺安」，屬予記之。且曰：「霖幼孤，弗克强學進德，爲前人光。惟是署名之意，竊有兼取。吾宗厥始本何氏，國初戍金齒，幾不遺種於兹邑。八世祖如淵，撫於錢，因姓焉。怡庵者，嗣祖錢翁號也。子孫不忘何，曷敢忘錢德？故以義

之可久示來裔，而以音之相類寄永思，庶使後人登斯堂者，克念肇基云爾。」

予維喪亂以來，遠近士大夫家，棟宇崇深，墉垣窅邃，昔爲歌舞燕樂，夸耀里閭之觀者，概已廢爲荒榛野礫。間有存者，姓已一易再易，子孫多不可問。孰則有若茲堂，嵬然無恙者乎？於此益知厥德之遺休遠也。錢氏今日人繁族大，蔚爲海濱之望。然自三百年後，返思三百年前，父兄遠征，稚子孑立，勢岌岌不克保，豈圖寖昌寖熾至此耶？非其先世嘗有隱德存於覩聞不及之際，默爲鬼神佑助，弗能也。即自斯堂之作，越百有餘年，傳聞幾殆者數，卒不底於廢。又遷賢孫以固守之，干戈之日，兵盜剽掠無虛室，乃盜欲至，卜龜龜焦，舉楫楫折，兵且入，怪風覆舟，駭而返，果孰爲之？詎非作者述者，厥德足以致之而然乎？

予顛躓餘生，館堂中八載，欽商隱德行，徘徊不忍去。先後與康侯呂子、子高屠子、幾臣沈子，寢興出入，相與明志，尚則古先。而當世遺耇逸士，號爲同心，時或百里千里，戾止於斯，無不爲商隱淹留，經旬信宿，砥節論道不怠。是則商隱之克承前德，而凡茲過客，視嘉、隆間搢紳先生往來游息於斯者，術業之純駁，人品之高下，誠不知何如也。商隱與吾儕，其亦勗諸，以無負此安宅矣。夫因書以記其事。

始學齋記 庚戌

語溪董子，嘗受學於呂先生。去年見予於廓如之樓，今茲執經以來，相與棲止東莊，歲暮將歸，以「始學」名其齋，顧一言以志別。予衰眊無聞，正如饑歲窮寒，百物彫耗，幾幾

欲盡也，復何言哉！ 顧教衰俗敝之日，一旦盛年之士懷抱美志，期於進德修業，又如日窮星回，一陽來復，能不喜溢於中，亟述所聞以勗之？

竊惟天地之生，人爲貴。 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 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册，列於士林，則既貴於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於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弘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 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 若火之然，星星攸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於經川瀆而放四海也。 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欲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則斷一樹，殺一獸，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 欲由義，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 非然者，雖其聲聞權籍，孔昭於當世，使家邦之人皆有賢豪君子之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旦晝所爲，牿亡其固有之良而已。 揆其失，惟在辨之不早辨也。

辨之云何？ 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嘗爲之惻然於中。 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淩軋相競，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 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內省諸己，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 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 切切焉，未免鄉人以

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歷玆以往,百行皆然。當其窮,入孝出弟,閑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約困而不隕,通顯而不盈。庶乎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册,中處覆載間也。

疇昔之日,所聞於師者如此。予悔始之不力,冉冉而老,無能爲也已。子其勉諸。積學有待,是猶耕三餘一,水旱不能爲災也。日新厥德,亦猶旭日東升,長夜漫漫有時復旦也。子其勉諸。東莊終歲之聚,可以慰吕先生夙望,予與有餘樂矣。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七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八

説

喪祭雜説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言乎一人之身，冠昏，人道之始；喪祭，人道之終。若夫嗣續之次，喪祭，子孫所以奉先；冠昏，父兄所以翼後。《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自其先人，未能事之以禮，而欲舉禮以示後人，不已戾乎？又今里俗，昏禮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謹條數則如左，將與同志戒勉，庶於送死之事不即大悖云爾。

一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名目，俱桑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卒哭、小祥、大祥、禫服之類，反不識其名義者。視其家之貧富，以爲豐儉疏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共非之，以爲薄其親也。其非禮義，恣誣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即以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爲悦」者也。佛事之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餘於金錢，無以自

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況非禮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苫枕塊，縗絰不去身，伏塚哀號。吕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之，亦須爲之泣。」人子即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爲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責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即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於初喪作樂，曰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爲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搢紳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錮人甚矣。鄉里愚民無足責，獨怪夫游庠序之人而亦爲之也。

《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内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哀也。慮人子不勝喪，非以爲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强之使哭，抑非矣。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者，主人留以宴飲，甚至縗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怪。非徒

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論語》曰：「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即此一事，既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程子葬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無陷人以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人過喪家飲食，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賻。」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馬，或以珠玉飯含，率以佐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則致牲醴之奠，多陳俎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錢非古也，牲醴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等，以干分義。況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況餘人。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枲漆之類，將葬則以甎石、明器之類。遠者祥禫，則致粢盛、牲醴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兄弟，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於稱哀，不爲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受。其不然者，踵門一慟，爲得弔唁之本。至於世俗浮文，概從省革。

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搢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昏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昏禮，萬世之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夷虜之道。何時不可從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之喪其

親，水漿不以入口，杖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衰絰之中，而使其遂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宰我以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魯文公以禫內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爲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也，而況以喪娶乎？昏禮既內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免喪而後取。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注：「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期功猶不可，而況三年？主昏猶不可，而況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明。十惡不赦條，注曰：「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皆由習俗相沿，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兄宜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即於大逆也。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喪次，乃斬焉衰絰，匍匐於道塗市巷之間，以爲恭敬，可乎？況凶服不入國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一舉而數失矣。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水之說，一諉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斂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焰乎？況今俗之失，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既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人子加於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爲弗忍猶如此，較之投之烈焰，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尚爲有人之心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葬殤之制，見諸書傳尤多。即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樵李許氏亦有殤墓，獨吾鄉不葬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即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鄉有千人若數百人之族乎？以爲子則大不孝，以爲父則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之子，恬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風水之説，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黄帝，備於成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略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葬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説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豈盡土星掛角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衆多。至其民間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何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葬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葬，可推也。今之葬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即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 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即或盡趨其吉，天時地理豈得而福之？ 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 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 噫，可以悟矣。

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即不貧，勢即可爲，而亦不舉也。蓋由爲死者之心，不勝其爲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其愛子孫之心，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寢興，必有不能須臾怠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自不能不纍纍，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忌牽於前，妻孥姻婭諫於後，則又從而遷沿也。原註：此條照草稿補入。

風俗之惡，至於沮葬極矣。己不能葬其親，復禁人之葬其親，推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葬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子與。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葬也，己則沮之，而欲己親之葬，人不之沮，得乎？ 諺曰：「三吳無義，死無葬地。」即此一念，殃及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説始於形家，嗜利無厭，造爲福利妨害之邪説，以蠱愚俗。彼此誑誘，遂令喪家之惑既不可開，鄰近之民益不可解。大約喪家之惑，多中福利，鄰近之惑，多中妨害。此風惟桐鄉爲甚，他邑亦不至此。杭州之俗，墓旁

居人，往往羣相慶助。同此覆載之中，豈地理吉凶有不一者？因而小則爲厭勝之法，大則至於斷港塞流，掘壕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既朽之屍，破家結訟而未有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痛矣。然見聞所及，爲葬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壞，一時之人爲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慎，智士仁人其亦審所擇矣。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於何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葬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柩在殯未作主，既葬而新作主，則請搢紳先生以題之，隆其事也。喪服不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家巨室從而緣飾，以顯達耆碩行禮，其墓誌、墓表、書丹、篆額之類，無不乞假于人，其人爵望，亦與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其實非有定制也。今之葬者，小祥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之題乎，抑一題再題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凶異道乎？則釋服固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未聞不誠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備舉，寧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葬，不大惑乎！

以上論喪弊。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爲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立一

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闕。稱爲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概也。若者小失則野，大失則夷矣。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内，賢達不生，士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黄勉齋兩先生，雖寓官於此，更元之亂，遺風泯如。國初，程巽隱先生宦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世廟之日，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爲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其餘大率温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以革。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爲，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

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倣？至於天地君親師五者，以爲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爲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爲民間通得祀之者？至于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爲非先君乎？則皇帝方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瀆之。若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孝享，況乎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身没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爲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遂晨夕具公裳

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爲，則視燕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齋戒今全廢，即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三日齋，三日戒二日齋，必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餕餘之物，雖父祭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祭其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餕餘者，是親之没，不得享其子一匕之誠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烹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麪爲犧牲，識者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雞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或云始於殷長史，至唐，王璵乃用以祠祭。殆始於桑門之教乎？《家禮》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且以有用爲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固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祇焚香，獻牲粢盛醴齊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爲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鄰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考《義門家規》，亦不用楮錢。

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饗。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内，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憑僧道薦度之日，如七七、百日、週年之類。爲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執鼓鈸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爲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廢闕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户。」今俗俱不祀户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土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神鬼之祀，概宜屏絶。雖吴、楚之俗好巫覡，崇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爲習俗所惑也。總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爲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

以上論祭弊。

右説多言俗弊，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縈稱古制，然後可遵也。至乎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

禮之亟云。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附薦新蔬果

正月：棗、茨菇。

二月：荸薺、韭。

三月：蔗、芹或菜心。

四月：新茶、櫻桃、筍。

五月：豆登，梅、芥菜或茭白。

六月：麥登，李或蓮房、茄或瓜。

七月：梅豆熟，桃或火棗、瓜。

八月：菱、芋。

九月：稻登，晚豆熟，藕、白扁豆。

十月：晚稻登，橘、蕈或菜。

十一月：栗、蘿蔔。

十二月：梨或蓮實、百合。

豳風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秋》以魯紀年，删《詩》升魯於頌，序《書》而列《費誓》，先正故嘗論之，予竊附其義而爲之說。

周民東亡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在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

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犬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法廢而不舉。命晉大夫爲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於秦，而手足倒懸矣。至是，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亡。彼民也，惟土是麗，何患乎無君？東亡奚爲哉？豈以東周之地有未盡亡，猶得復爲周民者與？抑亦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而不忍爲其臣僕者與？殷之亡也，雖以武王之聖，猶不能化雒邑之民，況以戎翟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歸之也，何可得焉？宜其捐田里，棄家室，而洋洋東去也。他日韓入朝於秦，魏亦舉國而聽，不旋踵隨見殄滅。服屬於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旦奉社稷、稱臣虜而不恥，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越，流亡而不之卹。豈秉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君死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百世而往，莫之易也。

文姜說

顔氏子鼎孚，年十一，讀《載馳》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其死無謚，從夫之謚，故天子妻曰后，諸侯曰夫人，莊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予曰：「善哉，子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文姜。」《左氏》弗詳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也。雖然，子有問，請以意解之。

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社」，秋，書「丹桓宮楹」。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❶書「刻桓宮桷」。如者不宜如也，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也。胡氏以娶讎之女，丹楹刻桷以誇示之，爲莊公病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而有刻，誅其意非爲桓也，爲姜也。爲姜也，則亦不宜謚也而有謚，迹莊公之行，凡可以爲姜者，無所不至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❷言爲女子者，有非非也，有儀亦非也。地道無成，故爵與謚皆從乎夫也。姜也如齊，瀆倫也；與聞乎弑君，賊也。生不返乎國，死不入乎廟，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讎，忽禽獸之行，稱之曰「桓姜」，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則不孝，於臣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

雖然，予意則然也，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名說 癸未

俗奔聲譽，不恥過情，予謂其人皆逃名者也，或聞而異之，作《名說》。

名者，命也，有是物從而命之，猶虎之爲虎，豹之爲豹。當者無所媿，予者無所强，故曰「實之賓」也。有其實，則去而愈來，掩而彌光；無其實，則親而益遠，著而反息；故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蓋人之存也私之，其没不可得而私，私而稱誣也，不私而稱實也，是以得之無愧，不得可疾。

世之求名，予惑之。馳騖乎公卿，攀援

❶「正月」，據《春秋》經文，當作「三月」。
❷「詒」，原作「遺」，今據《毛詩》改。

乎譽望，以爲庶幾稱我云爾。夫好我者稱我，則稱止於所好，而惡者已隨而毁。畏我者稱我，則稱止於所畏，而强者亦隨而毁。得者半，不得者半也。況好不終好，畏不終畏，則今日稱之維力，即異日毁之亦維力。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夫亦何可長哉！嗚呼，指犬豕而虎豹，三尺童子夷然唾矣。雖有辨如龍儀，游如曹季，猶無益於存年，何望宛其没世也？

君子之名，有成於一朝，有累之歲月。舜之耕陶及於都邑，升聞及於四海，此累之歲月者也。説之在巖，人不知之，相商，窮谷之人莫不知之，此成於一朝者也。夫四海之大，窮谷之邃，孰强之好？孰强之畏？而舜且説之人人，是以譽流無疆域，聲施無止期。下至立功尚志之徒，成仁取義之士，莫不皆然。何異虎豹藏山林，人莫能見，一旦嘯呼廣皐，騰躍高岡，聞之者慄，望之者駭，其餘威遺烈，猶然壯軍旅而登講堂也。故曰：「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夫何私而然乎？惟其實也，未有無實而其稱足以終朝者也。然則君子所恐恐而懼不得者，將奚求與？

名説 二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形生於此，影見於彼。吾未見今日生形，而明日生影，亦未見有影而形益，無影而形損。《易》曰「潛龍勿用」，譬幽室之處也，非影之不至也。「見龍在田」，譬日月之出也，非形之忽作也。不務其形而務其影，得矣乎？

錢子固字説 癸未

君子之能自立於天下者，莫不有堅深不拔之學。蓋守之不堅，則用也無力；藏之不深，則應也易窮。是以《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而《中庸》亦曰：「固聰明聖知達於天德。」世之學者異於是，淫溺於辭章，馳騖於聲譽，未有得也而不求得，無足聞也而求速聞，是以其處則跆，其出則蹎。噫！其爲立也罕矣。

錢子本卓從予遊，年最少，其於學也，猶松柏之始生也，猶竹箭之始芽也。請字於予，予以「子固」字之。固斯立，立斯卓矣，錢子勉之。今之天下，嚴寒至，疾風作矣，其無以世之學者而自隕落，可乎？

張仲修字説

富貴貧賤，由乎天者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無不言之，而今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猶羨之；苟貧且賤，雖甚賢知，人猶侮之。」夫是不耻愚不肖，而獨耻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富貴在天，非可倖而得也，修己之不力，徒然至於愚不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亦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爾矣。游子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成乎己，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惟耻己之愚不肖，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也。

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請字，字之曰「仲修」。張子年甚少，入世未深，予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説，而勉其異日求乎己之所得爲，以無倖乎天之不可必，庶幾能立其身於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尚冀自益，而爲子畢其義。

顏子樂字説

顏子士鳳没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爵年一歲有半，越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垂以女之字之也，館于家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説曰：

凡人之情，莫不以己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今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子也，所知者人爵之羶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亦非有惡於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之，毁廉喪恥，以求所謂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得，而廉恥徒喪，間一得之，身敗名辱，刑戮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愧而俯不怍，得志大行不加榮，窮居殁齒不可辱。其視世之膏粱文繡，與布衣蔬食如一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此者，其亦有以自樂也乎！然世之人弗以爲樂者，何故也？嗜慾亂於中，流俗牽於外，而喪其良心也。雖有嘉肴，弗食，惡知其美？雖有至道，弗學，惡知其腴？既已弗知，必將違之；既已去之，必將就之。違此而就彼，則於糞壤也

甘之如飴矣。苟能辨之於早，違彼而就此，本仁以行，由義以動，懷忠信以不渝，幼而志焉，長益孳孳焉，誦習惟是也，履蹈惟是也，作息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也？

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之良自具也。今有兩途於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謬其所趨，以至於長，日新而不倦可矣。《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予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

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子誠反而求之此心之良，入孝出弟，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爲不没矣。予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友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説以勉子。夫勉子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者將迂之，宜勿見迂於子也。若予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姚以存字説

姚子仲聞旅食洹陽，念親老，自悔而歸，更其名曰斯行，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越一載，復更兄子之名曰閑，字之曰以存，屬予爲之説。予惟君子已孤不更名。以存幼而孤，推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於大父母而更之，使知修身立行之方，雖起先人於九

原，必將受之也。然則奉今名字以行，凡所以爲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踐其實，亦義之正也。予弗幸，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又無諸父訓迪不逮，于今衰暮，猶罔聞知，奚足爲以存勗？所不能已於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於天地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一二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意云爾。

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蟞。」至今讀之，泫然流涕也。吾師劉子，亦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最貧，祖父攜之育於外族。其視以存喪父之年，尚未能及，然暨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之志也，一受學於吴康齋，而友胡敬齋；一受學於許恭簡，而友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

嗚呼！夫非盡人之子與！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銜卹，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尚有異日，雖其死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啻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江海，屹如喬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頹顔班首於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也。道無内外，學無内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内而守之？劉子之言也。兩先生之學，前後一揆，其與程子所云「制之於外以安其内」，蓋無異指也。

賢叔以是命名若字，夫豈猶未俗父兄所望於子弟，區區聲名利禄之卑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即凡下以没其親者，宜有

在矣。至於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哉言之，家庭誦習，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予贅說也。

鄙叟說

里有鄙叟，將作室，材集矣，擇工而授事焉。良工弗之顧也，工之拙者浼以進，左右爲之請曰：「值省而成速，且惟意。」乃召而屬之。棟者斷以爲棁，梁者破而爲榱，叟怒，摽使退。其後至者復然，屢易猶是也。叟恨曰：「工固無良，屢負余。」□於市就良者謀，而弗應。已而感其勤，操斤斧，挾徒侶以至。值勿之問也，鬻技以食。叟益喜。良者度其材，棁者不可以爲棟，榱者不可以爲梁，顧而歎曰：「嘻，技固歲鬻也，而材則已敗矣。」行踆巡而去之，數年堂構不就。

贊曰：古有言：「受若值，怠若事，必有天殃。」工之薄于取值，或有懼乎厥心。不惜其材而惜其值，寧室之無成也。暗於小大若叟者，可鑒矣哉。

夢說

俗以死人入夢爲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死人者，或是先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友，賤至僮僕之屬，其仕者則或帝王僚友，下及人民輿隸之屬而已。其於吾身，俱有恩義之舊，生死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得酬接，亦可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爲人臣子，而以君親入夢爲弗祥，此誠何心？

予早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先人入夢，深爲幸事。爲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

見，祭祀之時，洋洋如在，亦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唯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爲恨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況六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也，可懼孰甚！孔子夢周公，獨非已死之人哉？予故人病久，以屢夢死人爲疑，著説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服説

里有妻死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死，子婦問所服。予曰：「於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子，惡得而母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父取之，固自賤矣。子與婦安得而不母且姑諸？」予曰：「其子幼而母死，其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今也子既娶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死。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於皇姑。服以父妾，不已重乎？況乎其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祔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亦愛之，非與？」予曰：「非是之謂也。予故曰『服以父妾之服』，亦猶夫父之所愛則愛之云爾。」曰：「昔者則固已母之矣。生而父也妻之，死而子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能諫而從之，則已不正其本矣，其問也不亦贅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質之知禮之

君子。

日家

日家推算禄命，此決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行，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藪澤、剛柔强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知愚賢不肖、風氣習俗，萬有不齊，安可執一例以辨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干運數，古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曾有一人與之同否？即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乎？然陽貨似孔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觀其德行。至春秋、戰國之間，方有相術，然亦非如今之人之誣也。禄命之説，昌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作爲詭邪，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處館説

世之讀書而貧者，爲人教子弟，資其直以給衣食，約有二種：一曰經學，則治科舉之業者也；一曰訓蒙，則教蒙童記誦者也。不知始自何代，流極於今，至不忍言。

竊嘗推之，或者本於《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孟子》「通功易事」，及「易子而教，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之義由是以言」。束脩者，子弟執之以見於師，委質而退。非如今人計較多寡，及關書等於券契之類也。其曰孝弟忠信則必教者，本於虞之五典、周之六行，以迪蒙士，而非如今之專改其浮文，以求富貴利達爲事也。二者相較，則訓蒙猶若可爲，而科舉之業害義甚大。何也？使爲子弟者教不率樸，滋短於文，則爲素餐無疑。

若于師之言也如響答，辭章雄富足以取世資，持此以要利達，得則肆其殃下罔上之毒，不得則復以詭遇之術傳之其徒。噫！擇術至此，真可謂「矢人唯恐不傷人」矣。

予也爲此蓋二十有餘年，幾爲羞之惡之，思欲去之，則已童而習之，唯此一技，猶能守其師之傳。輾轉去就之際，終不得不歲從事於館穀。孟子所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予之謂已。雖然，往年嘗以孝弟忠信之意試之里人矣，父兄子弟哄然而起，誚讓百出，小人之心又不能無疑。既而念之，予年四十有餘，嗣息未舉，伯兄一子亦復夭折，或者天其以此加罰乎？復驗之耳目所及，凡以處館世其業者，非子孫式微，家聲不振，則滅絕無後。遠不能知，吾鄉蓋比比也。吁！求無罪於天，則見督于人；求有當於人，則得罪於天，將亦如之何而可與？因私爲之說以自省，而未敢以是聞於人也。

或曰：「知其非義則宜速已。」曰：「此予所謂小人之心也。恐舍此而不勝其飢渴之害，或有甚於此者，則猶曰擇不義莫若輕而已。」

或曰：「然則盍專於訓蒙？」曰：「吾友沈石長、邱季心、朱簡臣、朱韞斯先得我心矣。里之父兄子弟，未之予信也，且疾病以來，不勝勤勞之事，故尚弗爲也。」

或曰：「吳康齋率其弟子以躬耕，四方學者未嘗受其贄，即有受者，異時或改其素履，則仍出以歸之。如是可乎？」曰：「予願學之而不能也。況康齋所以爲道也，予非其人，固也抑嘗試之矣。灑掃應對之細，吾友未之屑也，躬耕不亦駭乎？且脩儀之望也如歲然，二月絲，五月穀，不足方也。異時歸之，徒妄言耳。」「如以義，則其始固無可受

矣，然則受之何義乎？」曰：「凡以子弟至者，必與予故舊者也，姑曰以周貧乏，其可乎？ 是以富於我者則受之，貧於我者則不受。」

常膳二簋，一肉一蔬。 宴會四簋，二肉二蔬。 何也？ 曰：「以志痛也，亦以明分也。 昔者，先孺人延師以教予兄弟，每日昃輒計次日先生膳，不給則紡木棉夜半。 今也長，無益於人，對盤餐，念不知其所從來。 且蔬食，予分也，肉，主人之隆也，兩伸其意而已，盛饌能下咽乎？」

辛卯以後家食，何也？ 曰：「以兄子及女甥之故，不欲以口腹累人也。」乙未復出何也？ 曰：「兄子殤而女甥歸也。 予豈欲出哉？ 不得已也。 若家食可以終其身，予之願也。」

治田數畝，何也？ 曰：「予也不能耕，故館於人。 譬則傭然，今以傭之值與良農而代予耕，食之差安焉。」曰：「其如水若旱，多所費，寡所獲何？」曰：「學也祿不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命也。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義也。」

或曰：「自爲教以來，弟子幾何矣？」曰：「數十人矣。」「賢不肖如何？」曰：「賢者敢謂其無，然而弗肖者多也。」「是則如之何？」曰：「嘗反而思之，予也志將求食，彼也志將進取，俱以利不以義。 利之耕而義之穫，未之有也。」「然則孰爲可教？」「忠信者可教，智詐者不可教；幼者可教，長者不可教。 抑常驗之，崇禎間，父兄子弟之望吾門如遊庠序也，今也莫之信從，予之學非退於前也。 向者謂其人固利達之徒也，今也田畝之夫，彼惡知乎？ 今之尚有及吾門者，必曰往者蓋亦能取世資者也，且可省其值。 是以

及吾門者，與之言舉業，聽者猶十之三，舍是則褒如充耳，滑者譏笑隨之矣。」「幼者易教何也？」曰：「秉彝未喪也，人僞未滋也。十年以上，難於十年以下，十五以上倍之，二十以上又倍之，過此以往，予也不敢啓口矣。」或曰：「子之處館有年矣，子弟益否如之何？」曰：「其一存乎師，其一存乎父兄。師之操心，實者有益，浮者無益。父兄敬師於子弟之前，師雖庸，有益也；父兄短師於子弟之前，師雖聖，無益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千人萬人一轍也。」

或曰：「子之言得罪於天甚矣。」曰：「非甚也。朝斯夕斯，師之心恒在子弟，父兄之心恒在師。故父兄之待師忠且敬，而師受若直，怠若事，罪在師。師之視子弟勤且愛，而父兄簡其禮，罪亦在主。然天之責其主也恒輕，苛其師也恒重，故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或曰：「古人重取友，則曷不擇人而教諸？」曰：「今之爲教者，蓋不若巫醫百工之人，猶有師弟子之道也。師之視館也，如嬰兒之乳，絶則立斃。主人之視館也，如天位，其視穀也，如天祿，予奪嗇豐，惟己所制。是以弟子之氣恒高於師，師之氣恒下於弟子，以弟子往往能操其師之輕重緩急也。如是，烏得而擇諸？」「然則子如之何？」曰：「任其去來而已矣。」「然則有以道義來學，而子顧不之受，何居乎？」曰：「不敢也。古之人有其實則爲之，予也自問，求爲鄉里善人而不可得也，而何道義之與有？」

或曰：「今之尋館者皇皇矣，里有家溫而子長，薦牘紛然以至，子之於館也，無因而

至乎？抑有先之者乎？」曰：「不得而知也。予也去來任之，猶不能行其意也，使求而得之，亦何面目與子弟相見乎？昔有就先君子而屬之薦館矣，先君子告之曰：『館只可反求諸己。』使予也求薦於人，是先君子之所棄也。」「然則有以薦館屬子，而子不辭，何也？」曰：「不忍也。予貧且賤，無以厚吾故人，彼將需此以爲俯仰之藉，不得已而告予。且其人才皆過予，亦有子弟者所宜急也，而何辭焉？」曰：「不辭而未必得，不幾口惠而實不至乎？」曰：「凡小得失亦有命也，吾不能必之於己，而敢必之於人乎？」

或曰：「子之説終有玩世不恭之意。古之人不由柳下而譏《簡兮》，曷易以莊語？」曰：「《簡兮》之詩，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伶人。柳下惠直道而行，而三黜於魯，故如是也。予何人斯？而敢出此，雖欲莊語，終無踰於前者之説矣。予也生於亂世，布衣蔬食，自分需世甚約。然妻孥數口，不耕不織，日耗歲損，終不可謂非天地間之蠹。計惟修身力學，尊所聞，行所知，與斯人共勉於遷善遠罪，衍先聖之傳，翼王者之化，斯與《孟子》『通功易事，不爲素餐』之義萬一有合，庶可無慚視息而已。非然者，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況過此者乎？」

或曰：「子既知舉業之師不可爲，而已爲之矣。今之爲師者，子弟從之，必取盈其贄，多者百餘金，寡者亦數十金。子曷多方求豐其穀，三數年間，以其餘益置産，而終家食焉，宜若可爲也？」曰：「教之與仕，其義一也。古之人有言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凡吾所以爲此者，免死而已。子之言毋乃近利與？夫利，則何饜之有？吾見夫富貴利達

之間者矣，吾見夫持籌握算者矣，吾見夫彼此闞合以資奇贏者矣，吾見夫以文辭爲市，傾聲譽以資囊橐者矣，若此者爲類不一。宜若可爲，則爲之矣，而又何必沾沾然求豐殖於子弟哉？」「然則館穀以何爲中制？」曰：「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下農夫食五人。今也以舌耕，庶得比於下農夫之食，斯可矣。」

假道學説

吾友何商隱，好修君子也，《周禮》六行不虧其一，孔門四教被服其全。疾之者，率以假道學爲詬。竊惟古今人品，未有不見惡於不善者也，況處敝俗，遇亂人，庶幾好音無是理已。爰著爲説，以告志學之士，無爲自疑焉。

道學之名，在古未有，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無非道也。後世文字科舉之學盛，士之志利達者，胥溺乎此，不復知天下之有正道。由是河南兩程子，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從其游者，莫不教以學聖人之道，使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以至動静取舍、出處語默，無不由乎天理，求自遠於禽獸，因而命爲道學，所以别乎辭章訓詁之習云爾。當時忌嫉之徒，固已從而側目矣，然舉世未嘗不尊仰之也。

南渡以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新安朱子起，而濂、洛、關中之道，益用光大。羣小人者，自顧穢行不可苟容於正俗，又恥其身不復得列君子之林，則思中之以奇禍，而巇以汙名，使此學不顯於天下，邪正是非，人不復知，而已乃得肆其不肖。無如民之秉彝，是非邪正終不可奪也。爲君子者，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無可指摘也。因而以僞之一言掩蔽之，義則本諸孔子所以惡莠，孟子所以斥五霸，而其分别，隱於無形疑似，微而難察。羣小於是乎快心得志，以爲是術始可攘臂而排擊，君子莫能致辨矣。

至於今，越四五百年，教化益微，風俗益敗，雖窮鄉婦女，三尺童豎，熟於口，慣於耳，見夫人一言一行稍異流俗也，遂以假道學爲誚詆。一人始之，衆人相與和之，咸指而名以假云假云。曾不問其人之躬行操履，與夫存心學術之果何如，概將推而内之假之之中。於是朝廷之上，鄉曲之間，盡以是爲攻正人之矛幟，而空善類之坑阱矣。吾因之益深世道人心之感矣。

東漢之時，李、杜諸君子本善善同清也，小人目之爲黨。自黨人禍興，而凡欲爲羅綱之計者，盡用黨之一術。然黨與不黨，猶有迹可尋也。至若僞學之稱，其辨在心術隱微，更孰從而正之？將從其立身之儁偉磊落而正之與，則又必曰好名也，標榜也；將從其平生言行之無疵而正之與，則又必曰鄉原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夫好名與鄉原，則特假之别名。其文益深，用心益刻，將使被斯稱者無所容其辯説，并使旁人欲爲之辯者無所容其辭説而已。吾不知四五百年間，君子修身立行，爲小人毁敗者幾何矣！士有志於學，未能自信，爲羣咻所怵，不敢正言高行者又幾何矣！

嗚呼，人特弗思爾已！古今以來，爲黨人者何如人？排黨人者何如人？爲道學者何如人？斥僞學者又何如人？邪之與正，有目胥覩，有心皆知也。彼甘爲小人者無論，若乃羣咻羣和之輩，抑胡不自愛之甚哉！然則道學果無假，其假焉者不必致辯

與？彼欺世盜名以誤天下來世者，又何誅焉？曰固有之，有而不必辯也，辯其生平言行之實，是道非道而已。果能出於道也，何可輕詆也？孟子以今諸侯爲五伯之罪人，道學而假，猶愈於非道學而真也。使天下之人，無智愚皆爲道學，邪說暴行，亂臣賊子，庶其不作已。彼欺世盜名者，心術之際，豈不自知愧恥？而況生平言行之實，必無盡出於道，鮮或不敗者也。且世固有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或則小人者；未有言小人之言，行小人之行，或則君子者也。然則以假斥人者，何不反求諸己，誠心以爲君子，而顧努力爲小人與？學聖人之道者，豈嘗擇人與？抑聖人之道，固不足學與？

范忠宣公有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居今之世，欲避假道學之嫌，豈有爲善之路哉？要必與之同惡，而後可免斯稱也。然則免者得乎？不免者得乎？君子學術自有源流，立身固有本末，以《詩》、《書》、《禮》、《樂》爲歸趣，以孔、孟、程、朱爲法則，居則求明其理，動則求合於義，本諸心，見諸行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之無所失道而已。人知之如是，人不知亦如是。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修己之不力，没齒無所聞，是則可憂也。若夫人情違合，好醜褒譏，奚足爲之動心哉！

役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雖遠不同，要之非役人，即役於人者也，未有不役人，亦不役於人者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强。」二帝三王之世，德之小者役於德之大者，賢之小者役於賢之大者，自上及下，莫不以爲理之當然，弗之疑也。三代之季，則已小役大，弱役强而已矣。況自秦以降，尚德之風，遐哉邈矣，匪徒役之，强則加凌乎弱，大則爲暴於小，相傾相詐，未知所極也。

東萊呂氏曰：「無四海無君之理，無俱帝俱王之理。」尊臨卑，貴治賤，天下之定理也。雖欲無役，其勢惡乎得？乃孟子他日又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者役於天，貴貴者役於人，役於人者勢也，役於天者理也，二者相爲重輕。古者理與勢一，理之所在，勢之所在也。後世理與勢分，而理恒不勝勢。然理之所在，勢亦無如之何，在人擇而取之。擇之奈何？曰與其多役，則不如其寡也；與其役於力，不若役於德也。苟其不怵勢、不慕利，修德履道，道德成而言行立，當世之人信而從之，無論王公貴人，奉贄幣，承顔色，若子弟之事父兄，猶懼不可得也。雖復遯世，不見知以殁其齒，其可法可傳者自在，人莫得而勝之也。故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即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義也。苟天之所以與我者，悖棄不顧；分之所當爲者，怠廢弗求；俗流汙下，齊驅而先入；羶途覆轍，不恥而勇爲。惡積久而穢節彰聞，罪累深而親愛莫諱，顯則刑戮隨之，隱則殃禍及其孫子。雖復知詐足以欺人，强力足以自衛，當其盛也，處勢益高，爲役彌甚，未幾氣勢奄盡，聲光電歇，輿徒厮養，莫與倫比矣。故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辱身賤行尚忍言哉！是則小役大，弱役强之明驗也。

是以君子生當亂世，不以人無尚德而輟

其修，不以俗鮮好賢而墮其學。所居必仁，所由必義，非禮勿動，而益勉其所當爲，智不徧物，而惟當務之爲急。若乃遇之窮通，位之高下，則惟天之所置，與義之可否，而無所容心焉。其得行其志也，正君而定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位雖極於人臣，而必不屑奔走承順，以局脊勞悴於利達之途。其不得行其志也，古與稽而今與居，入以事其父兄，出以服勤師友，雖爲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而終不屈節於公侯，降心於豪右。勢或偶詘，理有常伸。若此者，彼以其大，我以吾賢，彼以其强，我以吾德，吾何慊乎哉？是以君子貴之，終不以彼易此也。

後愛蓮說 庚戌

蓮之爲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者也。自周子爲之説，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也。竊見用之大者，實與根可以供籩豆，可以充民食，可以療疾疢，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採擇者。羣卉之中，根之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榦有遺，求其兼善，蓋罕及焉。而又陽煦已盛，厥榮漸敷，陰節未凝，蟄藏早固，合乎君子進退出處之義。予故匪惟愛之，益用敬之，而引爲環堵間備師友云。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八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九

論

責善朋友之交論（斛泉疑「道」字訛。）

朋友之道何居乎？曰：「責善而已矣。責之以義，使得遠於不善，不幸而有不善，責其不善，使得返於善而已。」或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己之不能，而責之人可乎？」曰：「否。此爲疎者言之也。朋友者，志同、義同、美醜同，其有不同，弗與友也。我以善責之友，友以善責之我，交相責也，交相善也，何論能不能？必能而後責，是愛朋友不如其自愛也。《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其玉予而石友，毋寧石予而玉友也。」或曰：「《易》有之：『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六藝之書莫不讀，百家之言莫不聞，友善予式之，予善友則之，不已足乎？」曰：「是固然矣。不曰美疢惡石乎？由子之言，必進粱肉而廢藥石也。人徒知粱肉所以養生，而不知藥石所以救死。愛如子，敬如父母，苟有疾，藥石之，而况朋友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其生也可樂，而死不爲之悽愴，粱肉乎？藥石乎？吾無與，必也路人，路人其朋友，吾弗忍。」

或曰：「吾聞君子之愛人，美則著之，惡則隱之。如之何不隱不善也？」曰：「人有美未或不聞，其有惡未或聞，如之何其得改也？今也必使聞其未或聞。聞其未或聞，

必將懲於先，戒於後，雖肆猶將顧畏而不敢，而曰毋乃人之多言乎？則其失也罕矣。夫然，故全其所美，去其所惡，以有其令聞。是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而曾子亦言『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吾以細人待其身，是自薄也；不以君子待其友，是薄友也。自薄不可，薄友尤不可。且惡知朋友之果不如子路乎哉？」或曰：「是則然矣。人之性習不一等也，進言之道，法巽不同，而諷直亦異。誠如子路，責所得而施；誠不如子路，責惡得而施諸？多見其憤疾而弗平，愈懟而不返也。曷俟之徐將自悔，即不言，獨不愧於心乎？鄭伯之事是已。不及黃泉無相見，雖無潁封人，其不悔諸？」曰：「是固封人之爲力多也。夫以鄭伯之陰賊殘戾也，不有於段，何有於姜？苟非封人，初悔繼將弗悔，惡必其終母子如初？且克段於鄢，《春秋》惡之，爲其不早爲之制，而以惡養天倫也，使早爲之制，則段之不義，不至於斃。通此義，朋友之悔，未必如鄭伯，而予見惡而養之，是則鄭伯也已。」

或曰：「今有人於此，有不善未之知，自子責之而莫不知，毋乃不可乎？」曰：「否。德莫醜於黨非，勇莫大於改過。起穢者必臭，揚泥者必濁。欲自欺乎？則清夜有心矣。欲欺人乎？則道路有口矣。欲人弗聞將弗可得，而覆相隱而弗告，是盜鍾之智也。楚有盜鍾者，聲宏然，畏人聞之，亟揜其耳。人方笑其愚，而子欲予效其智乎？予言之，友改之。人不知，絕其欺，人知之，彰其勇，是兩得也。」或曰：「墓門有棘，刺佗也。其詞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世固有撻之市朝而不恥者，雖責之庸濟乎？」曰：「君子

之于人，盡其心而已，濟不濟則存乎其人爾。責之不受，失在彼；意其不受而不責，失在我。吾知憂夫朋友之道之不盡，何暇計其濟焉否乎？佗惟無良師友，以至於不義，爲詩人所刺。子誦《墓門》之詩，而不察其二章，未知詩人之厚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二章之詞也，雖不見顧，猶有望之之意焉，詩人之厚也。」

或曰：「予畏今之人將以爲薄也。吾交於人有年矣，譽之則莫不喜，規之則莫不愠。其爲言曰『迂哉』，則其賢者也，不則曰『彼惡知，彼惡知』，雖然，猶爲賢者也。甚者見厲於言色，甚者齧齒矢心，終其身勿忘。形醜而惡鏡，木曲而憎繩墨，人人皆是也。子獨不戒忠信之得僇，而婞直之見困乎？」曰：「友道之勿立也久矣，予痛之。趾趾相躡，齒齒相訣，酒食馳逐而外，聚以賄，擠以勢而已。得罪宗黨弗顧也，笑譏里俗弗顧也，背教而趨，畔法而蹈，又弗顧也。及於義者無有哉。予不能遯人而遊於谷也，猶將與人交。少長於斯，而謂匡救之不能，恐懼不敢出，遂坐視其得失，予恥之。孟子謂柳下惠不恭，爲其與鄉人處，爾爲爾，我爲我，袒裼裸裎與之側，油油然弗之卹也。而予以處夫朋友，不已薄乎？予所謂厚，人謂之薄，何傷哉？」

或曰：「朋友之不終，古今之傷也。故孔子不責原壤之歌木，而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然則孔子非與？」曰：「是或一道也。子獨不聞夷俟則叩其脛乎？夫歌木大過也，夷俟小失也，不責其大而責其細，聖人無權與？若曰責人之喪爲弗堪也，責之以小

爲可改也，使退而思曰，故人於我小者猶將責焉，況其大者乎？苟如是，原壤雖耄，猶及爲補過之君子，是或孔子之心與。」

或曰：「凡予所云，非爲能改者言之也。爲夫不能改者而汲汲焉以責之，徒長怨惡而無所匡救，不若寬之不爲責，姑不失好焉，庶幾古之人全交之義云爾。」曰：「是亦鄉者濟不濟之説也。古之人有言曰：『朋而非心，面朋也。』好以面不若好以心，心苟不好，面焉恥也。不顧其心而顧其面，愚也。吾病今之人之好以面者衆也。昔者管寧與華歆友，既而曰『子非吾友也』，割其席而與之絶。天下不謂寧之不終，而謂歆之不足與交。誠若歆者，雖失其故，又奚病？雖然，吾惜歆之終不反其所爲，以及此也。使歆而能反其所爲，寧之割席，猶爲責善之道也。」

丹朱論

或言丹朱，堯子，雖不肖，視他人子猶爲賢也。竊疑不然。爲他人子者，父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師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宮庭無德義之薰，出門多匪人之比，以堯爲之父，以夔爲之典樂，以契爲之司徒，在朝皆浚明祇敬之林，左右無巧言令色之類，堯之子其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而反不得比於他人子，其不肖視他人子宜爲過之。何者？他人子雖可以賢，父之教、師之教，其勢或不可以賢。堯之子雖欲不肖，父之教、師之教，其勢不能以不肖。不能不肖而卒不肖，豈猶他人子之不肖？殆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

或曰：「以《書》『胤子朱啓明』之語言

之，未見其爲下愚也。不肖猶云不類，蓋弗類乎堯已爾，奚至不如他人子？」曰：「予之信其不如他人子，亦由《書》之言朱信之也。夫堯不曰嚚訟矣乎？夫禹不曰傲矣乎？人之所爲克類者，謂能爲善也。既不道忠信之言，又能以智辨禦人以口，而爲嚚爲訟，抑又侮慢自賢，肆志淩物，固自絶於爲善之路矣。不知善之當爲，不善之不當爲，愚乎？明乎？以是人侈然上位，必剛戾而自用，必拒諫而飾非，必棄賢而保佞。典章毁蔑，凶人充朝，驩兜之徒亂於内，三苗之徒亂於外，諸侯之賢者，將起而征之矣。」

或曰：「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典刑，輔之以舜、禹，惡必遂覆亡與？」曰：「不觀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屬，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曾能制其恣睢傲戾否邪？夫朱亦受之倫而已。使受當日不爲天子，勉守侯度以終其身，無以濟其不才，稔惡寧至乎極也？堯之於朱，猶舜之於象也，二人傲一也，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税，道必一也。不得暴彼民，則可以保其身，非特可以保身，固可以不失富貴，❶以是爲親愛之也。舜之於均，猶堯之于朱也。聖人待不肖之子若弟，恩全義亦全也。」曰：「然則伊尹、周公何以能得之于太甲、成王與？」曰：「非是之倫也。成王幼，不能涖阼，未聞有失德之舉也。太甲之德不及成王，其初不順於師保，商祚幾危，然能遷善改過，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歸亳。朱豈能怨艾之人哉？未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飾非拒諫，其才足以侮物自賢之人，而

❶「固」，原作「因」，今據未刻稿改。

能悔過遷善者也。予因之有感於蜀後主之愚，蓋不若是之甚也。作史者以蜀之亡，故甚言之。後人不察，因而信之耳。觀其於諸葛丞相，恭敬聽從，始終不貳。其在位也，未嘗變易父之所任，顛倒進退之，後世人主未之能及也。不幸人之云亡，邦國斯瘁，向使諸葛久年，出師之志少伸，中原豪傑杖策以從，丞相集衆思、廣忠益，宮中府中，量才而任使之，即不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蜀必不亡。禪以天年終，其子繼之，後人未必不以爲守成令主。予是以悲禪之亡不幸也，非盡不肖之故也。」

張子房論

子房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亡，子房以世韓相也，破家養士，以報韓讎。始皇之左右，必有陰爲子房用者。況秦承六國之後，强戾以取天下，豪傑之子爲其父，臣爲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人各有心，特劫於勢耳。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觀夫魏王兵符竊於臥內，薛公狐白盜之庫中，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亡命，伺隙以動，其得人死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荆軻之死，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軻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胄之士，執兵環衛，嘗千萬人矣。彼挾椎而狙伏者，當不出十步之內，毋論索之無所遁，抑亦伏之奚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爲子房用也。論者不察，於凡難爲之事，率詫以爲神，豈不惑哉！

漢文帝論

人主學術，不可不正。漢之文帝，三代以下最爲恭儉之主，然有大過。如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殺吴王子而不問，釀成吴亂。孟子以瞽瞍殺人，士師執之，於義爲正。而當時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爲之師傅者，何以并得無罪也。使廢太子而議其師傅，諸侯王之子莫不戒懼怵息，弗敢驕縱，異時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七國之亂不於文於景，固緣文帝之時，諸侯王皆幼，師傅用事，如賈生所云，亦景帝之爲人素無以服其心也。若是者，固有本末矣。

文帝學本黄、老，跡其平生，多以清净無事爲道。是以匈奴則和親，制度則依陋，其不用賈生，亦此意也。夫所謂無事者，因乎事之所當然，不以私智擾之。如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刑賞在物，而已不與也。推之因革損益，莫不皆然。非謂當爲而概無之也。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太簡，孟子以大禹爲行所無事，帝王恭己無爲之義盡矣。

夫以文帝天資之美，進之堯、舜、文、武之學，其德豈獨優於漢、唐諸君，抑繼其世者，未必止於景、武而已。黄、老之弊，流爲申、韓，景帝天資雖遠弗逮文帝，然以鼂錯爲師傅，是亦文帝有以開之也。武帝雄才大略，而果於誅殺，朝野内外，傷夷塗炭，良由積漸使然，非特秦之餘毒遺烈而已。然則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哉！

王成胡騰論

世稱節義，多云程嬰、杵臼。朱子既嘗

辨之，以爲考諸《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而閲數百年，猶稱之不置。予讀《李固傳》所載王成，及《竇武傳》胡騰事，豈不較然徵信，與世所述嬰、臼，義寧有殊？乃不稱此而稱彼，何也？豈朱子之書見者或罕，而東漢史未之讀與？

夫風俗之美，至於東漢，所稱「一變至道」者也。讀其史傳，猶可以立懦夫之志。而朱子繼聖人而起，格物窮理，尤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也。不務讀此，而屈首閉户，反覆於《戰國》、《韓》、《莊》以及稗乘外教之屬，不已病乎？竊以讀書之習未正，其於世道人心未有幸也。予故表而出之，而爲之附論云。

按《李固傳》：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姊文姬，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預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德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宽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按《竇武傳》：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武。武死，賓客婣屬悉誅夷，家屬徙日南。騰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

張邦昌論

甚矣，世教之不可不明也。予讀《五代史》，至《唐六臣》、《馮道傳》，竊爲悲之。當是時，天下之勢如逆旅然，蓋不知君臣之義爲何物矣。宋興，崇儒重道四五世，迨乎關、洛之教盛行，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浸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昌爲金人所立，南面稱帝矣。因吕好問之言，而退就臣列。雖人心所向，誅罪討逆之語，有以深懼其隱，亦由君臣之義素明於中也。不然助逆勸進者，當不止吴幵、莫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矣，誰復爲言立孟后、迎康王者？即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誅，治諸嘗受僞命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隅，歷百有餘歲，有以也。

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於王莽、曹操；好問之功，均於狄仁傑矣，孰能辨其非是哉？李忠定所以堅持僭逆、僞命二議，而以爲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十萬。揚雄號爲學者，尚爲莽大夫。曹操篡弒已成，猶顧惜名義，自託於周文王，而不即行改物

之事，是亦東漢節義之風有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矣。嗚呼，綱常名教，何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哉！

許魯齋論

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非則惡賢諸？曰：原之也。出處之際，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語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原諸？曰：以魯齋之賢，故原之也。爲其生於金，在宋未嘗有踐土食毛之義與？彼許衡者何人也，亦奚自而原諸？曰：誠如是，子亦可以無問，予亦無俟乎原之矣。以賢則不當仕於元，以仕於元則不得爲賢，今也賢而仕元，故原之也。曷原之？魯齋生於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金滅於元，饑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嚮學，伊、雒遺書存焉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郡邑以魯齋應召爲伴讀，固已失之於早矣。其後學日益進，行日益修，忽必烈爲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爲非矣，而勢不能以不仕，則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爲不失潔身之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正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留，始終一轍也。迨元主三授之勅令，即其家居授生徒，魯齋藏之屋梁，雖其子不使之知，若有深諱者。觀其不陳伐宋之謀，至身没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噫，其志亦可見矣。蓋以爲始之未嘗學問，不能無求聞達，以自全於亂世。及乎身之既失，後雖悔

之，已不可以復追，是爲不幸也已。

後之論者，欲爲之文，則以元之用漢法爲魯齋之仕之功。賢者又從而推尊之，以爲進退出處，合於孔子。夫元之政，狄道也。魯齋之所陳，元能行其一二否耶？孔子見南子，見陽貨，而卒不仕於魯、衛；公山、佛肸之召，而卒不往，何也？不可以仕而不仕也。以觀魯齋，合乎？不合乎？夫仕元之非，魯齋不以自文，而奚俟後人之文之也。然則曷亦自拔而南乎？曰：是未易言也。且宋之爲宋，何如矣？然則其於蒙古子弟也，曷爲而教之？曰：是特仕元之餘事也，夫曰猶賢乎立於其朝爾已。有教無類，夫子固言之，於蒙古何擇焉？然則其賢也，曷知之？曰：於其言語行事而知之。予也讀其書，蓋知道者也。然則有人焉置身弗義矣，而假飾其言行之善以傳於後，是得爲賢也乎？曰：非是之類也。昔者百里奚之相秦，孟子謂「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夫亦論其平生非富貴利達之人也。今也魯齋，其富貴利達之人也哉？夫仕元，則亦「鄉黨自好者不爲」之類也。予故竊取斯義，爲原其志而論著之，亦因以見出處之際，一朝不慎，則雖賢如魯齋，猶不免於非議。而後之有志於學者，尚其以魯齋之蚤於聞達爲鑒，而無貽來世以口實哉。

向與友人論此，一非魯齋，一是魯齋，皆不以爲然。予闕疑焉，俟異日所見，或有不同。初夏，朗思過海上，間以商之。朗思曰然，命予以意著爲論說，遂成此稿，以質諸同志。得失當否，必有定論也。

許魯齋論二

魯齋没三百餘年以來，論者衆矣。尊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以愚測之，讀其書者未必論其世，論其世者未必讀其書，似皆未究魯齋之本末，而輕爲論説者也。

魯齋北産也，陸沈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刃，百死一生之餘，悦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雒、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爲龍德。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與子書》亦云：「吾短處在虚名牽制。」此實語也，悔辭，非謙辭也。魯齋之初，或者於「遯世不見知」之義，有未之能乎？由是思之，其尊之者亦得毋太過與。

然士君子生於亂世，或肥遯丘園，或浮沈下位，或晦迹賃傭，或棲遲京輦，抑亦時命使然，未可一概論也，要在潔其身而已。魯齋賢者，豈不自愛其節，而以元人之富貴爲榮者乎？然則仕元固無譏與？曰：仕元而蒙譏，魯齋之不幸也。人固有幸有不幸，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原校：一本「人固有幸」一句，作「然魯齋所遇之不幸，夫固有甚於仕元者也」二句。❶

❶ 「夫固」，原作「人」，今據未刻稿改。

辨

私謚辨

汪孝廉渢，字魏美，杭州仁和人。中崇禎己卯鄉試，乙酉以後，肥遯守約，不接人事，窮居二十餘年而没。友人徐介，高尚士也，爲之誄，私謚貞靖處士。

竊聞私謚非禮。自漢、唐以降，朝廷之謚不能盡公者，後世僉議其不宜。若乃謚出於下，則名實易亂，細行加大名，全德舉偏節，人各行其愛憎之私，將使淆亂之餘，不可稽詰。抑人之生也，爲賢爲不肖，小者鄉國，大者天下，自有公論。雖或見詘一時，猶將獲信異代，奚必以謚重哉？然則稱之宜如何？曰：若汪君者，不失其身，可謂孝矣，砥礪名節，可謂廉矣。生而嘗舉於鄉，宜莫如仍稱「孝廉汪子」，禮得而分定，生順而死安，庶乎君子愛人之道。

或曰：世之舉於鄉者，無賢不肖，率稱孝廉，實則不可問也。不孝曰孝，孝者恥與同其孝；寡廉曰廉，廉者不屑同其廉。比而一稱，將使姱節之士何以自別與？曰：實從其名者，人敬而身安之；名違其實者，恥孰甚。彼失其實者，行道之人皆知羞惡。夫使行道之人皆羞惡，己名雖與之同，又遑卹焉？《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彼不孝且廉者，同乎此之孝且廉，恥在彼。此孝且廉者，同乎彼之不孝且廉，無足恥。在此名同則同，實異則異，無嫌於同，何以求異爲哉？彼世之謚文謚武者，果文果武矣乎？謚忠謚正者，果忠果正矣乎？宜文不宜文，宜武不宜武，宜忠不宜忠，宜正不宜正，孝子

慈孫不能阿之以私，謂不宜爲宜也。推此以論，謚固不可勝詰矣。

古今之人，蓋有有謚而名不彰，無謚而名不泯，有有謚未嘗不辱，無謚未嘗不榮者，至衆。亟亟易名，甚無謂。公與私一而已，古之人私謚其師友者，代有之，類皆憤嫉當世之所爲，有道者奚事焉？予常歎史册之是非去取，公焉者罕也。紀載所及，中情實者幾何？譽焉或非其人，毁焉或無其事。是以君子存心，求不愧於天，無惡於志，遯世不見知，誠不悔也。矯矯之節，溢美之辭，其然豈其然，敢不慎諸？願以質之徐子。

辨惑一

里有繼母疾，其子刲肝以療，鄉人嗟歎，往而觀者千餘人。或拜之，贈之錢若米。聞之有司，有司旌異，無不稱孝子者。予謂於今之日，世教不修，彝倫攸斁，父子之恩薄，而弑逆多有，若而人者，弗忍繼母之死，不知所以爲計，率其愚誠，一旦而出於是，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若乃流聞一時，遠邇歎羨，可以見秉彝之良，人人具有，雖在汙俗，感之輒應也。特揆諸義理之正，則惜其於孝未有當也。

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刲肝之事，於三者之義何居焉？禮：父在母殁，不敢終三年喪，故爲之服齊衰期，家無二上也。居喪疾病，飲酒食肉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毁不危身，爲無後也。以繼母之故而剖其胸，不死幸也，死則其如父何？如無後何？且夫繼母如母，爲有父也，然曰如母，是以義起者也。爲繼母者，雖有鞠育恩，比之所生，宜有間矣。假令所生

母疾，當如何？假當父疾，更如何？

道也者，必人人可共由也。父母疾而刲其肝，可由乎，不可由乎？人子之事其親，養則致其敬，疾則致其憂，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必不得已，籲於天，禱於山川神祇，祈以身代止已。是以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弑，不脱冠帶而養，《大禮》以爲經，爲其可由也。若乃有司之旌，則固所爲樹之風聲者也。今使旌一人焉，使人慕而效之，人紀於是乎立，風俗於是乎醇，有司之職也。然其事必也非獨賢者能之，百姓可與能也。刲肝之事，可能乎，不可能乎？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與能者，聖人不以立教，君子不爲也。

或曰：人之情，爲所生母非難也，爲繼母故足難。予謂繼母猶慈母也，昔者魯昭公喪慈母，記禮者以爲非，而子未之聞與？或曰：是非所計也，一事也輾轉計較而後爲之，則必至於不爲，爲之亦不勇矣。此褒衣之士，所以拘文牽義，而見義不前也。若彼誠心而爲之，不顧死生，不量濟否，爲人之所不能爲，雖聖人無以過，而子反議之深，何與？曰：正予所謂率其愚誠，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而揆於義理之正，惜未有當者也。而謂聖人無以過，聖人之孝果若是與？世教之傷也，言孝者不法大舜、文王、曾輿、閔騫，而王祥、郭巨之屬，庸人孺子皆稔言之，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或曰：予往而視其胸，創則已合，問其事，獨厥父一人言之，刲不刲未可知也。或曰：是慕乎潯溪之人而爲之，將以爲利也。予曰：是未可疑也。鄉之愚人，奚所慕而效之？且人孰有以身試死地，而以爲利者乎？人心薄，習俗非，有不善，羣而彰之，苟

有善，羣而疵之，不可訾亦從而掩蔽之，不可掩蔽，則又相與刻推之，以爲心未必然也。夫心無形者也，舍昭昭之迹，責其冥冥之心，鮮不出於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之論也。予故不忍疑其事，不欲推其心，惟就其所聞，揆以義理之中正，一軌於人人可由，百姓可與能，而不悖乎聖賢之教而已。董子曰：「心本欲以爲善，而不明於義，反陷於惡。」程子曰：「孝弟而不中理，或至於犯上。」此類是也。凡予所憂，憂夫人之好爲詭畸，以震世駭俗，動稱聖人，而實離乎道者也。故不敢不爲之辨。

辨惑二

里有纔葬其親，踰月而身死者；復有改葬其親，旬日而身死者。人曰：自是人將無敢營葬其親矣。予曰：不然。由前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不急葬其親矣；由後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輕惑形家邪説改葬其親矣。或疑之，曰：彼葬親踰月而身死者，年已六十餘，親之死已久矣。今日者幸也，葬畢而身死，若身死而親未之葬，何以爲子？厥罪可勝誅乎？九京之恨，寧有窮乎？若彼人之親，椁周於棺，土周於槨，歲月既久，而爲葬師所惑，無故發其窀穸，動其遺骸，使易故處，心愴力屈以至於死，是則可爲永鑑耳，胡可一概論也。

或曰：二人之死，必其卜地不吉，時日不利，以遘斯禍也。曰：子之言，溺形家邪説，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彼年六十餘，親久不葬，非以吉壤未得乎？時日未至乎？抑亦葬師未得其人乎？今日之葬，未

聞不用葬師也。謀之葬師，地與時日豈不盡善？謀之卜筮，豈不協吉？而身適以其時死焉，葬師不任厥咎也。況改葬之家，固以爲避禍而趨福矣，豈不以爲優於前日也，而反得禍，何也？然則厥咎孰任之？曰：無任也。彼其親久而不葬，於心必有所不安者。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窮必反本，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是以平生役於利欲，忽於是時皇皇焉思葬其親。其皇皇之心，善之端也，一日之誠也。誠之所動，鬼神可格，是以使之得畢事而身死，若將佑之也，夫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使葬之不舉，踰月身未必不死，其視葬畢而死，相去不大遠哉。若彼改葬者，年則已老，血氣則已衰，家又貧也，勉焉廢其舊而新是營，不顧死魄之不寧，生計之益困，困斯勞，勞斯瘁，瘁斯病矣。況乎親之遺骸，藏而復暴，當是時必有所不忍見者，爲顙泚，爲心痛，創焉愴焉，以是而死，自作之孽而已，又誰咎焉。

且夫生之有死，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也。修焉而彭，短焉而殤，亦各有命。譬諸草木，春至而榮，秋至而落，方其榮，孰爲福之？及其落，孰爲禍之？觀夫衆芳未歇而薺麥已槁，羣卉正謝而荔挺方出，天地之大也，氣滋而生，氣盡而死，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或幾死而生，或方生而死，孰知其故？人於其間，顧義之當爲不當爲如何耳。當爲則爲之，不當爲則不爲，以不貽没齒之悔，則百年可也，旦暮亦可也，孟子所謂「正命」是也。命不可知，守正以俟而已，胡爲惑彼羣邪，搖舌鼓喙，以亂人意耶？

議

賃耕末議

辛丑秋日作。○炳按：海昌陳氏本「作」上，多「子高屠子命」五字。

封建之日，諸侯世國，大夫有世家，庶民無世産，而無無産之人。郡縣置，五等廢，卿士無世土，庶民有傳業，其多寡有無之數，天子不得制也。及其世也，受之先祖，載之國籍，殆與公卿大夫之采地、諸侯之錫履不異矣。其聽民買賣，强者日闢，弱者日蹙，闢者兼并連阡陌，蹙者削割無立錐，亦勢然也。然則産之由寡而之多，自無而之有，等於開國承家。其自有而之無，由多而至寡，等於失地滅國。史氏以素豐之家，方之封君，有以也。

貧者耕豪家之土，或食食受直而爲之傭，或自食力耕而輸其入之半，授受出納，居然君民臣庶之義焉。予怪世人食其利，不維其義，安於俗，不揆諸道，莫賃耕若也。且夫覆載生民一而已，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貿也，孰宜勞而耕於野？孰宜逸而享於家？特以幸而有産，不幸無産之故，使勞者不免饑寒，逸者肆其衎樂。義乎，不義乎？矧德未必果能過之，惡能享而弗怍也。

天子君臨庶方，筐篚萬國，四海之内，各以職來貢，而猶昧爽丕顯，日昃不暇食，以康民之功。若勸農桑，省耕斂，問疾苦，采風俗，爲細民身家計，至周至悉。迨乎衣食足矣，爲之設師儒，敦庠序，徇木鐸，布始和，昕夕惕惕，唯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又慮後世子孫之忘艱難也，師傅以導之，瞽史以申之，行遊郊野以觀示之。甚者俾長民間，暨小人

而習擾之，乃克永其天禄也。

今以卿士庶人，思不逮乎雨暘，趾不舉乎疆埸，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蝗人憂之，東阡西陌弗之辨，秫杭菽麥不之别，以至良頑勤惰異其情，壯老强羸異其力，劬動休樂異其時，均弗之識也。燕息深居，坐資歲入，幾不知稼穡爲何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爲何人。習逸生驕，習驕生罔，淫侈之端日日以起，乖義已甚。乃或恃其權力淩侮侵迫之，用其智詐倍舉奪攘之。以至僮僕之恫術也，黠則休，愚無告矣。休則黠長，無告則愚虐。長黠而虐愚，忠信滅，詐僞成，家不立矣，需其禍敗，可翹足也。縱令長有厥家，揆以道義之當否，固應反側於心矣。《詩·南山》之篇，享皇祖也，農夫曰「曾孫壽考」，又曰「報以介福」。《甫田》之篇，祈有年也，公卿曰「農夫克敏」，又曰「農夫之慶」。上以愛乎下，下以親乎上，一體之誼如是。

今末維其誼，維其勢，有土不能墾，貧户爲之墾。墾則賦役足供，衣食足給，不墾賦役不能供，衣食不能給。賦役闕則刑戮加，衣食匱則寒餓至，則是豪家之命懸於貧户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君子之行也；皇皇求利，小人之事也。」彼貧户早作晚休，霑體泥足，以從事田野，亦欲資其利爲父母妻子計。若多其力、寡其利，何鄉不可施耒耜，而獨戀兹土乎？夫貧户輸租豪家，與豪家輸賦於國一也。朝廷下蠲放之令，多不過畝數升而歌舞作，暴君汙吏窮聚斂之方，計畝而言，所益亦不越升合而怨咨起。何不推是以反思之與？然則宜如何？曰：有田者，務以仁義固貧户而已。取之額可損不可益，使墾田之農不至失利，義也。推誠敦信，憂

患與同，勞苦與念，相關之情，有如婦子，仁也。法則康功之心，由繹《南山》、《甫田》之指，兢兢焉不敢爲秦、越之視，以重困乎耕人。庶幾厥業可永，子孫與有賴已。因約其義，條爲之列，俾可世守以不失古人一體之誼云。

佃户某姓名，住某村，父子兄弟共幾口，中保某人，自某年起，至今計若干年。

種本宅某字圩田，幾畝幾分幾釐，額該租米幾石幾斗幾升幾合，内收糯米十分之一。

某字圩地，幾畝幾分幾釐，額該租桑銀幾兩幾錢幾分幾釐，内收綿十分之一。

一、本宅米斛五斗三升，斗升應斛等用十三號，秤用十六兩三錢。

一、年成若遇水旱，田例照四比，每畝免米若干。

一、佃户若係鰥寡孤獨，田每畝免米一斗，地每畝免銀一錢，孤子成丁則止。

一、佃户不幸有疾病死喪，及水火盜賊等事，本年米每石免一斗，銀每兩免一錢，有所稱貸，量力應之。

一、佃户若遇父母齊年，及生子嫁娶等事，其家給米一斗；若本宅遇有喜慶之事，召與飲食。

一、佃户若係布種無資，每畝貸米二斗，秋成照數還納白米，不起息。其遇水旱，用力車救，臨時酌貸。

一、佃户運米到門，給與酒飯，每人飯四碗、酒四碗、肉四兩、魚鮝三兩。家人不得科索脚米斛面。若平時有事遠來，亦與便飯。

一、佃户畜養豬羊雞鴨，及種植瓜果之類，本宅需用，照時價平買。若畜牧無資，本宅發與小豬，半年照觔兩收肉，母羊

仍歸原件。

一、本宅有事，佃户若來効力，仍計工值酬勞。

一、佃户子孫若父母死，無所依賴者，本宅收養，長而歸之。若老而失所，願於本宅效門户埽除之役者，養之終其身。

一、佃户若能力行善事，（如孝弟、忠信、義讓等事。）本宅特具酒食勸勞，其或與人忿争，亦爲解勸。若本宅延請賢師，佃户願令子弟受教者，朔望之日，特乞先生爲之訓戒。

一、佃户凡有不孝不弟，犯上作非，及酗酒賭博，惑於邪教，不務本業者，租課雖不虧欠，其田亦行別授。

附紹興佃種法

田主任穀種、肥壅、車具，佃户任耕作收割。○水旱車救，田主具食，佃户用力。（修圩堰、開淺塞同。）○秋成春熟，稻麥平分。○收割，佃户家遠，食田主，田主家遠，食佃户。（本身之外，照料一人。）○稻麥分到田主家，其後一應不涉佃户。（家遠，舟車各具。）○祈年報賽，田主酒飯，佃户雞豚。

按：紹興租額不一，此法惟天樂一鄉行之，主客俱利，兩無欺弊。兼以年成登耗，頃畝寬隘，壤土肥瘠，與夫田主淳刻，佃户良頑，及斗斛大小，米色好醜，俱可不計。此必先賢農老集商酌定，經久利便之策。浙西諸産，似宜通行，敢公同志，願者倣焉。

義男婦

井田廢而民無恒業，富者擬王侯，則貧

者不得不鬻田宅。鬻田宅不已，其勢不得不至於鬻身，鬻男女。鬻者逾屈，鬻之者逾亢。始焉臣妾之，繼乃禽獸之矣。嗚呼，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類也，何忍相爲淩侮如禽獸哉？稍知愧恥者，寧轉於溝壑，不屑爲人僕隸，有以也。

或者重疑之，謂衣食而君臣，義也，言之毋乃過？然予所見，主人之於僕隸，蓋非復以人道處之矣。飢寒勞苦不之卹無論已，甚者父母死不聽其縗麻哭泣矣，甚者淫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奪其資業莫之問矣，又甚者私殺之而私焚之，莫敢訟矣。服役終身既所甘也，世世子孫不齒於鄉黨，齊民恥與通昏姻，雖有賢知無能自別，甚矣。

夫子孫之於祖父，五世而服絶，以一日之貧窮患難，俛首屈辱，以丐其生，遂爲世世子孫羞，豈理也哉？人之大逆，弑父與君也，當其時，執而誅之洿宮瀦室已矣，或法不及施，而其遺類在世，人知之弗之絶也。至於諂附權勢，因之通顯，如近世分宜、江陵之門生，劉瑾、魏忠賢之假子，其可羞惡，豈特一日貧窮患難之比哉？然自其身以及其子孫，亦有汙之不與通者乎？而顧於僕隸焉，是恥失其倫已。

竊嘗爲之痛心，王者不作，匹夫匹婦顛連無告者，莫之何也。自吾之身，不復收買男女，其舊所服役者，放遣之，不得已則衣食里中。老稺一二人，以資其力，去留聽焉而不以强，則庶乎得以獨行其志爾。

授田額

義男婦也，竊見近俗僕隸都無善良，

而主人養之，深以爲病。又勢不能以不養，因倣公私田遺意，酌爲恒制，與同有是志者試行之。

一夫一婦，授田三畝、地二畝，以給衣食，賦役主人爲之任。不奪農時，代主人耕田二畝、地一畝，任他役使者免。其紀綱僕倍之，或再倍之。不代耕。六十以上歸田，衣食於主人。不願歸田者聽，自衣食。願去者聽。其子女服役者，五歲以上一畝，十歲以上二畝，十五歲以上三畝，田二畝、地一畝。二十歲以上及未二十有妻者五畝，田三畝、地二畝。不願服役者聽。每田百畝僕二人，三百畝紀綱僕一人，擇其謹愿者推誠待之，去其智詐者與惰游者。特就吾鄉之產，而斟酌其數如此。若鄉土不同，未可以例論。

保聚事宜

保聚者何也？家相保，人相聚也。處亂世，逃兵燹，則不免於離散之患。離散則墳墓不可知，家室不可知，宗族鄰里不可知，故宜家與家相保，人與人相聚也。幸而免兵燹，過亂世，太平復見，墳墓家室、宗族鄰里如故，皆保聚之力，有識者不可不亟講也。

一、保聚之法，以達尊一人爲之主，而以爵與德與齒有其一者，相與佐之。不得，則以信義爲衆所推服者一人爲之主，而有智與力者，相與佐之。又不得，則以富者一二人爲之主，而凡有家室之慮者，相與佐之。其事不宜於城郭，而宜於市，不宜於市，而宜於鄉。若小市之去鄉不遠者，與大市之不爲衝

道者，亦無不可。至於山谷洲島，尤爲利焉。

一、嚴保甲。每十户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一保，保有長。有約副一人，皆以衆推。十保爲鄉，鄉有約正，有約副二人。十鄉爲聚，聚有都約正，有約副四人，皆以衆推。或以爵，或以德，或以齒，或以富厚。其副者與甲之長，則以才。凡一户有事，一甲舉之，一甲有事，一保舉之，一保有事，一鄉舉之，一鄉有事，一聚舉之。匿而不舉，及舉而不以實者，罰。一户有警，一甲羣起救，一甲有警，一保羣起救，一保有警，一鄉羣起救，一鄉有警，一聚羣起救。無事，甲守其甲，保守其保，鄉守其鄉，聚守其聚。夜行無出鄉，出鄉者各以盜賊論。其無事而訛言惑人，與有事而不救者，罰。罰輕者運瓦石、給工役，重者出米布。

一、每保備鑼一面、銃一具。小事擧鑼，大事擧銃。鄉則以村計，器械隨具。弓矢、鳥銃、長鎗、短棍之類，惟所能，鄉村即以農具可也。要處高阜，則置瓦石。

一、橋必有柵，柵必有夫，夫必有工食，月給米三斗，其要害處所倍之。岸柵如之。市之首尾各有岸柵，村鄉不必用。或村口有可柵截，則立之可也。橋之爲大路者，亦可置之。夜有更夫，市或四人，或八人，食亦如之。

一、謹約法。鬪毆、酗酒、賭博、紛訛、游手盜賊、倚勢害人、敗類之屬，小則甲長處分之，不聽，甲長以告保長；保長處分之，又不聽，保長以告約正；約正處分之，又不聽，約正以告都約正；都約正處分之，又不聽，都約正以告官司，懲創而遷之可也。大則甲長告之保長，保長告之約正，約正告之都約正，都約正告之官司，按法而殺之亦可也。

一、審地利。凡河之宜開者開，宜塞者塞，路之宜闢者闢，宜杜者杜，橋之宜建者

建，宜毁者毁。大要取其紆而曲，細而通，分而雜，本聚之人所至俱熟，聚外之人所至俱生。兵法所謂乖其所之，亦一端也。

一、舉鄉約。鄉約者，講信修睦，移風易俗之要務也。其法本高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言，與呂氏「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四條而行之。每鄉俱有而麗於市，月一舉行，每鄉置木鐸一人，十日一巡，既宣導之，亦以察其善惡而告之約正。以老而貧者爲之，月給米三斗、銀三錢。所以一人心而固衆志，必於此也。

一、齊耕作。聚内之人，謂宜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即有不能，聚以達之鄉，鄉以達之保，保以達之甲。勸勤者，警惰者，濟其匱乏，助其不能，鰥寡孤獨廢疾者，以衆卹之。要使四民之外無游食，生穀之地無荒萊。

一、養壯佼。地方之有勇敢，猶山林之有虎豹也，百獸於是乎遠焉。朝廷不收，故公侯無干城；鄉里不齒，故草間多嘯聚。今鄉市有警，勢不能驅農夫、市人而使鬭，莫若募附近之强力者而分處之。大市二百人、三百人，小市百人、五十人，大鄉三十人、二十人，小鄉十人、五人。有事强者先，弱者後，彼者呼，此者應。能耕者處之鄉，分田而食；不能耕者處之市，列肆以居。且以教少年之願學技藝者。若本鄉本市所有，即以本鄉本市之人當之，若遠來應募，即以募得者當之。待之以忠信，厚之以衣食，要於得其心，盡其力而已。不獨吾勢既壯，人人有可恃之心，亦所以解土寇之黨，在在無竊發之志也。

一、安流寓。四方多事，以室家遷徙者，急則踵接，寛則輩望。其間豪傑之士多有，

處之吾地，固可爲同舟之濟。其雄于貲者，亦願以其所有，託之賢主人，與夫安枕之地。今宜凡遇流徙，與之共田而耕，共井而汲，智者共其謀，勇者共其力，富者共其守，下至工伎末作之人，莫不處之得所。數百里之間，必將望風而至，至益衆則勢益强，勢益强則守益固，不半載之間，屹如重地矣。

一、禁游食。如游僧、道士、賣婆、雜戲、遠方乞丐之類，一切不得入聚以内，不得已，聚口給之食可也。不得已謂憐其死也。

一、義勸。設義倉二、義庫一。有田地者，歲耕桑畝得米幾何，絲幾何，宜輸賦税幾何，除奉養給足而外，歲出米幾何以助守望者，出金幾何以給費用者。甲會之保，保會之鄉，鄉會之聚，以聽都約正之用。大商富室不以爲例。

一、崇儉約。宮室、飲食、衣服、用度，不得侈靡，非時不得宴會，無故不得飲酒食重肉。

一、周窮急。如疾病不能醫藥，死喪不能殯斂，壯長不能婚，老弱不能養之類，同聚施予之。

右二項，本鄉約中事，此特申言之，以見其義不可以不舉也。

一、遠偵望。二百里之外十人，百里之外十人，五十里之外十人，厚其貲給。不得訛言惑衆。

一、善辭之士，或十人，或二十人，優其禮食。無事啓諭愚民，以一衆聽，有事排難解紛，以安衆志。

一、聚中居人，無事各守其家，有事老弱婦女置之内地，男子壯夫處其四邊，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格鬬死傷者，厚其貲給，養其父母，撫其妻子。

一、歲終，會同聚之人而論定之，有孝

者、弟者、貞節者、義烈者、好學不倦者、爲善於鄉者、年七十以上者，餽以粟肉布帛，各有差。勤耕作者、多謀慮者、有膂力者、能急公者、長厚者，給以酒肉，各有差。若朝廷有典大者，羣聚之人舉而旌異之。

一、將舉事，羣聚之人請於巡撫都御史，都御史以下之本兵巡道，本兵巡道以下之郡邑，然後其勢得行。都約正無其人，則聘之他郡可也。

保聚附論

一、時當危亂，奮身不旋踵，託墳墓於宗族，託妻子於朋友，起義旅勤王室，上也。其次則死職業，守封疆，此在一命以上，凡在官者，惟力所能則爲之。若布衣賤士，與官而廢退者，則可行保聚之法。聚人民，無非朝廷赤子，保土田，無非朝廷財賦。其與出而有爲者，其義一也。

一、處亂世之道，保聚爲上，避地次之。《詩》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避地者一難也。貧者無財，不能遠徙，遠徙則有瑣尾之患；富者多財，復不能遠徙，遠徙則有誨盜之患，避地者二難也。捐宗族，棄墳墓，舍資生之業，流離播遷，如焚巢之鳥，如喪家之狗，避地者三難也。知避地之難，則知保聚之善矣。

一、保聚者，非以禦大兵也，備土寇耳。大兵之攻掠，止於城郭，得城郭則思財賦，思財賦則惜人民，故大兵必不害保聚也。土寇之橫行，則及市鎮以及鄉村，市鎮鄉村相與保聚，則土寇不敢近，土寇不敢近，則無患矣。

一、土寇之發，小者十百爲輩，大者挾敗

散之兵以行，或數百人，或千人、二三千人止矣。其心不固，利則烏合，害則獸散，可敵一也。隨之者，非饑寒則流亡，無大豪入其間，可敵二也。器不利，事不集，謀不全，可敵三也。以萬家之聚，當千人之寇，寇其不走乎？

一、土寇之爲害，市先受之，次及於鄉。富貴者先受之，次及於中人之家。貧賤之人因以爲利而已，今而後得反之而已。是以保聚之法，富貴者欲行，而貧賤者不欲。今爲富貴者計，莫若出其貲力，以繫屬貧賤者，貧賤者安其業，則富貴者安其家矣。假如千金之家，能損二三百金以爲保聚，則七八百金是其物也。若吝二三百金之損，而保聚不行，則千金未知誰爲主者。此義甚明，人特不思耳。

一、貧賤之人，聞亂而喜，聞保聚則幸其無成，其意以爲已則無失耳，而或則得焉。不知亂世王法不明，天道要自不遠，喜亂之人，罕有不死於亂者。即未必死於兵刃，而流離失業，農者不得耕，工者不得作，則將死於饑寒。不堪饑寒而去爲寇盜，則卒以寇盜而死，亦何利之有？然則保聚不獨爲富貴，其義亦甚明也。

一、保聚不行，則人無可恃，人無可恃，則不得不流徙，流徙則田不耕收，貧者無食，則益去而爲盜，富者無租，則不免於速貧。是故保聚則有族屬，有鄰里，有親黨，有朋友。有族屬，有鄰里，有親黨，有朋友，而後有墳墓，有家室，有妻子。有墳墓，有家室，有妻子，而後可謂得全其身。緩乎？急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一、保聚之法，行於市而不行於鄉，則勢孤而不足以全。且其言龐，其人雜，倍難行

於鄉。故當以市爲鄉之倡率，以鄉爲市之聲援，近者十里、五里，遠者三十里、五十里，而後不爲孤注。蓋地遠則人衆，人衆則勢集，勢集則備周，備周則奸邪阻志而覆爲我用，奸邪阻志而覆爲我用，則外患無自而入矣。

一、奸宄寇盜何日無之，所畏者，朝廷之法耳。世亂則法廢，法廢則强者淩弱，衆者暴寡，無者劫有，惡者加善，此其勢也。聚人以爲衆，保衆以爲强，則奸宄寇盜不敢生心。如是則有者寧，善者樂，雖無法而無患。

一、愚民難以慮始，保聚之行，欲者半，不欲者半，其欲者半之中，猶有以爲迂而無當者，此事之所以難爲也。惟同欲者數十人，斷然爲之，而不阻於異論。其始也，任其費，任其勞，亦任其怨。其既也，人各任其費，人各任其勞，而莫爲之怨，卒亦任其德而已。語曰：「躄者不能行，瞽者不能視。大難至，瞽者負躄者，有目者視，有足者行，則俱生矣。」此義雖小，可以喻大。

一、一方之守，或疑以爲不足恃。愚謂所憂心不一耳。心不一，則百萬之師不足恃也。心一，則千人之羣，智者出其謀，勇者出其力，厚者出其財，何患之不禦？況過此而萬家爲聚乎？忠武侯曰：「萬人同心，天下無敵。」今以萬家之力，攻取則有不足，以萬家一心，而爲保鄉土之計，豈有不足乎？

一、吾地處處桑麻，無名山巨川之限，或疑無險可守。愚謂此即所爲險也。前輩常論，行屯田可以限戎馬之足，以溝塗所域不能馳騁也。吾地戎馬之患可無虞，所慮水兵耳。然塘河尚可行舟，小港實難舉楫，若寇兵離塘三里，水陸俱困，何恃而敢前？特患人心不固，則有自潰之勢，一夫一騎已足驅突。夫然，則潼關天府、長江天塹，豈足

恃乎？

一、富貴之人，自知平日得罪於鄉黨，一旦有事，必將不免，因而謀以其貨財妻子，遁跡於深山大澤之間。不知山有山寇，水有水寇，嘯聚如林，殺人如戲，可畏有甚於土寇者。莊生云：鄉之所謂知，今乃爲大盜積，不亦愚乎？然則何不稍出其餘以資保聚，遷善悔過以回衆心，可以釋怨，可以安身。嗚呼，子孫流離，祖宗丘壠何望！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斯何心哉！

一、同鄉之人生且長於斯，壯且老於斯，即不能無彼此之嫌，即不能無微小之怨。今日之事，本以同患難，務各捐嫌釋怨，不賢者讓賢，不能者讓能。忠武侯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孫江東曰：「誠恐一事不牢，彼此均受其敗。」與斯事者，宜各念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況非吳、越者乎？

一、事有甚迂，而實於設險之道不可無者，水岸柵之類是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之謂也。

一、小亂居城，大亂居鄉，此不易之論也。然必保聚行，而後鄉可以居。不然盜賊公行，亂兵縱横，未見其可居也。

一、風俗偷薄，人心離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豈有今年流寇縱横二三千里，長驅入京師，而無一人禦之者？明年夷狄縱横二三千里，長驅入京師，而無一人禦之者？今者禍已及南，鄉里之勢岌岌不保，而樂變幸亂者，始自衣冠之族；先去民望者，倡自搢紳士大夫。嗚呼，可哀痛也已。是以保聚之道，一以合人心、革風俗爲急。蓋中國與戎狄，亂賊與貞良，仁義與不仁義而已矣。仁

義則四海爲一家，不仁義則父子爲怨惡。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一、大江以南，亂之方始，安寧未知何日，凡人當爲百年之計，而後得有一日之安。保聚既行，相與守之，百年不變。子孫之世，宗族繁茂，賢才衆多，鑣連軫望，起事太平天子，然後爲保聚之成也。

一、宋朝郡邑有警，使以符下之郡，郡以符下之鄉，使募鄉壯連什伍人自爲守，擇其賢且能者爲之主，事已則息。故諸儒嘗有任守禦之事者。近世無此，雖甚有力者，募家丁數十百人爲苟全計，未有保及鄉土者也，故其言迂而難入，其事格而難行。今得鄉先生者請於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檄而行之，則庶乎其可也。

乙酉夏五，舊京不守，潰兵四下，人皇皇罔所適，鄉里父兄就予問者日數輩。予惟地險人豪無足藉者，策此以應，稍聞來益衆，不勝語也，書以告之。有勸予集事，決以筮，得《遯》之《姤》，遂辭墳墓，避於歸安。盜起復歸，轉徙靡定。既數年，簡閱敗簏，爲念村墟零落，毛髮變衰，不禁唏嘘流涕也。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十九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

題跋書後

題劉忠宣公遺事

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或問其故，答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愚按自古人士，未有讀書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學者崇於浮文，力田之業遂以目之農夫細民之所爲，士君子罕顧而問焉。然未至以耕爲恥，如本朝之甚者也。忠宣公於國家全盛之時，朝野相高華競，其教子之方，乃能違一世所尚，不廢本業若此。觀其所言「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將以益之」，大哉斯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也。以是承家永世，豈有弗克終畝之患哉？近世搢紳之子，溺於膏粱，寒士詭辭代耕，罔知稼穡。一旦失所，飢寒隨及，以至志行不立，廉恥道盡，可勝歎哉！

題傷蛇行

西安徐子詩有《傷蛇》篇，序曰：洿池赤蛇，長三尺許。一青蟺長與等，遇於水，爲所吞，蛇腹已盈，而蟺進不止，反爲蟺（一作「蛇」）。苦，蜒蜿水上，羣兒撲之，兩斃。予竊傷其以貪死，乃死貪者，寧惟蛇也？作《傷蛇行》：「吾聞有靈蛇，厥大廼吞象。何以需三年，出骨還草莽。搏噬雖有嘗，物大固難攘。嗟此

特區區，所欲一何廣。彼弱誠易淩，身謀豈惘惘。得與未得間，死生亦相仗。口腹徇其身，古今同慨慷。所以利在前，君子戒勇往。」

徐子意氣士也，與予有舊。甲申夏五，寓書予云：「天崩地裂，投身無所，惟有漁樵之樂。」越十餘年，友人葉静遠名敦艮，西安人。訪予鹽官之鄉，言及徐子，則曰：「官閩，又官陜，以罪廢，家盡破矣。」因思三衢風氣淳樸，徐氏世禄之家，憑藉既厚，謂宜守禮循義，保世滋久。異乎吴下驕侈之習，興替靡常。胡迺亟亟乘勢入於罪罟，舉其先業一旦喪之？豈誠有迫之而然，不克但已乎？抑其感物示戒，思跡漁樵，類非惘惘者比？使能永矢厥心，散家長遯，何至身名俱敗，爲閭里交游指歎哉？古之巖棲谷處，遠世全身者，要不盡屬單貧之士也。因私識詩後，而附論之如此。

自題備忘筆記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於己亥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明年，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躅濯原校一作「濁」。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册既疎，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虚擲？外負知己，内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録正商隱，存爲殁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自題畫像

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

題像

往予館秦溪，顧君來海上，商隱先生屬爲予寫《寒風佇立圖》。今予來此，顧君見訪於存雅之堂，先生又屬爲寫《考槃獨寤圖》。屈指歲月，相距十載矣。毛髮變衰，形容枯瘁，德不益修，業靡加進，爲之顧影悲歎。圖成，授長男敬藏，以無忘師之厚德。壬子冬日記。顧君華亭人，以丹青藝行世，然丹青家無此人也。

題詩存後 壬子

王介人、周青士，生長廛肆之間，所業不過賈衒之事，而能求師取友，肆力於詩書，皆能以詩自鳴。一時豪達，願與之交。雖小道，亦可謂自拔於俗者矣。惜其地無賢者，以作興成就之，故其所至止於如此。然則人之嚮往學業，固有幸不幸乎？

書留侯世家後 癸未

予讀《留侯世家》，觀其生平，唯報韓讎一事而已。秦滅韓，不愛萬金之貲，求客以刺秦王。不得，亡匿下邳。此與子胥退耕吴野相類。然爲任俠，匿項伯，聚少年，其意豈嘗須臾忘秦哉？遇沛公，從之滅秦；見項

梁，説以立韓後。至沛公爲漢王，而已歸從王成，志亦少得矣。迨楚殺懷王，又亡之漢，策漢王而滅楚，楚既滅，漢業已定，復何求？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可矣。爲帝者師，封萬户邑列侯，非其志也。予獨惜子胥負忠孝之心，而行事未能盡出於正，豈其所遇多不幸哉？然因吴以入楚，卒以死吴。無德不報，固烈丈夫之所爲，與子房以身帝漢一轍矣。

書春秋繁露後 丁丑

董子《繁露》十七卷，爲篇八十有二，自前學士先生或頗疑焉。遷世既遠，古本散流，真僞無從別矣。然予謂學者於書，當審正邪，無必争真僞。蓋學所以明本適治，而裨于身與天下之間者也。是以今日之書，誠有原道而旨不離正者，即可傳述，以法將來，不真何咎？況乃尊王正義，逮夫陰陽事應之理，多有功聖人者與？相如、子雲之文，人未有言其僞者，以視此書，其得失奚侯明者辨之？又況義引宏博，非出近世者與？間有辭難强通者，固由闕文錯簡致然。學者觀其大義所存，而闕疑焉可也。崇禎丁丑陽月，後學張履祥書。

書北征賦後

天下更變，賢者去就之際，豈不難哉？方孺子之亡，莽之既簒也，天下知新不知漢矣。漢之故臣，懷禄耽寵，屈首而事之者，何可勝紀？洎乎更始，英雄竊名字者紛紛焉。當是之時，苟非明誼達幾之士，罕知所適從已。彪以布衣，避難天水，輒説囂以劉氏復

興之故。嚮使囂從其言，舉兵來屬，度其功名，固當與雲臺諸將爭烈也。不合，西從將軍竇融，爲畫策事漢，終歸於世祖。既遂厥志，休譽孔章，豈非所云明誼而達幾者與？其著論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洵哉自言也夫！

書清江巽隱兩集後

《清江集》四卷，《巽隱集》四卷，家無藏本，求之里中，數年未之得也。夏四月，適於吳興書肆雜帙中得之，爲不寐者累夕，喜而志其歲月，時崇禎十三年之初夏也。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予觀巽隱之就學於金華，清江之受學於會稽，而卒以卓卓如此，爲歎古人所就之有本也。然其時，豈各有父兄朋友之發其志哉？蓋豪傑之士，介然思異於流俗，而不忍以鄉師里習自苟且其就也。然則彼都人士，有師而不知學，亦可哀已。考夫書。

書改田碑後甲申後

歸安十八區役途奄三圩，本蕩也，厥賦惟田。世廟時，邑民倪文秀以狀白有司，有司不能理，復白都御史，卒賦以蕩。事載《倪氏譜》云。

張子閱《倪氏譜》既畢，作而歎曰：「賦役之病民甚矣哉！」湖州，稅額不均之府也，歸安爲甚。爲歸安田者卑下，歲患水，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獲，而稅最重。其地桑蠶之息既倍於田，又歲登，而稅次輕。其蕩上者種魚，次者菱芰之屬，利猶愈於田，而稅益輕，役亦如之。惟山之利薄，而稅亦薄。蕩

之葭葦者，利薄，與山等。制賦之法，謂宜重地之税而輕田税，無已，田、地等可也；宜蕩與田等，無已，損田之三以益蕩可也。乃歲歲息者税輕，而十耕五獲者反重。是以豪民占蕩與地，而弱民墾田，其勢已不能支。甚者奸民以田爲地、爲山、爲蕩，而逃重得輕；愚民以地、以山、以蕩爲田，而失輕得重。嗟乎，此十八區役途奄三圩所由以葭葦之蕩，而賦以田也。即一區而餘區可知。此倪氏數傳以來，所由挈妻子而遠徙者，至於五六也。即一姓而他姓可知。

國家承平二百有餘歲矣，吏於兹土者，不下數十餘人，其爲鄉之貴達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曾未有念及此者，何也？夫吏於兹土者，猶曰久者兩考而遷，或不及考而去，罔聞知宜也。乃若鄉之貴達者，獨不爲子孫計長久乎？彼徒見目前之盛，其勢足以奪民所利，而占蕩與地之賦矣。抑不念貴有時賤，達有時窮，一旦身死，而子孫不能支，向之所爲利者，勢家復從而奪之，則雖存圩田，十畝之税已足死於囹圄矣。不然將流離奔竄，不得保其鄉土也。况過此者乎？

昔者嘗見《鹿門集》中，與顧御史頗論及此，而卒不行，何也？豈當時固有格之者與？然則文秀以布衣，而能改三圩之田以爲蕩，彼一副使、一侍御，而不能爲一邑去二百餘年之病者，何與？况都御史胡公之於鹿門，其言如響答，視文秀之於都御史，不啻帝之呼而天之訴者，懸又萬也。豈其言之非誠欲爲之與？予因歎近數年間，水旱接至，民之死於賦役者，不可勝計。其勢家子弟被縲絏而轉溝壑者，相踵也。嚮使文秀不爲改蕩於前，三圩之民所不爲囹圄之鬼者幾希矣，雖倪氏子孫亦得以至今日也乎？獨惜

鹿門有可爲之時，而失不爲；今之貴達於鄉者，且不能爲鹿門之言，爲可慨也。因附論之，以俟後之君子有志於去民之病者。

書龍谿天心題壁後

郡城之西，有天心書院，鄉士大夫與三學之秀者，嘗講學於此。去今未遠也，流風泯如，故老已無傳聞。竊思教化之於人，如風之被物，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怪有士數百人，無一二興起其間，豈主之者非其人？抑所務者非其道也？及讀龍谿題壁之語，乃爲釋然。蓋當時會者，徒以舉業取第爲務，先生反覆啓論，諄諄於進德修業之旨，而終之曰：「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則有以知不獨主之者非其人，而所爲講學，不過一時習尚所重，好名之人，因互相聲勢，以爲夸耀里黨，媚合當塗之詭徑，非有向學崇道之心也。然則先生固有以知其胥溺之故，不得已而詳誘之，使聞之者或不無感動。此固拯濟斯人之苦心，乃其人之志則既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宜其寂寥至今也。

予因慨一二十年以來，人士習尚愈非，昔時羣咻羣和，蓋誠市儈隸人所不忍爲，而章甫逢掖者無不可忍，不有作者，孰善其後？是所望於及時而進德修業者。

書理桐拙操後

予自有知，輒聞長者誦言胡公治蹟，然祇述其懲奸革弊，規條賦役較若畫一，民到於今受其賜。疑若古之良有司耳，或猶嫌其嚴酷。及讀《理桐拙操》，乃知公之用心，頗

及教化，而歎傳聞之有所未盡也。如毀淫祠以祀先賢，禁左道以崇儉樸，及嚴保甲、正婚姻、戒燬屍諸事，皆學道愛人之舉，有非循吏之所能爲者。且其言詞懇惻，諄復藹然，若慈母之於子，而俗顧以嚴酷疑之，何與？豈若所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假煦煦之仁，博寬大之譽，惠奸賊良，義不敢出」？其於用法有斷斷者，故不知者遂以爲病與？此亦可謂深識治體，而非一切武健之可方也。至其「不敢欺獨知以欺人」一條，載曹貞宇一時言語，而云「佩之終身」，則知師友之間，講之有素，得於義理者多，故其存心臨政不苟如此。遺愛及今，良有以哉。

胡公江西人，名舜胤，萬曆間進士。治桐鄉五載，多惠政，遷南大理評事，卒於官。曹貞宇，其主師也，未考。

先師年譜書後 壬辰

門人張履祥讀《先師年譜》既畢，泫然而歎曰：嗚呼，悲夫！先生之生也，值親之窮，其卒也，值君之窮，而其生平出處進退也，則值道之窮。然窮於親也，而孝益著；窮於君也，而忠益章；窮於道也，而學益進而業益修。《易》以《困》爲「德之辨」，孟子以爲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先生之謂矣。然先生自少至老，所歷諸艱，至於飢寒瑣尾，履虎明夷，而未嘗不處之泰然。是則固窮之操，他人勉而至，先生其安行者乎？朱子有言：「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竊嘗以爲，夫子而後，惟子思、孟子足以當之。若先生者，其亦百世之師矣。

書某友心意十問後

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意只是一意，若出於私，則異矣。」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何礙之有？」原校：一本下有「有礙者，必私意也」句。 問：「心有無意時否？」「心非木石，如何有無意之時？ 無意則冥頑矣。」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譬則水也，流亦是水，止亦是水，何分之有？」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意只是心之意也，已發此心，未發亦此心，若此分屬，益無謂矣。」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意在心。」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風感波興，風静波平，波歸何處？」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别否？」「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其不同者，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也。良知之教，比而同之，率天下而出於長傲飾非者也。」問：「學問思辨功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夫道一而已矣。今且從學問思辨行處做功夫，何暇如此較量。即較量，果有何益？」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心用事便是意用事，意用事便是心用事，此等閒言語説他做甚。豈所謂切問乎？徒費口舌，枉用心思，此之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噫！」

竊謂「誠意」二字，「意」字不必講，只當講誠字。在學者分上，還只當講求所以誠之之方，而實從事焉。如善如何而擇之精，如何而執之固，在我何處是擇焉而不精，何故卻守之而不固，一一請從先生發明，方爲有

益也。予初至山陰，朋儕中亟稱某友於先生之門有《誠意十問》，又有《誠意十疑》，私謂此友必深心學問之士，時以不及見其所問爲恨。今日閱此，不覺二十年來耿耿之心忽焉消解。因思此友平日都是從禪門尋討消息，於日用功夫全無頭緒，執此以往，將終其身而無所得也。噫，弊也久矣。

又妄意此友胸中本無所見，亦非實有所疑而後發問，祗因先生以誠意爲教，立此十問題目，强設疑端，以足其數而已。不然何以十端之中，竟無一語真切著裏之言乎？

跋西臺慟哭記

國之興亡，猶春秋代序也，有悲秋者，而益覺秋之可悲矣。亦猶死生必至也，有孤兒嫠婦泣於旁，而益覺死之可哀矣。夏亡而殷代，殷亡而周代，周亡而秦又代，一也。乃尚古者，似於殷、周尤戚戚焉，豈非祖己、微子之篇，《黍離》、《麥秀》之作，有以興感而然乎？

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爲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歔欷流涕也。既數年，讀其詩百餘章，然非善本，又時方盛平，雖慨焉慕其爲人，猶未若於我身親見之也。迄今二十餘年，得《晞髮集》，而見所爲《西臺慟哭記》者，始知宋公之作，本先生自著，其文既足以感，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有重喪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七月之晦。

跋清風里葬親社約

養生送死，子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卒，《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資乎友朋，念釋斷乎己志。不封不樹，食息豈忘泚然？既降既濡，俯仰能無泫若？要使苫苴靡怠，日月有時，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塵之櫬。傷哉貧也，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追恤其後？式兹里俗，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旄，彝倫之鵠的者矣。桐鄉張履祥謹跋。

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寖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間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自衆矣。其會以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鄰舊也。聚會之日，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吕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厚之風，久而寖

盛，異時即不立社可也。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放英著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之穹廬毳帳，則必能寢苫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已。惟爲之君者，不養賢人壯士，而養禽鳥；爲之臣者，不爲復讎問罪，而爲祈請，此王氣所以終於錢塘也。因閱《綠雪亭雜言》，感其事而録之。雖有無不可知，竊謂作者深得詩人比物之體，足使聞之者戒也。

書宋理宗事

《宋史》：景定元年，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按理宗之於太子善矣，雖士大夫之家多不及也。然不能博選仁賢以爲之師傅，則其所謹者，末節而已，未足以毓成令德也。蓋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學，莫大於修己。理宗不能修己以知人，於時真、魏大賢而播棄弗用，故其教子，亦不能使之急親賢之爲務也。

書朱尊人復劄後❶

小兒天麒庸劣，屢蒙教誨，極蒙扶持。仁人君子之德，舉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第麒於十二日，祝宅人舟到，十三日寅刻匆匆行矣。今辱寵召，愧失相隨，更煩遠涉勞頓，歉歉荷荷。

此乙未三月望後，予遣人邀韞斯同往澉浦，而其尊人代爲復劄也。啓讀之後，喜溢於中。蓋既喜韞斯之就祝氏，得以遂其訓蒙養親之志，又喜其親之不以予爲怨咎，且若有所甚善，父子朋友自是油然無間矣。爲念一二年前，浮論紛起，韞斯内不能明於親，外不能信於俗，雖予重蒙惡聲焉，視此何如也？《中庸》云「誠之不可揜如是夫」，吾人立身，惟不誠是懼耳。苟誠其身，獲親信友，夫奚難哉？有感，書此所以自勉，亦因以勉韞斯也。履祥識。

跋沈德甫劄

五月十九日，祥因屠子威往附書德老，而是劄亦適以此日至，感應之理，固有徵也。凡人事蓋莫不然，人自不察耳。履祥識。

書姚氏族譜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經界、明宗法爲先。蓋宗法明，則孝弟之念油然以生，而犯上作亂者鮮。經界正，則人服先疇，而里俗易厚。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又曰：「人

❶「尊人」，原缺，今據未刻稿補。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嘗與友人慨歎及之，謂人得施之於家而不由乎世者，一曰重譜系及會宗族，一曰置祀田及産業買賣不出兄弟族人。而無如教衰俗薄，此意存焉者寡也。今觀姚子仲聞，與其族弟自陶，急急於家乘之修，又能去僞存真，闕疑傳信；而歎十世以上，先代有其人，子孫散亡，不可考綴。雖貧未能爲會族、置田之舉，其志可謂敦篤，吾黨宜以爲法也。姚氏子孫其無忘斯志也夫。

書小學末示學者

修其孝弟忠信，謹其動作威儀，惰慢邪辟之氣勿設於身體，温良恭敬之意充養於中心。

書近思録後示兒

汝父二十五六求《近思録》不可得，寢食以思，適賈人持至，喜若賜自天者，因得讀之。雖非善本，然卒賴以粗知爲學之方，理義之要。自是覆讀經書，不至若昔之日茫如涉川之迷津筏矣。無何，復爲友人借去不返，更求别本，喪亂之餘，竟二十餘年弗之遘也。今汝《小學》、四書略已成誦，何、屠兩先生命汝先讀《近思録》，次乃授經。遂爾徧借諸本，是正厥訛，手鈔付汝。汝其念昔王考早背，汝父欲見是書之難，又念汝父目昏手震，今日鈔録是書之不易。庶其明聽熟讀，永維其義而尊奉之，以無負先生愛汝及父望汝之意。丙午孟冬望後三日，書於遺安堂之西齋。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見《朱子集》，不具録。

録此一通，置几案間，時時警察，便如今日受父兄之命而遵守之，功夫自有進步。若視爲老生常談，置之勿省，即其人一生大概，已略可見。余幼無先人之教，見此等文字，輒爲記録，不敢有忘，故亦樂與人共述之也。《抑》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其慎念之哉。

書聖途發軔後 丁未

戴氏晉生著，本朱子《小學》之意，而淺易其辭，簡約其目，俾幼學通曉，馴習服行，以收其放心邪氣者也。足爲蒙士師資，與《訓學》、《齋規》諸書相類。世教下衰，父兄訓率，止於藝文，師友漸摩，徒長傲惰。蒙養之道先乖，安望成人有德乎？觀其所著，知律己之有方，教人之有道，君子也。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 凡三條　豫章文不載

按：子弟不肖之目不一，而以伍羣小、避士人、不羞里巷、不顧父母爲最。賢子弟之目亦不一，而以入孝出悌爲最。此羅先生並列二家以示人之深意，爲子弟者可以思齊内省已。

又按：羅先生無志於仕，不求人知，而誨子姪文所集聯句，非富貴則辭章，不已卑乎？曰此爲不肖子弟言之也。不肖子弟甘於下流，辱人賤行，僇身危親，無所不至，其視世俗富貴辭章之徒，益下矣。故不得已，假是以寓勸誘之端爾，非云父兄之望子弟止

於是也。又況詞章富貴之徒，其爲辱人賤行，僇身危親，已不少乎？

又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君臣父子，天理民彝，士惟昏主亂朝，小人道長，則退身田野，效潔己之義。若生於平世，進有可爲，則致主惠民，斯義之正。循此以推，羅先生無志於仕，韓、范諸公勉子弟以官爵，亦各言其時也。後學張履祥識。

書許淮陽紀異後

淮陽太守許公，海寧人，諱令典，字同生，萬曆丁未進士，著《金牛隨筆》。其《紀罕》第五條云：「河南睢州孫姓者，其父顯宦厚殖，止生一子，四肢皆缺，俗呼爲囫圇雞。迨長，婚，生三子，二庠士，一冑子。其人好客好馬。客至，肅衣冠，僞兩袂，抱至席，笑談甚洽。一切會計，以口銜筆書之。出市，家僮扶坐駿馬。至肆取物，馬上估計，錙銖不爽。又好獵，乘馬出，見麞兔，大呼逐之，馬逸墮榛莽中，滾不已。其性蕩如此。炳按：「滾不已」八字，陳鈔本作「不能起，家僮復扶寘馬上乃去。」有盛稱其淹貫諸經史，或太過。今年六十餘矣。余向稔聞之，辛酉晤海門令永城侯晉明，復相證如是。」

世俗生子形不全，若貌醜者，父母即不愛，甚者不舉，痛傷茲事久矣。好醜全虧，洪鈞偶然之賦，均之子也。父母於子，無能則憐之，不才猶將教之，水火疾疢猶救之而治之，蓋無所不用其愛也。徒以形貌之故，非有大惡宜死之辠，惡之惑已，殺之至不仁也。炳按：陳鈔本作「已」。且人之生也，重形乎？重

性乎？形雖不全，性則全也；形雖惡，性則善也；形不若人，性同於人。以視完美其形，而毀滅其性者，將孰取？彼愚夫婦忘父子之親，戕天地之性，迷繆妄殺，嬰兒死非命者何算？宜其天殃之滋至也。逮乎受天之殃，隕絶厥世，雖悔何追焉？

夫生而形不全者，雖古未聞甚如孫君者也。度其生時，求爲喑聾跛躃、侏儒廢疾之人已不可得。見者當必駭異，以爲生兒如此，不如無生也。薄於德者，指而笑唾矣。乃其家冀傳後也，舉而育之。哀哀父母，蒙譏訕，忍恥詬，憂虞傷痛，思所以保而存之之心，較之生不才子，抑又遠矣。及長，而才智猶是，壽考猶是，長子孫猶是，承家保世，究亦何忝所生哉？如使方其所初生，父母怪而棄之，後遂不復有子孫之世，弗遺種者久矣。至於今，又越五十年，惡知三子之後，不已鞠鞠繩繩，大爲鄉邦歆羨已乎？然則天地之德惟生，有生之族無大惟人。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自戕害哉。予鑒家門往事，撫心不已，因閲所載而附論之，見先生作紀示人，仁心肫切也。

吴氏復本曰：案《月令》云：「先雷三日，振木鐸以令兆民云：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乃父母之過，非其子之辜也。

書六戒後 凡二條　丙午

韓參夫著。其間條目，固多可議，要不失謹身約禮之意，許子論之是也。昔邢和叔言一日三檢點，程子猶以餘時做甚而哀之。今謂一歲之中，戒謹之日止於若是，其視古之人夙夜祇懼，不敢怠遑，何如也？雖然，

亦異乎終身放恣，漫不知戒者矣。

予始聞參夫韓氏而敬之。神廟末，遼左失事，即攜其家而南，若預知天下事將有不忍言者。南方賢士大夫多與游，如錫山高先生、會稽劉先生，及其門生舊友，皆得上下其論，又似知學者。善音律，遇山水佳勝，與其二子撫琴而樂之，又意其爲奇傑士。而恨不及見之。後遇其次子畕於吾郡，自謂能詩能鼓琴，及叩其中懷，殊鄙然，敖惰而辟，與人寡合。又聞其長子客丹陽，丹青爲業。二子俱鰥居浪游。畕寓三吴久，曾未聞念及父若兄者，人風之，輒弗説。

因是以思，參夫殆負高世名，而未必有其實者也。方其去家族南來也，已則壯夫，子方幼。苟懷康濟志，當求海内賢士，使二子事之，折節讀書，求所爲修諸己、可施當世者。遇中原多故，戮力時艱可也。苟以避世爲心，當巖棲野處，率其子樵牧耕漁，修其孝弟禮讓，且爲之家室田里，以長子孫、全宗祀亦可也。顧乃託跡皇都車馬繁華之地，以遨遊搢紳間，傳家之業惟丹青已耳，琴與詩已耳，無非末代幕遊之具，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喪亂以後，遂父子兄弟各挾其技，以浮沈汙俗。既非不求聞達之概，又弗類乎憤時病世之所爲，徒使天倫廢闕，宗祀隨斬。然則嚮之所爲，終始周旋於賢達者，竟將何求，而亦何所得也哉？予是以不復爲敬，覆以爲鑑也。

畕四十餘，旅困幾殆，何子商隱哀之，館於家一載。力以父子兄弟之愛感其心，曰：「亂離弗幸，既先生莫知所終，兄在五百里内，何難相見乎？」資而送之丹陽，一月以病死。

書吳孟度像後

謝君所圖孟度吳先生，歲在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三像也。先生孝謹醇篤，飲人以和。某嘗因其季子擊千請謁焉，先生下其交，禮恭而氣洽，若舊知契。擊千左右侍養，唯恐失之，古稱色難，殆庶幾乎。今年春，聞先生訃，弔其家，不及見先生，見先生遺像，仿佛復見先生焉。雲間顧君，并圖擊千於旁，怡怡奉親之意，藹盡形於楮墨間也。予竊悲歲月如駛，老成舊德之人，存焉罕矣。後生佻輕，習習以長，前輩流風將日遠日忘也。再拜而識其後，且使來者瞻其氣貌，已足以礪薄夫之志云。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嘉予名聖錫。 丁未

嘉予之才，足以集事，惜其不軌於正，平生行事，多不滿人意，故及烈禍，鄉里哀之者少也。

其初，出顏司李之門，由父久相親比，引之納拜，後稍與異。自是邪人難以永終，皆不足咎嘉予。若乃羣盜之起，始固未嘗不與爲緣，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衆四集，彼輩途窮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乘此上下讋曉，因而撫定强桀，與之自新，愚醜返於耕耨，不事斬殺，閭井安帖。大勢已散，徐視蠢動，執而殲之。嘉予之才於是爲優，厥功固不可殁。若能解其難不惑其利，見其利即顧其害，事平之後，翩然遠去，雖有邪謀，無所施矣。乃禍機屢發而如罔

知，忠言入耳而不能用，坐致生死爲戮，宗祀隨殄。豈智實不逮，抑默有所司者乎？但加刃之凶即自隨流，嚮利者狐媚於前，豺噬於後，處心不亦憯哉。是以君子生於亂俗，寧終身無所著見，必不蹈邪人之械，與匪徒共事也。

書徐子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即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不失井田遺意，行得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亦存乎此。變十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村與村相結，其奇零散户，隸於人煙衆多之村，而不限以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啓閉巡警必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衆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於千，千統於萬，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靡所駐足，衆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寢息，鄰保相救，亦封君巨室所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

後世有司，動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有事力之家，縮首避禍，不得已寧東西播越，不敢任事。雖有保甲，徒爲厲階，而盜勢日昌，土田日蕪，里俗日敗矣。夫古今人情，大率喜亂者皆窮人，憂亂者皆富人也。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擾滋，惑甚已。嗚呼！安得實心生民如古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

書文學錢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後

吾友商隱所撰《先府君墓誌》，出以示祥，再拜讀之，蓋不禁涕泗之交頤也。人子弗幸，不逮事親，聲容言行，無能多識以示子孫，至不得已，竭心力於藏域，雖克盡善，豈非哀痛之至乎？ 然商隱一齡遺孤，孺慕之懷，既四十餘年如一日，整身厲行，志事益光，而又推以及遠，凡前世之遺言徽行，一楮一墨之細，莫不敬求而珍護之。爲人子者，可以法則已。乃沈孺人之德，不於是益見哉！ 甲辰冬仲，履祥敬書。

書貽孫集後

此吾友張子所輯，以示其二子者也。張子之先人，嘗以孝聞於鄉閭。今張子行年五十有六，能於世道泯棼、人心載溺之日，諄諄以古昔修身砥行之指教其子，而唯恐弗之聽受，可謂詒謀之臧也已。雖然，自古至今，作者固難，述者尤不易。其在《小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爲人父者言之也；「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爲爲人子者言之也。二子勉之。若能相與勸戒，一以親之心爲心，服行斯訓，以終其身，又以傳之後人，則爲孝以承家，率祖攸行者矣。苟爲不然，豈不有忝所生，大傷厥考心乎？ 因識其後而歸之。時癸丑仲春之望，楊園張某拜書。

跋五老同壽卷 癸丑

予平生未嘗爲朋友壽，惟朋友之親則壽之，蓋念吾親之棄孤早也。於是遇朋友之有

親者，則爲之手額，以爲莫大之慶。慶其親之年，所以勉其子之孝，夫亦朋友之道也。至若朋友，非十年以長，則五年以長而已。今日以是施之於朋友，將使異日朋友亦以是而加於我也。夫以我親未嘗得進一日之觴，於身則爲之，是爲何心？是以年及四十，即不敢爲五十六十之壽，年及五十六十，即不敢爲六十七十之壽也。

今者商隱何子以所爲《五老同壽卷》屬予序而贈之，竟不終辭者，豈以衰病之故，遂失其本心哉！慨自喪亂以來，凡平日所稱德義之友，不獲永其年者衆矣。或敦行門内，或抗節松筠，或肆力文章，或蓄志弘濟，類非一方之所有。當是之時，亦皆壯盛之年也，竟以幽憂困悴，顛隮怫亂，而後先以傷其生。假使其人尚在，越兩紀有餘，以至於今，豈不卓乎有以自見？何至萎然如原卉之遇秋風，柔株之感嚴雪哉！若諸君子者，可謂不受摇落，森然僅存者已。顧予不徒爲之致頌，而因以敬勉焉。夫諸君子，遠近百里之間人耳，予與何子，足跡不出二三百里之外，耳目亦因之。誠不知天下之大，若諸君子者，更幾何人？推之往古來今，壽耄期而稱達德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以諸君子入焉，同於國老者何人斯，同於庶老者何人斯也。

善乎需亭子之言曰：「人所貴大年者，學與年俱進，德因久彌懋耳。」衛武年既耄耋，猶以《抑》詩自儆。願愛我者，諄諄焉誨以謹威儀，慎出話，温恭以爲德隅，使不愧屋漏焉。庶幾得聞大道於垂盡之年，則幸甚。此固祥雖衰病，苟一息尚延，猶願與諸君子共勉，勿底自棄，以負疚於年之徒長也者。因序其事，而益以望乎諸君子，相與勉予，而毋以棄予爲也。

引

白兔賦引 壬午

世宗朝，西蜀臣以白兔來貢，姚淶作此，以紀瑞也。先是玉芝產於獻廟之楹，田畯進一莖數穗之禾九十七本，異時進白鹿者再，何嘉祥之多見耶？夫盛世之主，保治懼罔終，修異若靡逮，其視麟鳳芝房，亦禽獸草木之屬耳。豈與夫諛臣獻頌佞其君，如始若武者伍哉？特寓規之文，風人多有，君壽之願，忠臣每懷。故茲賦之作，爲不可廢云。

梅花賦引

開元相宋璟作《梅花賦》，皮日休序云：「廣平爲相，疑其鐵石心腸，不解吐軟媚辭。觀其《梅花賦》，便巧富豔，得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東坡詩曰：「爲君援筆賦梅花，不害廣平心似鐵。」今按中云：「胡雜還於衆草，又蕪歿於蓁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諒不移於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品質具章，固非便巧富豔者可得而倫也。噫，芳蘭空谷，無人亦芳，君子固窮，向寂逾礪。苟不改其貞心，奚閔託於非所乎？

生壙引 丁未

往年，灝如唐子始爲葬親之會於莘里，匪金之是資，資勸勵也。吾里親友取其法，先後舉葬蓋四十家，一時遠近慕效者衆。越十餘年，有喪在殯，力弗克舉者，未嘗不慨然興歎，謂惜乎不及與其事也。錢林我敘姚君，將欲自爲壽藏，亦約所親十餘人爲會，其法視莘里小有變通，而意實本之。就予以商，并欲一言以諗於衆。予維姚君年力未艾，子已克家，家復不貧，既不必亟亟於壽域之營，即營之，初何藉乎人之襄之也？特以曠達之見，敦勵里俗，使無視爲緩圖已爾。因念唐子逝矣，身歿之後，猶使人師其意而未已，益信古人爲法以遺後世，厥澤至爲深長也。然則有生之日，胡可碌碌哉？

贊

錢太常像贊 照刻《承啓堂集》卷首録

嘉、隆之際，於世爲平。道則曰陂，異説朋興。先生之學，不尚空言。出也有爲，處有事焉。國之司直，鄉之典型。俎豆百禩，既法既程。嗟祥生晚，敬誦遺編。庶幾事乎，大夫之賢。

別本：嘉、隆之日，於世爲平，於道則陂。異説朋興，羣愚惑焉。先生之學，期踐於實。出也有爲，處也有事，不爲空言。爲國司直，爲鄉遠猷。人欽其德。俎豆百祀，既法而傳。嗟某生晚，祇勤仰止。展

書敬讀，庶幾事乎，大夫之賢。

銘

研銘 甲申

靜以待物之動，故日有事而不失其常。

又

剛以毅，直以方，無爲而有用，不言而成章。

户銘

出斯入斯，闔闢維時。天地則邇，敬恭自持。

斛銘 乙巳

祖宗艱難，弗可忘只。農人閔勞，宜深念只。慎守厥心，庶其有永只。

缾銘 并序

故有缾，高不盈尺，澤然純黝。腹博口約，足視口廣倍之，視體隘又倍之。隨所置而安，無傾欹虞。意古遺制若是。用既久，愛乃彌篤，銘焉。

虛其中，樸其飾，局其躬，守其黑。平以有容，内而不出，宜乎與予終始相從，未之或失。

夏楚銘

維帝降衷，匪教胡得。維人有欲，匪學胡克。衷實難持，欲則易即。儆彼惰心，閑其邪慝。恃撻斯記，以匡以直。古訓是資，威儀是力。小子有知，其永念先生之德。

箴

自箴 并說

戊申季冬念芝氏輯

自智　自愚　自賢　自不肖　自尊

自卑　自貴　自賤　自成　自敗

自禍　自福　自公　自私　自敬

自肆　自誠　自僞　自厚　自薄

自貞　自淫　自淑　自慝　自弛

自張　自作　自輟　自出　自處

自語　自默　自安　自危　自理

自亂　自廢　自興　自存　自亡

自取　自捨　自得　自失　自苦

自樂　自暴　自棄　自是　自聖

自縱　自恣　自擅　自用　自封

自殖　自文　自解　自晝　自侮

自甘　自暇　自耽　自溺　自乖

自賊　自鏡　自反　自怨　自艾

自浣　自藥　自新　自拔　自知

自行　自勉　自求　自修　自治

自昭　自致　自任　自立　自器

自珍　自充　自牧　自檢　自制

自憂　自惕　自强　自復　自爲去聲。

自主　自好去聲。　自圖　自決　自擇

箴言諄諄，己未之思也，爲説以申之。

天之生人，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孰爲之？　自爲之也。尊卑貴賤於是乎分，成敗禍福於是乎別，無非自者。此第一節。公私敬肆，誠僞厚薄，貞淫淑慝，弛張作輟，所以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處語默，安危理亂，廢興存亡，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以成敗禍福，其分其別，罔不恒於是。此第二節。人之取捨有得有失，則苦樂隨之，結上文。此第三節。人之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耳。自暴者，惡之剛也，自是、自聖、自縱、自恣、自擅、自用、自封、自殖之類是也。自棄者，惡之柔也，自文、自解、自畫、自侮、自甘、自暇、自耽、自溺之類是也。始於自乖，終於自賊。此第四節。愚與不肖之形也，原校：一本作「入于愚不肖之形也」。然則如之何？　能自鏡自反，則能自怨自艾；能自浣自藥，則能自新自拔。此第五節。去愚不肖，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　何以賢？　智者勉而求其知，賢者勉而求其行。知無疆，行無疆，修治以下，則勉求之目也。勉求不已之謂自强，自强不息乃爲自復。復者，復其天之所生而已。此第六節。凡此在人自爲而已。自爲之意深，而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篤，而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此第七節。總結上文，七者復之期也，百者成數也，引而伸之，其義畢矣。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己酉季秋，念芝識。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一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傳

邱平叔傳

邱允琦字平叔，與顏統士鳳同里。王父廣文君以明《春秋》貢禮部，凡鄉之《春秋》得舉者，皆習廣文君説。平叔世其業，獨不遇。負性耿直，意所不可，鬚髯戟張，遇事慷慨無避忌。以是士鳳少長交於平叔，雅相得。

崇禎癸未，士鳳卒。乙酉七月，顏氏家難作，持杖斧呼殺人以入。士鳳長子鼎受，從嗣祖太學出走。羣兇將及，平叔開門迎之，曰：「無害，吾能率鄰里以遏。」羣兇逡巡散去。越三日，連雨，使人乘夜往顏氏故居，收得遺貲若干，資太學祖孫避禍崇德。崇德人鼓之，訟大起。予間過平叔，語之曰：「戎馬之後，睚眦相賊殺，平日衣冠之族，胥豺虎噬也。故人骨肉苟無恙，家奚恤？君仗義，盍平厥難乎？」平叔奮發曰：「顏氏老弱所不死者間，豈小忿當念懿親乎？」予曰：「《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君童而肄之者。」平叔俛首良久，曰：「顧懲忿實難耳。」

丁亥冬，盜劫其室，執平叔，擊幾斃，加之以烈火，膚無完者。盜去漸蘇，太學聞，急命醫致藥物，創尋愈。然精力以盡，遇熱奇痛發。無何，没，年四十有一。友生急難，至隕其生，悲夫！

倪寄生傳

倪露字寄生，湖州人。其先倪思，宋寧宗時仕至尚書，以直節稱。寄生爲人峭直，於物無所好，好讀書，游佳山水。年三十，歷試奇聞神僊之事，遂學神僊，幾至死。見僧智河，則學浮屠，蔬食苦坐，參究無生，亦幾死。自以爲有所得，已乃學道，於浮屠之習未能去，然稍別矣。每出，以書自隨，繙閱往復，祁寒盛暑不輟。當意歌舞，或永夜獨嘯，不知其他。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窮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興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爲不得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吴興山水，無日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台、雁蕩間。兩游南海，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舟，往海外諸國，會劉死不果。

當是時，幾死者亦數。得生，游益奇，危崖嶄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猱登而飛鳥集也。晚復游閩，有《閩游》諸記。歸，登江郎山，坐臥其下，歌《白駒》之章數闋，不忍去。渡子陵灘，雪且久，强一僧登之，凍風所觸，僧輒死。移時而蘇，寄生樂方盈，沿江狂走十有餘里。其嗜奇類如此。

與人交多不合，合者至死不異。見過面折不少隱，故世俗亦畏與之交。凡朋友所贈遺，雖貧不爲他日計，鄰里宗族之貧於寄生者與之，兄弟死者葬之，其無妻則爲之妻。年五十二卒，卒之日，蓋無以殮也，惟書數百卷，及所著游記數種而已。鄰里宗族因信其貧云。

先是數年，甚言天下當亂，築室太子塢將老焉，以閩游不克居。甲申，京師潰，江南

多事，蓋如其言。

張氏曰：予初讀經鋤堂著而志之，謂子孫當有存者。及友寄生，見其行己有文節風，惟論學每異。比不異，而寄生死矣，悲夫！

陸母倪孺人傳

聖賢之道無他焉，正己俟命，依乎中庸而已。予表妹沈適陸子講輿簡，其先姑爲倪孺人。孺人生於士族，幼字陸，及笄，夫失明，陸使人辭，某之子失厥明，不得嗣爲兄弟。倪不可，陸固辭，且曰：「夫者，婦所賴以終身，廢奚賴焉？」父母欲聽之，孺人微聞其事，歎曰：「女子許嫁，纓，明有所繫也，復他繫不可。且瞽，命也，婚何宜絶。」旁人未諒厥志，勸勉之，廢寢食者五日。猶未之諒，則求死，由是無敢復言更字者。

明年，嘉禮成，壻車在前，婦車在後，男侍者相厥男，女侍者道厥女，里人來觀如堵垣。入門，拜於祖舅姑，祖舅姑拜之，拜於舅姑，舅姑亦拜之。當是，見者無不歎息至泣下。

自其爲婦，躬操作，勤織紉，閨門之內，雝雝如也。家雖貧，没齒無怨，相敬愛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及卒，屬其夫子曰：「始者事君，謂得終君身，不圖先死。君資人養，子幼，宜再娶，毋以喪制故緩。」夫子重其義，鰥居以老。子長，爲之娶婦奉烝嘗焉。人謂古有娶瞽女，稱道至今者，孺人之死靡他，以從瞽夫，其事視昔尤難。予謂若夫若婦可謂各得其道矣，然特庸行之常，無如及之者罕，從而震異之。

夫其始之字於陸也，父母愛之，固將富貴之也。及長而目廢，既拂其初心，若遂辭而聽，不恒其德矣。使陸不瞽，得肆力詩書，

其必富貴乎？從而他字，未必優於陸也。世之人徒失身，而貽後悔不少，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且婦人之道，從一而已，宜家人、宜室家而已。今也入其門，尊卑長幼胥敬愛。入其室，琴瑟静好，偕老而靡咎怨。于歸之吉，孰大於斯？雖没世名不稱，固無憾。予故樂爲之傳，一勉表妹勤脩婦道，以嗣徽音；亦勉陸氏子孫懋進德義，毋忝厥祖云。

墓誌銘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太學厚菴先生，姓何氏，諱福徵，字君除，厚菴其號也。世爲海鹽人。八世祖貴四，洪武中，戍貴州都勻衛，以幼子託於錢。子孫貴盛，遂爲海鹽錢氏。曾祖諱薇，給事中，卹贈太常少卿。妣孫氏，封孺人。祖諱與映，舉人。妣俞氏、陸氏。父諱周，中書舍人，贈户部員外郎。妣馮氏，贈宜人。萬曆丙申七月二十七日生先生於嘉興角里里。乙酉之亂，遷於海鹽之彭城里，遂終焉。爲人孝友敦誠，行義勇敢。

初，予未知先生，交先生兄子汝霖，因延課子。時先生年六十五，鬚髮皓白，衣冠偉然。子甫十齡，教之嚴而有方。始至，問教術，對以先儒云「子弟輕儁，教以經學，念書，不令作文字」。旁人以爲非，先生不顧也。

予歲館其家，見其立身謹然，諸由矩矱，閨門之内整整如也，宗族怡怡如也。於親舊，時其往來，箴其不及。於鄉黨，卹其飢寒，同其憂患。與兄子居，同於父子，視兄孫

同於祖孫。祭祀必盡誠敬，備物必思所嗜，忌日必哀，舉禮必恭恪。服食必儉素，而豐於賓客，臨財不吝，而物力必惜。無事矯飾，而取舍必嚴。述師傅之訓言及先代遺事，必垂涕。御臧獲雖小失必戒，而皆有恩意。

竊歎世無厚德老成爲後生楷式，俗流佻薄不可振底，若先生者，殆其人矣。予以是雅敬先生，先生亦過以予爲忘年友。因從所親訪其少壯時事，則事親能先意盡其歡心，嘉言懿節終身不忘。與弟治極親愛，疾痛疴癢有如一身。撫庶妹如己女，蚤寡，歸養於家，及卒，爲之合葬，又撫其孤女，遣嫁如初。

少負高志，博習親師，參政劉公泓、鄉進士方公成位、銓部金公麗兼，咸器異之。自授經以往，敦誼至死未嘗稍衰。方公蹇士，以庶妹妻其子，則其一節也。萬曆甲寅，周公延光視兩浙學政，奇先生才，拔附秀水學。天啓乙丑，入南雍，司成羅公喻義禮以國士。當是時，逆璫魏忠賢亂政，毒流搢紳。有樊生者諂忠賢，創建祠國學議，先生風羅公綏其事。生將中公以大獄，先生危言諭之，陰遣歸楚，禍以不作。未幾，璫敗，所全甚多。先生爲當湖姚公館甥。姚公歷任法曹，晉司寇，崇禎初，讞獄稱平，先生實左右之。每有平反，不以告人，人固無從知也。故交李某，負富室金，先生與知，爲之償，終不一言於李。新安汪某，嚮與先生兄弟通財，汪死，訪得其子，歸之金，曰：「予兄弟嘗負而翁金，今還若。予弟亡無後，予與兄子事也。」其子惝怳出意外，感泣而去。其慷慨赴事，沈深有度，類如此。試累蹶，不遇於時，年五十，作知非草堂於所居之西偏而休焉，自是豪邁之氣悉斂矣。

甲申三月，聞變，極悲憤。明年遂去甪

里，即凡子居居之，德以益進。先生體素脩瘠，至是優游鄉井，親賓過從，論道誼，砥德行，膚革充盈，精力至老猶盛云。

癸卯七月，寢疾，心志炯炯。疾革，乃命兄子率其子齋戒，越三日，入祠告終於厥祖厥考。身被冠服，臥而致其誠焉。既畢，以子及家政託兄子，以教事託親戚孝廉巢子鳴盛、文學屠子安道，及小子履祥。自慰曰：「没而寧庶其在此乎？」又五日而没，蓋九月十八日也，距生年六十有八。配姚氏，司寇公士慎女，十七于歸，惠和有婦德，後先生三歲七月十七日生，先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子二，汝賢殤，汝中聘巢氏。女三，長適松江國子生姚世靖，次適嘉興屠子安道，俱孺人出。一幼未字，與汝中同妾葉氏出。妾二，李氏、葉氏。先戊戌九月朔，葬姚孺人於澉溪荊山之陰。乙巳十二月初五日，奉先生櫬合葬焉。銘曰：

維德之厚，本于孝弟。維德之進，勇於知非。厥非有覺，職是焉趨。孝弟允篤，乃慶之貽。蒼山峩峩，永瞻望兮。澉水洋洋，實襟期兮。先生之志，子孫世世其無違兮。

吴子仲木墓誌銘

吴子仲木，諱蕃昌。八世祖胡諱忠者，自天台徙澉浦，易姓吴。族益大，遂爲海鹽吴氏。大父司寇公諱中偉，熹廟時，逆璫擅政，致事爲完人。王妣顧氏，封夫人。父太學諱麟趾，蚤世無子，以仲木嗣。妣董氏、胡氏、查氏。仲木故忠節公仲子，忠節諱麟徵，以奉常殉國難，贈少司馬。伯父中丞公諱麟瑞，人品政事重一時。世所稱東海兩吴先生者也。

仲木幼穎異能文，年十六，補邑諸生，歷試高等，不遇。崇禎甲申，寇陷京師，忠節公死之。仲木出入江淮戎旅間，迎喪以歸，身營祠葬之事。既畢，遂棄諸生業，矢不仕虜。肆力詩文，閎博偉特，方古作者。撰《忠節公年譜》，自敘其後以見志。

嘗師山陰劉先生念臺。癸巳以後，益友先生之門人。與諸昆弟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閫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事嗣母查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粥不茹菜果，寢苫居廬不脱衰絰。比葬，嘔血數升，哀毁不怠。仲木故多病，至是彌困。逾小祥，卒於喪次。屬纊前一日，猶與諸弟論學不輟。遺命殮以衰服，葬考妣墓側。

先是太學没，序宜中丞公仲子謙牧爲後，幼，故以仲木嗣。謙牧因歸繼産一百三十餘畝，仲木不受，遂相讓爲義田，立宗祠，教養族人。其他忠信友睦事，不具述。娶鄭氏、蔣氏、李氏。子男二，恬貽，妾沈氏出；恢貽，妾金氏出。女二，隱貽，沈氏出，配蔣禹錫；憐貽，妾倪氏出，配查光嗣。以丙申正月乙巳卒，距生年天啓壬戌六月十八日，凡三十有五。以丙申年四月辛酉，合二室葬於永安湖北雞籠山蓮花峯之側，邇其先四世壟。以履祥同學，屬志其墓，不克辭。銘曰：

永年非壽，永道爲壽。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恒，志業未究。哀彼期耄，徒焉叢詬。朝聞斯寧，亦胡云疚。萬古湖山，式瞻厥後。

吴子裒仲墓誌銘

文學吴子裒仲，諱謙牧，號志仁，海鹽縣澉浦人。故中憲大夫、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吴公諱麟瑞之子。母朱氏，封安人。崇禎甲申，中憲仲弟太常、贈兵部侍郎忠節公諱麟徵殉國難。中憲慟哭家國，寖以成疾，明年亦卒。兩公忠勤廉直，顯聞朝野，相繼隕喪，箕裘之任，蓋誠難之。

裒仲甫成童，克樹立，弗替其家學。弱冠遂棄諸生業，整身勵行，期爲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率孤姪曰夔、爲龍，一出於正誼，門内並敦義讓。戊戌居安人喪，杖不能起。越二時疾稍起，手編中憲遺文若干卷，困復甚。扶疾治安人窀穸，哀動行路。裒仲體素羸，至是益不自勝，遂以己亥正月初五日卒於喪次。距生崇禎辛未十月朔，年止二十有九。

先是七載，予過海上弔忠節祠，因訪仲木於澉浦，始與裒仲遇，未相識也。予與仲木言且久，裒仲拱而聽，無一語。從西行三十里，宿於乾初陳氏。來朝予去，之會稽，裒仲返。友人朱正思述其言，是日悵惘若失云。自是相往還，繼以書問，至卒，歲月無虚焉。

其爲學，初入於釋、老，既盡去之，致知存養，悉遵程、朱之教。病世之學者好言生知安行，輕自大而卒底於無忌憚，因以「困勉」名其齋，朝夕從事焉。自經史百家，以及律曆、輿圖、民俗、國政，凡儒者當知之事，無不遜志以求。尤以東京名節、鄒魯德行爲歸。鹽官海澨僻壤，澉城荒寂，大海環其左，湖山聚其右。裒仲以名臣子姪，翹楚鄉邦，

朋游文藝之樂，雖亂世猶足娱情，而獨退然肥遯，以行誼道德皇皇於懷，豈非豪傑之志蚤自興起者乎？

或者病其矜己異俗，好爲名高。夫以哀仲敏智，出其才，豈不足壓羣衆？使苟徇流俗之論，同於少年徵逐，大命猝至，宛其以死，蓋棺而後，久同草木之腐，何一善之足述乎？予故於哀仲視爲畏友，哀其蚤世，而惜其學之未至於大成也。然於二氏之説，嘗已探其源流，乃能脱然反正，不爲濡首，可謂卓爾也已。

哀仲之兄孝廉晉書，及從兄壯輿蕃昌，蕃昌即仲木也。文學志義，俱有聞於時，俱先哀仲没，其年俱不永。豈山海之秀，萃於一門，暨乎代謝，亦遂一時幾盡乎？

哀仲志篤而願宏，雅不欲一節自命。平生臨財廉，與人厚。其爲義勇敢，其交友能愛人以德，其處宗族、昏姻、鄉黨，能率人以善。諸懿行不具述。所著詩文若干卷，均有裨世教，非苟作者，藏於家。配朱氏，海寧縣貢生朱朝琮女。子男二，晞淵字元服，配徐氏，秀水縣諸生徐善女；景晢字孔與，配董氏，海寧縣諸生董世昌女。女一，適海寧許全可之子植。以丙午春仲，卜兆永安湖紫不護山之陽。❶其猶子曰夔，請銘於予，因不忍辭，爲之誌，銘曰：

千古之志一丘藏，篤信好學銘以章，降年弗永行則芳。爰覺後裔視周行，嗣續厥德休有光。

❶「不」，原爲墨丁，今據續四庫本補。

事　略

同學紀略

先師門人在浙西者，今日或存或亡，不可盡考。如錢塘沈甸華昀，原名蘭先，海寧祝開美淵，陳乾初確，原名道永，海鹽吴仲木蕃昌，行履姓氏，皆人所共知。其或肥遯潔身，守貞没齒，或降年弗永，抱志先凋，雖名姓不聞於世，而實無玷師門者，得四人焉。

鄭弘，字休仲，嘉興海鹽人，端簡公曾孫。與弟景元，字阮公，俱試諸生，有聲譽。性英敏，善文，不羈小節，而篤於友愛。弘蚤從先生執弟子禮，崇禎壬午，乃以其弟及門受業。比歸，先生爲文壽其母。景元短世。乙酉後，絶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屢空晏如，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遇親舊逐喧者，亟避去。數與往還，二三進士而已。卒年五十六。

屠安世，原名申，嘉興秀水人。十二作《螢賦》，父孝廉見而異之。廿一聞先生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虚生何爲？」以厥祖侍御《英風紀異》爲贄，而内拜焉。先生勉之曰：「著實思維，著實踐履，把身心整頓起來。」臨行，復命之曰：「子名臣之裔，果有淵源，行矣，努力。」然科名之心未忘也。先生既没，遂棄科舉，從父兄偕隱於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先生遺書，力疾鈔録，反躬責己，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錢寅，字士虎，嘉興桐鄉人。祖嘉猷游太學，事涇野吕先生，稱高弟。幼孤，母胡撫之。自總角，與履祥爲研席交。及長，志尚

不羣，雅自期負文行，嘗欲過人。癸未冬，孝廉祝淵被逮北行，與祥送之吴門。淵致書還報先生。時許都叛金華，江路梗塞。次年正月，都授首，遂偕祥造先生受業焉。先生始固辭，連日請益，先生色喜，稱其質近自然，乃得内拜。自是造履益謹。無何，亂作，二三年間，寇盜充斥，亦不廢學。卒年三十有四。宗族鄉黨咸悼惜焉。

邱孺人節行略

邱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死，子生一年。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父之親，有母之尊，不忍以夫故傷其身，憂及舅姑，且替其子也。節悲哀，勤紝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傅，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修，泣諭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没，姑老疾，奉侍湯藥不懈，終其姑如事父母。

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高其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邱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孫行語，具合古訓，温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過人也。

張公節烈事略

張公焜芳，字九山，越會稽人。崇禎間，官至給事中，建言被謫。癸未冬，赴翰林孔目之命。時虜薄京師，河北震動，士大夫北進者，紛紛而南。公曰：「君國有急，臣子之義，有進無退。」趨行次臨清，與其監

司郡牧爲城守計。事未集而城陷，遂死焉。天子嘉其節，下詔寵錫。有「罵賊不屈，節烈可嘉」之語。

次年春，予至越，爲弔其閭。嗣子某奉狀以乞言。予惟朝廷言事之臣，不屈於賊，事在國史，草茅賤士敢有述？辭之。請以再，未有應也。而某亦以丙戌之秋死於亂。今年復至越，自慚久負諾責於九原也，妄爲之書，而附論之曰：

古人有言，平時無犯顔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予讀九山疏草，言議侃如，無所避忌，而先師亦嘗稱其風采，且言晚登仕階，不輟學問。嗚呼，忠孝節義，夫豈一日之事哉！

先考事略

嗚呼，履祥其忝所生矣。先君諱明俊，號九芝，補本邑增廣生員。孝友仁厚，事上接下，罔弗温恭，不幸蚤世，人皆哀之。

祥兄弟幼孤不逮事，言行不能具述，間從故舊及門得其一二。有曰萬曆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闈，不遇。雖久病，教學不輟。又曰遇親友吉凶，曲意周卹，不計有無。教弟子，家貧不登其贄。又曰一日至邑，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出囊金爲之輸，而釋其械。又曰平生持二語自勗，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臨没，以不得終事親、報舊德爲恨。即是思之，概可見矣。

先慈沈，撫祥兄弟二人、妹一人，勤劬教

誨，婚嫁而卒。自飲食寢興，及行步出入，及立身爲學，無不諄切教戒。延師締婚，必先君執友中求之。束脩諸費，惟蠶績是賴，紡木棉，夜分不寐。每泣諭曰：「人惟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祥兄弟以是凜凜先訓，不敢有忘。崇禎己卯，令君盧公采鄉黨同庠公論，表先慈賢節，扁於門曰「鄒國遺風」。後因顛沛疾疢，志行弗克紹於前人。倘愷悌君子旁闡幽微，矚其本末，或錫片言以垂不朽，世世銘德。家兄名履禎，與祥皆邑諸生。璋案：九芝公事蹟略見舊《嘉興府志》本傳。又案：先生年譜，九芝公卒於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七。沈孺人卒於崇禎四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五。

遺　事

徐孔坪遺事

徐孔坪，紹興人，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爲遼東經歷。時邊帥議割寬奠款虜。寬奠者，地小而要，其於遼東，猶下陽之於虞、虢也。議既成，虜勒馬其地，指顧河山，已有目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功，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侯伯。孔坪感憤賦詩，曰：「曾聞闢土始封侯，割地何緣賞更優？回首祖宗爭戰地，膏腴大半屬虜酋。」頗聞中朝，受爵者慚而惡之，然未敢顯罪也。未幾，大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東者，莫不稽首稱

賀。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嬾折腰，憲娃何事並封貂。只因欲覓千金價，甘效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罪之。然孔坪聲稱因是益重。既失職，猶留遼東數年，頗以詩文自豪云。孔坪失其名。

張氏曰：世言隆、萬以後，人才多不逮昔，蓋未之信。若孔坪者，予不詳其生平，人亦罕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已見。使其得志，謀人軍國，肯以朝廷疆土媚虜、自枉以求利哉？乃位不過經歷，尋以罪去。天下事可歎，非朝夕之故矣。

錢先生遺事

悲夫，適遠者懷舊鄉，老至者哀往日，自古人情靡不如斯。予顛躓喪亂，甲乙再周，齒髮變矣。歌哭靡端，念里中少壯交，惟錢子一士尚存。往歲仲春，錢子過予，示以先公之狀，而曰：「嚴君棄世，日月以長，子得無一言乎？」予受而讀之，曰：「詳哉，可無述。然祥之懷也，亦何能已？」因本見聞所逮，識其一二，俾後之人無忘厥概云。

先生諱濤，字飛雪，與予家相距五里而近。少孤，奉母朱太君，愛敬咸至。太君厚於德，居家三黨之親，靡有不篤。先生善承之，有餘不足，悉非所計。教子姪，心力兼盡。一士嗜書史，善文章，自記誦以往，先生禮聘名師，盛陳簡册，晨夜鼓勵。蚤起肅衣冠，問課業，晚坐書室，師就寢，然後寢，率以爲常。是以子姪弱冠，輒有聲蓺林。

太學螺潭公，先生仲父也，嘗事呂涇野先生，敦尚行誼。先生孤之日，太學視之，與子文學君同學，同師友，同日冠，同時婚，以至飲食衣服罔弗同者。及太學父子繼没，而

先生視其遺孤澮、汾及孤孫寅，綜家政，禦外侮，細巨畢舉。益勤教事，使詩書之澤弗替益光，一若太學公所以視先生者，里人由此多其孝義。

予成童，與一士及无寒汾、字虎寅同學，登堂拜朱太君。太君語先生曰：「張氏子孤，汝其念昔無父之日哉。」故先生視祥有如子姪。師他出，太君入學舍，聞讀書聲則甚喜。先生或在前，或在後，無不從者。令一婢奉果餌以隨，太君徧賜諸幼，撫而去，子母愉愉如也。太君一女，字於沈而殤。女太學公女，適崇德姚氏，蚤卒。先生教育其幼子夏，至成立。又選士族嫁其孤女二人。沈再娶於陸，陸無子寡居，太君憐之，往來比女子子。先生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猶弗與友，況其身乎？非親母親兄，而亟相過，畏人之多言。」因辭之，其後惟以使命聞遺，陸以不至。太君嘗病瘧，且滿三歲，先生侍醫藥，憂不解，年未艾，鬚髮盡白。最後得良醫，太君起，康强加昔，若天所祐然。

予年彊壯，先生招延使課少子，禮敬與昔諸老師不異。凡去復至者再而三，故其瑣悉咸得備知。先生内行則以孝事太君、教課子姪爲大務，尤愛賓客，喜行義。

天啓時，葛公寅亮不在官，授徒西湖上，學者自遠方至，先生多得内交焉。後入國子學，游金陵，所交南國之士益衆。迨年已過中不遇。一士既以聲聞動千里矣，一時文藝知名在人耳目者，率晚生後起，非奉贄幣以見，則折簡以通，户外之屨常相屬也。先生布几榻，絜觴豆，威儀抑抑，左右秩秩，談古今，雜詩史，投壺擊鼓，繼日不倦。至遇鄉黨姻族間事，一以身任，未嘗委卸。既任，成敗如在己。及遇故人若故人子，扶之以危，規

之以義，尤加意。雖其間或不能以無失，要於嗜慕才賢，好仗公義，本懷無負也。

申、酉之際，鄉邦盜起，焚劫無虚日。越數年間，奉太君避兵刃，轉徙靡寧，常鬱鬱不自得，歎曰：「壯志莫售，高堂安所慰悅？」無何，卒於旅次。祥往哭之，太君撫而哭曰：「予見子也没，子不及見予也没，天乎！」乃止哭勸慰。太君曰：「予視茫茫，而聽充充，且死矣。」夫又三四年，盜稍息，諸孫奉太君歸，卒於家。歲在柔兆，旅食海滋，溽暑爲疾。慨逝年之莫追，傷老成之盡謝，援筆遂書。若其諸軼節，具載如狀，兹不贅。

先世遺事

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廚，見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亡矣。」駭之，寖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乃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淚。是以成童以往，至於弱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閲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禍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今終喪者又三載於兹矣，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於不肖，以大隕先德，則罪孰大於此？用是憶先

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之於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萬曆戊午，先大人應試省闈，發榜之前一日，與從叔二人往天竺寺，諸人以爲禱科名也，一叔前聽之，蓋禱大父壽云。今年掃墓時，叔言及此。叔祖曰：「汝父天性至孝，平時順志無論，即讀書應舉，念念只在顯親。」壬子八月，亦以鄉試在省，聞母病，即束裝歸。或曰：「試期且至，病猶無恙，何不終場？」持不可，急歸侍。會母病日甚，尋故，哀不欲生者三年。乙卯，服終，就試。至前所寓室，泫然曰：「念昔年聞病急歸之事，慘容如喪居者，又周月不已也。」

祥襁褓時，三叔祖嘗坐置懷中，飲以酒，及醉而嬉，叔祖觀以爲樂。先大人見之，每曰：「酒易縱慾，勿使飲慣，後不能止也。」聞之叔祖云。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於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孫先生名台衡。四叔冠宴客，祥亦往，飲既醉，撻一婢，穿屐獨行南田。時天陰雨且晦，不能歸，俄鄰人有持火過者，大呼之，鄰人駭，負之歸。先大人撻之，號於母，母復撻曰：「已就先生讀書矣，尚容爾如此縱恣乎？」自此不許陪客。此祥七歲時也。嗚呼痛哉！今日欲得一杖之加，其可得乎？痛哉痛哉！

萬曆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没矣。家有貯米，人情震懼。鄰之家欲奪先人産，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前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

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産歸於彼矣。寧失米而已，産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産得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曰：「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粢盛醴羞也，滴滴皆啼烏血也。子孫念之。」

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喪，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脩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既鳴矣。其勞苦如此。

家失雞，婢得之鄰家，已係之死矣。婢以告，先慈曰：「嘻，令人共知，媼豈不大羞耶？」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婆子勿爲念，我家婢不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秋之事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温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得不富，惟勞苦而得者久長。即義者，亦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一不驗之理。」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二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弔祭告文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海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吴蕃昌之約，❶求遺書遺像，將奉之以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友孝廉祝生淵、文學王生毓蓍、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告曰：

嗚呼，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

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蠱於李贄、袁黄猖狂無忌之説，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於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尋於禍敗。而天啓、崇禎之間，搢紳之賢者，猶能以名節自愛，則亦莫非倡學之功也。

❶「蕃」下，原無「昌」字，今據卷二十一《吴子仲木墓誌銘》補。

先生起而立誠以爲教，本之人極以一其趨，原之慎獨以密其課，操之静存動察以深其養，辨之闇然的然以要其歸。而復敦之以踐履，閑之以名節，使高明之士既得與聞乎至道，而謹厚者亦得循循於繩墨之守。蓋世儒之爲教也，好言本體，而先生獨言工夫；多逞辭辨，而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玄虛，而先生示以平實；先立同異，而先生一以和平。其言心也，或以爲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有善無惡。其言性也，或以爲形氣末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聖門，而先儒所爲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深有感發，而聞先生之風者，亦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沈，邦國殄喪，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亦無非先生教化之所及，已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於終溺也。

履祥游先生之門，爲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爲德甚深，嘗以無文猶興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有餘矣，碌碌亂流之中，困頓頹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一，其虛負先生，罪已莫贖，幽冥中，宜必棄而絶之。然猶尚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用動静，不敢自即邪慝，以遺玷於門屏之末。是則所爲兢兢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先生其或明鑒之。嗚呼尚饗！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鄉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

嗚呼！正氣云没，孰矯直兮？大道既微，孰扶翼原校：一作「掖」。兮？寥寥數世，時

明熄兮。悠悠四海，將奚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兮。崛起東南，狂瀾逆兮。二儀寥廓，剛大塞兮。羣族虛誕，躬行式兮。直道事人，三黜安兮。正誼格君，九死甘兮。帝怒不回，朋小助兮。時則賢兄，慷慨疏兮。聲動殿陛，四國譽兮。羣宵益怒，披根索兮。罪不可測，履坦若兮。於維夫子，卷道歸兮。吴、越人士，躡屣依兮。興古小學，皋比肆兮。嚮晦宴息，褰裳避兮。時則賢兄，朝莫侍兮。晰精別微，十疑質兮。湖海志氣，斂於密兮。同學瞠喟，乘駿騠兮。謂子在東，道則西兮。曾未一載，九廟淪兮。滔滔江漢，南國津兮。於維夫子，討賊急兮。時艱痛原校：一作「慟」。哭，懦夫立兮。陰翳乍開，衆正集兮。廷論謂宜，臺端汲兮。時則賢兄，衣冠焚兮。葛巾野服，臥白雲兮。皇天不佑，君臣燕兮。酣舞師師，日忘倦兮。姦邪朋興，貨賄親兮。忠言讜論，棄若塵兮。格人既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恣兮。❶三百舊都，忽焉棄兮。於維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歆羨兮。巀山峩峩，首陽均兮。時則賢兄，遹求仁兮。斯文既喪，徇以身兮。生也有爲，死有故兮。明明日星，視百祚兮。嗚呼曷悲！大曜蔀晦，黄昏徂兮。魑魅羣嘯，號雄狐兮。鼠侶竊食，游於廚兮。兄則乘箕，予負塗兮。嗚呼曷悲！岡陵崒摧，川原夷兮。蒿萊叢紛，荆棘薙兮。予懷周道，阻以歧兮。譬木則曲，離繩墨兮。彼駑將汎，失轡勒兮。瞽獨斯行，瞶南北兮。若拙稽猶，昧挂扐兮。凡民有情，哀樂稱兮。溯言夙昔，交未定兮。落落一方，意各勝兮。靈鷲之間，義相證兮。蹤轍嗣疏，心實應兮。

❶「胡」，原作墨丁，今據未刻稿補。

繾綣吳閶，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維稽有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喈其聲兮。悵望遥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璋案：通篇「兮」字，一本俱作「只」。

吳氏復本曰：「此篇濃郁華贍，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無所不可。」

弔王玄趾文

嗚呼！兄豈欲爲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義著。然即是而言，兄可謂得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游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回者乎？

昔予嘗交於兄，愧不能知兄，没而慕兄之所爲，然猶可慰，以爲相得夫深也。今兄之大節，既日星並炳矣，而予困於流俗，頹如無興起之志。在我不能不曰生不如死，使人不能不曰死賢於生。是則所爲深悲，而凡未死之日，不敢不懼，不敢不勉者也。越山蒼蒼，越水洋洋，逝者不作，思心旁皇。

弔吕亮公文

嗚呼！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舌，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由天植之性獨得其厚，何以死生之際不喪其節？嗟乎，士固有死，處死爲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傾汎，譬百草之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並時而摧殘。彼薈蔚之名彥，肆顯重其如山。竊聲稱於平世，既府慝而藏

姦。識羞恥之何事，亦君國之非關。苟榮禄之不失，又安顧夫舊顔？固宜儒生忼慨，奮國士之烈，而以屬夫冥頑。予獨悲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潸潸。

弔唐鄰哉文

嗚呼！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也，已四月之後，不亦悲哉！予故謭拙，不足自列於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予棄，過而論交也，亦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今已矣。喪亂以來，無歲不哭朋友，恒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於兄也。自兄之没，予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間，兄之於予也，情爲加切，而予之於兄，跡殊落落。徒以兄年方盛，予亦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已。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落者，負兄爲甚深，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

比見朋友之繼没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剥》，而後知賢者不得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愬然，於兄弟也油然，其接物也温乎若容，其處己也欿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蹶乎若有所弗及，中心盎然，與表爲一，豈非今之所稱賢於人者邪？其遽及此也。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之不得其厚也。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天之授。窮而皎皎，達而腥腥，修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不如死之衆矣，何足爲兄之悲？所足爲兄悲者，有子在腹，有親在堂。生平執友一旦瞻望素幃，相與涕泗而旁皇。嗚呼哀哉！

弔李石友文

嗚呼！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斯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

乙酉夏，予逃亂菰蘆中，兄行事不得聞，死不得赴，越今宿草已再。平日交游，死亡散落，見者不足十一二。又足不踰皂林而東，卒不詳兄死事本末，據所得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惑也。

先是一載，燕京淪没，兄寓書予曰：「駭變非常，痛心疾首，吾輩豪管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宵旦思之，或號或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之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歷生之艱難，處白日如永夜，聞雞犬如豺虎，未嘗不歎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得則囂然以喜，不得戚然以悲，豈不自謂海内知名之士。向固連袂接軫，揚令問於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若塵土。使兄不死，將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見之、聞之，馳逐之輩，或更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則益不如死。又未嘗不歎兄死之潔也。

兄之言曰：「古讀書人，有戮力王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棺論乃定。兄之身前，譽兄者多人，毁兄者亦多人。譽者謂兄人倫之鑒，毁者謂兄盜虚之雄。至於今，毁兄者其行事可見，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塵土，然若此者已衆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如乎？是則毁者固未知兄，即

譽者亦未知兄也。獨惜兄求友四方既十餘年，親賢人，亦不遠不肖人，式文人，亦不遺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疏，時違俗論，相與引重。其意豈無以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不成無足爲論，凡有心悼世者，何能不顧念彫隕，爲之唏噓流涕也。

語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距兄死日三寒二暑，乃踵門一慟，又無以謀兄室家，朋友相見，皆宜唾予。而予自省不難對兄九原者，兄靈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哉！

弔裴紹岐文

嗚呼！俗流汩汩，有足畏入。鄙言營營，有口恥及。負氣矯如，避喧就寂。仲豪論衡，冥思參極。遹既耄其靡怠，惟耽書與尚德。允東海之高蹈，匪局藝於岐伯。胡溘然之遽盡，竟大年之弗得。

弔吳仁伯文

嗚呼！今之爲學者寥寥矣。生於吾前，其志於斯者，百不一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亦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己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蓋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自崇禎之間，日與二三友人講論程、朱之學，越今二十餘年，切磋不舍。其自家庭以及鄉黨朋友，無異指也。夫爲學於衆人不爲之日，辨晰於羣相咻和之中，獨立而不移，謙和而善下，可謂篤信好古，敦善弗怠，君子也已。

祥於乙未之歲，得進交於先生，私心竊幸兄事之友更得一人，猶恨百里之隔，請益殊希，何圖一旦遂復喪失？ 嗚呼，死生蚤莫，亦理之常。 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於悲者，在己之失益友，而後學之無師資。 哀哉哀哉！

弔呂康侯文

嗚呼！ 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 高懷勁氣，介性直情。 松筠節抗，竹箭心銘。 誼不苟合，靡合不誠。 信不苟諾，無諾不誙。 見利弗顧，臨危弗更。 大義必奮，細行必矜。 意所不可，千夫莫爭。 力所能振，萬斛毛輕。 耿耿國士，矯矯干城。 哀今之日，志難與明。 遺俗特立，晦跡藏聲。 和光假寐，中夜以興。 溷俗豈屑，浩然遠征。 五嶽尚子，下簾君平。 脱屣七尺，維繫天經。 尚慕往傑，桐江之貞。 陟降西臺，庶其得朋。 某等懦夫，淪落罕成。 負薪於野，遹求耦耕。 大道未覩，深綆曷勝。 空悲老去，歲月遷形。 跂望遄返，握手班荊。 何圖訃至，健者遽零。 同人悲悼，涕泗交并。 矧誼至篤，執友父兄。 如新白首，素心各傾。 幽明不隔，夢越西陵。 閔諸小子，音旨夙承。 授經諄復，儼然在庭。 相率羅拜，清醴尊盈。 先生來格，翳翳雲停。

弔吴忠節公文

嗚呼！ 崇禎之間，先生之名，朝陽鳴鸑。 崇禎之末，先生之節，巨河喬嶽。 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爲。 然世之有先生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固無足述。 當夫國家無事，廣交游，揚譽

望，以翺翔日月之下，止以營私自植爲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素非意計之所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首回面，以苟一日之全，而不暇顧夫惟在致死之誼。至於所欲既得，則又揚揚閭里，造爲曲說，以流播於鄙夫小人之口耳，以自解釋其通天之罪，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恥之防者，比比也。覯先生之大節，攷先生之生平，可以渥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搢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爲國遠謀，不幸有事，各懷舍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污辱以爲脱禍自保之策，亦何至以亂亡遺其君父，中原盡爲塗炭如今日哉？

小子某伏處田畝，素無譽聞以遇知當世，又竊以藉名公卿，聲稱自達爲羞恥，是以雖與先生之仲子游，而未嘗摳衣趨隅，以質其末學。洎乎率土號天之日，聞訃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墓爲懼，不能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拜瞻祠宇，仰止羽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於不墜，激頑鈍之肺腸。而況並世接壤，慟哭淪亡，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而裂乎其衷？

弔吴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友吴子仲木於鹽城。既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爲之辭曰：

嗚呼！年來哭友，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爲永訣耶。聞訃而來，弗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叙》，行在《三儀》，學問之志，至死不怠。屬纊之前日，猶勤勤索予書也。念予一載之間，以君之喪，以君之病，不忍盡言於君

者，皆爲負君深矣。

自夫宰土淪胥，師友道絶。辰之歲，與君約爲山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交。私心竊幸，切磋之益，資君不淺，如何一旦失此畏友！嗚呼，君之齒少於予，君之力行過於予，猶且中道身没，所志不究。長於君者，學問之日寧有幾耶？君之子，長者八齡，正若先君子之棄予孤也。君之昆弟賢，繼君志行，宜無後憂。予也未有子嗣，先人後死之日，惡知其有耶否耶？縱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耶？是則予之哀君，尋復自哀也。

嗚呼！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心也。予哭君歸矣，塗中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之家奠，述予言以告君，君其鑒諸。嗚呼哀哉！

弔吴裒仲文

嗚呼！裒仲託志千古，而年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於哭親，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絶兮問津。紛歧塗之日闢，睠周道之莽蓁。哀予生之叢詬，荏弗克於自新。冀觀摩於畏友，庶舊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行之壬辰。樂邂逅之適願，蓋貌莊而氣醇。擅英華其斂棄，蚤抗節於松筠。既細行兮罔怠，益勉勉於大倫。君殷勤而篤下，予徑直而懷真。間睽離於時月，輒芻詢於諄諄。惟五旬之朝夕，祇䦱逢之暮春。悵良會之弗永，繼書問之來頻。期結室於山皋，相攜手而歌爾。扶羣污以滌圃，亦往復而披榛。忽終天其云邁，歎予懷之未申。恨有萬其靡極，日哀哀而泣旻。乃扶杖

兮不起，卻搤米於昏晨。予拭涕而喻慰，有《蓼莪》之先民。振山谷其一慟，感載路之沾巾。旋危辭以進勗，伊大孝之守身。胡踰年而彌憊，竟二仲之齊仁。先是仲木居母喪，哀痛踰禮，卒於喪次。哀仲喪母，未踰年而卒。懵蒼天兮安忍，不假年於斯人。果修短之有分，抑吾道之宜屯。望前馭兮既邈，又繼軌之曳輪。顧同人於郊野，曾應志之幾鄰。駭訃至而然疑，適予生之溝迍。時予女死非其命，辱身訟庭。歷顛沛於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歎於不蚤，速隕化而形泯。乃徘徊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既往兮弗逮，行躅濁於海濱。希初服兮可返，日就暮而重紉。靈昭昭以鑑余，固生死之維均。矢無負於夙昔，黽餘年以自珍。哀哉哀哉！

祭張言雅文

嗚呼！予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世衰學廢，鄉無典型，沈淪俗學垂二十年。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求古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以庶幾一得，譬松柏欲興，而蓬蒿葛藟，皆得虐其條櫱也。是以凡遇來學之士，輒不以無聞爲恥，亟亟述以古之所云，而於鄉黨特甚。乃世益衰，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以爲非，父兄之所崇，子弟以爲過。父兄子弟皆不以爲非，又或限於資之所稟，狃於習之所深。語以科舉之業，而信且從者十猶五六，至語以古人之所爲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徒抱耿耿，與斯人游，而卒鬱鬱莫以告也。

自歲丙戌，子之親不以予爲非，進鄉之

諸友與子從事予。予觀子入世未深，而資又足以爲學，其於予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告予曰：「始聞先生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世人之言而駭，見世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居亂世，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游也。」於是有惜日倡和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子也畏往來之雜，則書陽明《客座》之箴；畏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

予言士節不立，由於知勢利而不知名義，懲今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適得逢世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後，人才淹鄙，所集雖不足成所命，聖學梯航，亦在於斯。考亭夫子不得行其撥亂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玩之。

子與予游喪亂之日，予是而不非，子是是而非非，予言善不惡，子善善而惡惡。予嘗勉子，慎以避患，默以保身，而子遂有《招隱》之賦。人或告予，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予答之曰：「言雅年幾何，弱冠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子，必引咎，問曰：「以奚故？」予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

去年春，予謝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子之家。嗚呼，子徒以予去數十里而歎聚散之不常，惡知遂繼之以

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子朝夕，或無疾病。疾病，藥石孔良，或不死。即死，死者可以無悔，生者可以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予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頽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摧然而哭諸，子亦何能以無悔，而予亦何能以無憾乎？雖從予游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子。如子之志，進而三十四十，必能卓乎有見，令聞高矩，爲後者師，亦惡知廢之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嗚呼，已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諸友，亦各有述也，子其聞之。哀哉！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以絜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

嗚呼！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與同，中道相失也，爲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載，計爲朋友，已二十有二年。其間聚散離合，倡和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己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予與君。其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涉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峰二隄之間，亦惟予與君。既而予以王父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可，乃蒼皇修墓，惟君與予，寒霜草土。甲申之春，問

學於會稽夫子，進請於堂，退筆之册，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亦惟君與予，江山關路。

往者，予友顔兄士鳳，君亦友之。士鳳没，而君哭之哀，且謂予曰：「鄉黨之友，不復有斯人矣。」繼予與君俱友祝兄開美，開美之訃至，予寓書君曰：「吾道益孤。」君曰：「死可矣。」一二年來，邦國淪胥，中原塗炭，君時痛哭，髮已短而心徒長。君之先世，孝友長者，爲憂後人不武其前。嘗爲予言：「變者其世，不變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吾懼予弟之漸濡於佻越也。」嗚呼，豈知今日君之子一旦無父，鄉黨之友復無君，朋友之有志於學者，復謂摧折摇落，不憖遺一二人也。

君疾既革，而予至，君死既殮，而予歸。君之藥石，予視之，君之手足，予覆之。君死有日矣，猶若弗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嗚呼！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族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死也。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爲人憎、没不爲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爲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己不求其厚，爲人不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揜覆，則固人皆信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三其論者也。嗚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

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薄田秪具饘粥，賦役正繁，門户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父書，勝冠帶，克紹前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嫠弱子，其何以自支於不替？今年予在語溪，每見君，輒詢士鳳諸子。予自海昌歸，問開美子。聞隕其二，則甚歎惋。君於故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己之後人，竟不遑卹。

君垂没，屢顧於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之意，何必言而後知哉？兄弟之子猶子也，朋友而兄弟，豈有異是？予克壽，予不隕穫於貧賤，知當爲君言，能當爲君爲，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否惟天，予爲君言如此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又哭錢字虎文

嗚呼！去年哭君，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今年哭君，君之室爲寡婦，君之女復爲寡婦。爲寡婦者，矢死自堅，猶可云命之弗穀。爲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爲族人所魚肉。人間之痛，孰過於斯！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爲飲食。飢渴之害，未及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死？永言厥德。爰學古之人，明醴香粢，虔肅以薦。

禱雨文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横離非罪，死亡無算，愁慘怨毒，上干天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人，善良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於貪墨，又屈於强暴。征輸外迫，衣食内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

尤絶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爰率衆哀籲，願賜膏雨，以渥時耕，寧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聞知。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以貧窮，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年，子弟數輩，未有鄉黨自好之士。今既愧恥，力惟自新。以兹之歲，兩月治農，兩月求友，其諸餘暇，閉户發書，擴其善端，閑其邪慝，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免於素餐。其以是心至，雖疏且幼，不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夫子之行，勉之成德，以俟後賢。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五常，雖在門牆，不敢不遠。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於昭，鑑兹幽隱。

哀辭

孫子度哀辭并序

予旅語溪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過予，予亦數至郭外訪之，每步自西郊，人咸知爲子度往也。一户自扃，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然四方之屨時時至，縱論今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復有覆載也。

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壯奮筆文詞，聲譽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退少進，伸眉開瞻，希足其意。申、酉之歲，感憤伏

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究之人亡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遡平生，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徘徊中野，混農夫之樸蚩；寂寞空扉，託緇流之誕詭。朋侶載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

子度病初作，予間出弔友諸文示之，揮涕言曰：「轉覺生堪惜，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淹連二載而卒。聞而痛之，爲辭二章，以寄予哀。履芬按：文作二章，而辭只一韵到底，俟考。

帝京塵汩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日星閟曜兮，野顧無人。狙魁夸智兮，獒旅高狺。言不入兮，情不可與親。幽幽獨息兮，惡識冬春？韞璞重壤兮，造物斯珍。虛堂徙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爾主予賓。吁嗟遘生兮，夫獨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窒兮，億不能均。付之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伸。乘晦景戢兮，齊乎蟄鱗。内昭罔息兮，何愁隱淪。在昔成言兮，孰與重陳？悔予弗逮兮，紛淚盈巾。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三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雜著

易義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於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爲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爲力難。然以消長言，内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衰。以上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二「包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雖否得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逞，可羞之甚也。羞即其占也，過此則凶矣。《恒》三九亦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承者，二中正，三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亦有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有不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爲近，質之柔，於君子道爲遠，非絶之也。苟志乎善，質雖柔，可與進乎君子之道。苟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故尚正，又尚中也。

《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

陰物，瓜，亦陰物，皆與豕爲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不正也。四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得毋以是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爲大。既生必長，不包，其患亦大。

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子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爲君子。小人而不化爲君子者，不使得志於包之中，亦不使肆志於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大，不如杞之雖攀而善，蓋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在淵，亦在於渚。譬則放豚然，速之蹢躅，將孰與禦焉？誠使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上，陰道雖長，不足爲之憂，故曰「有隕自天」。

鳦喻

予年十五，從董先生讀書甑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无寒。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友雅相樂也。

有鳦巢於匾之左方，雌雄拮据，啣土作室，凡幾日成。既成，伏卵，雌出雄代之，夜則並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二鳦啣食飼之，無晷刻輟也。先生步履爲徐，講誦聲不大，曰：「勿駭雛。」又越幾日，五六黃口伺食牖户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鳦以次飼之，必均啣食以入也，隨啣所下以出。飼日密，勞日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哀哉，是可以識父母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黃口者玄羽、紫頷、素腹、蒼趾，居然鳦矣。每攫食，翼且振。二鳦啣食其前誘之，復召羣鳦環堂

內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弗顧，或弄啄相嘻，啾啾待飼如他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若。次日揮手逐之，亦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矣，能得食，尚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續二帨結其端，舉而逐之，羣雛齊飛，翩翩於庭不止也。二鳦遇之，驚喜聲異甚，率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於樹端。衆鳦聞之咸至，助之飛，頡頏下上，久之返於堂而休焉。自是，飼食之勞遂已。先生顧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

仲秋良夜，與友人步月中庭，感於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邱子非之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拚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嘻，子之言善矣，惜乎未達先生之指也。先生孝友士也，遇物而惻於懷，假之以警小子云爾。且夫脊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而弗念生我劬勞者。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亡友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世，不及教子覩成立。没既十有餘年，而第三子鼎乎行就婚於舅氏。予貧無以佐之羞賓客也，爲書此語，益以薛文清公「挺特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二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子勉之。自今以往，有成人之道矣。善敗於是乎分，其慎別所爲君子小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得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得因父之執友，服先訓於不

忘，以無即於傾頹也。」區區一言，夫或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儆老

嗚呼！父母生爾，歲月其幾，忽云五終，修乎短乎？自爾有知，言出爾口弗可追，行出爾身弗可悔。有善皆在人，有不善皆在人，惡得而隱諸？嗚呼！自玆以往，歲月又幾，爲死爲生，幸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尚或有聞，死爲不幸。若未即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爲不幸。

良友在前，詩書在案，夜寢晨興，旦晝所事，爾有秉彝，何適何至？嗚呼！及顧望悵如，履芬按：「及」疑「反」誤，或上有脱字。瞻望昧如，曾何有乎當理，而終焉棄如。

少壯之日，既苦獨學無友，又爲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十餘年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幸得商隱、用晦兩兄相成之誼，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得渝安、寅旭、佩蔥諸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前此未之有也。而亦無課授之勞，將復以何爲解，不力於學乎？《記》云「六十不親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祥不然，六十猶不親學，學無日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勤見督，勿坐使予終無一善，空爲野土，❶貽後人之哀也。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干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下莫信於家族，恒召致

❶「土」，疑是「士」之誤。

於非理。嗚呼哀哉，柰何不省？二月初四日，有感而書。

省疚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忝嘗之靡託，敢不求生。生死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罪，日慎一日，以庶幾於桑榆之收而已。次日又書。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郡。俗寡訟，兩造雖具，宗族或鄉鄰長者爲辨曲直，即就有司請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憾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怨銓司不以腴郡予之。歸爲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

予聞而異之，爲感教衰俗穢，士人生心害政之禍，蓋非一端，亦非朝夕之故也。即此以論古之爲人長上，聞期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以民醇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深矣，未聞以獄訟衰息爲前人興學之咎也。若而夫者，既嘗游庠序，以明經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爲何心？乃其涖政臨民，惟苞苴之是求，弗饜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亦未聞有以正之，方將爲之太息官運之薄，弗得厚貽子孫。有以見百餘年來，士人挾書策，求利達，其志尚蓋莫不然。若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禍流君國，回面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吴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顯然黷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宦囊豐約，全無愧恥之心矣。○古之無訟，民淳事簡也；今之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

志，乃畏墨吏耳，豈畏名義乎？

記疑

先師《語録》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爲看得死生太重，所以踟蹰於全子全姪之間，不得不爲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爲子死，子爲父死，兄弟亦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由此，則死烏得不重？至於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間，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以處其子非其道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亦可哀也已。

天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亦惡知前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穉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亦事之所恒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兒，古今來凡若此者衆矣，正當闕疑也。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爲僧道者。予初薄其爲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教不明，習俗衰薄，徒見爲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胥，無復動念。

《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户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

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爲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爲仁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以是爲尊焉，宜也。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得則驕淫恣黠，靡所不爲，不得則詭濫荏滑，亦靡所不爲，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爲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人亦羣尊之也，羞已。且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脱衣就功爲鄙俗而不事事，既寡恒産，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爲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爲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

吾友鄔子天則，少嘗授書爲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素善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亦授書爲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歎曰：「吾死，將毋傭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即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所及。以爲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并識此，爲後來之鑒云。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四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書補遺

答周鳴皋壬辰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肝腑，弟將銘之中心，日夜念之，何啻書紳也。

今年收歉，而工力之費倍於往年，來年數口，正未知所以爲計。人事之盡，固未有一二，然以吾人自度，亦無他經營，惟潄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豪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終不能如季心，出納有恒，終不能如吾兄，則又所遇之不齊，又弟之所謂有命也。來年坐地，俟越中歸再作商量，目前不能決也。

兄越游之意果否？弟月初准行矣。積數年之痞痳不寧，又有朋友之約，雖益艱難，亦斷無遲疑矣。但日内晴好，使春花得以一番培植，然後出門，更爲放心耳。陳布衣欲至江西見康齋，鬻其家産，僅得五金。計初行時決須一鬻，特未知自江西歸後，生計更將何如。且此行復以張學士之阻，不見康齋而去。家産雖微，豈非妄破？古人此等去處，當作如何理會也。

憶弟初見先師時，即以「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二語爲教，且云：「求可、求成，功利之

本根也。」臨歸拜別之時，諄諄以「尊所聞，行所知」爲勉，而繼之曰：「是後不必數過，貧士資斧亦是難處。」今自先師没後既七八年，欲踵門一哭而尚不能，至於尊聞行知，則又何有？仰負明德已極，所望知己匡救而已。臨楮嗚咽，感切不已。

答施約菴 丙申

去冬親几席者三日，未得斯須之間，一遂請教之私，古人所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者，誠不知何日也。嗣後，連與嗚皋兄期同叩廬左，每以人事所乖，弗克如願。究而言之，總緣謀道不專，又誰咎也？

辱諭貴里諸同志惓惓見采之誼，弟之本末已具別牘，茲不贅。恭藻兄奉先生簡書以來海上，其志誠高，其心誠切，非有奮不顧流俗之非笑，思自進於古今賢聖之林，亦胡可得哉？但既抱此過人之志，當求海内大君子而從事焉，否則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弟某非其人也，何可當！何可當！况弟平日所求食之故，資其束脯，以苟免飢寒而已。其爲，歸斯受之，而擾擾焉曰師曰弟子者，特以求易足，其職易稱，譬如傭夫荷耒耜以入人之家，食其食，事其事而已，非有所謂孝弟忠信、英才教育之責也。若過此以往，而欲妄比於横經正誼之義，多見其廉恥道盡，陷溺其良心而不覺矣。是以嚮承語溪吴兄開二，及敝邑顧子上蜚，常不見察，而欲執是禮相加，弟堅不敢承，非獨於恭藻兄爲然也。若猥蒙不鄙，而以兄弟朋友之道相始終焉，則弟雖愚陋，懿德之好，亦竊深焉，何敢自外？謹此布復，不悉。

示顏孝嘉兄弟

乘人孤寡老弱而肆其毒虐，在異姓稍有人心，有所弗忍，況功緦之親乎？三吴故多衣冠右姓，既毁其室，思取其子，若此之事，亦不多有。然在君族諸人，固所宜然，無足深怪。訟事目前勝負，均不必論，在君兄弟自爲之。若異日克自樹立，光於前後，視他人子弟高出數等，以不愧於祖宗創垂之際，今日雖負，猶勝也。若不自奮發學問，無以異於恒人，立身不足列於有道，使數年以後，愛者莫助而咨嗟，讎者得志而撫掌，是所謂全局俱覆，今日雖勝，亦負也。

人不憂人侮，所憂自侮；家不患人毁，所患自毁。戒之戒之。家門之事，敦睦爲先。彼此勝負，固非所較。予之言之，亦爲君之族言之也。天道遠，人道邇，賢德之後，當有興者，此天道也，願君兄弟以人事自勗。

示顏孝嘉兄弟

天致其刑，族兇隕命，凡愛君者，莫不爲之喜。原本而論，顧自立何如耳。苟君兄弟月征日邁，獨立不懼，雖百兇何傷？適以爲進德修業之助。使其不然，雖一兇斃，餘類尚多，君族無良人，人皆虺蜴也。其毋以彼之生死爲憂喜，而以學之成敗爲省勉可也。

示諸生

後生不務力學，馳騖名場，放心喪志，莫甚於此。非有探湯之疾，則鮑魚臭味將恐駸駸及之。僕幼無先人之教，亦嘗失足於此，

後雖悔之，至今言及，猶然慚色形於顏面，可爲前鑒也。進德乎，修業乎，有一於中，謂吾言不當，吾無辭也。古人有言，諸君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一言蔽之，義利而已。今試清夜以思，此事爲義爲利，不待知者而立判也。教衰俗薄，謀身以利不以義，釀成此種氣習，通國如狂病醉人，泯棼煽誘，靡所止極，良可哀也。餘人不敢盡言，度不欲聞此不祥之語。私以告吾黨之知自愛而不願爲小人者。

又示諸生

言雅之死，不可言命。《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平時不能定心氣，節嗜慾，一旦有疾，復不能謹醫藥，慎起居，慢易嘗試，以速於死，謂之不孝而已。諸君以朋友之誼，震驚哀痛，夫豈不深，雖僕彌甚。然若此者，實足爲戒。予告言雅曰：「壽考爲福之全，守身乃孝之大。」不謂竟無及於言雅。諸君慎之，願以履冰臨谷爲念，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與朱韞斯 乙未

別後，意仁兄隨已到館，不知何以久遲耶？尊人外侮之加發於何端？然亦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適足爲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爲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館穀爲業，是亦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惟願夙興夜寐，無忘此心耳。

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得。惟幸仁兄潛心經義，其餘量力及之，切勿蹈弟之覆轍也。更有進者，諸書義理，更望虛心平氣，從容以求之。若只以己見讀古人之書，則雖博通古今，衹以長養得一副自家面目，於克己工夫全無當也。宋之荆公、本朝之陽明，其病正不相遠耳。近嫌乾兄學問亦大概坐此，不審仁兄以爲然否？

袁仲兄來年之招，弟決往無疑。但僦居，主人方有門内之隙，若目下可以消弭，則尚可寧居一二載，否則急欲爲他遷之計。旬日以來，胸中擾擾，率多爲此。蓋欲返於故居，則修理爲艱，欲另擇一處，非徒力所不能，抑亦孤立無與。春間，曾與大也謀及於此，今復遠游，莫有相依者。使二策俱有不行，非徒不能遠出，正恐近席亦不能赴矣。弟之情事，兄所悉者。袁兄書幣，今且留之，然未敢拜受復書者，以進退維谷，恐他日復踵食言之愆也。旬日前，小壻過我，商及於此，爲戚然者久之。徐曰：「何不謝卻館業，則何地不可以居？」初聞之，頗難其事，已而思之，亦甚有意也。

季心兄忽然疾作，昨聞其稍愈矣。渝安兄處，亦未及走慰。蓋烏鎮貴人車馬方盈街巷，莫若蹇足爲安快耳。前事亦未問之，初喪不便輒及他務，凡事自有莫爲莫致者，非人力所及也。仁兄目下事無急於此者，然正無所用其汲汲，《大易》所以有「需於酒食」之占也。乾兄曾相見否？仲彝、大辛諸兄近俱何如？

葬親社歲會之期，定於十月初旬矣。仁兄掃墓歸里，同開三一來，作信宿之聚。尊衣尚在陳莊，平日無人去取，今適陰雨，又不

能往，直須兄來時服之矣。秋風方急，無以禦初寒，奈何。平日念所欲與兄言者甚多，臨楮又輒不復記憶，衰廢之徵，於此可見。統俟嗣便。

與許元龍丙申

鄉辱手教，不及奉覆，罪罪。左顧海上，猝急而歸，固已深歉。又陰雨之塗，不無困頓，恭藻兄病體益復强支，不審是夕得抵甪里否？念之念之。

北騎經過，聞不甚驚惶，諸仁兄家室俱已寧貼否？居今之世，真如乘漏舟以涉江湖，風波覆溺之懼，日日有之，亦在在爲然，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程子曰：「心存誠敬耳。」吾人今日亦惟有此一種功夫，當密切做去也。仁兄求道之殷，進德之勇，真不易及。然年及强仕，去日已苦其多，雖復晝夜孳孳，猶懼衰莫之易及也。惟努力努力。

恭藻兄目下當以治病爲第一義。古來聖賢豪傑，其精力必是過人，非必禀賦之異，其所以養之者然也。究其所以養之之方，非有他也，不過節飲食，愼寒暑，薄嗜慾，適起居而已。觀程子以忘身殉欲爲深恥，可推也。精力一衰，百事不堪，真雖生猶死耳。古之人，用其心於如臨淵、如履冰之際，雖不言養，而養在其中矣。弟蒲柳之姿早衰，亦緣一向無疾，過自浪費，是以昔年一病幾殆，今度不可復矣。若壯盛之年，其效可立見也。

徐忠老收得《語類》一部，仁兄可即借看。百年以來，只緣此種書置之高束，是以

正學不明，異端肆起。近日同志中有意求之，而完書絶少，貧士復不能得。忠老見輒收之，亦與人爲善之一事也。

與張白方丙申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固知仁兄不惡於直言也。數日來，聞兄將爲東粤之游，心尚疑之，以爲我兄學古之道，不應有此等舉動。昨見韞斯兄問及，兄答以月内將有是役，而辭氣甚緩。度兄意中亦以未合於道，故微露遲疑不果之色乎？然在兄或有深衷，未可以淺測。究而言之，兩言而已。若以時方多難，將仗策遠游，以圖樹立壯夫之業，固弟志力所未逮，何敢以爲不可。然天運人事，猶宜静觀密察。今古英傑以輕於從人，而弗克善後者多矣。願仁兄前路珍重珍重。若非以此故而出門，誠恐不免飢渴而爲心害也。士君子立身，當有所不爲，殺一無罪之非仁，非其有而取之之非義，我兄辨之必早矣。古之人得天下而不爲，今之人簞食豆羹而亦爲之，在流俗宜爾，不宜出之學古之道之人也。

即館穀一事，貧士不免，然豐歉亦有命也。鄉邦百里内外，可擇地而處，何待遠游哉？「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志士不忘在溝壑」，願三復乎斯言。據弟目前所見如此，義有未然，幸兄不吝往復示教。

與陳乾初丙申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遣，勉自珍攝。

敬之病後，尚未復元，前日見其氣甚促急，極宜静以養之，藥力似不可少也。

弟至海上數日，默自尋省，向來工夫不得力，一者自已不能整密，一者亦少切磋之力。仲木如此，吾輩餘年知有幾何？幸今歲蹤跡相近，往復差便，惟兄不吝教督，使弟稍有所進，則至願至禱。語云「末俗易高」，吾人止向一世人物中較長絜短，總歸無志耳。況又未能乎？《大學》見解近復如何？渴思新得以慰悵望。

與陳乾初 丙申

弟自至澉城，與長兄一晤於永安湖，再晤於黄山。彼時坐間大都同志之友也，疑無不可罄竭胸腑。弟退而竊思，長兄不甚以學問相規勉，使努力於道德性命之際，豈以弟之不肖，不足教勗耶？抑諸同志日新之功，無俟仁兄鼓勵？不然其所異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幾希矣。

世事齷齪，無足汙人齒牙；里俗鄙陋，不堪涉於聞見。上之研究身心，次者論説經史，猶爲不虚此日。高忠憲公云：「吾人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諒以是也。又況友朋聚會難期，吾輩年已踰四踰五，學問之日寧有幾何？開美、仲木俱已蓋棺論定。今日徒然視息天地間，已應有生不如死之歎，可復相率游談，坐消時日乎？龍山諸兄莫不奉兄典型，弟之庸下又無論已。若長兄不於此大加鞭辟，講究幾種經書，變化幾分氣質，洗滌幾種習俗，滋養幾許德義，坐見以鄙夫小人終其天年，深可痛悼也。芒種已迫，暫去澉城，行有一月之别，率此不盡。

與吳仲木

前月二十日後，俟兄苕水之行，則得緣以追陪數日聚樂，不意乾兄正在海上也。獨居荒業，極願就兩兄鞭辟，目下穫稻已始，竟不能矣。若在五日以前，尚可出門也。遠虛舟楫，殊爲不安。弟今冬度有嫁女之役，過此月收穫，不免復有經營。若其期尚遠，則十月間尚得過兄請益，若期迫，則須冬盡矣。敝里一友同徐敬可兄往山陰者，亦述伯繩兄語於弟，竊疑所言別有本末，未可節其一二以爲口實也。

敝友崇德吴開三兄，幼與兄之從子也，志行甚高，熟於史學，向以不治生產，家計遂窘，明年欲得館席以安之。而敝邑羶競，視恬退之士爲廢人，若將賊其子弟者。兄所知之中，能爲之地否？但不作舉業，則於志遂足，不必計其穀之豐歉也。

弟前後所與兄酬答手札，幸盡出以正諸乾兄。其間悖謬弗當於理者，望指出一一批教也。猝猝具復不備。哀仲兄均此道意。

與吳仲木

十二月二十日，敬附一緘於錢氏使者，中函先師《合璧連珠》一册，及所餘金四金，聞兄往澉浦，留於馬氏轉送，未知已達記室否？弟原擬初十前往候乾初兄與白方兄，因過鹽官，與兄爲一二日之聚，適小壻疾作，初二日即往雙林就醫，歲事冗積，竟不遑也。開美兄葬事，春冬之間，度能舉否？

敝里諸友倣唐灝儒兄勸勵之法，立葬親一社，一時人心頗見鼓動。寒食前一日，舉

社中歲會，欲屈乾初兄一過，發明送死奉終之義，激厲仁孫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論》一書，弟已傳知同社故也。度錫類之思，推之無往不在，有所不拒耳。兄與乾初兄山陰之棹，日前想不果發，若此游在秋七八月間，弟農務稍閒，即能從兄校讀先師遺書，以畢生平之願矣。

別諭見召，爲三五十日之聚，微兄言，亦弟所願也。目前同志既不多人，而又散處各方，不能數見請益，先正所云「火力不聚」，亦一端也。弟之固陋，更不足言。其得與兄及哀仲兄數晨夕，且緣得時時奉教於乾初兄，衰頽之餘，庶以賈餘勇之一二，何敢自棄於君子之外哉。或四月，或七月，間或十一月，弟雖未能預必餘閒，若人事不牽，田功粗理，當附便舟，過從至教，不敢煩命使也。

《祠堂增議》適緣友人借去，容日奉返。外《社約》二紙呈教。外敝友凌渝安、沈石長兩兄，欲得《忠節公遺集》各一册。先師《人譜》及《證人社約》，幸各寄一二十册，遠近士友，聞兄改刻此書，屬弟求取者甚衆。然此書流播人間，不特先師教澤益以深廣，亦今日人心之幸也。知兄公溥之懷，頗不爲厭。并及。

答吴仲木

兄所示九月廿五日書，適緣到鄉間收穫，不及裁復，嗣是遷延，又復一月，歉不能寧。廿四五準擬出門，從嘉興報陳頊叔、徐敬可兩兄，即以過兄，復以路梗而止。小女遣嫁，距此尚有二十餘日。初十前若可行，決至鹽官也。辱念窘困之情，稱財而行，亦無所難。雖不能如古人嫁女，賣一犬而已

足，亦不敢多方經營，慕效世俗之所爲也。但播遷之餘，典質殆盡，稍稍取贖而力已詘耳。小女所口誦書，數章句而已，其性頗能默記，不令多讀，亦不令執筆作字，惟孝友溫靜，他日庶或不至遺罹父母耳。所憾舅姑俱已蚤世，爲婦人之不幸耳。

仲彝兄龍山之議，聞之甚喜。其所遺乾兄書，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尤不可及。若奉祠先師與開美兄在長至之時，弟目下適感微疾，恐不能隨兄行禮矣，俟春祭一來也。哀仲兄之招，弟所不能如初志者，承命之日，已略述其端。今鄉里脊脊多故，心怦怦然，不敢更言離家矣。主人援而止之，遂頑然而留。今賤婢已懷妊，若來年得生一子，以承先人之遺，弟耿耿之志已畢，即此亦不能遠游之事也。

弟生平之病，多在寡斷，憂患以來，益復畏葸。古人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兄訓我諄諄，而未能體而行之，甚足羞矣。

辱問朋游之中，可以作令子師者，朱韞斯兄其一人矣。弟每與此兄相對，輒有規益，輒自見其浮氣。前年寓語溪之日，見其弟子整整，時有法度。去秋，伯繩兄見問，亦嘗舉以爲對，兄其志之矣。

伯繩兄札，未及寫得，數日間，若賤體稍健，當謹書之。來時，親以齎上也。先師先農之祀，誠僭，今不敢行。賤體由於感寒，三日前，以小事蒙霧露行二三里，時甚蚤，尚未食也。至莫，頓覺狼狽。今起居稍謹，而以溫勝之，當即愈耳。弗又煩垂念也。未能久坐，氣力方憊，草附一言，不盡不盡。

答吳仲木 甲午

伏讀來教，知老伯母康祉，道體强善，喜何能已。賤體雖愈，然精力全未還舊，日常但可無事，小有勞擾，輒通體發熱，自汗間出。所賴脾氣不損，飲食漸益，一兩月後，容差健耳。弟每歲不能不資子弟以養，今年其勢不能遠出，里中諸子有就學者，已受數人，義不可以復登令姪之贄。若彼此兩可，是亦所謂二三其德矣，敢固以辭。

韞斯兄歲前已達之矣，其復語云：「求教仁兄，因請益於袁仲，固所素願。不敢當令姪師禮之待，但假席讀書可也。」來書與儀，當敬致之。十五以後，邀之先過敝寓，候命使之至，不敢辱駕遠臨也。賤體稍能跋履，冗事粗畢，亦當往復請教，特不能限以時日耳。韞兄儉質殊等，出入不持書册之類。三數載以來，弟見其無不如此。館中好静居一室，不樂接見人客，對人亦無餘語。館於嚴墓，已訂今歲之約，意有不合，浩然而歸。蓋其性剛介，絶遠流俗也。此意幸兄豫於袁兄前致之。伯繩兄書，韞兄來時附上也。餘不多及。

與吳仲木 甲午

天勢隆寒，仁兄卧疾山中，不知何日平復？韞斯兄來，具悉精力頓起，喜荷喜荷。弟別兄是晚，晤乾初、旬華兩兄於仲貽兄家，二更餘發舟至市末，歸意迫切，故急急如此。不圖次日冰凍大堅，坐困野外，初一日方抵家，而小壻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兄於湖山，又悔不稍留於袁花，即此亦可徵賦命之

蹇薄矣。

乾兄一見，輒覺意味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愧薄弱，總緣脩己不力，故無根心生色之效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際正可體驗耳。兄所示教，開兄所記先師《語録》，及與伯繩往復書，凍筆不能抄謄。明日往會開三尊人之葬，歸時歲事所迫，燈節前往返嚴墓又須三四日，過此隨就館舍，方得從事。大約寒食前後始得奉歸，并夏仲所假《魯齋集》，與裒仲兄所假《康齋集》，同日内上也。弟料彼時當能過兄，爲旬日之聚，以補兩年來積懷也。

又旬華兄與乾初兄，訂爲山陰之行。弟聞之甚喜，欲隨以偕行。歸而計之，恐資斧無所辦，此意已逡巡矣。不審仁兄春間有意斯游否？師門賢友，初覺落落，今年得旬華，又聞成夫，亦大幸事，烏知來年不更有所遇乎？所憂己德之不立耳，何患斯道之孤邪！歲云莫矣，回首星霜，徒增悲歎。因念壬午之春，與仁兄同陳、祝諸兄，謁見石齋先生之日，去此已忽一紀。今日之志行，視昔時爲何如？即自前歲，弟弔開兄而後，從鹽城至澉，與兄相見，隨與裒仲同訪乾兄之日，去此又忽三秋。今日之學業，視前歲益爲何如？人生歲月，尚餘幾何，空悲老大，聞道無期，真堪流涕也。康齋先生詩云：「學須年共長，德必日俱新。」願知己共勉之耳。更望仁兄時賜片言，以策衰惰，則幸甚幸甚。

韞斯兄來歲之聚，極荷兄與裒仲兄曲折之意，種種已悉裒兄札中，不更及，即此亦徵弟見事之遲。秋間，承兄懃懃以令子延師見問，悔不與韞兄商之而對也。諸不悉。

答吴仲木 甲午

二十九日，弟尚欲屈裒仲兄一夕之留，而裒兄急行，是以不及裁復也。韞斯兄十七日至敝寓，十日之聚，自與韞兄交善以來，得所未有。而弟左足再有毁傷，蹙頞相對，無一日道誼相益之樂，竟成虚度，亦可惜也。令從子遠來，弟未敢輕納其拜。蓋世俗之學，其所曰師曰弟子者，其期望亦輕，而責亦易塞，彼此俱可草草。若其事純乎德義，則宜退自審量，足以無疚於己，不怍於人，而後可當師弟子之禮也。若遽然居之而不懼，亦幾於無復愧恥之心矣。韞兄之欲然必欲以朋友之道處之者，固亦此意。而又以兄家子弟，自能賢於人一等，爲之師者，更自不易。況其承命而來，原以求益吾兄，復得朝夕與裒兄肆力於學問，而乾初兄相去抑復不遠，可以時時過從，質其所疑，而聆其所未聞焉。此韞兄之志，而渝安、季心諸兄所聞之而是，而屬弟述之於吾兄之前者也。惟兄致裒兄，且無使令從子亟正師弟之禮，非特成韞兄之志，益見相愛之深，亦敬慎之道所宜爾也。至於日常程課，雖在友朋，自有勸率之義，正不憂其蹉失耳。

伯繩兄書，久矣欲作，因弟之病傷在心神，至今執筆數行以後，心熱口枯，繼以虚咳，此夕輒不能寐，故尚欲少待。即兄歲前所惠教彭、錢二書，亦未能細讀也。目前里中子弟聚於一堂，若置不料理，則不免心疚；若朝夕從事，則殊患形勞；若將罷遣生徒，端居静攝以從所好，則又逋負攖於前，室人讁於後，亦立斃之道耳，真無可如何也。

聞兄與季容兄《新年倡和》一詩，塤篪之

樂，無過於此。去年，仲貽兄有不出後功夫之求，而季容兄春來復有問道師門之句，君子道長，亦於斯可見，而兄與乾兄振起之功爲多矣。讀書社春會，未知何日？因病後不出，與諸兄音問遂稀也。小女嫁期，大概在是月之内矣，并及。

答吴仲木甲午

韞斯兄來，得讀兄四月十九日書。適有猶子之痛，方寸摧裂，不能裁復。嗣後，人事天時無一當於意，日在忿懥恐懼憂患中，乘除往復，於今未帖，自知動忍之功，茫無著力。先師《語録》一本，及所假《魯齋集》，尚未詳讀，蓋本根先病，無所受其滋養故也。

讀仁兄初昏後所與哀仲兄一書，知此來功夫益加切實。新夫人賢德，自是好逑，兼以我兄刑家之化，應有閨門雝肅之美，法式時俗，惟益珍重敬勉。教衰俗敝，遠近同志莫不各有天倫之苦，而妻孥之累，愈覺其深，如弟亦所謂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者也，故願望於朋友爲至切耳。

韞斯兄所述汝典兄弟，氣稟之純良，家澤之深茂，誠有退然不敢爲師者。弟因念春初辱顧之日，靦然而受門生一簡，已可深愧。而兄所以爲好友計，可謂至矣，未嘗設身爲子弟擇師者計，誠然誠然。弟惡能不引爲身之一疚乎？若兄與哀兄必欲使正師弟子之禮，非特韞兄亟欲避席，雖弟亦不能更進一言矣。仲貽兄斷不能當其遠來。

乾初兄久不相見，過此暑月，弟積志夙矣，決走龍岡一晤，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七八月間，意欲爲山陰之訪，今聞其地飢甚，道路亦難，怠心又

作矣。但伯繩兄一書，幾周星矣，尚未及作，困廢之狀，已不可言，不審兄其何以教我？

往年所集《經正録》，謹以草本奉正，其未安處幸改定而詳教之。外晉臣詩一首附覽，此兄於出處之際，尚在交戰，兄或緣此發端，投書以堅其志意，何如？ 蓋近年儘有意於師友淵源，紹述家學故也。小壻家事尚未有定，辱念並及。吴氏曰：「晉臣即張瑋，午、未聯捷，没於京邸。」○「紹述家學」，謂敬菴先生曾孫。

與吴仲木

風雪兼旬，不審道體安否？ 弟惟日飯二盃，而精力甚憊，夜寐不及半，自汗忽下，通身發熱，尚未能踰門户也。小女嫁期，復改來春。哀仲兄之招，前雖已有四月之商，以今日之勢揆之，恐此言決不能踐矣。急欲扶病拜返書幣，而賤體狼狽反甚，又歲莫覓舟必不可得，因遣力先齎以上，幸兄曲致哀兄。若韞斯兄可，則改書一約以相訂，否則另延賢士。弟若能步履，望前即當踵門謝罪也。平日功夫疏怠，病中全無得力處，有愧朋友多矣。不能多及，容面陳。

答吴仲木

弟一病幾斃，幸醫者得人，得以復生。今稍稍食粥矣，然未離枕席也。方念隆寒威重，道體安適何如，讀來教，知肺氣復發，今少平否？ 小女嫁期，已改十二月十八日，因弟病故也。此時尚不有於身，此等事竟置度外矣。來惠謹領，當裁作衣裳授之，俾服明德以無斁也。

弟來年勢不能出，感哀仲兄誠切如此，

勉至海上四月，以慰盛心，但恐令姪不免荒廢。湫友朱韞斯兄，高志篤學，不獨令姪可以師事，亦哀仲兄益友也。弟轉浼之，可以終歲在席，其與令姪鼓切之益，當復不淺。近例館穀之常，以八月爲度，弟祇到四月，當拜領半俸，而以其半轉贈韞斯。但韞斯親在堂，需此爲菽水之將者也，更得哀仲兄益以數金，得滿二十之數，亦足以慰韞斯矣。

《贈言》之集，固由兄好善不倦之心，但以弟一時酬答之語，何當義理？而辱見采，徒增惶悸耳。以鄙見而論，此事終有未安。兄之友廣矣，平時書札往復，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而概置弗録？誠恐此集稍聞於外，不足以來切磋之益，而適足以大失朋友之心，幸兄毀之。弟譾陋固不足言，乾初、伯繩兩兄，誠仁者之言，然元札具在，兄時時可以展玩，是亦不必録出以便覽也。謹函璧上。

《年譜》領到，當謹藏之，以爲儀鵠，非一二深交之友，不敢出以同看。禍亂以來，憂患良切，向有先師《奏疏》一部，亦未嘗多以示人。其中於時無所忌諱，但「道學」二字已爲舉世唾駡之資，可以讀此書者幾人哉？所示《答彭仲謀書》，及爲令叔《與錢書》，力未能看，留至月初，精神稍旺，然後盡讀耳。伯繩兄書，雖至月初力未能作。弟二十餘年以來，未嘗有疾，精力亦頗强固，今一病大憊矣，雖得餘生，百事不能如舊。小女遣嫁後，賤體少能自支，尚圖一日之晤。不能執筆，口屬湫友姚子大也代書報命。

與吴仲木 乙未

弟尚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爲歸計，山水朋友之樂，不能惒如也。大辛兄使至邑

中，附聞北來之信，敢煩尊使一訪人自郡間來者，傳説如何，并以一緘寄鍋子鋪。初三之前，有便至敝里則附之，過此亦不及也。又昨於舊書坊見《憲章録》一册，與之説價六錢，歸而忘之，弗及爲兄言，不審林慎脩言之否？此書板儘佳，收之可備考訂。并及。

與吴哀仲癸巳

敬啓。弟履祥學術疏陋，行己多愆，本無足取於人，特以貧窮，歳資養於蒙士，其志徒以求食而已，非有德義之益也。伏承仁兄過信令仲兄之虚譽，將以賢從委之教事，是猶以萬鎰之璞，輕授拙工也，惶愧惶愧。況以先大夫家學之舊，豈宜庸下妄溷其間？而祥方以病冗兼困，弗能稍踰鄉井，辭以再三，甚至四五。乃辭益固而命益堅，遂不獲已，敬懇敝友朱韞斯兄以應教令。弟祥但當時日餘暇，力量健固，敬滌心慮，趨走左右，以求大益。雖以衰廢之餘，譾末之質，猶未敢自外於君子之交也。臨啓不勝惶愧之至。

與吴哀仲

中冬，同德甫、鳴皋兩兄候仲兄於海上，深以不及晤仁兄爲歉。韞兄歸，得讀手教，如接春風也。人事雜沓，加以交歳，精力罷於應酬，十日前遂落一齒。道業無聞，衰朽已至，傷如何矣！仁兄新功如何，得縁便羽，一一惠教，以策頽頓否？歳前，甸華兄見過，留數日，友朋之樂方盛。嗣得乾兄一書，《大學》之辨益堅，戚惕累日。改歳以後，因韞斯葬事，往復語兒，雨雪間之，殊費日力。今又將過乾兄，碌碌之況如此，餘無可

言者。就正不遠，不一。甸兄一緘附上。

與吴裒仲甲午

使來，得聞海濱無事，太夫人以下康福，慰藉無已。弟自禍亂以來，生死一念，久不置之胸中，獨以先人之後，嗣息單寡，冀生一子，以綿祀事。尚偷食息，實惟此心，不圖兄子繼以夭折也。伏蒙垂惠，勉以愛身之義，敢不佩服，以時儆惕？日緣家兄買妾，暑烈中不免勞頓，坐臥兩日，漸平適矣。韞兄前從弟處往烏墩，渝安兄爲之議婚，往復敝里三四日，歸告父母，將爲問名、納采之計，日下慮未能過從請益。來教謹存，以去時有望邊再過之訂，似不必使者之遠涉矣。韞兄具述仁兄功夫之切實精密，令兄子資性之醇美明達。三月以久，所承禮遇之隆，教益之至，直晷刻無以自寧耳。韞兄平生無虛假之語，弟備聞此言，不特以得良友爲韞兄之幸，實以門内多賢爲我兄之慶矣。暑氣益深，伏惟爲道珍重。台稱抑損太過，終不敢當，嗣後幸一以朋友兄弟之例處之。統惟垂察，不一。

答吴裒仲

往辱遠顧，適賤足患甚，種種失禮。仁兄宥不以責，已爲厚幸，復承賜以良藥，深感活我之德。愧弟愚困，無以一申報李之誠也。而手教又及，似以弟爲稍有聞知而不愔下問，弟何足以當此？顧以所竊窺於儒先之遺論，爲兄述其一二，而祈兄之教正焉。

大抵吾人既有此身，即事事物物不能相離，非如釋氏之蠲棄事物，而可以獨全所謂

心性者。是以《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而朱子釋之曰：「物，猶事也。」其註之詳明，則見於《孟子》「萬物皆備」之下，有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蓋凡日用事物，皆非吾之分外，但當隨其所至，而求其理以應之，使處之各得其宜，是即所謂道也。故《中庸》曰「不可須臾離」，而《論語》亦云「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蓋聖人之道，初無表裏精粗之別，而吾人之學，不應有內外動静之殊。但恐吾之所養不深，義理不熟，則不免於應之或失其當，而不能無回惑遷就於中，則氣質之拘，物欲之蔽，皆有以受之也。其功夫只在無事時存養，臨事時省察，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已。至於讀書，亦祇以維持此心，其爲存養之資有之，其爲省察之助亦有之，非與應事接物，別爲一種道理也。

山中清曠，固足以涵養德性。若既不得暇，則人事之中，正可以討究義理，體驗得力處也。舜、禹危微精一之學，要不在耕稼陶漁、八年三過之外得之。仁兄去其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待之，使此心長爲事物之主，而不爲氣拘，不爲物蔽，則閒暇而讀書，讀書有益也；無閒暇而不讀書，亦無害也。蓋吾人讀書功夫，自與博學宏詞有異。即如仁兄近功，理會《大學》，將來次第及於《中庸》，但得二書看得融貫親切，知至而篤行之，則天下之能事，畢舉而無遺矣。

弟二十年來，大都旅食。課習時多，接事時少，所見義理，自悔俱不切實。近寓里中，内而妻孥薪米之計，外而周旋應對之煩，汩没人事，誠有如吾兄所憂者。因讀朱子集，見其朋友往復之書，多有及此者。因此益知學問之疏，全無得力處也。日暮塗遠，堪爲流涕。然又念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將及此餘年，力圖自新，以竊附於朝聞夕死之義。仁兄方此盛年，懷抱豪傑之志，積漸以往，日新又新，其於天下歸仁，翹足可俟也。

烏程沈尹同兄，年志正與兄等，弟嚮所畏服。何日與兄相見，一證所學，相與抵於大成，使斯道之有寄。弟雖衰庸，譬如山東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珍重珍重。

寒食後，韞斯兄來時，云兄有遷居之志。向後之亂正未可知，海濱自非寧宇，但墳墓之去，既有所不忍，而風俗之薄，亦在在所同，從容以圖之可也。計深慮遠，則避地宜早，守正俟命，則安土何憂。惟仁兄決擇之，弟未能遥測也。五月之期，前與韞兄相訂如此，但恐人事所牽，不克如願耳。若彼時可以就教，弟即當鼓棹而東，不敢勤使命也。

與吴裒仲 丙申

初旬，沈德甫至，傳龍山諸兄公奠之期，即擬隨德老舟過海上矣。已而德老不果，弟亦尋止。兵來尚遲，而信使不至，殊爲懸度。以爲非緣海濱不寧，則喪務多所縈絆，不謂道體遂有違和也。幸惟抑哀静攝，精力加强，則遺孤之仰賴不淺矣。歲月如流，學罕實益，意欲買舟，明日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而已。望前凖當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與吴裒仲書

里有至鹽官者，曾附一劄，想未達記室也。十四日，抵乾初兄家，及暮隨别。次晨

風雪甚厲。三日來，寒栗踰於三冬，復煩命使，殊重不安。仲兄疾歲前頗聞漸愈，何緣又益其困耶？讀來教，駭悸弗已，豈別有所感耶？抑於心力更有所勞耶？以仁兄調護其間，又得良醫，知不足憂也。初擬月杪得赴召命，因連有所出，諸失料理。初二三遣發一舟，當隨以至，不敢辱尊駕也。且延醫方至，仁兄未便輒去。仲兄左右，弟玷交末已久，妄託深知，正不宜形迹之拘耳。呵凍率復，不恭希鑒。

答吳裒仲 戊戌

弟至禾中旬餘矣，因賤體感暑，小恙四五日。目下强起，然飲食起居未能如常也，故未能覓便附信，致煩遣人，殊爲不寧。讀來教，知啓壙寬好，深慰仁孝之心，雖弟亦爲之釋然也。自今一兩月間，專志畢力於葬事，古所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正此日也，勉之勉之。

姚仲聞兄因二親在堂，澉城路僻，不能遠出。弟在家之日，因候仲聞面決，不及別謀。臨行，又以暑氣甚酷，惟就季心一商，亦不能決意何友可以勝此。到禾輾轉思之，莫若就仁兄近里求之，往返不勞，而彼此性情可悉，亦甚便也。禾中非弟欲處之地，但恐徐氏未能遽辭，故不勝依回耳。否則何憚爲故人之子遠行哉？忠老卜居尚未果，近爲陳氏之事奔走，靡有寧刻故也。韞斯兄姻事已下聘，八月成婚，并聞。

答吳裒仲 戊戌

弟昨暮至甪里，接讀手教，知葬禮卜期

已定，擬於□一之夕，至澉城，稍執子弟之役。蓋壽域久營，不煩監督，諸事遵制，無所損益也。日下勞與哀并，節之一字，非敢效世俗之愛，抑孝子之心。但病體慮有弗堪，惟仁兄量力而行之耳。

辱念賤體，夏秋之交，頗傷脾氣，飲食大減，惟一意撙節而不服藥。十日以來，飲食已將如舊，但脾未復耳。醫者云「病不在脾而在肝」，深以不服藥治脾爲得理，然弟實不知也，偶中而已。

天則兄之變，前月得乾老札，聞之使人驚怛。韞兄相期會太夫人葬，踵門一哭。今昏期在重陽，相近，又無便走聞，恐弗及矣。施易老、許元龍兄，久欲奉弔，弟大都得附以行也。面悉不遠，不盡不盡。

書後補遺

書馬融忠經後

愚按此書當削去「經」字，列之漢文中，與《繁露》、《法言》諸書並行，要不爲於世無裨。若以之上擬《孝經》，正名定分，即有僭僞干統之罪矣。不若易之以「訓」，所全爲多。獨疑康成爲其弟子，而不能正之，何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我誰欺，欺天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弟子之欲尊其師，而擬非其分，鮮不失之細人之愛者也。孔子弟子便不如是。《孟子》所稱「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蓋阿其所

好，即自己亦不免於汙下也。大都漢儒多有妄自尊大，如楊子雲作《太玄》，便以擬《易》，作《法言》，便以擬《論語》之類是也。

箴補遺

自訟箴 丙戌十月十七日

嗚呼小子，孰咎于後，孰勸于前？爾履錯然，以及于愆。所學何事？所交何人？幾日碌碌，以行風塵。自愛非德，愛人以非德，悔不知改，其何以卒？戒哉後來，祗慎厥失，師魯君子，獨居屛跡。

楊園先生詩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陳新

本册責任編委　王豐先

